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9.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湘皋集三十三卷

〔明〕蔣冕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王宗沐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湘皋集三十三卷》提要

湘皋集序

文以載道天下之名言也佐則曰文者道之達也猶聲響形影非有二焉者也古之君子積於其中賁於其躬動爲儀軌颺爲訓謨彰聲教於上刑禮俗於下非有所緣飾而自宣著鴻邃者皆文也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惟道之不試而後文以載之周子之言蓋頗爲立言者發非所以論文之全也是

故得志達道文在人矣不得志以守道文在言矣昔韓魏公爲宰相歐陽永叔在翰林公自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然則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衷考其德業豈善觀文者哉洪惟

國朝承胡元陰晦之後

聖祖高皇帝丕闡人文煥乎如堯當時劉宋諸臣以文名世者皆不能外於覆幬百餘年來文運與天爲春施及成化弘治間日益亨嘉

[illegible]漸[illegible]孳欽瓊臺丘文莊公起而振之其[illegible]
學修辭直宗子朱子而仰視
聖祖膚製以爲剴盎然而春陽和炳然而象緯
明繩然而山河兩戒相終始真治世之文也
惜入輔已晚平生德業之藴惟大學衍義補
一編而已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致仕湘源蔣公實出其門受知
於公最深問學之弘邃制行之端謹立朝之

剛正無一不肖似者輔導
武宗扈從南巡力止留都卜 郊翼 六龍以
歸輿論謂非公在行則天下阽危未可知及
受 遺與少師楊公商確 新政 詔令一
下除蠹釐弊人心翕然允入告嘉猷于
今上皇帝一主子朱子之說執持不回至於請
老而去其功在 社稷排大難斷大事決大
疑有瓊臺公所能爲而未及者公皆身之雖

[illegible]可[illegible]哉佐不佞鄉衍罪史館粗
[illegible]敎茲視學廣右拜公洮陽相與晤言道舊
[illegible]顏色出湘皐集示佐俾爲序佐愚以爲
[illegible]奏疏內制爲首蓋行義達道之所寓爾
文與詩賦次之則游藝緒餘也公頷而是之
定爲若干卷嘗僭評公德業文章如有源之
水流行阡陌間溢達于澮澮達于川沛乎其
不可遏菽粟是之自出天下實飽之而莫知

其賜可謂今之韓魏公也已觀是集者當知
公一身關係世道之大毋徒以其文也
嘉靖庚寅春二月旣望門下晚學嶺南黃佐
謹序

湘皐集序

湘皐集少傅敬所蔣先生著也先生歿二十
年而集始刻傳刻之者督學僉憲王公司馬
郎殷君二君子敦崇耆哲蒐輯遺言用意勤
矣先生自童丱稱神穎甫發解爲太學生時
文莊丘公奇之以詩曰自嘆白頭難再黑極
知青色過於藍盖已識其爲公輔之器云旣
登第歷史局官坊才名蒸蒸益起浙陟華階
遂柄大政正德末年當　乘輿四出強虜在
邊巨憝伺隙機事所關間不容髮先生匡扶
捄濟坐消禍變卒之受遺定策迎立
真主轉危疑之勢成　中興之業功在
社稷而先生呐然若愚退然若不能進秩增
爵懇疏辭免
温命褒諭有忠謀偉績近古社稷臣之稱則簡

宸心紀之　國史天下後世有知之者初余髫
年已切切嚮慕先生恨不能徒步數百里從
其游及舉里選而先生卽世竊謂不得游其
門得聞其梗槩可矣及叨官詞林館閣薦紳
往往談說先生之行事而景其遺風間有得
其所爲文翰無不寳藏之者然不過千百之
十一爾又竊嘆不得與之同朝得讀其緒論
可矣甲寅春余謁告歸泊湘皐過先生故居
徘徊竚眺悽然有遐思焉適先生諸孫務樵
輩授以此集而屬之序余生也晚步趨未能
敢序其文哉然受之卒業得因以窺先生之
與則幸矣今觀疏陳奏對諸篇主持倫常根
極理要若長河千里勢必東注中經阻激百
折而不失所性之故古律樂府諸體發揚性
真和平冲澹若碧水芙渠瑩然一色不假安
排雕飾而天巧自在不可及也韓子有言本

之深者其末茂實之沃者其光燁仁義道德
之言不可僞爲也先生盛德渾涵泯然不見
圭角故其發於文章不爲佶屈聱牙乾奇孝
靡而忠厚正直之氣光明俊偉之度淵深閎
邃之學可以槩見嘗竊譬之蟠松怪石天下
之奇玩也然明堂總章所取材者不於是者
炙黃蘇天下之奇味也然籩豆樽彝所將獻
者不於是先生之文其諸楩楠豫章也太羹
玄酒也有公輸易牙者出將欲掄材而辨味
焉當有所取矣余何敢肆爲之說

嘉靖乙卯春二月旣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今歷陞
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臨
桂呂調陽謹書

湘皐集序

古謂姚宋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於功業蓋
慨人二者之難兼爾粤稽我　朝樹開國之
勳兼有文傳世若青田劉公後是而名公碩
輔若三楊二李商文毅輩代不乏賢逮正德
末嘉靖初若少傅吾湘源蔣公時稱賢
輔公幼奇穎甫成童發解廣右入太學師丘
文莊公登甲榜入翰林歷宮坊學士吏侍禮
書以入內閣裏機政隨其秩位屢著猷爲迨
從
武宗皇帝南巡孤立於權倖間隱憂成疾不着
戎服不賀威武府牌額諫止　留都郊祀懇
請回　鑾尋偕同寅受　顧命奉迎
今上皇帝龍飛以紹統立極頒布詔條剗剔宿
弊吁俞廊廟工熙事康以致海宇咸寧
宗社永奠地道無成弗敢貪天功以自伐而

聖神離照嘗以効勞嘉之其事業如此自未登
仕以至　賜閒數十年間諸文若誥其事情
明理義凡視草對揚紀述建白暨問訊喻勸
褒美乎人人者率秩秩雍雍正大平實舒臺
閣之氣悅敦樸之風超軼嵩出之習其篇章如
此學識淵宏操脩雅飭而謙厚接人處家崇
孝友之行蒞官循清慎勤之規夙不避艱危
庶仰禆　謨烈知止乞休優游於林下恤民
體　國老去充惓惓其平生如此則無篇章
事業之由也殆有本者歟矧躬逢　盛時而
能守法持正非唐之相開元者可倫矣抑豈
叔文之黨攻乎詞者可同日論哉公嘗自集
詩文稿成冊既卒厥子詹事府簿與貞錄以
託太常臨桂張君刻行未幾張歿稿漸散之
家藏原冊適經燼弗存俾為慨惜者久之今
臨海王公念公名臣前輩遺言有裨[illegible]

出　俊屬同年友夏曹郎臨桂殷君刪次粹
分刻以行遠是固華國之文不可磨滅而尊
賢發幽力亦多矣昔昌黎韓子集至宋幾晦
得六一歐子乃顯迄今則公文之傳也豈偶
然哉初厥孫務樵務漁務稼請序於王公殷
君君致書轉屬於予而三生申請蔣陳世姻
家先大夫介軒翁與公道義交俾因辱教愛
叵以不文辭也柰時方病疢未能援筆茲三
生捧湘皐集來以書速序感念餘輙勉述如
右且偕諗夫初學之觀斯集者勿徒歆羨乎
末當自培植其本本立道充無入而不自得
嘉靖甲寅夏月前
正德甲戌進士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
事晚生陳邦偁拜書于西山書屋之敬義齋

湘皐集序

嘉靖庚戌沐受職視廣西學政既入境迺博采其地之山川風俗節士遷人與夫名臣故老知洮陽有敬所蔣公是時去公殁幾二十年矣雖父老子弟往往有能道公行事至從求其遺言存札則家故所藏已散落幾盡余未嘗不喟然嗟也始余髫時固聞公起東南以文學歷事

三朝始終全名為世所稱道顧以生地僻不及聞今獲遊其鄉而不得一讀其文且知公者非特為一鄉文學之所關藉而卒使其泯焉不傳是則可悼也已於是始采落搜匿盡得其遺稿名湘皐集合而致於武部郎殷君則悉為刪次釐為三十三卷刻焉而公之孫諸生務推務稼者謁余泣而請序其首簡沐惟昔者孔子序書論次堯舜三代帝王心學謨

典固將以尊王郤伯示萬世平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如秦穆公者亦得焉春秋之雄秦誓一篇乃其窮黷挫悔之詞疑不當與聖王之言並列於經至讀其中所指大臣斷斷無他技而獨以能容為家國之利則始知其取舍固於聖人不謬也夫大臣而無他技則其平居所事獨鎮靜淵默而於世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皆歉然若不敢承比據勢臨變當倉皇膠擾之時乃能委蛇戢爲紓徐維持於其間而

向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縮手而不敢睨焉則所謂大臣其不近於古所稱而天下亦將陰蒙其惠而莫訟言之乎公由進士以文學進在弘治初年洊歷詹侍入輔大政是時公言行休休恂恂不與時估寵靈僑然有所操攝似誠無他技者至正德末年

毅皇帝思將巡天下以為諸侯法度　翠華南

章聖太后慈駕不覩大吉固已嘗然為疑奸人
伺便從而覦覬其間　儲位固虛大憝在側
北辛巳春北還而　宮車且忽宴駕矣是時
安危一髮幾不再轉而幸屬
上以潛德龍飛羲娲會朝而定夫天篤生
聖神以為　天地　社稷開萬世太平人臣誰
得尸其功者而公先是疏請回　鑾于昌悬
諱壓梱廟卑使四海恃以無恐徐與一二大

臣協心贊盛豫清慝穢曾無遽色卒詒而大
策卒定比壬午以后凡所以入告莫非二帝
三王所以典學正心之道以佐　中興則公
之勞於天下不謂不博矣危疑之時天下駭
眩若羈馽御騠突而公以休休之身横塞而翼
之至於寵利之間恬引決退嚼然於塵埃為
世表若公者非秦瘞所指而利之者與公
學見大端為詩文率沉明雅逸夫公不欲以
智名勇功與天下競而況能吻吟脾引以求
句字之工如藻繢之七扎顧其燁然蒼然之
光自不可掩而覽者必知為大臣經國之言
故余不復道而述其大者焉

時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二月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司提督學校
僉事前刑部郎臨海王宗沐拜書

湘皋集卷之一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奏對

乞停止南海子遊獵題本 正德十二年正月初三日

臣某等謹題為俯納群言以彰 聖德事臣等竊見昨日府部科道等官皆不預
皇上郊天之後前去南海子遊獵俯伏極言甚至有淚下者百數十人不謀而同豈敢故違 聖意哉為
宗社計耳言雖忠懇 天聽莫回以此各官又伏闕
上疏以覬 聖心之終悟也延頸以俟未奉 俞音小大惶惑莫知所措臣等備員內閣輔導無方雖嘗隨衆開陳而語言拙訥不能達意昨於薄暮披瀝血誠謹具短疏恭詣左順門稽首授進歸而抵家卧不安寢輾轉反覆中夜以思此事行止繫國安危故敢不避斧鉞昧死再陳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昭日月之明俯鑒群言特賜采納亟將府部科道等官所陳章疏一一發下令臣等擬 旨批出以釋群疑停止遊獵斷然不行尤望 皇上思 祖宗付托之重體臣民愛戴之深重念 前星未耀居守無人郊天

之日并虧一日震出鑾廻非循故事皆任情
以盡事天之敬于以防意外之虞則天地歆鑒臣民
歡悅和氣致祥海宇寧謐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
端在是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俟 命之至

請亟廻鑾主行 太皇太后喪禮題本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

臣某等謹題為恭請 廻鑾以行大禮事臣等竊聞
太皇太后已於今日清晨不諱查得我 國家 英
宗朝有 誠孝太皇太后之喪 孝宗朝有 孝肅
太皇太后之喪皆以 聖祖在御主行 聖祖母喪
禮故事具存今 聖駕遠出於 大行太皇太后之
疾既不能問安視藥以盡孝忱臣等前此顧乃情然
全不與聞略無片言匡救已往之罪固莫能逭今
太行太皇太后既已 上仙若 聖駕不即 廻鑾
頒布 遺詔曉諭 宗室諸王及中外臣民則此大
喪禮何以舉行臣等於此乃又不能極言力諫以回
聖意其將何以免夫天下後世之責負國之罪雖死
亦不能贖矣伏望 皇上即刻廻鑾遵行 累朝故
事以盡孝思以安天下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 正德十二年一月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 國用日增無
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狼狽
況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
各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
者惟有鹽課一事然往日開中鹽引如正德十年則
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
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鹽法因
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邊方既無以
仰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盖因公差人
員奏討引目數多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
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鹽課成法
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遇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
勢須多用糧草不知 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
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賫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
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
多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
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
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
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

月壞鹽法術忠敎成壯變臣等實切憂之[illegible]
所當敬者惟天與　祖宗而已　列聖以來[illegible]
廟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
悅豫　祖考來格災害不生福祥駢集具有明徵初
非以奉事西僧而然也乃若烏思藏者西番化外之
夷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
主方在上[illegible]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
遣使送供浪費　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
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
去年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瘡痍之民

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粮十分窘乏彼處布政
司等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
急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
監張玉前去彼處採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
錢粮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都布按三司等官及
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
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
等備以此意撰寫　勑書臣等躊躇累日未敢仰承
聖意緣前項地方兵荒貧窘民不聊生若今[illegible]
根取之於官則庫藏匱之取之於民則[illegible]

在大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　詔旨無得違阻而[illegible]
私匱竭無從出辦償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
顧竊恐事極變生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將來意外之
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　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
民如子切切以保安地方爲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
竊意　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
罪也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爲邊患
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
至於便宜處治惟軍機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
可援此爲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特以關係　聖

治及地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
亟將劉允取回令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槩不與重
念陝西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
勑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臣等不勝
懇切顒望之至

乞寬仁以御左右題本　正德十二年　月　日

臣某等謹題爲崇寬仁以光　聖德事臣等竊聞人
君之於臣庶當寬以御之然後能得衆心故皐陶之
稱舜有曰御衆以寬而孔子之論治亦曰寬則得衆
此誠古今不易之道也至於左右近臣尤當體此以

矜恤其饑困偶有過焉或出於無心面誤[illegible]亦宜
體察而寬宥之誠能如此則人人感恩懷德樂於趨
事雖迫之使去彼將戀戀然如赤子之於慈母亦有
所不忍矣況肯棄官職而逃去乎臣等看得今日發
下文書有鎮撫司一本內開奉御李文長隨楊佑或
因失誤當差或因失誤操練畏懼責打遂脫下牌帽
各行逃走致被門官并校尉盤詰捉獲送司問理夫
以李文楊佑既官為奉御長隨皆荷有牌帽之賜
彼豈不戀官職之榮而乃一旦逃去不顧誠以雷霆
之下無不摧折者萬鈞之重無不糜爛者 陛下之

威豈但僅如雷霆而其勢亦豈但萬鈞之重而已哉
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惓惓焉惟願 陛下寬
以御衆而尤施仁布德以結左右近臣之心也 陛
下儻不以臣等之言為迂 俯賜聽納則不必嚴禁
重罰而人人不敢犯矣伏惟 聖明留意

乞停止差官燒造題本 正德十二年 月 日

臣等看得江西地方被賊殘破而饒州一府逼近姚
源洞自反賊王浩八等倡亂以來其居民老稚[illegible]
衆生房屋多被焚燬田地太半拋荒今雖賊平[illegible]
適四散未盡復業所在[illegible]十室九空[illegible]

[illegible]豈可無故騷擾近該工部[illegible]內開[illegible]
[illegible]等題稱本監供應磁器不敷照先年會議[illegible]
造各色磁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自弘治十二年
以後陸續燒成進過十萬四千八百三十件未燒三十
三萬八千六百七十件欲差官前去提督燒造奉
聖旨既供應磁器不敷照前奏行件數差官前去燒
造欽此續該工部具題欲望 皇上軫念江西地方
災荒小民窮困收回 成命特勅該監再查各色磁
器見在之數通融節用暫免燒造若果缺乏數多必
不得已則乞免差本監官前去請照依弘治九年事

例惟勅彼處鎮巡三司等官督令該府查照原欠之
數如式燒造陸續 進用奉 聖旨已有旨了着差
去官用心燒造來用欽此隨該司禮監奉 聖旨着
尚膳監太監李和去寫勅與他欽此令臣等撰寫
勅書臣等看得江西地方委實兵荒相仍小民窮困
若再差官前去多帶匠作人等供費不貲未免重困
於民反側之徒將來難保無變誠有如該部之所言
者伏望 皇上重念江西地方兵後民窮所在凋
弊和停止不差前項 勅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幸
甚生靈幸甚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illegible]

駕幸近郊偕梁少師偕近台呂平請迴鑾題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illegible]日

臣某等謹題臣等昨日在閣辦理文書見午末未散
伏至中刻始出閣門及至長安門外則道路相傳皆
以為 聖駕清晨已輕騎徑往教場隨即前去 天
壽山等處臣等聞之心膽戰驚莫知所措今 儲嗣
未建人心危疑 車駕既出誰與居守又各衙門一
應 題奏本并太常寺該奏大祀 社稷并遣祭
先師孔子此等禮儀尤為重大不知何以上達 天
聽臣等職叨輔導實不遑安謹詣行在俯伏 面奏

恭請 聖駕即回以安人心臣等不勝恐懼待罪祈
恩俟 命之至

請亟賜迴鑾題本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一日晚忽聞 駕幸教場隨即
移蹕昌平次日午間臣等倉皇前去具本請 駕行
至沙河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諭 聖意命臣等
先回節聞移蹕湯山大墳等處該府部科道等官迎
日出安定東直等門迎候 迴鑾至初六日早又該
蕭敬等於左順門傳奉 聖旨文武官不必迎候
一二日即回欽此近又節聞移蹕通州轉至南海

處臣等已欽遵前 旨二日不敢出城迎候但自初
一至今已經八日而 迴鑾尚無定期中外臣民不
勝危懼況今近郊去處新罹水災人民困窮盜賊充
斥猝然草野鳥驚獸駭意外之變難保必無誠不可
不留 聖慮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
臣民愛戴之深俯納臣等所言即日 迴鑾以安衆
心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再請迴鑾題本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九日

臣某等謹題臣等伏見 聖駕遠出巡幸本月初六
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於 左順門傳諭 聖

意命文武百官不必迎 駕一二日即回自初六至
今已經三日恭候 迴鑾未有定期中外臣民不勝
瞻戀臣等備員內閣義關休戚匡輔無能徒切慚畏
伏望 皇上俯納微忱即日 迴鑾以安衆心 宗
社幸甚生靈幸甚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三請迴鑾題本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臣某等謹題伏自今月初一日 聖駕遠出巡幸跋
涉數百里經旬未返臣等雖職忝輔導不獲與扈從
之列逐日出郊迎請未睹 聖顏下情懸懸[illegible]
戀慕待罪俯伏 上請伏望 皇上念 宗社之重

宮禁守之無人上體　兩宮太后倚望之深下慰中外臣民仰戴之切即日　迴鑾以慰人心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懇切俟　命之至

鑾迴問安題本 正德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臣某等謹題爲問　安事伏見　聖駕歸自近郊上有以解　兩宮聖母之憂下有以慰中外臣民之望臣等不勝慶幸但自　駕出以至　鑾迴經歷旬又三日跋涉二百餘里在臣下尚且不勝其勞況以萬乘之主躬御鞍馬朝暮寢膳豈能不減於舊伏望皇上自今以後慎重起居勿輕出入敬以端居於天位仁以固結乎人心益延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慎重起居以安人心題本 正德十二年八月日

臣某等謹題爲慎重起居以慰安人心事今年六七月間道路相傳以爲　聖駕欲出邊關征剿虜寇遠近人心莫不惶惑臣等聞之以爲　聖明天縱必無此事既而道聽之說亦止而不傳人心已稍安矣不意昨日道路之人又皆驚傳以爲　皇上此念尚未全止早間已率輕騎七八人往教場閱視兵馬矣此言得之道路如此訛傳亦足以驚駭人心況　前星未耀　震位尚虛　尚宜在宮非因　郊祀事當出可輕出　國門之外又況近來各處大水爲災田野小民十分窮困強竊盜賊所在縱橫其他意外之患難保必無臣等備員輔導若知而不言則他日雖萬死亦不足以贖誤　國之罪用是不避斧鉞昌昧上塵伏望　皇上慎重起居不輕出入茂隆　國本以安人心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激切仰望之至

請自今以後不事巡遊仍乞於至親宗派中迎取倫序年行相應者一人來京司香題本 正德十三年月日

伏惟　皇上慎重　郊禋馳歸成禮上有以慰　天地　宗廟之心中有以慰　聖母太后之心下有以慰中外臣民之心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臣等職叨輔導受　恩最深久違　天顏今幸瞻仰欣戴踴躍倍萬恒情自今以後伏望　端居　九重以臨天下內外文武衙門政務各責之所司其調來各處邊軍量給賞賚遣還本鎮操守隨侍將官令該部查議量其才能在內則坐府坐營在外則總副參遊各項推用仍乞　詔諭天下明言自今以後不事巡遊各該

內外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則天
下臣民舉無不安矣然臣等區區犬馬愚誠尤慮
皇上一日萬幾晨昏　內殿司香或未能　躬親其
事尤望斷自　聖心上請于　聖母太后特於至親
宗派中照依倫序　欽定年行相應者一人差官迎
取至京俾之司香以待　元子誕生然後出封藩服
則　天心順而人心安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
在是矣伏惟　聖明留意

請迴鑾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
支給錢糧題本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臣某等謹題為再陳愚悃早乞　迴鑾事伏自　聖
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日今恭遇　萬壽聖節凡
親而　宗藩遠而外夷其奉表來京與臣等在京在
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　天顏山呼舞蹈
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況孟冬伊邇禮當時享
太廟若非及早　迴鑾　躬親奠獻矣何以慰　祖
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　皇上報本追遠之意又況
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印信鈞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糧槩以此帖行之
臣等伏見　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該部奉有
勑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他日
設有奸人乘機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別真偽一槩
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
重念　兩宮懸望之深即日　迴鑾以安中外今後
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糧仍遵舊制而行前項印信
鈞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
人他日指為口實以為臣等之罪　宗社臣民不勝
慶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正德十二年　日

臣某等謹題為重邊防以備虜患事臣等竊惟宣府

為　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于此用以外
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　聖駕巡
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副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
六千員名　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
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
甚矣虜賊近邊住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以潛形匿
跡者安知彼非欲乘機伺便以遂其奸謀詭計使我
稍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　駕至前路少留數
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
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心皆皇皇

況指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於此者
實 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俯鑒臣
等愚忠深惟 宗社至計愼重邊防及早 廻鑾即
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虜
窺伺之心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乞嚴防虜患振旅還京題本 正德十二年 月 日

臣某等謹題近該大同鎮巡等官奏報達賊約有數
萬餘騎近邊出沒勢甚猖獗臣等不勝憂懼欽聞
聖駕今已 駐蹕大同調集各該軍馬皆至仰仗
神謨睿算分布將領委任責成相機防守賊衆聞風
退遯指日可待矣但恐虜情莫測設伏詐北誘引我
兵萬一輕出追逐致墮其計未免有損威重臣等雖
云書生不閑軍旅嘗問諸老兵宿將皆以為然誠不
可不深為之慮也又恐此賊一旦潛謀分道深入各
該關口兵力寡弱京城內外守衛未奉 明旨處分
所以臣等昨已具本擬票封 進伏乞 聖裁早賜
示下以便遵守臣等在此之臣又以提督朱泰亦有
謀略欲令本官前赴行在候設 聖駕審度機宜振
旅還京以慰中外臣民惓惓之情不勝懇切之至
聖明留意

請駕還京疏 正德十 年 月 日

臣某等謹題為問安事伏自 聖駕出關由宣大以
至延綏跋涉數千里自秋初以至冬季經歷五六月
上而 聖母思慕之深下而臣民瞻戀之切皆謂京
師根本重大居守無人 宗廟神靈久失依歸 宮
闈寢居久虛幸御 嚴座不臨 朝儀盡廢 祖宗
百五六十年來成規定制一旦蕩然雖臣子不敢言
天下不敢議而遠近驚疑人心惶惑甚至室家妻女
不相保持奔竄流移號泣道路 陛下但知馳驟鞍
馬縱情弋獵以取快於一時左右之人亦惟知曲為
順承先意迎合以圖希恩固寵而豈知閭閻之下人
情惶惶一至於此況邊塞蕭條冰雪寒冱公私窘乏
供給不敷 行在內外 扈從人馬數多其中饑寒
愁苦疾病呻吟千態萬狀豈能一一悉達於 宸聰
又況北虜屯牧黃河套內不下二三十萬自西而東
一帶邊墻外無處無之日夜窺伺欲騁奸謀萬一墮
彼計中智勇俱困將何以處凡此利害關係匪輕至
於事體重大至切至急者又有 郊祀一事明年
郊天先該今歲臘月初一日 躬往看牲若不促
駕東歸成此省牲大禮以恭事 天之敬恐各起

宗藩及天下之人紛然異議必不能免或來具奏問
故　陛下將何說以解之臣等職叨輔導休戚相關
此而不言死有餘責用是披瀝肝膽冒昧上陳伏惟
陛下垂仁而嘉納焉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請速賜迴鑾看牲題本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某等謹題爲速請　迴鑾　看牲以成大禮事今
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於　左順門傳奉　聖旨
今特差太監張永魏彬張忠趙林齎帖傳與司禮監
太監蕭敬等知道卽今尚有邊報未寧自下不得便
行所有閏十二月初一日起照舊差官輪流看牲不

誤　大祀天地爾各衙門大小官員各要安心辦事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惟人君之道莫大於敬天
敬天之禮莫大於郊祀是以我　祖宗　列聖百五
十餘年以來每遇　郊祀必於前一月　躬往看牲
歲之首月卜日行禮所以天心克享而天下乂安仰
惟　皇上嗣　祖宗　列聖之統果能體　祖宗
列聖之心以事天則天之眷我　皇上亦將無異於
祖宗　列聖之時矣今　駐蹕關外久未　迴鑾顧
謂邊報未寧便欲差官先行輪流看　皇上爲天之子
惟　皇上得以礼天若　聖躬尚先未看牲臣[illegible]

[illegible]有況邊報縱有未寧自有各該鎮巡等官分[illegible]
其責　皇上但當專其委任明信賞罰則邊境自安
無虞豈可以是爲詞遂欲廢此百五十餘年　盛典
萬一天下臣民及各處　宗藩有疑於此而具奏問
故則將何說以應之此事係　國家安危利害不小
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收回　新命卽日　迴
鑾　躬往南郊看牲以成大禮則人心安而　天意
悅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勝懇
切俟　命之至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
以　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
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
士卒皆　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
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糧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盔
甲弓箭等項一皆給之於官今一旦恭遇　聖駕巡
邊凡防禦　扈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一
敢希望賞賜況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戶
庫田野在在空虛戶部見在各處解到折糧折草

悔亦無及矣遠則漢高祖被圍白

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為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上以 宗社為心切勿輕視此虜縱使虜賊三二騎前來誘引亦勿 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官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遠猝難折衝而入則請 皇上輕騎入關嚴兵與後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 英廟覆轍此誠宗社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有亡誠不可不熟思臣等與言及此言與淚俱伏惟 聖明俯鑒愚忠留神聽納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請停止巡幸各處揭帖 正德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舊歲 駕在關外中外人心日夕憂懼者將及半年近日伏睹 迴鑾 躬行 郊祀慶成大禮人心始幸稍安臣等驚魂甫定不意數日以來道路藉藉以為 聖駕且將復出臣等已竊疑之今日早伏覩命臣等於奉天門徧觀大同等處所獲夷器又於左史門外賜臣等花紅銀牌拜稽之餘尤不勝憂汗竊窺 聖意於征剿虜寇擒捕盜賊之事無日不上念哀衷故特以此夷器徧示群臣蓋不獨欲顯前功且將欲收後來之功則道路相傳此言未為白也今各處災傷重大所在人民十分艱窘 聖駕所過之地糧料草束供億浩繁辦納不前人思逃竄意外之患難保必無況 儲副未建京師無人居守輦轂之下尤為可慮伏望 皇上念 祖業之艱難恩民生之困苦 安居九重留神政務明降 詔旨以釋群疑仍收回前項所 賜臣等花紅銀牌以待他日之有功者則遠近之人心舉無不安臣等拜賜勝於前項無功之賞萬萬矣臣等無任忠懇俟命之至

卷之一終

泚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奏對

進繳勅諭題本 正德十三年 月 日

臣某等謹題為進繳勅諭事去年七月 聖駕出京須賜内閣 勅諭一道臣等心實不安每日遇有發下在京在外各該大小衙門題奏事理只是遵依舊規照常擬票封進令幸 廻鑾已曾二次具本將原奉 勅諭進繳節奉 欽依乃有 朕今不特巡狩之 旨臣等相顧駭愕不知所為伏望 皇上思祖宗創造之艱難念小民供應之不易安居尊位不事巡遊仍容臣等進繳前項 勅諭照舊供職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乞將該决重囚俱且監着題本 正德十三年十

臣某等謹題為處决重囚事近該司禮監官傳諭聖意欲將今年該决重囚曾經刑部三覆奏者俱押赴市曹示將處决以警充惡之徒隨即傳 旨取回仍送各該原問衙門照舊監禁此固 皇上用刑慎恤而又慎重人命不輕殺戮之意但臣等竊謂

留[illegible]臨決此凡衙門去一應題奏事理往返動經[illegible]待 旨批出行下所司今乃不出半日之內決重囚方欲處決隨即取回則人心孰不驚[illegible]以為是何衙門頃刻之間便從何處得奉 旨意[illegible]之進不知將何辭以解之況重囚臨刑其親屬[illegible]訴冤者互其給事中於校尉手上批字走赴[illegible]免行刑具本連鼓狀封進候 旨裁決或殺[illegible]在臨時有[illegible]此係 祖宗舊制 累朝遵行孰敢輕變[illegible]等前日擬票欲將各項該決重囚俱且監着[illegible]明年秋後審錄畢日照舊三覆具奏依律處決伏望仍依原票批出庶事體允當人心不至驚疑不於 祖宗立法之意 朝廷欽恤之仁亦兩全矣伏惟 聖明鑒納

請奏捷不必稱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字樣揭帖 正德十四年二月初七日

該司禮監發下整理兵馬糧草等項侍郎馮清奏到捷二本 臣等仰惟 皇上親統六師指授將士在於陝西寧夏延綏各邊及薊州等處地方斬獲賊級[illegible]多 聖武布昭虜賊遠遁禮宜宣捷 殿廷隨[illegible]命功行賞[illegible]馮清本內俱開有 欽差[illegible]

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字樣委於
體有礙無以傳示天下垂法後世臣等未敢輕易擬
旨伏望　皇上將前項題本不必批出仍令馮清另
行具奏止是明言仰遵　成筭致有此捷庶幾名正
言順人心不至驚疑矣所有前項題本謹隨揭帖封
進伏乞　聖明鑒納

請停止鎮國公太師稱號不往泰安州等處題
本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臣某等謹題為正事體以安人心事近該吏禮工等
部各節該傳奉　勑旨鎮國公朱壽加太師前往南
北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南行巡狩着上緊修
船黄船并馬快船隻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失
色不知　陛下天縱　聖明何故有此舉措　天子
之尊豈可降而封公又豈可降為太師公雖爵先侯
伯太師品雖正一皆人臣耳　天子豈宜輕自貶損
下同人臣天冠地屨倒行逆施自開闢以來簡冊所
載從未之前聞臣下孰敢曲為阿順以自取罪戾至
於泰山特五嶽之一古禮惟諸侯主祭今制郊壇分
獻亦惟命官行禮非　天子所宜祀也使其有神亦
必不享非禮之祀今欲遵奉　神像供獻香帛以示
誠止可遣官不宜親往　陛下但肯端居大内以
祈福安民若乃千乘萬騎所過騷然福未能祈民
已不安甚矣今四方兵荒相仍民窮財盡加以　國
用窘急科派日增閭里蕭條人民驚散而山東尤甚
州縣及南直隸淮揚蘇松等府去年大水爲害從來
所無至今地方十分狼狽一聞　建幸之說驚疑乎
日本等額課已是辦納不前若又派增錢糧以備供
應　扈從人馬將何以處又　國家建都幽燕北控
胡虜轉輸東南財賦以給西北兵馬乃能保守京城
今欲多用黄船并馬快船隻未免壅塞河道阻滯運
船東南財賦必不能至凡一應上供及　宮中百需
與夫百官六軍歲用顧於何處取給南方客貨舟經
運河聞風畏沮一切不來京城軍民何以度日凡此
數事皆關係　國家安危若不斷自　聖心改絃易
轍則天下禍變或將從此而起他日　陛下雖欲追
悔亦恐無及於事矣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流涕而
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聖明俯垂嘉納亟將鎮國公
太師等項名號通行停革仍　詔諭中外停止巡
幸斷然不行則事體正而人心安矣臣等下情不勝
惓惓忠懇之至

信用之其所從發創服之亦自奏功又何待多方延
訪於外以驚疑天下之人心哉臣等不勝惓惓至願
乞將兵部會奏亟發以釋群疑揭帖正德十四年
江西寧府事情干係重大外間因見兵部會奏本遲
疑不發風聞遠近不能無疑皆謂 聖駕自欲 親
征臣等聞之固不敢信但道路流傳其言可畏若果
親征不惟江西一方可憂天下四方尤將大有可憂
者竊恐 聖駕一出江西未必可到而他處禍變且
將紛然蜂起或起於盜賊或起於夷虜或又起於
宗藩意外之患安保必無顧此失彼應援不暇況京

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南北江山阻隔奏報艱難人
心一失不可復收 國事一去不可復救雖有猛將
勁卒舉無所用萬一事勢至此不知 皇上果將何
以處之臣等豈可知而不言以誤 國家大計伏望
聖明亟賜宸斷將兵部會奏事理即日 批旨發出
以釋群疑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乞勅諭內免寫親征揭帖正德十四年七月 日
今日早該司禮監官發下南京內外守備等官太監
黃偉等勅稿各改有朕當統率六師親征等語臣等
竊慮 皇上此意彼若先知必將詭得自爲奸謀

[illegible]行正是墮彼計中不如只說仍遣張忠
太監等前去庶爲穩便所有前項各該 勅稿伏望
聖明俯從原擬蚤賜發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乞免親征揭帖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臣等切見江西事情干係重大前日發下兵部會奏
一本臣等再三看詳見其計慮周悉若如所擬必不
誤事今者道路傳說 聖駕欲往 親征臣等聞之
不勝驚懼誠恐 聖駕一出京城無人居守人心未
免驚疑中原盜賊所在蜂起胡虜聞之深入爲寇
命令無所禀承章疏不能通達不知何以爲處況寧

府懷奸稔惡已非一日特以 朝廷待之素厚兵端
無自而起前聞 聖駕南巡之旨其心已自不能無
疑今又聞 聖駕親征自謂罪在不赦必將借此爲
詞不量逆順聚集黨惡抗拒王師一則欲脫罪求生
一則欲覬覦非分意外之患尤有不可測者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一得之愚深惟 宗社萬年之計照
依兵部會奏事理即日 簡命將臣前去行事如此
處置決可保無他患臣等不勝懇切祈請之至
請免親征題本正德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臣等謹題爲彰 聖功以安 宗社事竊惟[illegible]

下[illegible]況六師往正宸濠之罪指授總出於尚方　聖
武已昭於天下安慶既平九江又復都御史王守仁
迎遇妙算擒獲宸濠於樵舍驛奏雖未到而遠近道
路歡然相傳萬口一詞皆謂　聖德神功度越千古
兵不血刃海宇奠安　祖宗神靈所共欣喜伏望
陛下俯鑒輿情特　勅王守仁亟將宸濠牢置檻車
[illegible]與提督總兵等官押解來京　陛下端居高拱坐
而受之獻于　太廟　詔諭萬方論功行賞亦何必
六飛遠出衝冒風露跋涉江湖然後為快也伏惟
聖明留神嘉納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在徐州開具合行事件揭帖 正德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臣等叨居　扈從之末謹以合行事件逐一開具
上聞伏望　皇上采而行之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大祀天地在明年正月十五日以前前年十二
月　駕在宣府連夜馳歸以去年正月初七日
迴鑾十一日方能成禮今去京師既遠乞先期
迴鑾庶幾郊祀之期不至有誤
一天下朝　覲官員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雖自
正月初一日起然各項奏請皆在十二月以前
月日各有定期此係　祖宗舊制　[illegible]可改移

一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其入場考試雖在二月初
九日其一應當行奏請事件皆在正月此亦
祖宗定制不可改移
一都御史王守仁九月十二日自江西親解寧賊
前來已具本題知仍牌行沿途軍衛有司驛遞
巡司閘壩等衙門直抵會同館　聖駕所至遇
其到日即宜受其所獻俘馘歸而論功行賞以
彰　聖武不拘軍行遠近孰非　朝廷之功
一王守仁七月二十六日大戰鄱陽湖擒獲宸濠
南北遠近人誰不知今又押解北來直前不顧

縱有微罪亦須旋蹕之日差官查勘明白以定
功過不宜在途輕易施行
一自濟寧以南新罹水患廬舍貲產蕩析流離麥
壠穀田豬為湖沼舟楫所過觸目傷心戎馬經
行淖深沒膝且馬無草料供辦不敷甚至撤蓋
屋之茅以飼馬沛徐以南其苦尤甚蘇常松湖
等地近日水猶未退米價騰踴數倍平時凡此
皆宜令各該衙門悉以　上聞預為議處庶幾
民瘼無隱早有旋蹕之期
一大水新退濕氣蒸人所經過易於染患況西北

之人遠來此地不服水土當此蒸濕之後[illegible]
易生乜宜預慮不可不慎

論郊禮不可行於留都舊壇題本（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暫於南京行禮　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竊惟　國家大事莫大於郊祀之禮是以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莫不致慎於斯仰惟　皇上奉天明命而為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參之今

制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未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　皇上俯垂采納停止前議早　賜　迴鑾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臨事尤加敬謹　聖言諄諄備載　祖訓諸書　列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　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事　迴鑾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　孝宗敬皇帝嘗因　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　聖心兢兢甚不自安每語近侍群臣以此為歎及至　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　聖心始寧在於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　仁祖一位永樂初方增　太祖一位自遷都已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於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　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　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舉無異竊恐涉於不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為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嚴謹省視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為褻瀆其為不敬孰大於此如此而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於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亦所[illegible]
牛犢[illegible]人皆謂之帝牛以其[illegible]

帝牛若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illegible]
不敢輙代以他牛必取在滌過三月者然後用
之謂之滌者牢中清除之所盖以精潔為義肆
我 祖宗百五十年來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
先期畜養務令肥腯潔淨滌合古人制禮之意
其他犧牲俱如此類今若不然何以盡事天之
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家郊廟之禮皆我 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
廷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
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

祖訓 國法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無身家
誰敢倡為新說以變舊章伏望 皇上俯從臣
等愚言使臣等上不得罪於天地 祖宗下不
得罪於天下後世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
一我 祖宗凡有祭祀於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
齋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
其有徒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
有薨逝死亡等項字面也況兵尤刑之大者而
郊又祀禮之至大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
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祀之禮求之 祖宗之
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孰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臣其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
意謂欲暫於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
等聞 命兢惕莫知所為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
而以 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輙以己意擅為增減者也我
朝郊祀之禮初都於南而奉 仁祖以為配繼都於
北而奉 太祖 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 仁
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 太祖 太宗 仁祖配

位既不可奉遷而北 太宗配位又不可奉移而南
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於我 二祖 一宗
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
況 二祖 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於聖經又詳集
乎廷議既 詔諭於 宗藩又 詔諭於天下不知
今日欲為此舉亦能如 祖宗之時從容廷議 詔
諭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為不可也伏望
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 賜 洞鑒
恪遵舊制躬成大禮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 祖宗
在天之靈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南京郊壇不可妄議大祀題本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

臣某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欲暫於
南京郊祀天地繼而以我 祖宗配位南北不同又
欲計議增減以便行禮臣等雖累嘗極言不可誠意
未孚莫回 天聽輒敢再以上聞竊惟 天地眷佑
陛下嗣承 祖宗之天下父天母地而爲天子故必
郊祀天地以報天地之恩 陛下今日之天下皆由
於 祖宗之功德故又必尊崇 祖宗配享天地以
報 祖宗之恩 陛下仁孝誠敬之心將上達於天
地 祖宗所以爲 國延祚爲民祈福皆在此郊祀

一舉今 祖宗配位既是南北不同固非一時倉猝
所敢遷移又非臣等一二儒生所敢議處則 陛下
雖有仁孝誠敬之心又安能上達於天地 祖宗也
哉况天地 祖宗眷顧 陛下於冥冥之中方且有
隆無替則天地 祖宗之心與 陛下之心未嘗不
流通也今郊期既近又安知天地 祖宗之心不朝
夕懸望 陛下星夜 迴鑾躬成大禮哉伏望 陛
下俯納愚言遵行舊制則不惟有以上慰天地 祖
宗之心而 陛下之心亦無不安者矣臣等不勝惓
惓祈望之至

[illegible]押解宸濠到南京即日班師題本 正德十五年正月

[illegible]日早該司禮監太監魏彬溫祥等傳諭 聖意以
[illegible]監張永等押解宸濠到日作何處置臣等伏望
[illegible]上照依宣德年間親征漢庶人事例罪人既得即
日班師止命左右近臣宣諭 上意不容進見待六
師還京祭告天地 差官仍命多官及各處 王府
議罪 詔告天下以安人心則事體順而 國法正
矣伏惟 聖明採納

乞命將士預整歸裝待押解宸濠到隨即班師

奏 正德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臣某等謹題前月該欽天監奏今年大祀天地日期
已奉 旨另擇二月上旬見今正月已過大半伏望
皇上亟命將士促整歸裝待太監張永等押解宸濠
等到日隨即班師星夜馳歸庶幾不誤二月上旬郊
祀行禮伏惟 聖明留意

乞遵舊制廷試仍乞郊祀在前奏 正德十五年正月

臣某等看得正德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例該廷試[illegible]
士是日早 皇上臨軒親賜策問十七日 文華[illegible]
讀卷 御筆親批一甲三名次第十八日傳臚

[illegible]宗　皇上躬行　畀朝定制不可[illegible]
郊[illegible]在前漸盡　朝廷事天之敬庶不廢　祖宗
禮亦以免天下後世之譏伏惟　聖明留意
請避天氣未甚炎暑[illegible]疏舉奏 正德十五年四月初六日
臣共等伏見今年郊祀大禮仰蒙有　旨還擇二月
上[illegible]縱又有　旨欲於三月內舉行今已無及矣自
下四月又將一句不及此時速　賜　廻鑾以成大
禮[illegible]何以釋天下之疑以上慰天地　祖宗之心哉
況南土卑濕立夏以後暑氣無常梅子黃時雨常不
斷濕熱薰蒸易爲感疾　聖體生長北方乍來此地

恐難久處尤不可不慎伏惟　聖明留神嘉納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祚天下生靈不勝慶幸
乞因重囚反獄亟處逆賊題本 正德十五年四月日
臣共等謹題今月初四日三更時分該南京錦衣衛
重囚反獄隨該應捕衙門人員四散跟尋緝拏至今
未獲臣等看得前項囚犯俱係牢固枷杻鎖鐐在監
尚且一時脫逃出外況今江西反賊宸濠并各該黨
逆重刑人犯船泊江上加以子女財帛舳艫相銜無
下有戍兵逆黨奸細尚多豈無藏踪匿跡伴來窺伺
[illegible]異圖者使彼賊徒潛[illegible]

一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猝之間雖有強兵無可致
力則　皇上此來櫛風沐雨涉江越湖徒勞無益將
藉手而歸上以祭告　郊廟下以　詔諭臣民哉伏望
皇上先事預處以消未形之患庶幾無貽後悔臣等
職忝　扈從偶有所見不敢緘默伏惟　聖明采納
恭請廻鑾郊祀升祔殿試并亟處逆賊等項揭
帖 正德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臣等看得今日之事有當深慮及宜亟行速處者謹
畫一開具伏望　皇上俯納愚言亟賜施行即日
旋蹕以安天下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反賊宸濠并各該黨逆重刑人犯及子女財帛
船隻俱灣泊江上日久其未獲逆黨奸細尚多
豈無藏踪匿跡往來窺伺而欲潛蓄異圖者況
當此夏月多有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火乘機
劫奪倉猝之間雖有強兵無可致力悔之何及
意外他患難保必無言之可爲寒心不宜玩忽
右前件乃今日所當深慮者
一郊祀大禮每歲皆於春首舉行今已延至五月
初旬豈宜更緩
太皇太后大祥升祔典禮今已經[illegible]

亦宜上緊舉行
一殿試傳臚乃　祖宗萬年大典豈宜[illegible]
不急舉行
一今　乾清宮營建完美京師中外臣民同聲歡
慶謂宜因此凱旋之後　親自落成以大慰人
心以厚種子孫萬年無疆之福
一天下朝覲正官久住京師未得回任管事今年
又將攢造黃冊恐吏人緣此多作奸弊爲害不
細宜將吏部都察院會題考察事理作急批出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一應奏題事理自正德十四

年十月以後至今已行躭延七八月之久其間
緊要事多所宜作急發行
右前件乃今日所當亟行者
一自儀真北至張家灣伺候人夫不下數十萬名
所在官司拘集一處甚是妨廢農務況因饑餓
之餘疾疫傳染死亡數多誠可憐憫其陸路自
江浦迤北至河南北直隸一帶地方及見今拘
在南京城內聽候人夫各宜酌量地里遠近定
爲限期特降　明旨使得遵奉不致官民兩誤
一官軍騎操馬匹日漸耗損若再歸遲則死失益
[illegible]國家馬政亦非細故況今各處
解來稻草豆料及借於該部倉場者支放與已
將盡不能勾一月之用自此之外有司無從辦
納縱欲多方設法措置緣附近地方各因去年
水旱災傷本等收蓄不多今歷春又夏民間所
在罄竭何處買給議又欲暫將草料折銀而令
牧馬郊外以紓目前之急但郊外一應地土俱
係軍民恒產凡田疇則種麥禾園圃則種蔬菜
牧放作踐人將何所仰給急宜豫議
右前件乃今日所當速處者

跪行宮巷口大街泣請迴鑾奏（正德十五年七月十一日）
臣某等謹題爲彰　聖武以安人心事仰惟　皇上
爲社稷大計不得已　親征今駐蹕南都欲乘秋後
獻囚振旅而近來數日遠近遑遑或至夜間爾我相
傳以爲耳目有所聞見互相驚恐嘗不自安及行質
問則又彼此推託莫知所自臣等竊惟　聖駕所經
萬靈擁護豈宜有此或者因今歲郊祀報本之禮尚
遲而未舉天地之心容有未安自去年八月至今七
月一歲廟祭未得親行　祖宗之心亦容有未安
大行太后大祥已過升祔之禮尚未告成　太皇太

后之心又容有未安凡近來所傳人心驚疑之 太
實非人心之自驚自疑也安知非天地 祖宗
皇太后在天神靈之所致乎豈非欲用此警動 皇
上以促 迴鑾之期哉況今反賊宸濠等子女財帛
等項船隻灣泊江上數月事久變生意外之患難保
必無又官軍馬匹草料缺乏無從買辦又自儀真北
至張家灣沿途迎候人夫數十萬衆伺候月久未見
明示又延綏地方虜賊擁衆臨邊居民自春至今未
得耕種而宣大偏頭等處屢有警報時常不絕我
皇上聖武布昭罪人既得固已威振南土何不乘此

破竹之勢鼓行而北命將統師掃蕩胡虜以成南征
北伐大勳使天下後世交口稱頌 神功聖烈超出
千古豈不美哉如此則天地 祖宗 太皇太后之
心既無不安 皇上之心亦無不安而遠近人心舉
無不安者矣臣等受 國厚恩叨列 扈從義關安
危不容緘默伏惟 聖明留意

請旋蹕京師然後議處宸濠罪犯揭帖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昨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欲令臣等擬 旨命
多官議處反賊宸濠并從逆拱樤等一[illegible]四名罪[illegible]

[illegible]仰惟 皇上爲 宗社生靈之故親統六師徂
宸濠叛逆之罪先行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及
寫書與各處 王府又 詔諭天下然後出師是
皇上躬行 天討而非爲私也今罪人既得地方以
寧班師北還 駐蹕通州咫尺京師遽欲議處宸濠
之罪逆則出師爲有名班師爲無名何以昭示天下
哉臣等受 恩深厚叨列 扈從此而不言其爲負
國孰大於是所有前項 旨意臣等未敢撰擬伏乞
聖明鑒納

再請回京議罪揭帖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日該司禮監官又傳 聖意必欲臣等擬 旨命
多官議處宸濠等罪狀臣等反覆以思豈敢固違但
考之舊制揆之事理於心終不能自安惟我 皇上
今日親征宸濠亦猶我 宣宗皇帝親征漢庶人高
煦也當時罪人既得班師回京即命鄭王襄王祭告
天地 廟社隨即 詔告中外獻俘五鳳樓前然後
命多官議處高煦罪逆今 聖武神功擬欲同符於
先朝而櫛風沐雨越江泛湖跋涉之勞勤則實過於
先朝多矣若不先行祭告 詔諭然後議處罪犯尤
後施爲次第或紊恐於事體未爲得當伏惟 聖明

俯垂鑒納免令臣等撰擬前項　旨意　宗社幸

天下幸甚（昨道路讙傳皆謂權幸欲於通州揚廠非從後誘引駕幸西北諸邊故建有此奏）

乞將各處取來婦女盡數查放還家揭帖（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前日奉　大行皇帝遺詔各處取來婦女見在內府的司禮監查放還家務令得所中外聞之莫不舉手加額稱頌　大行皇帝盛德雖古之帝王出宮女憫怨曠殆不是過今早司禮監官傳諭　欽遵旨欲就其中選未經　進御者量留數十人奉侍　聖慈追念大行皇帝悲痛不勝但凡平日遺玩器物尚不忍見

豈忍以朝夕隨侍之人留置　左右觸目感懷愈生悲慟伏乞　仍命司禮監一一查審明白放還鄉里庶於　大行皇帝遺詔之言合　聖母慈愛之意得以兩全無負矣

時享不必遣官行禮揭帖（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古者天子崩則　宗廟嘗禘之祭雖簠簋既陳不得終禮今　大行皇帝賓天以三月十七日成服　遺詔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四月初一日孟夏時享太廟尚在未除服二十七日之內所有遣官行禮合無暫且停止

乞慎選隨侍左右人員揭帖（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人君欲要出入起居事事盡善必須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我　大行皇帝天生聖哲非不聰明蓋因奸佞諂諛之徒蠱惑誘引致有前日之事至今念之雖切齒痛恨亦已無及今　新天子嗣位如日之方升天下之人莫不仰望其光彩伏望　皇太后懿旨特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并　凡筵司香人員逐一預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充委任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並不許與一以服　內廷之人心

一以協　外朝之公議務使奇技淫巧之玩不至於前市井里巷之語不聞於耳庶幾養成　聖德調護聖躬所以綿　國家千萬年無疆之慶端有在於此矣

卷之二　終

溧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奏對

召見謝恩題本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召臣某等見于文華殿臣某等致詞曰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內[illegible]隨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可見宗社萬萬年之慶奉聖旨先生每說得是知道了欽此臣等又曰伏望陛下敬天法祖脩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建立萬萬年太平之業臣等不勝幸甚奉聖旨先生每說得是知道了欽此叩首訖又奉聖旨與酒飯喫欽此又叩首方退即日臣某等謹題今日伏蒙皇上召見臣等俯瞻天表恭聽玉音犬馬之情不勝欣慶賜對禮畢又蒙優寵命賜酒饌高厚之恩臣等不勝感激謹具題謝恩

恭聞宣諭拜觀宸翰題本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臣某等謹題今早伏覩皇上御門視事宣諭禮官臣等仰瞻天表[illegible]退至閣中該司禮監

御札題奏數本拜[illegible]覽[illegible]奏親御宸翰字畫端勁真得心正筆正之[illegible]陛下勤政務學之盛節見於更化之初如此可爲天下賀也臣等尤望陛下緝熙無間日進高明宗社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勝感仰之至

請如多官議主祀題本 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臣某等謹題臣等考之前代人君自外藩入繼大統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子析衷濮議息爭兼盡最得義理之正文公朱子取之在於通鑑綱目以斷漢宣帝之失今多官會議引以爲據皇上采而行之大禮既舉聖孝克彰真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惟興獻王之祀今雖崇仁王主之他日聖嗣繁昌請仍以皇第二子嗣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處以善地待之優厚則人情事理兩全而無失矣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蒙調御用[illegible]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illegible]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總戎重務[illegible]

皇帝山陵事畢即開　經筵慎選儒臣中學行純正
者取經史諸書分直進講遇有疑義隨　賜質問則
蘊於心爲　聖學有日新之功施於政爲　聖治有
隆盛之美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此矣臣等
下情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正德十六年六月初一日題次日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封還　御批揭帖　正德十六年六月　日

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
叔父母三代以來皆然我　皇上既承　先帝之統

嗣爲　皇帝而以　孝宗皇帝爲考以　慈壽皇太
后爲母則不當復考　興獻王而母　興獻王妃矣
況　大統之重　皇上既身承之則私親固在所略
也　帝后尊號又豈得輕以加於　本生父母哉至
於　憲廟皇貴妃在　興獻王雖有罔極之恩律以
正統大義　大宗小宗自宜有別亦不得加稱壽康
太皇太后尊號禮苟過厚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
私情徒徇正道必虧豈　聖明之所宜有哉臣等謹
封還原奉　御批旨意伏望　皇上俯納愚言專意
大統庶幾　聖孝克全　聖德無損上有以慰[illegible]

[illegible]在天之靈下有以答天下臣民之望

請拆毀石經山祠廟題本

臣某等謹題看得石經山祠廟已經多官奏　詔查
明不係舊規例該拆毀變賣況其所祀謂爲泰山之
配尤極邪妄泰山爲五嶽之首秦漢以後不正封號
我　太祖高皇帝盡行革去止稱泰山之神一洗千
古之陋且山嶽英靈萃而爲神有氣無形非如世人
陰陽配合生育男女可以名爲夫婦今乃摶土刻木
或範五金塑像繪形藻飾金碧儼然不異生人伉儷
瀆禮不經莫此爲甚況此山祠廟乃錢寧創造立廟

本以祈福福未能得禍已先臨錢寧既以反逆凌遲
處決其家屬又已連坐財產又已抄沒彼其姓名人
且羞道之矧可留其穢跡以汙　輦轂之近地哉仰
惟　皇上嗣大歷服以來崇正闢邪中外臣民方傾
耳拭目以觀　聖政豈宜留此妖妄以惑人心若不
痛加斥絕內外臣子懷忠愛之心者必將次第論列
上累　聖德所損不小臣等職居輔導知而不言且
又阿諛順　旨罪亦無所逃矣伏望　聖明俯納臣
等所言亟將前項祠廟聽各衙門官員仍前拆毀變
賣以[illegible]跡其地土各給還原主管業橋梁亦[illegible]

仍前遞例收稅務使督責行移一無所恤
綖　朝廷優卹昕眗之意如此則　詔令之出既無
不信邪妄之說又不得行一事舉而衆美具矣臣等
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五日進次日工部會內官監幷
科道官即行拆毀

乞將保安等寺通行拆毀揭帖 正德十六年七月日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
侈用金碧委係侵盜　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
傷治化有失人心至於冒請名額營求護　敕甚非

祖宗舊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剗弊除奸闢邪扶
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
保安等寺遵照　詔旨通行拆毀其於　聖政深爲
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　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
設萬一有益於國無損於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
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於國傷
風敗俗下焉有損於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
以並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爲說則他未暇論姑
舉近日劉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亦非本欲求
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畧不蒙此庇佑焉由
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
默伏望　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再封還　御批題本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臣某等謹題爲大禮事近日臣等恭詣　文華殿進
呈　祖訓序文直解伏蒙　皇上賜茶且進臣等於
黼座之前特以禮部會官所議稱號一本幷　御批
旨意授與臣等臣等退而伏讀仰見　皇上欲擬尊
崇所生先諭臣等猶有從容商量之意則　聖心於
此必有不能自安者又　御批首言卿等議得是朕
已知悉則多官所議者　皇上亦未嘗不以爲是也

既是其所會之議又悉其所議之情由人而驗之身
因今而準諸古凡古人所評自昔人君於彼所生至
恩所後大義其稱呼之別禮儀之等有一定而不可
易者皆莫逃於　聖鑒矣特以　聖孝本於天性至
純至篤所以　御批旨意既謂父母生育之恩特不
能忘又面諭臣等謂至親莫如父母臣等雖愚亦豈
不知　皇上之至情哉實以爲人後者爲之子既爲
人後則不得復顧其私親於其所後者則父母之而
於其所生者則或伯父母之或叔父母之不惟降其
服而又異其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所謂禮

中[illegible]人制禮雖原人情而必裁以至公之道積[illegible]
而禮不可爲聖人不敢徇情而違禮禮之所在天下
萬世之公議在焉使顧私親而可以爲孝徇情違禮
而不失天下萬世之公議則舜禹聖人當先爲之矣
舜禹有天下而天子之號不以加諸瞽叟與鯀舜禹
豈不孝於其父母者蓋天下萬世之公議誠不可以
一人之情而廢也彼宋之英宗特中才之主耳當時
欲議追崇所生濮王典禮亦竟以衆論不同而止況
陋英宗而不爲如我　聖明顧可使所行反出英宗
之下耶臣等荷　國厚恩官叨輔導儻果可行自當

預先奏請何待今日恭承　聖諭而猶喋喋上塵未
敢遵奉況我　皇上自嗣登寶位以來出入起居[illegible]
號施令皆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四方萬
姓莫不愛戴稱頌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復見於今日
至於尊崇所生乃　國家大禮關係至重者顧可違
天下萬世之公議而行之哉以此臣等不敢阿諛順
旨仍以欽奉　御批旨意通禮部會議原本并票封
進伏望　聖明俯納臣等及多官所言上法舜禹以
禮事親仍依原票發出則　皇上之孝即舜禹之孝
質之聖賢而無媿哉之[illegible]而有光天下後世不得
寔有無議以爲　聖明之累[illegible]
少盡其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忠懇之至

請御經筵題本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illegible]日

臣某等謹題爲　經筵事竊惟人君學與不學繫天
下治忽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未有不由於學者
然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在講明義理以辨忠邪考
究古今以知治亂心無不正德無不脩一日萬幾躬
親裁決則太平功業自此可致矣故我　累朝　列
聖嗣位之初必開　經筵又舉日講百餘年來繼繼
承承遵行不怠欽惟　皇上昔在潛藩日勤講學堯

舜孔子之道固已得其大綱今　山陵未畢　聖學
方殷乃以　經筵盛典擇日舉行　聖學由是而日
新　聖治由是而日隆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
也除　經筵會講禮儀及合用官員臣等會同禮部
官另行具奏定奪所有合該講讀經書并講書等官
臣等逐一開具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經筵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三次每次將大
學尚書先進講章至日講官二員進講

一每日早　朝罷日講臣等[illegible]

坊官四員就於 皇上本日所講大學上
接續講讀每本讀十數遍後講官各隨即進
講講畢各退
一講讀後 皇上省覽章奏有暇隨 聖意寫
字一幅少或百字多或二三百字次日講畢
臣等恭看進呈
一每日各官講畢或 聖心於所講書中有疑
即賜下問臣等再用俗語直說大義務在明
白易曉

請仍命多官會議稱號大禮題本

臣某等謹題昨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發下禮部
等衙門會議稱號大禮傳諭 聖意猶有未安命臣
等看詳擬票臣等竊詳此禮事體重大將以告于
宗廟昭示天下傳諸萬世非可以輕易而行之者今
既多官會議覆奏如此臣等二三人愚昧豈敢妄有
更定必須仍令該部再行會同多官博考衆人議論
參稽前代典禮詳加斟酌議擬停當務使正統之大
義以明本生之大倫以盡而 皇上之大孝信可以
媲美堯舜之聖而漢之宣帝宋之英宗有不足言者
矣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裁

正德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卿
等所言皆盡事理但朕受祖宗之餘蔭爲天下之君
長而其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前無可攀後無可繼
惟朕又承大統既不得嗣緒又不得徽稱正如乳子
之人如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
折中爲朕申其篤孝之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
祠以爲永久奉養使朕心安而政治而父神安有所
依倚欽此

乞守成法恤人言以光新政題本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臣某等謹題爲守成法恤人言以光 新政事仰惟

皇上臨御之初推誠任賢虛懷納諫政令頒布悉從
公論務復舊規十數年之奸蠹一旦剗除殆無遺憾
中外之人稱頌 聖德切有至治之望夫何近日以
來事或少變如法司奏上大獄張銳許泰等罪惡深
重幾危 社稷已經多官數次會審明白擬以重典
臣等依擬票 旨未蒙 俞允往復執論且十餘次
既而徑從中改俱得免死各犯財產既不入官有妻
子者亦免緣坐止於發遣充軍而已 命下之日百
官萬民莫不相顧駭愕以爲此等罪犯實古今之大
惡神人之共憤者今乃悉從寬縱上無以正 國法

以快人心亦何以示天下後世之鑒戒
議洶洶皆以為臣等議擬之過而不知臣等
其不與也昨聞刑部主事陸澄舉以為言至
臣等失職誤　國臣等以居禁近輔德代言
其職分如今日之事失職誤　國之罪誠不
辭但念臣等前此所以堅執初議而不敢阿
順　旨者本以求盡其職圖報於　國也今
未能盡而乃來失職之譏　國未能報而而
誤　國之罪臣等將何辭以自解亦何顏以
自立邪夫　朝廷之法乃　上天之所命　祖
宗之所貽　皇上膺　上天命討之責守　祖
宗畫一之規豈容有　輕重於其間邪況更
化之初政令之臧否　社稷之安危所繫誠不
可以不慎也伏望　皇上仰遵　成憲俯恤人
言亟將張銳許泰等仍照多官原議寘之重典
以正　國法以快人心以垂後戒仍乞自今以
往凡大政令刑賞之施一以大公至正之道
使臣等得以各盡其愚勉脩職業以無負
新之政庶幾少逭誤　國之罪於萬一矣
忠悃激切不勝懇禱之至　聖明采納焉

[illegible]以係守成法恤人言以光　新政事理謹
題請　旨
上　請止加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并　武宗
皇后稱號揭帖　正德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臣某等近奉　勅諭擬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
并　武宗皇后稱號伏蒙　皇上遣司禮監官
傳諭臣等令於　皇太后　興獻帝　興獻后
亦各擬加稱號臣等竊惟　皇太后由　憲廟
皇貴妃進為　皇太后　興獻帝由　王進為
帝　興獻后由王妃進為后已皆極其尊崇而
慈壽皇太后止是　先朝舊稱　皇上即位之
後於禮亦當尊崇又將來　皇上冊立中宮當
稱　皇后與　武宗皇后稱號無別所以臣等
照依禮部會官所議擬上如前查得　本朝故
事　憲宗皇帝即位後於天順八年三月尊
母后錢氏為　慈懿皇太后　母妃皇貴妃周
氏止稱　皇太后及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始尊
皇太后為　聖慈仁壽皇太后至　孝宗皇帝
即位於成化二十三年方尊為　聖慈仁壽太
皇太后　母后王氏止稱　皇太后　武宗皇

帝即位後於弘治十八年六月始尊皇太后
王氏爲太皇太后　母后張氏亦止稱皇
太后至正德五年十二月　太皇太后始加
慈聖康壽四字　皇太后始加　慈壽二字
累朝所行節有次第伏望　皇上遵照舊規於
慈壽皇太后加上二字　武宗皇后別爲稱號
如臣等所擬至於　皇太后　興獻帝　興獻
后一遵　慈壽皇太后懿旨行禮如此則事體
順而彼此皆安　聖孝彰而臣民悅服矣伏惟
聖明鑒納

請仍俟大婚禮成加上尊號題本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臣某等謹　題今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
俱至閣中傳諭　聖意令臣等即擬上　皇太
后　興獻后尊號仰惟　皇上孝奉　兩宮尊
崇之禮固不可後但　先朝加上　尊號禮儀
俱有次第臣等已嘗累次具　題未蒙　俞允
今承　聖諭臣等委難議擬伏望　皇上俯納
臣言少俟明年大婚禮成之後慶洽　宮闈加
上　尊號庶幾禮文旣備事體無虧而　皇上
之大孝可傳於天下後世矣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裁

請愼大禮以全　聖德題本

臣某等謹題爲愼大禮以全　聖德事近該司禮監
傳示　聖意欲加稱　興獻后尊號臣等輒擬進
興獻太后之稱所以仰體　聖心自以爲至矣盡矣
不可以復加矣昨蒙發下擬票復見　御批加一皇
字臣等極知　聖孝純篤有甚不得已之情但職在
輔導不容曲從阿順以上損　聖德蓋　陛下入繼
皇考孝宗之統而以　慈壽皇太后爲母則於　本

生之母分義自有不同名稱亦宜有間若私厚於本
生略無異於所繼系一代之綱常拂萬世之公論臣
等復隱忍而不言使　陛下得罪於　祖宗取謗於
後世是臣等負　陛下之簡知而不能盡忠匡救亦
何顏立　清朝食厚祿而冒當輔導之任邪茲敢封
還　御批仍依原擬上進伏乞　陛下朝見　興獻
后之時即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仰冀俯從臣等不
勝懇切之至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進十一日奉　聖旨卿
等所言至意朕已悉知但[illegible]哀之情不能容已[illegible]

之恩報亦無方可　承朕命以表衷賜慎勿再據免瀆
施行該衙門知道
乞俯從群議仍乞同　賜罷黜頒本
臣某等謹題爲慎大禮以全　聖德并劾不職乞
賜罷黜事近該臣等題前事伏蒙　皇上御批於
興獻帝　興獻后尊號上各加一　皇字隨該禮部并
科道等官具本執奏皆以爲不合典禮臣等擬票未
蒙　俞允仰惟　聖孝純篤本於天性親恩罔極發
於至情固有不能以自已者然於此有禮焉禮之所
在人心向背之是關　朝廷治亂之攸繫雖　君上

有不得以自專者又豈臣下所敢輕變之乎我　皇
上承　武宗皇帝之統嗣　孝宗皇帝之後正禮所
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者是也但人
之情本生之私恩常失於獨厚而所後之大義常畧
於未明以致稱號無別違越於先代取譏於後世誠
不可以不慎也考之自古帝王以旁支入繼大統追
尊所生未有如今日之過者舜禹聖人也舜受堯之
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而下
稱聖者無間焉降及後世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
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

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illegible]
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琅邪王入繼
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先儒以爲定其大
義不失統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而不決光獻
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英宗顧下詔
讓而不受亦未改後然而自加尊稱也今日　興獻
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揆諸典禮亦已過矣
若復欲加一皇字而與　孝廟並焉與　慈壽並焉
恐非尊無二上之義也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
棄大義豈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乎且　朝廷之所以

號召天下中國之所以表正夷狄者以其有此禮義
也有此名分也今一旦越禮不經亂萬世之綱常惑
四方之觀聽此豈細故也哉伏望　聖明少抑私情
益隆孝道思　敬皇繼體之義念　慈壽定策之恩
洞悟　聖心俯從群議收回　新命用成大禮務使
九廟在天之靈安則　興獻幽明之情亦安而萬國
之懽心可得矣　皇上之大孝信可以媲美舜禹而
漢宣以下之君豈可同日而語哉再照臣等官居師
保職專輔道與聞公議罔效直言誠意不足以上[illegible]
淵衷德望不足以表率乎　睿[illegible]章救正未衍優[illegible]

顯號殊稱竟從中出奉　兩宮以非正之名誤九
重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人心違萬世之公論臣等
誠不得以辭其責更望　聖慈大施乾斷昭示　明
敕亟將臣等同　賜罷黜放歸田里別簡名流贊理
政機庶幾　明盛之朝不襲非禮之事密勿之地皆
為輔德之賢共成精白一心之治永延　宗社萬年
之休臣等不勝至願謹題請　旨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
皆推大義以[illegible][illegible]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為
朕申明孝義[illegible]録　皇號施行庶安朕母子哀心卿

亦毋以托此為辭宜照舊辦事輔襄國政該衙門知
道欽此

卷之三終

湘皐集卷之四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奏對

乞慎典禮以回　天意題本嘉靖元年正月十二日

臣冕等謹題為慎典禮以回　天意事今月十一日
郊祀禮成　聖駕還宮之初　清寧宮後西三宮火
起大風隨作　皇上親自臨視內府各監局官員人
等數千人環視左右莫可如何皇親府部等官以及
臣等皆於　左順北望歎息無能為力既而風勢轉

烈烟焰盃熾延燒大小房屋數多風止而火始熄是
火起雖由於人而風勢猛烈人莫能救則不可謂非
天意也惟我　皇上精誠篤敬克享　天心故於
郊祀之時萬里無雲月星交朗燔烟直上　神心欣
豫何故大禮初成有此災變又火起不於他處而乃
迫近　清寧後殿豈非　興獻帝后尊號之稱　祖
宗列聖神靈在天容有未安者乎　天意於此昭然
可見蓋典禮出於天綱常倫理關繫甚重不承　天
意以行典禮而惟人情處之　聖心既與　天心相
違則災變宜也臣等來奏前所稱　帝后已為非禮但

以出於 慈壽皇太后體悉 聖情特降 懿旨
之壞萬古之綱常悖 上天之典禮皆有所不顧則
亦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免後世之譏議而貽 興獻
帝后之令名於無窮也哉伏望 皇上鑒災異之非
常察 天意之有在仍依臣等所擬禮部 勅諭施
行則人心悅而 天意得所以變災為祥綿 宗社
千萬年之慶端有在於此矣臣等不勝惓惓祈願之
至

乞刪文中不必以子自稱題本 嘉靖元年三月初四日

臣某等謹題近該臣等進呈 興獻帝冊文連日司

禮監官傳諭 聖意欲於 皇帝之上加一子字臣
等仰惟 陛下舉古今非常之禮追崇 興獻王為
帝顯號鴻名極其尊重至情竭盡無以復加今 陛
下若又以子自稱則於所後 孝宗之禮未免有分
而亦不得致專於 祖宗列聖之正統臣等與府部
科道自去歲以來稽經考古累疏論奏意正為此理
有可加何待今日以此不敢阿意曲從仍以原擬冊
文封進伏望 陛下以禮事 興獻帝俯納臣等所
言庶幾不致得罪 祖宗貽譏萬世伏惟 聖明恕
察

乞於年月下不必稱孝子字樣題本 嘉靖三月初

臣某等謹題臣等撰上 興獻帝冊文首說 恩重
本生便見得 陛下是 興獻帝親子今日早司禮
監太監蕭敬等傳示 聖意欲於年月下稱孝子
字樣方顯得 尊崇親切的意思臣等以為 陛下
所居的位是 孝宗武宗皇帝的天位所承的統緒
是 太祖 太宗傳下來的正統則於 本生父自
難稱孝子字樣此事關係綱常甚大臣等決難阿意
曲從今於冊文中間又說以長子入承 大統則於
本生之情愈加明白伏望勉從正禮早賜施行臣等

不勝忠懇激切之至

謝賜書題本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今日伏蒙 皇上遣司禮監官頒賜臣等四書五經
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
義各一部臣等謹頓首祇拜恭惟 皇帝陛下生知
務學性好觀書謂聖賢經史傳記之言載 帝王修
齊治平之道詔出尚方之墨本特頒內閣之儒臣期
遠探乎精微庸必效於裨益臣等俯躬承 命拭目
主輝什襲珍藏用永作百世傳家之寶敷陳講貫求
無負 九重啓迪之誠臣等不勝欣忭感戴之至

[illegible]謝恩

請講學題本嘉靖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臣恭等謹題切惟 經筵日講所以發明義理之精以敷陳古今之事跡成就 君德裨益治道 祖宗列聖先後相承未嘗不以此爲急務我 皇上臨御之初 山陵未畢 經筵日講次第舉行中外臣庶莫不懽欣相告以爲堯舜之治亦不難致近於本月二十二日 經筵甫畢遽傳 旨并日講暫免又免午奏臣等叨官輔導畧不與聞心實未安義難緘默仰惟我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方盛正緝熙 聖學

之時端處深宮豈可使此心無所繫着況人君一心關係最重養之以善則形於言動發於政事足以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生民蒙福國祚綿長俱由於此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養心而能致治者詩書禮義皆養心之具聲色貨利則皆足以爲此心之蠱也心體本靜而用則動不繫於此必繫於彼聲色貨利一或有動於中妨政害事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皇上致謹於此心宮中無事不廢讀書見將大學尚[illegible]臣等接續前日所講讀者量進起止仍乞[illegible]官一二員但遇 視朝[illegible]之後[illegible]請於每書讀十數遍務令字義通曉遇有疑惑特御文華殿召見臣等俯賜訪問俾臣等得以少效涓埃講讀之暇時或游心翰墨取古名人法帖臨寫十數字或仍前寫倣令臣等三日一次圈看一切聲色貨利不使少接於前則 聖德益新而 聖治益隆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祈願之至

請慎重擇地題本

臣恭等謹題爲慎重擇地以安 祖宗神靈事近者恭遇 大行壽安皇太后厭世上仙 聖心哀慕特命司禮監等衙門太監等官帶領通曉陰陽地理人

員前往 天壽山擇地隨該太監張淮等各具本復奏伏蒙 皇上召臣等至左順門宣示臣等看得茂陵左右委實地形逼窄莫若橡子嶺爲宜未蒙允俞又 命禮部會官詳議臣等連日再三審度心實不安一應禮制姑未深論惟擇地之說考之於古雖宋大儒朱熹亦嘗以此告於其君寧宗方寧宗欲祔孝宗於祐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論奏謂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缺此自然之理又謂穿

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祖宗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抵哭以朱熹之言推之則今日 茂陵之側不可興土功以致驚動 神靈也明矣先年 孝穆皇太后祔葬就與 憲廟玄宮同時掩土其後 孝貞皇太后亦不過開壙即葬今旋鑿金井大興土功發掘原土深至數丈出之於外以洩地氣另運大石數萬從新築砌以 茂陵旁八丈有餘之地而興此大工役夫數萬何處著足且其鑿之聲聞于曠遠繼燭之氣薰乎上下其為驚動何可具言 憲祖在天之靈其能安乎其利害所在關切 聖躬且遠關

於 聖子神孫臣等豈可知而不言以負 陛下朱熹又謂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知其事之利害而不盡言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不言哉此臣等所以惓惓懇切為 陛下言之也況張淮等各奏椽子嶺在本 陵迤南僅餘三里即與祔葬無異既稱明堂開闊朝水關闌草茂木繁永深土厚允為吉地伏望 俯納臣等愚言差官再行覆看不必拘定 茂陵左右但主於奉安 大行壽安皇太后體魄永無他患不惟 憲祖在天之靈不致驚動而 聖子神孫萬萬年之靈盛久遠而綿長矣臣等不勝至願謹題請 旨

嘉靖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禮部欽天監再行看擇相近 茂陵左右應否還會官議了一併來說

請慎選左右停止齋醮題本　嘉靖二年三月　日

臣某等謹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

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侍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濫侍壞事人員並不許濫與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擬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脩德十二事寫成牌額懸置殿壁其一事謂應齋醮禳禱必須謹[illegible]一不時脩設齋醮[illegible]

莫不驚駭推原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人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之說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纍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

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瓊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丁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費用金銀不計其數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奈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　宮闈之內脩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莅壇場上惑　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近來遠近亢旱風霾[illegible]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隷山

東[illegible]賊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攘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莅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脩設齋醮耗費錢糧亦已多矣何不移之以濟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　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揚言于　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

以聳動　天聽以故不避干冒率爾上塵伏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麵蔬果等數又　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查究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　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　祖脩德[illegible]為先務則　聖治益隆　聖壽日延　聖德[illegible]

光所以綿國祚於千萬年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臣
等不勝忠懇仰望之至

請正統本生禮宜有別題本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

陛下欲臣等撰 旨於 本生父母帝后上各加一
皇字臣等今早已與太監張佐等再三講論決不敢
奉 命仰窺 聖意必謂身既尊為天子於生身者
必極其尊稱乃足以為孝然此乃一己私情非人倫
正禮非天下公論違公論徇私情而欲以不正之禮
加於 所生恐未足以為孝而反為 聖德之累矣
蓋 國無二統尊無二上 陛下既承 皇兄武宗

之統嗣為 皇帝而考 孝宗禮當隆於所後不得
顧其私親所以尊正統而重大宗也前此以 昭聖
慈壽皇太后 懿旨有 帝后之尊稱於正禮已為
太過在公論已為未安然視所後之大宗稍有分別
略存等殺猶之可也今乃欲極其尊稱上與 孝宗
及 昭聖慈壽並是豈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義哉
臣等若阿意順從使 陛下違正禮背公論立於有
過之地雖足以取寵於一時而不能免譏於萬世其
為不忠大矣伏望割棄私情俯聽臣等所言庶 聖
德無損乃為大孝而臣等亦免於不忠之罪臣等不

[illegible]之至

[illegible]抑私恩以全大義題本 嘉靖二年六月初九日

[illegible]此五月十四日蒙 遣司禮監太監張佐等傳諭
[illegible]已嘗具奏以為不正之禮恐為 聖德之累臣
[illegible]又不敢奉 命私謂 聖意已回矣今乃復欲行
[illegible]惟前項尊稱關繫綱常倫理聖賢自有定論有
[illegible]徇情任意而行之者臣等大小臣寮累章抗議
[illegible] 聖心固已灼見無疑而乃猶未釋然者蓋本生
[illegible]正統義雖並尊私恩與公義理難兼舉今日 帝
[illegible]之稱其於 聖情已為曲盡而天下之公論至今

未已若必欲復加此字與 孝宗皇帝 昭聖慈壽
皇太后混然無別不必遜避廢禮不經莫甚於此將
何以告于 天地告于 祖宗而詔示天下後世乎
臣等非不知阿意順 旨可以為容悅之計然職居
輔臣不能直言極諫使 陛下處於有過之地復何
顏立於 朝著問邪昔魏明帝 勑戒公卿曰敢有
邪佞導諛時君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
之無赦夫明帝偏安之主耳尚知以至公大義戒諭
[illegible]而臣等遭際 盛時顧不能排明正論導 陛
[illegible]堯舜之君是誠明帝之罪人也伏望 聖明俯

私情以全大義重正統以隆大孝毋使嘉靖之朝乜致紛紜之議則臣等庶可以免罪戾於萬一矣臣等不勝忠懇拳拳之至

召對平臺後題本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

臣某等今早伏蒙 皇上召臣等至平臺 親授手勅 面諭臣等令議擬 興獻帝 興國太后尊號字稱勿再固執臣等縷縷口陳古禮大義決不可行前後多至數十百言雖未獲奉 俞音而仰瞻 玉容親聆 天語諄複懇到照乎春温始終無少疾遽之色臣等曷勝感戴既又蒙 遣司禮監太監張佐

等至閣中再三申諭催促撰擬比之前月十四日及今月初九等日五次至閣中所論之旨尤加切至臣等仰聆 聖諭敢不欽承第以事關萬世綱常不容輕議使果可行臣等久已先事奏 請行之豈敢累煩 聖意至于今日惟揆以大義決不可行所以臣等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奉迎 皇上入正大統之初講論已定凡 大宗正統本生私恩之說連章累牘反覆詳陳 聖心固已洞察無疑不待再瀆但 聖情迫於不得已所以今日復有此舉夫以前日 帝后之稱出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 懿旨天下之議至今猶藉藉未已况又加以今日之舉乎茍使不顧義理不恤公論恣情任意行之則非惟 祖宗列聖暨 孝宗 武宗在天之靈不安雖 興獻帝神靈亦將不安 聖德將自此而損 聖治將自此而傷 聖孝亦將自此而有所不全矣臣等雖死其敢奉 命乎臣等今日手筆之所執論與早間口語之所敷陳大槩意皆在此伏望 皇上痛抑私情專意 大統備以臣等愚言委曲奏啓 興國太后安享至養永綏壽祉貽千載之令譽綿百世之本支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請停止差官織造題本 嘉靖二年十二月四日

臣某等謹題爲乞憫念地方災傷重大停止差官織造事先年各處織造内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 誤聽内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幷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幷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潦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

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
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
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渰没百里之内
寂無一爨之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
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
餘文有經數日賣不能得毋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
者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之錢
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
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死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
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

澤饑民聚集冊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
商船隻莫敢誰何所傳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剿平將
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
所有前項 勅書臣等决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
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
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
果袍服急缺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議處物
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
亦不至於有誤矣伏惟 聖明留意謹題請 旨

請停止差官織造第三次題本嘉靖二年十月初十日

[illegible]謹題爲懇乞憫念災傷窮民亟 賜停止差
官織造事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
奉 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擾執拗欽此臣等一
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禮貌不意 聖
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亦皆彼此駭歎謂雖正德
年間亦未見 批答內閣比近奏有如此 旨意者
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以
思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擾執拗爲嫌而乃
悻悻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豈敢
以此擾 陛下哉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

成群起而爲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
拗不通也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
保 宗社勿與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議
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
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
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
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
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
治年間一行之亦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恤
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

法以擬[illegible]此[illegible]爲事例此豈可以爲[illegible]
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首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illegible]
廣東市舶并提督大璫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在
京廠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具題俱蒙 俞
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撰寫海內之人方傳
頌 聖政之美何故今日織造一事乃獨不蒙 嘉
納且特降前 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禮監官
所敢議擬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姦
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漸

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
日復蹈前車覆轍惟欲家藏蠱惑以圖身家富貴不
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姦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致傾覆[illegible]
頼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爲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
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
今日豈堪再致壞邪興言及此可爲流涕臣等決不
敢撰寫 勅書以重誤 國殃民之罪伏望 [illegible]
俯垂聽納特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
將前項家藏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illegible]

使仍前奉侍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事之漸實 宗
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等不勝惓惓忠懇之至

辭免賞賜題本 嘉靖三年四月初九日

臣某等謹題爲辭免賞賜事嘉靖三年四月初九日
伏蒙 聖恩以撰擬 尊號冊寶遣司禮監官頒
賜臣等各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臣等拜稽之餘局
蹐惶汗切念見今各處災傷百姓饑莩流移困苦萬
狀上廑 宸慮命官賑濟而所在倉庫空虛財用匱
乏臣等叨居重任目擊時艱非本等俸入猶以素餐
爲愧況代言視草實臣等職務之常今乃過蒙 寵

賜臣等決不敢靦顏以叨受也伏望 聖明收回
恩賜仍歸內帑以充經費則臣等庶可少免冒濫之
譏矣臣等不勝感激懇切之至

乞請 昭聖皇太后不必傳免命婦朝賀題本
嘉靖三年四月初十日

臣某等謹題今日早司禮監官傳云 皇上親至
仁壽宮上加稱 尊號冊文 聖母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遂有 懿旨免命婦 朝賀 聖心有不能
自安者 諭令臣等知之 聖母免賀之故非臣等
所能與知然 聖心爲此不安則當因此自反以盡

允　聖孝便母子之間自此無一毫嫌隙而後於
聖德乃能無損臣等有納誨輔　德之責誠不能無
望於　聖明也當　武宗上賓之時大統未安人心
危疑　宗社大計繫於一言定於頃刻若非　聖母
首傳　懿旨迎立　皇上而又亟擒江彬以除逆亂
之黨則旦夕禍變豈能豫測　皇上雖倫序當立亦
豈能雍容　入朝垂拱而臨萬國耶然則　聖母之
恩固不可忘矣且　聖母上配　皇考孝宗敬皇帝
母儀天下已四十年今席書桂萼張璁等乃進邪說
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　聖母爲皇伯母蠱惑

皇上純孝之心雖　皇上中有所主不爲所惑然而
自講論大禮以來席書不由吏部推薦徑自中批陞
禮部尚書桂萼張璁皆令兵部鋪馬差人行取意嚮
所在中外皆不能無疑以爲書萼等若來猶欲必行已
說復有更改臣等竊恐　聖母頗聞其說於心或亦
不能釋然而無疑也不然則　尊崇大禮一受　朝
賀亦不爲勞又足以盡　皇上孝奉之情而何爲遂
有傳免之　旨耶茲蒙　皇上遣人垂問蓋必有感
悟之機竊惟今欲轉移　聖母之心亦甚易爲大禮
已行　尊號已定彼席書桂萼張璁二三奸佞之臣

而使後來無所施設宜即傳一　旨追寢席書新推
之命而止萼璁之來則　聖母之心自安不　聖
孝無損　聖德有光天下後世皆仰頌　皇上爲
聖明之主矣臣等一念忠誠無任惓惓之至伏惟
聖明鑒納即賜施行幸甚幸甚
蒙　垂問昨日進言之故揭帖嘉靖三年四月十一日
臣某等昨日伏蒙　皇上遣司禮監官傳諭以　聖
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欲免命婦　朝賀再三說
聖心因此不安仰見　皇上至孝之情有動於中所
以虛心垂問輒敢昌進忠言今日又蒙　垂問進言

之故緣臣等職在輔導實望　皇上全　聖孝以光
聖德非有他意敢此具奏伏惟　聖明鑒察
謝遣官慰諭題本嘉靖三年四月十一日
臣某等謹題昨日伏蒙　皇上以　聖母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　尊號禮成之後欲免命婦　朝賀心
有未安遣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臣等自以職忝輔
導輒有論奏心雖出於忠誠詞或近於激切今日復
蒙遣司禮監太監張佐等至內閣　特賜慰諭不加
譴責仰惟　聖度包荒寬如天地臣等不勝感幸之
至除北面叩頭外謹具題謝　恩

再辭賞賜題本　嘉靖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臣某等謹題爲懇辭　恩賚事近緣恭上　兩宮徽號伏蒙　皇上念臣等撰述奏冊四月初九日　欽賞臣等各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臣等心甚不安當即具疏辭免未蒙　俞允續於十二日十八日二十二日節蒙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　皇上各有銀幣之賞臣等荷此　厚恩不勝感激然捫心揣分愈不自安竊惟君之於臣固將圖事以酬勞而臣之自處則當見得而思義今日之賞於義不可受者有四請爲　皇上一一言之蓋臣等忝居密

勿以納誨輔德爲忠大禮之議誠不足以開悟　聖心力不足以排距邪說委曲將順愧已難逃若復受賞益增惶懼此義之不可受者一也典司　冊命潤色文辭乃臣等當務之職區區撰述何足言勞此義之不可受者二也今民窮財盡帑藏空虛臣等每欲　朝廷節縮冗費裁省冗食以紓民力而於　恩賚之加則恬然受之人其謂何此義之不可受者三也況四方在在告災饑困之民至於父子相食臣等叨享厚祿不能爲　國家救災恤患而乃濫受金帛以自封殖爲罪愈深此義之不可受者四也所有前項銀幣不敢持歸私家藏之閣中封識惟謹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愚衷　准令辭免收回內帑庶幾不見罪於公議而臣等之心得以少安其感激　聖恩尤倍於受　賜萬萬也臣等無任懇切祈請之至

卷之四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奏疏

乞歸省母奏

右春坊右中允臣冕謹奏為乞 恩歸省事臣伏覩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詔書內一欵凡兩京
文職有離家六年之上欲照例給假省親者許其歸
省欽此欽遵臣原籍廣西桂林府全州人由成化二
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欽除本院編脩繼

陞前職臣思有母陳氏在家今年六十七歲臣先於
弘治八年三月內蒙 皇上准令給假歸省今自離
家復任又經七年臣母年日老兼之素患痰氣等疾
無時舉發切切思臣甚欲一見而臣縻於官守不能
親侍湯藥况廣西去京師萬里道路崎嶇不能迎養
引領南望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伏望 皇上曲賜矜
憐乞 勑該部查照翰林院學士張芮侍講學士劉
春侍讀毛紀等給假馳驛省親事例放臣歸省并給
脚力依限前來供職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弘治十七年七月初七日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具題行移
奉欽依例相應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准他着馳驛去
欽此

辭陞禮部尚書奏

具官臣冕謹奏為乞 恩辭免陞職事正德九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 上勑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蔣冕陞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照舊
辦事欽此臣聞 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我 朝罷
中書省不立丞相而設六部尚書分理天下庶務
朝廷執政大臣非兼[illegible][illegible]有過於尚書者而禮

部尚書即古大宗伯之職亦禮乃其所掌神人以之
而治上下以之而和厥任甚重大也以尚書重職而
又兼大學士清銜非得才行兼優名實允稱之士其
何足以當 簡命之際豈有如臣者性資庸陋問學
荒疎叨官翰苑尋陞宮坊雖歷數任曾無寸補恭逢
皇上嗣登寶位以從 龍恩誼膺異渥不數年間進
副宮詹出貳銓部今年春再入翰林典司 誥勑玩
歲惕日又歷三時夙夜省循俯仰愧畏歷官三品以
位一考甚滿之則適際 聖恭恢進元臣[illegible]以
恩[illegible]衔品且當優之錫賚[illegible]

恩命非常自天而下本無勞效之可錄乃累資歷以
叙遷越分踰涯莫斯爲甚慙汗之至無地自容伏望
聖恩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官供職勉圖報效於將來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
卿學行老成事朕年久多效賢勞特兹加秩宜勉承
新命不允所辭欽此

自陳乞休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自陳不職乞 恩休致事臣以庸
劣遭際 聖明頃自銓曹擢兼翰長尋膺寵命晉陟
春卿仍兼翰林以司 誥勅仍居 宮端以掌印章

臣自受 命以來黽勉策勵期報涓埃而荏苒歲時
無補毫髮乃徒冒費大官之廩歲耗司農之粟捫心
揣分負愧懷憂欲退伏田里以苟免罪戾爲日久矣
兹者吏部舉行舊例奏 請考察庶官凡百執事皆
務一一得人以仰副 皇上循名責實簡用才賢之
盛意況乎官聯曳履之班任玷演 綸之直出入
禁密地位清華如臣之不肖豈可以久妨賢路哉用
是俯瀝懇誠仰瀆 聰聽伏望 聖慈特垂矜允亟
賜罷黜庶幾 上不爲知人之累下獲免尸素之斷
臣無任悲懼待罪祈 恩之至正德十年四月初六
日奉 聖旨卿學行老成輿望素著宜照舊用心供
職以副委任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自劾不職乞 恩求退以消天變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自劾不職乞 恩求退以消天變
事近該各處災異迭見致廑 聖心惕然警懼 特
諭內外臣工俾同脩省臣仰聆 德音憂惶無地竊
以自古禦災之道人君則側身脩行於上大臣則省
愆補過於下然後百工惟熙庶政克舉臣資性庸愚
學識淺陋第以遭際 聖明屢緣幸會倖官階至
于二品雖無大臣之才已竊大臣之位地居禁密職

任 綸言平日既不能敷宣 德意遇災又不能建
白忠謀徒冒 恩私久妨賢路況臣氣體素弱平生
多疾自今年二月以來肺疾欬嗽日增痿赤四支疲
困行步艱難凡臣之疾狀所共知論臣之才識既如
彼其劣論臣之精力又如此其衰其爲不職孰甚於
臣伏望 皇上特賜罷黜以爲瘝官曠職者之戒別
選賢俊代居臣位不惟使愚臣獲安素分苟免物議
而 朝廷之上所以消災變以回天意見於舉錯之
間者亦無不當矣臣冒犯 天威不勝恐懼待罪祈
恩俟 命之至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奏本月初

入日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典司誥勅今　上天垂
戒正宜同加脩省以副委任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欽此

辭免兼文淵閣大學士内閣辦事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辭免重任事近因内閣缺官該吏
部奉　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并六科十
三道官從公推舉堪任官三員而臣濫與推舉之例
節該欽奉　手勅禮部尚書蔣冕著兼文淵閣大學
士與梁儲每一同辦事欽此臣聞　命驚惭罔知攸
措竊惟我　朝内閣之臣實有股肱輔導之責　君

德資其涵養化機賴之贊襄職任匪輕選用不易必
有端毅之操足以鎮浮有明達之才足以成務文能
適用道足匡時備　顧問則必如古人之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代　王言則必如古人之推廣　德意通
達民隱與聞廢政則必如古人之見賢必薦而用舍
之際舉惬輿情遇事必諍而議擬之間盡合公論然
後上有以副　聖天子之知下有以慰士大夫之望
有如臣者賦質庸劣才何有於寸長遭時亨嘉仕每
需乎誤一遲久叨法從未能隨事納忠嘗貳銓衡不
過因人成事徒以積資累考遂爾冒　寵徽寀甫叨
學士之兼官遽辱樞宗之收擢祿既重而務則簡位
益崇而報尤微方欲謝之是虞何延登之致望豈意
列名薦剡濫被　恩綸俾兼文大學士之華階處以
文淵閣之重地分大過於望外愧切深於胷中熟自
揣量義當辭避伏望　聖慈允臣所請追寢　成命
別授備才庶不上累　知人之明下致妨賢之誚臣
無任惭悚激切祈　恩俟　命之至正德十一年九
月初二日奉　聖旨卿文學純深操存端慎内閣之
任輿論攸歸宜卽遵命供職以副簡用至意所辭不
允吏部知道欽此

同梁少師辭免　恩命奏

具官臣某等謹奏爲辭免　恩命事正德十六年五
月十六日該兵部送到謄黄欽奉　手勅前山西岢
嵐等處并遼東開原等處各有斬獲虜賊功次近日
四川等處又奏報大盗寧息内閣大臣贊謀定議致
有成功梁儲蔣冕毛紀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梁儲蔣冕還廕他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襲正千
戶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不勝惶汗竊惟論功行
固　朝廷之大恩而無功冒賞亦臣子之大戾切
比年以來宣府大同屢被虜賊侵犯去年七月

句羊口進入腹裏數百里內[illegible]
斗爾等處地方亦各連年損軍折將而四川筠連等
處土民因與邊夷爭占田土互相殺害致使隣近人
民横罹鋒刃仰頼　皇上英明神武仁覆天下以故
天心助順將士効力邊陲境土稍獲安寧臣等叨居
內閣曾無寸補　陛下不責其瘝官曠職之罪幸已
多矣況此駢蕃之錫濫非分之　恩廕臣等又安敢
冒昧登受以重招物議也哉又況我　祖宗之制武
階世廕必由軍功近時文臣子孫雖嘗有受廕為錦
衣千百戶者然或因提督軍務與將帥同事或因職

掌兵戎運籌書策厥功可錄者乃間有之固未聞文
臣供奉之官而可與督兵本兵之臣同受軍功之廕
賞者此臣等之所以揣心知分不敢冒昧登受者也
伏望　聖明俯垂　睿察收回　恩命庶俾臣等得
以稍安職分照舊供事不然則物議沸騰舊職且不
能自保　陛下其亦將焉用之哉臣等下情不勝懇
切祈望之至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
等忠誠體國朕所倚毗特加賞廕以酬勞績而乃具
疏辭免情詞懇切今勉從所請准辭世廕武職其錦
[illegible]不必辭該改廕文職事例吏部選[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完等查[illegible]
年內閣大臣廕授武職奏改文階事例具題奉　聖
旨是改廕文職事例係毋既查看明白大學士梁儲
廕他一子做尚寶司丞蔣冕一子做中書舍人都着
勉從朕意不必再辭欽此

再辭　恩廕奏

具官臣某謹奏為懇辭　恩廕事臣待罪內閣比因
邊境稍寧　聖恩覃布初承　特命世廕武階繼荷
新　恩改廕文職脤者又該吏部查例　上請節奉
聖旨蔣冕廕一子做中書舍人着勉從朕意不必再

辭欽此仰惟　陛下之於臣造化曲成萬物之　恩
一至於此且又　寵臣以勉從朕意之一言臣雖至
愚極陋亦豈不知上承　君父之命下為子孫之圖
而乃逡巡退遜不避再瀆以干雷霆不測之威者豈
無說哉誠以　恩逾其分心實不能以自安也況中
書舍人係近侍衙門官員先年內閣在任大臣雖曾
有廕子為此官者彼皆德望隆重勞績久著　恩非
濫及如臣庸劣無似且在任甫及九月未經久試臣
豈例受此　恩又況臣職忝密勿才乏匡持　朝[illegible]
多闕民困未甦拜稽踧踖於　殿陛之下而臣[illegible]

祿如常　警蹕傳呼於郊野之間而臣猶安[illegible]
進白未聞諫議無補有臣如此亦將焉用之顧乃從
于弁會例延世賞竟能泰然安之而不慚汗無地也
其用是俯瀝血誠仰干　洪造伏望　皇上特　賜
矜允收回　成命俾臣之心跡猶得以自明庶將來
或能圖報於萬一則寬假之　恩過於受蔭萬萬矣
臣不勝懇切俟　命之至正德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辭免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奏

具官臣某謹奏為辭免兼秩事正德十二年七月初
七日節該欽奉　手勑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蔣

冕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尚書仍舊欽此臣
聞　命惶懼罔知攸措竊惟保傅之官古今所重非
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之不得其人寧缺而不備可
也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臨御百官以六曹諸臣多
陟　宮保而臣叨官　內閣每逾常　朝其立班顧
居六曹諸臣之下又以內閣臣中既有師臣矣而保
傅之臣尚缺而不備也故一特誤　恩濫以及臣俾
之充位惟是保傅之官在文職為一品與其他尋常
階級不同非鉅勳碩德豈宜輕畀臣實何人乃致尚
此臣以衡少備員　內閣已非所堪今復俛而[illegible]

爵傳臣又陞輩　[illegible]仍秩春卿德薄位崇力小任
重白猶知其不可人豈謂之當然若不堅辭寧免大
咎伏望　皇上察臣子由衷之請施　天地從欲之
仁與其績用弗成然後納之譴責之中孰若罪戾未
深姑且措之安全之地收還　新命俾守舊官則臣
之感戴當不異於拜　恩荷寵之日矣臣干冒　天
威不勝恐懼俟　命之至正德十二年七月十一日
奉　聖旨朕以卿春坊舊學內閣良臣特加宮傅之
銜用稱倚毗之意成命已下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此

辭免加太子太傅第二奏

具官臣某謹奏為懇辭加秩事昨該臣誤承　恩命
具疏辭免區區所陳實出肝膈重煩　聖訓以懼以
慙尚有微忱冒干　天聽仰惟　皇上慎重名器不
輕與人臣備員內閣正宜上體　聖心裁抑僥倖以
定衆志豈可躬自叨冒而處非其據哉況我　國家
稽古建官　東宮三太與在廷三少名次雖後先不
同而品皆從一所以表率百寮為天下所具瞻者
祖宗以來非勳非舊未始輕授內閣大臣在　仁廟
時固有授以三少者當時加三楊中惟士奇及榮二

人雖漸之者德亦至　英廟御極之數年始授之其
後乃或有不書然者逮　英廟復辟後李賢最為
寵任亦在任既久始授以三少之職近十數年來則
或供事甫一兩月而遽爾加陞或在職未及一年而
遽爾超擢與　祖宗之時異矣然猶或因　恩例或
因考績尚皆有說也有如臣者性資凡庸材識卑下
於前楊李諸臣既無能為役比待罪內閣未能一年
叨官尚書仍須歷俸三四月始是三載考績之期今
顧一旦驟加以非常　恩命使人從而議之曰庸陋
如臣未經久試如臣乃亦得以濫竽如此竊恐　朝

廷名器將由臣一人而遂輕矣則臣寧不自此而得
罪於天下之公議哉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特　賜
矜可勿以　勅旨既行難於反汗俾臣仍守舊官勉
圖報稱幸無使臣品秩雖加而常時若有芒刺在背
則臣之感戴與加秩等　皇上之恩所以加於微臣
者真與　天地同其高厚矣臣屢犯　威嚴不勝乞
懼俟　命之至　同寅止之未上

乞因災異策免題本

具官臣某謹題為災異非常乞罷黜以答天譴事竊
照今年四五月以來[illegible]非常[illegible]　國
家根本之地陰雨連綿歷兩三月不止又雷擊神機
營旗杆鳳陽　祖宗興王之地雨久而多山水驟發
臨淮天長五河盱眙等縣軍民房屋牲畜穀麥盡被
衝塌田禾淹沒無存老稚男婦溺死者甚衆蘇松常
鎮嘉湖等府財賦所出之地四五十日內大雨如注
夏麥秋稻盡遭淹死淮揚南北襟喉之地自儀真北
至清河遠近一望茫無畔岸高低禾稼俱無形迹房
屋坍塌人畜漂溺難以數計淮安新舊城內駕船來
往居人老少半棲城上河堤決口阻壞船隻後幫糧
運無計前行湖廣荊襄諸處霪雨連旬江水泛漲人

民困苦不減去年京城內外并順天河間真保定等
府連日淫雨數十年來所未嘗有通州張家灣一帶
彌望皆水衝壞糧船漂流皇木不知其幾且每年漕
運糧米就使盡數運到京通二倉尚慮不足供用今
先到糧船既已沉溺數多後來糧船又未知何日可
到將來事勢誠有大可慮者臣輔導無狀實切憂惕
展轉以思義不容默伏望　皇上念災異之非常思
君道之當盡　新德勤政以回　天意布澤施惠以安
人心特　勅有司將被災州縣一應徵派盡行蠲免
被災人民量行賑卹尤望　皇上特按前代災異并

免大臣故事將臣罷歸田里別求經濟偉才代居重
任則臣今日雖難逭大瘝官曠職之罪而他日猶幸
免夫妨賢誤國之誅矣臣不勝激切俟 命之至正
德十二年八月 日

懇辭 恩命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辭 恩命事臣聞明主愛一嚬
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不可不慎也况乎 賞賚
之典 國家所以待有功者又豈可以泛及哉臣待
罪內閣尸位素餐出入禁垣足不履邊塞苦寒之地
討論文墨身不任戎馬馳驟之勞雖 皇仁遍及班

行在臣子豈無分限 錫賚旣兼乎銀幣武廕又及
於子孫非分之榮踰涯之 賜詎宜幸會叨此誤恩
臣臥病家居聞 命震恐已嘗具疏辭免未獲俯奉
俞音伏枕以思益增悚汗臣職慚輔導憂切曠瘝心
旣不能以自安義實不容於自受用是不避再瀆乎
犯 威嚴伏望 聖明俯 賜矜允收回 成命以
待有功使臣得以少安愚分暫養病軀庶 朝廷無
僭賞之失而愚臣亦免貪冒之愆矣臣不勝惶恐迫
切之至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七日 留中

自陳衰病乞休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自陳衰病乞 恩休致事臣聞
君子之事君也一日居乎其官則一日盡乎其職一
日不能盡乎其職則不敢一日居乎其官臣自今年
五月初一日感冒風邪得患傷寒病證填註門籍在
家調理今已兩月餘矣足不履 禁密之地耳不聞
機務之言深居房帷安臥牀第視世道之隆替民生
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
心顧乃飽食厚祿泰然自如是豈古君子事君之義
哉况臣才質庸劣學術荒疎平日旣素無匡持之能
病臥又豈有振奮之理伏枕思之慚汗無地心愈憂

而身愈病病益困而憂益深實不知所以自處伏望
聖慈察臣衷誠憫臣衰病放歸田里以保殘生則猶
可以竊知止之名而免妨賢之誚也臣不勝懇切仰
望祈 恩俟 命之至正德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奏
聖旨卿職居內閣德望老成今四方多事正期益殫
忠悃以副委任豈可引疾求退宜亟出供職再不必
辭吏部知道欽此

請追寢巡幸 手勅吉意以安人心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追寢成命以釋群疑以安 宗社
事臣備員內閣尸素無能[illegible] 聖駕出[illegible]

英廟出[illegible]征虜則誠爲國爲民剿除邊患非事巡遊
也然虜未及征已有土木之變當時群臣非不力諫
既於奸臣竟莫能止卒至生靈塗炭　國勢危疑彼
奸臣者初亦何嘗期於如此哉特以家在邊境欲邀
駕幸其家以爲鄉邦之榮故凡群臣勸留　聖駕
不必親征者一切不聽豈知　六飛北狩之後彼即
身膏草野宗族誅夷其禍若是之烈也使彼知前日
群臣之諫爲忠而力勸　先朝欣然嘉納停止　親
征斷然不行則　英廟何至有北狩之事而彼身家
之禍亦豈至有如前所云者哉方無事之時雖有忠

言常不見聽及至勢危事迫雖知忠言而欲聽之又
已無及於事自古及今往往皆然所以　英廟既留
居虜庭嘗與臣下追論其事亦曰朕爲奸臣所誤悔
之莫及　陛下天性英邁洞察古今於　英廟北狩
之事非不能知但恐左右之臣不肯詳爲　陛下言
耳　陛下舊歲久巡關外往來土木者已非一次使
聞　英廟北狩之事其始末如此必將惕然悔悟久
矣何至今日又行之　勅旨必欲征虜除盜足跡半
天下哉今各處水旱相仍人民貧窘公私蓄積所在
空虛一聞　聖駕將臨各欲預備進獻及供給軍馬

[illegible]費不免嚴刑峻罰搜取於民加以　扈從者所
[illegible]之處子女財帛恣意取之莫敢誰何先聲所至人
皆奔走逃匿惟恐或後　警蹕不待傳呼於其境而
人心先已洶洶不靖竊恐巡遊無幾而各處固已紛
紛擾擾不勝多事　陛下雖欲與邊庭將卒馳騁遊
馬任意而往豈可得哉且邊庭將卒之事　陛下豈
必人人皆如孝子順孫其始也不過獻諂希　恩是
以一切所行事無是非順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
響　陛下但喜其適情快意豈計其致患召災勢既
至此彼亦未必不知非善後之策特業已爲之又幸

其可以常常僥冒日且一日未必遽有他虞故寧一
意順承畧無違阻以苟目前之安儻或意外之變一
旦出於倉卒之間智者不暇爲謀勇者不暇效力彼
亦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陛下腹心親信之臣下
至環衛侍從之衆其間豈無忠肝義膽懷愛　君憂
國之心其智識亦或有及於此者朝思夕慮欲進忠
諫未及盡言已罹疏斥甚則首領不保者亦間有之
以故近臣人人自危不敢違忤非不慮他日累及於
[illegible]且先欲求免今日違忤之罪如此而欲巡遊天下
[illegible]民安然無事常如在禁御之內郊甸之中臣[illegible]

君[illegible]必近况所至之處醜虜乘間內侵姦宄伺隙[illegible]
羞爽轂下敵國舟中事變之來難以逆料況有臣所[illegible]
不忍盡言者言而至此寧不凜然寒心也哉臣又竊
念　陛下去年始出近郊繼至遠郊昔不久即歸輕
騎往來惟恐人知猶有守　祖訓畏公議之心後至
關外初因　郊祀歸甚奔　太皇太后之喪星夜馳
歸繼於一念敬　天尊　祖純誠至孝是以　郊祀
之夕　天心悅豫月星輝朗　几筵數旬衰麻哭踊
人心感動近者　太皇太后神主祔　廟禮行之初
雨雹暴至　傳制冊封鍾鳴之時風雨大作　天與

祖宗之意昭然可見　陛下猶不覺悟乃降　勅傳
旨信意而行　祖訓不暇遵人言不暇顧　天變於
上而不遑畏民怨於下而不遑恤不知　陛下何所
樂而爲此也又不知左右之臣誰爲　陛下畫此不
顧利害之謀也今連日清晨天色陰晦有如昏夜象
緯氛祲皆異常時　天心仁愛於此尤篤　陛下其
可真以　天變爲不足畏哉　陛下以天縱非常之
聖在　廷群臣乃不能致今日於唐虞三代視漢唐
宋以下顧猶有所不逮焉臣竊恥之故雖病困臥家
戚撫膺道[illegible]　國家大計誠不容默用是忘其[illegible]

陋昧死上言　陛下試以臣言驗之前代　本朝禁
之人情　天意則利害曉然莫逃於　聖鑒矣晉命
駕始出關離京未遠前項　手勅　旨意傳出未久
猶可反汗不行竊謂　國祚隆替　宗社安危　天
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幾皆決於此由此而上可治
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特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
耳伏望　陛下斷自　淵衷即日旋　蹕停止各處
巡幸斷然不行追寢前項　手勅　旨意以安人心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　聖意既定堅莫能回而以
臣言爲無足取則乞將臣削奪官職誅戮貶竄以正

誤　國之罪以謝天下臣忠憤所發言詞過激冒犯
天威無任隕越戰慄待罪俟　命之至　正德十三年
七月十六日　留中新政初　宣付史館

久病懇乞休致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久病不能供職懇乞休致事臣向
揣非才素無榮望伏蒙　皇上簡置內閣以來夙夜
兢兢恐遂顛躋非不欲勉策驚駑圖報萬分之一疢
疾侵凌不容牽強自舊冬以至今春上則痰火夜發
頭目眩暈下則腸胃虛滑洞泄無時又左臂麻木
或不能詘伸一觸風寒便覺疼痛勉强供事幾逾[illegible]

臣[illegible]滋蕈蒙舊恙復作加之閻門老稚病患相繼[illegible]
者[illegible]人外感內傷形神俱耗年衰力弱發汗過多氣
[illegible]奄奄爾然待盡仰荷 聖恩特遣太醫院官診視
[illegible]命內臣頒賜酒肉蔬米等物臣伏枕聞 命無
[illegible]自容具本乞休未蒙 俞允見今在家調理已經
[illegible]十餘日藥雖累服病未脫體精神困憊飲食減少
兩膝無力行步艱難前月恭遇 孝貞太后梓宮發
引 神主還京祔 廟臣皆不能隨班行禮近日恭
遇 聖駕巡遊先期百官集議於左順門臨期百官
奉送於東華門臣又不能隨衆効力至于 書命豬

告曾無一語軍國機務皆不與聞乃徒月糜亶廩時
叨橫 賜顧與在閣勤勞任事之臣無一不同捫心
內顧不能頃刻以自安也今四方多事 朝廷之上
百司庶府小大臣工孰不夙夜在公各勤乃職況於
文淵閣之重地大學士之親臣朝野具瞻政本攸繫
而乃在告累旬久曠厥職諄諄謝病數數乞歸夫[illegible]
臣之本心哉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勢誠有所不容
已也伏望 皇上憫臣抱痾之久察臣求退之誠曲
賜保全特垂矜允別求賢俊俾贊機衡才者進而[illegible]
[illegible]用而病者休則 國家無妨賢之患臣下

無竊祿之譏其於治道未必無所補也臣不勝[illegible]
激切祈 恩俟 命之至正德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奉 聖旨今多事之際卿豈可引疾求退宜即出供
職以副倚任再不必辭吏部知道欽此

陳情乞休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生長遠方
才識庸陋誤膺簡拔叨竊踰涯義當展盡尺寸忘軀
徇 國豈應輕爲去就柰何蒲柳弱質百疾交攻去
年夏秋間臥病在家經三月餘兩疏乞休未蒙 俞
允力疾供事歷冬而春勉強支撐僅免顛仆近者痰

氣陡作頭目眩暈動輒移時夜臥屢驚盜汗遍體腿
膝酸軟行步艱難雖每日趨 朝藥餌常不離口今
臥家僅爾數日神氣已甚薾然他人不知臣實自覺
恐於人世或不能久況敢靦顏班列之間蓋官高祿
厚而忠報則微故福過災生而陰譴莫贖君不力求
休退必將自速憂虞用是俯瀝血誠仰干 洪造伏
望 皇上察臣衷情實非矯僞憫臣衰體曲 賜保
全使得退伏故廬苟安愚分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陛下天地生成之仁尚何時而能忘也臣不勝懇切
仰望之至正德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奏 聖旨朝廷

委切倚任如何引疾求退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乞放歸養病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感謝　天恩乞賜矜憫調養病軀事伏念臣以庸劣遭際盛時早塵侍從之聯歷踐清華之任簡居内閣俾與政機尋沐誤　恩驟加宮傅躐處群賢之右叨隨三少之班在於孤蹤獲此殊遇心口相語慚汗靡寧誓殫一飯不忘之忠用畢九死莫移之志夙夜黽勉徒奮勵之不遑材質拘攣何諫猷之足取力陳愚悃乞返故廬期得謝以讓賢方閭門而待罪仰承　温旨俯　賜慰留仍　命内臣到

臣私第　錫以尚方之白粲重以大官之珍羞雖愚陋之無知豈忘感激苟疲駑之可策敢避捐糜第以枯朽之資不堪委寄之重　寵與憂而並至衰與病以交侵心甚急於趨　朝足尚艱於行路困臥牀枕披瀝肺肝截伸懇悃之誠敢避頻煩之瀆伏望　皇上少垂　淵鑒曲軫殘生亟推從欲之仁俾遂乞骸之願儻得棲身畎畝全三尺之病軀尚當擊壤康衢祝萬年之　聖壽臣無任激切哀祈之至正德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卿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亟出供職以副委任再不必辭吏部知道欽此

扈從至臨清乞隨便治病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乞　恩暫容調理事臣隨侍　聖駕南征行至臨清於本月十一日晚忽感風寒頭目眩暈手足酸軟近日以來加以虛火上攻痰氣喘急腸胃洞滑瀉痢無時飲食日減動履甚艱臣之病軀實難勉強伏望　皇上俯垂矜察容臣在途暫且隨便調理候痊可之日照常隨侍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正德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奏正德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偶有微疾宜沿途善自調理不妨供事該衙門知道欽此

卷之五終

湘皐集卷之六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奏疏

辭免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辭免恩命事正德十六年正月十七日節該吏部欽奉手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蔣冕三年考滿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餘仍舊與誥命欽此渙渥自天震驚無地伏念臣生身遐僻賦性顓愚不自意於遭逢遂致位於通顯備員內閣驟陟崇階數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既久而益增惟喘息之苟存徒衣冠之僅屬累歷中使錫賚有羞載遣官醫診視氣脉殞身莫報求退爲宜雖聖慈未忍於棄捐而庸劣深慙於尸素豈期歷俸一考遽爾進秩三孤加秘殿之隆名改地卿之峻秩誥命追崇於三代榮光下賁於重泉有何功能膺茲寵數雨露之於草木雖偏育而無遺名器之在朝廷貴關繫爲甚重官崇而德不稱恐譏議[illegible]恩[illegible]過優可詒公議姑容復職[illegible]切慮顧尤難

[illegible]使　累朝優禮文儒之典至微臣而暫停[illegible]自古駕馭豪傑之資於分亦以外服衆心伏望　皇上亟諶從欲之仁俯察由衷之請追寢前　命俾仍舊官凡臣此身未塡溝壑之年皆臣此生圖報涓埃之日臣不勝悚懼懇切之至正德十六年正月十八日奏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宏才懋德聲望素隆輔政忠誠隨事匡弼嘉謨日進裨益弘多特茲晉秩用酬勞勩宜勉承新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新政自陳乞罷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彰新政事仰惟我　太宗皇帝建置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者處其中俾之代言視草以宣　德意納誨勸請以專輔導左右顧問以決機務稽古纂述以示鑑戒直體　太祖皇帝罷中書省不立丞相而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之意凡內閣之臣得以與議者皆　朝廷之事所以其任甚重　仁宗皇帝又以本官學士兼殿閣大學士之上加以師傅保職銜亦　祖訓內所謂自古三公論道之意　列聖相承益[illegible]

[illegible]兼三孤　東宮三少往往加[illegible]於是官階愈崇而
職任愈重矣自非德望極一時之選者豈足以當是
任有如臣者生長遠方資質庸陋本無學術素之才
能在
憲宗朝偶叨科第濫竽翰林尋侍
孝宗於
經筵奉
武宗於
青宮備資歷級徧塵清貫遂爾
備員內閣不數年間僥倖至於前職問其官則三孤
矣問其階則一品矣職業所在顧不能少盡萬一臣
何人斯乃爾叨冒幸遇
皇上飛龍御極庶政一新
凡在百司庶府卑官末職皆欲一一得人何況保傅
之臣機密之任乃俾庸陋如臣者冒昧居之寧不爲

新政之累哉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特
賜矜允容
臣致仕歸處山林別選耆德重望衆所推服如近日
奉
旨起用謝遷輩與楊廷和毛紀等協贊維
新
之治必能上有以輔成
聖德下有以潤澤生民非
惟不孤
累朝委重之意抑亦允合人心舉措之公
則臣雖退伏畎畝之下亦不異於荣列班行之間矣
臣無任祈
恩俟
命之至正德十六年六月初六
日奉
聖旨卿以耆德重望輔政
先朝隨事納忠
公論推服比者受遺定策擁護匡持剗弊除姦有功
宗社朕初嗣位倚任方隆豈可遽求休退宜益勉勤
誠協贊維新之治用副朝廷眷注至意不允所辭吏
部知道欽此

陳乞歸田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
事臣以愚陋誤蒙
先帝簡命擢任內閣數年以來
素餐尸位既無格心之學上以輔養
君德又無濟
時之才下以拯救民窮況夫權姦相繼用事亂政雲
民蠱惑誘引巡遊無度臣於其時不能極力匡持以
肅
朝政固已蹴踖無地逮夫
鑾從南狩久滯留
都遠近騷然朝不謀夕臣於其間不能力請
迴鑾

以安人心尤切愧汗不勝誤
國負
君瘝官曠職
已自不釋人其謂何乃徒竊保傅之位冒輔導之名
臣心自知臣罪甚大今者幸遇
皇帝陛下膺天眷
命嗣承大統用賢納諫敬天勤民實千載難逢之會
羣才効力之時臣雖至愚寧不知感激
聖恩誓竭
涓塵用鄙少擄前過圖報於將來乃切切然遽求休
退亦非臣心之所忍也第以內閣政事本原之地天
下安危治亂所關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況今內而班
行之上外而山林之間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試以登
用孰不踰臣義敢自安不避冒昧伏望
聖明俯垂

[illegible]許放臣歸田以安愚分別任名德以慰
輿情在微臣且將閉門席槀以求省夫既往之愆在
朝廷又將得賢輔政以佐成夫維新之化一舉而兩
得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
二日奉　聖旨卿名德宏才中外推重　先帝初欲
南狩屢次跪門勸止又於行在力請迴鑾隨事匡救
人所共知朕初嗣位方資啓沃佐成新化何忍遽求
休退宜亟出供職用副倚注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
道欽此

乞罷黜以謝天下疏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乞　天恩亟　賜罷黜以謝天
下事臣近者抗疏乞休伏蒙　聖慈曲　賜慰留未
即　俞允繼因言官論列大臣去留係　朝廷輕重
謂臣具臣宜令致仕又荷　溫旨褒諭　恩禮過優
聞　命震驚敢復辭避實以空疎穉鄙委是不堪大
臣之任凡言官之論皆臣平日所嘗自訟者今固不
敢不盡其詞也臣聞大臣以輔君爲職輔君以格心
爲要是以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宋儒真德秀讀孟子
此章而贊之曰自有載籍以來其論大臣輔君之道
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者且歎後之名卿賢大夫往
往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又其後
也則但汲汲於事功之末而論治亂存亡不本於人
主之身雖規過亦有所不暇又推原其本以爲大學
不明之罪其說詳見於德秀所著讀書記中大臣輔
君之律令格式誠莫有要於此焉者也臣賦質庸陋
學無本原其於孟氏真氏所論大臣之道懵不能知
而備員內閣謬居大臣之位在　先帝朝不能稽古
正學引　君當道以致蠱惑誘引之計得行雖嘗屢

次隨同官諸臣因事納說而積誠未至蔽固益深及
夫　乘從南巡所在留滯移郊之罪僅免旋蹕之期
屢更跪門上章正救無策至今思之猶切自訟仰惟
皇上天縱聰明日新　聖德方將匹休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以與唐虞夏商周之治一時大臣啓心納誨
以上副　淵衷如古所稱者未爲無人以臣庸愚豈
可濫廁其列日夕自訟尤不遑安用是載瀝懇誠仰
干　洪造伏祈　聖鑒俯照愚衷宥臣既往尸素之
愆假臣此後優閒之寵特容致仕以畢餘生庶幾上
有以謝　先帝下有以謝天下矣臣不勝惓惓仰望

事臣自今月二十一月以來連章乞休屢荷　聖慈
曲垂慰諭自當扶衰供職仰體眷私詎容再以求去
爲請況今　聖政維新之初凡百臣工孰不踴躍自
奮願立于　朝如臣職忝論思官居　禁近每隨同
事二臣獻納議凝多見俯從體貌異常　恩禮優厚
非諸司百執事比又況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下及
愚臣見於近來慰諭　溫旨者尤不一而足既謂臣
邑從南巡隨事救正隱憂成疾又謂朕在藩邸已知
臣賢且有忠勤體　國嘉謀裨政及名德宏才正學
之褒而竭盡忠誠朝夕納誨方資啓沃佐新化之諭
尤惓惓不置累遣鴻臚寺官宣諭亟出又因科道諸
臣奏辯留臣節有你每說得是足見臺諫公論之
旨臣捧讀　溫旨祇拜　殊私感激俯伏不知涕泗
之橫流終夕徬徨如坐鍼氈不遑寧處前以一人欲
去臣而臣遂堅欲求去今以衆人共留臣而臣乃未
敢遽留　大恩至德未報涓埃犬馬之情不思顧戀
是果何故昏悖詩耗一至此極扎實以才薄位崇力
小任重竊自揣度誠無一可以仰荅　殊眷者況夫
祖宗創業艱難　國家事體重大　朝廷四方之極
君心萬化之原必　朝廷無不正而後可以正四方

必　君心得所養而後可以成萬化　聖學未在於
詩詞章句當致力於本原　聖治不止於禮文移
當深明夫體要　成憲必無一之不遵舊章必無一
之不由　初政善矣而愼終之道尤難大綱正矣而
衆目之舉未易天下尚多可虞之事人心當知不見
之圖民困未必盡甦邊塵未必無警輔導審勿之地
一或任非其人正大光明之業自此必爲所累如臣
庸劣安可冒昧以居與其顧戀　恩意黽勉復留且
將因循歲月曠職瘝官上無以副　九重之知下無
以慰衆人之望使今日諸臣欲留臣者又將轉而効
前日一人之欲去臣焉孰若堅持初志勇於退休則
猶可以竊附於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用是不避
屢瀆昧死自陳伏望　聖明特回　睿照俯察愚衷
念庸才難玷於　明時俾即日遽解夫重任物還其
分生得遂於投簪心匪無知死不忘於結草臣無任
懇切祈望之至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
旨內閣密勿之地正要委任得人卿以弘敷之器經
濟之學輔佐新政隨事納忠賢勞茂著朕心簡在臺
諫奏留意皆在此宜亟出與同事諸臣益竭忠誠共
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慰衆望愼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此

自陳乞罷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事臣忝以章句之儒濫竽侍從之列驟陞內閣晉陟三孤官以傅爲名必如古人傅之德義而後可以稱其職也臣往 先帝時臣從南衙往返經年目覩時事之日非生靈之重困而不能力請 迴鑾手鋤姦佞及夫旋蹕大內 先帝病既彌留又未忍上疏求歸乃循旦暮依依瞻戀 闕庭冀與群臣同心協力弘濟于艱難幸 天眷之有歸仰 聖皇之御極 乾坤再造

庶政一新耆碩俊英靡不登用臣獨尸素賢路久妨此臣所以捫心內愧不能[illegible]以自安也伏望 皇上察臣哀祈之情實非矯飾宥臣瘝職之罪特允退休使臣獲保殘骸偷安故土儻未即填溝壑尚當日與田夫野老歌詠 聖化以報天地生成之大德其爲感戴何可勝言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卿忠誠端亮內外推重 先帝初欲南巡屢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上疏跪門節次請回朕在藩邸具已知悉近來翊戴臣持功任社稷新政之初方倚[illegible]

遇至意慎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請因吳廷舉之愧亟賜罷黜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乞 天恩亟 賜罷黜以懲不職事臣昨以不職自陳懇祈罷免伏蒙 溫旨曲賜慰留且 命吏部宣諭 恩意隆洽雖碩德元勳朝廷所以褒寵之者亦不過是顧臣何人獲此 殊眷宜乎夕聞 命而朝造 朝也豈可再有陳說以瀆 聖聽哉獨念臣近因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自劾謂有愧古人者數端其一則指臣隨侍 先帝南行之事臣觀廷舉奏內陸完近已發遣王瓊見在監禁

梁儲前已致仕俱別無議處不待論說惟臣久汙內閣輔導無能靦顏班行尚未罷黜廷舉以此自愧稍不能安故入見之初首先論列蓋廷舉與臣同[illegible]廣西自布衣交好至今已四十年同第進士列官中外今亦三十五年每歲書問往來者凡數次前臣 扈從在途及抵南京廷舉亦有數書與臣其間多爲獎借之辭未嘗片語時事之及今乃追論前事蓋欲臣省愆既往以覬圖報將來既已失職於 先朝自當勇退於今日處臣朋友大義當然廷舉蓋將有志於古人之道今乃自以爲未能如古且用以自愧舉以

上聞又非獨盡處友之義尤欲盡事　君之忠也[illegible]
臣不亟掛冠解綬而歸尚爾尸位素餐而處非惟不
協於公議抑且有愧於臣心況臣體弱病多才微力
薄無補於治有妨於賢若復貪戀　明時實是虧損
名節用是不避煩瑣冒昧再陳伏望　皇上宥臣屢
瀆之愆察臣由衷之請亟降　俞旨特允歸休無任
感戴　天恩之至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在　先朝隨事納忠曲盡心力事朕以來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心嘉悅方隆委任吳廷舉一特
過激之言不必介意已有旨命吏部慰諭宜亟出供

職以副眷懷慎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以與吳廷舉面論之言上陳懇乞賜歇䟽
具官臣某謹奏為自陳衰病不職懇乞休退事近者
臣以扈從　先帝尸素失職連疏衷悃懇切求歸仰
荷　聖慈疊頒　温旨申之以　褒寵慰留之　諭
重之以委託倚任之辭　大德至仁有同天地臣非
草木寧不知恩尚復何言不出供職但臣稟受素弱
近日尤衰心氣怔忡頭目眩暈腰膝酸輭步履艱難
夜則盜汗遍身臥不安枕飲食減少精神恍惚繼未
[illegible]述昧禠實是不便　朝參多病曠官理宜罷黜況

臣所與吳廷舉面相論說亦謂掛冠解綬決當行其
所言今既以病廢職矣豈容不求去乎昨日節奉
聖諭吳廷舉一時過激之言不必介意臣捧誦涕流
雖父母之於子委曲慰諭亦不過是謹已拜稽受
命不當復以　上瀆獨廷舉與臣面相論說之語上
關　國家事體下關臣名節有不可不陳於　君父
之前者三日前廷舉特來臣家相訪臣謂廷舉爾既
有此藥石之言何若當時不先以見教使肯見教而
冕不能行則冕今日甘受責矣歟　君之罪矣冕既
倖入內閣未久　先帝即欲巡幸南海子[illegible]而巡幸

湯山大壩入遠而宣府陽和又遠而大同延綏諸處
自正德十二年春至十四年秋始有　親征之舉未
親征之前冕隨同官楊廷和毛紀等諫止巡幸諫止
威武大將軍稱號諫止火牌旗牌等項又以死力諫
不寫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勑書又放左順門文
武百官之前首斥逆賊江彬神周姓名而以大義面
責許泰後又諫止　親征凡此危言讜論不一而足
姑未暇詳論及　親征詔下力莫能回他人有方請
御寶而行者有請空頭　勑書數百道又欲出京之
後[illegible]王府　勑書者有欲以內外各衙門題[illegible]

皆齋赴行在擬　旨者晃皆極力止之始不果行設
者謂當時寧庶人宸濠尚未擒獲權姦意各有在設
使　御寶出京　王府　勑書在外可寫一應題奏
本可以在外擬　旨權姦意既有在何事不可行晃
於此舉或不能無微功也又　先帝至揚州因欽天
監奏正德十五年　郊祀日期欲於南京郊天晃以
南京舊壝則有　仁祖　太祖配位京師郊壇則有
太祖　太宗配位南北不同今　仁祖配位既不可
奉遷而北　太宗配位又不可奉遷而南不知倉卒
欲行　郊禮於我　二祖一宗果將何以配享天地

奏上始有另擇日來看之旨說者又謂若　先帝果
於南京　郊祀則將車轍馬跡遍於天下其年秋冬
安敢遠望　迴鑾晃於此舉亦或不能無微功也他
若在途及南京駐驆之後有因　孝貞太后祔享日
期迫近而論有因朝覲官久候京師而論有因殿試
進士而論有因西北二邊警報而論有因北直隸山
東盜起而論有因徐淮大水而論有因宸濠停泊洪
江恐生事變而論有因南京風霾災異而論有因南
京錦衣衛罪囚越獄而論有因都御史王守仁功大
不錄反欲見罪而論有因邊軍嗟怨而論有因宮馬

倒死數多而論有因錢糧草料缺乏而論[illegible]有
山等處怪異警動而論或手具章疏或口語權姦[illegible]
諄切切懇請　迴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屢次力請
雖未即時見允而旬月以後議定振旅還京之期至
於不穿皂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　旨若逼而亦未
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illegible]牌額則雖文武群臣守候
行禮而亦終不肯往凡此者豈可謂於治體世道
無少裨益哉古之人攀折殿檻碎首玉階者固有之
矣而安處朝堂默籌樽俎亦有能成安國家定社稷
之功者未可執一而論也晃雖庸鄙朴陋百不如人

而上於　朝廷下於上論此心實未忍負今乃不究
晃之用心不考晃之行事槩與他人例論豈得爲公
於人心是非之公乎廷舉語塞但云往事不必論況
爲君子乎爲小人臣又謂廷舉曰爾謂不能移書論
晃有愧於古者四人其引韓愈爭臣論歐陽修與范
司諫書意蓋欲晃隨事納忠未爲不善至朱熹與史
府書謂不爲張禹孔光爾亦信晃之必不肯爲張禹
孔光也獨陳瓘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附
今入　朝首疏論晃以示鄉里朋友無私交之意云
與陳瓘意同但曾布是[illegible]時宰[illegible]當[illegible]以朋[illegible]

爵市私恩故陳瓘特論之今之内閣學士不也吉戚
宰相爾之陛官皆是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内閣相干
誰敢以　朝廷之官職市一己之私恩乎爾何不相
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臣與廷舉鄉里朋友之間私
相辯論之言豈宜舉之上瀆　天聽特以廷舉有愧
於心未形於口者尚舉以爲言况臣爲其所愧面相
辯論之說上有關於　國家事體下有關於微臣名
節者乎此臣所以不容終默未免喋喋　上塵也臣
近日節奉　聖諭卿忠誠端亮内外推重　先帝初
欲南巡晏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上疏跪門

節次請回朕在藩邸具已知悉欽此昨又節奉　聖
諭卿在　先朝隨事納忠曲盡心力欽此伏讀前後
聖諭則是愚臣區區一念螻蟻微忱　聖明悉已洞
察固無待於喋喋　上塵但臣反覆思惟竊深愧汗
自以素行不孚雖鄉里朋友間亦因不能無疑至形
之章奏而况於天下之大後世之遠乎以是展轉再
三終不能已亦不自知其煩且瀆也是起愚悃既畢
達於　黼扆之前臣之殘骸敢遂乞於山林之下况
臣衰病瘝曠如前所云心雖有戀於　明時力實無
裨於　新政伏望　皇上察臣分量之已踰[illegible]

臣之既久特降　俞旨許臣退休俾臣得以[illegible]
[illegible]苟安愚分則　國是以定賢路無妨而臣區區[illegible]
一人之出處又有不足言者矣臣不勝懇切祈[illegible]恩
候　命之至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
朕在藩邸已知卿名近來益知卿用心行事之正覽
奏又具悉前後匡救事情忠誠懇到議論諄切無愧
古之名臣鴻臚寺還差官諭宣亟出供職展布四體
贊成嘉靖之治以副朝廷倚任至意不必固辭吏部
知道欽此

請留吳廷舉照舊供事疏

具官臣某謹奏爲陳情避嫌事昨該吏部欽奉　聖
旨吳廷舉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欽此緣吳廷舉先因
吏部會推奉　旨陞工部右侍郎未久改兵部右侍
郎　欽取來京入見之初自劾求免謂前此未曾移
書與臣愧不如古人之處朋友以爲不職臣因累疏
乞休俱蒙　溫旨慰留且遣吏部鴻臚寺官相繼宣
諭臣感荷　殊眷惶懼弗勝不得已扶曳病軀黽勉
入謝曾未移晷而吳廷舉改官南京之　命下矣廷
舉公差在外承召而來席不暇煖今又改南京兩京
各部事體相同官階無異由北改南　聖意所存

國體公議在焉臣不敢知特恐天下之人聞之於臣不能無少嫌疑妨賢之誚或及於臣則臣之心終不能自安矣伏望 皇上收回 成命容令廷舉照舊供事俾臣得與廷舉並立于 朝各務勉脩職業則在臣無可嫌可疑之情而在 朝廷有並用兼容之美矣臣不勝懇切祈請之至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兩京六部俱是重任都要得人吳廷舉已有成命了覽奏具見卿公忠體國至意吏部知道欽此

請罷黜以正大禮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正大禮事臣備員內閣與聞 朝廷大禮竊見 皇上加稱兩宮尊號必欲本生與所後並隆舉 朝力爭 天聽莫回臣與同官楊廷和等屢奏 御批捧誦再三極知 聖孝純篤情蓋出於甚不得已但反覆展轉晝夜以思事關萬世綱常有不容於阿徇曲從者寧忍不再三冒昧為 皇上言也本生父自古無稱帝者 興獻帝已加上 帝號矣本生毋稱太后則漢文帝之毋薄太后與定陶傅太后在藩國時皆有此稱如中山馮太后之類非即位後始加上也今興獻后已加稱 太后尊號矣然此猶有可諉者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 皇上嘗仰遵 慈命不敢固違也今 皇后之上又各欲加壹皇字務欲與所後 皇考孝宗敬皇帝 聖母慈壽皇太后彼此頡頏略無少遜是固出於 皇上之意矣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必欲如此行之則與漢哀帝平之政相去幾何將使董宏冷褒段猶等諂諛之論得以肆行莫忌而質安以下非正追崇之禮踵接於天下豈所望於聖世哉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闈之孝者莫若宋孝宗未聞其追崇所生也至於理宗

亦然所以孝宗得稱為孝理宗得稱為理千載而下史冊相傳以為美談雖英宗濮園追崇之議亦竟以衆論不同而寢以我 皇上聰明仁敬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今日議禮顧出英宗下臣官冒孤卿職忝輔導請如漢師丹宋呂誨等各議定陶濮園典禮不合策免辭職故事斷自 宸衷先將臣特 賜罷黜以為大臣不職之戒況臣近因雪後連日勉強趨朝感冒風寒見患痰嗽等症前在班行嗽不停聲衆共聞見年衰多病有誤機務重任理當致仕伏望聖慈統垂淵鑒亟賜矜允臣不勝感荷 天恩之至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　先朝舊
臣德望素著翊戴朕躬輔導忠懇新政之初方倚委
任豈可以微疾遽求休致所言大禮朕自當委曲裁
處宜亟出供職以副眷懷所辭不允該衙門知道

辭封爵疏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辭　恩命事嘉靖元年三月二
十五日節該吏兵二部欽奉　手勑朕入繼大統賴
爾內外文武勳戚大臣定策并迎立各宣忠悃保安
社稷今　山陵及　徽稱大禮事畢宜加殊恩以答
元功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忠義大節

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石餘官如故俱仍在內閣辦事欽此　寵命
忽頒驚惶失措亟撫心而內愧幾無地以自容竊惟
封爵之榮古今所重在　朝廷固不輕於錫予於臣
子孰敢冒於僥踰可緣幸會之逢遽望誤恩之忝仰
惟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以天潢之至親嗣大
統於　先帝上承　聖母之懿旨下得天下之歡心
乾坤有再造之功民物荷維新之化　山陵之事甫
畢　尊號之禮初成誕布　德音丕宣　殊典遂令
茅土之貴濫及草芥之微臣官冒孤卿職慚輔導才
薄力小任重秩崇方虞物議以爲　國蠹詎敢貪
天功以爲己力熟思己審堅遜爲宜況臣曩在　先
朝久尸榮祿邦有杌隉之勢人懷危疑之心始惟居
守乎空宮繼乃扈從於遠狩有言莫省欲去不能命
矢致於見危心徒切於望治豈謂垂老之日獲際太
平之辰縱雖歸骨泉臺如尚僥榮　朝著今乃爵列
公侯之次世衍子孫之傳食祿至千石之多誥券侈
同時之給仍供職於內閣更叨榮於舊銜　寵數出
於非常禮意曾無前比誰謂么麽之末品膺茲希闊
之　殊恩福過則災患必生器盈則顛危不免若不

披誠　君父必將立致禍殃爰瀝血忱仰干　洪造
伏望　皇上特垂淵鑒俯察微衷俾臣仍守舊官苟
安愚分行將力辭機務歸老山林則優容之私過於
寵假之賜多矣嘉靖元年四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
先朝舊臣德望素重當國勢危疑之際同定大策翊
戴朕躬計擒逆賊潛消禍變中外乂安功在　社稷
新政之初贊襄輔導隨事納忠備竭誠悃朕心嘉之
特加封爵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用副朕倚毗至意
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

再辭封爵疏

具官臣某謹[illegible]為[illegible]日乞 天恩懇切辭免封爵事
以近者 恩命非常日夕惶懼懇章求免 天聽未
回義甚難安不敢不昧死再陳情悃竊惟班爵酬功
固 朝廷之盛典瀝誠請 命尤臣子之至情敢避
再瀆之嫌不上由衷之懇伏念臣猥緣不學忝綴近
班夙受知於 先皇久叨官於內閣不幸鼎湖值遺
弓之變共欣代邸為奉璽之迎天命有歸 真主已
膺夫曆數人心胥慶 至仁深慰乎謳吟風雲雖共
喜於遭逢鱗翼敢自矜於攀附豈謂自天之命忽假
定策之名以代言視草之臣膺胙土分茅之貴事驟

驚於非分 恩特邁於常倫愧未效韓歐之忠於英
宗乃遽冒平勃之賞於文帝屏營踧踖俛仰慙惶竊
位妨賢久已難於擯棄循涯揣分誰復萌於僥踰
新命未還於 國家積憂必成夫疾病立塡溝壑禾
報不世之 殊恩雖在泉扃尚遺身後之永恨端拜
冕旒之下備申螻蟻之忱非 聖明曲賜夫矜從則
臧陋寧逃乎罪戾仰祈 淵鑒亟推從欲之仁 明
詔廷臣特寢罔功之賞不惟使臣免譏評於衆抑且
使臣省災咎於身誓竭犬馬之餘生仰答 乾坤之
大造臣不勝懽 天仰 聖懇切祈請之至嘉靖元

年四月初九日奏 聖旨[illegible]
大節明載朕躬除奸弭亂中外帖然并力一心不違
艱險近古 社稷之臣忠謀偉績朕所簡知加以封
爵實不為過而乃再疏辭免不允所請務勉受封以
表朕懷該部知道

辭爵第三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懇切陳情力辭封爵以安愚分事
仰惟我 皇上以天縱非常之聖嗣 祖宗列聖
之統上膺 天眷下得人心方 先帝遺命之頒
聖母懿旨之出臣雖與同官楊廷和毛紀等與聞其

事而實未嘗少效分寸之勞也 皇上今乃歸功臣
等特降 手勑假以定策之名進封伯爵臣已再疏
懇辭未蒙矜允 命下之日益切驚惶無功受賞人
孰不以為疑竊天之功已亦自知不可 聖恩所及
雖極覆載之難名臣義未安實切淵冰之欲隕愚誠
已悉 天聽未回徒屢貢於懇悃之章猶再煩於丁
寧之 旨惟未宜於理分輒仍冒於 威嚴苟免庶
愆已荷 恩憐之至敢緣幸會更叨封爵之榮念五
服五章命固不加於無德雖一嚬一笑人亦必特俟
有功況伯爵之疏封於名器為甚重與公侯而並[illegible]

超階品之常班今以懷爵優韓之舊閑僚乃與明[illegible]
[illegible]以裂章摘句之下士猥剖符於茅土犬馬之微勞
未聞少效虎龍之慶會已幸親逢與其使之負愧懷
憂凜然殃咎之將臨孰若使之安常守舊坦然職務
之姑盡此臣所以下瀝乎肝膈冀以上達於　宸旒
伏望　聖明特收渙汗之　恩俯遂勤惓之願事必
祈於得請心始獲於粗安使臣早遂一日之辭庶臣
早得免供一日之職倘　聖慈未遽允可俾愚衷恒
竊彷徨則臣惟有懇乞退休以謝瘝曠敢復仍前尸
素以速顛躓臣情切辭迫不勝惓惓祈　天俟　命

之至嘉靖元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禮待臣
下功疑惟重卿定策安邦除兇弭亂功在　社稷事
無可疑推恩加封義不爲過優有成命不必再辭勉
受前爵用表朕眷注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辭爵第四疏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切陳情辭免　恩命乞　賜罷
歸田里事近奉　手勑加封伯爵三疏辭免　俞旨
未頒日夕彷徨不安寢食竊惟　朝廷列爵以待非
常之功人臣苟居當守本然之分　恩既出於非[illegible]
情敢避於[illegible]陋雖至辭窮寧忘義讓伏念臣壯[illegible]

[illegible]識見昏宦叨歷於清班遘遇慶於內閣職稱[illegible]
[illegible]之重任無綠眾之微勞方　聖政維新之初正闡精
[illegible]治之日宜安蹇劣異避英賢豈可以一朝之誤
恩驟膺夫五等之高爵寵踰其分私情已自不安處
非其宜大義亦何能協[illegible]　詔旨駭奉功疑惟重之
論在愚懷慮罹德不稱服之災爵人於　朝初未下
諧於僉議無功以[illegible]　[illegible]詎可上冒天　殊私寵數雖
重於丘山臣身昔臨於淵谷非惟不敢祇承於　新
命抑且不能仍處大舊官敢乞殘骸歸耕故土伏望
皇上曲回　天聽少軫　睿慈念臣日侍　冕旒察

臣心非木石寧不知伯爵之可貴實本無勳庸之可
封哀下愚之不移徇素心之所欲特免冏功之賞丕
弘憫老之仁俾臣退處於山林得侶於樵牧則　國
家詔爵馭貴之典既不誤及於匪人微臣安分知止
之心亦可少白於天下一舉而兩得矣臣不勝惓惓
哀懇祈　天俟　命之至嘉靖元年四月十五日奉
聖旨卿功在　社稷封爵之加義不爲過而乃具疏
懇辭至于數四且欲避位乞歸似不念新政倚毗之
切朕知卿勞謙雅志然不可奪但報德酬功朕宜從
厚可不必至再[illegible]之前職以紓朕情用賛維新

[illegible]著該部使擬爵名來看欽此

辭爵第五疏

具官臣恭謹奏為激切陳情懇辭　恩命容令休致事臣伏見今之公卿大臣凡承　恩命有所辭讓多亦不過再三安則拜而受之不復辭矣臣近者力辭封爵章已至於四　上請解機務退處山林　聖心未回　宸眷益注非惟不允微臣所乞且令所司便擬爵名　聖諭下臨慚惶益切手足失墜魂魄驚翔揆之於心愈不能一日以自安矣況　聖諭又有報德酬功朕當從厚且有知卿勞謙雅志之褒臣本無

德可稱無功可錄無勞可謙而冒膺　天語丁寧假寵不一而足一至於此自敵已以下受之亦宜如何其為報也而況得此於　九重之上哉昔漢之丙吉因霍光援安世議所立奏記於光決定大策迎曾孫於掖庭立為宣帝自後絕口不道掖庭舊事宋之韓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二事載在漢書宋史列傳中彼二臣者於宣帝英宗皆真有保護翊戴之功而不自居[illegible]之勞謙可也今臣幸際　皇帝陛下飛龍御極[illegible]

一時方奉迎初承　先帝之遺命奉　聖母之[illegible]一應撰述　誥諭填寫　金符等項雖與同官楊廷和[illegible]紀等辦理其事而實皆本等代言視草之職務也分勞之有身本無勞則　恩命之下懇切辭免正事理之所當然非有而不居者也敢謂謙乎既無功德又匪勞謙則孰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冒受非分之　恩命哉況我　皇上以天序宜嗣之至親膺天眷非常之佑命自　毓德潛藩之時天下臣民固已歸心久矣豈待　上帝賓天之後而後知神器之有所屬哉比之漢宋二君固未可與今日例論丙吉韓

琦二臣亦非臣所得而髣髴其萬一者伏讀　聖諭至於感泣於是臣之心益不遑安而臣之身益莫知所措矣以是力辭之疏雖屢已　上塵而情出微衷實不容已輒敢因　聖諭之所及者而復冒昧懇[illegible]為　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特垂　淵鑒省閱臣之後所陳情懇察臣於此不安之事決無冒昧受寵之期特　命所司不必進擬爵名俾臣不冒無功之殊典於　清朝聽臣得歸垂盡之殘骸於故土皇上之　賜真與天地之覆載同一高厚之于冒天威不勝隕越俟　命之至[illegible]

[illegible]旨本　聖旨朕以報功宜厚已著定擬爵名來看
[illegible]勉受以紓朕情而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朕不
[illegible]特允辭封全卿廉讓之節還寫勅褒諭賜宴禮
[illegible]用表朕眷注至懷卿宜益竭忠誠賛成維新之治
[illegible]蔭卿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永遠世襲該部知道
欽此既而兵部覆議奏上有　旨仍廕一子五品文
職世襲竟與同官楊毛二公合辭陳情懇切祈免本
年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
之際卿等能同心協謀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早
次大策以安　宗社其將逆賊江彬捻惡負罪尚握

重兵心懷不軌謀為變亂[illegible]測卿等又能乘時擒獲不動
聲色潛消大變朕推[illegible]入朝嗣序繼統中外晏然[illegible]
濟艱難功勞懋著考之前史漢文帝宣帝繼承大[illegible]
之後亦嘗加封丞相陳平周勃樊噲蔡義等邑戶我
太宗皇帝以尚書茹瑺有然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
誠伯況大明律內明戊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
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勅加封爵義不容
過第重違卿等雅志已准辭免朕心怏然賜宴進[illegible]
及文武錄蔭略示朕報功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
必[illegible]為[illegible]以傷朕懷所辭不允該衙門知道欽此

懇辭封爵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再陳情悃懇乞　天恩辭免封爵
事臣以比來　恩命非常進退惶懼懇章辭免　天
聽尚高義賞難安不容不抹死再陳情悃竊惟　朝
廷懸封爵以待有功之臣人臣無可封之功則孰敢
冒受　朝廷之爵是故　上有誤恩以施於下則下
必懇請以歸於　上蓋必如是而後　朝廷爵賞之
施不至於或濫臣下禮義廉恥之維不至於有一之
或缺臣之誦此言也久矣仰惟　陛下以天縱非常
之聖人嗣　祖宗列聖之大統承　先帝之遺命受

聖母之懿旨方鼎湖　遺弓之日有代邸奉　璽之
迎當時遺命之頒　懿旨之出臣雖與同官楊廷和
毛紀等與聞其事然皆本等職分之所當為疇敢後
然竊天之功以為功也今　陛下乃歸功臣等特降
手勅假以定策之名進封伯爵我　國家之制人臣
之功不至於開拓土疆掃平僭逆建立所謂汗馬奇
勲未有進加封爵者況以循行數墨之臣叨司代言
視草之任盡其職分之所當為乃竊天之功以為功
冒膺封爵以與汗馬勲勞者並可不可乎　國初文
臣加授封爵有宅[illegible]惟幄功[illegible]石城[illegible]

者矣劉基之功何如其功也與基同月封忠勤伯[illegible]
[illegible]廣洋當時文臣得封僅此二人其後又有忠勤伯
茹瑺以靖難功封則在永樂時未聞爵及後裔他如
天順初有武功伯徐有貞以復辟封成化中有威寧
伯王越以破虜封尋皆削奪固不足言若乃興濟伯
楊善　英廟朝以在景泰初迎　駕功錫封亦僅傳
至其子惟正統中有靖遠伯王驥傳子以及孫曾今
日有新建伯王守仁一以平夷功一以討逆功前後
相去數十年纔此二人未始多見封爵之重蓋自
累朝已然豈獨今日之不宜輕授哉以臣庸愚備員

內閣在　先帝朝曠職瘝官為日已久雖　皇上天
度包容不忍即加斥譴而臣蚤夜之間未嘗不撫躬
自省以謂從前罪戾竟不知果將何逃今乃一旦忽
有此封爵之加豈臣區區愚慮之所敢及哉懇章已
陳　俞音尚閟伏讀前降　手勑捧誦不允　溫旨
且驚且憂心神惶惑勿謂封爵重典臣敢冒昧覬覦
惟是此　勑此　旨傳流遠近以臣姓名濫竽其列
使眾人驚疑議論紛起臣之罪戾益大且深愈不能
逃矣況當　聖政維新之時前此冗食瞀員冒濫爵
賞者紛然甚眾臣與同官楊廷和毛紀等固嘗[illegible]

[illegible]意悉心[illegible]處一切裁抑以絕僥倖今復自[illegible]
寵不顧眾論是非失去禮義廉恥之維以冒　朝廷
[illegible]爵　國體政要關繫匪輕義實不能一日以自安
也用是不避屢瀆之嫌備述　累朝之事再瀝血誠
上塵　睿聽伏望　聖明特賜矜允收回　成命俾
臣獲安常分仍守舊官甚言竭犬馬之誠上報　乾坤
之德臣不勝懇切祈請之至嘉靖元年四月　日

茹瑺封忠勤伯考之永樂實錄及吏部累朝公侯伯
脚色文移皆然前奏所奉批荅作忠誠伯其曰[illegible]
東費　公視草或別有所據也○此本未上

卷之六終

湘皋集卷之七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illegible]輯

奏疏

自陳求退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自陳不職懇乞休致事臣以庸劣
備員內閣冒居保傅之官竊自揣量力不勝任屢疏
自陳懇乞休退節次荷蒙　皇上溫旨[illegible]諭未遂允
從日夕兢兢不遑寧處心口相[illegible]用報
聖恩之萬一柰何才識淺陋不足以任事[illegible]學荒疎

不足以代言辭之體要無以宣　皇猷論失公平無
以定國是　九重之勵精徒切一事之猷替無聞況
自去年七月以來天象屢變災異相仍民窮盜起時
事方殷曾不能少出謀猷以紓宵旰惓惓之慮其為
不職孰大於此又況臣稟賦薄弱素有羸疾年老氣
虛百病交侵旬日之前偶因痰嗽吐血數口幾至委
頓昨者分獻郊壇奉迎　聖駕僅能成禮一二日來
腰膝酸痛精力疲憊動履艱苦寸步莫前衰殘昏憒
臣甚一日今賢俊滿　朝豈少一羸疾無用之老若
不披瀝肝膽懇乞退休徒竊輔導之虛名有誤機[illegible]
之重務妨賢負　國其罪將有不可贖者寧不畏乎
生而盡棄之哉伏望　聖明俯鑒微衷亟　賜矜可
容臣休致以安愚分以畢殘生別求者俊代居論思
密勿之任俾其與在任同事諸臣朝夕左右從容獻
納輔德格心共成嘉靖太平之治豈非愚臣之至願
哉臣不勝祈　天仰　聖懇切祝望之至嘉靖二年
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累朝勳舊德望素隆贊理
天工多施勞勩勿以人言見沮忠義便當亟出供職
以副朕懷吏部知道欽此時言官有論及內閣同事者非以謂冕　批答有謂
勿以人言見沮忠義之論蓋緊論也

乞罷機務放歸田里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懇切自陳乞罷機務放歸田里事
竊惟　朝廷政務日有萬幾固不可一日或廢稽延
尤不可一事不加慎重奉行稍緩一日而事或少留
思慮未周一事而處或未當則將妨政害治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我　祖宗設文淵閣以處文學老成之
臣與之圖議天下之事內外文武諸司章奏無一不
使與聞或親[illegible]　萬乘之尊臨幸閣中或　聖駕所
至之處　宣召諸臣不特入見　累朝具有故事
君臣上下心孚意契無一日而不相親無一[illegible]

與議是以政無留滯而天下蒙其福若過 聖明仁
御頃自郊祀禮成而還昧爽臨朝勵精政事不意臣
與同事諸臣偶爾一時各以事在告自本年正月十
四日後三日之內無一人赴閣供職蓋自永樂年間
以來無此事也致廑 聖慮遣官宣慰該鴻臚寺官
半月之間兩至臣家臣以此悚懼不安本月十五日
具本自陳懇乞休致次日奉 聖旨卿 累朝勳舊
德望素隆贊理天工多施勞勩勿以人言見沮忠義
便當亟出供職以副朕懷欽此既而又蒙 聖恩遣
內官監右少監晏斌親至臣家催臣速出堅欲守候

即日趨 朝而前此又蒙遣鴻臚寺卿魏璄慰諭宣
召自天有 命至再至三優假之 恩一至於此豈
宜復有辭避以重違 命之欲誠以政事樞機之地
關繫甚重一日不能供其事則固不敢一日居乎其
官況臣平素叨冒雖久尚猶有可諉者曰精力或能
支持今既衰頹甚矣又何敢頃刻以自安哉用是不
避褻瀆再申前懇伏望 皇上少垂廣鑒亟降 俞
旨罷臣機務放歸田里勿使天下後世議者謂文淵
閣重地妨政誤事自臣愚今日始則豈獨臣愚一人
之幸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嘉靖

[illegible]年正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有功 社稷簡[illegible]
心輔機重務方隆委任近以人言相涉乃與同官[illegible]
疾引避連日俱不赴閣供職朝廷政事誰與圖議朕
甚不悅已屢遣官宣諭催促而猶堅臥懇辭大臣體
國似不如此宜即日亟出以副朕懷所辭不允吏部
知道欽此

謝恩題本

具官臣某謹題為謝 恩事臣於本年正月十七日
具本乞休本月十九日節該欽奉 聖旨卿與同官
連日俱不赴閣供職已屢遣官宣諭催促宜即日亟

出以副朕懷欽此昨日又蒙 聖恩遣內官監右少
監羅雍枉臨臣家催出供職蓋自本月十六日至今
五六日間已屢廑 聖明眷念再遣內臣宣諭閭巷
[illegible]閭縉紳驚歎咸謂 皇上假寵儒臣禮數優異
降恩大德天高地厚臣雖至愚極陋寧不知感激非
常之遇撫揣涓埃圖報萬一但臣委實餘齡無幾宿
疾未瘳外而四肢腿膝既艱於動履內而五臟心神
尤極於驚忡 皇仁雖務於優容臣力實難於鞭策
儻矜臣乞骸之請獲免臣曠職之愆非惟深愜犬私
情亦以允諧於僉議謹因陳謝伏冀 慈憐[illegible]

無任激切屛營之至嘉靖二年正月二十日奉　聖
旨朕念卿不置屢遣官宣諭早出以示推心委任之
誠卿乃稱疾偃蹇高卧朕甚疑焉宜即日亟出供職
以慰朕懷勿煩再召吏部知道欽此

謝遣官宣召題本

具官臣某謹題為謝　恩事本日伏蒙　聖恩遣内
織染局右副使郭宣至臣所居宣諭即日速出供職
伏枕聞　命稽首拜　恩中使傳宣已至再三微臣
圖報未殫萬一徒爾瞻天而仰　聖未能力疾以趨
朝謹具題謝　恩伏惟　聖明鑒察臣無任激切屛

營之至嘉靖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求退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乞　恩求退事臣聞龠合之量強
而實以斗斛之儲必溢而傾力不足以勝匹雛強之
以舉烏獲之任必顛頓困踣不至於斃而不已况
國家機務關繫天下安危生靈休戚者乎無大受之
器無任重之才昌昧嘗試為日既久非不自知其不
堪也猶且侈然安之日黽勉以從事焉豈人臣陳力
止於不能之義哉臣生長遐荒粗知章句偶叨科第
遂玷班行年除歲遷濫竽内閣倖至于極品性資

[illegible]任足以人受舉措輕率才又不足以任[illegible]
[illegible]心常自愧怍　先朝累疏陳情未遂[illegible]
[illegible]恭遇　皇上膺天眷命嗣承　祖宗大統[illegible]
[illegible]能一新政理以臣庸劣分宜罷黜連年懇請尚閟
命音顧蒙假寵益隆任遇非不欲俛竭涓埃仰以少
[illegible]山海才微力弱燥臏日多龠合已溢匹雛亦不能
[illegible]備日吸吸然懼以客勿贊襄自詭回顧于中臣亦
自愧無能陳力而不知止也伏望　皇上宥臣尸素
之愆察臣悃愊之懇特降　睿旨容臣退休凡臣未
坊淵壑之年皆臣感荷　聖恩之日也臣曷勝懇切

祈請之至嘉靖三年二月十六日奏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德望素隆忠勤懋著密勿重地方切委任豈
可遽求休退宜即出供職以副朕倚注至意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欽此

自陳失職求罷疏

具官臣某謹奏為自陳衰病乞　賜罷黜以彰不職
事臣聞古人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
内閣與聞大政議擬之間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
不一而足其為不職甚矣誤　國負　君義當[illegible]
𠏉川以求伐　皇上欲加稱　本上迨丹[illegible]

[illegible]禮儀　尊號敕諭已行恭上冊寶亦擇定日期
因無容議惟建室之議今猶未有當　上意者方
勑旨之未行也伏蒙　皇上召諭平臺又累遣司禮
監太監張佐等至內閣宣諭前後多至十六七次臣
與同官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百言大畧謂　皇
上命加　尊號之初佐等奉　命一日之內四次至
閣及召諭後半日之間又三次至閣其時皆有非常
風霾之變蓋　上天以此警動　聖心其事正與元
年春　郊祀禮成　駕甫還宮而　清寧宮後殿災
同一仁愛之至仰惟　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

親倫序天與人歸固不待贅然非　聖母昭聖慈壽
皇太后懿旨傳　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所受命而
授受大義不明今既受命於　武宗則即嗣　武宗
之統為　武宗之後以奉　宗廟既後　武宗而
受一統之天下則當如春秋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　先帝以子道自處特
兄弟之名有不容紊者故但　兄武宗　考孝宗
母昭聖而於　孝廟　武廟皆稱　嗣皇帝稱臣稱
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稱號之間未可
混然無別理當慎重既而特頒　御批欲為　本生
父立廟　奉先殿側責臣等不能將順議擬臣等
極言其不可且望　皇上思　武宗授受之義
昭聖定策之恩專意正統以安　宗社已嘗備以前
言面奏及佐等附奏節蒙　聖諭朕於正統大義未
敢有遺則　聖心固已洞燭臣等之愚言矣及禮部
會官議上又節該奉　旨有與古哀等帝王不同之
諭臣竊以謂漢哀等帝夫人皆羞稱之　皇上豈真
欲與之較量同異乎蓋　聖心灼見彼之非禮而決
不肯少效其所為也臣請為　皇上終言之自古人
君嗣承天位謂之承祧踐阼祧謂宗祧阼謂廟之阼

階皆主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
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千六七百年未
有為本生父立廟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統為叔
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原葬廣明苑北謂之奉
明園光武掃平僭亂奮然崛起蓋取天下於新莽非
繼正統於平嬰一闡張純朱浮建議即尊事太宗繼
體元帝降其私親四世祠于原葬之地章陵宋英宗
所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我　皇上先年有
旨立祠安陸其事與漢之宣帝光武宋之英宗適同
禮雖非正猶有可議今乃宣帝光武英宗之所不如矣

豈臣愚所望於　皇上哉　孝宗皇帝欲奉安
孝肅太后神主於　奉慈殿嘗面諭大學士劉健李
東陽謝遷曰　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
僭差又曰事當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大哉
皇言真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蓋成化二十三年因
奉安　孝穆太后神主始倣周人立廟祀姜嫄之制
建　奉慈殿至弘治十七年　孝肅崩遊其　神主
本當祔享　英廟先於成化四年已有定議　孝宗
猶謂不合古禮且云　孝肅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
何敢忘但一人之私耳不可從朕壞起乃亦奉安

孝肅神主于　奉慈殿　孝宗聖孝高出前古此所
以爲聖人也以　二太后神主本該祔享　太廟
孝宗猶不敢違於古禮況今日建室之議其可不求
合於古禮哉惟我　皇上既後　武宗而繼其統以
考　孝宗祇奉　武宗以上　祖宗列聖之祀則
大宗廟祀身既主之今又欲兼奉小宗廟祀情既重
於　所生義必不專於　所後　孝宗　武宗在天
之靈果將誰託乎　祖宗列聖神靈必不能安竊恐
獻帝神靈亦將不能安雖　聖心亦自不能安今
日天下受於　武宗蓋天之曆數自茂[illegible]

傳於　憲祖　孝考以及　武宗非傳於　獻[illegible]
獻帝生前止受王封身後始加　帝號生既未帝豈
可沒而廟祀大內之中雖　本生之恩至重室大尊
崇稱號已極至而無以加今又建室則將置　孝宗
武宗於何地而　武宗承於　孝宗之統其孰繼之
蓋繼統即所以爲後主祀即所以繼統大宗小宗非
可以一身兼爲其後兼繼其統兼主其祀者考之聖
經質之古禮已該臣等言之九卿言之翰林科道部
寺等官言之　皇上柰何一切拒之而不聽哉近該
禮部尚書汪俊乞休乃遽允其還鄉南京刑部主事

桂萼張璁有言乃　命會官併議且各行取來京其
日天氣本是晴明午後陡變爲陰晦至暮而風霾大
甚不異於前月之二十二日且自前月二十二日至
今正衆論紛紜之際陰翳風霾殆無虛日　天心仁
愛尤極惓惓蓋言者改稱　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
得罪於　祖宗已甚雖　聖心未嘗惑於其言而上
天猶諄諄然以此致警悟之意皇上其可不思所以
奉慰　祖宗之心以上回　天意哉臣官冒孤卿職
慙臣正積誠未至不能上格　淵衷不職之誅萬[illegible]
[illegible]頒施行之上況臣近數月來[illegible]

三宗皆稱嗣皇帝臣其昭告猶爲不失此意於宣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宣之猶子也叔父之於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況宣之於穆本弟之於兄乎故弟之於兄叔父之於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者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兄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於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舉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焉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於宗祝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

十五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二人仲康之於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三十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於兄亦何以異於子之於父哉春秋書曰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illegible]

而[illegible]兄[illegible]國[illegible]則此義況行天下者[illegible]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例以君臣之道而乃不廢兄弟之名同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於亂乎獨不記僖躋於閔臣子一例之說乎由前之說則兄爲弟後既可以行於國君由今之說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於卿大夫乎不知[illegible]雖例以君臣而名不廢於兄弟則雖有天下[illegible]無不可行而況於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illegible]哉又春秋於定公八年書從祀先

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文公逆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爲順祀也劉原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則直稱僖爲子謂閔爲父而兄爲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於父子矣況弟爲兄後者乎漢[illegible]引閔僖二公事以斷殤順二帝昭穆之序[illegible]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亦因以君臣例之誠有得於春秋之義矣自漢[illegible]以兄弟不得相入廟今其弟中山王[illegible]上於是兄終弟及之

典不復見於世唐之敬文武三宗雖相繼以
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　武宗皇
帝遵奉　祖訓而親挈神器以授之於我　皇
上者也念　大統之所由傳思大義之所當盡
據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
之不明此義者乃曰　皇上由宗藩入繼　大
統與宋之英宗素養育於宮中者不同不思舍
所生而後所繼大統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
以父道事之矣豈爲其有養育之恩哉特兄弟
之名自有不容泯焉者耳又曰　孝宗有　武

宗爲之後矣今乃又後於　孝宗　武宗無後
矣今顧不爲之後不思嗣　武宗之統即爲
武宗之後既後　武宗即繼　武宗而子於
孝宗正如　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
武宗而直上嗣夫　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即
當後之嗣其統即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　武
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既明則以兄而父事之不
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illegible]八
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
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

儀之盛稱謂之等一一皆有[illegible]以副禮[illegible]以[illegible]
情合乎天理之正即[illegible]
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
知重大宗也旁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
暇顧矣使今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爲後之
義不專矣揆之於道夫豈順乎度之於禮夫豈
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議講於漢明
帝之詔行於魏程子之論著於宋雖言之淺深
義之精粗未可以槩論皆有得於春秋之旨者
也議禮之臣上法三代下則兼取漢魏唐宋以

來行之而善者用之於今日庶幾不失聖人春
秋之義矣

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説兄弟傳
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
禮之正法由熹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
之説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
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名臣大儒爲人後之議

漢宣帝初即位詔議故太子謚有司之奏[illegible]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illegible]

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
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陶共皇稱
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真氏取丹
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
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蓋此語雖創
見於公羊高春秋傳中而實本於儀禮古之治
禮者世守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
事亦曰當時濮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
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
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事未嘗不以此言爲
準

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
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於父有當爲後者
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
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既繼其統系即承
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
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
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於禮爲人
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

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濮議答曰歐陽修之說
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
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
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
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
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
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
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

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謂之
間自有不得而同者大宗正統義固有所事
也

一宋孝宗理宗於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
生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

宋高宗既立孝宗爲皇太子封皇太子所生父
子偁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理宗既後寧
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所生母全氏
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四十年於其所生
父母並無別樣稱呼之事

臣謹按孝宗於其所後父高宗及所後父[illegible]

太后最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孝其後理宗亦
以專意正統於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理不
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
萬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嘉靖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奏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
旨朕欲 本生雖欲兼盡至情然於爲後 大宗之
義未嘗有間覽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議禮失職懇求休退奏

具官臣某謹奏爲乞 恩懇求休退事臣近者自陳
衰病懇乞罷歸伏蒙 聖慈特降 温綸未 賜矜

允具 命鴻臚寺少卿鄭紳齎至臣家宣諭即出臣
隨於次日早 陛見謝 恩謹如 聖諭扶曳病軀
進闕供職臣雖愚昧心非木石寧不知仰戴 殊恩
勉圖報稱何敢輕爲進退以孤 九重之眷注哉況
臣所論大禮節奉 御批朕於爲後 大宗之義未
嘗有間小大臣工孰不仰歎我 皇上專意 正統
孝養 宮闈之盛美自古帝王由宗藩入繼大統而
能盡宮闈之孝者莫如宋孝宗其於所後母吳太后
嘗加稱壽聖齊明廣慈六字之號今我 皇上加稱
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尊號其事正與之同
皇上之孝無異於宋孝宗之孝矣 冊寶既上 詔
諭已頒義專隆於大統禮兼盡夫至情雖千百席書
輩行取到京必不敢復肆異說以惑 聖聰無庸再
瀆惟修飾空室以盡追孝禮儀恭該禮部奉 旨欲
會臣等議擬臣竊以爲自漢至今歷千數百年未有
行此禮者而今日乃欲創行之則議之不可以不審
處之不可以不愼必稽於公論必考於古典上必體
夫 天意下必順乎人心然後 祖宗列聖以暨我
孝宗 武宗 獻帝神靈無一不安豈可偶因一二
人任情遠禮之言而遽欲斷然行之不容再議也哉

使 獻帝神靈稍有不安則 九廟神靈必將不能
安 皇上聖心稍有不安則 祖宗列聖暨我 孝
宗 武宗之心亦必不能安矣仰惟 皇上聖性聰
明得於天縱雖云追孝本生未嘗有遺正統今但修
飾空室則室已不必創建特因見有者修之飾之而
已臣知 聖心於此亦固有不能自安者所以不曰
立廟亦不曰建室惟曰修飾空室以時追慕焉豈非
以 宗廟之祀躬自主之乃禮之正而修飾空室以
特追慕特情有不能自已者乎以禮抑情用以上慰
九廟在天之靈使 太宗正統義必致專而無所分

爲則　聖心自無不安者矣今推崇　尊號既盡已
極不可復加蓋前古所未聞而今日所創見在　聖
孝已爲極盡於　聖情已爲過厚則修飾空室禮儀
給罷議焉可也乃必欲行之使天下後世謂臣等不
能據經守義誤　皇上有此非禮之舉臣雖委骨九
泉目亦不得瞑矣該修飾空室之　旨既下文武群
臣孰不仰怵　天威恐懼待罪其夕即無風而霾次
日早尤甚方群臣侍　朝特黃塵蔽天而下遍地皆
是凡有目者莫不見之天與　祖宗列聖之心昭然
可畏　皇上寧可不思所以致此災變之由也哉思

之而又思焉務求所以合公論協人心準古禮以上
回　天意特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所有前項禮
儀乞免令臣等會議以全　皇上專意祇奉　宗廟
之大孝實臣愚之所惓惓致望於　聖明者也況席
書等所論推崇祀享之事與臣平日所論無一語不
冰炭相反今彼數人者既先後取來則臣之當退無
可疑者臣老病侵尋日甚一日今又頭目眩暈瞻視
失常腿膝酸軟步履甚艱夜則盜汗遍體晨則便血
無時氣益弱而身益衰委實鞭策不前有負任使用
之不避屢瀆敢此再陳伏望　皇上諒臣素願豈不

戀於　聖明察臣愚衷豈不感於　恩遇緊其義有
未安憫其情非獲已特垂　睿照賜以殘骸俾歸老
于故丘庶粗全於晚節則凡溝壑未塡之日皆荷
乾坤再造之仁矣臣無任祈　恩俟　命之至嘉靖
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奏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内
閣重臣職居輔導正宜多事之際竭盡忠誠引疾求
退如何又牽大禮災異爲由忽歸朕躬故言乞辭豈
大臣事君之道似失任守有負重託特允所請有司
月給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寫勅着馳驛去前
次有旨論功恩廕恩典等項吏兵二部還議了來說

該衙門知道欽此

致仕後謝　恩奏

致仕某官臣某謹奏爲謝　恩事本年四月二十日
臣以疾塡註門籍在家調理至二十二日具奏乞休
節奉　聖旨特允所請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人夫
六名應用寫勅着馳驛去欽此竊念臣以庸愚濫竽
内閣朝夕瘝曠無補絲毫頃乃屢以衰疾上瀆　宸
聰懇乞退休每蒙慰諭　聖皇之眷注甚渥微臣之
下愚不移　天鑒孔昭特荷　俞允且又　寵以璽
書許之乘傳人夫月米給在有司注藏　殊恩實倍

常品況臣乞免會議修玄禮儀未奉　明旨之先亦部不知且未遑訪議本月二十六日輒以臣職名開具會同上請致臣於玆一事未經旬日二三其説仰荷　至仁不加詰責其爲寛假未易具陳感戴之私匪言可喻雖餘生之無幾誓飲德以終天曷其有窮也臣見今便血不止腿膝酸軟未能躬謝　殿廷除望　闕叩頭外謹具奏謝　恩嘉靖三年五月初二日奏本月初四日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

辭免世廕錦衣衛指揮同知奏

致仕某官臣某謹奏爲辭免　恩命事近者伏蒙

聖恩允臣休退已　陛辭出京即與家老稚同乘賜舟南行本月二十日舟至河西水驛前准兵部咨該吏部等部會題節奉　聖旨蔣冕勞勣異常既辭免封爵照前旨廕一子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欽此仰承　恩命實切驚惶微臣已歸老於山林　聖主尚留神於齒錄特令廕叙延及子孫惟是武階之選除皆由軍功之推擢顧念疎鄙文墨之職遂同艱危汗馬之勞以環衛三品之官爲儒臣奕世之　寵本無勞勣乃云勞勣異常久玷政機不謂政機有誤可因爵雖荷允辭世廕恩綸尤屢屢降惘卻懔命訖愧恩命以荷安敢避煩瀆之嫌冒瀆高明之聽伏望　皇上收回新命郊賜有功俾　朝廷之敷布爵賞既盡酬勸之公愚臣雖遠去　闕廷亦免叨冒之誚矣臣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奏本年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鄉前次累疏辭免封爵已從所請近因休致特令所司查議給與世廕以示朝廷優禮舊臣至意已有成命了不允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卷之七　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附錄

召見慰諭口謝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御文華殿　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至　御座前
上宣諭曰先生每為國勤劳宜安心辦事臣等三人
叩首訖謝云　陛下聖政更新臣等奉行惟知守法
不顧怨謗以致流言上瀆　聖明慰諭照察臣等不
勝幸甚　上復宣諭云知道了與茶㮣斯大臣中有被科道官彈
劾下獄者專歸咎於石齋楊公特疏論列楊公亦
雖疏辯白暗痛中特歷宣諭固波累荼晃及㕘
卷毛公　集之德至矣哉◎

召對平臺嘉靖二年五月十八日

是日朝罷　召臣廷和臣冕由東角門入至平臺
謹身殿東後左門之左也　上御煖閣及門張司禮
佐承　旨呼來臣等應之如　文華殿後日講之儀
入門叩頭者三　上曰前乃稍進去　御座僅尺許
上親授臣廷和手勑一通諭臣等曰是孝道事先生
每將去行臣等叩頭訖共展讀之其辭曰　諭大學
士楊廷和等朕承　天命入奉　宗祧自即位以來
奉　大法　祖恭侍　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日
忽朕本生　父興獻帝　母興國太后雖　帝后之
稱禮養於天下未遂朕心矣今尊朕　父興獻帝為
興獻皇帝　母興國太后為　皇太后其尊號字稱
并勑諭卿等便寫擬來看施行朕以答　劬育罔極
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再勿固執　宸翰也臣
等又叩頭訖臣廷和言曰臣等欽承　上命敢不遵
奉但此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在舜禹之聖皆不曾行
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舜禹所行事　陛下是
不忠也臣等平日議論已盡雖死不敢奉　命　上

曰自古亦有行者臣冕曰古來惟漢哀帝曾行　陛
下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定陶共
皇未曾有稱帝者臣廷和言哀帝是衰世庸君不足
為法臣等望　陛下惟法舜禹臣等自正德十六年
三月十四日言之至今使若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
上以慰　皇上孝心下以盡臣子職分何待煩勞
聖意也　上曰朕受　天命繼大統要為父母盡孝
道臣冕言天子之孝在於承　宗祀安　社稷　陛
下承　太祖　太宗　孝宗　武宗之統　興獻帝
與　興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是[illegible]

上見　大宇[illegible]　正統本生之別若再有所加
[illegible]在天之靈必不能安恐　興獻帝神靈亦必不
[illegible]安也臣廷和言去年　帝后尊號之加外議至今
未已臣等心尚未安若再有所加未免損　聖德虧
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　上曰朕心只在盡
此孝情臣廷和言連日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委曲
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學道莫大於盡禮孔子告孟懿
子問孝只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若
違悖於禮豈得爲孝凡人皆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
可稱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爲不孝蓋爲不

能盡本等職分也　陛下敬天法　祖用賢納諫愛
養軍民合[illegible]行道[illegible]之大者　上曰朝廷政[illegible]
朕不曾怠忽了臣廷和言　陛下勤政事便是大孝的
事臣廷和又言　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爲天下
臣民之主若此等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　天
心下無以服人心誠恐　聖心亦自不安臣子之心
皆不安也臣等恭奉　聖諭措身無地豈敢固執亦
知　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後再進揭帖
陛下從容察知　[illegible]老娘娘以安　老娘娘之心
[illegible]

書更無他議諸司禮官跪捧太監義云叩頭叩頭了
等叩頭訖　命賜酒飯臣等又叩頭訖遂奉　勅諭
出諸司禮皆出門送舉手拱揖　上言溫氣和臣等
仰論雖多　天色怡然略無所忤　天地之量也勅
承　召時王文書[illegible]之入且行廷和私語冕曰此
爲大禮也事必不行言不可激冕以爲然一時應對
之言不能悉記姑錄其槩如此以俟遺逸之盛云時
礪菴湖東二公俱在告

代文武百官賀登極表

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魏國公臣徐鵬舉等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高穹垂眷貞符申錫於皇明
真主應期大德[illegible]夫景運茂對光華之旦益培久
大之基慶協天人歡騰夷夏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
得於天縱仁孝本於性成蚤　毓德於宗藩務潛心
於古訓　親賢好學素已愛人以天序之至親承
先皇之顧命上而　聖母擁佑之切下而臣民推戴
之誠懸望　屬車亟登大寶璽符迎代邸合萬姓
同辭曆數在舜躬纘千古而一轍　聖作物覩[illegible]
坤旋是誠　天生不世出之資將俾人治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再造宸衷新民物承 祧踐阼禮克愼於
郊禋繼體守文事一遵於 祖訓祼獻時承於 太
廟定省日謹於 慈闈春育海涵布仁恩於宇宙風
飛雷厲肅綱紀於班行端一心以正四方用群賢以
熙庶績赫矣無前之偉烈巍然振古之鴻休臣鵬舉
等叨沐 恩波幸陪朝列雲龍風虎欣逢千載之
昌期山呼岡陵願祝萬年之 聖壽無任瞻天仰
聖踊躍欣戴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經延講章

尚書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這是周書畢命篇康王命畢公往治東郊欲其保
釐殷民的意思淑是善慝是惡癉字解做病字康
王告畢公說如今殷之頑民雖已式化厥訓然其
間亦自有善有惡不可不用意去勸戒他於那爲
善的爾必旌異他起來使人皆知勸於爲善於那
爲惡的爾必揀擇將出來使人皆知戒於爲惡如
那孝順父母愛敬長上的便旌表他門閭使人都
知道這是箇忠人孝行之門這是箇恭人節義之
家這等尊顯那善人以去凡病那惡人使那善人
的風節聲名聳然樹立起來流傳在天下後世與
人做箇法則這便是旌善若有那不孝不弟違背
訓典的便殊異他井里疆界着他另在一邊不得
與良善人家混處使他畏懼這爲惡之禍羨慕那
爲善之福這便是別惡故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
慕郊是國外之地五十里至百里皆是圻字與畿
甸的畿字一般康王既命畢公區別所轄的閭里
就教他去整齊王畿地方說邦圻千里之地彼先

周公召公經營的時節那疆域遠近界限等差固
已規畫有定制了如今還當申明約束不可有一
事廢弛封域四塞之固彼先周公君陳保釐的時
節那山川險阻城池高深固已防守有定所了如
今還當嚴謹戒飭不可有一時怠忽蓋王畿是天
下根本王畿不尊則天下無由而安必須時時去
修葺常常去整理庶幾王畿尊嚴有備無患然後
天下四方都畏威仰德保安家業可以共享太平
之福矣故曰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臣謹
按畢命這一段說話前七句是勸善懲惡的[illegible]

六句是修內攘外的[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述其所以治天下者欲此公以之而治東郊也然
臣於此竊又以為懲惡乃所以勸善修內即所以
攘外苟或勸善之典雖舉而懲惡之令不嚴則忠
邪雜進小人得志而善人亦不得以自盡攘外之
法雖悉而修內之功未至則邊疆徒固民心內潰
而王畿亦不能以自尊故不徒勸善而必兼舉乎
懲惡之政不徒攘外而必先盡乎修內之功則禍
亂不生覬覦不作熙熙洽洽之治可以永保於無
窮矣周自文武成王以至康王太平既久正法制

易褫人心易玩之時不有振奮激昂之政出於其
間則天下之勢且將日入於頹靡以馴致于壞亂
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康王有見於此故拳拳以
四者為言而究其先後本末則尤欲勸懲不務乎
姑息而安攘惟專於自治此其所以君子進而小
人退朝廷正而天下治有以光大文武成王之業
也然則後之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康王為法哉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用夏變夷雖[illegible]
用賢能而未嘗不以懲創惡為急雖[illegible]
而未嘗不以撫綏黎庶為先[illegible]

[illegible]而其政明[illegible]神孫之[illegible]
深念也恭惟　皇上嗣大歷服以來　宵旰憂勤
勵精圖治勸懲安攘之政固云至矣顧特平人玩
法久弊生治理之幾正在今日尤願　聖不自聖
雖休勿休不謂無虞而忽儆戒之功不謂太平而
忘奮厲之志信賞罰公黜陟使懲惡之典尤明輕
賦役薄稅斂使修內之功益篤則萬姓歸心四夷
拱服　國家靈長之祚當與天地同其悠久矣豈
但如成周八百年而已哉臣等不勝懇懇願望之
至

修省勑諭　正德十二年　月

朕躬膺　天命子育兆民夙夜靡寧國惟治理敬
天恤民之心未嘗少忽夫何災異頻仍旱潦繼作今
年自五六月以來京師及河間保定南京及淮揚鳳
陽蘇松以至湖廣荊襄漢沔河南汝寧等處各府州
縣恒雨為災遠近大水人民困苦所不忍言而地震
冰雹星隕為火與夫狂風猛火連燒官民房屋倉庫
之異不一而足循省咎徵莫測所自豈德有未治政
有未修誠或未格于　天孝或未孚于　祖刑賞或
有未當用[illegible]或有違宜工役或有不時賦歛或[illegible]

更思澤或未下冤怨讟或至並興以致然歟抑爾外文武大小群臣類多因仍苟且尸素無補為大臣者既未能攄誠率屬佐理化機為小臣者又未能勤身任職以釐庶務備拾遺補過之位者未必其能明治體受典戎幹方之責者未必其能任外事牧民者豈盡循良治獄者不無冤枉甚者背公徇私剝下媚上溪壑其欲魚肉其民以致然歟亦安得不均任其咎哉自今其各洗心改過痛加修省恪供乃職同體朕懷庶幾上下協恭交修之道而和氣可臻災變可弭用益永我國家億萬載太平之業欽哉

書

與寧王書 正德十三年　月

皇帝致書　叔祖寧王該本府內官閻順等奏稱典寶正涂欽結交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并都指揮葛江及引禮舍人羅黃盧荣校尉查五樂人曾覺等出入府內并入宮飲酒密謀擾置打死人命等項違法重情朕以閻順等不先啓知　叔祖輒來具奏下錦衣衛鎮撫司從重責治該司欲將閻順等監候備行都察院轉行江西鎮巡等官行提奏內應審人證到官逐一從公勘問各項事情務見明白如果干礙李士實并葛江等徑自提問若　叔祖明知涂欽所為不行禁治亦要明白具奏朕又以閻順等既撥付本府自宜安分今乃擅自離府逃走來京罪何能逭已各打五十發去南京　孝陵充淨軍種菜但其所奏本府禁治欠嚴以致外人交通事情未委虛實念在親親姑免查究自今以後務須循理修德毋致人言專書以達惟　叔祖亮之

與唐王書 以下俱正德十四年八月

皇帝致書　賢叔祖唐王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寧王宸濠殘害巡撫方

面因禁三司等官拘收各大小衙門印信縱放在監獄囚偽加逆黨熊內官將帥名目分遣賊衆到於湖口昇城等處縱橫劫掠邀搶湖廣江西各處漕運糧船攻圍九江府治燒燬彭澤等縣又令逆黨涂承奉帶領賊徒二三千人攻圍安慶反逆之罪昭彰明甚又該太監劉璟李鎮丘得黎鑑總兵官柳文方壽祥都御史蔣恭劉玉李充嗣叢蘭秦金沈冬魁王諤等及御史胡潔葉忠毛伯温成英王以旂張縉劉欒劉翀等南京科道官孫懋熊乙懋薺逵戚雄等并留守顏愷都指揮楊銳張勳知府張文錦張獻各奏亦同

前情出吾指實已下廷臣會議皇親公侯駙馬伯及
文武科道等官僉謂宸濠背逆　天道得罪　祖宗
神人共怒覆載所不容近日　叔淮王兩次密切差
人亦報前事與諸人之言如出一口朕不得已祇告
天地　宗廟革去宸濠王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往
正其罪重念我　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屏翰帝
室朕嗣統以來益篤親親之恩用衍本支百世之慶
天地神明所共臨鑒豈意宸濠包藏禍心自作不靖
況彼之兇惡根於天性殘害本府內外族屬不止一
端誣陷郡王置之非罪淫亂宗女致死儀賓抱苦銜

冤無所控訴已非一日遠近宗親久已習聞孰不切
齒朝廷一切寬貸彼乃稔惡日甚前年本府典寶副
閻順等已奏宸濠陰謀不法等事今年御史蕭淮沈
灼給事中徐之鸞等又各奏宸濠聽信姦謀招納叛
賊打死無罪人員如都指揮趙鉞通判黃芸長史莊
典知縣周佑等不下數百之擅殺指揮戴宣仍禁錮
其子孫籍沒其財產并差人來京潛住探聽等項事
情朕猶未肯遽信但遣親臣齎書戒諭用示保全至
意使未入境先已反叛今日之舉斷以大義不得不
然惟在誅剿首惡分釋脅從撫定軍民寧謐境土以

陳億萬年無疆之[illegible]宸濠逆黨等人通書文飾其罪者
即便拏送鎮巡衙門收問監禁仍密切奏來茲特馳
書遍告宗室惟　爾叔祖亮之

與建安王書

皇帝致書　曾叔祖建安王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
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寧王宸濠殘害巡撫
都御史因禁三司等官僞加逆黨能內官將帥名目
聚集賊衆到於湖口吳城等處縱橫劫掠荼毒生靈
邀搶湖廣江西各處漕運糧船攻破九江燒燬彭澤
等縣搜奪印信劫庫劫獄又令逆黨涂承奉帶領賊

徒二三千人攻圍安慶聲言欲襲南京梱斷儀真瓜
洲等場以塞運道反逆之罪昭彰明甚又該太監劉
璟李鎮丘得總兵官柳文方壽祥都御史李充嗣叢
蘭秦金沈冬魁王詡等及御史胡潔葉忠毛伯溫成
英王以旂張縉劉繹劉翀等南京科道官孫懋熊兌
懋蔣遠戚雄等并留守顏愷都指揮楊銳張勳知府
張文錦張麒各奏亦同前情事皆具有實跡朕以
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屏藩帝室嗣統以來益篤
親親之恩以圖悠久豈意宸濠包藏禍心謀危　社
稷先該本府典寶副閻順等奏稱宸濠陰謀不法等

科道官蕭淮徐之鸞沈灼等各奏宸濠
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死平人并差人來京潜
探聽各項事情朕念在宗室姑從優厚但遣親臣
齎敕戒諭以示保全至意使未入境反狀已明下廷
會議皇親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科道等官僉謂宸
濠悖逆 天道得罪 祖宗神人共怒覆載所不容
不得已祗告 宗廟革去宸濠王爵削其屬籍命
將出師正名討罪誅剿首惡分釋脅從指日罪人可
得地方安靖重念本府内外族屬被宸濠戕傷毒害
非止一日性者誣陷郡王置之非辜淫亂宗女致死

後復并謀奪子女財產等項非止一端抱苦銜冤不
能控訴朝廷知之甚明今肆行反叛其事惟出宸濠
一人各郡王將軍人等並無干預各宜益守忠貞不
可自生疑慮共享太平之福或有被其迫脅情非得
已果能改悔自新去逆效順朝廷亦俯從寬貸並不
追究中間或又有能設謀定計内應天兵擒執首惡
者仍大加恩典特兹專告其本府將軍以下仍[illegible]
諭此意惟 曾叔祖寧之父 叔祖樂安王 叔[illegible]
祭王 叔端昌王皆煩以此意告之
寄各王府

該南京内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
報寧王宸濠殺害巡撫方面船到九江湖口荼毒生
靈縱橫劫掠邀搶運糧船放火燒燬彭澤等縣已
破九江又圍安慶仍先遣人欲擁儀真瓜洲等壩以
塞運道反逆之罪彰明甚又該都御史李充嗣亦
奏江西三司等官多被殺害内禁要行分兵取路徽
州水陸並進欲襲南京又太監劉瑯李鎮巫得安遠
侯柳文南和伯方壽祥部御史兼闌秦金沈冬魁等
并御史葉忠胡潔毛伯溫戚典王以旂張縉劉繇及
南京科道官孫懋熊紀樊繼將進戚雄等知府張文錦

都指揮楊銳各奏亦同前情事皆詳實朕以 祖宗
開創洪業封建親藩屏翰帝室肆於即位以來益篤
親親之恩以圖悠久豈意宸濠敢爾包藏禍心謀危
社稷先該典寶副閻順等奏稱宸濠不法多端又該
科道等官蕭淮徐之鸞沈灼等各奏宸濠強奪郡王
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死平人數多并計没人產霸
占官民田土差人來京潜住探聽經年累月前後遣
校各項事情朕念在宗室姑從優厚但遣親臣齎書
戒諭以示保全至意使未入境反狀已明下廷臣會
議皇親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科道等官僉謂宸濠悖

從大逆得罪　祖宗大犯天下之神人其於罪戮所不
容朕不得已祗告　宗廟革[illegible]宸濠王爵削[illegible]屬籍
命將出師正名討罪宣布威德分別順逆但宸濠揔
惡已非一日其於本府內外族屬戕傷毒虐所不忍
言往者誣陷石城王安置高墻忌搖鍾陵王女致死
儀賓并計奪謀占其他子女財產等項非止一端朝
廷每每屈法含容覬其改悔而彼奸謀日甚罪[illegible]貫
盈今叛逆之謀惟宸濠一人各該郡王將軍人等並
不干預務各恪守忠貞申嚴大義或有能擒執首惡者
大加恩典其勿自生疑慮庶使宗藩安康境土寧謐

共享太平之福茲特馳告遍告宗室惟　王亮之

恭題停止南京郊祀天地批答後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　上南巡駐蹕揚州其月初四日
司禮監管文書官齋欽天監所奏明年郊祀日期
至行在司禮監官以　聞所擇日期在正月初八
日　聖意謂祭期既近暫於南京[illegible]增行禮[illegible]
左右先入之言為之主也命司禮監官持欽天監
來與厚齋衆公議司禮監又遣勅房中書岳[illegible]
子再議予方臥病舟中乃力[illegible]具[illegible]
緣改可進呈司禮[illegible]以回[illegible]
覽而　御覽未及終篇仍命司禮太監晃乃傳以
祖宗配位南北不同者為說厚齋深以為然委主事
霍韜寫揭帖十三日進呈　聖心欣然嘉納遂有大
祀日期另擇二月上旬來看之　日付管文書官星
馳還京蓋　聖心素畏天地畏　祖宗故一聞配位
不可擅易之言遂爾感悟由是安蘇抗章武當之說
雖紛然雜出於左右之人而　聖明終以郊禮未舉
歉然于心　迴鑾之期自不容不在明年一年之中
矣次日厚齋亦用區區前說別作一揭帖進呈司禮
以為　聖斷既定卻之非納然厚齋終不之察蓋誤

聽群小虛誑之言遂以為實然也此事曲折甚多岳
中書屠主事及誥敕房寺丞胡顒序班孫繩知之最
詳蓋此四人皆隨厚齋及晃扈從寓南京揭帖進呈
皆經此四人之手故也終一年都御史吳廷舉有言
及晃　今皇既因晃累疏求退連降　溫旨勉留及
晃入　朝管文書官數人偕來內閣傳宣　聖意再
三慰諭且謂楊毛二公曰當　先帝南巡時君內閣
惟他學士扈從而蔣師父不在列則　先帝實天今
[illegible]要得在豹房[illegible]當時在何處不來一言而今日
[illegible]以為言[illegible]他學士亦有所循也再三

人感泣不已楊毛二公因答數人者曰吾同[illegible]
上意從南行隨路憂勞成疾正謂吾輩知之不意諸
君知之乎悉且上徹 宸聽洞燭始末有吾輩不及
盡知者吾輩果將何以爲報冕亦云郊祀不移于南
都此[illegible]宗社有靈佑啓 聖心偶因論 祖宗配位
不同爾遂悟爾冕何能爲力哉荷 今皇慰諭至此
冕雖以死自誓亦安能上報 聖恩之萬一也冕於
是愧汗不遑安者久之

跋議大禮始末後

大禮之議冕幸隨諸老後與聞始末正德十六年十

一月六日以前則少師石齋楊公少保礪菴毛公後
則少保湖東費公凡封還 御批者四具疏執奏者
餘二十諸司禮自蕭張而下傳諭 聖意至閣中相
與講論託之轉以 上聞者其數與執奏略相等至
與管文書官辯析則又不可以數計執奏之疏多因
傳諭撰擬進呈凡來將 命者必有以藉手乃肯歸
而復焉其文往往成於倉卒間多不存稿又留中者
十常八九凡傳諭來閣中講論之際楊公所言獨多
次則毛公費公冕亦從旁贊一二語今纔一二年已
[illegible]不能記憶留中之奏當時不暇錄稿歷旬日後稿
或散逸不存其存者又或月日舛誤近隨楊公趨召
至平臺親承 面諭退而追憶一二年來諸老所嘗
獻納者因取 制勑房稿閱焉見十六年七月間封
還 御批一奏稿以爲十月間書讀而疑之既乃參
互考訂始正其誤因竊自念稿之存者其月日尚爾
舛誤至此況散逸不存無所於考者乎又況論辯之
語出於一時尋即遺忘而不可復記者乎間嘗以是
請于楊公公曰子盍手其槩謹應曰諾用是不自揣
量輒錄所嘗記憶者以求是正且以求正於毛費二
公焉獨念茲事關繫 一代典章百世倫紀今乃筆

以蕪陋之詞庸鄙無文掛一漏萬祇以自愧云爾

卷之八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七言律詩

書懷

前年隨計上金臺旅食如今尚未回開館謾嗟無客至故鄉長喜有書來樗材欲效當時用葵藿常思向日開冬過陽生纔一月蟄龍終夜望新雷

永思卷

椿萱零落十年期旦夕音容入夢思風木蕭蕭無限意雲天慘慘不勝悲論詩每憶趨庭日丸藥常懷和膽時最是秋霜與春雨年年長灑淚空垂

和李翰林題劉吏部溪山圖詩韻

金碧溪山翠作林茅齋瀟灑百年心庭前鳴鶴趨迎客水面游魚出聽琴白石清泉同谷口茂林脩竹似山陰披圖彷彿如曾見顧覺良工用意深

龍淵書亭

龍淵地僻隔紅塵構得茅亭傍水濱滿架詩書千古意一簾風日四時春遊魚慣見渾相識飛鳥時來[illegible]避人態似山陰多勝[illegible]

春日感懷

朝暮行衙馬首塵片時歸夢應驚人眉頭愁滿長捧醉眼底春濃不稱貧無那三年違吳子可能萬里不思親一杯黃土城南路莊金聲殘淚滿巾

憶母

門倚湘江鶴髮生東風幾度歲華更白雲影切河陽望黃耳書同洛下情萬里羈懷春更惡幾宵客枕夢頻驚夜來步月庭前立愁聽烏雛繞樹聲

送曾學士往南京二首

鰲峯高與鳳臺爭似洛青山滿眼橫晴日爐薰詩思好暑風竹簟夢魂清千年識應龍洲瑞一舉名魁虎榜英共待咨詢到黃髮正將溫飽負平生

錦錫盤鵰拜　御前圖書萬卷載吳船江山最愛南都好霄漢長瞻北斗懸夜靜藜光消竹汗晝長日影上花磚一鞭春色秦淮路到處人爭看老仙

憶亡妻

雁聲隨雨到愁邊萬事無心只醉眠白壁一朝煨烈火青春千古閟窮泉飛花片片寒雲外宿草離離[illegible]寺前回首舊歡如夢過風光滿眼獨潸然

題黃[illegible]

疏竹編門草覆墻數椽茅屋海中央雲棲簷下軒窗
潤風過花間枕簟香嵐氣入簾晴亦暝潮聲當戶暑
偏涼誰言身外渾無事詩思撩人也覺忙

元夕應制

百尺鰲峯傍綵棚芙蓉煙煖柳風輕雪迎淑氣全消
凍月避燈花半減明車馬滿街無夜禁笙歌隨處起
春聲太平有象真堪畫只恐丹青畫不成

四海春風共一家韶光先到上林花星橋曲曲通銀
漢火樹叢叢結彩霞佳氣煖浮雙鳳闕瑞煙晴護
六龍車繁華不作揚州夢一曲昇平月未斜

聖主南郊大祀還宮中今夕壽慈顏金蓮焰吐雙
龍闕火樹光騰萬歲山馥馥異香飄仗外遲遲清漏
出花間恩波何幸沾臣下特許諸司十日閒

春色重重錦繡圍蓬萊宮闕夜生輝月移雉扇闌黃
道花簇鰲峯近紫微韶樂引將威鳳舞慶雲環向袞
龍飛 君王莫惜今宵醉明日憂勤有萬幾

送顧德成還雲南

郭隗臺前曉日明省親遊子出神京十年離別三杯
酒萬里關山幾月程去路暫看鄉色近到家又覺歲
華更精神[illegible]待登華要莫向山林老此生

[illegible]義上其人卒時年四十六
[illegible]且家居近大行江湖遊覽幾星霜丹山碧水行蹤
遠翠竹黃花逸興長世上真同駒過隙夢中忽見井
生爭不堪蒿里哀歌切撼撼悲風起白楊

挽吳氏母

六十高年母道尊壺儀家教死猶存課書尚有新和
帙斷織空餘舊剪痕婺女星沉秋月黑宜男花老暮
雲昏揮毫欲寫慈賢傳往事淒涼不忍論

接武堂

曾見而翁作廣文年來又見踵清塵河汾事業傳先

世洙泗淵源啓後人共道青雲能接武誰言絳帳獨
長貧門墻桃李知多少長養如今正及辰

送趙弘濟往南雝

初辭北闕往南雝路水揚帆趁曉風鱗羽往來千里
共鳶魚飛躍兩京同春城塵土沾衣黑秋水芙蓉照
眼紅別後相期須努力文場重與策奇功

送朱貢士南還

歸去依然舊布袍姓名新喜注銓曹三年又逐[illegible]
頗此別寧辭去路勞落日雲邊孤鴈遠西風江上一
[illegible]明時事業照千載共待承恩[illegible]

又代作

使節煌煌東海將口傳 天語下綸林 九重[illegible][illegible]

人如玉五色鸞箋字飾金路入苑玄青嶂杳江浮鴨

綠翠濤深殊方山水多奇跡取次裁詩慨壯心

送侍講劉先生使安南

聖主龍飛第一春遠頒正朔命儒臣一函鈿札翔鸞

鵲萬里朱旗識鳳麟玉節曉分蛟室霧寶幢晴拂象

厓塵懸知奎宿臨南土夜夜清光拱北辰

又代作

六龍扶輦上瑤堦一統車書混九垓詔使遠從天上

去冊書直到日南開朱衣親仗雕龍節丹檄驚看倚

馬才大筆如椽堪舉鼎畫收風景作詩材

聖王出震坐明堂特遣儒臣下越裳新詔榮頒周典

禮遠人爭覩漢文章九天雨露濡三島一統車書混

八荒歸索不教添一物從來雅操厲冰霜

送吳太史克温歸省

暫輟仙班下赤墀 前星光裡璧奎移歸吳非感[illegible]

鱸興送渭應歌玉珮詩秋水芙蕖標格異朝陽鳳鳥

羽毛奇一回書錦一回好況是封君未老時

戒諭諸王應制

[illegible]心 高皇一氣分千支萬派總同源皮毛痛癢[illegible]

心膂汝惰敗榮庇本根 祖訓宗盟垂永戒聖經賢

傳有嘉言細摘覆多清暇好與忠良日討論

煌煌朱芾作藩臣忠孝從來可立身尊 祖敬 宗

綿國祀清心儉用恤王民起居莫遣由非禮出入先

須遠佞人願與宗盟同[illegible][illegible] 皇圖永保萬千春

江行 以下九首弘治乙卯歸自舟過衡山以西作

重疊青山虎兕蹲望窮沙際是孤村舟中過午風猶

熱江上微陰日已昏遠浦漸看鴻影沒中流厭聽櫓

聲喧詩成獨倚蓬窗詠無數嵐光落酒尊

舟中憶老母

白髮青瞳映壽顏倚門終日望兒還幾朝聽鵲心偏

喜一夜聞烏鬢又斑江海舟航逾半歲家園桑梓尚

千山高堂早晚稱觴處應把人間比夢間

酒邊贈按察司官其人在班行時往還素厚

十年塵土夢荊湘此日來過喜欲狂把酒敢云留飲

量題詩剛欲嘔心腸草亭池沼長開畫柘榭篇章久

擅場杖屨趨陪如不厭明朝還與盡清觴

誰人遣我識荊州豪勝元龍百尺樓偉矣高軒臨水

大欣然美酒過墻頭何時[illegible][illegible]班重談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齋價知公滿人耳古來賢達可同遊

舟遡湘江雜詠

客舟向晚遡湘川滿眼青山鴈影邊碧荇寒波雙鷺浴白蘋晴渚一鷗眠磯頭石古迷荒蘚浦口帆歸帶暝烟明日衡陽江上路有詩應與故人聯

參差雲樹接長汀千里澄江一鏡明淺渚平沙雙烏過蒼洲白石亂雲生溪頭野廟經年閉磯畔孤舟盡日橫客路不知家遠近且聽雙櫓渡湘聲

久矣歸裝出帝州江山到處儘淹留帆開建業猶隆暑船入湘江又杪秋歲月無情雙短鬢功名終古一

浮漚烏紗斜倚蓬窓坐羞見溪翁坐釣舟

蒸水停橈日已西青山貪看欲扶藜主翁置酒興非淺好景娛人路不迷秉燭出門當月上煮茶消渴恰鵁啼明朝又是孤舟別聊把詩篇草草題

贈部屬有事于荊湖者

久矣才名動縉紳篇章餘事亦超倫興來珠玉生談笑坐久形骸忘主賓品藻曾中懸水鏡巡遊脚底有陽春三年藩國勞將事蚤見褒書出紫宸

謝方醫者已瘉氏姊疾

八將半匕起沉痾杏已成林鬢未皤到處有人稱

無日不脊和藥居市上價不貳身寄壺中

煑粥我兮鬢半黄感君高義為君歌

除夕次韻 正德戊寅

朔風凜凜歲將除爆竹聲遲氣自徐栢酒已拋蓮夕飲桃符先隅兩宵書舞儺逐疫誰師古設祭酬詩莫閑盡氷霜回煖律也知陰慘却陽舒

一葦齋二首

此身天地一虛舟去住無心若處浮歐舫軒窓聊寄傲米家書畫且藏收半簷竹雪滄洲趣四壁松濤島嶼秋有力誰能移夜半人間汗漫許同遊

此生飄泊等萍浮一室還成不繫舟風雨不移蘿作纜烟波無際月為鈎蓬窓夜靜漁謳杳蘆被春深鶴夢幽安得因風致雙鯉問渠終忘濟川不

送順德馮尹之任

丹荔黃蕉越海湄絲衣還記舊游時雲霄莫漫誇烏鳥田野誰憐困繭絲池草幾番勞遠夢嶺梅何處寄相知平生一寸心如鐵日飲貪泉也不移

送無極縣教諭甘秉節赴任秉節蒼梧人也

蒼梧官古燕迢迢親舍嶺雲邊道行終

白髮前遠道寄魚

[illegible]閒月幾許清吟付彩箋

送夏汝清通判蘇州

東南民力從來盛不識如今可似前耕種未聞閒寸
土征輸何故困連年嬰兒待哺方張口倦旅無歸豈
息肩要使盤根徵利器好音應向路人傳

送閻允德亞叅

世謂鷹鸇異鳳凰沍寒回首即春陽請看今日薇垣
雨便是當年栢府霜野老預能歌召伯路人猶解說
蘇章須知館閣儲延久不獨詞華可擅場

送沐陽劉令赴任文煥憲副之兄其祖南雄太

守實素以清德名世

聽徹 龍樓百八鐘便紆墨綬向淮東下車先欲求
民瘼嗑槃端期有祖風匹馬往來棠樹底雙鳧飛颺
柳陰中維科莫笑陽城拙茅屋人家到處窮

林瓊山赴任首欲脩葺先師溪菴先生塋域詩
以送之

南溟奇甸有瓊山自昔名高嶺海間吏治得無今日
異人心誰挽古風還牛刀小試應無敵鳧舄高飛詎
勿攀欲致南豐香一瓣下車先爲掃榛菅

送甘繼脩赴藍山令

[illegible]山衡南三百里千巖萬壑是藍山地貧未覺桑麻
好賦重偏憐稼穡艱墨綬銅章新拜命黃堂白髮盡
開顏[illegible]欲送荅生樂甫事經心莫放閒

衡府范伴讀赴任

莫道江都老仲舒清時聊爾戍長裾漢廷漫羨東平
樂衡國仍傳伏勝書千里夢魂歸白下幾篇詩欲過
黃初新城桃李知多少門下時時問起居

送閻老徐先生歸宜興

早爲霖雨水爲舟身任中書十二秋豈謂遽辭黃閣
去飄然欲伴赤松遊義高進退身名泰 恩重褒崇

禮數優心似希文長體 國江湖多少廟堂憂

次韻寄壽許惟中地官父致仕桃源令

陶令歸田鬢未霜年來堂構益[illegible]青山相對如詩
友紫誥初封且省即綵蟻滿斟[illegible]綵鵰新製拜
恩榮緘書每向兒前說好竭忠勤答 聖王

送海南夏進士二首

五年兩見在京畿忽訝麻衣換錦衣百萬人中能頡
出九千里外獨榮歸斗牛劍古雙龍躍海嶠天空一
鶚飛應 詔北來須及早莫教鵷侶久相違
[illegible]秋色絢天光阿閣朝陽下鳳凰五符晚班瞻日

[illegible]僧頻辭遊人意不怕高談俗　我閒

杏林春意

[illegible]枝仙杏繞門前風送花香泛橘泉奕世秘傳并浸爾滿腔生意自油然術良不待肱三折歲杪能收效十全還是嵇康知上藥逢人惟誦養生篇

送薛于岐出宰平陰

長空一鶚入雲高霜落秋清見羽毛指日栢臺簪豸筆暫時花縣試牛刀名登科第馳聲久心在閭閻撫字勞莫惜餞行頻勸酒瓊林曾見醉春醪

送學士石城李公代祀闕里

絲竹猶能怖魯共不敎全壞昔時宮祝融何故無端烈　闕里俄歸一炬中墻仞有基烟自冷壁藏無恙火難攻秪應手植庭前檜雨露滋榮萬古通

壽人七十

寄傲烟霞已七旬清閒爭道葛天民玉枝無汗身長健綵服承歡樂最真松菊一庭堅晚操芝蘭幾樹競芳春壽觴莫厭頻頻飲適意如君有幾人

送克温尊甫先生二首

儒冠羸得鬢絲絲五十觀光到　鳳池[illegible]在此子能用世料何爲　貤封有待[illegible]

[illegible]陽羨好山吾素有底須[illegible]朝[illegible]還冥鴉深入亂雲間解纓欲[illegible]滄浪水[illegible]假先[illegible]陽羨山世事無關何足累人生有子始能閒道旁莫羨金章貴萊綵猶堪奉壽顏

次韻送克温乃弟二首

鵷鷺追隨老鳳還鴈群聲斷碧雲間塤篪美協前朝雅橋梓光生故國山春草夢回詩更好夜窗人去榻常閒一樽酒盡都門暮仗劍羞爲游子顏

出門一笑即南還劍吐虹光射斗間謝氏風流蘭並玉蘇家靈秀未成山十年黃卷曾勤苦萬里青雲亦

等閒看取九秋雕鶚健鴈行接武侍　天顏

送其公赴陝西提學

儒臣持憲莅函秦教育勤勞肯憚頻三輔才賢誇此日五經模範得斯人臺萊歌頌應無古桃李門墻正及春還有政行文化外坐看談笑靖胡塵

遊虎丘次韻

豪華自昔說蘇州近郭崖巒此最幽何事王凫能故物當時金虎但空丘千人石古經何在萬劍池荒草自秋[illegible]回首暮鴉無數噪枝頭

[illegible]

淡白深紅四五枝也應笑我不相知謝公省裏銜杯
淺杜甫闌邊得句遲細細風來香旋吐疎疎日轉影
頻歎主人愛玩出常數信是花中鍾子期

次遂菴先生在東川先生左廂賞花聯句詩韻

詩被花催信口成花應欣我賞新情不知人逐風光
好但覺身隨步履輕談塵未容忘世務酒杯何必減
功名興來無限山林趣敢謂謀歸是不情
眼看庭院綠陰成燕雀欣然似說晴塵土莫嫌花事
晚乾坤誰解世緣輕病來對酒先愁醉興到聯詩喜
附名莫謂廟堂多樂事江湖萬里正關情

感懷再次前韻

床頭濁酒釀初成隨意杯觴對晚晴松露清便塵鞅
濯柳風凉愛暑衣輕新詩唱就難為和幽鳥啼來不
識名欲向烟霞尋舊隱青山應有故人情

憶故山再次韻二首

看遍花枝句不成闌干徙倚晚霞晴一尊明月開懷
飲萬事浮雲過眼輕老去病餘猶戀祿才微身外敢
邀名故園松菊猶存否不盡年來寤寐情
從來水到自渠成肯以朝陰與暮晴塵裏勝腰空物
役夢中栩栩亦身輕欲呼燕牧為朋侶莫遣兒童追
姓名在處江山容我醉世間何事更留情

次遂菴先生賞蜀葵詩韻

花已開殘異舊時賞心有約却參差檢知故事忙呼
酒看到餘芳可惜詩自許孤忠惟日向誰云弱力怯
風欹倚闌莫恠頻留戀轉眼炎凉節序移
徙倚闌干縱目時姚黃魏紫或有差燕風庭院家家
錦暑雨簾櫳處處詩蝶粉香邊千朵艶鶯簧聲外一
枝欹太陽朝暮東西向在在傾心更不移一作向陽若吹生來性便是南山亦可移
滿院葵花競吐時深紅灼灼白差差縱無人賞猶堪

畫繞有蜂遊便合詩曉雨未經芳半斂夕陽欲下影
全欹主翁坐玩不知倦竟日繩床到處移
開過端陽一作眼見花開又幾時品量今古漫紛差馬悲漆
室園中歎免憶玄都觀裏詩仙態比霞真不减芳心
傾日未為欹花王一作洛陽莫浪誇妖艶清鑒寧隨薄俗
移

初叨賜鰣魚志感

東南嘉味說江鰣當暑分鮮下　赤墀貢入爭傳先
漕路籠開猶訝帶冰澌古人多骨空留恨今日新恩
合賦詩一飯可能忘厚報獨慚犬馬力先疲

[illegible]韻奉謝遂菴先生
賜雙鰣　玉堂班高選　玉[illegible]片[illegible]艋
天上回偶年冰客时寒斷鬧溪通河夢增價松浦
香壺漫入詩琅賚一年知幾度拜　恩雖屢未云疲
三次賜鰣魚韻
十幅雲帆百尾鰣南薰吹拂上　彤墀千尋網映一
江月幾陵冰融萬斛澌賜出從時猶限例見前詩此以學士
例不與賜雖去年以鮮以一產亦以庠官未久不得與云　恩如今日可無詩　文
華致外傳宣罷拜稽深忘手足疲
與九峯司徒北潭宗伯東川少宰偶會遂菴先

生家觴奕甚適醉歸至明日共得詩三首酒
半有鼓琴者作出塞曲音甚古雅聞之悠然
因亦爲賦一詩
一室翛然苑樹西高談不覺夕陽低壁間圖畫南山
壽中室懸嵩岳具瞻圖上有長歌戒軒學士所作海内聲名北斗齊綠酒清
浮春甕蟻玉粳香稱午厨鷄醉來拾得薰風句欲就
紅葵葉上題
斯文佳會偶然同四客叨陪一醉翁勝敗儘拋碁局
裏是非都付酒杯中欲眠笑我烏紗岸漸老從渠白
髮衣投轄高情眞不淺暮歸猶有[illegible]匆匆

身世膠膠擾擾間紅塵誰解出人寰百年無限三生
話一月都來幾日閑不對樽前歌宛宛空教鏡裏鬢
斑斑相逢底用忙歸去且看斜陽燕子還
何處明妃出塞吟畫堂簾幕晝沉沉無邊流水嵩山
意不盡離鸞別鶴心絶徼冰霜寒月暗孤村風雨落
花深鍾期一去今千載誰買黃金鑄賞音
次會款詩韻上遂菴先生
宦轍平生半在西從來豪氣華山低文開治忽多宗
漢史紀炎攘或羨齊處世每然同木鴈趨　朝長恐
誤鄰鷄公餘會客開東閣絲與人材亦品題

憂時心與昔賢同未乞[illegible]教鬚已翁水鏡一時人望
裏玉堦長日覆聲中[illegible]隨物皆非我造化無心本
自公談笑幸哉陪杖屨敢云塵事太匆匆
凛然正色瀚堂間不獨聲華滿　帝寰動勳鼎彝將
共仰公餘門館晝長閑九霄快覩鳳千仞半歲纔窺
豹一斑末路波頹知極願公遙挽古風還
次聽昭妃出塞韻
一曲絲桐寄昔心望有白日又西沉畫圖不寫春風
面絃索空傳[illegible]長門魂夢斷茫茫絶域歲
[illegible]深逢入[illegible]胡旗北歸空好音

湘皐集卷之十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七言律詩

次戒軒閣學韻送甯菴少宗伯還南都

米釆黄花帶露餐出塵風韻似君難文才早入韓公室詩律先登杜甫壇三館並遊誰壯老百年相見幾悲歡馬蹄明日燕南路草軟沙平雪半乾

書生不慕五侯餐處世何憂跋涉難舊學自應歸鳳掖故交誰肯負鷄壇雲萍未合長懸夢樽酒相逢且盡歡燮殺蟠胷千萬卷挑燈時見壁魚乾

兩鬢霜後薄供餐莫怪貧家治具難冠綬有誰逃夢境旌幢隨處避吟壇幾年石上三生話此夕燈前一笑歡賓主高談忘爾汝興來不怕酒瓶乾

史局編摩每共餐六年離別見何難萍蓬宦迹原無海金石交盟故有壇話屢摘書評往事醉猶撫掌罄餘歡相留莫訝過深夜漏滴銅龍正未乾

次熊峰先生韻題甯菴先生子壯

謝却紅塵對碧山花開花落也相關雨節冒雨穿松外一榻留雲卧竹間江岸卯眠驚喚起溪堂[illegible]

[illegible]春[illegible]豐務村村急却愛[illegible]湖[illegible]嵐光雨後新丹青雖巧寫難[illegible]偏啼似怨[illegible]急酒熟何愁客到頻問柳尋花隨野老踏歌槌鼓樂四神丈夫未合虎為鼠[illegible]煙霞寄此身

籬東一徑與雲平修竹梅坡次第成谷鳥啼來如喚客野花開遍不知名窗前碧草闘春樂門外青山管送迎官課未輸吾自急底須布穀勸人耕

壠上呼童剪草萊行行無數好山來夕陽半[illegible]頻回笛春水鷗邊忽見梅疏圃〃縁農事廢柴門長為野人開淡中滋味真堪愛吸得松心與芥臺

送都憲彭公濟物總制四川

授鉞誰堪眞蜀中滿 朝輿論說才雄方平劍外初開[illegible]表[illegible]淮西惜總戎千里妖氛消化日萬山枯卉待春風凱歌屈指旋都下麟閣應書第一功

兩川群盜幾時平西顧頻年軫 聖情天上絲綸重播告山中狐兔[illegible]縱横揚麾孟壯蒴茅氣迎刃驚傳破竹聲眼底紛紛談笑了路人不信是書生

再次韻題甯菴子莊 有序

以宗伯甯菴先生吳公以鄉義與有別業曰子[illegible]者[illegible]有司成熊峰[illegible]之作四詩以[illegible]

一勝今年先生以燈
爲壽詩暨節來京師間出以示晃因不揣鄙俚輒勉次
其韻成詩四章以復于先生既又以爲先生名莊
之意不過信口向人謂此莊乃予之莊居云爾初
非有所然隔藩墻而分爾汝如世之庸衆人哉遂
因備此意再疊前韻以成四詩詩既成而先生已
南歸留都乃併前詩錄之託尚寶徐君堯章寓於
先生以求教先生其尚一一爲晃指摘其瑕疵而
痛節之無拙也哉
休問他山更我山南鄰北里幾柴關參差亭榭群峰

外遠近藩籬一水間 鶴客從傍墅去牧牛童自別
村深人家花柳香 木長送春風不暫閑
溪雲山月結交新 亦忘吾意自真爾汝縱令標署
定親疎一任往來逼淵明衆里詩無敵摩詰藍田畫
入神盡道此詩還此畫清時肯許樂閒身
山不嶢嶢路又平絶無人力盡天成林巒一望眞堪
畫物我相形自得名村酒飲多花共醉鄰翁來慣犬
能迎春風已綠西疇草分付兒童趂雨耕
家山佳處即蓬萊興到何妨着屐來但有閑林還可
隘宜松竹更宜楊沙頭白鳥忘機下蔣□

意時雖是我庄鄰絆我絲綸屛出釣魚臺
送鄧憲七公器之得謝歸三山
八座班高中執法 清朝頻上乞身章 蓋不爲秋
風動松菊當令晩節香紫綬 九重新錫玉 誥封
一代重榮黄耆英相望閩山下勝日應開綠野堂
北潭先生傳公□疾歸清苑詩以奉送
京畿赤日蔽郊圻擬布商霖助 萬幾接統忽承新
爲諸賢山先問舊魚磯囊封諫草猶存否道聽輿言
果是非若欲留君留不住亦將卧病解朝衣
凜然正色位春卿每日 君王識屛聲 關左謀謨

當熙自衆中禮樂盡循明鳳凰覽德還能下鷗鳥忘
機自不驚歸去傳巖梅正熟重來金鼎待調羹
遂菴先生有詩送北潭先生次韻二首
每挹高風鄙吝祛元龍豪氣肯全除愛君憂國有深
意拄腹撐腸皆古書風學敢隨當世曲壯心羞未昔
人如可能林下長閒得八十猶應載後車
見說飛蝗遍野田閭閻老稚盡騷然寸心耿耿懷孫
慣再疏惓惓達 九天歸去不知軒冕貴聲華從此
□星懸他時竹帛君休論且聽行人道路傳
次韻送九峰先生謝事歸鄉

新詩僅累一時來再拜焚香手自開果出名園人共
賞詩如奇寶世何猜鵝毛謾比前賢愧鴨腳能如此
地培今古歐梅亦姑置後生誰復羨鄒枚

次宮保戒軒先生靳公詩韻寄壽少傅守溪先
生王公

禖虔淵然隘九州濟川功就等虛舟名從晉國三槐
著身共雎陽五老遊綠野林巒千古意平泉松竹四
時秋不知圖像凌煙者出處輸公幾百籌

送張元錫赴廣東參政

名藩人說五羊城參佐官高任不輕即署才華推駕

部甲科家世自春卿親庭江海三年夢民瘼閭閻萬
里情好種甘棠千百樹郊原隨處看農耕

侍耕籍田次韻

聖皇秉耒自耕春終畝方資輔弼臣吉士三推膏澤
澤神倉千囷粟陳陳農祥有象占天意祿食無功愧
帝仁明日豳風應進　講願將七月重咨詢

次韻甯菴子莊

南村蔦似北村萊手自攜鋤斲闢來莫道他園非我
圃且栽疏竹傍寒梅向陽花木三春麗臨水軒窗四
面開淵暇欲窮千里目請君更上最高臺

送熊鄭之赴河源知縣

不見雲間陸士龍數年搖把未從容官從白鶴峰前
去身在蒼龍闕下逢別別幾杯燕市酒侯朝何日景
陽鍾閭閻到處多民瘼下馬先應問老農

送陳君仲和赴思明府同知

筆硯同窓自少時文章還幸託松枝上林惜負看花
約遠道愁歌伐木詩莫嘆坡仙猶渡海不聞尼父欲
居夷難兄方顯巖廊上聯佩行看步　玉墀

曉起 正德己卯正月十四日

白髮蕭蕭不滿梳窓涵殘月曉鍾初半年無路瞻天

表每日隨群步玉除病體着寒增老態客床連夜夢
先廬衡陽春淺無回鴈萬里何因寄一書

枕上 己卯正月二十四日

夢裏雞聲到枕邊披衣起坐興茫然流年未老長多
病處世無能秪自憐旅況幾宵燕市酒歸心千里楚
江船　黃扉三載成何事孤負日高花影眠

漫書

春光已過上餘朝未有和風着柳條心共寒梅愁不
聽髩隨臘雪凍難消遠書誰為傳黃耳病體翻嫌擁
黑貂千里湘江新漲綠此愁無處著歸橈

朝中聞　聖駕已過太原喜而有作
鑾馭繞聞過晉陽歡聲頃刻遍班行和風有意驅炎
氣旭日多情發瑞光　執玉未先朝　上帝還宮早
已慰　慈皇・聖心一念通天地四海何人不壽康

懷湘 己卯正月二十六日
欲向江頭買釣蓑短蓬輕撥泝煙波未磨楚澤騷人
賦且聽滄浪孺子歌杜若雨晴秋色老芙蓉霜冷月
明多湘靈儻肯憐衰曲應傍西風鼓瑟過

夢醒枕上有述 己卯九月二十二日五鼓起清旅舍
旅館經旬不出門恍然一夢到　天閽朝來可有

迴鑾報 得此句後平明即有是夜四鼓龍舟北旋之報 病後能無解綬　恩
萬里江湖空極目九秋風露欲銷魂別腸自恨無多
量也欲招鄰倒酒尊

清源舟中漫書
寒鴉日日晚投林我獨懷歸未遂心身寄衞河舟上
榻夢縈湘水岸邊岑年華荏苒雙蓬鬢病體支離一
布衾却喜故人知我意夜窗對話到更深

石齋楊公感夢有詩次韻奉答
良弼分明夢裏來商家千載太平開洗天勳業能躬
致撥亂絲綸信手裁身任[illegible][illegible]扶　日上眼看[illegible][illegible]

為回當年負鼎公真是莫作華胥誕幻猜

送熊峰先生代祀孔林泰山
聖皇御極崇常祀太宰分祠向魯東鬱鬱孔林銀漢
外峩峩泰嶽碧雲中御香夜爇晴嵐擁神璧朝陳灝
氣通　國祚綿延千萬壽歸來獻頌達　宸聰

次韻送修譔楊用修奉使還蜀
九霄欣攬泰階平望秩山川軫　聖情虞集鄉園方
代祀坡仙文賦已流行　龍墀舊對三千字鳥道今
經幾十程殷禮告成天降祉穰穰協氣看嘉生

再次韻送用修 有序

嘉靖改元二月二十四日楊太史用修代祀還蜀
憶用修初對　大廷時予為讀卷官故少師李文
正公首以用修所對策進讀文華殿
先皇御筆批第一甲第一人數字予實親見之未數
日用修入翰林為修譔偕諸吉士讀書　中秘故
太子太保靳文僖公奉　命領教事予亦濫竽其
列至今忽忽十有二年予幸隨用修尊翁少師石
齋公於　內閣每見用修造詣日深著作日富方
將追古名賢而與之齊驅並駕[illegible]嘗不重為
[illegible]斯文慶且以為公慶[illegible]間教[illegible]

一日□牧作川修之行既以□□太宰先生□韻

送之明日又疊前韻寄焉兼呈於公尚祈有以教

我也

清朝父子羨韋平　寵眷同時荷　聖情奉幣漢祠

方掃祭楊鞭蜀道豈難行瑞占象緯星隨節詩紀關

山日行程回首　五雲頻極目每因跂涉念蒼生

珊嬰壽圖爲李司空太保及厥配夫人

欲效長鯨吸百川　朝回花萼慶神仙七旬過了繞

三歲一品加來又幾年伉儷齊榮還並壽兒孫接武

況多賢平生無限忠勤意借問丹青可解傳

壽湖東少保公外母孫夫人七十

八座偕榮有歲年共同冰檗晩逾堅芝蘭香繞芸堦

上綸綍光騰寶篆邊忠定家聲昭汗簡文淵甥館映

台躔鶴飛南去多新曲好侑黃封獻壽筵

鄭從商改任臨潁

臨桂鄭從商數年前令嵊有聲近以丁艱服闋改

令臨潁於其赴任也詩以道其志

沐中郡縣槩凋殘此去醫民可有丹（從商精於岐黃之術故云）

聖主九重方望治儒生一飯敢求安衆時手取功名

□慚才當負任難潁比嵊□□異俗誰云□□不

送陳用修赴辰州府通判

春年視友最關情一朶離觴百感生池草幾番靈運

夢雲山何處酉陽城江湖去鷁三秋景霄漢飛鵬萬

里程西望桂林纔咫尺春風萊綵好相迎

大司寇見素林公致仕歸莆中二詩留别用韻

送之

幾年野服謝朝紳薦剡交騰上　紫宸四海久知推

大節九重真喜得賢臣　詔頒　黼扆恩方渥興

在雲莊夢已頻誰謂江湖今萬里廟堂何事不關身

斡旋世道肯言功去就端期往哲同山斗平生原重

望詩文餘事亦宗工金從百煉光逾好水任千回勢

自東衰劣未歸耆考去敢將斥鷃望冥鴻

大司馬幸菴彭公弟濟永省兄西還次韻二首

到京兩月便還鄉不論岍岐路短長郊藪鳳麟寧易

得朝家羅網正高張池塘在處頻懸夢風雨今宵且

對牀聞道年來富吟詠幾多詩卷墨花香

西行何日抵仙鄉裘馬翩翩逸興長友愛平生追軾

轍游談從昔陋蘇張飲酣竹葉風生座吟對梅花月

滿牀見說皐蘭多沃壤歸時秔稻正飄香

次韻送大司馬幸菴彭公西歸二首

金門冀漸役聲中英槩誰為一代雄天飾堂堂堅比石孤忠耿耿老猶童　殿廷屢下留賢　詔鍾鼎多銘殄寇功世正乞賢身勇退幾人翹首仰高風

龍梅莫放一花飛已築衡茅傍翠微請老得　俞章欲下籌邊有策手猶揮憂懷秖道關時切世事那知與願違屈指人才誰可己如公今日又西歸

者俊連朝出　帝鄉無關楚澤路何長天開魏闕宸奎燦雪滿燕臺祖席張士論褒崇詩幾卷家聲赫奕芴連牀平生出處真無愧汗簡千年姓字香

濟永再省其兄幸菴公來幾歸蘭州次韻送之二首

往來岐路半年中馬上看山意氣雄寶劍光芒衝斗宿錦囊詩句付奚童鴈分正爾情無[illegible]驪唱方知酒有功他日鵬程還遠到未容蓬鬢[illegible]風

心逐孤雲隴上飛望中煙樹曉霏[illegible]微時漫把烏紗岸贊幕曾將白羽揮月雨對床纔幾夕鄉關入夢忽相違送行不識詩多少琳琅輝煌滿篋歸

[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開遲總是春庚嶺清香飄月下孤山[illegible]湖湄併將此日東風面欲倩丹青為寫真

憶與梅花別幾時朝來何幸見京師冰肌玉骨依然好幾日和風也自宜嶺外竹松真是伴街頭塵土可能緇臘前春後君休較且對芳樽一賦詩

送胡訓導赴南昌

桂林胡生恃自幼有志能傳其父陜西憲副用晦公家學有聲場屋間屢試輒不偶去年曆有司貢比上禮部間來謁予因延之家塾中以教大子既數月有南昌縣學訓導之命欲留之而不可得也

詩以送之

兒曹方喜得明師立雪揩前也不辭豈謂拜　恩楓陛下遽聞持鐸豫江湄西山月映儒宮檜南浦波連泮沼漪對此吟懷知更好鴈歸應有寄來詩

送曹教諭赴任安仁

君往安仁勇莫留未如前度幾行[illegible]臺下承新命雲錦江邊詫勝遊壇杏飄香來硯几泮芹凝綠上簾鉤一官隨分知無負肯為氈寒對客愁

送[illegible]訓導赴惠州府學

[illegible]

家先德仰門情雲山地接鄉關近海嶠天浮島
轉遥想皋比弦誦處春風桃李競敷榮

次涯翁李文正公贈蕭院判詩韻

我憶涯翁淚泫然此生欲見更無緣與君珠玉眞堪
重絶世瓊瑰未足憐居藥宋清因柳子著書龐叟託
坡仙他時太史收方技誰道今人不及前
平生襟韻本翛然身在塵居心俗緣妙術幾年爲世
用好懷隨處得人憐客來留飲常成醉公退居閑半
似仙惟有好詩情不倦每勞飛刺到門前

次侍讀嚴惟中韻

侍讀嚴君惟中往年以使事過吾全適予伯兄梅
軒大司徒予告展墓乃戊寅歲除之日惟中與故
大司馬涇川張公會于予家涇川有詩予兄繼之
聯爲一卷惟中玆將赴任南京翰林且再與予兄
胥會因出此卷見示遂次韻以送其行

萬里窮荒是我家敢將風土向君誇冰霜閱歷逢除
夕星斗輝煌見使華他日莫辭文視草少年曾夢筆
生花玉亭此去多清暇且詠山巔與水涯

汝潔武選以使事便道奉其母太孺人歸湘源
詩以壽之

秋飄飄畫省郎承　恩將母暫還鄉皇華詩句萬
[illegible]詠寶婺星從午夜光堂背靈萱隨日茂堦前慈竹
拂雲長壽筵啓處薰風細魚筍堆盤酒滿觴
兵曹清譽鵲　朝紳有母康強壽六旬　天上幾函
封誥住篋中五色　賜衣新抱孫已遂含飴樂迎養
何辭給驛頻多少詩章祝純嘏儘教傳誦徧鄉人

送同知儋州事陳君汝堅進蘇州府通判致仕
歸應城

塵世勞勞宦海間幾人未老即投閒新銜初換蘇州
倅清夢先歸楚澤山海上棠陰留治所庭前荊樹重

鄉關冥鴻天外誰能慕不似空林倦鳥還
瓜葛相依二十秋愛君眞向古人求幾回鴈杳書難
寄一見蟬聯語未休表捧琅函方入獻簪添華髮遽
能投明朝又是都門別且聽陽關醉後謳

次三江宗伯留別詩韻送之歸吳

夢向東吳看秫田覺來歸興已飄然可緣軒冕心情
淡自是絲綸寵數偏得句每欣毛穎健陶情時愛麴
生賢江湖無限憂　君意次對封章達九天

礪菴少保初度日酒闌石齋少師以水[illegible]
爲壽湖東少保有詩[illegible]予亦繼作

身在玉盤堆遂憶春風手自栽味比蓬山仙醞
種隨漢使節旄回延年何必求靈藥釀酒偏宜注
壽杯歲歲華筵酣醉後燕將來茗飲可能陪

次少師石齋拗公　賜宴志感韻二首

三少九年還一考奏功又見拜　丹墀天卿面引承
恩重手勅　親頒入謝遲疏至四陳纔得乞壽祈千
歲恰如期日斜宴錫南宮罷天保同歌祝　聖詩
一代名臣榮壽日百年曠典特頒時清朝已慶風雲
會異寵誰云雨露私到處艱危惟自盡平生忠義秖
天知溫綸每說勞謙事多少衣冠喜得師

壽西涯李文正公母麻太夫人九十

膝下能成間世賢黃扉勳德至今傳　清朝已衍千
齡運慈筭纔開九袠筵一品命章　封兩度平生懿
範擬三遷蘭孫衣錦承歡處南極光中寶婺聯
子有維持世道功母年近百貌猶童　君恩家慶相
符合物理天心孟感通桃李滿門如舊日芝蘭繞砌
自香風我隨耆俊登堂拜佳氣今朝倍鬱葱

談往事

唾壺聲裏出商謳身任元龍百尺樓莫對青山談往
事此容白髮借閒愁酒杯到手時能醉塵務撩人[illegible]
[illegible]鷗鷺爲有盟非一日烟波隨處著扁舟

鄙夫

[illegible]本湘源一鄙夫偶然竊祿侍清都不因　天上施
殊渥安得山中養病軀跡已漁樵還鹿豕憂誰廊廟
更江湖山南水北閒來往時向風前倒酒壺

病半月小愈偶書四首

十日看山願畧償[illegible]小疾頓衣裳光陰秖計窓明
晴氣候惟占藥燥涼[illegible]若幾年懷稻壠桑弧轉眼博
緗帙客來莫道渾無事掃地開爐正爾忙
筆床茶竈具輕舟擬向湘江晝夜浮大塊何心令我
病高人從古與天游夢思海上蓬萊島興在湖南杜
若洲三十八年塵土裏風霜空弊黑貂裘
釣軸寧容處不才乞歸林下擬褰災世間惟有閒難
得意外那知病却來竈婢侵晨催啜粥園丁薄暮爲
尋梅今朝四遠山無霧待看青天萬里開
鍾期不聽伯牙琴魚鳥飛潛亦賞音竹葉有情難療
疾梅花開口便知心把鋤肯計年豐歉覽鏡寧悲雪
淺深昨日湘江新漲碧白鷗盟在好重尋

遣懷六首

[illegible]出和羣一病翁形如枯木鬢[illegible]人見[illegible]風

老窓餓俄欣夕照紅日聽客談心贖耗手拈書卷眼
朦朧世間百念俱灰冷猶喜随人祝歲豐
不分竹下與松間牧叟樵夫任往還憂國淚邊雙白
髩登樓眼裏幾青山詩成枕上聊乘興酒對花前暫
觧頹世事百年徒役役那知物外有人間
一飯随時飽即休此身何苦與心讐人皆有老誰能
免世已相違可更求繁縛掃空林外鹿機關忘盡海
邊鷗殘骸敢望長粗健任意扶衰且出遊
黄粱竊禄已多年詔許歸耕壠上田身健恰如新換
骨心閒敢謂勝登仙半窓明月偏宜酒滿眼青山不

用錢浮世功名無過食蓴鱸誰似季鷹賢
飛飛倦鳥競投林百感中來不自禁事過目前渾似
夢遺身外自關心酒無淺酌寧深酌詩且長吟更
短吟壯處人多閒處少誰知閒裏好光陰
山中可樂樂無涯田叟村翁未必知久住仕途歸老
日正逢衰病去身時弟兄先後承 恩詔伏臘從容
學壽卮朝夕拱香還擊壤此生何往不熈熈

冬苦雨歎

到處人多太息聲今年南畝枉深耕已忻禾有十分
熟其柰冬無半月晴倉庾幾時能納稅閭閻何計可
偷生此懷亟欲閒 當宁却恨迢遞萬里程

晨起二首

晨起科頭坐小齋紛然鳥雀噪空階疎疎蒲柳霜先
瘁短短松篁雪上埋信口謳吟聊趁韻見人觴奕也
開懷衰年自覺精神減何幸 君王許賜骸
殘臘無多歲欲更寒雲漠漠擁柴荊百年能得幾時
好兩月全無十日晴身似風前蓬半朽眼如花外霧
叢生遠遊姑待春前後且辦煙蓑近郭行

卧病不能拜掃先壠

冕去年得謝南歸抵家後随大兄梅軒翁拜掃遠

近先壠朝往夕返無處不偕今年春仲冕以病痾
卧家大兄每每獨往及冬仲則大兄時或微恙多
不偕行至于近數日雖豎石綽楔於先曾祖員外
柱國公墓前而冕亦以病不能從大兄之後矣况
舊冬久晴而今歲秋冬苦雨雖松楸在近郭者亦
多艱于拜掃歎息不足繼之以詩
去歲吾歸自 帝京出門日日喜晴明一盂麥飯澆
先壠在處籃輿從大兄爾我近來時卧疾春秋太半
不同行殘年風雨連朝暮遥望松楸倍愴情

久衰

冀澤流湘浦小浮溪亭臺遠近煙霞裏碑碣高低竹
樹間此到于今歌德化清風千古孰能攀

蘚封花謚王稜層竹杖芒鞋緩步登偉矣群峯來拱
挹脩然九夏失炎蒸吟邊岡阜陰晴異望裏江流晝
夜澄西去湘山纔咫尺誰輸奇勝屬高僧

再次韻二首

新年塵事了無關躡屐先尋郭外山宣聖堂前雲漠
漠柳侯祠下水潺湲春回巖壑清幽處人在烟霞杳
靄間乘興欲窮千里目不辭扶病強躋攀

景物逢春日漸增近郊山不厭頻登雨聲未向枝頭

響雲氣先從石上蒸入眼煙巒隨處好醒心寒澗本
來澄詠高白雪難爲和也付奚童寫寄僧

次祝大叅留別韻三首

窮鄉一日幾陰晴嵐氣何妨暫濕纓迎客好山如揖
讓向人幽鳥自和鳴夢懸魏闕無時忘心似湘江徹
底清垂老相逢俄又別祖筵瞻望不勝情

老來病骨最宜晴隨處臨流愛濯纓天下固多難處
事世人豈盡不平鳴百年短晷憑誰競萬古長天只
自清廊廟江湖憂樂地知君無日不關情

送別湘皐雨正晴幾多車馬擁冠纓何時蘭渚

得前日梧岡見鳳鳴我老頭童還齒豁君才王燦
休清一壺未盡蒲帆去草綠長江萬里情

卷之十 終

湘皐集卷之十一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五言律詩

薄暮

薄暮長安道風塵滿素衣尋朋因久出坐話偶遲歸
紅日銜山落烏鴉繞樹飛舉頭雲漢闊星月已揚輝

送醫官南歸二首

南國家聲舊東垣世業深百年醫國手一點活人心
橘實青垂井杏花紅滿林承恩歸故里匹馬去駸駸

相送都門路長亭夕照紅功名江海外離別酒杯中
劍氣冲霄漢車塵逐好風藥囊須點檢隨處拾芎藭

隱人山居

幽人謝塵俗結屋大江潯流水閒中意浮雲物外心
鳥啼山閣靜花積草堂深閒聽風清夜時聞琴瑟音

久客

久客懷鄉土登樓望遠空鴈歸知歲暮花發喜春融
故國青天外皇都紫氣中笑渠幽憤者何事哭途窮

題畫

浩浩通津水茫茫遠接天煙光洲渚外秋色鴈行邊
孤棹橫江渡群山與岸連有人沙觜立應[illegible]

送潘以正憲副赴陝西固原兵備

攬轡詢遺迹山河百二雄金湯連徼外兵甲滿胸中
九譯氈裘至諸番職貢通不須勤魏絳虎豹納無終
河隴諸都護壺漿候馬前氊車齊款塞玉節正臨邊
象對氍毹月驄嘶苜蓿煙匈奴斷右臂還憶漢張騫

送吳克溫學士乃姪歸宜興二首

譜諜傳宗子烝嘗收寖時暫來瞻兩叔仍去主先祠
喬木東西宅新秧遠近陂沙鷗應望久歸棹莫教遲
來依竹林住尋望雲山歸五湖烟水夢一葉薜蘿衣

酒到心先醉詩成筆倦揮何時陽羡路新訪釣魚磯

送劉憲副赴福建

驄馬紫絲韁驕嘶出帝鄉　綸音明曉日憲節厲秋霜問瘼勤咨度觀風慎激揚八閩人總喜重見漢蘇章

瓊臺老先生幼子初出就外傅

老蚌含光彩明珠掌上生丰神隨日異言語得人驚
黄卷供新玩青雲奮遠程一經能趾美君[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送董亞卿先生赴任南都二首

北[illegible]馳[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承恩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風吳[illegible]過兩路兩京同笔蓋圖清影應憐逐軟[illegible]
大[illegible]門去懷抱獨欣欣不聽趨朝皷多爲應世文
[illegible]人時雙鴨家信月頻開未許專茲樂還來佐
故勲

春日謾書

故國别來久懷歸未得歸身長隨夢到事每與心違
道路猶荆棘山林自蕨薇湘江春雨裏花木又芳菲
父早得兩從前花鳥亦欣欣然有自得之意癸
酉五月
狂風何大惡滿目盡飛埃兩足昨宵下花從今日開

病輕全却藥喜極欲銜杯鳥雀喧庭樹知渠亦快哉

送林御史巡按雲南

萬里獨澄清咨詢體　聖情鷹鸇聊擊搏狐兎敢縱
横凜凜青驄去煌煌玉節明知君風采别能使遠人
驚

送劉司大歸省

十年官翰苑兩度得歸榮　聖世龍頭貴高堂鶴髮
生癸多千里恨烏鳥百年情我父同茲夢臨分感[illegible]
升
聖恩寬[illegible]休[illegible]

豹[illegible]翁浮鵬息待風培他日斯訓爲多端過[illegible]

[illegible]鄒忠公後裔

平生敦道誼端不忝忠公身亦居今世心誠有古風
煙波遺舊舫雲嶂閟玄宮何處來徐孺生芻夕照中

送人下第歸荆楚

荆璞難刖足異馬本空群衡斗非無劍凌雲亦有文
歸帆風正飽祖席酒微醺十二河汾策重來獻
聖君

送寧都訓道海鹽韓世遠赴任世遠魏國忠獻
公六世孫

江廣隔横浦中間只虔雲鄉閭人踵至音問月頻聞

官況絳紗帳家聲晝錦文門墻時雨過桃李自繽紛

送徐伯川調令邵陽

邑小經兵後山田半廢耕瘡痍猶未復逋欠不須征
柳外仙凫下花邊乳雉鳴嶽廊應借遲誰忍負平生
三載官畿甸芳聲遠近揚自甘遷僻邑爲喜便高堂
山水堪乗興才華本擅場公餘無一事随筆寫瀟湘

送方文粹省父歸柳州

萬里頻縣夢高堂九十翁養能榮一日官不換三公
衣彩花前舞門迎柳外驄平反多少獄一一[illegible]

州間龍城路何人驄馬歸靈椿榮壽域宮錦製春衣
事為鄉邦重　恩添草木輝移忠應有訓莫戀故山
薇

客至兄長梅軒翁所口占

偶爾不速客相將次第來呼童陳小酌隨意舉深杯
風色雖微冷梅花却盛開我方身卧病想像亦悠哉

漫筆次陳宋卿主客韻

種竹微成逕入呼裔謝家漁樵為老伴麴糵是生涯
衰甚身常病年荒事可嗟朝來讀南史感慨宋元嘉

次屠進士喜晴韻兼以贈之二首

春來無好況山水罷登臨村巷朝朝雨巖巒處處陰
今晨開小牖晴旭照前林萬里青霄上雲無半點侵
卧病茅簷下多君數見臨馬曾空塞北鶴正唳墻陰
竹葉清浮斝梅花香滿林平生冰雪操塵土可能侵

閒步小園次前韻

屋後園亭僻乘閒輒一臨看山聊當畫種樹冬成陰
高下蔬千本稀疎竹半林盆池有拳石蝸蝕蘚還侵

漫興再次前韻

年光如水逝春去夏將臨煙浪三江湧晴嵐一徑陰
身雖處城市性本愛山林鏡裏雙蓬鬢朝來雪半侵

必知蔡學士遊無得聊枕臥醒情然介然

韻自勵

朝夕惺惺地端如上帝臨木常防寸蠹日每愛分陰
夜靜天連水雲開月在林靈臺本無物何物却來侵

送方載道北上有序

新會縣尹同郡方策載道以外艱服闋北上京師
過予湘源載道予主試禮部所取士也相知最深
知之深故期之遠因詩以道意

仙棹艤清湘連朝訪草堂愛君人似玉顧我鬢如霜
旋筍供饑飯篝燈續短章江橋分手處煙樹晚蒼蒼

宦邑縣名方起椿庭養已違幾年空望室此日覲
丹闈操欲堅冰蘗心寧改布韋他時樹勳績科目有
光輝

雜賦

我愛鷄如鳳人驚鹿作狼煙塵方擾擾杭稌正穰穰
病久嫌秋熱愁多苦夜長江湖懷往事夢寐詎能忘

雪洲

愛此芳洲好分明玉一泓林巒藏勝境魚鳥結幽盟
流水閒中趣浮雲物外情隨緣聊自適誰謂薄簪纓

予卧病潞渚圭峰羅先生以絹紙[illegible]玉[illegible]以先生

劍化種畲（山畲東鄉指眾者紀十）樹枊野名一行

猶市隨流水川愁托杜鵑酒生老農圃遇酒便陶然

茶花開發樹一雨遍東皋柳外蛙爭鬧秧邊草半薅

水十泉派脈田墾土流前朗誦歸來詠閒吟擬和陶

五言排律

春郊雜興

白藹麋鹿野廿聰水雲鄉陶令五株柳幽人幾樹桑

雨慳催灌藥風煖看移秧耕罷䕩方曬翁來酒試嘗

沙晴鷗卧穩泥滑燕飛忙社散人歸晚前村已夕陽

夜坐

羣動心已久蕭然忘世紛半窗秋色老幾度瑞煙焚

琴弄爵人條書翻古篆文旅懷燕市月鄉夢楚江雲

衣薄驚寒早燈殘過夜分一聲南去鴈此際最先聞

郊行

郊行逢故舊邀伐到柴關幾踏溪邊路同登雨後山

竹泉煙冉冉稻隴水潺潺沙鷺飛仍下園蜂去復還

草間黃犢健天際白雲閒林鳥誰爲伴清風詎可攀

壽吳克溫祖夫人

□□逢三月修齡佰八旬□□佛世有福祿自天申

恭許恩光洽斑衣拜舞頻鳳毛何楚楚麟趾更振振

老去心尤壯年來慶益臻冰霜堅節操玉雪瑩精神

燁燁顏如赭絲絲髩似銀翠袍霞作帔綺席錦爲茵

遐邇衣冠集鏗鏘鼓樂陳鶴觴時進酒鳩杖穩扶身

王母書傳鳥麻姑脯劈麟年年增壽算滄海幾揚塵

送朝士因公務便道省親

四牡勤王事三春出帝圻手持毛義檄身著老萊衣

御敕雙龍繞官舟一鷁飛詩書增世美簪組拜

親闈鶯鵲迎門喜江魚入饌肥摩挲舊題柱山水有

光輝

挽同年唐希說之母

閥閱家聲舊簪裾女德全閨門存典則環珮肅周旋

織室勤機杼先祠潔豆籩奉養親舉案好客每張筵

孟氏三徙班姑誡一篇化漸麟趾厚慶毓鳳毛鮮

更擬膺多福那期隔九泉登堂空有約南望涕潸然

洮州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啟從儉輯

古詩

清江捕魚圖詩

漁翁獨愛清江淺孤棹横斜烟雨裡一聲款乃隔江
聞舉網得魚滿筐筥老妻報到茅柴香賣魚換酒邀
客嘗酒酣睡熟喚不醒但見滿江風露天茫茫畫工
曾向江頭見幾度臨流深歎美歸來拈筆爲寫眞畫
邪景邪皆莫辨客從何處得此圖[illegible]閒彷彿成江湖
對圖撫景增長吁臨淵何必空羡魚

畫馬

天閑驊騮誰能畫何處丹青有曹霸此圖五馬儘精
神擬以前人亦其亞綠楊陰裏淺流清洗罷相看如
有情霧鬣煙鬃齊振迅[illegible]地長風生瘦骨神奇
有如此信哉一日能千里太平時世無烽塵飽食安
眠如畫裏

四皓對奕圖

商山山中多紫芝長年採擷聊充饑白雲深處且高
卧醒來還對石上碁戔戔束帛來何所笑向長安揖
高祖儲皇不易漢鳴安竹帛芳名照千古拂衣歸去
舊巖扃飛鴻天外仍冥冥松桂清陰今在否世人誰
解入丹青

黃編脩才伯奉使荊湖便道省迎其母

黃金臺上說羊城紅梅嶺外孫雲横天空海闊書難
寄春去秋來歲屢更出入　金門登玉署光祿玠羞
頻歆飲肯將一日換三公極目南天屢延佇奉使身
乗楚水槎煌煌畫錦明朝霞瓊巵滿酌長生酒笑對
堂前萱草花南北誰云天萬里江山到處平如砥板
輿迎養便　貤恩眼看　紫誥鸞凰紙

李憲副南臺貤慶圖詩

豸繡幾家曾四世隴西李氏誰能儷况是椿萱具慶
時　鸞箋同日來　丹陛親在關中身在吳萊衣雖
好倩誰娛都將　北闕貤封意寫作南臺獻壽圖

送項德懋丞長洲專管水利

故人別我長洲去離觴已盡仍延佇欲別不別難爲
情岐路蕭蕭班馬鳴矮屋長材君莫怨錐處囊中未
隨見一官到處可哦松何况長洲天下雄君是深翁
門下士經術自能文吏事不見蘇湖治事齋兵農元
與水利偕畢鍔奇謀知滿腹安得東坡無薦牘時

[illegible]較早重來與君深對燕山杯

壽蔡都尉母七十

蔡堂貴客中都蔡早以才賢 帝歸妹堂前有母七
十齡芝眉鮐背雙瞳青玉笙聲中舞仙鳳 㓰錦偏
承 御香送闕下稱觴有 帝姑恪遵婦道今古無
兩閫咸平萬壽堂當軒奉親僅如此
聖明在御臨御觀王家恩數厚且頻沁水園亭誰復
羨三陽歌頌從紛豔惟忠與孝當勉旃與 國同榮
千萬年內廚日送黃封酒歲歲升堂祝眉壽

代壽克溫祖夫人

君家大姥壽且康紅顏綠髮雙瞳方作嬪天上粉署
郎廿年通籍登明光天家雨露何汪洋璽書五色雙
鸞翔翟冠霞帔明月璫鳳雛引頸鳴朝陽雛生小雛
尤異常曾臆羽翮皆文章綵衣舞罷齊稱觴融融和
氣溢畫堂婺星昨夜揚光芒羲和御日升扶桑三千
珠履填門墻嶧桐湘竹諧宮商華筵綺席羅鮮芳纖
腰蟠桃渴瓊漿花前扶鳩笑語香年年歡樂殊未央
從今鶴算那可量南山萬歲同蒼蒼

送焦亞卿先生奉使[illegible]番禺便道過家楚黃

[illegible]

霜從容使事畢晝錦過故鄉 貤封及三代丘原齊
龍章林巒改顏色草木增輝光父老携兒童爭觀塡
道旁問公何以然 渥恩異尋常公本清廟器譽望
傾班行明時典邦禮淳風還虞唐 聖心夙簡在
寵數且未央四牡發還 朝鈞衡進巖廊

松鶴壽朱懋忠狀元父湖廣憲副天章

老鶴巢古松閱歲知幾千松古節愈勁鶴老骨益堅
愛此松鶴姿寫入■丹青再拜祝親年願與松鶴
比一曲鶴南飛行臺楚江半不須尋赤松此心自陶
陶燕山望楚江南北數千里彩繡映龍頭君家賢父

子

送徐中書頒詔南都兼便道還宜興

清寧有大母奄棄天下養 聖心哀不勝未忍忘一
餉美謚極尊崇擬之任姒上降詔諭寰區天語益悽
愴君輩十數人各各有所向君應向何地侵曉離仙
仗長江繞留都綠波溢新漲便道過荊溪輕舠聊蕩
漾顧瞻先公塋松楸列屏障豐碑數千言一讀輒怊
悵徐徐里門入萊衣故無恙翁媼坐高堂跪膝話宦
況王程詎敢後私情亦云暢借問君此行何異千金
[illegible]辭朝著漸生歸闕遲初釀莫遣聯銜人頻到鄭門

古樂府

擘梧桐樹

梧桐春暖新枝長君王擘樹歡相賞海棠睡起帶餘酲衆杯共醉沉香亭誰知禍起衾裯側錦裯小兒是強敵漁陽鞞鼓驚如雷一朝樂地成蒿萊曲江已去寧復得始信別離能覆國可憐羅襪埋香塵烏啼花落增酸辛乃知世事不長好歡笑能令作煩惱翠華萬里復歸來馬嵬山下空悲哀

秋夜長

秋空垂玉露風拂簷前樹相思寒夜長脈脈多愁緒含情下錦機拭淚濕羅衣堪嘆舊歡如夢過夜深無語掩重扉

長短句

西溪漁樂

溪水清可愛溪魚肥可煮縱教烟雨濕蓑衣不得溪魚不歸去得魚換酒亦不惡世間誰似漁家樂收綸舉盞坐溪頭細數波間幾點鷗謾道溪鷗閒似我我閒又樂閒較可

南山樵隱

我從城市來入山事樵採十年城市幾滄桑惟有青山長不改山頭白石堪礪斧斧聲丁丁朝又暮[illegible]古功名變下薪樵才一着柯成塵我斫青山[illegible][illegible]老富貴浮雲何足道

驅馬黃金臺

客從江南來驅馬黃金臺傷心臺下青青草一夜西風變枯槁壯士悲歌易水傍防身有劍飛秋霜此心誓掃豺狼跡草間狐兔誰能冗

壽王通政母八十

君寵日益異母壽日益高千載不偶事一旦欣相遭

眼底誰能兼此樂銀臺貴客江東豪京邸榮祿養恩如祥風翱中使傳宣頒紫誥翟冠金帶猩紅袍七月六日好天氣畫堂簫鼓諧雲璈金縷新聲度龍笛銀絲細膾封鸞刀五侯七貴競趨賀玳筵再拜傾香醪騷人墨客獻技長篇短詠爭揮毫白日欲下不肯下直待繼晷焚蘭膏清歌妙舞歡不足宮壺漏水方滔滔滄桑不省在塵世輸公此樂長堅牢人間真見西王母瑤池何必餐蟠桃

壽萱堂

萱花香藹藹芳宜男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頭慈母

顏如玉日夕對萱看不足歲歲年年增壽考回首臺
花長不老

六言

暮春

細柳池臺鶯語落花庭院人閒客夢不知遠近片時
千里江山

初夏

處處薰風麗日人人小扇輕衫旅舍三年冀北故園
萬里江南

一文淵閣前瑞蓮有序

今上以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登極其時西湖
南海蓮皆未花而閣前盆池一花特出天產奇瑞
以應昌期誠非偶然之故也晃幸隨諸老後觀翫
移晷歎羨不足須以小詩

聖主飛龍御極普天玉燭春臺植物應期呈瑞紅蓮
一朶先開
萬歲山前靈沼水面蓮皆未花閣下盆池雖小一枝
特出奇葩

病中粉蓮實和粥啜罷漫書

蓮粉細調長粥豆蔻徐辦朝餐欲遣一身康濟暮年

[illegible]雜

盆池蓮已結實白石藥亦成丸滋味何妨長淡身
[illegible]行粗安
淳味由來腊毒羸財每見貽殃但得平平過日不妨
淡薄荒涼

病愈書事

孌婢熟知藥候耕童解寫醫書恭戲巧鍼我痼山光
清映吾廬

拜柳山先壠後坐淳性堂志感

五十年前此地先君攜我登臨今日重來感慟繞墳

松檜成林
昔我先君葬日四山風雨淒迷徹夜燐光遍地不分
遠近高低表先君葬[illegible]山中月亭台葬之夕大風[illegible]不上白山岳岳城北門外遍地皆燐其[illegible]燈熤熱青也不知何[illegible]晃官春坊時嘗因郊齋宿[illegible]州孕隅與餚長圭峯[illegible]公談及圭峯謂其邑柏崖大宗伯北世菲其贈祖亦有此與孟吉微也

偶書

遍野桑麻綠暗連村桃杏紅酣乍雨乍晴天氣春來
春去湘南

山行

行行臨水看山往來竹下松間[illegible]

漁舟獨遠

集句

文人赴京與之酌別

黃鳥翩翩楊柳垂出門何處望京師一尊酒盡青山
暮月落潮平是去時 高達夫 戴叔公 許渾 元微之
湫湫天涯君去時相留一醉本無期明朝又是孤舟
別相望長吟有所思 朱長通 戴叔公 實遺直 柳子厚
相見時難別亦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勸君更盡一杯
酒北望長吟澧有蘭 李商隱 王少伯 王摩詰 劉禹錫
酌酒與君君自寬揺鞭休問路行難好携長策干時

去金玉松筠舊歲寒 王摩詰 王初 後二句俱譯用之

即事

乞得歸來自養身誰家池上又逢春兒童相見不相
識白髮如絲日日新 王仲初 張文昌 賀季真 李商隱
風物凄凄宿雨收蒹葭楊柳似汀洲半醒半醉遊三
日上盡層城更上樓 韓君平 許用晦 杜牧之
夕陽惟見水東流身外無機任白頭世事茫茫難自
料且將身暫醉鄉遊 胡曾 韋莊 韋應物 許渾
碧樹如煙覆晚波水流無限月明多春山處處行應
好也路無機奈爾何 趙承祐 劉夢得 張文昌 司空圖

[illegible]輕舟短棹唱歌[illegible]
去鳴雁不來風雨多 [illegible] 李文山 趙承祐

辭

美人辭三首

美人來兮駸駸其誰留兮寒江潯風蕭蕭兮天末木
葉落兮前林登高臺兮騁予目期美人兮論袁曲魚
胡躍兮江皐獸殆走兮山麓山有獸兮水有魚美人
不來兮誰與娛駕桂櫂兮鼓蘭橈泝洪流兮亂奔潮
媒無勞兮心同交不疎兮恩愛濃倘所懷兮見察縱
歲晏兮寧熟中

今日何日兮風和景明今夕何夕兮得見友朋感今
思昔兮涕泗沾纓少壯幾時兮老大相仍矢言交好
兮終此生
薰風兮雨霏霏碧雲藹藹兮燕雙飛庭有樹兮樹有
花思美人兮空嘆嗟拂塵掃石兮鼓素琴調高絃絕
兮誰知音美人不見兮令我傷心我欲鑄之兮囊無
黃金矢勉旃兮初志不移雖茫茫不可尋兮柳何悲

迎神辭

采蘋蘋兮澗之湄桂酒奠兮清彌彌坎擊鼓兮舞羽
威蕤神來降兮此祠風馬兮雲爲旗從[illegible]

兩𧈢蚪龍擁護兮鸞鶴隨江山辟易兮草木拔神如在兮慰我思

送神辭

華鐙錯兮熖天光椒蘭爇兮藹清香紛進拜兮高堂神不少留兮我心傷今將歸兮何方馭風雲兮覽八荒水溶溶兮山蒼蒼神飄出遊兮暮回翔祀事孔明兮歲有常神之德兮疇能忘

湘雲辭

雲慘慘兮湘江陰返照沒兮風滿林鴻冥冥兮幾千仞悵弋人兮杳難尋

卷之十二　終

湘皐集卷之十三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七言絕句

題扇二首

玉楮霜筠製作工置身長在廣寒宮何當爍石流金日四海人人共此風

炎官火繖正高張孰熱誰人不願涼一握春風出懷袖碧天寒露沁衣裳

九日偶書

不用登高學少年繞籬吟翫亦欣然貧家莫道渾無物萬萬黃金錢在眼前

題畫桃

桃邊有竹數竿又有鳥集于桃上

扁舟來訪武陵春兩岸紅霞夾翠雲斜日半山迷去路數聲啼鳥隔花聞

東風庭院夕陽斜靜對疎篁玩物華忽見夭桃笑相向始知春色到寒家

壽人父

老去身閒心亦閒壽銅不改舊時顏傍人借問翁年紀笑指蒼蒼嶺畔山

手種老蘭已作行叢邊日日醉瑤觴怪來衣氣畫[illegible]
目都帶天家雨露香

春和堂

傳來仁術一何精[illegible][illegible]能令死復生好似春風扇和
氣應時枯槁即敷榮

赤腔都是發生仁[illegible]意津津總是春好展大方醫國
手普施良劑壽斯民

學得岐黃術最工襟懷老去盎沖融堂前多少求方
者盡在春風和氣中

愚煦襟懷最可親盎然生意詔陽春幾回坐我光風

裏陡覺沉痾去此身

淵明對菊圖

司馬江山已屬劉區區五斗肯淹留莫嗔貧到瓶無
粟尚有黃花對酒甌

畫馬

千金駿骨本空群一入天閑更絕塵元狩樂歌今不
作松陰空老渥洼身

來如奔電去如風百萬駑駘一洗空誰遣時清烽火
熄朝朝羈來柳陰中

[illegible]

九重天子猷奇祥不敢當樂[illegible][illegible]敏旁野鳥群中叢
竹上任鶯棲止任飛翔

讀名臣言行錄漫筆

買得嬌娃使買棕賜金莫怨主恩寬花籃火箭吾安
用都問前時直省官

村田圖雜詠

耕織樵漁處處同四時歌舞樂年豐太平風景知何
在只在村田笑語中

夫耕妻餉不辭勞農務撩人暮又朝饒幸秋成飽餐
飯里胥且莫急征苗

禾始登場已苦饑衆雛枵腹坐茅茨嗷嗷直到春深
日始是扶犁破塊時

茅舍新蠶作繭遲鄰家桑柘盡空枝持筐欲問街頭
賣更恐豪門索舊絲

村田景四首

圈豕登盤酒滿壺高臺紅燭瑞烟敷里巫唱罷欄門
曲新婦升堂拜舅姑

牛壠山妻擔餉榼蠶門村女踏繅車秋成香稻輸官
庾蔡半新絲入富家

車載肩擔忙許久了無顆粒負公私開場看處空鄰

[illegible]姑是田家快活時

[illegible]酒打鵝社里聞杯盤草草話耕鋤莫辭爛醉茅[illegible]
下門外無人問索租

畫雙蝶趁朱櫻花有鳥鳴于花上

紅櫻桃下巧鳥窺春色枝頭有幾分欲寫芳情寄雙
蝶數聲巧語隔花聞

合歡枝上鳥聲頻粉拍雙雙巧鬪春髻亂釵橫眠不
着綠牕知有斷腸人

畫牛

春風芳草碧芊芊耕遍東郊萬頃田不用黃金絡頭

上水邊林下自悠然

不寐有感

凉風撼樹不停聲抗上愁人夢屢驚不是通宵強排
遣髩毛白却幾多莖

題畫四首

溪山無處不春風遠近樓臺紫翠中遊客自來還自
去落花偏襯馬啼紅

當暑松陰轉午凉水邊村日方長南薰正與虞[illegible]
協吹得荷花滿壑香

湖上青山山上樓門[illegible]秋涼颯[illegible]

隔一派笙歌度綵舟

前峰後嶂雪漫漫畫閣幽人正倚闌借問舟中乘馬
上朝來何處較清寒

題畫

隔岸峯巒紫翠橫烟波江上一舟輕相逢且就沙頭
住共聽風聲與水聲

送馮邦彥赴封川訓導

黃金臺下說封川水宿山行路幾千却去吾湘殊不
遠輕舟迎養想欣然

萬桂堂東積善門爲儒今日荷　君恩白頭老父知

無恙應爲花前倒酒尊吾舍庠在宋有萬桂堂邦彥所居在堂甚東數十步

雨後官河新水生北舟南去片帆輕同行况有吾兄
在一路看山到舊京

元夕應制

蓬山矗矗抗仙鰲五色雲中紫極高明月似能知
聖意清光偏照　赭黃袍

輦路塵生香不斷燈樓樂奏月初圓太平時節風光
好烟火今年勝去年

元宵應制

千頃玻瓈五色光鳳笙龍吹月夜[illegible]敎坊齊奏昇平

曲來獻　君王萬壽觴

琪樹連枝繞翠華蓬萊宮闕五雲賒吾　君心似光
明燭照到尋常百姓家

東風又送踏歌聲到處欣欣樂太平誰向春臺調玉
燭陰崖寒谷也光明

星毬錯落彩雲端鼉鼓喧喧衆樂攢宣喚教坊須盡
技　君王欲奉　兩宮歡

火樹銀花徹夜明金吾元不禁人行尋常巷陌皆車
馬滿耳豐年笑語聲

六鼇海上戴神山一夜移來虎豹關誰道群仙由幻

出燈前一解悅　天顏

節到元宵淑景和燈光更比月明多吾　皇欲與民
同樂偏愛問閻有笑歌

村市

濛濛細雨濕荷花宿賈來遲不飲茶細袖頻翻雲鬢
亂尊前一曲是琵琶

旗亭

旗亭路繞綠楊邊酒熟長招賈客船日晚登樓望江
上帆檣次第到門前

春日與之人郊遊

雪消風暖馬蹄輕杏入郊原草遍生擾擾軟紅塵土
裏幾人能解此閑行

將北上留題湘皐別業

幾年杖屨草萊間不謂匆匆別故山湘北湘南春草
遍鷓鴣啼處雨斑斑

登湘山寺古塔漫題

輕烟漠漠草芊芊峭壁懸崖一逕通日暮東風春雨
細奇花猶發舊年叢

題湘山僧舍壁

柴扉無事晝長扃老衲焚香獨誦經入定浃旬纔出

定不知芳草滿前庭

暑中偶過僧舍後土山納凉

積土山頭偶一過薰風生處綠陰多塵中忽見湘南
景欲解朝衣掛薜蘿

塞上曲

一劍曾當百萬兵陰山瀚海任縱橫射鵰手在真無
敵莫向匈奴道姓名

出城西送客漫題

曉出西城又向西人家盡處有招提綠陰不隔紅塵
路時見行人駐馬啼

遂菴先生以鴈雛天鵞奉涯翁先生有詩次韻

煙汀露渚浪謀生白葦黃蘆寄短翎不是弋人能網
致何緣棲止相公庭

駕鵝本自雪中生點墨何曾涴玉翎野圃春來暫棲
息終隨儀鳳到虞庭

雪翅霜毛漸養成飛來何日自龍城上林鵷鷺方求
侶會向煙霄一字行

春北秋南本性成煙雲爲垒水爲城野田在在饒秔
稻肯向虞羅險處行

送唐楷還灌陽

釋之黃霸漢名賢功業千秋照簡編誰信當時初入
仕也將金穀去輸邊　楷以輸粟入太學

蒸衡江上憶聯舟多少風濤入壯遊直到新河始分
手幾宵清話浣離憂　三四年前楷與予聯舟北上

美子南歸灌水陽歸時爲我問清湘江皐花竹知無
恙應待懸車理釣航

東渡湘江半日程有村昭義最知名君家占斷村中
勝山似屛風水似城　昭義在灌水西湘水東唐氏世居于此

遊山寺

病餘長與俗多違策杖頻來扣竹扉行遍空林僧不
見庭前惟有白雲飛

海棠小畫爲應城陳司訓公昂題

濯錦江頭千萬枝春來風雨競開時少陵不爲慈親
諱肯向花前恪一詩

誰遣朱唇得酒來迎風着雨總奇哉唐家妃子心偏
妬莫向華清苑裏開

又題畫海棠

朱唇得酒暈生肌林薄煙凝曙色遲好似太真初浴
罷沉香亭北倚闌時

次遂菴先生待隱園詩韻二首

古槐陰下坐移時天外涼生一葉知誰遣林塘有絲
竹殘蟬正抱最高枝

水邊亭館竹邊臺常有清尊對客開簷外忽驚梅索
笑却疑春色坐中來

齋夜漫吟

六年精力減前年情到今年倍颯然人世能爲幾時
客篝燈猶自理遺編

齋夜枕上漫吟

與戀衾裯夢未成呼童推戶看陰晴一庭風露淸[illegible]
時月過松梢報四更

送太學[illegible]陳尊卿[illegible]遂湘[illegible]

尊卿故都憲付華先生之冢嗣子亡妻宜人之姪也

北來未久遽南歸一騎霜前去似飛年少功名期遠到春風莫戀故山薇

天馬文高楚國儒安堂心似董江都等閑詞藻皆傳世借問人家有此無 尊卿七世族祖諱泰字志同在元延祐初科以賦天馬有聲湘楚間其六世祖蜀府長史諱米裕字南賓以字行別號安老堂在國初爲名儒皆有詩文粹行于世

都臺威望說而翁曾按川西又陝東一別那知生死隔秖留名姓誦兒童 尊卿之先尊甫爲御史時嘗先後按治川陝所至皆風采凜然

湘羅碧繞二妃祠雙塚峩峩傍水湄姻舊平生情不淺何時爲草麗牲碑 尊卿之二親葬二妃祠傍湘羅二水實會于其下

我亡妻是汝家姑識度人稱女丈夫合巹十年無限恨身前身後失三雛

少日空傳玉鏡臺中年無奈鼓盆哀君歸爲問雙龍井麥飯何人塚上來 雙井頭山名在吾全城西予亡妻宜人葬處也宜人之從兄少司空節齋先生嘗易其名爲雙龍井

二十年前痛喪明吾妻病裏亦吞聲如今循子將來應慰惓惓地下情 予娶宜人生二子宜人既卒予又生三子皆無一存者今二年五十始得請于伯兄[illegible]生而[illegible]二[illegible]爲之繼宜人有[illegible]問也

[illegible]外秋風一夜生因君歸去不勝情故園松菊猶存否鴻鴈來時好寄聲 不爲了[illegible]然不[illegible]於他門奉祀之無其人又獨切于陳氏於尊卿爲再從女弟云

送彭美中赴浦城令

東莞彭美中以進士拜浦城令浦城眞西山先生父母邦也予喜其得大賢過化之地知其政必易行而化必易施也作小詩三章送之

宰邑誰居道義鄉閭閻絃誦日洋洋蒲鞭雖設渾無用秖好鳴琴不下堂

西山論蜀有嘉言三百年來海內傳今日身臨桑梓

地肯教動蹟愧前賢

拱極堂開縣治東一時衿佩盛閭中彬彬才俊今猶古誰繼先生振作功 堂在西山精舍中先生講學處也

送陳楫輝歸揚州

玉節牙璋出紫宸黃金橫帶照青春杜陵有句人爭道淮海維揚一俊人

奕葉簪纓世澤長清時踵武謁明光煌煌晝錦還鄉日衣上朝來有御香

路河河上買歸舟一夜西風錦樹秋橫槊賦詩君莫問[illegible]祖道有兵鈎

湖枝常入梵人歌
不見綱船出太湖渭川千畝亦荒蕪兩枝綠嫩一卷
好却愛相隨入畫圖
家住瀟湘近蘿林幽篁怪石滿江濱而今江北看圖
畫貌得依稀已可人

漫吟

夢醒書齋月欲斜曹騰病眼半昏花長安第一樓頭
客獨向西風苦憶家匪翁詩謂晃所居樓為長安第一陽

湘皋集卷之十三終

湘皋集卷之十四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七言絕句

已卯元日與姪壻舉人唐鈺姪官生䕶長小飲
得詩十首飲散又得三首通錄以寄　兄長
梅軒司徒先生寓萬里惓惓之意

吾兄秋盡過長沙十月中旬已到家此日族姻同燕
會語邊應是說京華

吾兄舊歲進香來我病經旬不下堦今日姪姻同飲
酒吾兄却又在天涯

我從京國憶吾全南北相望路七千安得此身生羽
翼弟兄談笑一尊前

今日我兄開七袠我年亦已五十七　聖恩儻許並
懸車杖屨相從樂泉石

吾年老矣況吾兄今日歸榮可得榮遥想董家村北
路西風何地不傷情董家村亡姪䕶端葬處也

吾兄得告假先塋馳驛西歸荷　寵榮却為姪亡歸
去葬感懷應有淚沾纓

吾兄三子長先亡季也多時在我旁惟有中男新補

衣冠早晚休　恩先

第三姪繼吾之後此是仁兄莫大恩宦邸病多歸[illegible]健幾時新婦得生孫

朝罷歸來斷往還當家草草具杯盤酒邊無限鴒原意百過談之語未闌

吾兄晚歲倍精神飲噉年來亦過人不恨屠蘇遲到手也應多舉兩三巡

今年今日任　黄扉明歲湘江坐釣磯若使此情能即遂錦衣何必勝荷衣

酒醒還醉醉還醒淺酌燈前手不停豈是我心耽麯

糵為欣蘭玉長堦庭

連日嚴寒與往時老夫病骨最先知東風一見新春面和氣融融溢酒巵

貽簡汝欽詩六首有序

馬平簡汝欽以名進士官州縣鬱鬱不得志者十年頃予過維楊汝欽謂其先經歷公於予為同時友也自泰州以父執禮來見予喜其文才政蹟有足多者故既奬進之且復箴警之以自附於君子愛人以德之義汝欽得無異吾言乎

而翁鄉薦我同年小試閩藩與語籍傳竿木可堪今合抱存亡感慨一悽然

謫宦南來又幾秋海邦凋瘵不勝憂相逢客路無他語說澇談荒淚欲流

一夜拏舟自海濱曉來相見益情親病中因說吾民病疾痛須如在我身

仕途隨處任迍邅啜糵餐冰志益堅聞道政餘還苦學夜燈幾度絕韋編

悔翁當日簿崇安禮數何曾忤上官高士有軒軒有記請君時向靜中看

氣岸由來官不輕幾人從此誤平生莫誇政事兼文

事第一先須要矯情

武城

幾度扁舟過武城絃歌終日不聞聲割鷄誰借牛刀用欲起鄉賢問滅明

江行雜書自儀真往南京作

江神何惜片帆風遲我官舟半日東黽從父惠多病客不教隨衆謁　行宮

長江朧盡雨濛濛和氣渾如二月中可是翠華昨過此未春先已放春風

神龍蟠處是鍾山瑞靄氤氳擁翠開此日　文孫謁

陵下飄飄仙馭九天遥
江上潮來水自平溯流亦似順流行櫓聲咿啞黄蘆
岸萬頃澄波一鏡明風靜水平近岸溯流亦可用櫓往來長江屢矣而今始見之亦一快也
大兄得告展先塋新自吾鄉抵舊京又別懸懸思見
面見時應更不勝情
我隨 仙蹕到江干病後誰憐拜起難强欲明朝謁
行殿衣冠塵土也須彈
不到留都已十年長江流水故依然江流見我前時
面可到衰容亦似前

金陵在望已多時底事舟行到轉遲心縱奔忙身不
進任渠勞力亦何為

寄唐大紳有序

予初遊郡庠時與陳君君錫唐君大紳數往來君
錫家近栢觀大紳世居豆灘而寓舍在郡城東門
内咫尺予家故予三人暇日得以從容晤語於其
間後君錫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未仕而卒大紳以
貢士官柳州之來賓縣學訓導數歲致其事而歸
獨予竊禄逾涯乞休未遂今 扈從南來留滯舊
都偶與鄉人談及大紳問其仕雖不得意而知時
[illegible]勇於求退精力强健放情山水開心林適[illegible]
因漫筆書小詩三章寄之予且北上當藐藐祈
恩萬一得賜骸骨歸湘中與大紳董指其丘某水
以尋舊遊之處盖將有日君錫有弟白君重今亦
以汀州通守家居大紳其以予言告之君重亦未
必不以為然也
湘水門東栢觀中髫年來往幾人同眼前久已無陳
子謂君錫進士也我與君今亦老翁
建水南邊是豆灘君家占斷好峯巒十年不遇雙魚
便一字無因得問安

我寓金陵偶憶君打窓風雨不堪聞清時未遂投簪
願回首湘南是白雲

寄舅氏陳翁以照有序

予舅氏陳公以照在弘治中兩自通海來視予于
京師既而南歸以恩例授冠帶家有樓日以樽俎
娛客搢紳士大夫往往樂與之遊清談雅歌不知
夕陽之在山也今年六十有三康强無恙朝夕惟
以課孫讀書為事每歲春秋有司舉行鄉飲輒以
賓禮禮之盖人無戚疏無不喜親之者性尤篤於
宗族外至姻舊亦無不[illegible]時遺其子恩往[illegible]

全致書予大兄司徒梅軒先生於先父尚書先妣
夫人塚敬致奠焉而於先母郭夫人舊塚之在河
西者歲時省視尤謹蓋其存心之厚如此予甚嘉
之故因惠之自南都歸通海也詩以寄之詩凡九
首於舅家外河西事獨詳蓋先父舊任氏有尸而
祝之之義予又生於其地且密邇予母家予之心
實惓惓於此焉而不能忘也

舅氏當年別帝京匆匆不盡渭陽情秣陵欲寄滇中
信借問關山幾十程

魯隨驛騎聽朝鷄萬里歸來鬢未華贏得琴樽樂簪
組酒酣長是岸烏紗

通海城西我母家少曾騎竹看庭花依稀記得門前
路流水垂楊可蔭車

城南開道有新居可似城西水滿渠屋後有樓高數
仞連墻揷架古人書

奕葉蟬聯事六韜直期破虜擁旌旄如今又有賢孫
子却把詩書菑修髦

人言我父令河西德政純誠與古齊數十餘年如一
日口碑今尚在遺黎

河西是我父桐鄉毋柩曾瘞古寺傍五十年前已歸
[illegible]松楸尚蒼蒼

我生河西六七年始隨先父還湘川此中亦見春[illegible]
地每望南雲獨悵然

先壠澆松未有期十年長繫夢中思豈知萬里滇南
客却向春風奠酒卮

王封君東歸吳中展墓卷

予既爲王封君題靜省卷君復出此卷索題予重
君水木本源之思老而尤切也作二小詩書于卷
尾

無數松楸蔭古墳穹碑荒鮮鎖寒雲鳳臺高處頻東
望幾度朝暉與夕曛

祖壟睽違幾十年秋霜春雨每潸然澆松事了忙廻
棹慈母高堂雪滿顛

畫梅

溪流清淺月朦朧疎影橫斜夜未中不識花神何處
在暗香隨路逐微風

淡煙籠月照寒流拂拂幽香水面浮借問孤山林處
士幾年曾此豁吟眸　右水月梅

開遍梅花野水濱高標長日自芳芬不緣[illegible]
高格[illegible]香那得聞

谷口過來[illegible]梅已此芳村逕雪飛[illegible]

能花下醉壺觴　右谷口清風

牡丹黑兎

蟾宮夜半歸香塵和露點緇衣朝來姚魏花前

春色無邊上翠微

衣裾中山是幾時問洪雙眼可迷離春來百寶闌邊

過為愛天香去故遲

蘆雁

紫塞先秋已有霜暫來棲息水雲鄉此歸只待春前

後可是區區戀稻粱

春林聚禽

春林無樹不融融嫩葉新花綠映紅多少幽禽枝上

下雙雙相對語東風

野塘秋景

蒹葭籠霧晚蒼蒼柳岸蘋洲半夕陽沙鳥也能知節

令群然來此看秋光

畫竹四首

淇上春風碧玉林幾雲一夜結輕陰煙稍霧葉新經

雨添得娟娟翠色深　右春雨

[illegible]寒玉舞西風一派秋聲落半空疑是相[illegible]

遲鳳[illegible]向月明中　右[illegible]鳳

翠鳳朝陽振羽翰幾回披腹獻琅玕簫韶已向虞

廷奏共閱冰霜保歲寒　右老節

新篁解籜未多時嫩綠繞鋪色半滋可是天生貞性

在凜然已有傲霜姿　右嫩籜

卧病口占二首

身世從天分付來底須着意苦安排烏鳶螻蟻今何

擇隨處携壺且放懷

七里橋邊一片山峯巒拱揖水迴環身加鼇老將成

繭且復優游未蘭開　予近日爲先妻陳夫人卜葬於七里橋北期他日同藏于此

述懷三首

郊遊南北幾經旬字莊山巔在水濱雖是歸來有微

疾幾多泉石助精神

作夢人間六十三一朝卧病寄斯菴靜中點檢平生

事俯仰寧能百不慚

老去看山眼不昏林巒奇特況家園連朝竹杖芒鞋

路涓滴誰非　聖主恩

瓶中插梅花偶書

連宵風雨懶冠巾寂寂菴居卧病身忽見窓前有生

[illegible]膽瓶分得一枝春

野外見梅数株欣然有作

三里橋西一逕斜蕭然籬落野人家我來欲覓先春
物看遍庭前幾樹花

偶憶舊奉 綸音感而書此

憶着 君恩雨淚流[illegible]如 便殿對 宸旒山中老
去無他祝惟願鴻圖億萬秋

山行口占

半世紅塵擾擾閒 聖恩容我老來閒一枝竹杖雙
芒鞵管領吾湘處處山

烟霞成癖未能醫到處青山似故知兩眼未枯雙脚

健一廻登眺一吟詩

書懷兼呈 兄長梅軒翁三首

大兄前歲炳先幾我亦追隨解組歸兩度 璽書榮
故里殊恩如此古來稀

誰能全節更完名 聖代尚書我老兄懇懇連章求
歸事 玉音特爲表平生

湘城東畔合江門中有先人舊屋存兄弟連墻營一
室共將耕鑿報 君恩

雪中賞梅

高[illegible]不受俗塵侵暗暗香飄野水濵雪後一[illegible]清放

[illegible]花應許我是知心

述懷

家住三江合處門依稀城市類鄉村弟兄先後歸田
甲一飯寧忘 聖上恩

大兄先我兩年歸何幸追隨願不違昨日郊原陪杖
屨錦衣不着着荷衣

送張君歸泰安二首

泰安張君演爲郡幕於吾全甚有政譽今年春偶
以讒去官士民多爲君不平者予因述輿情作小
詩三章送之

幾載閭閻頌政聲秋風歸去片帆輕江頭卧轍人無
少作處相逢歎不平

餞別秋江酒一卮去官還似到官時瓶瓶藏得湘皐
芳歸向高堂奉母慈

塵務從今了不干非茨一榻也身安功名本是無憑
事公論誰云不在官

送范司務北還四首 有序

工部司務寧陵范君廷儀奉 命治先妻葬事來
吾全未能數日又將有豐城汴梁之行既而[illegible]
城關門荷[illegible]感念 聖恩無以爲報[illegible]

公僚不憚賢勞也於其別勉成小詩四章送之

詔使遠從 天上至尊家存殁感 皇恩未能半月

花山住風雨湘皐又北轅

兩歲奔馳冒雪霜江西吳下又清湘名山勝水經遊

徧多少新詩入錦囊

遠從汴洛到瀟湘南北關山萬里長 王事有程誰

敢緩使軺莫怪往來忙

問病山中歲復更藥爐朝夕了殘生不緣旌節歸

朝去餞別誰能近郭行

首夏即事

瀟洒芸牕萬慮忘爐烟裊裊散清香手披一卷羲文

易喜得閒中歲月長

門外紅塵十丈深披衣清坐晝沉沉牕前忽見葵傾

日解得忠臣愛國心

江上漫興次韻

煙繞雲檣趁晚潮櫓聲搖月破銀濤江山到處堪乘

興把筆題詩酒半消

舟抵儀真江口阻風

江上青山宿雨晴江頭芳草伴愁生經旬羅四橋邊

住慣聽風濤徹夜鳴

十日五日煙波中扁舟獨阻秋江風悠然笑傲[illegible]

下滿眼青山看不窮

題山川樓閣畫

高下樓臺遠近山畫橋橫卧水雲間紅塵不到煙霞

路祇許群仙日往還

雲軿隨鶴下瑤臺羽葆繽紛綵扇開一曲霓裳明月

夜樓船何必訪蓬萊

四面雲山錦繡圍金銀樓閣敞朱扉畫船載得春多

少卻向中流自在歸

澄波千頃一橋橫畫棟朱甍照眼明盡日春風吹不

斷綵雲飛遶鳳簫聲

濟險次韻

宦海迷茫自古然滄桑變態却虛傳憑君莫忘臨深

意留篤他時濟險船

正德戊寅伯兄梅軒先生 進香來自南都以

五月望日入城及事竣而歸以六月十日出

城晁方卧病來不能迎去不能送因口占二

詩錄以馳獻

公舘詩來字字情只將詩論亦宜兄想當抵掌高吟

處一路青山也笑迎

白頭弟見白頭兄病起纔能下榻迎相見幾朝俄又別別來倏已兩三程

楚醫有託姻家求詩者書此遺之

讀書不見杏園春賣藥來居楚水濱午夜挑燈閒斷蠹一簾疎雨落花新

醫國才高老一丘聊從花草記春秋滿林紅雨東風軟一醉能消萬古愁

舟中漫書

舟過長灘復短灘鄱湖北望尚漫漫夜來一覺湘江夢開遍黃花未倚闌

雲海茫茫湧雪濤長空千里一秋毫望來咫尺不相見孤負蒼崖萬仞高

吳甘寧廟

舟過蘄州北阻風艤舟拜吳甘將軍祠墓口占

一死無慚義烈名凜然千載氣如生至今檣[illegible]樓前水猶作當年鼓吹聲

重疊青山鎖暮雲馬蹄旋處自成墳區區宋史何為者附驥能令百代聞

解使孫吳畏足安何人動烈照汗青甘寧勁肅擒黃祖黃蓋忠瑜走阿瞞

訓導胡侍南溪心隱卷

身方筮仕心先隱夢寐南溪烟水中日夕泮宮池上下飽看山月聽松風

家在南溪天一方宦遊却寓水雲鄉欲尋沂上舞雩樂鼓瑟何如點也狂

心無仕隱欲長存一息常防萬馬奔莫[illegible]平地時時莊誦聖賢言

鍾馗騎牛吹笛圖

我愛終南山下士平生英憤氣桓桓想當[illegible]騎牛日厲鬼聞風膽亦寒

望君山

渚蘭汀芷入秋多望裏君山恰一螺欲問老[illegible]求鐵笛夜深吹徹洞庭波

胡氏留芝堂四首

太保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歷事　六朝以碩德偉望聞天下　眷遇之盛福壽之隆　本朝前輩未見其比家有瑞芝歷世寶藏惟謹子監丞內閣[illegible]之孫光祿寺丞廣[illegible]　誥勅房曾孫大理評事統又予主試應天禮部所取士皆相與甚久[illegible]作小詩四[illegible]其事因[illegible]赴任南京書

光祿去

儀曹公署落成時燕寢分明產玉芝正遣禎祥來

碩勲名終古日星垂

煒燁靈芝似截肪子孫相繼世珎藏德符應與三槐

類盛事同傳汗簡香

瑠芝無脛去還歸歷歲滋多益獻奇光祿纔登秘書

閣廷評又巳對龍墀

瑞芝誰置畫堂前三世相傳近百年珎重先公遺德

在一回瞻玩一潸然

卷之十四終

湘皋集卷之十五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五言絶句

信筆書懷

堤柳多臨水園花半倚墻喬松誰種汝獨立傲氷霜

秋江詞

秋江徹底清妾影水中生安得儂心好年年似水平

緑水曲

緑水漾清波波中有鯉魚鯉魚不似鴈肯為帶儂書

長相思

曉夢迷關塞鶯聲傍鏡臺眼看春又暮猶未有書來

春閨詞

去年郎出塞庭前花半開今年花正好憐郎猶未回

秋閨詞

薄暮西風起庭前木葉飛開簾見新鴈問郎何日歸

長門怨

稜稜霜滿天皎皎月如練纔聞歌吹聲又過昭陽殿

又

宮殿深秋夜笙歌勸酒頻天邊明月出偏照掌中人

春江曲

春江風浪早細雨多芳草夢隨歸鴈飛片時千里道

古別離

逝水無回波人生能幾何如何百年裏長是別離多

午睡

一枕竹窗凉多謝薰風送何處午鍾聲驚破還家夢

山中春曉

春眠起較遲開戸聞啼鳥昨夜落花多莫遣兒童掃

曩予家食時嘗游城西之湘山寺作數小詩今書以遺寺僧覺靜

孤塔望中青鍾聲隔烟樹朝暮見雲飛不見雲歸處

詩有名雲歸菴

何處來笙竽風自松林過老禪寂無聞日午猶高卧

山色自古今鳥聲時上下我來豁塵襟恍疑在圖畫

杖藜叩禪扉來坐松下石囂寂已兩忘何若分心迹

寄贈徐用思都閫有序

予友徐用思以帥閫奉命而南與予別餘一年于今其自九江移守安慶亦且數月士夫自南來者多能道其律已之嚴秉決之善顧於事或不能無掣肘者予聞之因為小詩十章寄用思用以所志庶幾無負乎夙昔遠大之期云

詩每花間詠杯曾月下傾如何與君別又見歲華更

春來潯陽潮秋香皖城月來往一舟輕君作長江客

長江風濤涌頃刻千萬狀入我眼界中胸懷皆滌蕩

千金買寶劍磨拭明秋霜誓以掃狗鼠歸來報　君王

馬鳴風蕭蕭貔貅環虎帳指麾纔數言一軍皆挾纊

鼓角雜風聲旌旗明日色何處綠林中尚有横行客

四郊壘漸稀功業無由見轅門練士歸讀古名將傳

食糵仍餐冰心不厭寒苦肯信世俗談令人不如古

嚴明彼所憚乃或伺我短此心盍兢兢自能致高遠

君看他山石攻玉玉乃成安知讐我者不永我勳名

江上曲

江流萬里長月色千山遠情入竹枝多歌傳桃葉緩

寄大宗伯北潭先生附其姻王生以去

君纔別我去屈指又兩月人生百年中堪此幾回別

別君踰五旬一緘未曾寄不為君姻歸安得此致意

西齋曾餞別不盡匆匆語今日憶別時忍聽西齋雨

君自如賓鴻久已層霄上我心似弋人望望徒惆悵

君家郭外村日繞池邊樹對客每揮毫可有停雲句

有別業在清泉郭外二里許既謝事日必一往抵暮始歸率以爲常

蒲石

着石根雖淺東風吹便青卷簾新雨過春色滿堦庭

又蒲石二首

蓬門晝常關一塵飛不到春從何處來石上生新草

石上草茸茸春風生意足緬懷濂溪翁興刑猶在目

戒諭親王應制

宗社資藩屛分封殿一方勉旃忠與孝福祿自延長

項德懋惠蘭二首

光風泛崇蘭馥馥香繞砌緬懷同心人臭味正相似

夙昔薰德馨不與入蘭室今日看畫圖令我長相憶

題扇面小景

朝看雲外山暮看雲中樹碧樹映青山雲來又雲去

前林雲似墨應是雨催詩坐久忘歸去非因得句遲

小童挾農書來傍老翁側校雨復商晴東阡更南陌

扶節頻到此看得綠陰成夜雨知多少溪頭新水生

看山

班行三十載幾度返湘川未遂投簪願看山意惘然

旅舍 成化庚子

四壁是蛩聲秋窓一榻横羈懷隨日過不敢謁公卿

夜半臥不安我借少陵客睡何曾着一句爲韻

賦絕句五首

林泉湘水西塵土燕臺北爲客苦思家在家還似客

塵務苦紛紜未飲心先醉誰似羲皇人一枕北窓睡

老隨年並至鬢與髮俱皤衰病那能避閒愁可奈何

溪山幽勝地到處看枯藤石上鐫名姓來遊記我曾

買鐵鑄數州難鑄從前錯不見奕棋人我已輸一着

遊龍隱巖有序

予既懇辭機務歸田里乃嘉靖四年乙酉冬十二月四日自白石先壠掃松還來遊茲巖時侍行者

男詹事府主簿履坦明年十一月既望携坦及次男履仁外甥俞琜再遊漫筆書五小詩刻巖石上

羅水繞巖前西來却東去從古至如今晝夜流不住

謝却軟紅塵路此煙霞路山靈莫笑人我已來兩度

年年拜先壠路出石燕岡不知咫尺地幽境此中藏石燕岡去巖僅數十步

幽勝在路傍往來情不識牧叟與樵夫眠坐知衽席

樵牧日在山可識山中趣欲覓崖外蹤往哉問杖屨

送華太守入覲

[illegible]林太守[illegible]侯[illegible]職而北[illegible]湘江

累辱枉顧意甚勤厚於其行也病不能送作小詩
五章以代里巷之歌謠云

杜若生芳洲水漲湘江碧蒲帆趁輕飈君作朝天客
儒術飾吏事不腐亦不隨敢謂屈我者於我不見知
鞭箠常不施强梗皆歸化帶牛佩犢人田疇力耕稼
郡堂日坐嘯許可發吟詩崖鐫更碑刻山巔還水涯
我病不出門未舉餞行酒留君君莫留放歌回白首

壽鄧可常六十一歲

予從姊之夫鄧君可常今年六十有一十月二十
又七日其生辰也仲子執中領薦上春官謁告歸

省於其行也作小詩十二章壽之君名經世居吾
全昇平鄉之矮嶺山水環抱其新居尤爲幽勝平
生好象戲因取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之説自號橘
亭遂以扁其所居蓋君之爲人雖樸茂不華而趣
向清雅有足多者然則予之詩以壽君也豈特蔽
茅之義而已哉

橘亭亭下路我憶舊曾遊不見亭中叟如今又幾秋
凉飈吹庭菊一夜花開遍香泛九霞觴日日長生宴
燕飲日盡歡親朋來遠近歌舞管絃中不醉君休問
叟今亦何壯鬢鬚黑如漆見貌不知年誰信六十一
世德叟尤惇姻族疇能比五子又八孫天固報之厚
子多皆克肖仲爲觀國賓餘亦崇禮讓鄉里稱善
人
叟嘗有義舉頭已戴烏紗何時因子貴封誥出天
家
叟之賢伉儷謂我爲從弟相別亦多年動履今何似
德更同壽如金母木公南極聯寶婺祥光燭晴空
南山對層樓門外有綠楸喬木似畫圖人云叟新宅
行子將歸覲過我索壽詩我亦舊有約欲致頌禱詞
公務日匆匆塵埃常滿腹搦管僅成篇安得南飛曲

送陳宋卿

順德陳推官宋卿予先妻贈一品夫人從兄同知
思明府事仲和子也自幼穎異不凡好古篤學至
忘寢食第進士官汝寧卓有政譽以母憂服闋改
官順德於其赴任也作小詩七章送之

朝與親舊辭暮送親舊別歲歲復年年雙髩能不白
我髩不再黑子行今若何悠悠千里道去涉古漳河
子昔筮仕初名已首薦剡閱歷今益多事寧避艱險
食蘖腸不苦啜冰齒尤堅日夕訟堂上罰惟用蒲鞭
訟或少未平夜眠肯安枕平恕重刑辟念念務精審

此語非孟浪一一子能行不見淮西路多年馳訟聲
功名自有分時來恐難免職業在慎脩去去宜加勉

湖山秋曉

翠岫曉雲横湖光一鏡明林間有紅葉萬壑總秋聲

題虎溪三笑圖

尋常過溪號今日過溪笑此意竟誰傳莫向傍人道

漫吟

一身渾是病百念秖思歸豈合登　綸閣惟應老釣
磯

卷之十五終

集卷之十六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聯句

齋所紙屏聯句石齋楊公有序

齋所者何齋事所直廬也其為齋何大祀也聯句何賦紙屏也何賦乎紙屏直廬所有也所與賦者何編脩羅君景鳴中允蔣君敬之靳君充道及予廷和也

中庭列素屏楊虛室白光射羅不知從何來蔣邊起

觀訝靳偶爾參于前瑩然淨如研楊眼花迷罘罳愕移太華羅[illegible]格本木強楊色相謝圖畫羅衣被淡藤楊體具素夷柘蔣伊誰界方池何處覓孔罅鼎牢支持羅亍亍絕倚藉璧立萬仞如蔣珎重手亞靳碑無字群猜席為門我差羅面面露風稜皎逼月榭向背陰分陽顯晦晝與夜陰寒回神當暑失炎夏楊豈獨隔市鄽靳還宜入詩社一照磷緇三熏有蘭麝楊移自玉堂中近在金門下處平夷蔣歲宴閱代謝楊匏繫分亦甘櫟全天蔣富字憶唐宗靳困屏愧管覇楊鴟伏歎張綠

過故墟莫向輕陰愁暮色 毛 景當佇處上[illegible]
小寺相留辦午炊 毛 笑談不覺出門遲好山歷歷如
迎客蔣衰草離離欲待詩歸路到城纔十里 毛 大
江錫慶已多時無由虎拜先鴻班下 蔣 共獻吾 皇萬
壽卮 毛

喜聞 鑾御渡汾與石齋楊公厚齋梁公礪菴
毛公聯句

喜聞 鑾御渡汾陰 石 庭鵲飛鳴亦好音 厚 瑞雪一
天清輦道 敬 春風千里動胡簪 礪 圜丘已有精誠格

不禁還應夙夜臨 厚 見說泰階先有兆 敬 紅雲長
傍九重深 礪

庭中殘雪

前月庭中兩雪兼 厚 玉堦初掃又重添 石 開簷但覺
餘寒在 敬 煮茗誰知此味甜 礪 瓊屑未消猶可畫 厚
松梢和凍欲生髯 石 眼前物物皆增爽 敬 收入詩壇
自不嫌 礪

長至後寫懷

晴日偏於至後長 敬 已從寒泣見初陽 礪 愁懷欲共
[illegible] 石 幽思聊因臘酒忘 厚 心在江湖還[illegible]

[illegible]北星斗正蒼茫 礪 泰來只在經綸外 石 應[illegible]
一瓣香 厚

閱吉士試卷二首

翰苑掄材有舊章 礪 遍披文卷見琳琅 厚 戰回餘勇
猶堪賈 石 淬罷奇鋒更有芒 敬 郤愛昌黎多古思 厚
要從伊洛泝遺芳 礪 與髦重爲 淸時頌 石 莫遣
君恩一飯忘 敬

招賢東閣又重開 石 披卷還欣得異才 礪 冀北故應
饒騕褭 終南當復詠臺萊 厚 筆端造化誰能補 礪 天
上雲機手自裁 石 莫騁空言忘實用 虞廷方擬賛賡

哉 敬

讀劉須溪批點杜詩

後人嘗註古人詩 厚 還愛須溪註拾遺 石 風雅獨探
千古意 敬 題評惟許寸心知 礪 欣然得意時拈筆 厚
觀者忘言亦解頤 石 欲問簾纖窺壼奧 敬 黃金端合
鑄鍾期 礪

聞漕舟阻凍有感

東南綱運有遺䑥 石 歲歲千艘到不遲 厚 國計因應
多羨積 礪 今年何事獨愆期 敬 轉般亦是權宜策 石
通濟寧無大有時 厚 寄語行河諸使者 礪 莫辭勤[illegible]

可忌松敬

聞捕獲逸賊

虎兕方驚出柙中敬羽林今日已收功礪徼巡有道
真堪喜厚物色能知不待攻石儘散百金酬壯士敬
相看一噱動群公礪秋曹無限忡忡意厚失在西隅
得在東石謂秋曹越獄東城備之

觀諸生補緝秘閣舊書

漢家芸閣倚層霄礪四庫牙籤各自標石午夜燃藜
來太乙敬千年汗簡識前朝礪校讐敢免陶陰誤石
昴列當今日月昭敬從此奎垣聯紫氣礪共將文思

頌唐堯石

閣中端溪硯

百年佳硯出南陬厚帝澤沾溉掌故收石染翰朝
朝書典冊敬箋天往往賛謀猷礪中圍似玉寧非兆
厚價重兼金可易酬石不比尋常陶頡類敬拔銘端
勝石鄉侯礪

明日除夕

臘盡明朝是歲除石寒隨殘雪未猶徐敬探春欲試
椒盤頌礪候氣先看月令書石舊曆兩行仍在目敬
新桃五色已懸閭礪莫教爆竹驚鄉夢石共待新陽
日舒敬

新正喜晴

新春晴色滿皇都石人道風光近歲無敬萬物總含
天雨露礪九重潛運帝鈞樞石漢庭覓大書方下敬
齊典寅賓曆已符礪記得舊占多有驗石會看和氣
溢寰區敬

閣中迎春花初開

導迎和氣此名花石端為黃扉報歲華厚嫩蕊曉承
仙露重敬暖香時逐瑞煙斜礪葉趺恰與梅同調石
色正還疑菊一家敬占得上林春最早礪紫薇紅藥

不須誇石

礪齋宅上盆梅未開聯句催之

寒梅已過看花時石可是花神欲待詩枝上苦無殘
雪在敬風前疑有暗香隨夢向湖水冰肌冷礪望入
隴雲春信遲火速報渠連夜發石莫教明月負幽期
敬
春後盆梅尚未開敬賞心無賴著詩催巡簷欲待開
時笑石踏雪還應特地來幾入凍痕香正滿礪風傳
花信夢初回吟邊無限孤山意敬坐到參橫闊酒盃
石

南一段春磯感寒六宇石相觀禾論東隊什
先爲西湖舊日眞幾到新稍知尚淺敬月涵
許初句小亭藉汝還增重磯來往風簷日幾巡

蓮花初開

門前頭君子花石薰風已放兩三葩蕋初出水偏
宜日敬色似凝朱欲鬬霞香滿露盤霄漢近石根傳
玉井道途賒碧筒吸酒君休問敬雲錦文章想大家
石

中秋日閣中閒述

一年風物又中秋石閒坐黃扉且唱酬月色定知今
夜好敬天心不著片雲浮淸樽無分緣多病磯勝賞
何人得自由欲挽銀河洗兵甲石捷書早晚達宸旒
敬

秋海棠

幽花的皪映秋陽敬也向名園號海棠露浥冶容紅
帶暈磯粟堆輕縷蕋同香駢枝散出如勾股石密葉
低垂敢抗行可似朱簷仍翠袖敬千年彩筆重揄揚
磯

迎春花嘉靖初元石齋磯菴二公與湖東出六

及第聯句

迎春郤訝見花遲宏春半纔開一兩枝幾入仙葩黃
尚淺紀凍回枯枿翠相歆官梅借臘句踈瓣和宮尾
流金濯嫩姿寄語東君勤愛護見賞心尤重際明時
宏

閣中芍藥

花間朶朶向金扉石瑞日光中錦一圍色與恩袍如
競艶敬枝同駢玉故相依靈根自昔堪調鼎磯巧製
從天別有機幾度當階恣淸賞湖濃香不斷欲沾衣
石

一枝挺挺五花開敬皇極中央起數來大造委和先
禁地石仙家遺韻滿瑤臺雲從天上遙分紫磯雷向
冬初幾護苔袍帶佳名傳自昔湖不知雨露幾年培
敬
吟興多因視草餘磯起看紅藥到庭除曉叢浥露香
猶濕湖霞臉迎風錦漸舒腰憶廣陵金帶重磯眼空
東武玉盤虛淸觀此日皆恩賜石紀勝何妨泚筆
書磯
仙宮深處簇紅雲湖五朶齊開一氣分錦出天機石
自以裝功由玄造更何云彰施欲補虛庭衮石頊

渾疑漢闕芸却訝芳姿真解語 磵 不妨吟賞到斜
湖
花開連帶兒同心 石 臭味如蘭利斷金濯錦江頭雲
一色 敬 披香殿裏路千尋朝回絲筆須重把 湖 翫罷
賞封合共斟要向物華窺帝力 磵 吾儕原不是閒吟
紅看花分外奇 敬 凝脂新浴華清池紅酣不醒南
柯夢 石 浩態先傳幼婦詞地遂却疑神與護 磵 春歸
恨賞偏遲連朝觴詠多高興 湖 况對清和長育時
敬

濃艷偏宜雨後看 磵 力勝紅濕未摧殘天成錦障從
移步 湖 人道瓊盃合在盤造物由來工藻繪 敬 賞心
時復倚闌干新臺正與花相稱 石 時方修理花臺 漫訝天香
落廣寒 磵
紫閣陰森巧貯春 湖 奇花開處倍精神穠華不假丹
青筆 敬 色相原非粉黛身向夜杖藜疑過訪 石 自天
雨露正更新年年此日須吟賞 磵 一氣循環幹化鈞
湖

白芍藥

[illegible]巨頭 石 年年相見在蓬山[illegible]

争白 敬 詩社還疑與未慳霄漢近分仙掌露 磵 珍[illegible]
不羨鄭高環日長罷草鈞簾處 湖 坐賞行吟肯放閒
石
雪作精神玉作膚 敬 仙宮深處一[illegible]筆紅却訝微
沾酒 磵 膩白渾疑舊點酥風韻故應金屋貯 石 品題
堪與紫薇俱試從物色窺天巧 湖 徙倚花前步屢遷
敬
艷冶叢中見素標 磵 不須塗澤更嬌嬈如從姑射山
頭去 湖 合並瑤臺月下朝靜對玉堂偏覺潤 石 似酣
瓊液未全消花王得爾真堪相 敬 彤管枯來與畫描

磵
風前玉立更亭亭 湖 紅暈猶含酒半醒湛露欲晞周
燕罷 石 行雲如夢楚山青盤盂詩好誰拈出 敬 禹錫
調成自苾馨記取前脩遺韻在 先朝李文達公賞芍藥有詩 磵 玩
奇時復步中庭 湖

伯兄梅軒司徒致仕辱三公聯句寄賀命兒同
作

禺實功成引退時 石 新詩遙寄當梅枝懸車正及從
心歲 磵 賜語剛逢霈澤期麟閣未忘風雨約 湖 鷗盟
先慰水雲思石城便是東門路 石 祖帳無因餞一延

冕國計憂深鬢已皤礪况兼留鑰遲壽多枝蓍毋有清
湘夢石和郢偏慙白雪歌姜被何時重對雨冕莒公
前日共登科制詞有翊方行草湖二妙家聲耿不磨
礪
競爽人誇好弟兄湖少公名相長名卿引年預作溪
山主石望闕猶關手足情天外冥鴻真可慕礪沙頭
馴鳥不須驚連宵池草頻縣夢冕遠託驪歌爲寄聲
湖
我兄歸老荷 深恩冕 寵渥親承 詔語溫淮水月

連湘水近礪鍾山入望拆山尊度支惟領陶園事石
燮理時斟邵老搏白晝看雲應北望湖向來松菊想
猶存冕

瑞蓮聯句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午時今上登極午後花開時大夜又西湖俱來有花

國有禎祥異卉知湖花中君子應昌期氣和自與形
相會石世泰先敎物效奇 天上六龍乘御日敬城
頭一雨發生時先是久旱二十一日夜雨後晨乃止至午萬里無雲天宇開霽雲霞
爛剪天孫錦礪風露清涵 御沼瀞宮燭分光疑照
夜湖玉壺刻漏悠臨池彰施欲像虞庭彩石滑賦

冕消水脂植向汙泥渾不滌敬根連死箨故難移冕
論太華峰頭實礪且續濂溪道院辭地切六宜紅藥
近石興酣思共碧筒持看當初夏驚偏早湖問邇名
園總較遲何物神工能幻出敬誰知玄造與恩私綠
箋青筆將奚試礪翠蓋紅粧儼不欹即製衣楚棠應奪
日湖未隨陶社肯攢眉高樓鍾鼓催先發石深毀
馨香想共披五月微湖何足異敬千年金谷未應遺
水仙臨鏡頻初拭礪洛女凌波跡莫窺盛事雅宜傳
瑞牒湖載賡還復效前規南薰不隔分房地石夕照
猶憐解語姿挺挺不枝仍不蔓敬盈盈堪畫更堪詩

隔年心賞須無負礪嘉話從今得永垂湖

喜晴聯句 六月二十八日

積雨連朝喜放晴石長空無復片雲橫簷前鳥雀如
相慶敬郊外禾麻定有成時若自來徵五事礪憂豐
應得慰群生先聲昨夜聞鐘鼓湖氣序循環正遇庚
石
霽聲全把雨聲收敬霽景悠然豁病眸四野便應秋
可望礪三農寧以歲爲憂日臨金屋開黃道石雲近
珠簾賀翠旒調燮深隨諸老後湖聊將閑詠代民
謳敬

鳳[illegible]叢清似碧梧枝莫將指爪論功用石[illegible]
生成閱歲時微物勞公頻顧盼湖品題合與玉臺詩礪

簪苑開栽染指花湖鳳毛金粟色交加誰從丹穴移
仙種礪我望桃源認彩霞近侍叢邊能卓立敬合歡
枝上任橫斜欲憑藥性催詩思石吟對西風手幾叉湖

秋試後為礪菴諸公子預賀

葡萄在望欲生涎（礪翁嘗惠葡萄予言何不留待諸郎開燕翁笑云尚有數枝在）開
燕還從九日前石喜報泥金方在路敬飛看雛鳳各

爭先湖齊東又見三株樹敬囊底多儲萬選錢湖渴
想我應拚一醉石詞林盛事記當年湖
東省高歌聽鹿鳴湖毛家兄弟喜聯名五經分業皆
庭訓敬三鳳齊飛上帝京雲重沓鎖荒新舊調石天
邊橋梓古今情即看朱邸開華宴湖共賀清朝得
俊英敬

秋試後為湖東大公子預賀

京闈秋試榜將開敬似覺歡聲動地來準擬錦標歸
大手礪即占文彩映中台墨花淡處名元顯鵲報頻
時信已催石佇向蟾宮常試目礪月娥應愛[illegible]仙才

公台有子定公台且向京闈占大魁敬三試州文驚
老眼數車芳譽稱清才石天孫濯錦和雲織桂子分
香自月來礪九萬鵬程從此始敬又看飛步到蘭臺
石

菊花

未見寒香興已先礪漫憑詩句發清妍疎疎纔著霜
前蕊湖箇箇深藏葉底錢似傲賞心高索價石欲牽
歛興故當遲花開莫待秋風老敬老圃令人憶昔賢
礪

昌雨方看菊有花湖試從枝葉問萌芽色欺吟鬢知
何日敬賞及芳辰憶昔家故故含香如有待石遲遲
呈瑞自應嘉羣黃玉白皆奇種礪背向春桃羨絳霞
湖

送毛舉人下第歸山東礪菴家器也

數車芳譽重詞林石傾耳春風聽好音千里霜蹄憐
暫蹶湖五雲仙路待重尋匣中寶劍光長在敬夢裏
朱衣兆欲臨擬看鴈行相續起石庭階玉樹喜森森
湖

出人頭[illegible]才敬合向[illegible]須大魁堪謂汝圖翮

中外傾綱乂矣推風掃今往遐遊運籌決勝看展驗
時才調番下掃濤峰燧屈指周旋廊廟還堪羨是遐
家拜慶親年未老

千秋歲 寄壽外舅少保西軒陳公

今年我外舅少保西軒先生陳公壽七十有八乃
仲冬十有一日公初度之辰也覓繫官于 朝弗
獲隨門下諸王舉一觴爲壽不揣蕪拙敬填小詞
二闋寄上以致祝頌之意

畫堂清曉竹外梅開早樽俎列笙歌繞麟袍圍玉帶
八座魚宮保鵷班上等階曾歷汾陽考 勳業歸謠

笑問齊銘遍了名祿位誰能到功成身即退雅尚今
尤少從此去海籌添盡人難老

鵲橋仙 同上

宦遊南北晉滇徽浙控制西江百粵 璽書催入總
臺綱履聲上玉堦 金闕 飽諳霜雪嚴冰蘗作
舊蒼松古栢壽觴滿獻臘前春長笑傲溪雲山月

蘇武慢 壽李諭德母夫人八十

宮諭李君宗易母太夫人今年壽登八十十七月十
九日其初度辰也 朝中公卿大夫士皆作詩爲
壽予素不能詩因作小詞一闋以代祝頌之意

試看鵷班幾人有母壽算朝來八十瀛海 皇州
先英胄衆口稱賢無匹仙李盤根詩書世業奕代簪
纓相襲擁潘輿就養神京繞隅家鄉三日 憶早歲
內助吳淞宦隨光祿往返青萊登陟眼課趨庭手親
丸膽尋見登門出入令侍講筵日勤啓沃進御珎羞
時給問賢孫隨父朝回可有瑤池桃實

蘇武慢 述懷

六十二年放歸田野多謝 聖恩容我兄弟相依歲
時伏臘供奉祠堂香火遠近松楸清明寒食祭獻雞
豚酒果幾多函 鳳勅龍章三代穹碑墓左 天生

得好水好山雲泉竹樹到處堪遊堪坐雪霽梅開春
融花發風外小輿輕舸城市山林柴門竹戶早晚無
關無鎖客來時豐約隨宜塊炙杯羹皆可

臨江仙 病起

六十三年真一夢光陰可惜悠悠鏡中白髮早盈頭
浮生能幾許擾擾竟何求 多少英雄成敗事長江
日夜東流令人誰替古人愁乾坤千萬古吾道自滄
洲

蘇武慢 題陳氏嘯窩

疎影橫斜暗香浮動 [illegible]

亭賦寧似窓前坐意心到西湖夢繞羅浮無限乾坤
清氣問党家低唱淺斟可有此中風味　聊蕭傲樹
下吟詩枝邊掃雪還把醁醽沉醉謾約綠松靜移脩
竹誓與三人交契調鼎功名占魁事業分付堂前兒
輩謝天公教我如斯成就一生之計

雨中花 閨怨少作

月入窓紗光的皪孫眠處羅幃寂寂嘆良人去也春
風秋雨長作他鄉客　誰道青鸞坐羽翼却不為人
傳消息使異域書沉幽閨鏡掩兩地堪愁絕

風入松 舟中憶母

昨宵孫禕獨眠時夢繞慈闈曉來起坐無聊賴蓬窓
底曙色輝輝隔岸數聲人語長空幾點鴻飛　老親
應望子南歸清淚頻揮自嘆微軀同寸草欲何為得
報春暉但願朱顏綠鬢年年甘旨無違

卜算子 秋晚

斜日墜荒山雲黑天霧時見空中一鴈來直入寒
蘆去　驚起却低飛有意同誰語啄盡枝頭數顆露
還向空中舉

生查子 春日席上口占

鶯囀綠楊中人醉紅花裡况是今朝是晴雲[illegible]

帆起　華筵列綺羅小苑梨花李白景令人說此
一帆生查子

風入松 過洞庭

洞庭湖水與天通高處是龍宮波濤起立掀天地風
雲態變幻無窮南極瀟湘之浦北通巫峽之峰　飄
然一葦半空中縹緲似孫鴻回首巴陵山色如一髮
橫倚晴空日日幾多行客往來盡仗天公

感皇恩 壽克温乃尊先生

足不蹈朝班坐膺高爵世間自有揚州鶴金緋榮耀
怎廢平生丘壑神仙又官府誰能學　身既無拘心

常能樂底須更覓長生藥商家霖雨皐歲何妨開却
他年付兒子登黃閣

千秋歲 壽揚州俞翁七十

中秋前夕何處懸弧日絃管沸衣冠集共說古揚州
高人逢七十分明見壽星一點光南極　陰紫縣蘭
玉梧竹森標格人不老歡無極從今千百歲名在神
仙籍銅狄上摩挲更問真消息

臨江仙 壽趙判簿

番禺判簿趙君謝事歸吾全之六年歲在乙酉六
月十一日壽六十一其交游素厚若劉貳守七十

郎中備　同上

畫堂歌吹慶逢年珠履滿門前千首新詞勝錦百壺清酒如泉　山巔水遊吟風嘲月平地神仙但肯微分飲量也能來則瓊筵

杏花天　壽俞甥珎

吾長姊孺人與其夫義官俞公大寬相敬如賓數十年如一日生四丈夫子伯曰琇仲曰珎叔曰琢季曰珵皆恂恂謹飭予與先兄尚書梅軒先生往來南北珎暨琢未嘗不侍行琢先數年卒珎與琇珵[illegible]歲相與友愛益篤珎尤直朴純誠今年壽六十有一年齒既高有子有孫而謙以接人尤惇退讓鄉人皆多之往與珎之子孜以珎生辰在四月六日先期向予拜求數言因作小詞畀之琇由國子監典籍有山西清源知縣之擢先數日報至吾姊伉儷九京有知聞其諸子既榮且壽亦未必不有以慰其意也

愛甥甲子從頭數可如今　還思汝母別離已是成千古見爾猶如面覷　爾已有孫能侍祖子又常勤斡盤清和天氣逢初度[illegible]斑斕拜舞

[illegible]黃　同上

湖海遠遊歲月賒鄉來不覺鬢[illegible]紗飲流霞朝朝歡到日西斜

清平樂　壽趙希尹母

典膳趙希尹之母王孺人以成化丙戌歲生至今嘉靖丙戌甲子一周天而又過一年與始生之歲適相遇蓋年六十有一矣八月四日其初度之辰也先期希尹介吾甥俞珎與珎之猶子教借來求予言爲孺人壽予念珎之兄今國子監典籍琇與希尹之考義官服周素相友善珎兄弟輩因與之往還而於珎之弟琢尤厚敬琢之子也遂增於服周予因琢識服周知其平生能勤儉起家以有孺人相之於内也及服周沒希尹繼理家政而貲産益饒遂援例入粟待補典膳於　宗藩其弟希說暨其子孟賢又同時鼓篋遊郡庠孟賢弟孟豪年雖少亦知慕學皆孺人有以教之則孺人於爲妻爲母之道皆可以無愧服周雖沒猶不沒矣予安得不爲服周喜而忍默默無一言哉遂填小詞二闋書畀希尹持歸以爲壽觴之侑趙居水頭之溪坊王出大井兩家門戶蓋相埒云

清[illegible]

□健　階前蘭排森森竹鳥炙光映青衿從此年年
百華堂壽酒高斟

木蘭花 同上

秀溪溪上四面青山排畫障高下亭臺花竹軒窗傍
水開　鈎簾半捲琥珀盃濃紅不淺詞掃千篇歌一
稱永慶一年

桃源憶故人 送田州張通判赴任

嘉靖五年兩廣撫按官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姚鏌
姚公監察御史臨川劉君等奏革田州府土官請
設流官守貳如內地藩憲諸君僉議府通判非全

州張同知華不可盖以其才幹素著撫處尤宜故
也議既定將具職名以　聞適張刀陳有疾不果
既而桂林府通判梧州府推官皆缺員於是撫按
聯疏於　朝以華及藤縣孫典史懋二人名　上
懋先任廣東按察副使奉　勑整飭清遠兵備以
詿誤謫官於藤部院臺諫論救薦舉前後不知凡
幾疏張獲與孫皆薦不可謂偶然也疏下吏部時
孫已因少師遂菴楊公奏量移弋陽桂判梧推皆
不果補田州通判之缺遂以張補之與撫按初意
正相合輿論咸以為宜[illegible]賞德安之隨州人
由龍虎衛經歷被薦同知全州在任九年撫按官
旌異者四獎勵者十最後交薦遂有今擢觀其為
疏謂其勤慎通敏政聲昭聞久歷年歲備諳土情
則其平生居官持身概可見矣予嘗累乞休致上
官皆不聽其去今被臺檄促之赴任吾鄉士大夫
不忍遽與之別也相率來徵贈言予老病不能文
聊賦錄薦劄而檃括小詞一闋以張之予嘗在吾
州留意學校凡有脩葺皆為經久計橋梁道路多
所繕治至于逐惡徭歸於故巢以除州民之害爲
慮尤遠予先兄大司徒梅軒先生嘗謂其此舉得

江統徙戎之遺意有識君子皆韙其言今之往倅
田州充其平日所志其經畫必有可觀茨驅旌任
以副撫按藩憲保薦委任之盛心以趣功名之會
庶幾不負超擢　寵命勿更以病辭爲一己私便
圖可也

十年奔走湘江路手種甘棠無數歲久清陰遍布老
稚蒙遮護　田州郡倅今催赴爭道此來何暮亦子
嗷嗷待哺兩手勤摩拊

梅稍青 同上

此上荒□變刀爲犢化劍爲牛亦子龍之[illegible]

滿眼鋤耰　呻吟盡變歌謳漸衣冠彷彿中州群黎
樂業涵濡　聖化萬載千秋

風入松　送李邦彥擢宰龍游

豐城李君邦秀以禮部儀制郎中出判吾全抵任
未數月天官卿以什伍[illegible]詿誤而實非辜也請於
上擢浙之龍游知縣將行吾全諸縉紳士夫喜其
榮遷而惜其遽別相率謁予徵言以贈君予之喜
君惜君又有甚於諸賢者雖無諸賢之請亦將為
之執筆況其請之勤勤乎特以衰老久病神昏氣
務言不能文不足為君重也姑填小詞一闋以為

君祖筵之侑君江右名家諸父群從由進士官中
外者數人厥考長史困學先生累以經術輔道南
北　宗藩君克世家學繼登高第初為驗封主事
于南京尋改禮部遷兵部歷官主客職方員外郎
再遷郎中明敏有為所至克舉其職人情世務素
所諳練與人論及亹亹終日聽之忘疲學尤愽雅
又善為古文辭政務之暇長篇短章從容酬應藻
思逸發燁然滿紙往往為人傳誦[illegible]判吾全也公
退閉門日從事於文翰方諸州守沈侯伯誠之請
續脩州志未脫稾而龍游之命下[illegible]固君
惜徑之地也岐陟穿擢將門今日始予雖衰病[illegible]
及見之

奉天殿上聽臚傳轉眄幾經年兩京三部頻承　寵
擎[illegible]赫赫文采翩翩別郡　玉皇香案暫教來判湘川
[illegible]衙未幾已東旋去乎浙河畔蛟龍不是池中物蹄
涔水更肯留連內外省臺藩臬從今歲歲喬遷

臨江仙　送沈太守入覲

吾全州太守沈侯伯誠循例述職京師鄉里大夫
士謂侯以銓試第一人來為吾州守蒞任纔五年
巡按御史嘉其賢能而旌薦之已三見於章疏矣

方今　聖明在御旁求才賢侯　陛見之後銓部
既面考其政績又據巡按薦章而覆議之以　聞
于　朝或中或外登等之擢可計日竢也吾州之
黧老稚齒安得復蒙侯之惠澤於久遠乎故於侯
之將行也莫不悵然惜之相率來謁於予欲予以
其意載之文詞以著侯之美予老且病不能別有
所論譔也就諸大夫士之意而演之填宋人小詞
二闋復焉俾以致之於侯明日侯亦詣予辭謝不
敢當予曰侯勿庸過謙為也前乎侯而為[illegible]
州者非無其人也嘗行御史三人相繼[illegible]

洊薦如侯今日者乎非侯政蹟素美其何能致此
迫侯之茲行覲禮既舉果以閭閻疾苦悉意　上
陳如予小詞所云者當路大臣知侯能究心民事
使侯得終惠吾州之民增秩賜金還侯舊任如漢
家故事則才賢之擢於　朝廷惠澤之覃於黎庶
將不兩得哉既相與言之遂以其言登于緑軸用
爲侯贈馬
萬里山州來作守敢云地瘠民貧催科撫字兩艱辛
窮簷茅屋下無事不關身　鳴珮春風趨　玉陛
九重應賜咨詢遐陬民瘼細敷陳願分涓滴水涸轍

活枯鱗

謁金門　同上

春入覲白叟黃童爭問惠澤恐難終蔽郡吾儕能不
恨　宵盱旁求才俊穹秩崇階無恪去去鵬程看奮
迅臺省榮登進

浣溪沙　州學師生送沈太守朝京兼謝其脩學

吾州太守沈侯之入覲于京也予既諾吾鄉士夫
之請書鄙文小詞以送之矣州學師生復謁予懇
懇求一言謂沈侯自莅任以來留心學校既脩明倫
堂與東西齋居及諸生學舍煥然一新又以靈星
門外兩旁墻垣舊用土築者不足爲經久計皆刪
斬易之南北數十丈甃砌堅緻先累山石爲基上
又覆之以瓦既成壁立矢直自遠望之宛如城堵
觀者蓋莫不嘖嘖稱嘆謂爲前此所未有也侯之
有功學校如此先生忍靳一言不表章之以爲後
人勸哉予以師生之言義不可奪也遂不厭其複
書小詞一闋謝侯且以送其行云詞曰
孔廟門前石作墻明倫脩葺似新堂黌宮從此益輝
煌　不是君侯崇教化頹垣壞棟日荒涼釆芹誰繼
魯人章

感皇恩　壽滕景暘八十

滕翁景暘今年壽登八十會　皇帝尊上　清寧
宮徽號　推恩天下之老於是翁有冠帶之　賜
又有綿帛米肉之　賜州閭鄉黨上至郡大夫皆
曰斯翁非徒壽者其平生履善蹈義祿光茹潔非
一日之積蓋德之見重於人人久矣今年齒既高
而　恩賚適至似非偶然者可無言以張之乎翁
之配予姊也相與久而相知深遂援筆填詞用爲
翁壽翁早歲無子四十後始生子義官榆榆今又
生冇二子日夕承歡膝下翁之心蓋無時不樂而

揄女選爲　靖江王妃事姑奉夫撫摟單[illegible]
其道閫府上下莫不賢之識者謂翁之家教有素
云翁之生辰在四月十有四日先期翁之母弟義
官景明率揄來謁予因書以歸之至期亦將藉是
以列姻戚暨鄉大夫同往賀焉
辰氣好清和是翁生日鶴髮酡顏年八十　琖進高敲
兒與諸孫繞膝姻婭況是聯　王室　城北腴田如
雲香秫一壺自有長生術　鳳凰詔下　恩數先加
遺逸錦堂歲歲歡聲溢
鵲橋仙　壽從父姊鄧孺人六十一

盡吾全州境有村曰鄧居人惟一姓遂姓其村其
族之耆年翁曰經以輸粟授冠帶翁之繼配孺人
蔣氏予從父女兄也以天順庚辰歲生十干十二
支相配一周而又過一朞今年六十有一蓋吾鄉
所謂逢年者以歲星適與始生之年相值也七月
二十有三日實維初度之辰其仲子鄉貢進士執
中以會試過兩都予偶以公務留滯予大兄少司
徒梅軒先生公署執中踵請於先生及予謂不可
無言先生命予塡小詞一闋寓歸爲孺人壽遂已
以授執中執中歸而獻焉孺人與翁並坐高堂上
執中與其兄致中弟本中率其子若姪輩奉觴膝
下試命童子歌此詞以侑之不知肯爲我囅然一
粲否
葱葱鬱鬱十分佳氣秋早畫堂風靄瑤池阿母綺筵
開青鳥一雙先至　瓊觴送進綵衣頻戲蘭桂香飄
庭砌天教福壽偶靈椿真是仙家伉儷
木蘭花
千戶侯栢軒胡翁謝事歸老于湘源之十有四年
爲嘉靖己丑溯翁始生之歲正統丁卯於是年八
十有三矣正月十七日其初度辰也鄉里士大夫與

其子鉞游而善者喜翁精力強健飲啖無人子姪
孫曾森如蘭玉莫不欣喜其壽而樂也來求予言
因塡小詞一闋畀之俾大書于錦軸以爲翁壽筵
之慶云
春生几席過了元宵纔兩夕鶴髮盈簪共慶今年八
十三　杯傾雲液玉砌芝蘭香繞膝醉後哦詩猶記
轅門奏凱時
蝶戀花
石齋楊公以內閣玉簪花開蝶遊其上命題
[illegible]悅到瑤池宴罷精[illegible]雲[illegible]隨地[illegible]入見曉來忍觀

金風面冰霜蓋把肌膚換　心欲長時香不斷雌蝶雄蜂來往頻留戀片時到處遊皆遍冶情應比人尤慣

清平樂題風泉閣

項氏之風泉閣昔在茅山而今在臣山刱於養默翁而紹於德懋上舍縉紳士詩以詠之者蓋不知其幾予不能詩因填小詞繼書於諸作之後狗尾續貂徒强顔耳

青山高處更結高樓住風色泉聲隨杖屨閱過幾番寒暑　臣山不減茅山百年風景依然華表柱頭留語何妨雨地周旋

雨中花題茅山書屋

書屋在臣山而仍繫以茅山者示不忘其先也讀前人書盃充大而光啟之俾屋與山爭高人與山俱爲不朽德懋所以不忘其先者不尤在此乎

山上幾間茅屋插架牙籤萬軸聖賢言語前人收積留與兒孫讀　十年鑿壁偷鄰燭文字撑腸拄腹看蕙悵蚤空楓宸獨對平步登天祿

卷之十七終

湘皐集卷之十八

兆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嚴從道輯

序

送行人司副唐君仁夫使安南序

安南國在南海諸蕃中夙號秉禮者也故　朝廷式序之典懷柔之禮特表異之歲時貢獻使至燕饗必以綴諸班行錫賚必爲出諸帑幣隆恩異數蓋將中國之也逮其歸也又特簡行人以賓禮送至其境上而止君曰於吾土無虞云以示博大非徒如宋之所

謂押伴者之云也而行人之當行者其容以輕授乎哉乃今得司副唐君仁夫承命以行噫仁夫其亦於是而有思也乎前之　冊封　頒朔使是國者必屬之翰苑諫垣以爲崇重然皆必臨其國都以南面其君臣其肅將之威凜然自天而下革心革面之機有不動聲色者後先相望也而今之所至特止其境上其所臨者僅陪臣而已或以此自怨自晝而少殺其英風毅氣顧且將覽略其山川景物以資其嘲哈啸詠曰是亦足矣則昔之人固有押伴虜人至於境上日默默無所用其意獨惜[illegible]歌以娛愁思如宋玉

小者其亦果為君子之所取法乎然吾意是殆雖
桀驁驕肆乎有易我之勢川雖發憤而骯髒抵在
而雖無能為者若茲安南者其不為吾中國之郡縣
有漢唐以後至于國初自宣德改元至于今日曾幾
何年其陪臣之來使蓋必慎選於國中而老於事者
也有不知此也邪既曰老於其事而知之今茲至
闕必益明冠履之分審逆順之勢而絜長度大謝語
其王將天誘其衷憬然悔禍庶幾復其故初者此其
時乎蓋古有黄屋左纛而竊號於一隅及以一言竊
之去之不俟終日者吾是以知之也然則仁夫奚必

臨其國都之為烈也哉折衝奔走大丈夫胷中自有
不可測者也仁夫予鄉人予素高之知其將以功業
鳴于時以光于鄉因鄉人之請贈行也故推其天者
期之

送同年友黄君時濟副憲雲南序

今年春予同年進士之仕於　朝由吏部推擇被
命而陞者六人其在兩京則左通政及太僕少卿各
一人其在諸藩臬則左叅政一人副使三人三人中
叅之黄君時濟其一也先後不出一月之間拜陪
臬受丕顯休命班行皆屬目交語以為吾黨

一時遭際之盛而吾諸同年亦竊自慶幸謂昌祈此
所無也既次第往賀之矣而於其行者又　殷勤餞問
倍常而加之意乃四月廿又七日醵而餞之於城東
黄都尉之別第且請翰林春坊文字其職也不可無
言以識其別言以齒序予當有言以贈時濟不敢以
不文辭因竊追念吾同進之士三百五十人皆　先
皇帝所親擢以遺　皇上今日之用者自丁未至今
歷十有八年譬之木焉歲月漸久雨露之培養益深
則雖拱把之微亦可以馴至於合抱之大矣作室者
欲由是而求之以為他日梁棟之資其孰能舍合抱

之大而別取諸拱把之微者哉故夫今日之為藩為
臬與夫貳通政亞太僕者則固他日六部都臺之選
也然則吾榜之士能不彈冠相慶於群公彙升之日
乎若時濟者固前所云木之合抱者也作室者欲求
梁棟於吾榜豈能舍時濟於他日哉且方時濟之未
為臬司副使也不嘗為御史乎人固預知其有臬司
副使之擢也其未為御史也不嘗令修武乎人固預
知其有御史之擢也前日既可以逆知其今日之所
至則今日獨不可以逆知其他日之所至乎然則吾
同年中今日之為藩為臬而他日之可臺可部者

[illegible]濟而有望哉時濟他日果爾部馬臺焉其能與[illegible]同年齊驅爭先建功立業以垂名竹帛如宋王子明寇平仲之為太平興國中同年蘇子瞻子由曾子固之為嘉祐中同年耶抑將求以過之耶此則又在時濟自力非人之所能逆知也古人不云乎願力行何如耳時濟為副使當之雲南雲南藩臬中有為吾同年而他日之可臺可部者其亦以是語之

送學士張公歸河東省母序

聖天子優禮文學侍從之臣　殊恩異數往往特出常典之外今年翰林侍讀毛君維之省其父母歸東

萊既而學士張公文卿省其母太夫人歸河東皆以章上請皆不俟踰時即　賜俞旨迄無他司覆驗之稽且　特令有司給車馬續廩餼自京師以達于其鄉皆前此所無者而張公之地望尤崇縉紳士夫尤莫不交口相慶以為儒臣之榮遇於是公之鄉人謂公茲行誠不可無言以張之推鄉進士李昉來屬予序夫學士之官昔之君天下者猶恨不得為之非以其清要貴重乎夫以清要貴重之官而膺　清燕之班[illegible]

賜衣賜帶于公之身[illegible]自天而下為人子而得榮其親也如此為人父母而得其子之致榮於我也如此天下之樂尚有加於此哉昔漢毛義得一安陽令府檄至門以有母之在堂也捧之而入喜動顏色況公今日之所得者又有什伯千萬於此者乎就公言之公數年前不嘗假使事便道歸覲太夫人於其鄉乎公當時其官尚侍講也清要貴重亦有如今日之地望乎所得於吾　聖天子者其　恩數亦有如今日之殊異者乎以今日之所得視數年前之所得既殊且異則此數年後之所得視今日尤為殊且異者

不亦可推而知乎然則公今日之歸可遂以其所已得者為足以榮且樂於其親而顧久恥於其私哉況經幄宮廬之直皆公素所有事未可以一日離焉者也經侍之餘太夫人未必無移忠之訓而公素所迎養之志以余覘之亦未必不遂於茲行也他日地望益崇致　朝廷之恩數益殊且異其所得果將有出於今日者不尤足以致其榮且樂於太夫人也哉賜之求樂中諸學士命婦入覲　中宮惟金文靖公[illegible]母行宴賚優厚加有冠服之賜今　聖天子崇儒右文既同符於　先朝尚[illegible]一舉令典而行之則宴賚錫

賢之錫太夫人如文靖之母之任當時者將必有以
矣予雖陋尚能為公賦之

夏江別意圖詩序

憲副吳公禹鄰始以進士上第遣屬秋官持廉秉介
清譽藉然未幾由尚書正郎晉副湖臬奉　勑提督
湖廣等處屯田蚤夜憂勤求所以足國而裕民者在
任數年凡其所隸窮山深谷蠻烟瘴雨之鄉足跡皆
遍由是沴氣侵而末疾生遂欣然求解其任以去公
之先世居杭而自先大父以來徙居于燕公既去任
將由鄂趨杭又將由杭趨燕而太夫人春秋高方板

輿在官邸南北相去何啻數千百里故公北至於沔
而心樂之遂有終焉之志蓋君子之去其鄉而仕也
或可歸焉而歸或可留焉而留夫來客與何適何莫
亦奚必拘拘然留吝戀着而後為可也醉翁吉產也
北仕京維而遂遷居于潁東坡眉產也南歸境崖而
遂卜築於常古今人所見略同類如此荆湖山水甲
天下而沔為其奧區公之所居尤稱奇勝某水某丘
可遊可釣顧有平生舊游所不能及者公雖欲不樂
亦惡得而不樂也今夫軒冕珪組之樂造物者於人
亦不甚靳獨於一丘一壑未嘗輒以畀人然則公之
所得以此較彼孰寡孰多必有能辨之者矣昔秦太
虛臥疾汝南其友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
以愈疾太虛即於枕上引之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
數日疾良愈今公之去鄂而居沔也江山滿前不假
予繪畫之彰施而自然千態萬狀出奇獻巧於目睫
之間令人應接不暇其視太虛之觀圖蓋不翅十百
千萬之相懸也吾知其由是例次將益開明鬱滯舉
皆蕩滌則雖數十載之沉疴亦將為之脫然去體況
區區末疾彼造物小兒安能久為公祟哉方今　聖
天子渴賢醫國公匪朝伊夕勿藥有喜戔戔束帛行

將賁於沔水之陽民瘼之瘳當必不緩於已疾此公
平生之志也翻然復來政恐不免則夫一丘一壑又
有非公久得而專焉者矣公既戒行憲使馬公輩篤
僚寀之好相率載酒殽設供張讌餞於夏口之濱且
賦詩繪圖以為贈既成卷帙名之曰夏江別意適予
過鄂因以首簡見屬遂為之序云

贈樂會令葉廷言序

自徐聞渡海得大洲其廣輪可二千里寔古珠厓儋
耳之地雖巔顛獨居一海之中禹跡所不及章亥所
不步而自漢迄今作養漸摩歲異而月不同衣冠禮

樂蓋將並駕齊魯而殷富或過之矣以　祖宗之深
仁厚澤煦嫗百餘年之久犂鋤尋于窮谷雞犬之聲
相聞故其民興於禮義而重犯乎刑辟號稱易治凡
吏于其土者苟明且能不必求諸乎其他而即得其
所以治之之狀因其俗不煩其令簡節而踈目終日
寂然不復以事試上下相安小民出租賦奉期約爭
先而恐後田里熙熙然亡嘆息愁恨之聲然今之官
于此者孰不以瓊於京國由版圖極南而望極北懸
隔山海行必數月而後能至不免踰鳥道而涉鯨波
且峒獠之黎帶牛而佩犢與里居之氓相錯控御一

失所安保其無獸奔鳥駭之變況凌暴颶霧飲醎而
食腥毒草蟲魚水土之患亦往往而有故一閒除目
輒惴慄變色若終不可往他日足一履其地珠香象
犀翡翠文甲奇物雜然溢於目前而有動乎其中向
之憂遂轉而為喜矣於是眩瞀迷惑頓忘其素幸其
土之遐玩其民之柔魚肉而葅醢之不盈其谿壑之
欲不止雖公議之所不宥　國法之所不貸然前車
既覆而後車之不戒也亦云多矣予在京師常從瓊
之賢家游每與論及乎此未嘗不為之扼腕與嘆今
喜吾同郡樂廷言之令瓊之儋邑樂會因[illegible]所言

於予衆者相與劇談之　今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仁
不遐遺雖炎天漲海之外固無異乎神州赤縣之中
也廷言明經術發身儒科其閱於世故也多於予前
所善者必毅然衷之其所不善者必斷然反之殫心
畢力奉宣德意以利安元元則廷言之茲行也其所
施設將不有出乎尋常者哉

送吳克溫歸省祖母序

太史吳克溫請于朝將歸覲祖夫人于義興其舅氏
讓齋先生留之甚堅而克溫之志卒[illegible]而莫
之能奪蓋甥舅之情誠親矣而祖孫之情尤親況乎

生一日而即無母所謂祖母蓋母也自出胞胎以至
于今日亦既有室矣生子暨女少長殆成行矣仕而
有祿位又重荷　君恩榮華光寵及其父若母矣祖
夫人春秋既高吾之齒亦逾乎壯一旦祖夫人臥病
于床自春而夏而秋閱三時而[illegible]念顧不獲一侍
湯藥問寒燠於其側視彼跪乳之羔返哺之鳥曾有
所弗如也其誰能一朝安之哉　綸綍之命甫下未
可以遽言歸也在　仁聖之主宜弘其天地生成之
賜先恩而後義不以公而廢人之私曾謂先生之於
克溫而忍以甥舅之情遂妨其祖孫之義哉克溫之

毋氏既亡矣思毋氏而不得見也一見舅氏如毋[illegible]焉渭陽之情今亦曷嘗異於古況先[illegible]處

聖天子論思密勿之地文學德望楷範縉紳海內之士欲一望餘光接緒論有不可得之嘆而克溫以諸甥造屬史館朝夕之間親薰而炙之非不欣然樂也柰何一聞祖夫人之疾則其心自不能以不憂憂在彼則樂不在此持衡之勢彼重則此輕有斷斷乎不可易者是故越常比而陳其私非違情以干譽也亦求其心之安而已君子於其心之所不安不忍須臾處凡細務末節皆然而況倫紀之大者乎吾是以知

克溫之勇於歸也克溫歸矣旦夕抵義興奉尊甫太史公拜祖夫人于床下祖夫人見克溫一旦歸自天上喜溢顔面輾然而一粲自不覺沉痾之去體嘉辰令日御板輿扶鳩杖登鷫鸘之新堂擊鮮釃醲絲竹駢羅壽觴迭進慈顔悅豫時或摩挲老眼矯首而北望見紅雲紫氣往來乎天津析木之墟顧太史公指示克溫而告之且趣其還　闕之期吾爲之豫有所占焉得易之漸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克溫尚翩翩而來朝哉

送僉憲姚公提學廣西序

廣西與閩蜀其地在秦漢以前皆號爲僻且遠故人物不得與中州並然漢至景帝末年蜀已文化大行其學者至比之齊魯閩在唐建中貞元間其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而可與上國齒者亦往往效用于時其化已自翕然粵南於其時視閩蜀則尚不無少間中間非無曲江武溪菊坡諸名賢率閱歷數十年而始一見不能如今之日趨於盛也然粵南又自分爲東西今日以西視東尚不異前日粵南之視閩蜀豈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其至也不能無遲速故其發之於人也亦自不能無先後邪然嘗竊怪天地之氣

未始歉於古而餘於今何獨人才之盛衰乃古今若是其異考之班孟堅之說謂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而韓退之稱閩越之人舉進士自歐陽詹始未嘗不推本常衮化導之功則知人才之生雖由於天而所以成之者人也未可一切委之於數也特氣化流行而發之於人者既不能無遲速之漸則所以振作鼓舞以輔成乎其天者亦當漸有其人以任之如文翁常衮之於閩蜀然此古之賢人君子所以有斡旋氣化轉移世道之功也今年禮部員外郎慈谿姚[illegible]廣西按察僉事奉　勅提督學政　命下[illegible]

夫之寓京師者舉欣欣然謂天將有意昌吾廣文運乎不然何爲　上惓惓焉爲吾藩督學擇人而得賢人君子如公者以有兹　命也文翁常袞之化行當見之轉移斡旋之機其特自今日始矣翕然一辭轉相告語莫不喜傳而樂頌之公拜　命至是纔數日耳行李書冊尚留滯　輦轂之下足未始躡乎三湘八桂之途目未始睹乎猺獠五嶺之勝而士夫遽以文翁常袞擬之公果何以得此哉蓋公素以文學負盛名於時而尤[illegible]試之業且性行粹懿言議英發開口論天下[illegible]利害如燭照數計犁然

當乎人心人無不樂親之者自第進士官郎署以來政務多暇閉門授徒多至百數十人公每親爲諏案講解至于微辭奧義尤懇到凡經公指授出而捷春官舉　大對者每科常數人列官館閣臺省外至州縣庠校甚衆其教有成效彰彰明著班行縉紳孰不歆豔此公所以有今日之擢也公仰荷
皇上惓惓簡擇委重之意能不思所以恪盡職業以求無負哉昔公之私相授受也尚人人皆有所造就况今奉　九重明命職專教事其所造就將不啻徙什伯於前日也邪予知公必能以文翁常袞之心爲心而不自已也心文翁之心則文化大行不患其不如蜀矣心常袞之心則長材秀民效用于時不患其不如閩矣天將昌文運於吾廣西以與閩蜀並驅爭先而督學之任得公司之鼓舞振作以輔成乎其天者宜無所不至則夫斡旋轉移俾氣化日以盛而世道日以升燁燁光耀永垂竹帛直與文翁常袞齊名異代他日自有文章大家如班孟堅如韓退之者大書特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予言惡足爲輕重哉敬書以竢

慶地官郎中雷公壽六十一序

地官郎中東齋雷公既謝事之六年爲正德己巳上溯其始生之歲正統己巳壽登六十有一門下士若左士儀輩莫不爲公喜競圖所以壽公者先是公之子以時膺薦爲宗藩引禮舍人其拜命在京同鄉諸朝士及公門人杜侍御昌皆以公昔在兩京郎署間有能詩名且其性雅好詩各爲詩授以時俾持歸以爲公壽以時既歸拜膝下首以諸公之詩獻公且展且誦喜溢顏面間舉白自浮頽然欣適有不知夕陽之在山也士儀輩聞之以謂公門下士遠在萬里外如杜侍御者尚寓詩以爲公壽况近而親侍几席以

慕無間者可歎然而已乎相卒勵子代之言以壽公雷氏爲吾全文獻舊家吾全士之仕于朝者兄弟相繼爲通政則有陳氏祖孫相繼爲司務則有雷氏鄉人皆侈談之以爲一郡盛事　公之大父與翁在宣德間嘗司務于兵部而公之初官實能襲其祖武故鄉人云然公與二陳先生年相若而公壽獨高其仕也亦嘗聯班玉筍不相先後而公獨未老而歸優游林壑之日居多謂非天佚公以老不可也初公在學校時與二陳先生及予伯兄今湖廣憲副梅軒先生齊名識者皆以甲科期之已而先後舉于鄉二陳先

生及予伯兄尋相繼登第獨公阻於家艱弗克展厥素蘊不得已俯就銓試太宰三原王端毅公少宰四明楊文懿公得其文皆大驚異遂擢居第一其次公者則羊城鄭君亦吾二廣人也端毅顧謂文懿曰二廣遠方乃有人才如此今日之試江浙閩楚諸名藩之士亦不謂少乃皆遜乎不能及何哉明日文懿入館閣盡以其事以告其同事瓊山丘文莊公相與稱嘆久之且賀吾二廣鄉後進之皆有人也又以予游屬館下且於公爲同郡亦因以告予以示奬進之意焉公由是遂入户部爲司務既數年改刑部未幾[illegible]

員外郎于南京户部尋晋郎中兩受　誥勑贈封其親及其配久之始飄然而歸向使公一蹴而登甲科其所遭逢敭歷亦安能過此失於彼而此得焉殆必有所以爲之乘除者詎可謂偶然也蓋公昔之仕也脩於己而得於人既足致榮於一時今之歸也得於天以佚其老將不享壽於無已乎自茲以往吾知身其康強而年齡益永在理有必至者亦奚俟乎予言之贅哉敢以是授士儀輩俾獻諸壽筵公初度之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其日予亦將藉是以厠賀賓之末云

送夏廷重分教鬱林序

天地之氣數盛衰相尋而人才恒與之俱嘗觀於科目矣固有解額屢虧而一旦倫魁踵出者亦有孝秀之淵而欻化爲天荒之壤者君子將一聽其常變之自推自移而莫之省邪鬱林在蒼梧支郡中自昔號爲科目淵藪二陳三士之流風去今未遠聞而與起者尚多其人也姑舉予所知者永樂壬辰楊文貞公主考會試而王文端公實爲易卷同考官二公於文極慎許可顧於鬱林陶仕宗所試易義歎溢[illegible]況爲刻之梓以程來學且特以[illegible]

之有公舉以予之寡陋尚不知鬱林之有陶仕宗也夫陶仕宗一科目程文士耳曾何足爲君子傳誦而予之寡陋尚及知之况道德文章勳烈之赫然者邪方是時士之試禮部者其卷尚未分南北也後五科歷十有五年而卷之南北始分於是鬱林之士始合廣右諸郡邑偕鍾離廬舒滁和諸畿輔川滇貴三藩士同試於禮部以與南北之士鼎分而爲三號爲中卷自是以來則吾不知鬱林之士豈皆群起角逐於道德文章勳烈之場而不屑屑於科目邪何故欲復求一區區舉業士如陶仕宗者乃亦寂焉其無聞也豈亦有之而予之寡陋不之知邪果氣數使之然歟今年瓊山夏廷重分教於此廷重從父職方主事崇熙嘗以明易第進士廷重夙傳其家學知名縉紳間而鬱林自陶仕宗以來其士之學易者蓋多以廷重家傳之易往教鬱林學易之士吾知其必有成也曾何氣數之足云且天地間固有或然之數也而實有必然之理也數雖存乎天而理則在乎人君子盡其理之在人者而不諉諸數之在天者則雖天地之大氣數亦將以吾之人事爲而聽焉此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廷重既受諜何待[illegible]中合秉銓[illegible]言別

秉銓因欲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廷重也廷重行矣予固已言之矣盡其理之在人者而不諉諸數之在天者如是而已予無以告廷重也

送王信夫司教義寧序

義寧爲吾桂林之屬邑也僻民寡雖未足置之古所稱岩望之間而風氣習俗素稱淳樸教易施而化易行也顧天地淑靈清和之氣磐礴鬱積爲日既久其鍾之於人要不可孕誕以爲未嘗有當必涵育長養始出而爲世用何獨寂寥希闊於今日也邪士不藉乎涵育長養之功不可以出爲世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譬如世之美婦往往出於膏腴巾族之中薰醲含浸不出房闥之間而衆止體貌固以安排作公夫人矣若乃苧蘿山中采樵之女教之容止不數日遂能傾城而傾國焉則事之絕無而僅有者也豈可以常理論哉吾嘗聞義寧山中其虎豹常罹之文光彩炫耀其杉柟竹箭之材柯幹堅良田夫野人尚得細羅之剷刮之出之以爲世用况淑靈清和之氣在天地間物之所不能當而屬之於人者顧不得涵育長養出爲世用邪况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 國家設官[illegible]

者聚於其中其所以涵育長養之法非不精且美[illegible]
環百里而為邑豈無長才秀民出乎其間乃使諭世
道者有寂寥希闊之嘆當必有任其責者矣今王生
信夫職教事于其邑方惴惴焉惟不任其責是懼蓋
將求以無負者也義寧之人所以涵育長養而俾之
有所成就庶幾乎他日彬彬濟濟秋魁春甲魚貫蟬
聯當必自今日始往哉信夫見余二三君子歷邑
之良有司幸皆為我謝焉

應天府鄉試録序

國朝三年一開科以取士而於兩京尤重必 命翰

林儒臣二人為考試官蓋
祖宗成法著之為令者也乃正德五年秋八月適維
其期應天府臣先事以 請侍讀學士臣晃侍讀臣
希周寔奉命而來至則與提調官府尹臣鳳府丞臣
王同考試官學正臣銘臣愚教諭臣尚忠臣春臣源
絜臣世恭臣璋臣暘訓導臣偫監試官監察御史臣
和臣沾暨諸執事吏相戒誓而後就列乃竭日夜精
校閱慎去取之於四千一百四十卷中拔其文之優
者得百三十有五人其卷若是乎其多也而所拔乃
僅止此此非文之可取者止於此也遵 制額而不敢

過也其文則録而刻者二十篇亦僅舉其一二以見之
録何能盡也然即其所已録者而觀之雖一出於風
檐短晷倉卒督迫所成率皆明於理而達於辭蔚然
鏘然有可誦而傳者則其平日從容展布之作將不
有大且深於此焉者乎即其在録中者而惟其遺於
録外者使非限於 制額則人之見取文之見録雖
或倍蓰於此亦無不可然而有所不敢者法之所在
不容以己意參乎其間也仰惟
皇上嗣大歷服以來無一政一事不遵
祖宗成法至於試事尤切惓惓屢涣大號戒飭所司

申條格謹防範於凡徇情干正假公售私者尤嚴其
罰必如古所云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者而後已
焉皆法之為也若乃解額之在鄉試者則間增於北
卷額之在會試者則欲去中數而以分屬於北南是
雖法外之意抑亦因時損益以至于此蓋我
祖宗之法本之於身以達之家國天下無一政一事
不以公天下之心處之萬世守之萬世所不能易也
豈獨試事為然哉然姑即試事求之則凡法之所在
雖 朝廷之上亦未嘗輒以己意參之也況有司乎
有司之奉法雖遠而藩服循稟然如在 朝廷之上

畿甸乎法以嚴於畿甸以率乎天下務期所取之士
無不得焉以取重於天下以無負乎
朝廷所尤重之意此臣之志也而士之所以自重則
又係乎士之所自立者何如是豈臣之所能與哉士
之所自立凡處已待物事君治民之道亦豈無成法
哉自昔聖賢具載於經其本末次第可考而知者士
當敬以守之隨其識守才力所至而皆求以不悖不
以利害爲趨舍不以毀譽爲前郤如此而始如此而
終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其有所當爲也如水之
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有所不爲也如騶虞之不殺如

竊脂之不穀有斷斷乎其不可易者非可視時高下
而爲之損益者也使或悖乎此則非士之所以爲士
者矣凡天下之士皆然而況畿甸之士乎哉試事既
畢例有録以獻臣敢謹序于其首且用以爲諸士告
云

慶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礪菴毛公壽詩序

賢人鉅儒以身任天下之重天下之人想望風采仰
[illegible]占世道於其身而壽考康寧足以壽國家之脉
任社稷澤在生民天下之人有陰受其賜而不自
知者是豈人之所能爲哉此見於少保礪菴毛公之
壽不能不歸於天也當　武宗之朝公在內閣與少
師石齋楊公同事屬時事之多虞艱難險阻備嘗之
矣委曲調護心勞力瘁曾意有今日哉而不知天眷
聖明將啓一代熙明之治數十年前已篤生石齋公
與公數人者擬於其時矣人徒見天下今日之熙明
也而不知由前日之艱險有以來之見公今日之壽
康也而不知由前日之勞瘁有以致之山嶽出雲而
霖雨被下土凡下土之萬物榮遂孰不以爲霖雨之
功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論世道者寧可不知其

所自哉然則今日頌公之壽而不歸之於天眷吾
君可不可也昔不云乎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不云
乎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自殷周以來天佑人國家壽
其元臣碩輔而因以壽其國脉若詩書所稱也莫不
然蓋不獨今日始見於公也而公之事則見之所親
見焉以所見質所聞公之壽雖同於古人而所以致
今日之壽則又有古人所難而不必其同者非天其
孰能爲之初公以山東鄉試首薦第進士入翰林編
摩史局啓沃講帷已偉然負公輔之望及侍　武宗
講讀於青宮由學士[illegible]大宗伯遂以清[illegible]正

學宏才遠識爲[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府[illegible]重用廷[illegible]
[illegible]地機務之來悉意籌度平府謀議大率惟以慎守
彝章崇植善類爲士迨夫乘輿蒙出往來南北諫説
從切力莫能回公與石齋公協心居守備竭忠誠既
乃　鼎湖值遺弓之變國勢危疑人心惶惑公又偕
石齋公奉迎　今上皇帝入正大統以安宗社繼而
討擒逆賊潛消禍變釐革弊政擢用忠賢又與湖東
費公同寅臣輔隨事納忠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坐鎮
廟堂不動聲色而使陰厓寒谷一旦變爲春風和氣
之區八荒之廣皆躋之仁壽之域我　皇上旋乾轉
坤之賜其何可忘也而公與諸公壽國之功於是爲
大矣非天其孰能爲之知天意之所在念昔日艱險
勞瘁之不可暫忘思今日警戒保持之不容少易時
兢兢而日慄慄舟行安流張飽帆鼓順風而恒不忘
前日驚濤駭浪之虞盈相與迓續滋至之天休斯固
賢人鉅儒以身任天下者之所有事亦固公與石齋
諸公之素心也豈不足以爲公壽哉公今年壽登七
十七月十有七日實爲始生之辰石齋公湖東公來
謂不可無言以賀因公家少宰海上獨善繪事者爲
[illegible]錄秋霽圖首倡二詩於圖之左右館閣諸君子[illegible]

聞而咸和之總得詩若干首聯書臣軸將以是日奉
以壽公而虚其上方退晁爲之序晁幸從諸公後無
能爲役序詩之責其何敢當然亦不敢辭也爰敬述
天眷吾　皇與公遭際之盛千載一時不徒以爲一
身一家之慶而可爲天下賀者書之以爲群王之弁

會試録序

聖天子龍飛紀元嘉靖之二年歲在癸未將　親策
天下貢士於廷　詔禮部舉行會試之典試士之期
例以辰戌丑未之年前此兩癸未初爲永樂元年後
爲天順八年皆不果如例自有定制以來惟今年癸
未始如期而試天眷　聖明將益昌文運復　祖宗
渾厚淳古之風於今日可由此而預卜矣豈不足爲
世道慶哉於是尚書臣毛澄侍郎臣賈詠臣吳一鵬
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蔣冕臣石珤往司去取其同
考試則修撰臣呂柟臣楊維聰編修臣王思臣黄初
臣葉式臣陳沂臣江暉臣馬汝驥臣孫元臣黄佐檢
討臣林時左給事中臣張翀給事中臣夏言臣趙廷
瑞署郎中事主事臣劉儲秀主事臣薛蕙臣唐胄監
試則御史臣唐鳳儀臣牛天麟暨諸執事咸如制于
三試乃擇其文於三千六百卷中恭從　宸斷

而人得人之多詎自洪武乙丑永樂甲申所得之所
僅再見焉於戲盛矣爰刻其氏名及文為會試録既
成臣晃謹序卷首竊惟文運與氣運相為流通未有
氣運方盛而文運不亨者也特在乎斡旋轉移之有
其道耳操斡旋轉移之柄非有賴於位隆　君師身
任斯文之責者歟我　國家稽古設科以文取士而
用之用其人矣而必資其文以為世用用之朝廷用
之天下不可一日無也是故輔養德義則有經筵紀
載謨烈則有國史叅饗　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
則有　詔令獻替可否則有章疏所以格　君心昭

鑒戒感通神明宣布德意別是非以不惑乎　聖聰
明予奪以求定乎國是若此者非文無以適於用也
以至銓衡人物出納財賦申明典章脩和禮樂陳師
鞠旅明罰勑法若工虞振紀綱諸大政外而旬宣糾
察於藩臬撫綏勞來於郡邑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與
其已然之故必欲一一循理奉法敷陳於上訓諭於
下粲然有文以相經緯而後行無不達顧一於科目
焉取之科試之文其切於世用蓋如此或者乃謂其
無關世道豈識達治體之論哉　聖天子[illegible]
方將丕闡人文以化成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

宜有[illegible]之録以[illegible]　祖宗之作言行政事無偏
無黨咸歸之正大光明之域蓋不獨科試一事爲然
而機括轉移則實自科試始　聖意所嚮天下之士
孰不曉然不假乎渙汗之申嚴條格之約束一弛張
操縱間而人心已正士氣已昌遂有以致　天心之
允協振文運於方興一新德教於委靡頹墮之餘而
可以垂法萬世氣運已盛而益盛　國運已延而益
延其兆具見於今日人皆知其有必然者　聖神功
化不疾而速固如是夫凡生斯世際斯會者皆將感
奮踴躍更相慶幸而況登名是録獲以其文用世者

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爾諸士其將何以
報　上哉

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石齋先生楊公詩序

今年我　皇上以少師石齋先生楊公一品九年後
又歷三年勳績茂著乃九月七日　御奉天門視朝
特召吏部至榻前授以　手勑進公太傅命下日錫
宴于禮部仍賜勑以褒諭之蓋公自筮仕至今已四
十有六年由保傅而首三孤亦十有六年一品歷四
考閱十有二年今年二月初已踰考績之期碩德耆

虛方且以盛滿爲懼久之不肯書牘吏部固以舊
强公乃面奏　黼座之前以有今命公心尤切驚惕
懇疏以辭優詔不允疏四上至决以去就　上重違
公勞謙雅志始不得已允焉是月之十有九日也是
日實公維嶽降神之朝公之壽於是六十有五矣先
是禮部奉旨以是日宴公俾尚書侍郎都御史凡
陪宴者咸在方焚香望闕稽首拜恩適允辭命下一
時得於見聞者莫不嘖嘖仰嘆　皇上所以待公
與公之所以得於我　皇上者誠千載一時之盛事
勑則自虞廷汝往汝諧乃休乃績數語見諸典謨外

役之君臣出於心相孚契而形之乎言若公今所被
賜者指盖不能以多屈宴則自鹿鳴魚藻而下本朝
在前輩惟文貞文敏二楊公在今日惟公僅一二見
宰執生辰有齋醪之賜雖間見於宋而特宴儀曹因
最績而舉壽觴在今日與金匱史成進士臚傳佾祭
儷美亦固未之前聞也若乃懇辭三公不受則在本
朝惟公一人而已視司馬文正之辭副樞崔清獻之
辭右相又孰多讓　上之所以待公與公之所以得於
上者如此誠所謂希闊殊典絕無而僅有者也公果
何以得此哉心忠誠而氣剛正知有國家而不知有

身苟可以利社稷者知無不爲而一切禍福利
害舉不足以動其中是以能然也公在正德初已入
秉事樞屬時多虞内外權奸相繼亂政國勢凛凛有
識寒心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遭事匡持曲盡心力
雖虐焰熏灼四海鼎沸之時政務所關義有不可未
嘗苟徇誠意感乎忠言開導宰歸于正南北宗藩前
後叛逆人心洶洶　鑾馭四出根本空虛而京師晏
然海内寧謐朝野之間皆恃公以無恐既而鼎湖值
遺弓之變中外危疑公偕諸老奉　先帝遺命决定
大策奉迎　皇上入正大統以安宗社其時逆彬手

握重兵伺隙構變公從容談笑剪其羽翼邀庭將士
咸厚賚予散遣歸家京營精鋭夙隷私門者各還部
伍尋請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擒彬暨其黨與下
之詔獄不頃刻間禍變潛消京城遠近老稚歡呼以
爲我輩不死倉卒鋒刃之下伊誰之力肆我　皇上
雍容入都承祧踐祚以臨億兆改元詔下積年宿蠹
一旦刻除如解倒懸如脫桎梏涵濡德澤於顛頓困
憊之餘者如寒極而春如旱極而雨也大政刑大禮
興替襄於新政之初者尤不遺餘力惟恐毫髮有所
未盡仰有戾於聖賢正訓上有違於　祖宗成憲下

人人皆欲爲之致死一旦出賊不意督促副總兵
司等官統率勁兵數道並進直抵賊巢於是恭城游
陽犬牙相入處其惡僮占據四村者以漸擒殄多至
二百餘級叛浦逃徙與之合而爲寇者大遭挫衄歸
經兩江口及香草源桂魚滑石諸灘爲官軍所戮及
凍餓而死者不下五百餘人由是全灌郡邑自春至
冬帖然無事府江舟楫通行無阻者亦數月餘他如
修復四堡統三十六埠以據其要害而左右兩江商
賈舟航亦皆無梗至若臨桂之邊山來賓之青塘東
田馬平之恭陸宅下諸村富川之奉溪源平南之秦

洲里宣化之東足村或撫戮鵰剿或隨宜截捕前後
擒斬有名劇賊數十人府江之獞因而納款蓋前此
所無也君之功在吾廣西有如此者吾廣西士民人
孰不知 朝堂之上則容有不及知者蓋凡大征有
斬獲者則 奏捷于 朝尋被爵賞若乃鵰剿截捕
云者斬獲雖多例不 奏捷故 朝堂之上無從而
知爵賞亦無從而加之也然君之心則豈以 朝堂
之知與爵賞之有無爲前卻哉惟欲禦寇安民求以
自盡吾職焉耳君不忍疲民之塗炭一念惻隱爲
國效忠而遐邇無不受其賜[illegible]流傳洋洋[illegible]

[illegible]詎聞之況予得謝里居歲苦四村之警[illegible]
忍今方獲與漁夫樵叟日夕嬉然飽食安眠於[illegible]
[illegible]之墟而無驚擾之患其受賜尤不在衆人下君
之還 朝也雖無傳公輦之請尚當爲之執筆況重
以傳公輦請之勤勤乎故予非惟不能謝且於義自
不可謝而直以鄙意序之以著君之功又推原所自
[illegible]先生平日義方之教能成其子之賢而爲國效
忠者以爲先生壽占不日抵家手捧 龍章登堂拜
慶於婣閭里畢來肯賀先生顧問君按治所嘗施設
者而得君爲 國效忠禦寇安民之實未必不驩然

一粲以自慶他他日加 封恩命如川之源源而至
方將次第受之若宋范叟范佐兄弟之於省華焉[illegible]
家固自有故事在于斯時也豈無秉椽筆以頌盛德
者予文又惡足以爲先生之軒輊也哉

賀總制軍務新進位南京兵部尚書熊都察院
左都御史陽明王公平寇序

皇上嗣大歷服之初吾二廣搢紳士之仕于 朝者
咸談旅議以二廣寇亂相仍近數年尤甚非得[illegible]
環偉不羣之才忠誠體 國而不苟目前之安[illegible]
之莫克有濟於斯[illegible]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陽明[illegible]

人也聯名具疏懇乞起公于家疏將上諗于內閣銓
部諸執政大臣僉謂公純孝人也兩三年前公之太
毋夫人没公尚連章求歸卒喪事今公之父太宰實
菴先生年垂八袠方以疾卧家公跬步未肯離膝下
也顧肯遠去數千里以蒞爾二廣乎莫若待公終養
後起之未晚疏遂不果上未數月先生捐館舍公既
免喪吾二廣寇亂相仍尤有甚於前日中外臣工疏
請起公者踵相接于 廷 皇上俯從僉議命公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軍務暫
兼巡撫以平田州思恩寇亂 勅旨再三丁寧鄭重

公辭不獲命兼程西邁節鉞駐蒼梧未數日即躬至
古邕以臨思田邊境散冗兵數千人各還本土省冗
費冗食無慮萬計又刱立敷文書院日與諸生講明
義理以示閒暇將無事於用武書院名敷文蓋取虞
廷誕敷文德舞干兩苗格之意人皆知公意向所在
無幾何兩府之民相率來歸公乃親詣其地撫綏輯
定為之改建官屬易置公署民之歸耕趨市者滂聚
而兩府以次漸平又以獲賊之在兩江者恃其險阻
不時出沒肆劫掠莫如之何乃檄汪參議必東花
欽官兵走潮殿[illegible]事滕張參將[illegible]下順[illegible]

[illegible]六千人往蒞斷藤峽之仙臺花相古陶龍尾諸巢
峒未幾斬首數百級尋檄林布政富翁副使素張副
總兵祐帥恩田二府兵八千人往蒞八寨未幾斬首
數百級而兩江以次漸平寇之在兩府者因其可撫
而撫之寇之在兩江者因其可擊而擊之或張或弛
不泥故常而惟主於弭禍亂以安生靈也若公者所
謂奇特瓌偉不羣之才非邪不然何足以辦此布政
既陟都憲撫治于鄖陽濱行謂公撫定削平之功在
吾廣右者不可無紀述以為 聖天子簡任得人賀
也廼偕兩江藩憲及副總兵參將知府諸君以書備

述其事遣學正石尚寶持來徵予序昔公以都憲巡
撫南贛汀漳嘗躬冒矢石破桶岡諸峒險劇賊于大
帽山其功甚偉後值寧庶人之變遂倡義募兵擒庶
人於鄱陽湖以成奠安 宗社之大功此伯爵所由
以錫子孫繼承山河帶礪初不可以世論而先聲所
加則實由於桶岡諸峒險之破也公既有功 宗社
其名籍籍在天下雖兒童女婦亦孰不知有不待予
置喙於其間而蕪陋之辭亦不足為公重也特以公
所撫定削平之地於予所居相去僅千里而近藉公
庇癈多矣況重以諸君之託故不辭而序其事因舉

公平生孝義勳烈之大士大夫素所飫聞者以後之
且諗於公曰吾二廣要害之地寇之滋蔓于西者莫
若府江及洛容荔浦諸處寇之滋蔓于東者莫若羅
滂綠水及後山新寧諸處今既剿削斷藤八寨以遏
府江上游而府江實賊所徑路洛容荔浦又賊所巢
穴其東寇之所徑路與其所巢穴如羅滂綠水後山
新寧諸要害地兵威未加文德皆猶未洽公能無意
乎以公竑謨偉略出奇無窮儻稍稍遲之以歲月出
其緒餘如昔年處大帽山故事則吾二廣之地寇盜
悉殄而民生其永寧也可指日竢矣所謂忠誠體

國而不苟目前之安亦固公平生之素心也尚何待
乎予言之瞽哉公果不鄙因予之所已言而推予之
所未及言觸類而長之以為吾二廣生靈立命則勳
烈之在吾二廣者當與前日在江西者等矣予昔待
罪內閣嘗隨諸老以公江西勳烈大書之藏於金匱
今雖老病顧不能以公勳烈之在吾二廣者偕搢紳
士歌頌於道路哉公其念之勿謂予耄荒煩聒而莫
之省也

賀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省吾林公平寇序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省吾林公涖督
兩廣軍務之三年以兩廣夷寇亦既隨宜撫剿惟廣
東之新寧密邇會城諸司治所而寇負憑阻公肆劫
掠遂使藩臬門庭之外隱然若有羌戎異域衆互於
其間虎豹豺狼與編氓雜處備禦防範晝夜靡寧不
能不為之太息乃調集廣西各府州土官所隸狼兵
及漢達官兵委文武大吏分統之數道並進直抵巢
穴公去賊巢不百里駐節督戰指授方略以賞罰其
用命不用命者不數月草薙禽獮一方之寇患悉平
於是寇之在東者東人莫不仰公移師往平之如平

新寧之寇寇之在西者西人亦莫不仰公移師往平
之如平東方之寇踴躍鼓舞徯公之來而恨其晚者
蓋不知其幾千萬人上下大小言人人同萬口歡騰
無間遐邇流傳至湘予方卧病山中歲苦夷寇之擾
一聞新寧之平不覺欣然起立笑語移時竊自慶幸
藉公威庇得以苟延殘喘於須臾而無意外侵暴之
恐因概念吾兩廣夷寇無處無之顧彼則遺此得於
前或不能無失於後自昔當事任者恒苦其難而[illegible]
知所處往往因循掩護苟紓歲月甚者上下相蒙家[illegible]
池失陷人民戕戮[illegible]狀[illegible]不以聞若亦聞有之[illegible]

嘗以酒爲喻謂酒之似醯者滿貯於甕盎中過乎其前者一聞其氣味已厭惡之不暇孰肯俯首取一盃而飲之哉假令今日有一人来取一盃而飲之他日又一人来亦取一盃而飲之後來相繼者無不取而飲之不厭不惡則甕盎中之所貯者有時而竭矣何患其滿哉夷寇之在兩廣使當事任者人人不畏其難而處之如飲似醯之惡酒焉兩廣生靈寧無息肩之日哉故夫畏其難處而漠然不以介意者固不足言有意於處不畏其難而才略忠誠或有所未足則一患未除他患踵至未能慰民望而反以貽民累者

亦不能無矣非有經濟人略撫御宏才而又本之以忠誠體　國視民塗炭猶已塗炭寢食不忘必惻然思以救之者安能濟於斯若公所謂有才略而本之忠誠者非邪新寧之平特其始耳其他若瀧水若後山若羅滂綠水諸處之在東若府江若古田若荔浦洛容諸處之在西方將次第戡定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干戈永戢凡傷殘凋瘵之民咸得與中州黎庶共享太平之福此固公之素心也惟　朝廷益增爵秩久公於任以遂公之此心則實吾兩廣士民之幸[illegible]凡公任正德初官大理寺法[illegible]觸忤權奸遭繫　詔獄謫官于外及權奸敗始由郡倅晉陟知府尋陟參政左右布政其爲參政布政皆在兩廣邊防夷情夙所諳練況平生風節操守素爲縉紳所推重兩廣夷獠亦固稔聞之先聲所至心膽皆寒已非一日自今以往戡定禍亂以永令譽於無窮如狄武襄之在宋韓襄愍之在　本朝寧不深有望於公哉廣西副總兵張經自爲偏裨進今職隸公麾下也久受知素深聞前言而韙之請書于軸馳獻於公以爲凱旋之賀予亦素荷公知愛者故不得辭

廣西通志序

嘉靖己丑莆田林公富以侍郎兼都御史來總督吾粤南軍務撫巡其人民既至定規模嚴號令選將練兵信賞必罰未數月聲振南土間索吾廣輿地志於掌故以謂爲人上者於所部之山川疆域上風民俗人才食貨以至邊防兵政之類茍未能一一周知則無以酌古準今施於政教興化善俗禦患安民紓九重南顧之憂慰一方士民之望於是慨然以爲己任而以修纂之事屬之提學僉事香山黄君佐君乃發凡舉例因舊爲新刪繁撮要闡幽訂誤爲圖經爲表爲志爲列傳爲外志總六十卷以成公志而是非

取舍則一皆裁决於公吾廣故無涌忌弘治[illegible]
學副使廬陵周君孟中始創爲之嘉靖乙酉提學僉
事瓊山唐君胄續加修輯輔以武選鄭郎中琉汝州
徐知州淮欽州楊知州渠皆吾粵産也書未脫稿而
唐君以遷官去前總督都御史慈谿姚公鏌夙有志
斯事會以邊警用兵不暇委之叅政瓊崖黄君芳刊
補未竟尋亦遷任庚寅之秋公乃以屬提學黄君稿
甫就緒其冬黄君又以省母歸矣黄君之將歸也以
其意授梧州舒同知柘葦俾因舊稿稍加竄訂明年
辛卯公既平新寧之寇其秋自羊城抵蒼梧再閱前

稿手自裁定始秩然成書遂以鋟梓於戲非公身任
政教之責惓惓焉於一方之人則是編雖更前後諸
賢篡輯刪潤亦終與塵埃蠹鼠共弊於敗簏中耳安
望其秩然成書梓行於世哉先王疆理天下物其土
宜齊其政而修其教九州之志自上世已與三墳五
典偕號爲帝王遺書禹别九州分其圻界周則大司
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道
地圖以辨地物則土訓掌之道方志以知地俗則誦
訓掌之凡若此者豈徒脩彌文以飾吏事哉辨封域
則欲其慎固别淑慝則欲其勸懲録戶口頃畝則必

徭役均[illegible]學校教化則欲習尚淳厖以至物産豐
耗吏治得失莫不各有微意於其間皆所以爲政化
計天下郡邑志之所同也至于文事武備内修外攘
則在吾廣尤不可以一日弛故今之所志於兵防夷
情尤致意焉蓋禹貢文教之揆武衛之奮周職方氏
辨其邦國都鄙之人民雖四夷八蠻亦莫不然所以
别内外之限嚴華夷之防其爲吾廣生民慮也周且
遠矣吾廣僻居南徼夷寇侵軼無歲無之文獻之不
足於徵蓋有不勝其可慨焉者自昔方志之所紀載
若沈懷遠之南越志莫休符之桂林風土記劉珣之

嶺表異録范旻之邕管雜記周去非之嶺外代答皆
徒有其目而無其書其書之存於世爲士大夫所共
稱道者在宋惟一桂海虞衡志作於文穆范公成大
者在　本朝惟一桂林志作於禮侍陳公璉者然文
穆所志止於山川物産禮侍所志止於一郡數邑況
自宋至今上下數百年而簡編紀載希闊寥寂僅僅
若此事之遺闕夫豈少哉此今日修志之舉在公自
不容於少緩也使後之宦于斯游于斯生長于斯者
皆知是書大有關於　政教是繼是承以禪續於無窮
則由今可以知古由後可以知今吾廣文獻將自是

患於無徵其為利益未可以一言而盡也冕以斯時山中快睹鄉國圖志梓行於時既深為吾廣士民幸又復挂名卷中允竊以自幸顧衰朽蹇拙弗克出一詞以賛之不能不愧汗也爰筆冕之所以幸且愧者以告于公用以謝不敏云

卷之十八終

湘皋集卷之十九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序

蔣氏家譜序

昔吾先考斷事府君慨吾家舊譜歷世變故片簡不存癸巳歲以先祖妣喪解官家居方謀采錄以復其舊未幾即世伯兄昇與冕深懼無所肖似不能成先考之志以彰先世之德恒寢食不忘於心歲戊戌偕來京師拜謁少宗伯瓊臺先生丘公於成均辱先生不棄以故人子見待處之館下因得竊觀先生所修家乘欲放其義例著本宗譜圖而方學作程文為進取計雖有此志力不暇及甲辰之歲兄弟偕試於禮部而又黜焉是歲伯兄南歸獨冕留居先生館下明年肄業之暇迺譔次本宗先代世次以為譜圖又請於先生得徧閱其家所藏古今圖籍凡蔣氏之顯名者皆撮其歷官為人梗槩并著吾宗之所自來者又辨其郡望與先世之同名者又詳著先代顯名者之所從出冠於譜圖之前繼以先世事蹟暨仕宦之歲月塋墓之向背妻室之姓氏女子之出嫁與夫[illegible]

墓碣哀誌錄之而以名人賢士贈送哀挽之作終焉
虛其左方者俟他日續有所錄也謄寫成帙就先生
是正寓歸於伯兄伯兄復書曰此先考志也爾能成
之甚善遂論序吾譜之所以作以示吾後之人是歲
爲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歲不肖男冕百拜謹序

瓊臺詩稾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大而經論天下康濟生民至下
言語文字之間皆足以師表當時垂示後世是皆其
才之得於天者未嘗限量而變化不測又豈拘拘於
一才者所可擬哉辟之水然升則爲雨止則爲淵流
則爲川會則爲海初未嘗擇地而後施而其所施各

隨所在無不可者蓋父不能傳之於子臣不能得之
於君而爲師者亦不能以語諸弟子此豈偶然也哉
瓊臺先生丘公以豪傑之才生于　國家明盛之時
歷官翰林掌教國學爲天下文章道德之宗師其經
綸康濟之具雖未盡見於施行而著之於言語文字
者一時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知而信之固足以
垂示後世無疑矣凡所爲言語文字悉光明正大俗
偉潔白類其爲人如飢之必食食必五穀如渴之[illegible]
飲飲必湯水如寒之必衣衣必布帛蓋其得於天
自有不得不然者雖游戲諧謔嘻笑唾罵必皆歸於
有用而非虛誕無益之空言冕辱從先生遊于茲數
年竊觀先生之詩擬李而似李擬杜而似杜擬常柳
而似常柳遇有所爲無不各臻其妙此豈偶爾得意
而爲之若世之能爲乎此而不能爲乎彼拘拘於一
才者哉蓋其得於天才者變化莫測故也先生之謨
謀在　朝廷議論在天下事業在著述固不待詩而
後見也然欲知先生之爲人者抑或於詩而可以見
焉先生官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天下之士不稱
其官而稱爲瓊臺先生表其所生之地以寓仰重之
意也故詩集因以名云

詩稾自序

夫人之能言非能言也乃不能不爲之言也情蘊於
中感於物而動夫雖欲不言其可得耶冕聞大司成
丘先生之論以爲古能言之人皆有所不得已而後
有言故其言工以故凡學爲詩詞未嘗敢有得已而
爲者爲之必不得已皆所以言吾情之所感考伸紙
信筆率爾而爲言雖不工不能逮古然亦不卹也自
戊戌歲至辛丑凡所爲詩得若干首彙次成帙以呈
於先生先生曰小子之詩必篇章而合格式矣自茲

[illegible]不息其或可逮能言者之言乎[illegible]
是以論敘之而藏於篋中

發冡論序

予友丘君一成嘗取蒙莊氏詩禮發冡之義依發冡論而託名於兀該拙卜古溫意以非化外之民有逑同之疾者決不為此言譯以單言即所謂無是人也得非用漢賦亡是公例歟嗚呼一成之用意深矣然一成為此論既脫稿未嘗示人予偶見之几案間亟欲屏去予請至再三遁辭以見示且曰走為此論乃癡人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癡矣安知聞人說夢者

不亦癡其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則以惡為善以非為是以害為利者多矣古人不云乎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自是其是者蔽於所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切有言舉不能入自非為之說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極其所期竭兩端而盡之凡彼所以為之地者一一豫為之言若彼之自言焉者又曷足以感悟其心也邪予為此論意蓋出此雖然天下事可言者多矣何獨論此或發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事莫急焉故也言畢仍命左右匱韞之三[illegible]戒予勿言時一成病已亟曾幾何時竟不起矣嗚呼惜哉一成諱敦別號必學齋深菴先生家子也生甫十齡隨母夫人南歸家居年二十四始北上侍先生首尾六春秋而病居其半其卒也纔三十有一天資絕人嗜甚書一過目不假思索即了其義博極群書而尤究心陰陽造化之理往往有所深造性韜晦對人未嘗文言雖先生父子之間亦不能盡知也為文多不起草興所到處落筆千百言不休每繙動簡冊輒有著作之念多有所輯錄皆未成書惟此論脫稿云予辱游先生門甚荷一成教愛義雖友朋情同骨肉方將資其琢磨庶或少底于成乃遽爾棄

予以去三復遺稿不能不盡傷于心昔者魯褒著論頌錢之神謂其無位而尊無勢而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賤可使貴貧可使富忿爭以之勝幽滯以之拔以至解怨仇發令問轉禍為福因敗為成極言錢之妙用以著其神然錢豈真有神哉錢無神而謂其有神一成之論其即褒之論歟嗚呼一成已矣世安得復有斯人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當不在古人下

武學經傳序

監察御史施君一德按治廣西作武學於桂林簡武職之將世其官者聚於其中延師教之以桂林

併有關徼類於得書也乃取武經七書百將傳讀而
將傳合爲一書總名之曰武學經傳鋟梓藩司凡諸
生肄業武學者人與之一帙俾其究觀前聞求古名
將之用心行事是仰是師以期效用於他日隨所任
使而皆求以無負其爲一方經略之慮甚遠非特取
辦目前而已板刻既完於是左右布政使李君寅高
君公韶按察使范君嵩右參政胡君岳副使張君鋌
僉事張君邦信都指揮袁侯杜相與言曰是書誠守
邊閫者之律令也不可無序處其首簡而猥以屬
之於予辭不獲命乃爲之序曰古今言兵法者皆宗

孫武子其次有吳子又有司馬灋有唐太宗李衛公
問對有尉繚子有三略有六韜凡七書號爲武經在
宋元豐間已然蓋自春秋戰國以來兵法之傳於世
者多至百八十二家漢興經張留侯韓淮陰刪定約
而爲三十五家厥後任宏論次其書又益之爲五十
三家釐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凡世
之兵法未有出此四種範圍之外者然孫吳以下七
書於四種中各有所祖而權謀一家實兼形勢陰陽
技巧之三術則七家之書亦可以包括諸家之書矣
宋人頒之武學以教士至尊之爲經豈不以武人之

有猶儒者之六經庸可一日而不講哉我 國家
列聖相繼居安思危雖四海無虞不忘講武 英廟
御詔定武士教條師之所教士之所學雖以小學
大學語孟爲本而亦未嘗不以七書百將傳爲輔施
於今日刻書之意固以嘉惠遐方實以遵行 聖諭
並徒事彌文以飾治具哉況百將傳編於東光張氏
者於五代宋元名將多缺吁江何文肅公續編蓋在
成化末公巡撫山西特雖去今纔六十年其書世亦
未嘗多見今併刻之匪直嘉惠一方之士而已是不
可以不識或以謂予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自顧方

略何如虞詡不依兵法而日行二百里且變孫臏減
竈法爲之增竈張巡用兵不循古法惟曰吾使兵識
將意將識士情而已宗澤授岳飛以陣圖飛曰陣而
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四人者皆古
名臣未嘗拘拘舊法而料敵制勝如燭照而數計曾
錙銖之不爽也今乃不然無乃爲不知變也乎予曰
世未嘗無方員而兵法者規矩也謂物不能盡出於
規矩乃并規矩而廢之可乎霍虞張岳皆曠數百年
而始一見今之將兵者豈能皆霍虞張岳也乃欲廢
規矩而不用焉其不誤人家國也者幾希故苟未有

[illegible]則不若守程不識之法之爲愈乎此以此然戒人之問適知州林元秩以李君書來速序遂書以復之施君字子修蘇之崇明人由進士再遷今憲按治廣西清愼嚴肅不激不刻議者謂其得憲體云

金臺別意圖詩序

瓊山丘君再成宗伯深菴先生從子也年甫十七八即奮志於學與先生冢子一成自相師友讀書勤甚夜分宿火寢室雞初號輒起挾冊就燈下聲琅琅達旦終日弗肯休率以爲常雖祁寒盛暑不少怠再成

既失怙先生又遠宦于　朝衆咸謂其生長富貴中不由父兄督迫乃能卓卓自樹立何生質之美賢於人遠哉其後入鄉校爲弟子員游場屋久之弗得志不獲已爲有司勸駕應貢上京師既廷試援例卒業辟雍不久將歸覲其親于於是有不能已於情者憶歲戊戌春游先生之門特再成兄弟皆家居聞其賢頗欲一聚首而不可得因寓書約爲異姓兄弟後六年一成來展省予適見[illegible]於朝夕先生館下同其講習者三年又三年而再成始來予喜其來挹于聚晤相與語[illegible]未幾[illegible]然將別[illegible]重來又[illegible]何以[illegible]隣息更能得幾聚首邪然又有告焉君子之相與爲使德諍日進學業日修雖萬里暌違數年契闊[illegible]則惜不然朝夕雖步步相追逐尚奚益哉予雖非有情者而再成之志又必能卓卓自樹立今之別也進德修業將歲異而月不同固無俟於予言亦非予言所能增益所以遣告之者君子相與之道當然也士大夫繪金臺別意圖送再成行各賦詩道別余因首書於圖之上方以爲序詩自編修涂君而下總若干首皆吾嶺南之士云

贈福建憲副余君誠之序

士固有居百執事之列而人即以公輔期之者雖當期之而猶未免欲其循資歷級不必其超然出於常格之外者豈於此而或有所靳邪以蘇文忠公之才且賢也宋英宗驟欲大用之而猶不免格於韓魏公之議魏公之於文忠不可謂不相知也豈亦有靳於文忠哉其言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必久而後取以用之蓋魏公之於文忠非不悉其器度才識足以當大任而無疑所以如此者特欲其久復歷以益大之而已才如文忠用才如魏公尚不能不爲於此而謂後之人顧[illegible]

術而或出於此者邪予友余君誠之自有術表所操筆作舉業文字已能屈其里中同業者及登進士第由江右劇邑令　召拜內臺御史出按雲南入掌三法司事所至皆赫然有聲而其識度竑偉議論卓犖與之游者皆知其為遠大器也凡臺省之佐藩臬之長一有缺員人必以擬誠之當道者亦嘗舉其丞棘寺而不果用乃今一旦忽有福建按察副使之擢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則今日當道之所以處誠之與昔魏公之所以處文忠者其意豈異也焉患其無千里之資而已爲有千里之資則雖俯首帖耳於皂

櫪之間其千里之資固自若也而況已收於伯樂之顧付之王良造父之馭矣其過都越國一日而千里又孰能禦之哉嗟乎天之生才甚難人之成才亦難而遠大之才則固所謂公輔之器者其成之尤難也豈特馬之千里者邪苟欲用之而不究以其履歷試之則雖魏公不能得之於文忠也而況餘人乎自今日觀之操用才之柄者既思有以處之矣而以才見用者獨不能自養以俟比成以究吾之所用則其失不將有在乎誠之於此比亦當深所以自處矣予與[illegible]正交[illegible]同年[illegible]刑部郎中彭君叔大來徵贈言遂書此諗之且以贈焉

送定安彭民望司教萬崖序

萬崖定安徐百里而近彭民望定安產也而往官於萬其二親皆在堂今之迎養也不必裹餱糧選車馬而即至於官邸至則耳目鼻口百體之所奉如不出乎其家姻戚故舊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其山川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語言皆飽聞而飫道之居則安焉其心未必不欣然樂也故民望之拜官也心躍躍以喜夫以一區區郡文學曾何足爲君子輕重而民望得之乃躍躍以喜者何哉豈不以二親之便於養

而二親之心能安且樂焉故耶夫使二親之心能安且樂則子之心亦無不安且樂者固不待言而可知矣假令陟崇階膺穹秩駟車高蓋洋洋衢路間而二親乃不能涉鯨波踰汗漫以來就養君子亦安肯遽以此而易彼乎民望之心初非惡是而逃之蓋有命焉固不可以幸而致也民望嘗學易於吾友蔡信豐使比遊場屋也不遭徊坎壈屢戰而輒北則向之所謂崇階穹秩者或可以乘時取之廼今僅得一支郡文學亦恐位之未必浮於其才而論者猶不能不以此之爲人父母者之心以槩議其親謂其視之也或

不能無少觖望於此然君子之事親必求其心不忝於外康崇顯焉固以求吾親心之安而樂也處卑散焉亦以求吾親心之安而樂也豈以已之得於外者卑尚冷煖而遂低昂軒輊於其親哉昔嘗竊怪昌黎韓子謂歐陽詹之父母老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爲詹之孝然則待於外而後爲孝雖賢如詹者尚亦不免昌黎因不得不術就而稱說之乎獨不記他日之答陳生書乃譏其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爲惑歟民望於斯固宜知所擇矣有以志乎道必不同乎俗有以合

乎世必不信乎古不知所擇也可乎抑又有問焉古之以道學名世者其親有曰吾聞君子以善養不聞以祿養由是觀之則祿養且不足言而又奚暇計其養之便不便哉民望有二第皆勵志問學聞民望之教於萬皆將徙而從之民望雖非比振說鈴談道考古之際弟兄師友其尚是相與商之

贈包君好問僉憲雲南序

監察御史包君好問在任數年克盡職業及其出按貴滁也憫遠民疾苦屢發讜論列于廷其疏驛傳軍士之次危切邊方民隱亡言多采納受代北上未幾[illegible]

僉憲雲南之命蓋宰臣之所薦聞 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然吾廣南人士則猶有爲不釋然者以吾鄉人 通籍朝著間落落在晨星霜木有如包君誠不易得語其經術則年甫弱冠即擢魁鄉闈入胄監名聞縉紳間友爲閣老商公司徒薛公所器重皆延致家塾以教其子弟尋登進士第語其政事則爲理官於撫郡獄無冤民人因其姓之偶同於孫也至謂包待制復出語其持守則凜乎有霜松雪柏之操經術如君政事如君持守如君使恒簪筆立天子左右佐其長偕其僚肅風紀於 殿廷霈膏澤

閭里奚爲乎不可今顧使之出僉臬事於萬里荒邈外行山窮水絕之鄉[illegible]爲言者而之人躬推詰窮覈之勞無乃非少抑乎以是爲權衡人物者惜乎不謂其然士君子有所挾負遭有爲之時居得言之官於凡政治利病民生休戚務明目張膽惻惻懇懇爲吾上數陳別白何其快也然特言焉而已爾尚不若身親見諸設施者爲尤快況今 皇上一視同仁萬里之遠如在目前雖遐陬僻壤亦宜與畿甸等君朕官于近得以言則言矣今官于遠得以行則豈不能行乎致功業之隆舊爵位之遐未必不在茲行也

凡居若仕與予同者合辭僞言以贈因述前所云者
致之離索恒情固有不足言矣

送肇慶太守黃君伯望之任序

朝廷比以江右盜賊之熾由列郡二千石之非良因
守臣有言赫然罷黜三數人以懲不職雖去而更任
他藩者亦弗之貸於是尚書戶部郎中黃君伯望用
大臣論薦出補肇慶知府肇慶於嶺南爲要郡自尚
夷構難以來雖已歷數十年于今凡昔之蜂屯豕突
至不可爬梳者固一切芟薙而禽獮之矣然郊郭之
外墟落之間帶牛而佩犢者尚往往有之其民果皆

一一安於田里而無嗟怨愁恨之聲者乎嶺南之賊
雖與江右之賊大勢不同然揆厥所原非相稽之無
法則控制之失宜其所以致之大略宜無不同也在
二千石皆有不得辭其責者進厥良亦黜其或不良
聖天子憫念元元之仁何其周遍而無間也哉伯望
以進士官戶部十餘年其持身莅政未嘗輒行所操
義若當爲率直前爲之無毫髮顧忌意嘗抗論戚里
治第宅役及衛士於邊方多事之秋謂非　清朝所
宜有人皆爲伯望危伯望竟弗爲阻蓋其志節見重
於搢紳也久今日之　命大臣之所薦聞　天子之

所與授所謂不惑自有較然者蓋其性也其所謀者
經制當必出人遠甚獨未能逆知其設施之際果將
何先耳昔之人有不肯以催科妨撫字者陽成治道
州是也又有謂繭絲不如保障者尹鐸治晉陽是也
二者相值不可以缺一而君子處之尚斷斷乎不忍
以彼而易此也如是況在肇慶之今日豈非道州晉
陽尋常無事者比傾催科繭絲之政乃盡法處之而
不知所以操縱之可乎吾知伯望於此將必有不能
恝然於心者矣伯望往矣他日聞嶺南要郡有以撫
字之勞成保障之功而俾一方之民優游田里熙然

不知嘆息愁恨爲何物其名隱然與古之良二千石
齊驅而爭先焉者其非伯望也夫於是伯望之同官
石景輝陳子居肇因屬予序以俟之

送瓊人李生分教萬州學序

萬瓊之支郡也其人才士習大抵與瓊不異昔人謂
衣冠禮樂班班又謂海濱鄒魯雖槩言海外四州然
獨以爲非瓊不足以當之而萬也抑亦可以居其次
矣生以瓊產而教乎萬之人譬如操舟以泛於海
御陸車以馳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齟齬窒礙之患且
師道其有不立也哉[illegible]

其門者類皆岱嶽沂水之英朱子門庭也當時執經
講學於其家者率多建溪黎嶺之秀蓋聖賢之施教
其化雨之所沾濡春風之所被拂雖無間乎彼此遐
邇而在其鄉邦邑里之中者往往得之最先且深故
其人多有所成就自孔子朱子以來則然矣生丞歲
讀闕里考亭之遺書即知所嚮慕而夙夜孜孜求所
以講明其道施於文辭每能砥服其儕顧獨與主司
所操之尺度不合連進而連不得志於是載其素所
講明之道矣而陶鎔造就乎鄉郡鄰邑之人才蓋生
之生雖後孔子朱子數千百年其所生之地雖去洙

泗闕建尚數千百里然其素所講明之道則固聖賢
闡揚建立以為教萬世者也今之去也正冠束帶分
席鱣堂之上日與英明秀儁之士相授受亦豈可外
此道而他求哉自身心性情體認存養之實達之於
天地事物之理凡夫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明山嶽
江河之流峙草木鳥獸昆蟲魚鱉之蕃且育人倫日
用之所當然與夫動靜云為語默誠信出處進退凡
斯道之所寓欽之而為德申之而為證形之而為威
儀發之為言辭充而大之以為功用事業載在孔子
所刪定之經朱子所訓釋之傳生平日誦習於本校

者講於師友學焉而夙夜孜孜者皆今日所經過而
習之思而繹之觸類而長之以為施教之資者也然
則生一其可以不勉歟生茲去矣他日炎天漲海之中
聞有能立師道於其間而致人才士習果不異於洙
泗闕建天下之人見其衣冠禮樂之盛班班然盛於
昔莫不曰此真海濱鄒魯也考其師友淵源所漸其
必有所自也夫

送澄邁朱教諭序

瓊去京師餘萬里士之出而仕也未有不水浮陸行
舟載車負閱寒暑更歲月而能至乎京師者又由京

師而宦乎四方其跋涉之艱陟降之勤冒昌之虞尤
不可以一二計故士之生于其土者雖有奇材異能
亦往往潛深伏隩不欲與世相聞其去墳墓離鄉井
捐親戚以就升斗之祿者大率不過十人而四五故
仕無崇卑惟以得鄉郡鄰邑為愜心飲食奉養之具
風土調攝之宜語言習尚之務不必其同而自無不
同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予每慱求乎
其人熟於耳而蓄於心其經術之明問學之富識見
之卓犁然當乎人心者就今指不多屈如吾朱從周
氏亦宜收而錄之必不可遺也今也顓以一進士

乙榜而釣致之僅得澄邁之一校在從周之心
以爲屈而在鄉邦士之議顧甚以爲喜何也古者列
國士各仕于其鄉無敢越境今天下一家士皆易地
而仕未有仕而不易其地者也從周瓊士也澄邁於
瓊爲屬邑山川相望牛羊之牧相交蔬果穀粟之畦
相入我之東境彼之西封也徐行之騎朝發晡可至
由瓊之澄出門北步回首家林尚在眉睫而遷已履
其鄉野入其郛郭坐其公署所供奉如不出乎其家
其交接如不越乎其鄉據師席以臨諸生其教條軌
範次第節目不必紛更變易以震耀耳目而固足以

一士志合化輸矣非其與其鄉異境羇旅無聊之人心
有所係而身無所適習尚不通土閧不熟必待旁咨
久察而後僅有所得者相去益萬萬也若曰官以儒
爲名秩清而地散鄉郡鄰邑之朋儕故舊可相與嬉
遊晏樂日徒飽廩祿倚席不講及問以職業則曰彼
長材秀民吾飽閧而飫見之青雲足自致也又何事
於教從周不如是也而亦非鄉邦士之所爲喜也

送貴池令陳廷理歸治所序

貴池令陳君廷理與予之伉儷之兄仲廉通政仲章
侍御其先同出雲陽之蒲江蓋兄弟行也三君俱以
甲而通經先後舉于鄉通政侍御既第進士官　朝
賢而廷理尚回翔州縣方從事於催科撫字之間其
宦跡不必同而要其所存所操皆求無忤於義雲陽
之陳在前代書鄉宦譜世不乏人而求之今日不無
泉陵鐵爐步之感然支分派衍散處他方如三君輩
皆卓然有立以求無忝乎其先黃河出崑崙其志中
國蓋不知其幾千萬折也而後抵底柱觸龍門以爲
奇故觀於三君而陳氏先世之澤其所從來者遠矣
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璧不產於蹄涔
之水磊落奇特之士宜乎出於文獻故家而金昆玉

季連袂而與亦其宜也廷理以器局之宏趣向之卓
議見之明政事之徽守之以謙行之以恕穹秩華階
且將迫逐而不赦豈區區一縣令之所能淹汎然載
舉出入於九華秋浦之間今且七八年雖徵黃之詔
欲下而借寇之請不之奪也歲之初吉述職而歸朝
之大夫士凡與通政侍御游從者咸出祖於郊酒壺
既傾鴻鴈分飛有出席而言者曰離合不常今日雖
暫離矣安知指日不再合乎廷理翩翩而來接武鴈
行以遵羽鵷鷺將必在旦暮間矣

慶陳母吳孺人壽序

送[illegible]卿與其弟進士[illegible]白京師歸[illegible]
母于湘源過予請曰吾母太孺人以歲甲戌生于
十二子相配一周而又過一年今明歲行又在戌矣
吾鄉所謂逢年者是也吾母之生朔在二月二日吾
兄弟會試之期亦在是月先是吾兄弟私相謂曰吾
鄉之俗凡爲人子者一遇其父母之逢年也雖遠在
數千里外亦必先期而歸以爲其父母壽今吾母之
壽辰伊邇吾兄弟顧可舍之而遠去乎因欲留居于
家以待吾母生朝[illegible]膝下以奉一日之歡吾母
知吾兄弟之有此意也呼傳與偁而告之曰二子來

前吾將語爾爾知君子之所以壽其親與世俗之所
以壽其親者異乎爾不聞古人所謂立身揚名以顯
父母爲孝之大邪且爾之先世爾高爾曾爾祖爾父
曁爾伯父爾從伯父其所以植爾門户者何如今去
之未二十年詩書之相禪簪紱之相繩今日視前日
果如何哉爾兄弟不思乘時奮勵以赴千載功名之
會乃欲留戀階戺問隨俗具杯盤會姻族爲足以壽
其親也邪爾不憶爾父平生之志乎爾父雖官郡大
夫猶以不得登名甲榜以繼乃祖武聯芳鴈行爲念
爾兄弟乃不能濟[illegible]父[illegible]志而[illegible]爲吾壽是尚

爲知所輕重也[illegible]爾其速行矣此吾母之訓也[illegible]
偁不敢違用是偕來就試于禮部而偁偶爾竊一
第今將歸拜吾母然夫吾母之壽辰則既遠矣終不
能如吾鄉人之及期以壽其親也傳與偁之心蓋有
不能恝然於此者敢丐一言歸獻吾母以白此意予
曰子之兄弟何歉於是哉子之母太孺人不云乎君
子之壽其親固異於世俗之壽其親者矣使子之兄
弟必欲求如吾鄉俗之及期稱壽而留滯家園則宋
卿今日安能進對　大廷俾二親之名聯書於　恩
榮之録以傳播四方也今既獲榮名又遂歸覲不惟

有以成父志悦母心而父母之名亦由是而顯君子
之所以壽其親孰大於是彼世俗之所謂壽固在所
不必言矣而又何歉乎况宋卿妙齡美質志趣冲遠
而商卿又種學績文日大以肆信乎一第非難取者
使由是而益勉焉則世德益光家聲益振雖欲爲歐
陽文忠而致其母鄭夫人之壽欲爲蔡端明而致其
母盧夫人之壽亦無不可者在子之兄弟自力如何
耳予既以是告商卿兄弟遂書之俾持歸以爲太孺
人壽云太孺人姓唐氏出于湘源鉅族爲郴州守德
盛先生之子既歸於同知思明府事仲和君建[illegible]

男封侍郎冰月先生臣其姑蔣淑人能恪執婦道
明之兄節齋司空與從兄坦齋都憲於宗黨間毋毋
舉太孺人之賢以勵之故思明之沒既久而商卿兄
弟皆能卓然有立太孺人之教誠有不可誣焉者矣
予交思明在髫齔時況亡室宜人於思明爲從妹而
從子嚴坦又婿於太孺人以是知太孺人之賢爲悉
嚴坦候商卿兄弟歸而稱壽之日其往再拜敬爲我
致意焉

送李君思學歸瓊南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瓊臺先生以
文學道德爲　聖天子所眷注朝夕左右論思密勿
以行其經綸康濟之學先生聲名滿天下天下之人
平日飫觀其著述稔聞其論議而想望其風采欲求
一見而不可得而瓊人慕之尤切蓋自先生擢甲魁
官禁垣以至于今正色立朝者四十年中間雖以太
夫人之憂嘗一歸然未幾即來亦餘二十年于今矣
瓊之人雖家傳其書人遵其禮而不睹先生之眉宇
已非一日其思慕願見之心當何如哉況在姻戚之
中而有兄弟之義若乎此澄邁李君思學之所以北
來也君太夫人之猶子於先生爲內弟去年之秋自

以不見先生也久請言將北上或以道遠尼其行君
慷慨言曰昔巢元修之於二蘇徒慕其文章節行之
高尚不遠數千里徒步往訪之況吾內兄文章節行
高出古人上予也又幸居姻戚兄弟行少相與嬉遊
今白首矣念不相追逐耶久別願見心甚飢渴顧以
萬里爲遠哉苟以遠自阻吾恐巢元修笑人即日戒
行李上道由陸且水既沿復溯閱數月始至京師時
先生求歸之疏已八九上而李君適至先生得之喜
甚留處左右將藉之以輔其歸途再疏懇以疾請
聖天子親發德音謂先生文學老成方隆倚任不聽
其以疾去但令大風雨雪日俱免朝參以優崇之蓋
好治之盛心崇儒之異數亘古罕聞而在今則僅見
者也先生其安能遽歸於是李君辭歸將爲先生葺
理田廬以成其他日歸老之計以俟其今日內[illegible]之
私俾益得潁精畢力於論思密勿之任以仰答曠世
之奇遇此李君之志也李君歸矣吾想其抵瓊之日
族姻朋儕畢來胥會相與陰榕陰酌椰漿劇談　聖
天子圖任耆壽俊乂之盛美而嘉歎瓊海以南以文學
道德而位極人臣者百餘年來僅一見於先生也間
與先生之緒言餘論更相告語[illegible]

送大參楊公謝政歸四明序

吾廣西參政四明楊公志仁自弘治已未以來在仕路間無一歲不求去或乞於銓部或言於巡撫巡按憲臣蓋不知凡幾矣皆固留之不聽其去去年夏具疏乞休上京師已而休至京師病殁疏不果上公心自是恒鬱鬱不樂今年夏會江西右布政使缺員天官卿以公名薦遂　詔公致其事以去公聞　命喜甚謂昔嘗累求而不得今乃不求而得之欣欣然戴上之恩有甚於晋用者世皆知求進之難耳豈知公求退之難乃若此哉蓋公自登第至今已三十有五

年由刑部陞憲副亦二十有三年與公同年第進士同時列部憲者前此數年已往往晋而位三孤官六卿矣而公乃遲遲至今竟以此官致其事而去豈公之素志樂於退而不樂於進肆　上之慶公亦或有以亮之也耶公之先公文懿先生以道德文學爲海內鉅儒在景泰間已官館閣及弘治初始由學士進貳天官猶屢疏求去不已難進易退豈公之家法固自爾耶公自少穎慧獲聞文懿先生義理之學年十七八始從從父太宰碧川先生業舉子業未幾業成二試皆在高等入刑部爲主事歷郎中陞湖廣[illegible]山東已而左遷同知長沙府事尋謝病歸既數歲始用薦起知安慶府久之陞參政歷官中外皆以文翰政事著名其在山東疏河决張秋事危言極論敢於批逆鱗編虎鬚攖權倖之鋒困挫屈抑瀕九死而不悔其事尤偉公既以是齟齬於世世亦莫得而用公仰公之忠者徒想望風采而已非不屢騰薦牘也然黽勉受命未久遽歸亦孰得而強之哉世之君子不有以言獲譴類公初節者乎然及其既仆而奮也願反藉是以爲援華躐要之媒駿方爲員橾直爲曲百鍊之剛化而爲繞指之柔者蓋有之矣今公之出也

於彼之所謂華且要者雖逡巡退避然更踐所至不爲勢怵自初至終皦乎粹然無少疵議一出一處清名偉節舉無愧於平生蓋不以一身之用舍爲榮辱而以天下之予奪爲是非此固公之志而士論品評亦非敢輒以愛憎而妄爲軒輊者然則公之退未始不爲進而其屈乃所以爲伸也其所得不已多乎走雖不足以知公而辱知於公父叔間且與公弟四川按察使志道爲同年友故於公之東歸而方伯孫公之[illegible]贈言也舉公平生大節復之且以諗于公焉公[illegible]右嘗佐總督憲臣平積年逋寇于柳叉潯[illegible]

總戎擒冗村逆賊于思明奇筭英略真足以關謀臣武將之口而奪之氣又其他政蹟亦多歷歷可稱以非其出處大致所關故不得而詳也

送地理黄生歸劍江序

相地之說豈獨堪輿家有之哉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書固嘗言之矣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詩亦嘗言之矣然此猶爲居室言非爲宅兆言也孔曾相與問答極論夫孝子生事葬祭之道顯顯然著之於書以詔天下後世至其終篇舉送終之大節而特揭之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使所在之地而皆可葬則何事於卜

正以地有美惡不得不卜以決之葬焉而不卜卜焉而不吉則雖葬而未必能盡善吾親之體魄容有不安焉者此孔子所以有安之之說也自是以來郭璞氏以及司馬氏程氏朱氏始有無使土親膚之說又有土厚水深之說又有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以爲地美之驗之說又有避五患之說又有擇主勢強弱風氣聚散之說皆不過推廣孔子之言而益致其謹重周慎之意特後來者言愈詳而意愈密耳比至天下後世凡爲人子者所當尊信服行以爲葬親之南者也堪輿家謂凡人之賢愚壽夭富貴貧賤一切[illegible]

中枯骨之所爲雖天道禍福[illegible]惡之權皆可以置而不論甚則至謂神功可奪天命可改而禍福之應速不旋日則與此甚相矛盾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然彼之桀是術者但見其師資相授大率皆然遂益鼓其說以誤世人譸張誇詡飾僞以爲真以愚誑愚先後一轍雖號爲讀儒書者亦每牢其愚而不之悟且自謂吾之禍福其輕重予欲皆不出其術中由是舉吾親之體魄一聽其所爲以自陷於水泉螻蟻之地而不自覺曾不知彼之言固有與吾儒合者其曰乘生氣者是也曰止聚曰風曰水

曰土欲堅潤云者皆生氣所以乘之由亦豈得謂爲無理哉在人子者亦宜參互考究之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特不當以禍福言耳予年十二而孤先君宅窆事惟吾伯兄今湖廣憲副梅軒先生是賴於堪輿家之說惜無所知頃自先毋棄背朝夕皇皇焉圖吉宅兆業是術者往往踵接于吾門最後鄉貢士楊仁夫以書自衡山來亟稱劍江黄生璿既而生至與之語郭景純葬書此習聞與之陟降岡阜探討源委則於山川性情務求其隱顯向背之未易測識者其[illegible]說未嘗一出諸其口[illegible]

又謙而好學在吾家一悍丁憲副時雅言求[illegible]

[illegible]儀之術有過人者即辭予往從之得其旨祭為多予家居二年生凡三來吾全每一見必輒喜其問學日新而未已庶乎可與論吾儒慎終之道而不拘拘然泥於彼所傳禍福之談者故因其佐予葬先母而歸也書此以張之且使人知予所以與進乎生者意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僧正某歸湘山序

湘山寺在吾郡之西郭僅二里許岡巒秀拔巖壑瑰詭雲泉竹樹之雅樓閣亭臺之勝為湖南蘭若甲邃

邃之間幽人勝士方袍宿衲來遊來止者蓋咸無虛月寺之主僧曰某公從容延接雖日倥偬而不以為勞見者咸愛悅之所以協相之者蓋其上足某之力居多二衲之名由是隱然不相軒輊今年某以叢林妙選受諫來京師補郡之僧正既拜命過予玉堂之署作而言曰湘山自有寺以來更唐閱宋上下數百年世之名公鉅夫騷人墨客過而遊者莫不徘徊而歌詠崖鐫碑刻其多至不可縷數歲月滋久皆蝕蘚剝殘缺而不可讀者蓋十已八九其或題之壁間之簡上者亦多零散烏沒不復能收[illegible]

[illegible]或者不孤斯志存十一於千百先生儻不鄙他日幸為我是正而訂次焉刻梓傳世庶幾山門增重也予聞而異之嗟乎惟其斯言以求其志之所存其不苟焉碌碌溷跡於其儕也必矣予且不日得告南歸躡屐遊茲山登中亭步與庵倚闌而立拊檻而歌翁遂目於江山雲物之表或臥苔石或濯澗流招白雲而訊之撫松篁而延竚求其所搜訪者而盡讀之據紙上陳編尋山中遺跡以一洗胸中塵土之思庶幾紆徐容與之興幽尋勝賞之趣饜飫乎平生所

時也不知某肯掃松花瀹茗椀來陪我杖屨否

卷之十九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記

浩然齋記

余以浩然名其所寄之齋有[illegible]蔣者曰[illegible]官京師者乎之所經歷也金門玉堂學子之所將望也抑儒碩彥學之所師友也古文與義理學子之所紬繹也抑[illegible]解鄰閣歷政内朝齒纔踰於弱冠名已注於選部駸駸乎仕進之途占甲科而登要津可跂足竢耳算能不浩

然乎嗚呼將得志而曰浩然此亦人之至情也有見笑者曰方　聖神在御之時彼獨耳於布衣方才畯登庸之秋彼獨滯於逆旅方爭先占魁之際彼獨三黜禮部方人子榮親之日彼獨未得祿養衆皆趨之彼獨避之衆皆嚮之彼獨背之舉世之言聰明才辯者莫不皆以彼爲愚也且彼父蚤棄背母多疾既兄弟各天而長作池塘之夢家林何處而謾興桑梓之懷娶妻甫一祀而遽南北之相違生男已三霜而尚父子之未識歲苦耳目之疾身兼僮僕之勞彼蓋欲小而無匄求歸而未得顧迺勇不徇俗動輒得古[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忘寢廢食[illegible]而[illegible]早[illegible]之發冬焉而鬱[illegible]繼之壁蘇精神於斷簡腐舌於陳編其用心可謂勞矣其爲計可謂左矣方僑居寄食旦夕周旋之不暇尚何浩然之云乎嗚呼處貧窶而不屑猶嘐嘐然曰浩然浩然多見其不量也有聞二人之言而辯之者曰斯人之居京華也左圖右書朝經暮史浸淫乎道藝之淵弋獵乎詩書之林辯是非於朱紫疑似之間析義理於毫釐絲忽之微權貴之門紋足而不往勢利之事絕口而不談囊無百錢身無完衣而泰然安之不見其有不豫之色彼豈以富貴移其心空乏

挫其氣哉形迹兩忘得喪若一不有合於俗必有合於道不必有契於人必有契於天斯人其殆尚友一世而遊心千古者乎嗚呼繁華富盛志滿意得衆人固自以爲浩然矣然人得而予奪之仁義道德不厭不闕君子之浩然孰得而損益之哉與其得於外孰若無失於内與其榮於躬孰若無辱於其心蓬門甕牖廣居之安也蔬食豆羹肉食之美也青袍皂絛未必不如朱衣金帶之華布被蒿席未必不如錦衾繡褥之煖如此而隱如此而仕如此而壯如此而老升之爲雲則澤流於八埏沉之爲淵則滋潤乎九里

明以燭暗不迷於暗體堅以處柔不牽於柔波騰
浪沸舟飄檣折而魚龍恒居其宅河斜斗轉風凄露
冽而星辰不失其躔斯人之浩然者固如是此其為
心蓋必有得乎天出乎人契性命之妙通古今之變
者其視蹮蹮媚學紛紛務名之徒競尺寸於辭華較
錙銖於翰墨者果孰為多哉二人之言又曷足以窺
其涯涘耶或者備述三人之言來告余應之曰汲汲
於富貴固非余之所忍為戚戚於貧賤亦非余之所
肯為而妄援古之君子以自處又豈余之所敢為也
觀空中之花而索其香見鏡中之影而求其形何耕

如架捫燭之見三人之言殆類是爾雖其言之淺深
識之高下情之厚薄貫乎其不同要之皆不識余意
之所在也余之寓是齋也藏於斯修於斯游息於斯
聞人言亦言聞人笑亦笑風焉人皆興余亦從而興
夜焉人皆寐余亦從而寐人皆挾冊呻吟余亦挾冊
呻吟人皆執簡呫畢余亦執簡呫畢動靜不求異於
人語默不求異於人頫仰之間但見鳶自飛也魚自
躍也尺蠖自屈伸也天自高而地自厚也余之心果
浩然乎不得而知也果不浩然乎亦不得而知也蓋
余非真能浩然者也[illegible]浩然而不得其浩然以[illegible]

物者皆給以此界之於余而不余吝否耶不敢必也
偶讀孟氏書至浩然之語若深有契於余心者因取
以名齋余之意蓋如此而已耳非有他也或者聞余
言唯唯而退遂記其相與述答之語于壁

小水十景圖記

瀹北有勝地曰小水體齋傅先生世居焉居之前為
月池池南為垣垣之東為門出門而望環其居者山
者水者田巷者亭祠皆極勝其山則尖岡在其南圓
秀如卓筆然大嶺障其北軒然而拱抱如樹屏然龍
王嶺峙其西北曉晴日未高嵐氣氤氳倏飛忽下如

潑黛染其水則西有虎溪石橋橫亘其間衆流皆出
橋下方春漲一碧彌望虎溪龍湫間有黃塘方廣可
數十畝舊瀦為田秋成時禾稼黏對循虎溪南行乃
折而東有灌水冥冽姑農傅氏五世祖範銅為巨釜
覆之至今流涓涓成渠其巷有柳春暮鶯鳴其上聽
之令人心凝形釋萬慮皆忘其田有池池有荷入夏
花盛開白鷺翔集宛然若圖畫其亭在門左傍有古
樹蓋數百年物也祠在龍湫南舊傳為漢張衡[illegible]
祠鍾聲遠聞可以發昏悅目一方之勝也初先[illegible]
食時藏修之暇[illegible]與子溪山雲物之間心[illegible]

既而登甲科官[illegible]而與斯文之任[illegible]講筵獲以其家傳師古憲天之學從容啓沃 聖天子每虛心嘉納所以體貌之者甚厚鹽梅之和羹舟楫之濟川先生家亦自有故事在非不知人望攸歸而 九重之將不我釋也方夙夜圖惟之不暇宜無暇乎平昔某丘某水之懷矣顧不忘喬嶽屢形寤寐受命畫史取小水十景繪爲圖目以寄遐思自古高識偉度之君子不以豐約異志類如此先生有好古博雅之弟曰會以經術峙武于 朝其寤寐桑梓之懷與先生無異金川玉節之間兄弟聯芳如二劉三

孔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而先生兄弟起而繼之先生視五賢雖晚出而文章節行與之齊驅爭先於異代詎非山川靈秀之所鍾歟嗟乎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苟非鍾靈孕秀而賢傑産焉雖有名勝終亦湮沒無聞爾小水因渝之奥區然更歷千百年未聞其有所遇也今何幸得先生産於其間藻飾而後大之一丘一壑一草一木雖千載之下亦常有輝光其所得蓋多矣冕竊第入讀中秘寺受教於先生館下間因請業獲覩此圖敢告先生[illegible]書前言以賀茲地江山之幸遇

府江三城記

灘水自興安海陽山分流而南經桂及昭會癸水荔水及他諸小水趨梧州曰府江梧有總府而桂則廣西三司之治所在焉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江者其江之流洄洑湍激亂石橫波兩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爲猺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刼官舟商船往來爲所患苦蓋非一日其間最爲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灘曰昭平上下百餘里自昔立爲三堡戍以兩廣之兵合千餘人然守無城垣居無屋宇披草茅樹竹木以爲營名雖曰營而實上漏旁穿坐臥

無所一遇炎風寒雨軍士不免仍棲息舟中嵐瘴鬱蒸病死相枕其幸存者精銳之氣銷耗且盡旦夕惴惴焉恐寇盜掩襲之不暇其孰能揚臂鼓勇以當賊鋒哉先是兵備副使餘干張君吉議城三堡白其事於前總督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方始事於廣運僅完外城而張君擢憲使去未幾莆田鄭君岳以按察副使繼爲兵備念前功未究思緒而成之正德二年丁卯今南京戶部尚書應城陳公適以左都御史總督軍務君具以其事白之公慨然報可尋有[illegible]
[illegible]公由梧至昭謝府江[illegible]

樓乃略令亟爲之君乃以其年冬城足灘廣袤百餘
丈高二尋爲門三爲樓五爲屋於城中者五十楹以
處將吏士兵明年戊辰冬城廣運繼城昭平廣運則
因其舊而加甃砌焉爲門一爲樓二爲鋪四爲屋如
足灘之數昭平西岸有廢城一區成化中總督桂陽
朱公所築後陷於寇榛莽叢生狐兔所嘷豺狼所宅
將營新城其父老進而言曰城之規制請廣之使兵
與民並處而移廢城舊甓以助費君乃度東岸尤爽
之處爲城一百八十餘丈爲門二爲樓八爲屋七十
楹移驛舍巡司於城内度其地三之二以爲民居而

於三城之外皆環以壕塹其深與廣俱十餘尺竪旗
標於方隅嚴鉦鼓於旦暮凡攻守之具無一而不給
焉總其費磚以萬計者一百七十有奇灰半之木與
石視磚稍十之九用銀以兩計一千五百有奇然皆
出於公帑未嘗濫徵一錢其力則取於輪戍之兵及
所居之民未嘗他役一夫規畫考校極其纖悉無欺
蔽浮冗之費既落成形勢壯偉規制完整屹爲一方
巨鎮君以書來屬予記其事竊嘗慨夫府江之寇巢
穴深阻出沒無時臨以大兵則禽奔而獸逸於城
未盡遺種復熾肆常時防禦不能一日去兵論者以

紛守之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爾茲三堡因所
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爲一方永久之利
不可以一二計也使非陳公好謀能斷長顧却慮知
人善任不爲疑阻則鄭君雖負籌邊長算安能展布
四體無少顧忌共成保障之功哉陳公名金字汝礪
有文武長材豁達閎爽經略疆圉惟日不足其勳庸
政蹟遠於兩廣者甚多此特其一事耳鄭君字汝并
文名政譽著聞於時其兵備府江也凡可以捍寇
而衛生靈莫不盡心力爲之事得牽聯書予諾之未
遑執筆已而鄭君亦擢憲使以去予同年友平樂

府安仁官侯昶累書來速記且亟稱公及君保障之
功赫赫在一方不可以無述遂敘次其始末以告後
之人公既膺 召赴留都君亦不日推擢入 朝他
時合并班行尚以其所以慮一方者爲天下慮予庶
幾獲見之於未甚衰老之日哉

開建十八寨守禦千戶所記

正德十五年雲南廣西府十八寨夷寇作亂巡撫都
御史何公孟春與巡按陳御史察合謀請兵往討於
是巡撫又請于 朝曰十八寨崇岡峻嶺富惟[illegible]
之區諸夷雜種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來依[illegible]

必為民害今既虛其地若復委以居夷異日之患其將復萌臣嘗令所司檢勘得村名召白者川原廣衍陵麓縈迴草木茂而土泉美宜建一千戶所以控制之廢幾善後之圖所之官軍即以六涼衛後所八百一十九人移置之亦足以守矣無事他圖也奏入報可且　賜名十八寨守禦千戶所時嘉靖元年六月也會何公以少宰　召入京都御史王公啓來繼巡撫之曰茲舉蓋所謂一勞而永佚者也況何公計畫已詳予可弗究厥終以謀於鎮守太監唐公黔國沐公紹勛巡按傳御史桂皆曰是不可緩遂檄陳參議

鄉偏度田賦王副使忠專蒞興作量事期會材費計工程卜時日百爾咸具王公又親為指授而時慰勞之凡為城垣延袤四千尺崇二十有五尺四十尺城四向有樓城守卒舍三十有九城之中為千百所治有堂有廡有幕廳有東庫有西庫以及鎮撫司圜扉之室凡屋七十有八為藩臬分司凡屋二十有八為戍器局為軍營房為屯倉凡屋八百三十有六為演武場一區皆堅固完密可經久遠工始於嘉靖元年十月而以二年五月告成王公與予同年登第相知為深以屬黃布政衷遣使來請記因茲[illegible]一方大壯

願有言以垂不朽予觀春秋凡用民必書其不時害義者則加譏貶以著其非以見民力所當重而用之者必其不得已焉而後可也是役乃為備患安民而衆庶幾所謂說以先民者揆諸春秋之義不知果將何以書之乎我　國家創制立法纖悉備具治體尚安靜不欲輕有增易以重煩吾民維是滇南政務二公出其學識才猷或籌策於其始或周旋於其後皆足以稱　朝廷委重柔遠之意故有所建白輒以聽之而果能著其績用以惠利一方焉此一事也可以例其餘矣雖然予聞之城郭甲兵先王所不能廢

而其恃以為存者則不在此故曰守在四夷又曰為政在人繼自今莅茲土者尚思所以綏懷懾伏以堅其歸附之志而杜其蘖芽之萌是惟此邦之慶若曰是足以備禦矣而遂懈弛以養亂二公先事豫防之意果若是乎故因記茲役而并言之以貽後之君子俾毋忽

延桂樓記

瓊山岑德充歲乙卯薦名鄉書歸自羊城其所居篤慶堂後有樓適成賀客塡門蓋自郡守貳以下皆在德充燕之樓上且因以落其成樓未有名客或[illegible]

延桂二語賀德充又用以期德充之□衆所稱善
以名其樓蓋當是時鄰林一枝已在吾德充手中矣
燕賓之丹苞德馨而先衆芳者乃丘出也實予先師
瓊臺先生宅相穎異不凡宛然外家風韻咨是以云
也燕既數年而二語揭樓中朝夕固無恙顧未有爲
記其事者今年德充來試春官間以語予因屬予記
予曰德充昔者予之所擢不過鄉闈之桂而已予之
客見予能擢之尚且欲予延之於予況所得者將有
什伯千萬於此者乎果能得之則其所延者又當何
如也邪予今將由鄉闈而捷春官則春官固自有春

官之桂也其所得蓋有進乎鄉闈者矣杜少陵不云
乎禮闈曾擢桂又將由春官而對　大廷則大廷亦
自有大廷之桂也其所得蓋又有進乎春官者矣宋
昭陵不云乎仙籍桂香浮斯二桂者予盍亦延之延
之而俾一旦得之於已則今之所得視昔之所得其
大小輕重又豈可同日語哉蓋延有二義有延待之
延若所謂延而得之於已者是已有延綿之延若所
謂延而傳之於予者是已不先得之於已而遽欲傳
之於予是杜也吾未見予之能延矣然予於此又有
進焉桂之在大廷中者其色有三上焉者其色紅次

焉者其色黃又其次焉者其色白故昔人以狀元榜
眼探花郎三魁分配三色予果得見大廷則吾又不
知桂之紅者在所擢乎柳桂之黃者白者在所擢乎
是三桂者均不易擢而欲擢之則亦必思所以延之
延之以何曰學而已德充之學固予之所畏又處瓊
臺先生貳室最久淵源所漸自當不在人後況嶺南
文運今非昔比德充茲雖霜蹄暫蹶然三年之期轉
盼即至槐黃過日必不肯廿於自棄今歸而登茲樓
藏於斯修於斯息游於斯黃卷中日與聖賢相對元
龍百尺其高亦未必勝此瑣瑣餘子求田問舍者自

當臥之於其下或問德充新捷大魁南海倫伯疇德
充慎勿過爲遜避其必應之曰待我明年輸此君一
籌樓成之後五年是爲弘治己未歲七月既望記

靜學齋記

冕髫亂時即有志於學然日墮於塵囂之中思處窮
山深谷以杜絕人事而大肆力焉不可得也是以於
聖賢身心體認之實茫乎未能知而得之歲丁酉領
薦來京師拜大司成先生於館下學既有日先生因
呼冕而告之曰小子知夫聖賢之學乎所謂聖賢之
學無他求心而已矣此其所以求心之要亦無他焉

靜[illegible]以靜以學為學以[illegible]所放焉學之
道得矣今夫靜者非處夫窮山深谷者也非杜絕人
事而不與之交接者也使必處窮山深谷杜絕人事
而後學焉則通都大道之中無一日可學也無一人
能學也則學終不可為哉是靜學不在外而在內靜
不以境而以心心在乎內則[illegible]處塵囂可也雖日
接人事可也由是於凡易書[illegible]春秋禮樂之經左氏
公穀孔鄭諸子之傳濂洛關閩諸儒之書遷固而降
以及勝國之史董賈韓柳歐蘇而降以及夫當代名
人才士之文皆於是乎合其流而咀其華大肆其力

焉凡夫所謂身心體認之實者使皆有以得之如此
則聖賢之學在是矣小子勉之退而識之而向者
之思皆渙然冰釋矣因謂先生之言皆學之藥也遂
摘其中靜學二言而求善書者大書揭於進修之齋
以自勉

廣西貢院修拓記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統馭萬方之初
即　詔天下設科取士所在藩服建貢院以為試士
之所廣西去京師雖遠貢院在洪武初已因布政
舊而修治之[illegible]

縣以後唐禮部貢院盖尚書省前一坊別有一院四
方貢舉畢會于此遂因以試士自開元中始宋之貢
院廢置不常自崇寧至政和間中州外郡始咸有之
未有開創之初即能襃崇化原留意斯事如我　皇
明者　聖聖相承法制益備而人才遂至於不可勝
用於戲盛哉廣西貢院自　國初至今百五十餘年
凡三遷其在城西捲仙門者唐宋來已然洪武初始
遷乎武勝門馬王閣南天順間又遷于新西門內臨
桂縣治西北則今地是也雖規制視前二處不同而
終以卑湫隘陋為病監察御史謝公汝儀按治之明

年是為嘉靖乙酉適當開科取士之歲周覽徘徊慨
然咨嗟力圖恢拓左布政使彭公夔欣然任其事與
右布政使傅公習左參政胡公忠右參政胡公堯元
黃公芳按察使余公祜副使楊公必進廖公紀僉事
楊公鳳張公邦信唐公胄申公惠議皆克合爰市民
居暨宗室園圃約袤二千餘尋廣視袤增三之一監
臨有堂考校有室雖間仍其舊而輪奐堅美與創始
同自堂至庭自庭至門自門至于通衢黝堊陶甓次
第一新庭中有樓扁以明遠而列於其南則揭止齋
扁焉展試士之舍至千五百間而其旁餘地尚倍[illegible]

北以待後來試士荐增亦無不可容者徙儀門於舊
大街之西門内左右創廳夆起鳳二樓外爲大門其
南正中及街之東西樹綽楔者三中曰天開文運東
曰明經取士西曰薦賢爲　國山峙巋飛見者嘖嘖
歎美下至庖廚井湢道路垣墉與夫宿吏卒之所養
牲之房經畫布置罔不愜衆望吾藩自有貢院以來未
有規制宏遠如今日者工既訖功彭公書來屬予記
傳公又曼書來促予聞古者射宮澤宮皆用以擇士
禮不云乎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然未有不先試於澤宮而能與試於射宮者則唐宋

以來在外諸州郡與今日各藩服之貢院大柢皆澤
宮也澤宮疏禮者謂所在未詳蓋於寛閒之處近水
澤爲之今茲貢院脫卑隘而就高明非所謂寛閒之
處邪夫試士之地尚增拓其規撫修飾其室宇必惟
脫卑隘就高明是事顧士之於學寧可不知觀感奮
發求造高大光明之域以與之稱而可以或苟邪公
私義利之閒正士之所宜致慎而不可以苟焉者公
而義焉惟道誼是崇惟名節是勵則日進於高明矣
私而利焉惟權勢是趨惟貨利是尚則日流于卑汙
矣明以別其是非勇以决其取舍在士之自處何如

耳吾藩之士由茲科試進對　大廷他時列職中外
隨所器使務皆卓然有立以求仰答　朝廷教育作
成之深恩有司風厲登進之盛意然後爲無負也謝
公持憲嚴明奸黠豪風畏避按治未數月深山窮谷
蠻烟瘴雨人跡罕到之處無不遍歷所至汲汲以洗
究澤物殄寇安民爲務方觸冒炎熇而歸席未暇煖
又能成此盛舉祇承　德意以隆化本且事與禮合
彭公協志并力爲是鉅役而勞費不及於民皆不可
以不書余公既陞任去而盧公宅仁來爲按察使適
謝公監臨試事盧公暨彭黄廖三公寔同事於院防

範之嚴去取之公謝公蓋不遺餘力而田公亦罔不
既厥心焉是亦不可不書右布政使鄭公錫文副使
王公顯高右參議鄧公輗先後繼至咸欣覩其成也
決宜參縣書遂不辭而爲之記

先世譜系記

嗚呼惟我蔣氏居於全蓋不知幾十百年于茲矣全
任古爲洮陽地隋改洮陽爲湘源五代馬希萼革湘
源縣置全州宋元暨　國朝皆因之自漢以來隸零
陵元置路　國初罷府洪武九年仍改爲州二十八
年始隸廣西之桂林府吾宗世居全之城東合江門

内善果寺後左福惠堂東相傳出自漢大司馬琬之裔由十一世以上世遠代移譜失傳莫究其詳十世祖諱克泰以字行爲府參軍行三九世祖有爲承信者行四有爲判案者行十一有爲縣尹者行十二八世祖亦爲縣尹行五兩世四祖皆失其諱字五縣尹公生諱子芳公亦爲縣尹生二子長諱長卿爲提舉次諱榮卿爲府掾提舉公生六子志謙志和志祥志道志禮志琳其後子孫隸於戎籍有孫一人曰四叔不知出於何人四叔死田宅悉没入官其籍始除府掾公生二子長諱志敏次諱志學志敏公生一子

諱貫甫數歲公出爲省掾以公務没於外志學公無子因撫育之如其所生洪武癸酉中湖廣鄉試入大學選授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陞員外郎卒于任娶蒙氏生三子長諱安字舜珪晃之大父也次諱議孜諱瓊字舜瑛次諱銘字舜珙舜珪公娶唐氏無子繼滕氏生三子長諱良字希玉行二正統丁卯領廣西鄉薦拜雲南臨安府河西縣知縣終廣東都司副斷事居母憂卒于家晃之父也次諱文字希章行三次諱全字希禮行五舜瑛公娶趙氏生二子長諱輔字希佐行六次諱衡字希忠行七舜珙公娶羅氏生一

子諱紀字希嚴行四斷事公娶郭氏生一子昇次晃次㫒陳氏所出希章公娶袁氏生旦希禮公娶周氏生昇希佐公娶馬氏無子希忠公兩娶唐氏又繼孫氏生一子星希嚴公生昺昇字誠之行二娶楊氏生㬎端㬎長又娶干氏生㬎垍出爲晃後晃字敬之行五娶陳氏繼亦陳氏生㬎仁昇字正之行六娶謝氏繼張氏無子昺字昭之行四娶唐氏生㬎春昇行三娶黃氏無子㫒死于蒼梧舟中昺字顯之行一娶唐氏無子惟我蔣氏之先在前代雖不甚顯然世敦禮義而業詩書登名仕版者累累有焉入　國朝百餘

年來我曾大父員外府君益嗣承而光大之我祖我父敬以守之不敢失墜繼自今凡我兄若弟暨我兄弟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若雲若昆弟其可不知所以自勉以欽承先德於無窮哉十世孫晃百拜謹記

日新齋記　初入翰林内閣月試所作

盖嘗察於天之運矣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然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盖法天之健以日新其德也古之聖賢未有不務乎此者故成湯之自警也有日新之銘伊尹之告太甲也有日新之訓而孔子之繫易也亦有

[illegible]說焉蓋天以一理賦於人人得之以爲德聖人之德則不待於新而自無不新賢人之德則不能不[illegible]於新及其新之至也亦可以無愧於聖人之德之[illegible]若夫衆人去聖賢遠矣必勉強而日新之然後其[illegible]亦日以新焉有是德也而不知所以新之雖知新矣而不能日新焉吾見其善日以消惡日以長終於小人之歸而已矣嗟乎心之有德猶身之有面首之有髮口之有齒也身有面欲其潔也日日頮之首有髮欲其淨也日日沐之口有齒欲其白也日日漱之面焉不頮則日垢矣然雖垢而於面無傷也髮焉不沐則日膩矣然雖膩而於髮無損也齒焉不漱則[illegible]黑矣然雖黑而於齒無害也人雖知垢之無傷於[illegible]膩之無損於髮黑之無害於齒也而必日日頮之日日沐之日日漱之至於德焉而不新必終爲小人之歸雖或知之乃不思所以日新焉可不可乎予素有志於新德而日作日輟懼已之終歸於小人也嘗作小齋於所居隙地因以日新名之又念夫齋之爲義蓋謂夫閒居以養其德若於此而齋戒者也是[illegible]置之壁間當夫齋戒養德之際朝夕觀省庶乎[illegible]有所[illegible]焉

卷之二十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啟從檢輯

記

白沙江廣濟橋記

全州城西五十里有橋曰廣濟其名載在宋嘉定間所修清湘志中一曰白沙則因其地而名之也白沙之水其源出桐油山東北行四五里與廟山口之水合其流始大又二里至白沙有山隱起坡陀橫亘水為山所截析而為三其一支環山東折經山麓之北而復東行南則白沙郵舍在焉　今制所謂鋪也其一支北行百餘步亦折而東又一支北行三四十步即東行與前二水合流入于湘江環山東折者兩岸相距百三十尺舊有大橋其北行亦折而東者闊僅踰四尋舊亦有小橋其最北一支闊不踰丈舊有橋亦小三橋皆當孔道使軺驛騶公役私幹北南絡繹閭閻晝夜秋冬水涸褰裳可涉春夏霖潦渚涘之間牛馬莫辨始焉架木為梁後乃易之以石後又疊石水中為券洞以行水而暴漲猝至奔突齧射勢若摧山橋輒圮壞當其圮時或無舟以渡則爲深者往往

履濟相繼橋圮輒修既成復圮近橋數里之民歲修月葺富者疲於財貧者疲於力蓋不知其幾何年矣上之人軫念民瘼者未嘗不以為當務之急然可為不為付之太息而止者多矣乃嘉靖改元之三年廣西按察副使楊君必進分憲桂林行部莅全道經白沙睹橋廢址喟然興慨顧謂同知張華曰此橋當四通八達之衝今既圮壞何可不修昔周單襄公聘楚過陳見陳川澤無陂梁知其必不能為國是橋不修則全何以為州乎況歲事既登非特詘而舉贏者也吾其可以少緩乃出贖刑白金之貯公帑者充傭工購材之費華遂躬往規畫節需次典膳江梗廖澄趙希尹司財貨之出入而董其役以是歲九月肇工為石隄於橋之兩旁中為石墩一釃水為二道架巨木為梁而屋其上為間者二十有四樹綽楔於兩隄仍以廣濟扁之存古也鋪前別有一橋甚狹而卑其北岸直抵大橋西隄拓而增之其修與崇倍加于舊中小橋亦架木隄上而梁之屋於梁上其隄暨屋視大橋皆殺四之三費則希尹獨任之以家近於橋故也始事未踰月沈知州尚經莅任臨視勸相之餘頗[illegible]最北小橋亂石縱橫指授工徒並手偕作明年七月

說橋成第告成同知[illegible]典膳來求予記予嘗抑[illegible]
天下事與時每不相值或可為而不屑於為或欲為
而不逮於為雖小節細務吾未見其能有成也況事
之大焉者乎觀於一橋之修否而其餘皆可以槩推
之矣使凡為民上者力足以能為時可以有為而心
在於民無難無易而必為之以惠利吾民如是橋之
修也則凡民所欲為而理所當為之事莫不審時度
力而為之惟恐或後其為惠也豈特一橋之利而已
哉予嘉斯橋之有利於吾民也欲記之以示來者俾
知憲副君暨吾全守貳經理之勤相與保其成於不

壞而老病因循久之未果橋成之明年憲副君致仕
去又明年同知以薦陞田州府通判將去乃記之俾
鑱于石

飛鸞橋修造記

水行地中如血脈之在人身無處無之然人之往來
於四方而水不能為之阻者隨流上下則有舟楫焉
截流横過則有橋梁焉平險阻以濟不通非以財成
輔相之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耶全之為州
東北接永北跨東安東控灌陽西南經全義以達于
[illegible]間與梁徒杠不下數十惟飛鸞最為要衝嘗[illegible]
在城西五里許羅江會郡西山谷諸水東北行[illegible]
横亘於道舊為洪巖渡方氣升水漲橫舟而渡者踰
時始獲抵岸刱橋跨水上以永利濟不知始於何時
或謂縣尹唐遇唐尹亦不知為何代人然宋之縣志
橋名首列飛鸞則唐尹當是宋人橋蓋刱於宋也自
宋歷元至我　皇明屢廢屢修方其修也動輒費財
至數百金役徒庸至一二歲始克就緒官民胥病蓋
非一日正德戊寅冬候人不戒於火橋屋千數百椽
悉為煨燼而釃水架木之墩舊日甃石為之者石亦
從而隳且泐矣知州章靜同知張華白於巡按監察

御史曹君珪勸募各鄉之饒貲而奮義者修葺復舊
嘉靖紀元壬午歲夏五末旬山水暴發頓起數丈巨
木叢篁如岡如阜蔽江而下大樹之有條枚者亦源
源而來怒濤迅急益以竹木撞擊不已其勢何啻萬
牛競奔墩為震撼水從罅漏處激入其中細石沙土
蕩去如洗墩既中空四周雖石力豈能支橋於是大
壞居者行者相視嗟歎無能為謀未幾章陞任去知
州沈尚經實來[illegible]之初經行是橋知為諸路
會通之地慨然[illegible]議修復之欲為一勞永
逸之計[illegible]

[illegible]又以[illegible]旣彈劾竟之令不可以所行也[illegible]帑所借閒石稅田美銀在官在民者計足以蔵事員以白於巡撫右都御史姚公鎮暨巡按監察御史謝君汝儀皆報如其請藩臬二司諸君及按察副使楊君必進參君紀先後分憲於桂咸聞而是之令次第下于州守貳協心祇承同任其事以嘉靖四年乙酉九月二日命工伐石于山取石之大且堅者累而爲墩其數凡六比舊增其一砌墩之石非鎚鑿加精整然如削者不用彼此相函犬牙盤互由中達外無少罅隙石工有惰而役者欲仍襲故智僅取苟完守貳

察知之痛懲以警衆凡細石沙土非惟不必用亦不能用矣既懲於昔不得不思以救之於今且以示於後也橋之役惟墩最艱其次爲兩隄南北對峙北隄正當暴漲衝突處旣拓旣增其崇與廣皆加於昔隄西新甃分水堰以殺悍流崇一丈廣三丈南隄水平緩則因其舊而增修焉墩之上架堅木爲梁冒之以板加磚板上中道則以石條壓之梁之上覆以屋四十八間兩隄盡處各爲一門狀如綽楔懸以橋扁兩門皆局鑰於夜以防火患至晨始啓歲役二隸以專守視橋長四百六十尺其寬二十尺費白金以兩計

一千二百六十有奇守貳每旬必六七往視[illegible]規畫以督其成而朝夕躬奔走程校之勞則義官袁譔曹文選者民瘦瀾高潤蔣淦也橋成隱然長虹臥波過其上者如履平地無復墊溺之憂矣六年丁亥四月七日合官寮父老以落之於是守貳暨新任同知游元欽判官羅尚義吏目仇愈偕來請予書其事於石予惟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道路橋梁以時修繕有司之常職耳事有常職無庸書焉可也然嘗竊慨今之爲州縣者凡公家錢貨雖銖兩不得輕用或猝有公務之臨不得已

而用之未免有斂肘之虞吾全守貳如沈張二侯心固協於利民使非總風紀大僚自姚公而下委任之專凡文移申請立爲報可官帑之積可用者任之用之無遲留焉則又安能成此鉅役哉况究其所以速壞者於旣往而圖其所以可久者於方來實吾民所賴以永寧者不可以爲事之常而不書也因爲推本舟楫橋梁之設其功用有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而於茲橋昔日廢圮之易今日綜理之周詳悉諄復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永利於斯民焉橋成之年七月旣望記

灌陽縣遷學記

灌陽有縣自吳始吳既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以泉陵等十一縣統於零陵郡而灌陽居其一其詳載於晉書地理志荆州部下灌晉志作觀唐長孫無忌撰隋志其註湘源亦謂有觀水正與晉志相合蓋古字通用也灌自置縣至今千有餘年其隷全州為屬縣自石晉天福初至今垂六百年縣之有學在宋慶曆後桂林府志謂建於隋大業十二年不知何據其始剏於縣治之左崇寧中遷縣治西惠明寺右其後更復不常淳熙十年縣令趙汞始即崇寧故地建置廟

學教授徐元一記之嘉定間全州守蕭一致楊若先後修葺楊守又給田於學以養士學制既備自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一時守令作興之功蓋有不可泯者歷元至我　皇明廟學皆在城外地既荒僻且規制卑隘無以仰稱　累朝興學養賢之盛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寧灌合二鄉舊自昭之恭城割而隷灌二鄉旁近恭城之蠻往往來肆剽刼學宮既居城外蠻來輒恣意踐蹦殿堂焚圮荊榛彌望過者陋而弗睨乃嘉靖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使楊君必進行部至灌祇謁　先聖畢周覽慨歎倡議遷徙[illegible]於提學副使李君中且請於巡按監察御史汪君淵議皆克協爰檄知縣周應祿任其事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兩廡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庾庖湢百爾咸備公館居其左縣治居其右高敞壯偉甲於鄰邑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周令率師生釋奠于廟以竣事適予得謝歸教諭黎獻太學生張鑑等請予詩[illegible]頌有記也諾之未果作周令又數來速之予聞昔淮夷病杞及鄫而魯為之懼興學崇化夷患始息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其獻

馘獻囚之在泮且致其懷好音而獻琛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取焉非無是事而有是詩也今嶺外諸蠻其猺獞狡悍未必過於淮夷而乃憑恃險阻頻年弗靖擾我疆場戕我黎庶　聖天子既先後　簡命總理戎務重臣次第草薙而禽獮之區區么麽若灌之邊徼小醜猶癬疥之在手足間耳何敢復伸螳臂以犯雷霆之威哉今日之歌頌　聖明視魯人之於僖公蓋不啻逕庭矣興學崇化以息夷患今豈異於古哉灌自鼎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illegible]忠信禮義為[illegible]以修其身[illegible]書求師[illegible]

亥以窮事物之理二者交盡一遵于朱子之教由而
效用於特則隨所器使盡心職業俾　國家生民有
所倚賴潛而未用亦必謹言慎行有所不爲使宗族
鄉里稱爲一鄉善士或出或處而皆不失乎道義之
正士風由是而盛民俗由是而美不但僅有可觀如
在宋時而已司憲二三君子所爲惓惓焉求以祇承
朝廷興學養賢之盛典意寧有外於此乎予故丁寧
以爲爾蘿之士告其尚相與勉之以求無負焉可也
斯學之遷非楊君慨然倡議且計處財費以給之功
必不成而終始規畫備殫智慮又力恥用度之不足

者以迄于成則周令之力至於朝夕贊相黎諭之勞
亦足録云

拱極樓記

皇帝嗣大歷服九圍教寧獨廣西邊徼群蠻猶阻聲
教今年春桂林近郭數里外群蠻公肆侵擾掠人妻
孥焚人廬舍刼人財貨月至四五遠近騷然巡按監
察御史石公金認切一方安危之慮謀於左布政使
嚴公紘修葺城垣繕利兵甲凡所以爲斯民防禦之
具甚悉間巡視至北關外知其地爲近城要害詳蠻
出入所必由之路築臺于茲廿壇其上樓之旁向迄

營宇數百楹以居召募死士有所謂打手者籍名於
官八百人敎肄戎事數日輙一臨閱校其勤惰而施
賞罰焉登樓北望見紅雲紫氣縹緲於天津析木之
墟悠然而動遐思仰瞻北極若在咫尺於是肅容整
襟拜手稽首言曰玆非吾先聖所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者乎[illegible]玆北辰爲天樞紐是謂天樞其垣
紫微其居太乙泰階文昌參侍左右五緯列宿森布
遠邇凡麗天之星孰有不拱天極者乎星之精采雖
發於天而體質則具於地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者是已是故在朝則象官焉朝有一官天有一星也

在人則象事焉人有一事天有一星也在野則象物
焉野有一物天有一星也凡成形於地成象於天者
官若事若物舉天下皆盡之矣而莫不共極焉一理
之自然者耳其在人也猶其在天也分雖殊而理曷
嘗不一也哉惟　皇建極位居九五之尊自　朝著
京國以達於采衛鎮藩凡輔弼丞疑以至於府史胥
徒雖僻在閭巷畎畝戚任輿臺圉牧遠而至於日域
月窟鯨海龍沙殊形詭服鳥言夷面之徒亦莫不梯
山航海執琛奉贄重譯以共我　闕廷含[illegible]
而無二致况乎近在治服之下如其蕞爾群蠻[illegible]

丘枯汀顏夙夜戰兢惶怫堪委託是懼仰見　聖心
惓惓厲精圖治自以力小任重不足以上副　淵衷
力求解任懇悃累疏始獲　俞旨　陛辭之日　寵
賜璽書褒諭過侈加以白金楮幣襲衣之賜且　命
乘傳南歸又令有司月餽官廩歲給輿隸仍　勅吏
兵二部會議延賞官一子爲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冕
具章丐免復荷　溫旨褒答不聽其辭　恩禮優渥
凡在見聞者舉皆欣欣然感激思奮兒臣冕躬自祇
承也哉既歸之明年作堂于廳事之前因伏讀　璽
書至云卿屢託微痾懇求閒適重違雅志特賜允俞

乃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　皇言宜以名吾堂矣
遂謹以　賜閒二字大書揭諸堂中朝夕仰觀用識
感戴不忘之意既數月會明倫大典書成進　御仰
荷　皇上奉　天行罰垂戒後世因臣冕輩九人之
罪而以差定之雖以冕罪至怙終弗悛尚不忍加之
竄殛僅褫其官銜循令冠帶閒居朝夕省愆罪於荒
山野水之濱　至仁大德直與天地覆載同一撫也
臣冕果將何以爲報哉惟每旦北向焚香恭祝　皇
帝聖壽億萬斯年　前星炎耀以慰四海臣民之望
特和歲豐兵革不試民生無[illegible][illegible]莫不安居粒食老
[illegible]出作入息以終[illegible]而不知誰[illegible]使之然也臣冕
歷小子以病遐辭[illegible]臣冕者亦得以優游田里安閒
無事日與樵夫牧叟[illegible]舞歌詠以樂　上賜於無窮
焉則幸之甚矣或以謂臣爾今日之閒乃　聖明宥
過而俾之姑就於閒也顧以與爾前日之閒比而同
之可乎臣應之曰記不云乎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雨
露之於物天固生之風霜之於物天實成之天之成
物何嘗異於生物也哉臣前日之得遂夫閒者生物
之仁也今日之得遂夫閒者成物之義也天之生成
與　上之仁義未始不同　皇上如天之賜所以覆

燾乎愚臣者尚何時而能忘邪臣既以此答或人之
嘲遂書之以爲記又從而爲之辭曰　堂前有山兮
門雖設於堂而常不關　聖恩優老兮容我日逍遙
於其間既安閒以無事兮寧可不知其所自仰穹昊
以祝延　聖壽兮終吾身以樂　君上之賜

全州修學記

全州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粵之衝山水奇秀風氣清
淑其學則肇建于宋中更爲元入我　皇明以來百
四十餘年修葺不常勢漸圮弊正德癸酉姑蘇顧侯
[illegible]以[illegible]守謫知州事既至首謁夫子廟退即學宮周

賢侍御延見師生知前此學正楊萬嘗倫以學圮宜
修事自遍請于撫巡藩憲諸司已皆報可遂卜日釋
奠以告于廟乃材鳩工爲吏目邵濂董其役凡殿廡
堂齋以及尊經之閣立教之廳與夫庫庾門墉之類
或易以梁棟桷榱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修飾無弗
完者又因學後城垣之上有全守樓故址翔樓三間
更名曰翔鳳以學宫在鳳凰山之陽據一郡之勝樓
又據學宫之勝無異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也始事于
是歲十二月訖工于甲戌七月巍焉煥焉地若改闢
侯以予舊學于此具事顛末書來屬予記予喜侯之

爲政知所先也諾之不辭因以告于吾全之士曰吾
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僅數日程帝舜南巡盖嘗
經行其間漸被聲教自虞時已然及子周子挺生濂
溪倡明孔孟不傳之絶學以開程朱理學之源吾全
於濂溪尤爲密邇不異曲阜之視滕嶧盖大聖大賢
過化之近地也爾諸士生長斯地爲一郡秀民而來
遊來歌於庠校一新之初豈徒逸居坐食誦說於其
間哉夙夜孜孜思所以講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
庸非爾諸士之志乎聖賢之學自孟氏沒失其傳久
久矣世之學者[illegible]溺於訓詁則淪於詞章甚或[illegible]

佛老豈復知有聖賢之學哉吾州方重華既遠[illegible]
未形之時自柳仲塗來刺郡以古文教學者上知文
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唐固言先後以進士舉士知
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舉乎其未之有聞固
無足怪今幸際　明盛之世　聖賢相繼表章六經
聖賢之學燦然大明自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爾
諸士夙夜孜孜講明聖賢之學茲維其時矣守可因
陋守舊不思所以自奮哉居則修齊以化導鄉閭出
則治平以利濟民物隨所器使務各盡其所當爲則
庠校之新豈徒爲四方之觀美而已耶昔歐陽文忠

公記其鄉郡吉州新學謂予他日歸榮故鄉因得
以謁學宫問民俗頌國家太平詠守長遺愛予於文
忠無能爲役而其心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斯學之
修輒以致予惓惓之意且以勵諸士之志侯名璘字
華玉别號東橋高才能文章尤以風節有聞擧進士
守台州時望甚厲之斯學之修也始終其事者楊
郡濂同知朱宫訓導范軾魯綸亦皆能體侯之心效
勞於其間法宜書也予故牽聯書之

全州修學後記

全學校在洪武初則知州劉勝章侯任正統成化

中則知州錢塘周侯新安江侯皆能致力雖將拓前
治其勤勞工費不無小大難易之殊其爲有功一也
及顧侯興造後之五年正德戊寅同知隨郡張華先
後請於巡按監察御史長樂謝君天錫黃岡曹君珪
修繕大成殿東西兩廡繪飾先聖先賢之像貫石增
砌殿前露臺左右各加二尋深三十尺高廣稱與殿
稱已卯曹君暨提學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又以戟
門及學前之步雲橋及橋亭及戟門東北尊經之閣
皆日漸頹圮屬知州太湖章諍會計財費修之乃令
華董其事而督工在城義官江梗袁謨也工尋告完

又市甓以易戟門外土垣左右隨地形高下總三十
餘丈又以靈星中門一梁中斷易以堅石嘉靖甲申
章以遷官去晉安沈尚經繼來爲守既三年丙戌乃
繕明倫堂東西三齋及諸生學舍明年丁亥市步雲
橋南右偏地一片俾廣狹與左相等初靈星門外惟
一小徑以通東西往來其南隙地皆居民園圃室廬
鱗次于其上叢草灌莽蔽翳擁塞周侯始以公帑餘
貲易之居民最南樹坊牌一所稍北亦如之南則扁
以養賢街北則以文運亨嘉扁之又北湊處則架石
爲橋即前所謂步雲者蒙翳始刻闢矣然橋南街北

南稍狹至是廣之然後東西如一[illegible]
靈星門外兩旁墻垣舊用土築者悉以磚易之[illegible]
[illegible]爲基上又覆之以瓦東西各三十五丈有奇尊經
[illegible]前級磚與石之破缺者判官羅尚義補治之學西
[illegible]墉則吏目仇愈嘗督視版築之事工既訖功沈張
羅偕來謁予曰前此顧侯修學先生嘗記之矣今亦
願有記也遂不悋辭複而爲之記其修葺次第如右
使人知前後諸君子皆嘗有功斯學者也嗟夫學校
之修廢人才之盛衰世道之隆替繫焉是以識治之
君子未嘗不致力於學校然非先後禪續均以人才

世道爲心如吾州守貳自章周而下諸君子則何望
乎學宮規制一旦增卑爲高闢隘爲廣易腐爲堅飾
舊爲新煥然完美如今日庸可不備書之以告後之
君子尚其相與繼繼承承於悠久哉

全州名宦鄉賢祠記

弘治中有　旨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鄉賢祠以爲
世勸吾全僻在一隅茫然不知奉行此　旨者殆二
十年逮正德末廣西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至
[illegible]惓惓祇承　德意相地于學西稍南爽塏軒豁之
[illegible]此爲宜也檄知州[illegible]

久生祠四楹祠前東西各有夾室其外總爲一門度守奉左以祀名宦則自宋刺史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以祀鄉賢則自宋孝子朱公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爵鄉賢以齒每歲春秋丁祭後三日州之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既落成君以書畀判官鄧能秀上京師請記于予且曰走爲此舉其於扶世導民竊有志焉特恐去取或有甚者上下相蒙是非未必一一盡出於公祀非所宜祀而無以服乎人心則非惟不能勸抑適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成　德意哉今夫官于其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于其

鄉而衆共稱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邪凡有道有德教於其鄉者沒則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德何如邪名宦如是而祠之則凡仕而居官者孰不勸乎鄉賢如是而祠之則凡生而居鄉者亦孰不勸乎崇先正以示軌範於後之人禮行于一堂而有以風動乎一郡扶世導民其所關繫非小小也而可以不慎哉予復書曰君之言是也然雖衰老亦當黽勉執筆以著君志其敢以不文辭繼是[illegible]以陞任去二祠雖建祀事久猶未舉

亦得謝歸[illegible]課士來全銘[illegible]成劉君之志屬知州戴尚經同知張華因祠之舊制加修飾乃製神主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或不無增損之殊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寧其說凡主祀事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慎也守貳師儒慎之於推擇之初去取一無所苟公是公非下不得以蔽乎上則雖子孫自舉其父祖以爲宜在此奉祀之列衆人亦莫不翕然宜之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此又唐君之切戒也唐君未竟其事亦尋以陞任去久之僉事香山黃君佐以

翰林編修來督學政尤孳孳以扶世導民爲已任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閭而於名宦鄉賢二祠尤致慎而不苟公是公非無少假貸視劉唐二君益加嚴矣嗟乎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世牖民以遵揚上德豈必家至而戶喻哉本之教化樹之風聲待其覲之於目而槩之於心殆有惕然於中而不能自已焉者固無事乎繁條格嚴法禁而後人知所勸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章三君維持世教之盛心知州林元秩祗承規約惴惴焉惟弗慎是懼判官羅紀尚義學正周倫訓導陳亮獻靈德等亦無敢不祇且慎

不知也或可乘而不乘或當斷而不斷勇者輕敵
進怯者望風而奔豈不失機會而誤大事哉廣西寇
患非一朝一夕之故是固不可一日而弛備也況事
有大於此者唐之末造乜成思亂龐勛以匹夫乘之
戈擁行雖凶淚殲滅然兵連不解唐遂以亡
唐雖亡於黃巢而禍實基於桂林此有識君子所
以有患常生於無備之歎也然則儲將練兵嚴爲之
備豈獨可以消弭夷患而已哉說者謂夷獠之在廣
西譬諸蟣虱叢生於丐者破衣敗絮之中捫之而日
益多有不可勝捫者此誠未知先事備豫之義使誠

知而備之彼區區夷獠視之真如蟣虱在人指掌中
行殄滅之無遺育曾何足齒而顧爲是說哉施公按
治廣西所至郡縣講師律而訓戎伍旬練月習賞罰
明信凛然如臨鉅敵今又修建武學以儲將領之才
將以備他日無窮之用諸君子又皆協謀贊相以爲
一方久遠保障之圖深有得於易書兵法之旨其有
德於邊徼生靈不小是宜可以不書凡學於斯者講
讀討論一如　累朝規制孜孜夙夜求以仰稱　德
意他日出爲世用掃蕩妖氛建立勳業將不在古名
將下並直效力於一方也斯於諸公今日作興勸勵

之盛心爲無負矣不然飽食而安齋居雖學與不
學等其或學焉徒能剽竊空言而無裨於實用則豈
諸公之所望哉是役也布政使李公實高公公韶按
察使范公嵩參政蔣公山卿胡公岳副使張公鏜伍
公箕顧公遂參議鄭公維新陳公□僉事張公邦信
王公世爵邵公清黃公佐金公□都指揮袁侯桂皆
嘗協謀贊相者也詳書於篇俾後之人有考焉

黃氏家廟記

翰林編修黃君才伯倣東萊呂子家範中宗法作家
廟以奉其先立宗子世世主之其爲廣西提學僉事

之明年謀士來吾全屬予記之才伯讀書中秘時予
適備員內閣相與甚深義不容辭因問家廟之制才
伯曰佐所作家廟在所居之東圍以螭垣爲屋三間
中爲大龕龕而爲四以奉四世櫝主每一小龕廣五
尺深八尺俾其前可容登降略存同堂異室之制而
以先世舊龕爲寢於其後用虔遺衣左右有軒屋各
一左爲神廚右爲神庫兩旁爲廂房各三間以爲齋
宿之所餐前接以拜亭扁曰雙槐蓋先祖長樂府君
嘗手植雙槐曰吾不能如太原王氏子君孫能更植
其一則吾志願畢矣此吾所以識也亭之前爲三門

[illegible]制如坊牌扁曰家廟家廟兩旁各爲小廳毋[illegible]
宗子宗婦率家之衆男衆婦序立於左右隅以昇降
祭畢則分男女燕焉又其前爲樓以奉　勅命貯書
籍則扁曰寶書樓小宗不祧之主則別祀于先考粤
洲草堂之世祏祠使廟主親盡得以迭遷而不至爲
五龕之僭執事能不爲佐一言以示我後之人哉予
曰古者國君下至命士皆有廟以祀其先孔子教孝
亦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而廟數多寡則視其秩位
之崇卑爲等差未有無廟者也有廟矣以廟序宗則
祧曰宗祧祀曰宗祀姓曰宗盟官曰宗官器曰宗彝

不獨廟曰宗廟而已故公劉之詩有曰君之宗之釋
之者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又曰宗尊也主也嫡子
孫主祭祀者族人尊之以爲主也嫡子孫即宗子也
而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釋之
者曰先王以大宗合天下之族燕饗飲食序以昭穆
聖王欲盡君道以得民心宜莫有先於宗法者宗法
行於廟制中因祭享而崇孝敬上焉有以尊乎祖下
焉有以收乎族祖遠而易忘也族散而易踈也有[illegible]
維持而聯屬之於易忘者而使之不忘於易踈者[illegible]
使之[illegible]不踈尊尊親親而人道盡矣此所以祀必[illegible]

[illegible]禮必有宗也呂子倣古禮以行宗法嘗有書與[illegible]
菴朱子商確其事而朱子亦曰祭祀須是用宗子法
呂子又倣禮王制士一廟之義於所居之左立祠堂
而以家廟名之使子孫不忘乎古而朱子嘗欲作一
家廟以後架作一長龕堂又於中以板截作四龕堂
堂置神牌令才伯名祀先之所不曰祠堂而曰家廟
蓋取法於呂子而於朱子蓋亦有合其於呂子宗法
則師其意不盡同其制考呂子與朱子書有謂宗法
方行得數月俟數年行有次第條目始可定蓋未幾
遽捐館舍不能俟之於數年也呂子不能俟之數年

以定其條目而才伯顧能推而行之因略以致詳於
分所當爲力可有爲者爲[illegible]其心力焉不亦仁
人孝子之用心哉黄氏先[illegible]州相傳爲宋度支
員外郎諱漢卿之後有[illegible]者仕元爲西臺侍御
史以直諫謫南海未至[illegible]子從簡始流寓南海
之西壕從東莞[illegible]何真[illegible]鄉里官至宣慰生子
諱敏敏生子諱温德讀書知大義爲鄉校師洪武中
係籍尺伍後調南海衛改調香山千戶所則才伯
之高祖也生四子其季諱泗府君娶香山伍氏始定
居香山則才伯之曾祖也至此祖長樂[illegible]

占又從居會城番山之麓而厥考贈編修諱鐵府君
承之自宣尉至才伯凡七世族衆日繁欲收其渙散
敦其親睦非廟以尊祖立宗子以主祀事則何以別
姓收族報本反始以盡尊尊親親之道此家廟之所
由作歟才伯博極羣書著述滿家遂爲太史出官風
憲皆以文學爲職其於祀先之禮講之明行之習其
尚援經傳析異同一一以告我哉

卷之二十一 終

湘皐集卷之二十二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書

上瓊臺老先生第一書 成化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伏惟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天下宗師尤汲汲以引掖人才爲己任士苟有一善必稱揚之使有聞於世故雖以冕之不才亦辱不棄進之門下義重而恩厚心誠而意美此非古人不能而今人則罕見也冕實滋愧焉謁告歸省又辱寵以教言而以大賢君子之望

於其徒者見望教育之至無以爲喻第所懼者不能如所望譬猶以數斛之舟乗百車之貨以泛於海其不至於覆溺也者幾希雖然苟堅其檣柁固其維纜備其樓櫓僥倖無風濤之患則豈終覆溺也哉而冕也不敢不勉矣六月四日自潞河發舟冕侍兄側幸得無恙但其舟甚小行李書冊外雖餘無長物亦無所容日中抱膝而坐不敢仰觀又天氣熱甚目或昏亦不能細視欲求與華礼相親而不可得賴有鄉友數人朝夕清談以終日而已舟至臨清同舟者稍稍徙之他舟居一日同舟者盡去乃求快船而徙之雖

共行稍速亡恐然計其記心豈亦已甚鉅矣且人無幾
不能遂所欲為自念窮窘貧困至於如此亦可悲也
已既而自解曰顏子操簞與瓢以居陋巷終其身不
改其樂古之聖賢有以樂諸其心其身雖困亦有所
不暇頷龍蛇不得水處於尋常之間見困於泥沙見
侮於魚鱉其身雖窮而其騰高舉遠之志不窮卒然
雲騰而雷鳴風生而雨降出于淵而升于天不難也
士苟有以樂諸其心則雖窮窘貧困亦何損於己邪
冕雖不才得先生焉而為其徒則亦足以有所恃而
樂諸其心矣奚以悲為使苟一時之幸美衣服盛車

騎揚揚然過閭里俾小夫賤隸歆慕企想以為不可
及雖無窮窘貧困之悲亦何以易此樂也哉先生之
教育期望乎冕者固不在此冕之所以感先生者亦
豈在此耶今學業荒蕪誠不可言時有所疑欲就先
生質問忽驚相去已數千里仰首望門庭如九地之
於九天不可得至也況茲南歸去先生之庭日益遠
接塵俗之態日益繁使其心又以憂衣食亂則所以
務學之日少而外慕之日多安得如先生所教靜觀
至理冥心勿外慕也哉此冕所以深為之愧且懼也
沿途未嘗一遇便人心懸懸而不得上通今月十有

一日始至南畿南歸之期度不出此月小學觀後合汲
專求以勉求其或有所成冕之志也亦懇毋大兄之
所欲也而豈敢後時貴邑張舉人將北上京師偶遇
追于新河逆旅因敬作此拜上不宣

第二書 成化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先生之教冕冕之見教於先生天下皆知之先生之
所以教冕冕之所以見教於先生雖暴之於天下皆
可以無愧先生探索古初洞達幽隱細析玄微大包
荒纖天下之士莫不以先生為知言皆彈冠相慶願
為先生之門生學子而有不可得者蓋先生之於士

才者取之不才者俯而教之皆因其質之所近初未
嘗必其同己以故士之才者雖在所取而不才者亦
願在所教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凡可以
衣可以食可以用者苟種之無或不生惟荒瘠斥鹵
之地彌目所望皆黃茅白葦先生之於士小大畢取
而未嘗必其同己其亦猶地之美者之生物歟冕雖
不才亦在所教其為幸甚矣此所以日夜圖報稱其
萬一而未能焉昔者陶淵明乞食於人得一食至欲
以冥報今冕之所得於先生者未豈直一食則其所
以感激奮發以圖報稱其萬一者宜何如哉自拜違

竊凡六十月不見道德之光日遠而鄙吝之萌日生
冕也者乃今日之冕非昔日之冕也假令先生見之
且必棄之不暇尚敢望見教其一二邪雖然人苦無
志苟有志不患不能立冕之駑鈍固不足言而心之
所志未必遽下於人他日北上京師復拜先生之門
以希見教其一二是其所以進德脩業者尚及時也
豈終見棄也邪若然則所以感激奮發以圖報稱其
萬一者將於是乎有在矣而冕也又何患焉章方伯
在弊處極辱照拂寒家今聞其如京師又辱爲冕寄
書審如是也其爲惠愛深矣夫以公卿大人而每有

惠愛於一窮布衣者豈非以先生見教之故而然歟
瀨遠不能時聞教益也每懷道德之懿訓誨之言則
或有如摳趨於左右云耳

第三書 成化十七年七月既望

冕九月二十一日抵家遠托雲庇幸慈母康强無恙
冕與兄昇亦苟安如昔畢姻之期擇在明歲二月閒
其家素尚禮義諸有所爲無不從者冕今茲家事雖
云匆冗然幸辱教誨而心亦頗無所累苟天假之無
疾病以叢身則亦未必不足以有爲也來秋決爲[illegible]
重維門下以求益矣感戴盛德無以爲報然[illegible]

深望先生所[illegible]意戒傳汝[illegible]行特此脩敬不敢多言
以瀆尊聽聊發一二以致感戴不勝之意云耳

第四書 成化十八年正月初十日

冕昔者辱游先生之門竊讀先生之書見先生所輯
家禮儀節鄙心甚喜以謂文公家禮一書天下家傳
人誦之矣然行之者尚少數百年後何幸得先生爲
之解釋使凡普天下[illegible]若邑若鄉若黨在處有大
德厚望者一二人焉[illegible]行之以爲之倡率則此禮之
行庶幾遍天下矣乎冕生[illegible]湖南九郡之極地去中州
特遠風俗素薄昏姻用皷樂喪葬用浮屠貴成人者

無定儀祭祖考者無定時過不自料恒思欲變之而
德薄才譾無足以爲鄉人矜式蓋嘗嘆風俗之弊雖
未易遽變然吾身之所行則保其決不隨流俗也十
二而孤亦既冠矣於冠喪二禮已不逮爲然猶未喪
也至若昏祭二禮則尚或可以躬行之歟去年得告
南歸將娶於陳氏意以陳氏者吾郡之故家鉅姓者
也而世有大德厚望之人焉其能行昏禮無疑矣乃
遣人爲之一一言之而彼家之所謂大德厚望者方
且惑於流俗膠固執泥以爲不可於是宛轉使人委
曲開示[illegible]之曰古禮[illegible]再至三彼亦[illegible]

得已然後勉從親迎之一節若夫次日而後見舅姑三日而後見宗廟者一切不從然親迎之期尚遠至期亦未知其果從與否也初晃之欲行此禮匪獨彼家以爲不可雖吾之母與夫宗族之尊長亦皆以爲不可以故不忍咈親之意而不能盡如鄙心之所喜而行之也且夫鄙心所喜非欲立異以爲高逆情以干譽也蓋以古禮日湮流俗日弊果能變流俗行古禮庶幾天下人人得見古人乎來然古人者亦人耳豈與今人異哉古人能行之於古今人乃不能行之於今亦獨何歟大抵凡人之情可以與之言今不可以與之言古孫昌胤既古冠禮之不復獨發憤行之而見譏於鄭叔見笑於外廷伊川程正公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僅有一二人家化之耳以此見流俗之弊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而聖賢所爲未必不爲流俗所譏笑特賴百年論定然後見知於後世耳然知不知亦豈吾所當挂齒牙哉吾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美反見譏笑其責在乎人吾何與焉使必世知美之吾然後行則吾之所以待乎己者輕而務乎外者重矣不已狹乎伯牙鼓琴惟鍾子期能知其音子期死伯牙遂不復鼓琴嗚呼向使無子期伯牙亦將

豈其終不一鼓邪是其待乎己者輕乎外者重[illegible]君子言之無足取也晃辱游先生之門竊有見於此是以毅然欲行昏禮不復顧流俗然不忍咈親之意卒不克行而終焉與世浮沉俛仰爲流俗之歸淺闇踈陋以至于此固無足惜所就業者恐傷文公著書垂世之盛心與先生輔翼文公之勤意而反見譏笑於流俗焉耳王臣來蒙賜教言敬已拜納寒家自母兄以下無不歡欣踴躍嗟乎自聖賢道否之後世之爲師弟子者不爲不多然朝離書帷至夕視之已有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恝然不一動念焉者矧相去萬里而肯不恡教誨諄復懇切之如此哉先生之德及於晃者深矣晃之感先生也其將何以爲報邪臣今北回謹此拜復詞語喋喋上瀆尊聽不勝戰慄之至

與友人俞振明書

自別後悵惘不已辱惠書言及薄命足見厚愛感謝之至無以爲喻但問學荒疎不能勉策駑駘一日千里以副遐望秖以爲愧耳僕平居不敢言命近因檢閱古人圖籍觀其履歷事行然後慨然太息以爲人之出處自有定命而不可强也孔子大聖[illegible]流[illegible]下

而不能一日遇顏子孟大賢或夭死或老死皆不能少行其志於時此豈非命邪自其他言之若百里奚不用於虞而用於秦張子房不顯於韓而顯於漢方其不用與不顯也凡其所以言於君上行於民庶見於施爲者皆如以水而投石莫之或受也及其將用而將顯是故言於君上則君上信之行於民庶則民庶從之見於施爲縱橫顛倒無所如而不可如以石而投水不廢片言之勞不待終朝之久欻然而投之則割然而入矣夫奚與子房豈賢於秦漢而不賢於虞若韓哉固有命存乎其間也命之理微在孔子罕

言之然并不言也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然則并不言之特不欲雅言以聽惑夫人使棄人事而不脩焉耳蓋人事固不可以棄之而不脩然要之出處自有定命而不可誣也今夫人見孔顏而下諸君子其出處皆有一定之命遂棄人事而不脩及其不遇則曰某之不遇命也此豈君子之道哉君子之道行已必敬與人必忠講學必勤改過必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見不善焉惡之如蛇蝎疾之如虎狼畏之如戈矛惴惴然業業然惟恐一毫之不善一事之不善一時之不善是故遇於時也經綸康濟以天爲己任不遇則終焉而已豈必孜孜以求知於人哉且知不知在乎人而問學之勉不勉在乎己人而不知人之愧也我不勉於問學則我之愧矣君子以在乎人者委之於命爾寧并以在乎己者委之於命邪唐李泌對德宗言他人皆可以言命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由此言觀之學者豈可以委之於命棄人事而不脩邪棄人事而不脩則今日固不遇他日亦不遇脩人事而不專委之於命今日雖不遇安知他日終不

遇乎僕與吾兄辱有一日之好且來書示以人事盡而天理見之言其惠之也至矣故敢下問而以天命人事瑣瑣言之今且不日得告南歸拜慈顏於堂下承顏色奉甘旨以少盡人子之情行將復來京師樞趨於大司成先生之門以卒所業勉強問學庶乎少有進益上而立德次而立言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不求遇於今而求遇於後固所願也不知薄命何如果能遂此志否幸吾兄再爲我言之因風而示知焉

代人上某官書

古之所稱豪傑者其德義足乎已其功業昭於時其聲名垂諸後顯然如日星之麗乎天其輝光炫耀百世如見自有不可掩者五三載籍以求代有其人焉故每誦其詩讀其書考其德而論其世以想乎其人疑其所以英偉靈怪奇特瓌異殆有若世之所稱神人者然固非世之所常有者即有之亦非世之人可得而測識也夫古之豪傑其人已亡其骨已朽其蹟已遠以今觀之遠者數千年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近者亦不下百十年其傳於世者獨其言存耳去之千百十年之後徒得其遺言而玩之尚如親生其時

親識其面親聆其語恍然如在人目睫之間灼然如在人几席之上使人歆羨跂慕之不置況得身生於其時識其爲人見其設施聞其言議則雖執鞭朴供灑掃奔走使令於其前亦所深願而甘心焉庶幾不虛度此生也愚之誦此言也久矣當今之世德望兼隆孰有如執事者剛毅正直而持之以誠和易忠厚而決之以勇寬大宏博而發之以義誠無愧於古之所稱豪傑者而愚也繫於職業不獲一就見焉其不爲虛度此生也乎方欲效陳忠肅公爲青沈文以自然某甲子之歲誠不自意得從階墀之下接見君子之容色心殊懇汗惴惴焉惟恐見棄於執事爲天下所笑所幸執事不察而過禮之列諸賓從之末使得聞所未聞待之踰於所望而惠之非其所安向之所願見不可必得者今則一朝而爲知己退而幸之意者執事有取於不肖耶不然何其禮之恭而意之勤也違遠以來數年于茲感執事盛德朝夕往來於懷無須臾寧者顧惟區區無足以爲報而執事盛德又不可以不謝因謹作此以道鄙懷且稱述執事光明盛大之德以求達於左右執事之名滿天下其光明盛大之德方將與古之豪傑光昭載籍者同垂於不

朽固無待於愚之稱述也而亦豈愚之所能稱述邪所以妄爲稱述而不置者秉彝好德之心所不容已亦不自知其狂且妄也雖然執事亦豈以愚爲狂且妄哉

上外舅少保西軒先生陳公求賑濟鄉郡書

敝州及灌陽民之困於荒歉者極矣山間所生葛根蕨根與夫染色之樹根有曰金羊頭者掘之殆盡村落之間人皆菜色有夫賣妻者有父母鬻子女者有饑困而自縊者有菜食既久困憊無力荷鋤田間因仆而死者春仲且然自今日至于秋成尚數閱月苶

知將何以堪也往來之人但見城市之間米價[illegible]
翔貴市井逐末者朝夕營營錐力之贏亦足以糊口
遂謂所在皆然而不知出郭數里外民之窮乏固有
不忍言者矣蓋城市之衢署有可觀者往來之人皆
得見之而鄉落之民窮乏不忍言者散處四遠往來
之人固莫之見也鄉落富民往年素稱大有蓄積者
今亦僅足自給或自給而且不贍未嘗出龠合之米
以貸貧民貧民得錢亦無從而糴前所云葛蕨之類
發掘既盡則將坐以待斃而已古人有言天下有危
機禍亂因之而起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

則輕其死使凡爲百姓者皆輕其死則將無所不至
其爲患可勝言哉所宜興發振貸汲汲恐後而乃上
下相蒙恬莫之省或者方且切切以催科爲務刑罰
惟患不嚴賦歛惟患不急其亦不仁甚矣周禮十二
荒政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說者謂散利是發公財之
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荒政之大莫先於
此二者今莫若稍倣其意於稅粮之在民而未徵者
則量減之使凡民之有田而被災無收者皆得以蒙
其惠至於阻饑之人則急出官廩以賑貸之而不責
其償官廩不足則或高時估以收[illegible]

糴則循庶幾也昇嘗累書以此事奉[illegible]
方殷不蒙批答今民、轉徙困踣日甚一日不忍坐
視故復冒昧言之伏望尊丈惻然動念與總鎮巡按
諸公議所以處此者斷然行之不惑人言則一方饑
莩之民皆將生死而肉骨人人受再造之賜矣抑昇
又聞文公朱子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
希書論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
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蓋自古及今荒政之失
未有不失於遲者昇惟願尊丈救之勿遲而已此尤
惓惓之至懇也救荒一事果辱俯從則敝州舊政之

方爲民患而不可不爲之擘畫者如差科之偏重驛
傳之過勞民款之不宜遠調旁郡夫馬之不能協濟
他方諸如此類方將次第陳之以俟裁處今則恐留
更僕未能也昇瀆尊嚴引領待命

附顧東橋憲使跋語

右相國敬翁奉總制太保陳公請賑本州書也既
而折糧發粟咸如所議饑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傳
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殆謂是也璘聞朝臣言相
國居禁密惴惴焉恒以四方弗靖爲己任憂形于
色此人人得而見之然其闓可和輯敷之[illegible]

問而成之廟堂之上者人安得知之哉此其鄉國
一事其懇到委曲必期萬全如此可以觀相國之
心矣璘故與今守尊君詩刻于石俾邦人世世以
無忘篤近之仁也姑蘇顧璘謹題

與兩廣提督蕭都憲書

吾廣右地方被猺賊毒害自國初以來未有今日之
極執事一聞新命即取道湖南兼程徑趨桂林所至
虚心延訪求所以消弭之策籌畫大槩見於請兵奏
疏者極其痛切又以去歲半年旱暵為虐赤地二三
千里亦數十年來所無而柳慶二府被災尤重斗米

直銀半兩人至相食既隨宜設法量行賑之面又備
以上聞請寬料價以輸邊民急之患執事為邊
方生靈惓惓切切一至於此如此而賊有不平民有
不得其安者乎獨念用兵除寇以安民也用之於凶
年饑歲老弱轉徙溝壑之餘而農務方急青黃且不
能接民能無病乎運軍餉也徵積年逋糧也調民壯
以助軍也若是者不一而足勢皆不[illegible]以緩則區區
殘民將有不得其安者仁人君子[illegible]不忘所以處此
哉以行師之義寓䘏民之仁不惟[illegible]而兼以救荒[illegible]
[illegible]疏中所云愁苦萬狀觸目痛心又[illegible]少齊目前[illegible]
急又[illegible]寬一分民受一分之[illegible]
區處此謂此類變愁苦而為謳吟轉凶荒而為豐[illegible]
實深有望於執事也軍餉糴於廣東者由府江而上
糴於湖南者由湘江而上湘江經吾全吾全舊歲凶
[illegible]亦前此所無若軍餉之饋運積逋之追徵民壯之
調遣能使吾全之民少寬一分乎則吾全之民受再
造之恩於執事矣伏惟仁人君子留意焉

又與蕭提督書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於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
吾廣右去年徧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

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
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
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於柳慶隨支隨糴
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
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饑餒
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
賊有期矣

又與蕭提督書

承專使遠來手劄存問感何可言地方兵荒備極困
苦非藉執事極力經濟則避荒殘民不知將何底止

原缺第十六葉

[illegible]來未久奉復至今以踈懶爲愧執事倡義起兵
[illegible]平叛逆蓋自提督軍務大臣而下功無與儷者顧
[illegible]遭口語乃至淩挫於人然公論由是日益彰明以
此見天理之在人心固自有不可泯者猶可爲世道
幸也匆匆餘不能悉

與唐侍御書

地方多事霖潦爲災正賢者致力之秋也豈可遽焉
求去哉賢如執事而聽其去則所以甦民困以回
天意者果將誰託哉請自今勿復再言去矣

與王陽明都憲書

去歲在清源嘗得手書其齎書者以禁不敢來見今
年在留都又得手書其齎書者以嫌不敢繼見以是
累累無由奉復然執事倡義起兵忠誠激烈掃平叛
亂功在社稷顧乃橫遭讒毀心事未白兒童女婦孰
不爲執事憤然不平茲蓋無日不往來於鄙懷者書
之復不復固在所不必論也況 九重天日本自開
明公論在天下亦自有不可掩者他更何說惟靜以
待之而已

與厚齋先生書 己卯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二日來忽聞有移郊向郊之說病中不勝驚愕[illegible]
[illegible]安枕反覆思之甚爲不可彰彰明甚[illegible]
[illegible]說以惑 聖聽今日內外文武大小臣工孰無
[illegible]家孰不知 國家郊廟之禮皆 祖宗定制天下
萬世不敢輕議而乃一旦妄爲此說上得罪於天地
[illegible]宗下得罪於天下後世果將孰任其咎哉伏望執
事挈晃極力以死爭之雖章疏數十上必得允而後
[illegible]仍乞轉達內外諸當道從容勸諫以回 聖心以
安 宗社則晃區區衰病首領亦將藉庇而可保於
牖下矣伏惟留意晃不勝懇切之至

又與厚齋先生書 庚辰年正月二十七日

昨聞文書房官到此必以郊祀日期來 奏今正月
已盡二月將臨前者二月上旬之 旨勢不容不改
爲三月上旬矣但江西反賊至今押解未到旋蹕之
期似仍遷延恐或有以弘治末年 孝廟違和而用
三月十七日郊祀藉口者則將有誤 廷試蓋 廷
試在三月望日十七日文華殿批卷十八十九日傳
臚此係 累朝定制豈可改易必須郊祀在月半以
前然後兩不相妨敢乞挈晃同往懇懇言之庶幾不
誤 國家大事

又與厚齋先生書 庚辰年二月二十一日

燬四散焚劫半月旬猶肆行不去民之荼毒則有
不忍言者矣全灌興安非無官軍民款然賊勢寡
勢不能敵未免坐視而莫敢救廣西鎮守守備衙門
亦非不遣官督兵前來救援但桂林等處兵亦自寡弱
戍守狼兵不遵紀律往往先期而逃止有打手
數百人其分遣而來援也亦未能制賊之死命者邪
此賊若非加以兵威俾知所畏懼則吾全灌之民終
無息肩之日伏望仁人君子俯恤殘民特垂念慮調
遣達軍狼兵並以打手殺手選謀勇官員如馮都指
揮者統率前來全灌興安不時往來防禦巡邏遇有

警報隨即策應或密切徑往險惡巢穴蹤跡鵰剿或
出奇攻擊如羅知府在成化末年事皆在臨期隨宜
斟酌而行待半年或七八閱月後地方果寧方許擊
回若鵰剿之策果行仍乞行仰府江兵備及平樂知
府量發官軍四面夾攻設使狩未攻剿亦乞行仰嚴
加防遏毋或任其縱橫出沒肆無忌憚若然則不惟
區區殘喘有所恃賴雖幺麼老病如晃者亦得以苟
延殘喘於荒山野水之濱遠近耆倪人人皆拜大造
之賜矣凡此計處不必旌節親臨敝境但嚴行各該
衙門專委任而責成焉則事不無濟矣全灌興盛之

外前所云洛容自大征後至今賊皆窟宂縣中上下
相蒙謂爲脩復已久而實未嘗脩復府江賊亦恣肆
如故莫知之何今秋嚴布政歸自蒼梧其下承差吏
皁死傷于賊者十二三人他可知已右江一帶軍民
往來道路常梗日復一日不知畢竟何所底止凡若
此者悉執事未之知耳使誠知之寧忍不爲之處哉
恃斯文雅愛喋喋冒煩伏惟不罪而留意焉幸甚

卷之二十二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般從儉輯

雜著

頌

大明一統志頌有序

上天全以所覆之地畀我　皇明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凡窮遐絶徼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群而混于一雖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亦莫不梯山航海重譯來王自三代以來統之一者

未有盛於今日者也顧惟歷代地志雖具存可稽然其間詳畧失中取舍乖謬往往不能無遺憾焉者肆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十有六年始遣使編采天下郡邑圖籍特　勑儒臣大加脩纂務成一書以昭一國家一統之盛然書未及成而　龍馭已上賓矣英宗皇帝丕隆繼述爰命文學之臣因仍其舊纂輯成編名之曰大明一統志其與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固異世而同符也粤稽諸古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與地之有志其所從來舊矣况我　國家一統之盛追踪三代者

乎是宜大書特書刻之琬琰以垂示無極也臣謹稽首百拜而獻頌曰　天蓋地輿人其中處環海爲疆際天爲宇以一統之惟受　命主三代以降或統或否能混一者僅可僂數元以腥羶汙我華夏天實厭之篤生　聖祖膺曆執符肇基南土　聖子神孫繼有天下南吳北燕兩京並樹維城有親陪京有輔有藩有臬有衞有府規制周詳脉絡無阻輿跡所及章亥所步悉臣悉妾孰敢違拒東越鯷波南踰銅柱西亘崑崙北彌狼胥雕題文身卉路藍縷來享來王千百其旅一統之盛古所未有不有盛製曷以垂後肆惟

太宗以文繼武爰以編摩委之掌故采訪雖備全功未究有如有待事寔不偶　睿皇紹統啓敬承禹乃命儒臣纂脩是務指授成書悉有依據首辯方域次分星野古今沿革小大畢畧賢之宮棲神之所風俗淳漓地勢夷阻川流以瀦山峙以走有渟其[illegible]有蔚其藪形勝物產靡所不著宦蹟人物惟賢是[illegible]古蹟不遺今制畢舉並載俱收無間細鉅二氏亦錄四夷兼附綱舉目張星羅碁布一目萬里不出庭户自有地志未獲前覩宜並聖經共傳不朽　今上皇帝嗣有令[illegible]駿德神功[illegible]三代五億[illegible]

如乾蘊天萬物咸覆燾山峙安磐若之固小臣作頌以示終古

滕氏考室頌 有序

滕景明氏之考室也有堂焉有寢焉又有樓焉登高眺遠左顧右盻但見柳山如環拱揖于其前湘水如帶縈廻于其後風氣凝聚面勢軒豁庭宇邃嚴簷楹騫翥可以續妣祖可以聚族屬兄弟相好室家相安不必寢而夢興而占凡男子之生者自莫不以仕以學凡女子之生者自莫不無非無儀福履駢臻子孫繁衍皆將自今日始深有合於斯

干詩人之義落成之日族婣賓朋畢來稱慶有執爵而言者曰凡人之爲居室未有不欲爲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妣祖之業者今景明能然豈不足爲景明賀哉景明曰此皆我祖我父之餘慶非晩之所能自致也衆喜景明之能脩拓世業且又不忘其先德焉合辭頌之頌曰

出城北門喬木鬱然門誰甲第滕氏居焉維志淵翁先十數世來自金華卜居湘灉翁有四子生十餘孫景明其一性勁氣溫蚤歲而孤能自樹立克儉克勤生産日植乃以餘力脩葺先廬經增八佰數楹其初輪焉奐焉既完且美寢成孔安有賢孫子他年門外駟馬高車始信今日辛勤讀書當延致詞雖非張老心則庶幾古人頌禱主賓歡洽一飲數觴載㪉古訓肯構肯堂

贊

瓊臺先生丘公小像贊

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聖賢之學不强而能道適於用文達其意一世鉅儒兩間間氣

仇武襄公殲逆贊 有序

正德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等挾

宗室安化庶人寘鐇謀不軌戕殺鎮巡重臣傳僞檄徵調諸路兵馬以誅賊瑾爲名刻日將渡河關中震恐仇武襄公時爲遊擊將軍統兵駐城外賊紿之入城而奪其兵公度不得脫徒死無益即陽與而陰圖之乃與武舉諭戍者數人合謀討賊適陝西總戎官遣兵入靈州約會鄰境將官刻期進討靈州守備者潛通公書約爲内應公乃稱疾卧家賊黨來視疾公延入卧内遂手刃周昂執寘鐇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于黃河外幷誅其黨與

朝廷尋遣總制大臣撫定之事息以平論公功陞

號推誠宣力武臣持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咸寧伯賜誥命追封三代考皆咸寧伯妣皆伯夫人又 賜鐵券後又以公平流賊功進封侯爵僉書右軍都督府事督視京營兵馬逮其殁也 賜謚武襄又賜以葬祭生死哀榮慶流苗裔非公許 國之忠應變之略有大過人者何以克平叛逆於樽俎談笑之間而迓承 寵命如此哉予昔自翰林出貳吏部今少師大學士遂菴楊先生為大宰語及總制寧夏事先生盛稱公忠勇且述公手刃逆賊事甚悉及公膺 召入京師予屢見公班行中目其雄

姿英爽有足重者及既尋謝里居公之家孫同天翔卿出鎮兩廣自梧以書抵全屬予書其事因述素所聞者以為韻語贊之公之忠勲載在 國史自當傳信萬世亦何俟乎區區鄙言之贅哉贊曰

昔我 先皇承祧五祀變起寧夏虐熖孔熾殺鎮巡官如封豕羊棘卿暫莅亦斧以戕徵調兵馬百擧其旅僞鑄印章封拜黨與截傳僞檄借瑾為名誅清君側刻日啓行延朧環洮孰不震動疇能除兇人面其勇桓桓武襄城外駐兵徐來巡邏慣不欲生爰奮[illegible][illegible]挺死無憾謚賜與陰圖紿之卽入如内在蜀中[illegible]不疑合源好義密謀誅之入未數刻倏稱有疾寢廬不眠不食賊來視疾意公昏沈徑入卧内猶聞呻吟坐語未定躍然而起手劍斬昂血濺牀第遂出大呼義勇偕來徑往僞官擒厥渠魁并執其父亦就械繫小大逆徒咸戮于市賊錦賊廣出守河防旋徃執縛若刈稻芒矛鋋所加一人不妄脅從雖多咸與滌蕩合境老稚拊掌歡呼農抃于野商歌于途我困我眠我饑我食拔我水火置我衽席公戡既亂遑恤厥躬保全民命罔肯言功惟 帝念忠名書冊府赫赫殊勲宜錫茅土汴洛弗靖奉 命徂征金戈所向

桓桓摧傾由伯進侯傳襲來裔鐵券丹書河山帶礪厥孫嗣興顯顯象賢惟忠惟孝益遠益延賀蘭之山峨峨壁立公名配之永永無極

海南周遠指揮遺像贊

此為誰邪曰周士毅其官維何海瓊節使桓桓羊儀英英膽氣頹然鳴劍出匣之鋒[illegible]乎猛虎在山之勢世韜畧幼而夙成敦詩書蔚其能事近而戡黎於南山之衝遠或平蠻於左江之湄居中視篆足增海戍之威出邏揚舲每斷島夷之臂其剸裁也如由基之射矢必中的而不虛其剖決也如庖丁之牛亦必投

同沂馬巖在城北十餘里深[illegible]丈前後虛
邃杳廣如大屋三數百楹澗水從西南石罅中流
數十折北去珊珊作環珮聲中有石乳石菓石米而
石田尤奇高下小大櫛比鱗次塍徑粲然畝異其形
多至數十畝無一同者石田上數步有一石可坐三
四人狀如蟠龍煙雲繚繞德甫欲以雲龍名之予與
宋卿皆謂爲然觴詠其上甚適自巖口十餘步後至
此非束薪燃火則莫能行時積雨新霽高低亂石中
澗水出沒其間老病足蹣跚行頗不易兩童扶掖之
乃能緩步雲龍石旁刻有一小洞舊傳行十數步寒

凜莫前是日從隷中有謂先是數年曾有二野叟由
此前行出城西村落者其言之信否未可知予視其
中窅然深黑未能二三步遽悵然而返還坐石上再
經石田所至緣石磴上下摩挲古今石刻且誦且行
望巖南口盃軒豁顧峭壁巉喦茅竹蒙翳不可行乃
循舊路出徘徊巖口見前知州顧璘華玉所題先兄
姓字悽愴久之緣澗回至普潤寺寺廢已久有二三
殘碑縱橫草莽中命傔從拂拭苔蘚辯認數過漫[illegible]
書四絕句二客皆次韻句後出盎奇大兒詹事[illegible]
簿道[illegible]及兒復仁皆執杖纔[illegible]乃命[illegible]兒[illegible]

石以紀歲月先兄以四川左布政使便道過家與僉
事同遊茲巖未幾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遷本部尚書尋致仕歸而
宰華玉今以山西按察使養親於家予則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
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蔣冕敬
之甫也

賜帶志感

正德改元九月廿一日　皇上以　萬壽聖節伊邇
俯念舊侍　春宮講讀諸臣而濫及冕　賜金廂玳

瑁帶一圍同受　賜者自閣老而下廿二人閣老劉
晦菴少師李西涯謝木齋二少傅及焦守靜太宰則
皆玉帶張東白王守溪梁厚齋三吏侍王實菴劉樂
忘二禮侍楊石齋少詹則皆花金帶張涇川祭酒江
東川少詹劉野亭白怡靜二學士費湖東李東厓二
太常則皆光金帶劉東川吴甯菴二學士毛東江庶
子毛礪菴傅北潭二諭德及冕則皆金廂玳瑁帶三
閣老及實菴樂忘石齋野亭怡靜湖東又以　日講
勞同日有羅衣冠履之　賜　本朝故事官止學士
與機務侍日講者始賜金帶[illegible]諭德雖日講者[illegible]

不過本等綬花銀帶未行賜[illegible]帶者有之惟今日爲然此固　朝廷殊恩斯文盛事而在冕庸愚則實出於忝竊過分撫已慙汗日夕靡寧不知將何以爲報也既拜　賜之次月十日九卿聯名上疏指斥用事權奸請加誅戮晦菴木齋二老力主其議因之去位尋以守靜代之權奸復留日益專横縉紳塗炭者不可勝計而治忽分矣君子小人之進退其有關於世道也如此哉或傳九卿疏上之日守靜遣人白於權奸謂疏雖首吏部蓋迫於衆議不得已而以衙門次序首焉疏實非其筆也權奸德之力薦於　上遂與

守溪同有入閣之　命初九卿跪伏左順門外上疏時衆皆歷數諸權奸過惡守溪言尤痛切守靜以其素爲士論所歸故與之同陟以示公道云

經筵志喜

正德十六年八月初二日　上御經筵知經筵事太傅定國公臣徐光祚少師臣楊廷和同知經筵事少傅臣蔣冕少保臣毛紀兼經筵官尚書臣石珤等及諸尚書左右都御史皆侍其日臣廷和偶以目疾在告臣冕以大學在明明德一章臣紀以尚書克明峻德一章先後進講　天顔悦懌講畢悉加賞賚[illegible]執事之臣皆有賜仍錫宴于左順門北廊先一日　勑諭知　經筵事臣光祚等五人臣冕已叨　勑諭至是又首叨進講感幸不已因憶　列聖嗣統皆以登極之明年二月始　御經筵惟　今上臨御甫三閲月即降此　勑諭以勤　聖學其後每日講讀無少間斷雖雨中亦坐　文華後殿召臣廷和臣冕臣紀率翰林春坊諸儒臣日侍講讀迄歲暮寒沍始暫免云

考

洮水考

洮陽爲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志中後漢書所志亦同而史記本紀已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水南北之說實高祖之十二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聞於時而名縣水北曰陽洮陽即洮北也前漢書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發之子狩燕爲洮陽侯則元朔以前洮陽已爲縣矣註史漢諸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所在蘇林則曰洮音兆徐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間至史炤著通鑑釋文亦謂洮音兆在淮南蓋史炤字音引用蘇說而所謂在淮南者則因英布王淮南遂[illegible]徐廣之說[illegible]洮水在淮南[illegible]

[illegible]度言之非其實也雖胡三省灼知其誤[illegible]
云按通鑑布軍既敗走江南高祖令別將追之別將
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則洮水當在江南羅
舍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洮陽縣西南
東流注于湘水如淳註漢志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
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句洮水又在長沙國境
[illegible]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杜佑曰漢洮陽城在永州
[illegible]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
[illegible]北胡氏此說者據[illegible]爲[illegible]史記黥布傳布軍敗
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

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蓋洮陽
在零陵南為楚極南之境洮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是
入越未有不經洮陽者胡氏以洮水南北為吾洮陽
吾用如淳之音一洗徐廣蘇林史炤諸說之謬今陝
西有臨洮府又有洮州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
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洮州衛亦以西羌洮水所
[illegible]得名春秋魯僖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兩會諸侯
[illegible]于洮杜氏謂洮曹地蓋以西羌洮水經曹地因而
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全不相涉東晉時宋武帝經
[illegible]父蕭[illegible]為洮陽令宋文帝元嘉三[illegible]

原缺第十四葉

巽[illegible]之句與此歲盡之說當又其年歲除前數[illegible]
吾全至其遊礁巖詩謂我來庚申秋初則先生之去其
在癸丑之初秋[illegible]無遊礁巖未幾即挈家北行是以
秋仲長幼始會于衡耳然則先生寓吾全已閱歷寒
暑非泛泛使軺經過者比稱為寓公夫豈不宜而前
後郡志顧無一言及之何也是編員內閣檢宋人所
脩清湘縣志見先生遊礁巖詩乃據其全集數補其
訛缺者數字并錄初至清湘四詩藏于家先生諱寅
字明仲建寧崇安人文定公長子致堂先生兄也父
子兄弟皆名列宋史儒林傳中文公朱子嘗稱先生

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鶴山魏文靖公
亦稱先生自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
學舉進士與張忠獻公同召刊舘劇上往往有敵已
以下所不能堪者追贈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
誣謗宣仁后遠從安荒者凡至十三家羅織之獄平
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扶植三綱大有功於斯世吾
全既辱先生流寓則當奉祀學宮以申後學景模仰
範之心先生卒官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
州太平觀晃嘗考先生流寓吾全歲月景仰不已遂
侈於詩

先賢經歷處皆大有輝光僅照千載士況爲吾致突
任重且道遠抑除更兵陽危言數十上惓惓爲三綱
忠直不少徇遠謫甘炎荒中年奉父命省家來清湘
嘗遊澈玉洞一飲累數觴酒半逸興多揮毫掃琳琅
至今本天上遺書尚秘藏手抄還口誦君嵩見羨牆
翹首仰名德寤寐狀不忘何當奉公神俎豆臨郡庠

鄉先輩蕭廷文賓衘翁陳孟賓科第考

吾全士入　皇明來舉進士始蕭珪珪治尚書以州學生舉洪武十七年湖廣鄉試明年第進士其會試也名在九十五其年會試録於珪名之下書曰湖廣

永州府全州學生蓋是時吾全尚隸湖廣故也予嘗見此録抄本於先師大學士瓊臺先生家故大宗伯華容黎文僖公家亦有此録二本所書皆同然考之州志及州學進士題名記皆無之珪官監察御史以與千戶喬用交惡被逮謫戍株連鄉人謫戍者數十人豈鄉人忿之故并其履歷不欲道而後之脩州志記題名者遂因而遺之歟抑吾全文獻不足故然也在勝國時雖科舉取士而行?罷前後僅十六科[illegible]吾全士之登鄉科者亦不當[illegible]延祐甲寅初科[illegible]有賓衘翁者以明易舉湖廣鄉試其名第[illegible]所試經義有司爲刻梓以傳現于前八科三場文選中可考也其後又有陳孟賓者以春賦中湖廣省試其名次亦與衘翁同其所試荊山璞賦予在京師藏書家嘗得而録之賓以全州路貫陳之貫以清湘縣其名姓郡邑若此焯焯而州志及鄉貢題名記皆遺而不載且二子皆以有文見録於主司故姓名得附其文以傳若其他名雖見録而文不見錄者計亦未必無也志記又安得不遺之哉此誠文獻不足之故矣暇日問與州守始蘇顧侯華玉談及此事侯因屬予筆之以補志記之缺遂疏具畧如右

附顧東橋思改跋語

題敬所相公考全州科第補遺說後

全州自秦漢以來屬零陵郡其地居九疑蒼梧之間蓋帝舜所嘗巡行漸被禮樂聲教之懿固已久矣莫可究而原也歷代爲縣爲州不一國初始自永州割隸桂林正德癸酉鬬璘出守於是按其山川形勝融朗清峻宜多賢人奇士生乎其間即今觀之可知也顧前代文獻踈闕志記多所遺脫豈非守土者之咎與觀相國敬翁所考賓衘翁陳孟賓諸賢皆表表者且復遺之斯闕畧固多矣於[illegible]

欲撿歷代史作補湘人物志以表見地靈信邇[illegible]
未就今固不能不望諸交承君子爾姑蘇[illegible]跋

卷之二十三終

湘皋集卷之二十四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雜著

辯

陶澈齋墓稱呼辯

鄉先賢宋寶謨閣學士陶公崇方理宗寶慶初元以著作佐郎上保業慎獨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且曰卿所陳四事切於朕躬朕當行之其略見於宋史全文元人修宋史採入理宗本紀而不為公立傳其履歷治行皆莫能詳惟郡志謂公字宗山少聰敏十歲賦筆山詩有驚人句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歷仕兩廣召試館職慕柳子厚為文嘗譔宋鐃歌鼓吹曲及楚詞七叙以進于朝理宗在潛邸時公為講讀官能飛書召首陳保業等四事及因輪對又陳郡縣武備厚民生厲士氣之論與時宰忤黜知信州終于任贈特進謚文肅有澈齋文集行于世子夢訓典舂陵瑞陽兩郡終監丞郡志又云公歷官行事見國史而竟莫詳公之所歷何官今惟郡北洮村坊有覺先寺寶慶以後題額書公職銜甚備曰[illegible]大夫右文殿脩撰

崇政殿說書兼侍講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illegible]
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清湘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陶崇寺雖重建於元至大三年而
頭銜猶是宋人書其書公職銜可信無疑公墓在泉
州安道市北路傍石翁仲[illegible]尚存蓋當時賜祭鄉
人稱爲陶學士墓或稱陶大監墓二說皆是而成化
中脩州志者乃云陶大監墓俗呼爲陶學士墓則不
考之過也公嘗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省有監有少監
爲長貳公由著作佐郎歷貳而長故當時有大監之
稱後又進寶謨閣學士尋知信州故當時又稱公爲

學士則公之墓稱學士或稱大監無不可者自唐宋
至元凡官秘書與宗文諸監者類有大監少監之稱或
止以姓加於官名之上曰某監如知章稱賀監誠齋
稱楊監故周文忠公必大詩有楊監全勝賀監家之
句虞文靖公集有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又有爲歐
陽原功少監題宋好古竹二詩此其尤著者至我
朝尊以太監少監名內臣長貳今　內府二十四監
皆然外臣雖有國子欽天上林苑諸監而其長貳則
不復以大監少監稱之矣蓋前代所稱大監之名亦
[illegible]由今代所稱大讀爲泰州志[illegible]代所
稱遂誤以前代所稱者混而爲一不復分別邪鄉人
閱州志際以爲疑因漫筆爲疏其略如右抑公官至
侍從方以舊學爲時君所寵任乃以忠言讜議見忤
時宰出補外郡賫志以歿則其平生持守之正亦可
槩見不獨文藻之逸發而已惜其言行無所於考不
能得其詳也宋人清湘志謂公歿在理宗朝所忤時
宰豈史彌遠邪抑韓侂胄邪

說

居室說

古人五十不置屋子今年四十有七矣偶自居室以

來衰病侵尋日甚一日悠悠人世不知能復爲幾日
客耳顧經度營構以求鷦鷯一枝之安既以客待吾
身寧能不以主待吾室宋人之詩不云乎園是主人
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未可以其言之出於激而
少之也因摘其語揭於屋之楣間朝夕覽觀以自警
其左云幾年能有其右云一日必葺云　正德己巳秋九月漫書

録

録弘治間宮僚

今上在春宮翰林春坊諸臣更番入侍　講讀于
文華殿之東廡而宮端則日直　內閣元臣入侍自

殺隆暢次妻適烏撒其二女子殺之明年辛酉巡
撫都御史錢鉞委按察使劉福督兵捕之米魯福佑
乃集烏今之衆萬餘來拒官軍爲其劫殺者甚衆領
兵都指揮亦被虜而死事聞上命兵部調遣雲南
四川湖廣廣西漢土官軍十餘萬徂征之而以南京
戶部王尚書軾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戎務尚
書甫入境賊聞天兵將至自知罪無所逃遂大肆叛
逆誘弱生苗數萬攻圍附近各處城堡雲南布政梁
方貴州布政閻鉦皆見圍困於安南衛城中勢甚危
迫鎮守太監楊友聞之統調官兵八千人過盤江直

抵安南城下賊始退避梁閻二布政乃自圍城中出
其時議者謂楊太監當賊退避後尋即班師仍北過
盤江固守險阻以待尚書至日聽其處分則計出萬
全矣有以此言告于楊者楊謂賊兵寡弱勢無能爲
蕪利賊賄賂百計需索賊怒其索賂無厭且偵其不
設備也一夜擁衆入其營官兵不戰而潰倉卒爲賊
所殺戮及溺死者不可勝計領兵都指揮及布按二
司官自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爲賊所殺者六七人楊
太監遂爲賊虜入山寨賊跣楊兩足置之釜中以溫
湯煮之時呼其名而大詈焉[illegible]行道路斷

絕賊所居[illegible]之處[illegible]如山過者慘慄近賊城池危
如累卵滇蜀附近郡邑皆爲之騷然不寧矣尚書旣
抵貴州以調來諸處及本處漢土官軍十餘萬分八
哨約雲南鎮守沐國公崑巡撫陳都御史金統領所
部官軍分四哨刻期並進以御史黃珂紀功監軍兵
旣合四面夾攻其巢穴曰寨曰菁曰峒曰籠無不迎
刃而破首取賊所虜太監還帳中諸軍先後擒斬賊
徒首級五千有畸俘獲老稚千三百餘人焚廬舍萬
有餘區米魯福佑二渠魁同斃于官軍矢石之下時
壬戌歲三月廿七日也自進兵至是僅兩閱月尋函

二賊首獻于　闕下奏凱班師夫以一夷婦倡亂環
數千里皆爲之葅醢魚肉至勤王師十數萬閱三四
寒暑始克平之古語不云乎涓涓不壅將成江河世
之弭亂者盍亦壅之於涓涓之始而勿任其勢之至
于江河也哉

銘

居庸關銘有序 初入翰林内閣月試所作

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人君之立國未
有不恃險以爲固者都長安者恃秦關之險都洛陽
者恃殽函之險雖皆[illegible]

然皆未有立億萬載足長□恃□以爲固□□
皇都居庸之險皆蓋天造地設以待我　皇明者也
遡關之始設蓋秦人嘗居庸徒於此故因以名焉若
燕若遼金亦嘗立國於燕率恃此關以爲固然召公
本諸侯耳完顏女真皆夷狄其曷足以當此帝王之
形勝也耶關爲　皇都北門其在天譬則北極也其
在人身譬則背也藩屏　王國控制北虜實於此焉
恃所當務者在守之得其道焉爾　聖祖神宗以仁
義得之　聖子神孫以仁義守之我　國家之運祚
豈特億萬載而已哉蓋將愈久而愈無終窮矣序而

銘之不亦宜乎銘曰
有崇其關爲國北門崔嵬嵲嶫綿亘厚坤鳳翥龍蟠
猊蹲虎踞凌摩日星出沒烟霧天造地設界限華夷
外控北虜內藩京師萬里朔方茲焉阨塞匹夫當關
萬人莫敵秦役庸徒曾此焉居關由以名歷代因之
燕暨遼金亦嘗都此諸侯夷狄曷足當是於赫
皇建藩於燕入正大統遂徙都焉　聖聖相傳
廿祺以守以捍胥此焉恃譬彼北極爲天之樞
萬邦孰敢覬覦其在人身如腹之背肺腸肝
此會洸洸武夫矯矯虎臣如熊斯聚□□□

□求之以毅億萬斯年終□不替

崇山硯銘

其質青蒼𨚗廉匪頑匠石斲削出鬻市闤家僮買易
銅不一鍰以其發墨置几案間與楮穎伍旬浹以還
携歸湘浦尚識常山

滕君景暘壽藏銘有序

出吾全城東北沿湘江而下渡丙水迤邐行數里有
地曰蓑衣步岡巒特起蜿蜒回複蔚爲佳城予姊之
夫滕君景暘既穿壙以葬予姊而虛其左以爲壽藏
予兄少司徒梅軒先生謂姊墓既有表則壽藏亦不

可以不識也乃相與記憶君之家世與其平生事行
大畧而命冕詮次如左滕出浙之東陽在宋有諱漢
臣者始家于全今爲全之鉅族君名暉景暘其字也
祖諱志淵妣蔣氏生子四人其仲諱昱性溫厚淳實
配周氏有賢行君之父母也三子二女君爲之長以
景泰庚午四月十四日生既娶予姊未數歲父遘病
卒君獨奉母撫弟妹蚤夜勤苦過於父存時其後田
疇日拓家益饒裕弟時及晚皆長晚且有室二妹皆
得所歸母心安焉忘其父之早世也夙有四方之志
□□□□□比遊衡潭過洞庭抵郢渚晚乃歸□□

興出先廬故在城北門外君以食指既衆始買地門內築室徙居之雖以城隔而相去甚邇兄弟族屬朝夕往來與昔同居特無異又嘗與從父昆從弟映輩脩續世譜而於先塋之祭掃未嘗輒以事廢其為人惇木厚倫槩如此每歲有司行鄉飲酒禮君偕同輩諸老率深衣幅巾而往見者嘖嘖稱歎以為鄉邦美事君今年七十有一精力强健不異少壯人其壽考如川之方至也顧有取於斯地非所謂達人知命者邪遂為之銘曰

滕君壽藏卜吉于此水抱山環勢來形止誰歟在右

曰維吾姊德罔不同信哉齊體君昇方遐鮐背兒齒何時來歸再十餘紀子且生孫孫又生子雲仍繩繩尚千百祀

隨筆

詩誤傳作者姓名

世傳七言絶句詩曰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皆謂為王介甫作及觀瀛奎律髓三十九卷消遣類所選白樂天五七言律詩十一首此詩在焉乃知為樂天詩作介甫詩也題云放言仍有前四句云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辯材須待七年期樂天詩文集梓行於世者亦載此詩與瀛奎律髓所選字句無不同者而世俗所傳有數字不同後俗作日未篡俗作下士向俗作假一生俗作終身復俗作有劉文安公呆齋續稿程篁墩所編詠史絶句亦皆以此詩為王介甫所作詠史又以真為忠蓋皆出傳聞之誤抑或介甫平日喜樂天此詩去其前四句更定數字如世俗所傳常諷誦之亦或書之簡冊故流傳至今遂誤以為其所作歟未可知也

俗語有所本

吾州人謂人語言濡滯不決者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也語雖俗亦有所自韓魏公富鄭公同在政府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矣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此語為如夢令詞其末云休絮休絮我自明朝歸去

卷之二十四　終

沘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雜著

蔣氏家譜凡例

一是譜之圖每幅橫畫爲五行每一行書一世上自高祖下至玄孫而別自爲世五世則一遷每世上畫爲圈圈用硃書圈之中標以元亨利貞字爲號并著其排行次第圈之下大書其名名之下細書其字與夫朝代官爵[illegible]者及娶某氏生幾子及子名某某所標字號首以元亨利貞次仁義禮智文行忠信恭儉莊敬[illegible]凡四字一句皆書傳中所載成語一切盡倣瓊臺先生家乘之例云

一譜圖上自一世祖下至於吾兄弟之子若孫皆詳書之凡吾之所自出者其平生事蹟所及知者亦必詳悉備載所不知者闕之若其他旁支但紀其諱某字某仕不仕娶某氏生年若干某年生某年卒生子幾人其子名某某及墳墓所在其爲入非[illegible]者則不及致詳蓋以歷世既久子孫既多則載

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疏之限詳其近之親者而畧其遠者疏者此人情之常子孫各紀其所當紀使譜諜互見親疏有倫各詳其親各承其所自出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歐陽子譜圖之法也

一蘇氏之譜視盡則不及而此譜無論親疏遠邇雖親盡亦皆備有詳畧之異者何蓋以譜圖之作所以叙昭穆明世繫以尊祖敬宗敦本睦族而興夫孝悌之心篤乎親親之誼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建功樹業修德立言以不忘乎其先不但著其世代紀其名諱而已故不用蘇譜之例

一歐陽氏之譜首世系次書諱秀行爲圖世經而人緯今畧於其意而不盡用其例凡書先代事蹟且如以一世言之首行盡頭書一世二字次行低一字書參軍公[illegible]又次行低一字書諱某字某其間或事有可疑者則據古人成說或區區一得之愚畧辯析於其下又次一行低一字而以謹按別之無疑者否

一譜宗自三世而上其世次多不可考姑據神主之自三府參軍次四承信又次十一判察監十二

縣尹而某縣尹則又居其次焉蓋三爲一行十一十二爲一行五別自爲一行故其位序如此今爲此譜一以其行第爲世次其間名諱之缺者則悉仍其舊云

一譜圖每二世之間於父之下子之上皆用硃畫一小圈上圈之下下圈之上亦用硃畫一線紋或縱或横上下聯屬惟二世三世皆不然者何蓋兩世四公止據神主而書既不知其某生某某某之所生而世遠譜失又無從考正或以爲三府參軍生四承信四承信生五縣尹五縣尹生縣尹諱子芳

公雖所傳不妄而亦未有明據故今譜圖所書但隱然寓夫神續之意而不敢明謂某生某云

一凡書先世事蹟其於名諱字號生卒歲月壽數葬所有不知者皆空而不書每空一字畫爲一圈俟他日萬一有所考據則填實之

一所書事蹟凡既徃者皆書見存者在尊行亦不書虚其下方以俟後之人續書之

一先世仕宦者止據其當時官名而直書之如先考曾爲河西知縣則書曰某仕明爲某縣知縣更不另書爲知某縣事或某縣尹恐混於宋元之制云

無別也他皆準此

吾宗自受姓以來歷周秦漢晉南北朝隋唐五季宋元以至　皇明幾三千年于茲矣而顯名史册者宜不止於譜中所叙述者焉特以緬生末學寡聞淺見不能徧閱天下古今圖籍與夫秘閣所藏者尚有待夫後之博學多識者嗣有所見或別有所考則續錄之不勝至願

一援引書傳或不著其名目蓋以其間多參用己意敷演成文務欲明白使人一目便見勢不得盡標出之

一先世墳墓蓋自員外公官於京師先祖兄弟皆幼多迷失其所在今謹以所常祭掃者著之於譜其迷失者缺之以俟他日訪求焉

一女子之適人者其夫之賢與其子女之有無及事有可紀者亦畧著之俾後世子孫因此而重世姻云

一先世所遺詩文皆其平生精神之所寓者多亦不能盡錄今錄詩數十首云

一贈送哀挽之作不能盡錄今所錄者或其名位尊顯或與先世故舊交好或其文辭可傳皆謹錄之

辛巳四月初五日卒于雲南之河西得年四十五初
權厝于河西之普應寺旁後歸骨于湘成化七年辛
卯遷葬于白石之黄山初贈孺人再贈宜人三贈淑
人四贈夫人五贈一品夫人
先母隊夫人世居雲南之通海父諱鑑母孫氏生于
正統三年戊午二月十五日正德二年丁卯六月十
九日卒于晃京中宦邸得年七十以卒之後二年七
月初七日葬于君家塘初封太孺人贈宜人加贈淑
人夫人及一品夫人世出事行見少傅守溪王公所
作墓志銘及少師湖東曾公所作傳

叔母二節婦事畧

晃之叔母袁從叔母馬皆以守志不貳稱于鄉自成
化中以來凡御史之按治於廣西及廣西藩臬之臣
以至州郡守貳若鈕御史清洪參政漢陳僉事嘉謨
單知州渭官知州昶童同知璽皆嘗以其事先後聞
之于　朝章皆下於禮部至今尚未覆奏　旌門之
詔晃懼其遂湮没而無聞也取其事之大畧録而藏
之以俟他日太史氏採擇袁爲湘源鉅姓叔母實處
士希中之女年十七歸先叔諱文府君逮事先曾祖
毋蒙夫人甚得其懽心生二女一子昱子纔三歲而

[illegible]卒初先祖竹谷處士公發先叔極力營葬治喪
冬苦寒跋涉險遠因感疾歷二歲不能愈叔母所以
調護救療之者甚備及先叔卒叔母年纔二十有六
其母閔其少而難寡居也屢以語試之叔母慷慨出
忿言誓此生決不再適屏膏沐去華飾茹苦心瘁力
不少悔於是家益貧歲入恒不給率躬力紡織積布
帛以易穀粟如是者數十年而後二女始皆有歸長
適龍真次適周盈昱始授室唐氏生孫二男二女方
朝夕受昱養含飴弄孫而昱又不幸遽卒叔母撫抱
諸孫輒涕泣不能仰視今年七十有七矣馬叔母湘源

甲族處士志明其父欽州節判賓其兄也馬叔母嫁
從叔諱輔府君未十年而寡所生止二女時先叔祖
夫婦老俄失壯子幼子弼纔十餘歲二老旦夕輒悲
不自勝馬叔母因亦誓不再適如袁母上奉二老下
撫弱弟爲之娶婦唐氏其貧益不減袁母而勤苦過
之手自紡織率至夜分不休兩目皆爲之昏其年加
袁母二歲今七十有九矣二女適唐樟謝祜適謝祜
者今卒亦數年馬叔母哭之恒過時而悲聞者莫不
爲之隕涕云

弘治壬戌歲從子晃謹述

書蔣氏受姓之地及古今顯名人物及吾宗所自出

蔣出自姬姓志氏族者謂周公第三子封國於蔣杜預云在弋陽期思縣鄭樵通志畧云期思宋改爲樂安今光州仙居縣是也今按　大明一統志光州屬河南汝寧府春秋爲弦黃蔣三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汝南江夏二郡魏析置弋陽郡晉屬弋陽汝陰二郡宋齊以降更革不一梁末置光州隋改弋陽郡唐復爲光州宋陞光山軍後改蔣州又按金陵地隋唐間亦名蔣州即其故地也漢書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有蔣鄉故蔣國春秋左氏傳凡蔣邢茅周公之胤蔣後爲彊國所滅子孫因以國爲氏考史漢以前無顯者宣帝時始有蔣萬爲上黨令子萬爲北地都尉父子同詔徵見帝命同日剖符以蔣爲淮南相萬爲弘農守蔣詡在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以病歸田里蔣晉舉孝廉在靈帝時爲尚書郎後除汝南太守遷交州刺史入奏事應對不滯拜尚書蔣澄封丹山亭鄉侯又有蔣期蔣子文子文爲秣陵尉逐盜死鍾山下後爲神吳都建業封侯立廟子文祖諱運因改運山爲蔣山後封王　太宗文皇帝加封忠

烈武順昭靈嘉祐王御製爲善陰騭書首稱蔣王靈應者是也蔣濟仕魏爲中郎將蔣資文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并吞吳會之志後賜爵關內侯進爵昌陵亭侯進封都鄉侯卒謚景蔣琬弱冠知名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公琰琬字也亮卒琬爲尚書令封安陽亭侯加大司馬卒謚恭蔣欽仕吳累遷盪寇將軍不挾私怨論者美焉濟子秀孫凱皆嗣爵凱後封下蔡子琬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斌弟顯爲太子僕欽子壹封宣城侯劉宋有蔣恭與其兄協因妻弟吳晞張爲劫收付獄兄弟二人爭求受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元魏蔣少游以工藝仕至都水使者兼太常少卿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後周有蔣昇以技術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唐蔣儼太宗朝請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不屈帝奇其節再遷殿中少監高宗時進蒲州刺史卒贈禮部尚書蔣欽緒工文辭累遷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子沇廉潔博學擢御史中丞中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沇稱職卒贈工部尚書沇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

吏清初爲鞏華丞東京留守李憕賢之表爲判官與燮
闔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後謚曰忠敬宗録其孫
鄖爲伊闕令蔣岑爲司農少卿劾奏宇文融贓私事
融坐流嶺外蔣子愼與同郡高智周善有相者言高
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有興者愼終
建安令其子繒往見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生子挺歷
湖延二州刺史挺生渙洌皆擢第渙歷鴻臚卿蔣乂
系出兗州刺史詡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十一
世孫元遜陳左衛將軍其族有太子洗馬弘文館學
士瓌乂祖也瓌生將明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將明

生乂博覽强記綜貫群籍有史才終秘書少監封義
興縣公卒謚懿五子長係檢校右僕射封淮陽郡公
次伸位宰相偕歷史館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
曰蔣氏日曆仙佶皆位刺史係子兆曙庸伸子泳佶
子琛兆子承初曙子延翰史稱蔣氏世禪儒云載之
唐宰相世系表可稽也蔣華與李白游死葬敬亭山
白詩云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是也蔣鎮代宗朝
爲諫議大夫蔣防年十八父命作秋河賦援筆即成
積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所著有詩集五代梁蔣殷
武寧軍節度使蔣延徽仕吳爲信州刺史宋蔣堂
[illegible]以文學士文辭歷樞密直學士卒贈吏部侍郎
[illegible]子之奇翰林學士知樞密院事之奇子瑎至侍從
孫及祖與祖興祖知陽武縣金兵犯汴道過陽武興
祖拒戰不敵而死贈朝散大夫曾孫芾進士第二人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蔣元振知廉
州清苦勵節在任啜菽飲水政尚簡易民甚愛之蔣
祺歷州邑大夫蔣静歷司業祭酒中書舍人蔣猷畢
官御史中丞兼侍讀卒贈特進蔣偕嘗刲股以療父
病後爲忠州刺史蔣漳入太學無所遇棄而歸隱黄
庭堅在宜州病革漳往見焉庭堅委以身後事及卒

爲棺斂具舟送歸鄒浩謫永州漳從之游後浩改昭
州漳又經紀其家蔣元中學術脩明元豐中在太學
爲四方學者矜式蔣燏文大觀間通判融州以兵入
援京師後趙鼎薦爲中都官燏文願補外職自試除
瓊管安撫蔣煜拒之寇欲殺之伸頸就刃詈聲不絶
而死蔣子春教授鄉里建炎初金虜至新塘見子春
人物秀整欲命以官子春怒罵爲虜所殺蔣允濟紹
興間爲新化縣令除革弊政民甚德之蔣元肅好古能
作書無所不讀王十朋甚重之蔣存誠好學工文
爲國子祭酒出知饒州循子繼司歷館職遷右

[illegible]部尚書蔣暉工六書仕至禮部郎中兼翰林侍[illegible]
蔣勉刑部右侍郎練達刑名能聲著聞蔣用文永樂
中太醫院判卒贈太醫院使特謚恭靖洪熙改元其
長子主善亦爲太醫院判蔣誠知巴縣廉慎公勤興
學勸士邑民有卓魯之謠後擢御史陞廣西按察副
使蔣百愳由教官陞給事中遷春坊司直郎進南京
尚寶寺少卿蔣氏自受姓以來古今著名者凡若干
人大率唐以前顯者多出自樂安唐以來多出自晉
陵而宋南渡以後則又不顯出於一方焉湘源之有
蔣氏不知昉於何時按致堂胡氏銘興安蔣允濟父

歷考謂蔣氏之在永桂間者儒衣仕版相望大抵出
於蜀相公琰琬字也巳見前盖永即零陵湘源自有郡縣以
來皆隸零陵居永桂之間又按湘源舊志載蔣公順
其祖忠良號龍溪翁生三子少曰炎公順父也炎之
族兄曰元夫嗜學善屬文游張南軒陸象山之門作
本宗譜系遠近世數凡一千四十餘年歷歷可考遠
祖秀東漢末來居零陵四傳爲蜀大司馬安陽侯琬
又十六傳曰在根唐初刺零陵歿葬湘源子孫因家
焉宗族散居其間尚大抵重厚而務本慷慨而好[illegible]
今湘源之蔣皆相傳以爲出自蜀相安陽侯琬之[illegible]

者三國志琬零陵湘鄉人湘水發源於興安海陽山
經湘源零陵而灌陽春陵皆瀕於湘今諸郡邑蔣姓
獨多於他方而湘源尤盛然考後漢郡國志湘鄉零
陵漢永建三年更名湘鄉其地西至湘源僅百四十
里而近今湘源蔣氏俗所謂十大房者世指爲安陽
的派稽之史傳參之郡志可信無疑所謂十大房者
其一房居城隍廟前在元有爲總管者入　朝國其
爲兵部主事其一房居城北門内國初其爲交阯知
州其餘諸房則不能知其詳矣吾宗世居城東門内
壽慶坊福惠堂之左相傳爲十房之一舊有譜圖遭

元季兵火不存無從考質謹據本家所藏神主自參
軍公而下其所知者則詳悉書之所不知者顓顓致
慎寧畧而不書不敢遠引泛附於古之聞人以張大
吾宗以貽識者之譏云

蔣氏郡望辯

蔣氏郡望有三曰汝南曰樂安曰晉陵汝南即今汝
寧府之光州蔣之得姓始於此天下之氏蔣者皆當
以此爲望也樂安今屬山東青州府古爲廣饒地漢
置樂安縣屬千乘郡青州之蔣不知始於何人考後
魏[illegible]術志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以高允薦補中書博士

於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安尚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文明太后嘗因宴晏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蓋當是時以門地用人而蔣氏之族在青州者獨著於他方故時人謂之青州蔣族云蔣氏郡望以樂安名者殆以是爾又按歐陽公謂蔣地光州仙居縣是宋改爲樂安鄭夾漈亦謂蔣即弋陽期思縣宋改期思爲樂安是知汝南郡在宋齊間亦謂之樂安也今撫州屬縣亦有所謂樂安者蓋宋紹興中始割吉之永豐東鄙合撫

之崇仁西鄙以爲縣因有樂安鄉故以爲名其名偶與此同非蔣氏郡望之地也晉陵即今之常州府其地在漢分屬吳郡晉置毗陵郡東晉初始改爲晉陵郡晉陵之蔣唐以前無顯名者東漢雖有蔣澄封函亭鄉侯函山在今宜興縣西北屬古晉陵郡然澄之名不甚顯著又不詳其所從出人亦鮮知者至唐始有儼又諸人或以氣節顯或以文學著故當時刊定氏族蔣氏地望晉陵馬今湘源之蔣舉望晉陵或望樂安無有以汝南爲望者豈承襲之誤歟吾宗亦世以晉陵爲望今考之圖志訪之收老[illegible]宗之[illegible]

自零陵蓋安陽侯之裔自唐初已居湘源豈有既湘源而又從晉陵又自晉陵而復遷湘源者且晉陵在浙之西湘源在湖之南壤地相去奚翅四千餘里既自西徂東復自東徂西無是理也若以爲晉陵之蔣其先亦或出於安陽則未可知故謂晉陵之蔣其望爲汝南樂安則可謂湘源之蔣其望爲晉陵則不可今辯正之凡湘源蔣氏唐以後始來自他方者則可望晉陵吾宗自安陽宜望汝南樂安二郡爲是

先世同名辯

或疑安陽四世祖秀即魏中郎將濟之子蓋濟子亦

名秀也考史濟與安陽同時濟仕魏嘉平元年隨司馬懿誅曹爽進封都鄉侯爽卒而安陽仕漢後主朝爲大司馬已於延熙八年卒矣魏嘉平元年實漢延熙之十三年也安陽之卒先濟五年豈有濟既卒其子始來居零陵四傳而後爲安陽之理乎况郡志明謂秀東漢末來居零陵則秀當爲桓靈間人魏史稱濟薨子秀嗣則濟子實魏廢帝時人蓋秀與濟子廿名偶同耳其實二人也此固無用致疑特以吾宗系出安陽而秀實安陽之所自出恐後之人因或於[illegible][illegible]加察也故不得不辯

卷之二十五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題跋

題項氏紹先詩冊後

太學生項君德懋既作茅山書屋興風木閣於其所居之後臣山之下一時縉紳士形諸筆舌以賛詠之詩若文亡慮百數十篇德懋裒爲二帙而以呈於閣老瓊臺先生丘先生合而名之曰紹先蓋德懋之先高大父養默翁嘗作是屋與是閣於其居之南小茅山而讀書其間當時得詩甚富今百有餘年屋與閣既廢詩亦隨之而亡德懋以其籍寮不忘之心而能紹述之一旦屋與閣也既廢而復興詩也既亡而復續雖臣山與茅山異地今之詩與昔之詩異辭然祖也既有以肇於先孫也因有以紹於後寔無於百十載之上而紹述於百十載之下其一心之流通固有出於江山風景言語文字之外者矣夫所謂紹先者非直一室廬之興復與夫詩若文賛詠之間而已一出言制行惴惴焉不敢後古人以辱先世[illegible]遂門[illegible]不庇風雨片言隻辭亦無所紀述何[illegible]

為紹先也不然美哉輪焉美哉奐焉翬斯飛而鳥斯革雖絺章繪句長編短詠藻飾而鋪張之秖以貽識者而已惡在其能紹先也德懋老成詳雅其來京師多與四方賢豪交切切以亢宗光世為務斯舉也不謂之能紹乎其先不可而事之尚有大於此焉者其志則固有在也德懋與予同出瓊臺先生門下往還最稔茲將南歸出示先生之序敬書諸末簡庶德懋之志可覽而知云

跋揭文安公全州學記後

右記出揭文安公文粹公諱傒斯字曼碩豫章之豐城人仕元終翰林侍講學士文安其謚也比為此記在泰定帝紀元之四年丁卯蓋公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丁艱家居之筆記為吾州學作而學無石刻州志亦不登載晃嘗錄之以託藩憲二三君子及州之守貳皆不果刻提學僉憲慈谿姚公鏌以授州守龍溪陳侯璜刻之而顧不書作者姓名晃因考元史及黃文獻公集得其歷官之槩書之以屬陳侯俾刻于石俾誦其文者知其人焉昔揭公作記在泰定丁卯之歲今姚公刻記于石亦以正德丁卯丁於五行為火文明之象也吾州文運其將自此而興乎文運之

興非以督學得人而鼓舞振作之有其道邪初姚公抒督學之　命吾廣西士大夫皆以文翁常袞之化開蜀者望之公莅任未數年文風士習翕然丕變夐異於昔非公身任教化之責專心一力孜孜不倦何能然也公先是行部各郡縣歸擇士之質美而可教者聚於宣成書院中嚴立規條因材而篤教有次第不亟不徐務令學者涵養本原辨析義理講求制度以成明體適用之學而於時文之險怪者則痛抑之一切詭經畔道之言雖工弗取且聘江浙閩楚間儒者及各郡邑學官之明經術者分經教授一時人材多所造就其有功於吾藩甚大雖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亦不是過至於惓惓先正之遺文而表章之以作士氣以興文化先一州以為諸郡邑之倡特公篤意學校中之一事耳未足以盡公也記刻既成附書其後以致感仰之意云

跋遂菴楊公所藏朱子與包祥道手帖

右紫陽朱夫子與包祥道手帖二紙其後有祥道族曾孫鑄及雪樓程文憲公二跋鑄謂祥道兄弟三人祥道其長次顯道敏道並遊朱子象山之門考宋史包恢傳亦謂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illegible]

蓋約則祥道揚則顯道遜則斂道而恢則顯道之矛即文憲跋所云宏齋公者其言皆合二帖今皆不見於大全集中乃別有答祥道兄弟八帖文憲跋所云古人爲學漸次解到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等語猶入帖中之一獨所云陸刪定已歸否一帖則集中今亦不復存矣包氏自祥道至鑄皆居盱江而文憲游盱江人又與鑄同時故爲之跋今日豈惟朱子此帖未易得雖文憲此跋亦固未易得也此卷今藏太宰邃菴先生家冕間獲拜觀無任欣幸遂不揣庸陋輒敬跡所聞者以求教惟包氏兄弟雖往來朱陸之門而

其學實主於陸觀朱子所答諸帖載集中及附見文憲跋中者猶可槩見其曰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又曰觀所講論恐却與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illegible]處難忘耳又曰如其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遠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又曰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又曰聖門之教豈是塊然都不講學今却謂讀書窮理便爲障蔽東坡銘蓮華漏譏術朴以己之無目而欲發天下之視來喻無乃類此甚至有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之語使非象山平日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亦何事乎讀書窮理之說有以膠於其心且朱子之告諭必不諄諄懇切至於如此鑄顧謂朱陸之學未宜以同異論而文憲亦拈出朱子玩索持守語以爲正無害其爲同其言蓋與近世道一編所論實相表裏後生小子終有未能釋然於心者邃菴先生深於理學爲世儒宗平時與及門群弟子講授於此必有確然一定之論其幸以語冕而勿悋哉正德壬申夏五月望日後學湘源蔣冕拜手謹識

跋王文冕長史所藏魏文靖公手帖

弘治乙卯秋予過武昌長史山陰王君文冕出其所

藏鄉先正魏文靖公書三通見示蓋文冕爲諸生時所得於公者卷有故方伯琴渠周公今司寇見素林公題識其卷久藏予家今年予得謝南歸偶於敝簏中得之茲由浙河歸訪於士夫則文冕已下世久矣慨歲月之流邁念故交之零落而不可復作也乃題卷末以歸于其家爲之慨然者久之

讀朱子大全集筆録書其後

西銘云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朱子釋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illegible]雖以繼[illegible]

亦可見大君非不可以稱宗子之一證也
云天子無宗法豈其然乎偶讀朱子記林黃中辨
易西銘因識其說

題唐曹祠部詩集後

桂林在唐有二曹詩人皆負重名于時其一諱鄴字
鄴之陽朔縣人嘗作四怨三愁五情詩爲中書舍人
韋愨所知力薦于主司大中間登進士第由天平節
度掌書記遷太常博士晉祠部郎中仕終洋州刺史
其一諱唐字堯賓桂林附郭人嘗爲道士太和中舉
進士中第累爲諸府從事以暴疾卒于家二公詩歐
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謂其集各三卷近年浙中刻
唐四十家詩有鄴之詩止二卷而堯賓詩集則無傳
焉惟文苑英華選其大小遊仙及病馬等作唐詩鼓
吹選其買劍雙松等作唐音選其小遊仙等作唐詩
品彙選其武陵詞等作皆七言律及七言絶句凡古
體五七言者皆無之郝天挺註鼓吹謂堯賓有集二
卷今無傳則其集在金元之間已無傳於世矣鼓吹
顧以堯賓大遊仙詩十一首爲宋邕所作則遺逸之
誤也堯賓詩見於諸家所選者皆傑出一時可歌可
詠鄴之視堯賓差後出而其詩格調高古意深語健

諸體咸備其集雖止二卷纔百餘篇而爲諸家
始二之一尤世之不可少者其爲太常博士在懿宗
朝行詔召劍南東川節度使高璩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鄴之建言璩宰相交
游醜雜進取多蹊逕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曰刺
從之事載新唐書璩父元裕列傳中其爲博士持正
守職斷斷乎不苟若此蓋非獨能詩也晁自髫齔時
見鄴之公讀李斯傳詩於書坊所刻古文真寶中難
將一人手掩得天下日之句喜而誦之甚習而不知
爲誰所作及遊京師讀唐文粹始知爲公詩今考之
粹中其詩全篇十二句姚鉉節其首尾八句而以此
四句載于文粹中古文真寶因而取之文粹又載公
杏園即席上同年一詩晁嘗次韻以寓景慕之意蓋
晁於公詩寤寐不忘者五十餘年嘉靖甲申秋得謝
過浙中始獲覩其全集其冬瓊山唐君平侯以按察
僉事督學來廣西見公浙本詩于武選主事鄭德甫
處請而善之取以刻置宣成書院中且以堯賓詩附
于其後刻成德甫首以一冊見遺明之欣然者累日
因敘題其卷末使讀者知二公之詩當爲世所重云
鄴公忠烈直能言人之所不敢言長然爲時一[illegible]

人若子尤足以楷範後學詩蓋其餘事也云

再書曽祠部詩後

詩之顯晦繫乎時尤繫乎人有其時矣而表章之無其人焉欲望其顯而不晦蓋亦難矣鄱之堯賓二曹公詩在唐宋時嘗顯矣至元有國垂百年乃皆湮沒無聞　皇明混一區宇以來至我　皇上紀元嘉靖之百五六十年蓋稽古右文極盛之時也於是前代遺文古書往往出於江南好事之家而鄱之詩集始獲與中唐晩唐諸集號四十家者偕顯於世浙中既有刻本桂林尋亦刻焉刻本在桂林序于提學僉事

唐君者未七八年其板已日漸朽蠹廣西按察使毗寧范君邦秀得之於塵埃蒙翳中命工浣滌脩補而取予所書詩跋刻附集末置之憲司公署中令掌故典守惟謹桂林本字多魯魚亥豕之訛予因取浙本正之且據浙本增其脫落者三首又檢諸家所選堯賓詩凡唐君舊所未附者三十五首悉附於其後范君亦一一刻之予故不揆鄙陋再爲之書海内之士自是而知桂林有二曹詩人者實范唐二君先後表章之功也

書元張伯成杜詩演義後

楊文貞公序虞文靖公所註杜少陵七言律詩所謂杜律虞註者刻本在江陰行於天下久矣序不書年月惟書榮禄大夫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官銜蓋在宣德正統間而宣德初年已有金溪進士元人張伯成所註杜詩演義梓行于世二書篇目次序雖微有不同而皆用文公傳詩與楚辭例先明訓詁次述作者意旨而以一圈别之其同者蓋十之八九演義篇首有曽子白之子鼎夫所撰伯成傳稱伯成之文務在追古作者嘗以所著尚書補傳杜詩演義雜文若干手抄成編謂門人宋季子曰吾志在斯惟

求吾師曽先生正之而已先生指子白也傳後附録獨足翁吳伯慶哭伯成詩亦有箋疏定令傳杜律之句則註杜律者乃張伯成非虞文靖明矣竊意文靖家臨川去金溪百里而近伯成所註杜律文靖豈嘗見而愛之其不同者豈文靖嘗筆削之歟未可知也文貞序有云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當時亦未嘗不致疑也暇日曝舊書偶見演義漫筆識之以諗知者

書威信侯廟記後

右威信侯廟記宋人祝禹圭所作其文載在宋清湘志及本朝正統間州志中二志所載詳略不一而前

尾皆同尾皆至封咸信侯而止其文恐非當時人之
也自國朝洪武以下六十三字則今代人所書成化
中續脩州志乃以此六十三字連屬上文合爲一記
遂以爲主爲國朝人則誤矣偶閱前後諸志見其抵
牾不合參考而正之庶俾後之續州志者不至仍襲
其誤也

讀李山甫詩

王鐸過魏爲樂彥禎之子從訓所害山甫與有力焉
蓋山甫累舉不第而怨當時執政故移怒於鐸也使
其得志其惡豈下於李振哉

跋吳興墨竹

文洋州不能以畫法作書黃山谷所以致歎趙吳興
能以書法寫竹虞道園安得不羨之哉西涯李文正
公謂道園之說發前人所未發信乎其然矣偶觀吳
興墨竹輒掇拾前語敬書其後

跋衛靈公觀馬圖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子昂
印識鑒別者謂爲魏公真蹟其一人烏巾素服陰于
長楊之下者爲靈公五美姬從一未笄一士人巾服
疑即後世女侍中之類二圉人空[illegible]馬首而[illegible]
皆佩劍又一人持馬尾而跪其尾馬色黃衛[illegible]
飾模寫工緻天機流動信非魏公不能獨其事[illegible]
見予於古傳記未遑深攷不敢臆決其有無然竊意
茲事在靈公或者其有之昭公二十年靈公值齊豹
之變越在草莽適齊公孫青來聘以其良馬見公受
之以爲乘越九年爲昭公廿有九年昭公在乾侯季
平子不歸馬靈公獻其所乘馬曰啓服靈公以昭公
七年入春秋至哀公二年始有于戚之變首尾四十
三年同時爲諸侯者非不多其以馬見於左氏傳者
或有或無獨靈公之馬二見馬其畜馬以爲玩具者

當不少史逸而不書者尚多也此所圖馬吾不知其
主名顧其事足爲世鑒有不可不知者前此百年爲
靈公七世祖曰文公嘗留意於馬矣鄘風詩人詠之
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文公非以馬爲玩具也以誠
心而行善政故其效至于國家殷富而致馬之蕃息
如此靈公不能仰繩祖武其治國也曾不知凜乎如
朽索之馭六馬顧乃般樂怠敖唯馬是觀不於蒐狩
之時而於遊豫之日不從以賢人君子而從以左右
嬖昵觀於此圖尚可想見其翕訿態度與乃祖
懿公之好鶴同歟然則魏公圖此未爲無意也其勿

原缺第十二葉

湘皋集卷之二十七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策問

歲貢生試教職策問

問先儒有言四子六經之階梯審如其言則是學庸語孟皆所以階梯乎六經也而或又謂學者當以語孟爲本語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乃不及乎學庸焉何歟豈學庸不足以階梯乎六經邪抑語孟六經有可以相通之理既能治此自能明彼而學庸則否邪然又有謂學者當先大學而後語孟又且不及乎中庸而說者乃謂必如是然後可以讀天下書論天下事而又不及乎六經者其爲說何紛紛不一也爾諸士子於學庸語孟之書童而習之以至于今講于師友試于有司已非一日行將以其學於己者教乎人請悉言之將即爾今日之所言以驗爾他日之所教

問寇賊姦宄雖唐虞之世不能無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今盜賊縱橫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荼毒殆遍禦非其人遂至鼠輩恣睢譸莫已敵肆行畿輔之間不得已始別命帥出兵雖所至禽戮勢漸瓦解而殄滅之期尚遲　宵旰考之漢唐宋以來若朝歌之寗季廣陵之張嬰浙東之裘甫卭之阡能貝之王則睦之方臘其凶鋒虐燄豈直倍蓰什伯於今日哉不旋踵而皆掃蕩無餘何古然而今不然也抑今日所以處之之法尚亦有當講求者乎孰事者願有聞也

問三代而下稱善治者必曰漢唐宋其創業守成之君賢而可稱與其當時任事之賢臣能輔君以成治者代有其人矣其行事有可得而言者乎其所成之治固云善矣擬之三代亦有可以庶幾者乎無也諸士子窮經之餘博觀史傳當必詳究於此焉久矣幸爲我一一言之

問孔子曰性相近也而孟子之論性則以爲人無有不善若然則堯舜與塗人一耳何相近之有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不同如此何歟願聞其說

問一代有一代之習尚西漢之經術東漢之名節晉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其所尚未始有同者而政治之美惡運祚之延促亦不能以無異諸士子之讀史也其於前所云者講之熟矣可得而聞

問我[illegible]取士試之以策而必舉經史時務
以為[illegible]欲凡為士者明經考史通古事而
以適於世用邪然則諸士平日取以學於已與夫
指日舉以教乎人者舍經史時務之外果將何所
用其心哉天下之務固多然未嘗無先後緩急之
序也今日之所當先而最急者果安在邪無亦在
於[illegible]內攘外已乎自唐虞三代以來歷漢唐宋其
間明君賢臣能盡脩攘之實或措諸事為或著之
言議炳然見於經史者大略凡幾請歷舉其事而

折衷其得失以對毋徒泛而不切於世用也

問古之人能立師儒之道者若河汾蘇湖亦三代以
來之所僅見也其法有可行於今日者歟河汾弟
子若房杜王魏皆勳業炳著於唐矣何故先儒反
之以為史傳不明言其師授歟出蘇湖之門者固
有以淵篤純明貞溫簡諒著稱者矣何槃[illegible]
之須僅著於空言而不驗之於實用歟夫師儒之
有關於治也尚矣周官太宰之繫民與大司徒之
安萬民也皆不能無待於師儒不然則凡四方俗
[illegible]而不師[illegible]

講徒以為飾治之具而已此其故何歟今欲法河
汾蘇湖則患與師授之說相悖且或不符於實用
欲法周官則患去古既遠法或不宜於今日諸生
試策之以為當何如而可

擬科場試士策問

問道學盛於宋而厄於宋程朱二大儒皆倡明道學
者也其在當時不惟時君不究其用且又為之厲
禁焉是故有專門之目有偽學之目入山著書則
從而覺察之聚徒教授又從而禁絕之使其回視
改聽者有之欲其宿道向方者有之而道學為世

大禁矣當時之士豈無卓然不惑於利害者而或
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或依違於其間者亦往往
有之君子於此誠不能不致憾焉豈道學之興廢
天實為之果非人之所能致力歟不然則孔子當
以道之行與廢而一歸之於天也非歟諸士子平
日從事程朱之學於程朱所遭與其所以自處者
當必究心久矣願聞其說

問大學之要在於三綱八目孔氏既著於經曾子之
門人又以所聞而為之傳以經統傳而首尾森嚴
以傳承經而義理精密蓋未始不粲然明備也然

[illegible]以來其書雜於戴記中世儒類以傳記目之
豈知有所謂經與傳哉至宋程子始表章之又至
朱子始析爲經傳以復聖賢之舊且爲之章句或
問然後聖賢垂世立教之大旨昭然復明於世蓋
大學之書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
備可謂無餘蘊矣獨其中格物致知之傳朱子嘗
以爲亡而補之者世之儒者乃或不能不致疑其
間謂其傳初未嘗亡特雜於經傳中未及正耳審
如其說則是以朱子之義理玄微不啻繭絲牛毛
者顧反無見於此歟不然後之君子何故不以其

言爲非且從而爲說以助之者亦往往有焉雖號
爲朱子之世適亦屢著論以信其說何也豈聖賢
經傳非一家之言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歟
格物致知爲大學始教最初用力之地其次第工
程與其涵養本原者程子嘗論之而朱子取焉其
爲補傳夫豈無證之言乎何世儒之論乃紛紛至
此是蓋不可以不之考也幸悉言之以觀平日之
所嘗究心者

問唐虞之時其在廷之臣皆有過人之才宜乎以一
人而兼數職無所施而不可也然考之當時其典
曆典樂典刑典工與夫鳥獸稼穡之典皆惟一職
焉是守終其身而不易至於後世則有不然焉者
豈後世之才皆賢於古之人邪況唐虞之時其所
謂樂曆刑工鳥獸稼穡之類皆蔑無所因而規制
品式皆一一可以爲後世法未有能易之者若乃
後世樂曆刑工鳥獸稼穡之事則皆古人之成法
是倣是循顧往往有偏而不舉之敝豈古之法果
不可行之於今邪抑居官者既拘於數易之制則
雖欲專其智能以效一職精一事而勢有所不可
邪何古今之相懸若是也居今復古當必有道以

處此矣幸盡言之勿讓

縣學生求免軍丁策問

問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
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迨夫後
世則士自士農自農而所謂兵者又皆出於士農
之外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矣今于籍雖在兵
而業則爲士茲欲陳其士業以求免夫兵籍其於
古今兵民分合之故當必有考焉以酌其宜於今
日而又不失乎古人之意者請試陳之毋徒謾曰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應天府鄉試策問

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儒臣纂集存心省躬二錄凡歷代帝王祭祀而有感於災祥及漢唐宋以來災祥之應於臣下者皆載焉其指授一出於　聖心其命名悉稟於　天語行之當時傳之後世無非欲君臣上下同其警畏以致力於身心于以變災而爲祥也豈徒致謹於祀事之間而已哉然竊嘗仰窺二書命名之意於警乎君者則以心言而欲其存於警乎臣者則以身言而欲其省豈君固無與於身而臣則無與於心邪抑君臣之間亦有

可以互相致力者乎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間亦有能弭災致祥者豈亦有得於身心存省之力乎　國家　列聖相承同一警畏至我　皇上尤隆繼述頃因災異示戒特勤播告之脩　仁恩惠政洽于海內而又戒諭群臣俾加脩省蓋仰遵　祖訓而欲　上下協德以益嚴於身心存省之功也其所以弭災致祥者端有在於是矣敢問諸士子不知今日尚有可以益紓宵旰之憂以爲召和之助者乎有則請敬陳之將轉以獻之于　上

問我　聖祖嘗讀尚書至敬授人時章語侍臣曰敬天一事後世人主猶能知之敬民一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爲崇重而視民輕故也惟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輕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大哉　皇言蓋自舜禹面相授受以來數千百年所僅見也試與諸士子論之不知我　聖祖所謂畏民者豈真以民爲可畏邪抑姑論其理如此邪今天下之民比之　國初其亦足畏邪其亦無足畏邪且在　國初干戈甫定當時之民容或有可畏者今承平既久天下之民無一不涵泳鼓舞於

深仁厚澤中尚何可畏之有而我　皇上乃夙夜惓惓不遑寧處一聞四方水旱寇盗之警輒下所司俾其悉意區畫形之　詔旨者不一而足自非以古帝王畏民之心爲心而欲上以仰繩　祖武其何能及此夫何楚蜀之間民之淪於盗賊者尚未聞其有還定閭里之期蘇松之境民之傷於水潦者尚未聞其無凍餒田野之憂此其故何也豈上有畏民之　君而下無畏民之吏邪夫以前代之臣尚有勸海亂繩廣陵單車化刀劍而爲犁鋤者亦有京東安撫秀州從事變災[illegible]而生民擇者

而可謂　聖世之[illegible]其人乎此二者皆今日之[illegible]
務諸士子得於見聞之間其必有默於中久矣蓋
有可以仰裨　當宁畏民之政者其尚無訥于言

問人君所恃以治天下者曰民財曰民力曰民情斯
三者而已使於斯三者而不盡焉則經費何由而
足工役何由而給姦慝何由而詰乎雖使堯舜三
王亦無以治天下矣然宋儒之論顧以不盡人之
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者爲賢而以歸於漢
世之君且慨其繼治者之不能然何也然則治天
下者於斯三者果可以盡歟果不可以盡歟抑宋

儒之論雖曰論漢其實又借漢以論宋也宋世之
君於斯三者亦固有盡不盡焉者矣果孰賢而孰
非賢歟夫治道莫要於斯三者漢宋諸君同以之
治天下也而其所行之得失乃不同如此庸可不
求其故歟諸士子皆明於古今之故者是固不容
默矣

會試策問

問自三代而後不嗜殺人而一天下未有如我　太
祖高皇帝者也故方其初渡江至姑孰也有進[illegible]
武不殺之言者旣從而嘉之及取金陵有[illegible]

對所[illegible]者人從而喜之[illegible]道至徽歷與[illegible]
祇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四君所以取天下之道廷
問故老一聞不嗜殺人之對則即　賜以衣帛慰
諭再三不但善之喜之而已自是以來凡攻取郡
縣告諭群雄以至傳檄遣將北定中原無一不以
妄殺爲戒不數載而天下遂定於一矣然則人君
之一天下其道果不出於此歟宋儒蘇氏嘗以此
許前所稱四君矣不知四君之事亦有能彷彿我
聖祖萬一者乎無也漢除秦莽之亂唐除隋亂宋除
五季之亂是四君者亦不可謂無功矣而視再造

乾坤肇脩人紀復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如我
有功萬世之　聖祖則固胥壤懸絕矣比而同之
可乎後來　臨御間有處罪之嚴如　大誥所載
者豈　聖人治天下與其所以定天下者道固不
能不異歟至　祖訓一書乃又不欲後世　聖子
神孫輙以嚴法繩下且深戒後世之臣下妄言以
啓威虐者然則救亂者之治天下與繼統者之守
天下亦固無異道歟我　聖祖神謨偉烈[illegible]
外固已家傳人誦久矣至於懷[illegible]救亂一[illegible]
殺人之心可比隆三代以盛[illegible]

而不核者則豈人人皆曉然無疑哉請敬陳之以
昭示天下

問宋史取周程張朱諸大儒言行述爲列傳而以道學名焉盖前無此例而創爲之以崇正學也大儒在當時挺然以道學自任而未嘗輙以道學自名流俗乃從而名之又因而詆之後又以僞學目之時君不察顧㢤爲之禁焉何也説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今以其同時諸儒言之有東嘉之學有永康之學有金溪之學有金華廣漢之學其入德之門不能無異也朱子果一一皆能集其大成歟

數子之學亦可得而聞其槩歟其間有與朱子鼎立而爲三者道學列傳或載焉或不載焉其不載者豈以其學猶有可議歟程子親授太極圖於周子而朱子釋之義理精微殆無餘藴金溪於此乃不能無疑焉何歟易簡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果何所見歟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歟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　祖宗明攸旨焚其書而燬之是得無所可乎崇正學而不惑於異說者

何謂我　皇上一道德以同風俗之盛意是所望於爾諸生也幸盡言之無隱

問泰之九二朋亡與包荒並稱洪範五皇極亦以朋淫爲戒聖人之爲世慮深矣甘陵分部牛李爭權漢唐覆轍可爲永鑒夫何宋人不戒甘心蹈之其榜朝諭百官士雖斥逐旋復收用猶有可諉者自夫議論主於紹述政事繫於紀元奔之正不勝邪國事以去不謂之人謀不臧不可也其所以致此者何人而所以主此者何說有可得而言者歟當時豈無録人之過不宜太深之說乎亦豈無言語

文字不可罪人之說乎謀國雖遠言若不行何歟使能恢九二包荒之量推皇極大受之公則小人自無以投君子之隙君子自有以制小人之變又何黨之足憂哉何諸賢處此不能然也世儒有著論以辯真僞者矣又因贊五代六臣而反復致意以示戒矣又有續其師之所論者矣彼其同道同心之語固謂君子有朋而嘉禾惡草之喻又謂君子無黨至謂蔽耳目去善類言尤痛切則其所係又不止於一時治忽其言果孰然而孰不邪國家無事之時士大夫未可遽爲朋黨之說一時言之

[illegible]甚利害萬一他日或為奸人之資則雖極
力救之亦已無及於事矣方今　聖明在上大小
群臣莫不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善則相師過則
相規固無朋黨之足慮特以前代君臣得失與凡
前賢議論同異有足為世鑒者不可以不講也故
願與諸士子論之

殿試策問

朕惟自古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初而為其臣者亦
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忽君子小
人之進退世道之否泰其機皆繫於此誠不可以

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載則亦不能無疑焉舜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類禋
望徧之並舉觀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異時月
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且進
十二牧而歷咨之豈聽言用人又在所急歟太甲
元祀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是天下之政無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傳
說告之尤惓惓遜志時敏之務典學亦豈容緩歟
成王即政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之惟以畏天
愛民為主訪落一詩乃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為說

立政一書又以三宅三俊為不可忽終之無誤庶
獄為重意固各有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
神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太
臣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為言他務未遑顧以兵事
先之何歟若乃禹祗承于帝有精一執中之傳湯
黜夏命有克綏厥猷之任武王勝殷訪範于箕子
踐阼授丹書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觴豆刀劍戶牖
莫不有銘則又萬世道學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
政事目之也然則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於是
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間蓋無足與於斯者歟

一代之治功論議亦不可泯觀夫求端於天之策
治審所尚之疏尚德緩刑之書蕩滌煩苛之奏與
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詔元祐修德
為治之十要淳熙謹始自新之十目皆於初政深
致意焉其與十漸之慮五始之義三卿序進授策
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相遠歟夫人事有本末
物理有始終王道之施設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
末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
體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眾說不能以皆一
歟朕奉　天明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以來[illegible]

□弊政委任舊臣凡夫敬　天法　祖脩德勤政
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省事惟日孜孜次
第舉行取無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語建號紀元方
將體元居正以求儷美詩書所稱成王熙明之治
特進爾多士于廷洛以慎初之道爾多士其尚酌
古準今稽經訂史明本末之要審先後之序悉意
敷陳用輔朕維新之治

擬殿試策問

朕惟人君之御天下脩內攘外然後可以久安長治
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周成王固其人也觀其四征
弗庭歸而董正治官蓋可見矣其所以制治保邦

祗勤不遑分職阜民體統相承何其盛也說者謂
境內之寇同室之鬬也不先治其鬬室不可得而
治其言果得成王爲治之序歟說者又謂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然則成王之治其
亦有所本歟厥後亦有用脩攘以復古者豈有意
於上繩祖武歟嗣周而稱治者曰漢唐宋其間賢
智之君不爲少矣亦有能然幾於此者乎無也豈
時制度□□爲豈無與上合者考其治效乃大有
同焉何哉□□□施爲之間本末輕重固□□
能無失歟或曰京師諸夏之根本又曰聖王於□
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而或又謂治當先內則何
以爲京師或曰王者不治夷狄而或又謂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又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或
曰王者以四海爲家而或又謂據域中之大可以
蓄威昭德其說果相戾歟抑亦有相關者歟朕嗣
承　祖宗鴻業恪遵　先訓敦睦宗盟期其永堅
藩屏之誠顧恩有未洽至勤師徂征始獲奠安
宗社非　天命人心有在何以致此同室之鬬亦
既治之今正歸于宗周之時也伊欲不弛外攘之
備益嚴內治之脩居重馭輕建久安長治之策振

紀綱而脩法度明教化以厚風俗賦稅不加而邦
計自裕威武益奮而國勢日彊姧宄潛消夷虜遠
遁超漢唐宋而過之以匹休于周　天命人心於
焉益有以凝固於無窮其要安在爾諸士其各稽
經據史酌古準今明本末之序辯輕重之勢悉意
敷陳無有所隱朕將采而行之

右策問擬以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進　御
其日平明司禮監奏事官齎至劉房　宮車已
晏駕矣攀髯莫及□□□

惟人皆爲治之道亦多端矣而孟子之論仁政諄諄然獨以省刑罰薄稅斂爲言然則治天下之道果無有要於此焉者乎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國家用刑一遵律令輕重有等而於凡情有可疑者未嘗不舍重以就輕審録有使矜恤有詔朕嘗有意於省刑罰矣而無辜罹法者猶或含冤而莫伸也賦稅以供　郊廟之祭祀百官六軍之俸廩四夷之征伐錫賚皆有不可已者歲有常數一遇水旱輒下有司務令蠲省朕嘗有意於薄稅斂矣而豐年樂歲饑饉流徙者尚多有之此

其咎果安在哉自象刑流宥金贖之制載于虞典其後夏有禹刑商有官刑至周則有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而五聲八辟三刺之法則掌於小司寇五禁五戒八成之法則掌於士師又無一不備其刑罰之密如此而乃比屋可封人人君子其民俗又何厚也自納總銍秸粟米之制載于禹貢其後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至周則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以斂財賦而任土之法掌於載師有園廛之征有近郊之征有遠郊之征有[illegible]之征雖宅不毛者田

耕者民無職事者亦莫不有征其於斂之多如此而乃耕食鑿飲家給人足其民生又何阜也漢除秦法約法三章後除肉刑又除誹謗之刑其刑罰省矣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後或三十而稅一又後乃悉除之其稅斂薄矣何漢之治僅止於漢而終不及虞周之盛歟孟子之言無乃不足信歟人君欲行仁政果將何所據邪漢一再傳禁網寖密吏緣爲市其刑未嘗省也海內虛耗至于鬻官爵算舟車榷酒酤而猶國用不給其斂未嘗薄也乃鞭笞四夷拓地廣土侈然惟日之不足而卒未能

如意然則孟子省刑薄斂可制梃以撻秦楚之言果不可行歟朕嗣承　祖宗鴻業夙夜惓惓思以仁政治天下用期海內殷富刑措不用如古雍熙泰和之世誦孟子之言質以前代之事不能無惑故咨於爾諸士爾諸士博通經史明習世務當必有以佐朕者悉心以陳毋有所隱朕將采而行之

朕聞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先定規摸而後有以弘功業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未有行其道而不著其效者唐虞三代之君天德全而王道備功業所極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巍然煥然卓乎不可尚

已其所以致三代之全極王道之備功夫次第施
爲本末具載于經有可得而言者乎三代而下享
國長久者莫有過於漢唐宋漢有七制唐有三宗
宋有四聖之數君者其規模事業雖不能無純駁
小大之差然一代法制之善德澤之深皆足以固
人心而壽國脉要必有道也不知其於所謂天德
王道亦有可以庶幾唐虞三代者乎無也就數君
之中而迹其行事其亦有優劣之可議歟我 太
祖高皇帝創制之法貽厥孫謀以開不拔之基者
典式周詳訓誥備具規模宏遠矣其功業可以比

隆唐虞三代者傳之天下萬世如見 列聖相承
益隆益備朕嗣守丕緒夙夜惓惓求所以全天德
備王道如古帝王以無愧於我 祖宗臨政願治
十有二年于茲忐慮雖勤績效尚遠何歟茲欲由
朝廷以及天下諸凡舉措無鉅細精粗咸當乎理
而得其宜義理明而士習正教化行而民俗美中
國奠安四夷賓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行何道而可爾諸生積學待問當必有說以處此
其悉意以陳無泛無畧朕將親覽焉

卷之二十七終

湘皋集卷之二十八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神道碑

大明靖江安肅王神道碑銘

冕嘗讀兩漢書見其所列同姓諸侯王數百而大雅
不羣有若河間獻王德爲善最樂有若東平憲王蒼
僅一二見豈生長富貴而有德以將之世固難其人
哉此冕於 靖江安肅王之薨其嗣王來請銘王神
道之碑不能無嘅焉者也靖江雖僻在一隅去京師

數千里而自疏封以來奕葉相承父 祖子孫皆篤忠
孝奉法循理切切以驕奢淫湎爲戒非有慕於河間
東平之大雅樂善而能若是哉王自正德戊寅始嗣
封爵至嘉靖乙酉三月某日遽以疾薨在位僅八年
壽止三十有三其善美見於事行者雖未足以充其
所存而仁孝誠敬恪遵 祖訓惴惴然惟恐有違也
不以其累世 先王宏規懿範足以垂裕於後而有
所掛循也乎我 高皇帝大封同姓之初以 皇兄
南昌王之子前大都督諱文正未封而沒也特封其
子爲靖江王[illegible]賜[illegible]一切 恩數與大[illegible]

制□□與秦晉楚蜀諸藩等蓋都督少孤吾王守節僅
帝居止　帝事之甚謹撫都督愛逾己子故雖身後
恩禮有加焉載在　國史可考也　靖江王一傳其
子　悼僖王再傳其孫　莊簡王莊簡生　懷順王
懷順生　昭和王昭和生　端懿王懷順王之曾祖
昭和端懿則王之祖若考也母妃楊氏兄弟七人王
爲之長以弘治癸丑某月某日生于寢宮上距　南
昌九代矣王諱經扶生而穎異不凡年甫八九端懿
疾委以國事已一一區畫有條年十二　勑掌國事
賜一品服逮襲爵後日益老成慎重事無小大動遵

成憲自建藩至今宗室繁衍凡有事相接其於尊卑
等差與夫稱謂拜揖之間未嘗一愆忒于度歲時有事
宗廟必竭誠盡敬牲帛非躬親省視不敢以獻拜稽
灌奠儼乎　祖考臨之在上於奉祀山川亦然性尤
兄孝懷順王妃谷氏薨王以曾孫代端懿王主祭自
始事至卒事舉無違禮發引日徒步送至墳所中途
有勸其登輿者卻之且曰送死大事敢憚勞乎及端
懿王與母妃楊氏相繼以疾而薨王於父母之疾也
晝夜躬侍湯藥未嘗離側或中夜焚香籲天誠意懇
到父其薨也旦夕哀毀幾絕以爲上有人所甚難□

平居喜學問審理周詳質而有文日必延之□□
史攷容禮貌稱之爲先生而不名讀書之暇隨筆作
詩文皆有關於身心倫紀不爲無益語嘗於宮中獨
秀山間鑿石爲盂以盥手而銘之以著自新之義又
爲敬義箴皆刻之於石山之勝處時登眺焉與之所
至輒形於詩長篇短章多至數十首間與儒生遊嵒
洞間商略名之嵒曰樂天洞曰潛脩又於山之左右
竪二綽楔而以報　國恩親扁焉凡此皆足以見其
志之所存矣國中山塲土田所入歲有常數先是或
不計豐歉而斂之至有破家不能償者王始因其豐

歉而增損焉遇歉率量減其入數終王之世人蒙其
惠心雖慈仁用法不私於近習嘗愛一善書者遇有
吟詠輒命之書後其人欺誑事敗卒置之於法不少
貸性明達未薨前半歲預製衣棺斂之具屬纊三日前
設飲饌與宮眷訣別下至內使宮人皆有賚予踈戚
重輕錙銖無爽愛嗣王雖篤而教之必以義方將易
簀猶呼至膝前丁寧教戒至於忠君愛親讀書好禮
寛罰卹衆事言之尤力其神爽不亂如此訃　聞
皇上嗟悼輟視朝遣行人傅鸛　諭祭自聞喪至祥
禫凡十有四　命有司營葬事　賜諡文昭所以

卹之者甚厚以甍之年十月某日奉葬堯山世兼之次配妃徐氏河南孟津知縣敎之長女江西按察僉事乾之女弟生子女各一皆早殤次劉氏桂林右衞指揮使禎之長女嗣王之生母也嗣王名邦薴先帝所命也王之薨嗣王方奉　勑以長子掌國事屬望室遺承奉正魯潮左長史胡儆偕來請銘既又遣典膳陳邦儲累來速之來必有書凡書必稱孤稱名初奉徐僉事所述狀後又自具狀其欲貽父令名於無窮意甚懇懇晃以衰老多病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孝子顯親之心再三辭謝不獲命乃取狀閱之節

其事行之大者暨得于　國史所録者書之復繫之以銘其詞曰　高帝皇兄長惟　南昌撫孤守節厥配則王孤[illegible]　興運勳業未究乃有賢嗣克承厥後國封肇啓曰維靖江建藩樹屏以殿遐邦脩德礪行允如　聖諭國史大書日星昭著歷七八傳百五十年世惇忠孝有光于前懿哉安肅志勤纉述未竟厥施遽殞于疾　皇情悼憫　卹典誕加壽雖弗永名則孔遐堯山之原穹碑百尺大史勒銘昭示無極

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西軒先生陳公以正德辛巳五月致仕歸家居八年爲嘉靖戊子公有疾是歲九月二十有六日卒于武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湖廣撫按憲臣以聞　上輟視朝一日　命翰林院撰祭文下湖廣布政司自聞喪至掩壙凡　諭祭者九府若縣治其葬事以歿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柩自武昌至應城其年十二月十又六日葬應城壽春山之原啓夫人張氏之竁合而窆焉子善道等遣使奉公事狀來乞書神道之碑晃壻于公三十有八年荷公知愛最深且

久義不可以不文辭乃序而銘之公諱金字汝礪西軒其別號也世居德安之應城自公之考始僑寓武昌而返葬于應城蓋三世矣應城陳氏爲荆南甲族食指數千誦詩書襲珪組者後先相望相傳出自[illegible]太丘長寔自亳遷廬山又自廬山遷江州數世至[illegible]一生譽民父子皆居蒲圻元季兵亂譽民始避兵[illegible]應城生三子長諱友文友文生顒陽知縣祥則公之高大父也曾大父諱居敬石首縣學教諭以道義爲學者所宗楊文定公實出其門没祀石首學宮至今[illegible]刑部員外郎夔州知府[illegible]州生四子

其季諱琳景泰甲戌進士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廣
西按察司僉事致仕自教諭而下三世皆以公貴贈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曾大母
楊氏大母許氏母郭氏皆贈一品夫人公以縣學生
舉成化戊子鄉貢壬辰登進士第甲午授徽之婺源
知縣鋤强難梗不少假貸邑有豪猾素持官府短長
者望風遠遁終公之任不敢歸每歲徵派及軍需各
項物料出納若干所餘又若干一一榜示通衢民皆
灼知其數他日復有征派但取前所餘者給之不復
再索於民戊戌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去之日民

為建遺愛碑巡視長江盜賊屛跡尋巡察都城内外
街衢擒奸猾之有妻孥者正之以法權要至不能曲
庇人皆快之滿三年以僉事府君憂去任服闋北上
適弘治改元戊申補江西道出按浙江監試事綜理
周而防範密還京推掌三法司事凡章奏非經公畫
可者不以上聞辛亥二月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張
簡肅公以都御史巡撫其地奏乞暫增解池鹽課以
補宗藩歲祿屬公督之時河東歲荒饑民逃徙者甚
衆公發粟賑之逃徙者皆來歸不半月鹽課告完歲
祿給時不乏丙辰七月遷貴州按察使貴臬表稱無

事公至俯順夷情凡以事來訴者必為之剖斷曲直
雖訴者踵接未始辭勞識者乃知貴臬本非無事特
前此官于其土者不事事故云然耳未半歲調雲南
按察使送者遮道輿馬至不能行公揮之以扇父老
苦欲留之既得扇相向分持而泣久之始散蒞任未
數月述職于　朝戊午十一月擢雲南左布政使督
兵平竹子箐叛夷陞正二品俸庚申十二月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孟養强夷為邊患數十年
公遣人省諭即幡然改悔歸侵地十三處遣頭目獻
其土物于京奉　命合貴州兵共剿夷賊米魯福佑

賊皆授首餘黨悉平又陞俸一級滇池水溢渰沒官
民田公築堤障水疏濬有法田沒而復出者數千頃
清屯田馬政及歲造軍器累年積弊搜剔無遺一考
滿以母老奏乞終養不許甲子陞南京戶部右侍郎
正德丙寅冬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既
抵任凡二廣利害興革殆盡而於邊防夷患尤悉心
計處馬平獞大肆猖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
之陞左都御史遂遣官省諭古田賊其酋願悉歸侵
疆輸王賦如他州縣又省諭斷藤峽賊亦願通江路
不阻過往來朝議嘉之賜名永通峽公又命偏裨統

只莅羅滂積年惡猺皆率衆歸款各處據險肆惡者
聞之悉畏威怵惕不復敢喘息己巳春陞南京戶部
尚書七閱月而郭夫人訃至數日奉　命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令乘傳赴京而公已解官奔喪歸矣　賜
祭仍遣官治葬事江西盜起兇燄日熾辛未四月
詔起公于家總制江西等七處軍務公迫於　上命
即日墨衰就道不敢復辭至則督兵剿賊尋以本地
兵寡弱乃調兩廣土兵搗賊巢穴壬申二月剿撫州
之東鄉五月進剿南昌之姚源七月又進剿瑞州之
華林山俘斬多至二萬餘衆還所掠千餘人三郡皆

建祠肖像事公立碑以紀其事加太子少保廕一子
爲錦衣衛世襲百戶公又以大帽山等處賊寇連年
不靖督閩廣南贛兵攻之皆大有俘馘其年冬公疏
乞終喪　上以公孝情懇切特允所請尋廕從子善
恭爲國子生乙亥九月吏部會廷臣議以兩廣總督
巡撫難其人推公仍舊任加太子太保公懇疏辭免
不允丙子三月公再莅梧即遣長子善道詣　闕謝
善道原官錦衣衛署百戶至是兵部以公前日廕子
恩奏加善道錦衣右所見任正千戶　制可盖異數
也公以兩廣州兵全資鹽利而鹽利之徵不取之於

鹽商乃一一查復舊規至今行之客商
便又以廣東鹽利外惟鐵稅爲大往時利多不歸於
公府乃集群議立廠佛山堡徵收而公用始有所資
南雄府之保昌縣舊有虛糧七千餘石每年責令見
戶陪納公以本府太平橋所抽稅銀歲不下萬餘兩
多入私門乃以稅銀四之一代納又以潮州府所轄
諸縣亡戶米及失總米共五千二百餘石均派無干
之民者亦於本府廣濟橋鹽利內如數代納又令全
州官田米八千餘石本色折銀中半徵之如　制而
無徵絕戶米通令折銀由是各郡疲民始獲少甦又

以海賊肆爲邊患督官兵窮追至外洋焚其僭用龍
衣等物前後斬首招撫及殺傷墮水死者二千三百
餘人又以府江賊勢流毒不已督率副總兵等官分
道進剿俘斬首從賊徒甚衆丁丑正月加少保仍兼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爲錦衣世襲百戶且獎
勵公　勑其回京盖自撫平孟養至是凡降　勑獎
勵者八前後　賜白金一百三十兩文綺十又四各
有副又　特賜金織衣三襲大紅蟒龍衣三襲天下
一園盖　上以公久勞邊徼累著勳庸故惓惓不[illegible]
知此初公再莅任見事體[illegible]變[illegible]前日大異其心欽[illegible]

復力苦難爲又同事議多不合雖督兵禦寇[illegible]不
給[illegible]容不以老病辭而 上之眷倚日益隆重其批
荅之詞謂公長才宿望威愛素著前後總督軍務深
得兩廣民心累建勳庸人咸倚賴正宜盡心討賊以
副委任豈可累疏引疾求退至是 恩命加隆公益
感激無已雖奉 命就道而深以府江賊患爲慮奏
欲移平樂守備官於昭平增撥民款亐兵哨守巡邏
而於沿江之地凡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所則無事
隄防其餘但有徑路可通賊行者或堆砌亂石以填
塞之或斫取大木以阻遏之至稍平去處則開掘深

塹斷其往來仍調柳州慶遠田州三府壯勇土兵三
四千名分耕沿江拋荒田土官司各以牛具種子給
之仍給以行糧暫於梧州府庫貯官銀或倉糧查給
待荒田成熟罷給五七年後量輸租稅仍於其中擇
其素有謀勇衆所推服者立爲總小甲以管束之又
數年後事體既定或設長官司或設巡檢司令其分
番往來哨守巡邏而民款亐兵始一切不用兵部議
上 詔以公久督戎務熟知軍民利病令鎮巡官一
一如所擬施行務又時整理以爲久遠之圖識者[illegible]
公言鑿鑿可行 上意又銳欲行之惜無有[illegible]

之者至今邊城猶以爲恨公感 上知遇歸自蒼梧
不復敢以病辭丁丑九月自武昌北上十月至許州
數日磁州又以病武安連疏乞歸不得 命而病勢
日增乃自武安徑歸就醫治疾具疏以 聞既而連
得 溫旨有云朕念卿久勞于外茲特 勅取回京
吏部其即遣人促之北來以副委任又云卿累朝耆
舊德望老成已令吏部促之回京宜勉承朕意不必
固辭又云卿才望老成朝廷方切倚任還令鎮巡三
司等官促來供職今後不必再辭公捧 詔感泣曰
上之眷我至矣雖老病敢不誓以斃圖報萬一哉

時 武廟南狩公夙夜憂危己卯十月遂星馳至京
庚辰六月手勅吏部 命公掌都察院事而加原掌
院事左都御史王璟太子太保公辭不許又奏乞休
退不允先是公在兩廣時以郴桂樂昌盜起督廣東
鎮巡官合兵攻之至是廣東巡按御史奏捷于 朝
有旨廕公之子一人於原受廕職事上加陞一級兵
部議以公次子善良爲錦衣副千戶如 詔旨又以
公長子善道軍功陞錦衣指揮僉事公皆不能辭也
辛巳四月 今上御極公連章請老五月始得 俞
旨令乘傳以歸善道亦得請還家侍養於是公之年

原缺第十二、十三葉

忠

大明故思明府同知贈奉政大夫陳公墓碑銘

予友思明府同知介軒陳公自予髫齔時與之同筆硯及予妻公從妹後又累世爲婚姻情好益篤其沒二十有八年矣墓上有石無辭其子順天府通判邦傅禮部主事邦偁以屬於予牽於事又老病纏綿不果作邦傅既當州府同知便道過家從墓令將赴任連日偕邦偁踵門來促乃取狀閱之歎曰公廉吏其治思明及監收梧州塩稅清白之操皦如冰雪惡可不特表之以爲世勸哉思明夷鄙前此官于其土者

賄賂交通富及僮從公之莅思明也其酋長物故已久遺孫黃暘將嗣職公當署牒循故事以金帛贈公峻郤之部族黃紹爭職據贖村以叛所憚惟公遣人致厚賂于途公叱遣之去龍州土官趙相不法公承檄鞫之同事者入其賄將有所輕重公不許卒置之法梧州塩稅先是監收官以贓敗者十人而五總督潘都御史蕃特以委公數月所入幾倍於舊歲終當代總督難其人復以委之無幾浩然動歸思總督聞之方將以公名首薦剡而公已以末疾不起矣[illegible]一縣之蓄總督令官賻之乃克棺斂歸葬嗚呼若公者豈不賢於人遠哉公諱瑤字仲和介軒其別號也

陳氏世居茶陵之潚江在勝國時有諱宏者隱居不仕其弟泰以延祐初科進士官龍南令嘗賦天馬有聲鄉闈人因號爲陳天馬宏生光裕字南賓以字行元季舉進士官全州路學正因家于全洪武初徵爲國子助教晉　蜀府左長史　獻王賢之以安老名其堂所著有安堂文集傳于世公之高大考也曾大考諱士大考諱朴以經明行脩任閩之縣幕後舉應天府鄉貢棄官歸隱開門授徒多所造就晚號沖素贈工部右侍郎考諱表號冰月累封通政司左通政

贈工部右侍郎敦厚謙謹鄉稱長者妣蔣氏封安人累贈淑人生四子伯曰琥第成化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仲曰璘季曰瑛皆以輸粟授冠帶公其叔子也襟宇坦夷居家篤孝友之行侍二親側寒煥食飲亦必求適其意兄弟怡怡無一間言勵志力學雖祁寒盛暑不少懈成化癸卯以禮經舉于鄉累試春官不利弘治已未謁選銓曹試居優等遂有思明之擢既莅任不以黃暘爲少一以誠信待之延儒生教以禮義每旦必共升廳事俾其下以次參謁退則與從容談論久之知黃暘之信服也因密語以左右

之害民者盡逐之凡藩臬所下符檄力賛行之無敢格者民有赴愬者必推情示法務服其心其長或聽斷弗當必爲之平反而後已他如計民出兵立之什伍以分很兵之勢計戶出租以給土官而土官不得過取於民立籍制民田使强弱各有分地以興農事擇子弟之俊秀者聚而教之社學俾知以俎豆易弓弩惠民厚俗之政次第舉行人無不稱善者嗚呼公官止一郡佐又不久於其位其所建立猷爲焯焯著聲蹟使人望之有不可及之歎假令位有大於此而又久焉其聲蹟炫赫當何如哉予因慨夫士君子持

身之大節蓋莫有先於廉介者公一以介名其軒終其身所守不變而凡儀刑于家施設于官莫不於此焉基之士君子不能廉介而欲建立猷爲焯焯有聞於世亦何可得哉予故撥其大者碑而銘之狀出張司業星與楊中允維聰所作誌姚脩譔淶所作傳倫脩譔以訓所作介軒記述公懿行善政尚多可互見也公沒於弘治甲子十月丁卯距其生天順丁丑八月壬子得年四十有八葬以正德丁卯正月乙丑墓在城南春吴山之原後之二十二年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其年鄉人祀公於學宮議者以爲甚[illegible]

[illegible]氏郴州守諱蔭之長女敬慎儉勤凡所以爲婦[illegible]冊者皆可以爲宗鄉楷式贈宜人子二人長即邦[illegible]次即邦偁皆以學行志節有聞于時女三人長適[illegible]江縣學教諭唐淑次適子千詹事府主簿殷垣二子二女皆宜人出次三適張栴側室黃所出孫男三人曰鵾曰鷃曰鴻女四人長聘蔣知府淦之子槻次[illegible]子長孫務樵次聘[illegible]副使彬之子貞吉銘曰

吾全文獻首稱陳氏繇茶陵來肇自元季簪組相承歷五六世即流尋源夫豈無自安老沖素明道正誼立德立言醇古罕儷惟思明公善述善繼其在家庭

孝友天至逮官荒陬爲清白吏蠻辟噉水終始一致德教所加攺聽易視守固方介政實平易擬之古人蓋亦無愧春吴之山風氣幽閟松楸鬱然穹碑[illegible]大史勒銘以詔來裔

湘皐集卷之二十八終

洪陽將[illegible]敬之著

臨桂後學[illegible]倣輯

墓志銘

明故鎮守雲南征南將軍太子太傅黔國公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諡莊襄沐公墓志銘

自黔寧昭靖王以西平侯奉 高皇帝命統兵下雲南留鎮其地繼以王之伯子惠襄侯仲子定遠忠敬王及忠敬之子榮康公未幾而忠敬叔弟定遠武襄伯之孫右都督東樓居士繼之既而東樓之弟都督同知與榮康之子武僖又繼之以至于公首洪武癸酉訖正德己卯公卒之年傳五世歷八人閱百四十年世篤忠貞敷宣 德意綏輯民夷前後如一日忠敬莊鎮餘四十年佐以武襄雖國封啓于忠敬而益固封守安內攘外則武襄之功尤有不可泯者武襄諱昂公之高大父也曾大父諱僖錦衣衛副千戶贈右都督大父諱瓚卽都督同知父諱誠錦衣衛都指揮使充右參將嗣守金齒母徐氏生母李氏與封夫人以成化壬寅 月一日生公生[illegible]九閱月而參將沒

夫人母賈[illegible]人[illegible]育之弘治庚戌賈夫人沒公雖童稚[illegible]哀痛如老成人明年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以年纔十齡如例優給初武僖無子以公爲後丙辰武僖卒廷議謂公於武僖爲從孫止宜嗣昭靖初封侯爵事下雲南守臣覆議咸謂百餘年來雲南人習知黔國之稱一旦改公爲侯而稱西平恐人心驚疑或致生變 孝廟[illegible]用其議 命公下必赴 闕就彼嗣公爵勅佩征南將軍印鎮守雲南時弘治丁巳之十月己卯也踰旬仍特 詔諭公親賢取善脩德進學以不墜前烈公既拜稽受 命旦夕惴惴思所以仰副

聖訓以光世美者事無小大必謀之寮寀訪之耆舊務俾允合人情不違法制而後行之令嚴而不苛法簡而能信自食采外毫髮不取於人所部文武吏士蠻夷酋衆無不服其廉靜政務既脩乃簡閱士卒繕治城守汲汲以攘寇安民爲事庚申統兵剿龜山竹子箐及梁王山等處蠻賊寇平而人不擾辛酉孟養侵孟密境土撤三司撫諭之復其村寨十三處壬戌偕巡撫都御史[illegible]城陳公會貴州守臣合兵討普安賊婦米魯及蠻賊福祐等首惡就戮餘黨悉平正[illegible]丁[illegible]川賊張長受于大定南[illegible]官司上[illegible]郡

城豈謂一旦遽圮以傾　當宁興喟美謚爰錫三師
穹階於公肯惜嗟嗟後裔思纘前聞惟忠惟孝以報
吾　君高墳峩峩貞石有紀嗚呼英爽其藏在此

雪岑葛惟高墓誌銘

京師有豁達疏爽之士曰葛君惟高者公卿大夫士多稔其姓字而樂與之遊其家在城東委巷中僻處時時騶呼屬路不絕抵葛氏門之外頓止騎乘塡委行者或不能往來每元夕張燈於家達官貴人率駢聯來觀分曹排日至仲春始罷君好法書名畫及古奇器遇有所見輒倒囊求之不問有無出入埃壒中

耳目諰諰然專求其所好以是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連筍溢篋客至則呼僮從出之相對展玩蓋君之好客頗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遺風造請邀致夜以繼日猶恐客之不我肯也而欲以是娛之非徒役志於耳目之玩而已方君年少氣銳時亦頗有志世用嘗治舉子業事進取已而棄去從石征虜薦出贊大同幕府以功當授武階君雅志不在是欲以武易文格於吏議不果遂去而商於淮楊間居亡幾何擁鉅貲歸京師久之始以輸粟得旗手衛正千戶作室於居第之南以蓄其所有旦夕偃仰於其中不出戶[illegible]

[illegible]十年然君於天下之務當世之利害顧無一不知或言之皆能中其肯綮既挾其能漠然無所向則斂其智慮以從事於其所好其志固將有在不知者遂疑其有慕乎意氣敢往之豪如朱家郭解所爲欲因而闢說縉紳以稱雄於閭里則亦過矣君諱嵩惟高其字雪岑其別號也系出宋叅知政事邲曾大考諱玄正大考諱永常考諱岑號栢崖三世皆隱德弗耀曾大考以上世居蘇之吳縣入　國朝大考始以藝徙金陵永樂初栢崖又扈　蹕徙京師隸籍錦衣衛故今爲京師人栢崖娶韓氏繼蔣氏周氏生四子君

爲之長韓出也其卒在弘治癸亥八月十七日其生正統丁巳七日享年六十有七配張氏次亦張氏皆有淑行先君一二年相繼卒其年月日則爲辛酉八月十四日及壬戌六月二十一日子男六人長元禎亦先卒次元明亦以輸粟授冠帶次元禧次元功次元祜女二人長適王蕙次適大寧前衛千戶魏棠孫男三人良金良玉良器女三人長適西寧侯子宋良[illegible]匹當嗣爵者其二尚幼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七日葬在崇文門外東皋村祖塋之次以二張氏祔于墓之左右先事君之季弟惟峻率元明奉其姻刑部員[illegible]

[illegible]祭君元敬狀謁文銘墓予嘗與君往還而惟峻又
於予有進義不得辭也爲之銘曰
人之於物可以寓意而不可以留意君子雖知其然
而亦曷嘗不知是嵇康之鍛阮孚之屐初未聞其有
聲色臭味也而乃樂之不置以君之能曾不得少見
於世優游終身無所役其心智則其以玩好自娛且
以娛人也抑何害其爲達人之高致維墓在茲風氣
清閟後有遐向不殊來瞻松梧者尚以是而求君之
志

明故昭勇將軍掌旗手衛都指揮僉事徐公墓

志銘

公諱勝字德之別號松軒姓徐氏世家廬州之合肥
高祖五公以孫貴贈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
事曾祖諱文當　高廟龍興初以材武隸費元帥部
下歲癸卯率衆歸附遂從征討洪武末改燕山護衛
未幾從　文皇帝入靖內難累功官金吾右衛指揮
同知祖林嗣其職用薦陞都指揮僉事典戎務能名
聞一時父海嗣授指揮同知景泰改元以誅北虜功
進指揮使又進都指揮僉事授昭勇將軍改旗手衛
[illegible]淑人繼母高氏封淑人公資性沉毅未弱
[illegible]已莊重如成人見者知爲將種然公不以武藝自
[illegible]日從儒生問書史務通其大義而於古名將尤所
歆慕既嗣父職即被推擇入武學司教王先生甚器
重之會保國朱公永大司馬余公子俊偕奉　詔旅
試武學諸生閱公騎射及所對策奇之俾總練士于
三千營尋受　誥階昭勇將軍踰歲兵部又俾公掌
旗手衛事旗手職專陳設　鹵簿大駕凡歲首　大
祀天地公必率其屬供事旗纛前陳公騎而隨之于
後累荷麒麟緋衣之　賜人皆以爲榮久之又用遂
安伯陳公韶偕內外諸司奏進都指揮僉事俾居三

千營主官令于下所蒞將士皆服公舉措之宜而大
司馬馬公尤才公不置每選陞將領缺人輒有意屬
公一日與公論事見公言議侃侃不少屈亟欲用公
蓋亡幾何而公已以疾求解任矣公雖里居猶惓惓
國家事間與縉紳士語及時政率自謂其中懷或有
所私憂過計者恒耿耿不能忘於少陵一飯不忘
君之心若深有所契於其中者冢子永應武舉中式
尋奉　命經畫于寧夏以公老戀戀不忍別公正色
遣之惟勉以圖報　國恩以勿貽羞先世永既至寧
夏書來輒以不復朝夕左右爲戚將[illegible]

者有識者皆曰此賢守造就之功也在任四年巡撫
御史奏　請旌擢及以禮奬勵者凡十有五尋陞南
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年進禮部儀制司署郎中
仍在南京未幾丁潘宜人憂服闋改工部都水司郎
中專治濟寧以北河道數月調虞衡司歷兩京四司
滿一考以最受　誥階奉直大夫仍封厥考及母妻
贈封皆如制又數月轉營繕司時方營建　乾清坤
寧二宮派工費於天下府州縣者計數百萬權貴人
與司其事者肆意侵牟部從史及工作之長糾結爲
奸利其爲公家經費不過五之三四而已物議雖沸

騰彼堀穴詭秘莫可究詰公立法勾稽累年積弊爲
滌殆盡聲譽由是勃勃以起而從旁側目者已不勝
其憤矣銓部恐公爲彼所中擢知延平府事四閱月
以虞衡府君憂解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
城內外居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者走避
者其父母柩多爲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巋然無恙
人謂爲孝誠所感云服再闋改知平陽府未二年遂
有憲副之擢在廣西未滿一考中間述職往來餘一
年後任未半年遂有南寧之行以至不起上距其生
成化甲午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四葬以卒之年十

二月某日墓在某山之原公世居湓江之上因別號
湓江人亦從而稱之配馮氏封宜人子男五長瀚次
洞俱馮出瀚九江府學生次沖次澈俱側室所出皆
習舉子業最幼者未名公沒後三月始生女四陳恩
雷電翁鶴邢奎其壻也孫男二孫女一公敭歷中外
餘二十年所至皆有聲績操持之嚴終始一節其在
安吉營繕之政尤爲士大夫所稱道於法不可以不
銘也銘曰

我車既馳周道孔夷胡不千里遽爾尼之孰豐其子
乃嗇其施以遺爾後爲衆爲箕維天之報寧不存茲

納銘幽室百世之詒

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石公墓志銘

楚之黃梅縣有隱君子曰石公從吉以子監察御史
全貴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豸繡在躬光映閭
里郡邑有司咸加體貌楚之縉紳仕於中外及藩憲
長貳與夫臺察撫巡諸公經公郡邑者莫不禮於其
廬鄉閭之人無賢愚老稚舉皆欣慕仰重然公未嘗
挾是以驕其族婣里黨謙和恭遜無異平時鄉民[illegible]
詭增虛稅售田於公者既數年覺公知其欺也將[illegible]
公歸田轉以售之他人公不[illegible]既又爲[illegible]

業[illegible]其欺也其撫宗族寡弱
者甚有恩義族人子女[illegible]貧故昏嫁失時者數人聞
公訓戒一一如期昏嫁內而家庭之間事父母甚孝
待諸弟甚友諸弟曰遠曰道曰通雖已婚娶而於一
門幹蠱之勞公獨任於己略不以累之父晚年將析
產以試諸子之能成立與否公既勸弗能止則田疇
貲器一惟父命彼此美惡弗論也公之為人如此故
其卒鄉族遠邇莫不歎悼焉其葬也予既取公平生
嘉言善行大書之將以表於其墓御史謂表持揭于
墓上銘則藏諸墓中二者不可缺一也再懇請焉予

乃志其世行而系之以銘石氏世居縣之新城鄉公
之曾祖諱仲旻祖諱竭父諱順母姚氏公諱迪從吉
字也生於成化二年丙戌五月甲子年六十三以嘉
靖七年戊子四月壬寅卒其年某月某日葬於[illegible]之
某鄉某山配管氏同邑處士儀之女封孺人子男四
長即御史金次錬次鏌俱邑庠生次鎡孫二長溥[illegible]
溥皆習舉子業次某尚幼曾孫男可久女某志[illegible]
者既詳於表矣然亦可以互見云銘曰
是惟石封君全歸之處風氣攸聚千百世之後[illegible]
亂焉其番裕

明封太孺人陳氏墓志銘

[illegible]脩湛元明初領鄉薦例當北試春官以其母太孺
無他兄弟侍養不忍離左右家居者十有三年太
人強之始北上既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甫授
脩即假奉使宗藩之便踉蹡星夜走嶺外迎太孺
至京既而太孺人以三女在故鄉五年不相見思
一歸元明又奏命冊封安南國王遂便道侍太孺
以歸久之元明將畢使命于朝欲即請告歸養以
太孺人素謂京師風土甚適重違其意復奉以北上
至未踰年俄以病弗起正德乙亥正月三十日也初

太孺人之未病也體貌日益加豐齒落更生髮白返
黑眾咸以為壽徵詎意其一旦以病而遽卒也於是
元明痛恨哀慟若不能生者將扶柩歸葬奉其友張
檢討秀卿狀造予請銘予為之戚然乃諾而書之太
孺人姓陳氏廣之增城人世居其邑甘泉都之沙村
其父壽官諱斌始遷西洲去沙村十里許以貲雄于
鄉母熊氏生三女太孺人於次為二自幼事母以孝
[illegible]與其女弟處甚相友愛既笄歸于湛是為封編脩
[illegible]菴公之配[illegible]公諱瑛元[illegible]總管治中露[illegible]
[illegible]所居沙貝村[illegible]同都又門[illegible]相[illegible]

事先　安肅王暨今　嗣王皆能遵之以正發倖用
事者多諸毀之君不恤也嘉靖戊子　嗣王疏君在
任久克勤職業　詔加正四品俸級以旌之緋衣金
帶鄉人老稚莫不交口歆豔君尤惴惴焉謙慎有加
於前日君在太學時已一考書最例應給　勑命至
是始頒之于家其詞有持身克篤于操脩造士益勤
于課授之　褒蓋君歷官內外師儒皆以善教聞知
君者謂爲實錄云君生于成化己丑三月十二日得
年六十有二配劉氏監察御史琚之孫子男四人長
坤次震俱府學生次巽增廣生先君三月卒俱劉出

次艮兒尚幼側室某氏出女三人長適奉國中尉約
遇次適吾兒詹事府主簿復坦又次適奉國將軍規
耕孫男三人甲科登科來科女五人皆幼其葬以卒
之明年九月辛未墓在靈川縣鄭家村黃牛嶺之原
銘曰
仕祭清時中外咸宜孰豈其有澤乃弗究悠哉玄扃
體魄斯寧厥報在嗣將昌而熾我銘匪私百世其徵
之

卷之二十九終

湘臯集卷之三十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墓表

處士滕公墓表

公諱昱姓滕氏先世居金華宋贈吏部尚書涉之子
洪[illegible]來游于全因家焉世居城北門外曾大父丞民
大父思恭父志淵世以德義相承至志淵翁家益饒
裕今年八十有四精力不衰步履飲啖如少壯人公
生而聳拔負異稟人奉親極其孝敬母蔣卒哀毀逾

禮事大兄晟甚恭撫弟昇昺皆篤友愛滕氏族大以
蕃內外親姻衆至數百公處其間稱物平施戚合乎
宜疏戚遠邇舉得其驩心治家嚴明而有法度奴僕
卑幼責之皆得其所嘗遊衡岳江漢間所至與其賢
豪交雖以商名而心則不顓在於利卹貧憐老尤好
施予義之所在傾橐弗顧與人謀事苟可用力盡[illegible]
爲之吾全凡寺觀之與祠廟之建橋梁之創道路之
脩公必與有力焉不能縷數也奉親暇日課家僮治
農圃辛勤儉約不憚勞苦以茲克承世業益大[illegible]
性嗜[illegible]山水嘗即家居北二十里許治地一區[illegible]

若干畝誅茅爲屋引水爲池種樹爲林[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門老優游其間以終身焉而忽得一疾[illegible]弗瘳矣時成化癸巳十月七日也公生于宣德庚戌二月四日至是卒得年僅四十有四耳可勝惜哉配周有令德凡公善行雖由資性稟賦之美然亦周贊助之力居多子男三長暉娶蔣廣東斷事諱良之女晃之女兄也次時次晼郡庠生女二長適廖洪次許適蔣潤孫女三公卒之年十二月四日權厝于三里橋之北暉常惕然以爲非土厚水深之地自時厥後遇刑法家必極力承奉欲因以得善地一郡名山峻嶺行跡殆遍

奔走數年廼始得於黃華嶺之陽以葬焉歲丁酉十二月十二日也嶺去城餘二十里險阻隔越人跡罕至暉廼能殫心竭力以葬其親葬已寓書金臺命晃爲文表公之墓晃諾之而未遑也至是南旋每一聚首必趣晃踐前言嗚嘑公今不可作矣柳山湘水之間求復有如公者胡可多得邪追憶癸巳秋晃侍嚴君歸自羊城拜公於家公即亟稱之時晃甫十歲雖無所知識然目公之顏溫乎其有容也耳公之言厲呼其無窮也意謂公壽蓋不止此豈意厥後止再見公[illegible][illegible]公遂不起邪當是時嚴君既哀公以詩復祭公[illegible]以文明年春而嚴君亦不起矣烏嘑痛哉今則幾十年矣晃常誦大詩若文未嘗不流涕也然則墓表之作非晃其誰用是表公善行如右以示後之人

表府君墓表

有嶄然縗絰詣吾門而求謁者肅之入則吾叔母表安人之兄子瑢也與之坐未定遽作而言言未脫諸口而先潸然出涕以悲問之則曰瑢之先人不幸棄瑢輩去矣平生固於執事厚其爲人亦執事所知也今葬且有日而墓石未立敢稽顙以請惟執事憐之蓋瑢之先公平生於倫紀最篤同產止一妹早寡居

貧養孤子公所以撫念而惠顧之者甚悉其妹守節今餘四十年　朝廷將下旌門之詔即予季父諱文府君之配前所稱叔母者是已予幸遭屬太史凡世之厚倫紀者苟有所聞皆當爲之紀述況公之篤其友愛於予叔母也其事多予所目擊者即此亦可以槩公之平生而表於其墓矣尚何辭以辭遂爲之表曰公諱淳字永篤姓表氏[illegible]爲全州人族人以蕃今州城北東鬱然喬木蓋表氏[illegible]之宅居多爲里正者凡五公家其一也有諱仁夫[illegible]家貲甚鉅而酷嗜浮屠教城中有寺[illegible]山乃其所捨寺稍弊其子孫輒脩

晏之迄今尚然則公之高祖也曾祖仕傑祖孔[illegible]
恭忠妣許氏繼唐氏公唐出也謹愨重然諾周人之
急若其厚倫紀篤友愛則其大者也其生永樂庚子
正月二十一日其卒弘治乙卯正月初一日享年七
十有五配滕氏者氏忘淵長女子二長即璐次璹女
五各有歸孫男三應星應奎應陽其葬以弘治丙辰
八月二十一日墓在某山之原公生前所自擇也既
固且安尚永利其後人

封主事盧公安人江氏墓表

嘉靖五年丙戌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盧公年

八十一其冢子雲南右布政使宅仁方總憲廣西奏
求歸養格於例章不果上而公以疾弗起實是年某
月某日也先數年公之配江安人卒布政以福建按
察使守制家居服闋既久猶戀戀公之左右不忍去
公屢促之入京師始復除廣西抵任僅數月遽聞公
訃遂解官奔歸將奉公柩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
于大奧山先塋之次啓安人之竁合焉乃走价奉狀
求予表墓予與布政交二十七八年況布政初僉憲
吾廣西至今長憲皆有德於吾民甚厚誼不可辭按
狀公諱福字宗賜姓盧氏世居四會縣之龍頭村公

取村名為號鄉人因以龍頭居士稱之洪武初有為
湖廣岳州府知府諱綱者公之高伯祖也祖諱崑崙
考諱馴皆隱德弗耀公上承先志雖夙負識量而恬
於勢利授徒里中不求聞達奉母事父盡孝生能
致養沒能致思克敬厥兄久而無間力於為善事無
小大善之所在為之恐後人有善必慫慂成之不善
輒面折使歸於善族婣鄉黨弃所假貸隨力應之不
責其必償有忿爭者以一言諭之即定其居鄉信義
服人類如此平生切切以教子為事布政年十二即
遣入縣庠或以幼小未必有成阻之不聽及布政領

鄉薦第進士年猶未踰三十蓋公素知其子之賢必
能早有成也後三四年布政以都水考績　恩封
公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江封安人鄉人莫不為
公榮公執謙如常時未嘗有分毫顯貴自驕之態每
歲鄉飲縣令佐禮居賓僎之位亦未始數數往也移
書布政必戒之夙夜淬礪勉圖報稱以無忘　朝廷
大賜聞為詩詞以寫感戴不勝之意鄉人邑子至今
猶能誦之布政既以公與安人貤封之　勑寓歸適
廣東調狼兵有事南海十三村總帥兵無紀律狼兵
剽竊歸艤逕路四出剽劫至龍頭村公與族人皆避

隣防盜樓中很兵火樓門以曾之樓人循梯折公乃
身先開門聽很兵恣意掠取財物由是一樓長幼始
獲免於煨燼安人亦度很兵將繳方熾勢必不肯從
手而歸先取　勅命軸什襲惟謹擲置樓下密處徐
偕族衆下樓已而族衆悉被繫縛若垂豕然索金帛
無厭久之猶未盡釋樓亦不免於火而　勅命獨存
人始服公倅臨大難能不失其常安人以女婦遭變
能知所重輕尤人所甚難者公與安人平生之聯德
媲行觀於此則其餘可推而知矣江亦同縣著姓安
人爲其府通判泮之女性警敏自初于歸凡女婦當

爲事於公意皆能順適奉事舅姑備殫孝敬處娣姒
外至姻黨各當其分尤能以儉勤佐理家政於婦道
母道兼盡無愧先公七年卒壽七十四正德庚辰八
月十三日其卒之日也子男四人布政其長弘治己
未進士由都水入遷至今官有守有爲歷任三十年
清慎如一日次曰由義曰崇禮曰廣智孫男七人曰
懋道曰懋業曰懋承曰衍瑞曰燮曰秀濂秀溪孫女
一人曾孫男四人皆幼由義懋道先後以入粟授冠
帶懋業庠生早夭惟盧氏之先所積既遠逮公益惇
德者義以培植之而又得安人爲之配凡公所以勸

□□其家教成其子非伉儷協忠內助□□
□之然則偕尚榮封並躋高壽子而又孫孫而又
曾蕃昌貴盛皆躬享之且親見布政歷長藩憲於
時勳名所底蓋將未艾　貤贈之典如川之方至
誠非偶然之故也不太書焉則何以慰鄉邦景慕與
起之心敬爲之表

贈給事中孫公孺人徐氏墓表

□昌教諭孫公與其配徐氏既以子懋著績　恩受
敕贈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暨孺人適予亳　踵
至南京懋奉事狀介署部中徑求予文表其墓予寓南

京數月每見懋俯伏　行宮前力請　迴鑾言與淚
俱聞者感動其平時在諫垣忠謀讜論言人所不敢
言者甚多至扶植善類諸尤懇到心甚重之誼不可
以不文辭屬時多務未遑執筆既而予北還懋尋遷
廣東布政參議進按察副使坐累逮至京下詔獄謫
藤縣典史予亦謝事歸田里始得公及孺人葬銘讀
之公之葬銘出予同年友亞參周公孺人之葬則今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姚公提學吾藩時銘之亞參公
之同窓友少保又懋之師先達其所書皆得之耳目
聞見與狀無不合懷其□□而表之就明非宜哉公游

文學守宗道姓孫氏世爲慈谿名族祖雷工部主事父嵩母王氏父嘗病泄痢公取糞舐之甘知病且革籲天求代刲股雜淖糜以進乃瘳他日人見其股間瘢痕詰之即以衣覆之曰嘗病瘡耳母没時授經嘉禾聞訃徒步奔歸不限晝夜相去五百餘里僅三日即抵家哀毁骨立悲感路人其至孝如此自少知務學中歲造詣益深而屢屈名場年四十七始中弘治己酉浙江鄉試後三年癸丑以會試乙科教諭都昌拜命日輒號哭曰得升斗禄乃弗逮養食寧下嚥耶其居官也勉盡厥職求無忝乎其先尊嚴師道振

作士氣學政爲之一新科目視舊倍增其數陜西禮聘校文防範嚴而去取審所得多知名士既滿九載濱行以疾卒於官舍弘治壬戌七月二十二日也其生正統癸亥十一月六日年甫六十卒之又明年十月十七日葬東山之原徐氏同邑東鄉著姓孺人莊靜寡言既歸公克脩婦道事舅姑如夫之孝舅病躬調湯藥姑没經紀喪事含斂一以禮不異夫在侍下時人尤以爲難初公以儒業自奮晝夜淬礪弗少暇逸孺人亦勤所謂紡績織紝者與俱及公課二子學孺人亦偕坐堂中諄諄以孝弟爲訓平生[illegible]

類此不獨事親大節爲可書也後公五年以正德丁卯五月十六日卒其生正統甲子三月十九日得年六十四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公墓男二長即懋次栻累試鄉闈期紹父兄之業女一適憲副馮錤之子某孫男若干長爚次熠俱邑庠生餘皆幼孫女二長適憲副龔澤之孫某次適祠部主事馮涇之子某夫孝百行之首也能孝則其他群行可推而知矣子能孝於父母人尚難之况婦之於舅姑乎若公與孺人一德克偕世固不多見也鄉人士有車過墓前者尚軾之哉

處士潘公暨其配張孺人合葬墓表

婺之處士有曰均四潘公者封大理寺評事加封山東按察司僉事坦之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珎之祖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八日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二永樂己丑十月二十四日其生之年月日也公卒後之十六年爲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坦既卒其兄子玨琪等奉公暨其配張孺人之柩合葬于邑之上保毯頭段之原命從子屯田僉事珏狀公事行畀諸孫進士錡北上京師求予表公之墓未幾珎貳憲山東憂中前請予以史事倥偬不暇書既得謝歸[illegible]

行人例不得　貤恩父母心恒懸切公知其意
在未能榮親教之曰凡人子顯揚其親以實心忠孝
者爲榮若徒竊虛名而負僞行雖榮矣秖以爲辱也
豈獨有乖臣子之義乎　恩命或叨亦非吾所樂受
也御史奉教益加警省後官御史奉　命按浙抗疏
發奸貪爲操江都御史所訐　詔繫禁獄公壯其子之
敢爲能無負乎厥官也畧無悔尤之意　今上龍飛
初事始得白吏部奏御史滿考績最封公文林郎四
川道監察御史配管氏孺人公愧不遑安益諭其子
攄忠不怠御史繼按江西尋以疾予告家居侍養餘

四年若將終身焉者公每諭以君臣大義促其還
朝且曰吾年雖近老而氣體尚未衰汝能遵吾命供
職　清時或者得行所學建功業於一方忠於君者
即所以孝於親也親之心亦焉往而不樂汝獨不聞
昔之賢者固有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而親不樂之說
乎御史不敢違未幾以病愈復任按治廣西往來左
右兩江旦夕汲汲經畧防禦所以爲吾廣西生靈計
者甚遠日不暇給以俟受代東歸拜公膝下而訃至
矣得年六十有三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
之原管孺人同邑處士儀之女婦道母儀爲宗[illegible]稱

當門丈夫子長金即御史方以才操見重於時次鋐
次鎮俱邑庠生次鎡孫男二人溥金出某鎮出鎡溥
皆能世其家學曾孫男可久女某俱溥出公質任自
然性雖剛直而溫醇忠厚絕無浮僞挹其容貌聞其
言論者莫不甚加禮重無論士大夫雖閭閻村野之
人無賢愚無老少咸仰慕焉狀稱公朴而弗矯直而
弗激矢口出言肝膽畢露沖懷接物人已兩忘庶幾
乎三代直道而行者其言蓋不誣也然則惡可以不
表哉爲之表曰
我觀今世亦有古士豈論其外惟其中耳所行者正

所存者誠秖惇實行不騖虛名允懿石公乃爾卓卓
衆方師尊一朝莫作人雖已矣德則長存何以見之
秩秩嘉言子克光揚孫曾繼述奕葉相傳賢科經術
我撮其槩表此高墳大書深刻百世其芬

卷之三十終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illegible]從儉輯

墓記　墓表　墓志　墓碣

仁峯嶺世墓記

吾家累世皆葬仁峯嶺環先壠[illegible]域新舊塚累累如魚鱗然吾兄弟歲時拜奠周覽徘徊悉從或難於識別乃命工緣以石墻前竪石坊牌大書標題蔣氏世墓六字揭于其上自遠祖妣孺人而下先曾祖考贈柱國少傅諱貫府君及先祖妣滕夫人叔祖考諱瓊

諱銘二[illegible]叔祖妣趙羅二孺人之藏皆在祔葬者叔父諱紀[illegible]諱金諱輔三公叔母周孺人兩唐孺人適唐璿長姑及在室從姑再從兄嫂唐氏及在室從妹暨從兄昱凡十有六塚其間合葬者三又古墓四皆在墻內惟我先曾祖妣蒙夫人墓在諸墓後四五步乃別繚以石墻而門于其前題其楣曰

誥贈一品夫人蒙氏墓門外左偏一徑達前石墻下闢小洞門以便往來先墓及古墓各識以小碑俾不至混而無別先祖考贈柱國少傅諱安府君則葬白石之黃山先母郭夫人祔于其側先考河西知縣[illegible]柱國少傅諱良府君則葬柳山寸月亭右先母陳[illegible]人則葬尹家塘他如深溪嶼井頭及鐵箕沖桑壽園遠近各有墓不能悉數後之拜丘壟者剪荊棘而思繼承先德於無窮不但感愴於春雨秋霜之際則祖宗之所以望於子孫者庶幾爲無負矣嗚呼其敬念之哉

先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蒙氏墓記

惟我先曾祖妣蒙夫人以正統癸亥三月葬仁峯嶺後七十九年爲正德辛巳蒙　恩賜誥贈一品夫人又五年昇冕兄弟先後謝政歸始克承先父遺意表

於墓上夫人出吾全鉅族爲我先曾祖考刑部員外郎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公諱貫之配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庚子十月二十六日卒于正統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八十有三子男三人長諱安先祖也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皆兼翰林院學士累贈如先曾祖官勳階亦如之配唐氏繼滕氏累贈一品夫人次諱瓊配趙氏次諱銘配羅氏女一人適趙亨孫男六人長諱良先父也以鄉貢進士官雲南河西知縣調廣[illegible]都司副斷事卒後[illegible]

日翰林編脩五命而至少傅其誥勅階資[illegible]
先祖皆同配郭氏陳氏皆累贈一品夫人次諱文配
袁氏次諱紀次諱全配周氏諱文諱全一叔與先父
皆滕夫人出諱紀叔則叔祖諱銘府君出次諱輔配
馬氏次諱弼配唐氏繼唐氏孫氏輔弼皆叔祖諱瓊
府君出女十人適唐璿王弘袁旻莫鑑廖理唐隆袁
珙趙淵倪瑞最幼者未出室而卒曾孫男七人長昺
紀出娶唐氏次昪郭夫人出累官南京戶部尚書娶
錫氏累贈夫人繼王氏累封夫人次昇全出次昱文
出娶唐氏次晃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娶陳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陳氏累封一
品夫人次昇州學生娶謝氏繼張氏晃昇皆陳夫人
出次星蜀出娶唐氏昺昇昱昇皆卒女十人玄孫復
端娶江氏復春娶曹氏復長娶劉氏復坦娶陳氏繼
胡氏復仁聘楊氏復端太學生復端復春皆卒復長
後軍都督府經歷復坦詹事府主簿復春生務本務
德復長生務耕復塤生務[illegible]務漁我先曾祖府君自
爲舉子上京師及官刑部夫人皆留居[illegible]家及[illegible]
卒夫人執其婦居攻苦食淡撫教子女皆[illegible]成[illegible]
孫皆有室始以壽[illegible] 慈仁而[illegible]

[illegible]姊道毋德之賢者必以夫人爲稱首云[illegible]

先祖考贈少傅府君墓記

[illegible]府李翱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
不仁也惟我先祖考府君醇德懿行追配古人歿世
幾八十年而美之傳誦於鄉黨宗姻者猶如一日晃
兄弟不可諉於不知也因循玩惕未能撰次素行求
當世立言君子文以傳之恐忽陷於不明之地幸賴
府君樹善深長所以覆燾我後人者甚遠先考贈少
傅公承之以逮我兄弟遭際昌辰歷事 四朝獲膺
恩數初贈府君爲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再贈資政

大夫禮部尚書皆兼翰林院學士三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誥詞
有云質惟篤厚性特慈仁樸貌古心足敦乎薄俗疾
言遽色不見乎平生又言舊都一朝棄背家無厚產
衆口嚼孤振門祚于已衰之餘奉毋慈于老病之日
友愛篤于二弟行誼重于一方鄉飲禮爲大賓士評
稱爲長者又云累代繫門一鄉善士名不求聞于當
世行克丕振乎古風隱居而讀父書終守遺安之業
勸生以爲毋養允稱於盤之勞篤于愛行天倫以成
[illegible]長川 天語[illegible]錫[illegible]後雖有[illegible]亦[illegible]以

復加於此矣因大書所贈官封仍備錄誥詞刻于墓
門之石以昭先德俾後世子子孫孫相與勉于忠孝
以圖報　國恩於無窮焉府君諱安字舜珪姓蔣氏
世居全州城東門內父諱貴刑部員外郎贈如府君
三贈官母蒙氏贈一品夫人府君生於洪武乙丑八
月十六日卒于正統己巳二月四日其年四月廿二
日葬於白石之黃山配唐氏繼滕氏贈一品夫人男
三長即先父諱良雲南河西知縣廣東都司副斷事
由編脩五贈與府君三贈官文勳階俱同次文次全
女三歸唐璿莫鑑唐隆孫男五長昇南京戶部尚書

次昇次昱次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次昇州學生孫女六曾孫男　人長復端官
生次復春次復長前後軍都督府經歷次復坦詹事
府主簿次復仁女　人玄孫男　人務本務德務耕
務樵務漁女　人府君葬後七十七年爲嘉靖乙酉
謹識

先考墓前牌扁石陰記

先考河西府君荷　恩贈官凡五初贈翰林院編脩
文林郎再贈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三贈通議
大夫吏部左侍郎四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皆兼翰
林院學士五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墓前石碑換建於正德戊
辰以再命所贈官銜書爲重立贈命下數年其墓猶
未易冕兄弟先後謝事歸始命工別鑿一石書五贈少
傅蔣公墓六大字爲之以彰　上恩當既刻完而先
兄下世僅已數月上距先考棄背之歲五十有四年
痛念父兄顧瞻松檟不覺衰涕之交頤也嗚呼悲夫

先妣贈一品夫人郭氏墓記

先妣夫人郭氏世爲湘源著姓父諱懋永樂戊子鄉
貢進士授湖廣漢陽知縣以佳政調嵩金縣聞官母

余氏生男女各五人夫人殆女兄弟中於次爲五以
永樂丁酉十二月八日生與先考河西知縣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府君生同年外祖贈少傅公因以禮聘之既歸先
考逮事先曾祖妣蒙夫人今綢寒暄朝夕躬視惟謹
蒙夫人以夫人專靜誠慤心愛之毋語人曰此吾家
孝孫婦也宗姻聞者莫不以爲然夫人早喪母事父
甚孝漢陽公自謫所夫人雖在舅姑家恒念之不置
每食遇一味之甘亦必遣人遺之數歲如一日先考
初以學登鄉科次黃國學試事於部前後儲爲凡記

八年夫人家居奉先祖妣滕夫人曲盡愛敬
及歿之奉蒙夫人也及先考令河西挈夫人偕行抵
任未三年病居其多竟弗能起天順辛巳四月五日
也得年四十有五初權厝于河西之普應寺旁後歸
晉丁卿成化辛卯祔葬白石先祖老塋右稍後男三
人長昇南京戶部尚書娶楊氏贈夫人繼干氏封夫
人次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娶陳氏贈一品夫人繼陳氏封一品夫人次昇州學
生娶謝氏繼張氏女二人長適俞洪次適滕暉孫男
四人長復端官生娶江氏次復長前後軍都督府經

歷娶劉氏次復坦僉事府主簿娶陳氏繼胡氏次復
仁娶楊氏女四人長適陳侍郎子通政經歷邦傑次
適曹知州子繼次適唐州判子舉人鈺次適灌陽縣
學生廖景賢曾孫男幾人務耕務棋務漁女幾人夫
人沒後凡受　誥勅貤贈者五初贈孺人再贈宜人
三贈淑人四贈夫人五贈一品夫人先兄嘗以夫人
三命封號刻石墓上及與冕先後得謝歸拜冀兆域
每欲別礱一石備書後來　恩命不果今先兄不幸
棄世三歲乃始泣而書之曰
皇上如天澤被九泉吾母體魄龍光赫然庇我[illegible]

[illegible]延

先母陳太孺人墓記

正德四年己巳七月七日丁酉冕與從子復端復長
葬先母太孺人于城南湘西之尹家塘負丑面未距
先編脩府君柳山之兆七里而近先母姓陳氏滇之
通海人先君令滇之河西時室焉時伯兄今湖廣按
察副使昇尚幼先母撫之甚至既而生冕後又生弟
昇昇既娶而卒弘治壬子冬以冕初官編脩滿三年
荷　勅錫今封其生正統戊午二月十有五日正德
丁卯六月十有九日卒于京師冕之官舍得年七十

先母之世出事行少傅大學士吳郡王公鏊既銘諸
幽少宗伯鵝湖費公宏又取而傳之者已詳茲不敢
復贅特竊書其槩于墓上之石俾樵牧者望而知為
吾母藏魄之所庶其有禁云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姊滕孺人墓表

孺人先君河西知縣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公諱良之第二女
而予之姊也世居全之城東門內曾祖諱貫刑部員
外郎祖諱安皆贈如先君所贈官曾祖母蒙氏祖母
滕氏母郭氏皆贈一品夫人孺人生十數歲[illegible]

父毋之河西時子大兄今大司徒梅軒先生[illegible]孺人
光幼[illegible]娣弟偕侍至則郭夫人已病先君乃納先毋[illegible]
一品夫人陳氏郭夫人沒後三年晃始生晃甫四歲
而陳夫人亦病孺人於晃所以撫教之者甚至口授
晃小詩間取古名賢嘉言解析以誨晃晃在孩提得
免於水火而粗知字義孺人之力居多先君既滿任
還吾全孺人年已逾笄始歸滕氏滕世爲同郡鉅族
舊居城北門外今徙居城内相去不滿百武有諱志
淵翁者在成化間以貲雄于郡敦朴寬厚鄉里皆愛
慕之年八十餘四子十數孫其名曄字景暘者則翁

之家孫孺人之夫也既歸相夫以義事舅姑以孝處
宗族戚姻以禮上下之間莫不宜之數年連生三女
孺人深以嗣續爲憂力勸景暘納側室廖氏生子掄
愛過於已出孺人於爲婦爲母者如此皆可爲無忝
矣正德戊寅正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正寢上距其
生正統丁卯九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有二以卒之
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襄衣歩之原塋其左以爲宗
穆他日壽藏盖景暘所自卜也生子男一人即掄娶
張氏全州守禦千戸昇之女孺人之卒也奉侍湯
藥飲食甚謹宗黨皆稱之女四人長適[illegible]生王[illegible]郡人
鄉貢進士蔣文奎郡庠生張熾其婿也嫁[illegible]
者先十數年卒孺人之葬也司徒兄適請告歸金[illegible]
述景暘意以書命晃爲文表墓每欲執筆輒涕泗横
流竟不能成章最後景暘以書來促且曰予老矣表
墓之文幸亟成之庶及予之見也乃收淚而書之寓
歸俾掄刻石樹于墓上

先兄資政大夫南京户部尚書致仕梅軒先生蔣公墓記

此先兄南京户部尚書梅軒公之墓公諱昇字誠之
姓蔣氏梅軒其别號也世居全州曾祖考諱貫刑部

員外郎祖考諱安隱德不仕考諱良雲南河西知縣
俱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曾祖妣蒙祖妣滕妣郭俱贈一品夫人
公自幼勤苦問學以州學生舉成化辛卯廣西鄉試
丁未第進士弘治己酉授廣東南海知縣以政績卓
異徵入　朝擢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汝寧
知府遷湖廣按察副使進浙江按察使轉浙江右布
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汀漳等處進南京户部右侍郎　今上嗣統
以　廷薦陞本部尚書受　誥進階資政大夫數[illegible]

[illegible]疾懇辭允之 賜勅褒諭 命有司月
歲給輿隸仍馳驛以歸家居四年以疾卒嘉靖[illegible]
[illegible]月十二日也距其生景泰庚午九月十二日享年
七十又七訃 聞遣官諭祭者二 命工部營葬事
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墓在州北七里橋北配
累贈夫人繼于累封夫人男三長復端太學生次
孫長後軍都督府經歷次復坦詹事府主簿為弟冕
後女三通政經歷陳邦傑士人曹鸞舉人唐鉦其壻
也孫男務耕等若干人公天性純誠其於世人機械
事茫無所知至於莅政折獄往往如燭照而數計毫

髮無能遁其情者其官郡縣保民如子惟恐傷之逮
司臺憲鋤奸雜惡不遺餘力未嘗少有縱舍蓋公平
素潛心義理之學而必驗之於行持身處官事無難
易一切揆之以理心有未安雖小節末務不肯苟徇
妄隨於先儒大窮理而務果斷之說終身誦之其言
行政事無愧於古人者甚多此不能備錄云

亡弟晳之墓志

予自成化丁酉領鄉薦上春官卒業太學辛丑始獲
歸省先母夫人癸卯復北上又數年以第進士官刑
[illegible]卯南刑部[illegible]

先母北上供職先母家居雖以冕離憂而心恒不慼
慼然者以有予弟晳朝夕奉養之得其道也予既抵
京之三年忽傳予弟以酒致疾予心切切以為憂且
求名醫奇方寓歸冀其疾蚤愈以紓先母之懷書未
達而訃至矣弘治庚申十一月望其卒之日也其生
成化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三十嗚呼孰使予
弟竟死於酒而不得終養吾母邪痛哉予弟字晳之
一字正之晳其名也蔣氏世居全州城東門內曾祖
父諱貫刑部員外郎祖父諱安隱德不仕父諱良雲
南河西知縣廣東都司副斷事俱贈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母郭氏
陳氏俱贈一品夫人先父母生予兄弟三人弟既早
亡伯兄南京戶部尚書梅軒先生諱昇今沒亦三年
矣予年已踰六望七甚衰且病不過旦暮人間耳予
弟墓上之石安忍書之第以予弟善事吾母而乃以
酒殞生不得終養天邪人邪實予心之所甚痛者不
可以不識乃忍痛書之如右予弟自幼有志於學從
經師授尚書充州學廩膳生刻苦自勵使天假之以
年或沾一命其所立當有可觀者而乃限之以疾也
悲夫予弟初娶橋渡謝鏡之女繼娶戶部主事贈世

書張公廷綸之女太子少傅南京兵部尚書□□□
□滐之女弟也子一殤亡次二長亦殤亡次歸庠生
廖景暘子及廖氏女皆張出其葬以卒之年墓在湘
濱雙井山之原與先母陳夫人之墓南北相望僅隔
一水云予痛予弟之死於酒也既畧述其事矣又哀
之以辭曰
孝能奉母母心甚悅豈謂一朝終古永決孰使往葬
馳至於斯茫茫彼蒼無從詰之事雖往矣心常痛恨
鐫石鐫辭此哀無盡

先妻贈一品夫人陳氏墓記

夫人姓陳氏諱舜英生十九年嫁予嫁甫踰年予遽
北上太學後予叨第進士官翰林夫人始隨其兄仲
華都憲來京來未三年而病一病二年而遽歿矣蓋
自始嫁至歿首尾十年而與予同處者僅六年耳嗚
呼悲夫六年之間爲予生三子而今皆無一存者不
尤可痛恨哉夫人少予一歲以天順甲申十一月四
日生嫁以成化壬寅二月明年癸卯三月予即與夫
人別後四年丁未十月始來京其歿則以弘治壬子
六月初七日年止二十有九夫人歿後三月予始得
荷　恩贈夫人爲孺人而夫人已不及見後加贈宜
人又進淑人再進夫人今五　命而至一品夫人
顯之榮徒侈於身後而已豈非命也歟夫人所生三
子其長曰毅陽予別夫人後三月始生于家及夫人
將來京先數日夭予父子固不相識也次曰耕孫生
五歲夭夫人以予宗祧之故哭之過悲及見予悲輒
又陽爲好言以慰悅予而乃自若未始動念爲者又
次曰犬兒生而病瘠目尋瞽夫人朝夕抱持不下懷
因而卧病遂至不起後夫人卒之一年亦夭于時予
既連喪子又失夫人凡與予相知者孰不爲予慟而
況於予哉故予今雖老矣每一追念之亦未嘗不潸

焉出涕也夫人先世居茶陵之潮江至高祖諱南賓
在國初以元進士官全之學正始家于全故今爲全
人學正終蜀府左長史生民秀民秀生朴以孫琥貴
贈工部右侍郎夫人之曾祖也父諱章仕終松之
華亭縣學教諭後以子瑶貴贈通政使司右通政瑶
即仲華官都憲者母李氏贈恭人夫人既生長儒宦
家耳濡目染皆詩書之訓而孝敬儉勤出於天性初
嫁予時予家甚貧惡衣菲食處之自若事吾先母陳
夫人備盡孝愛先嫂楊夫人性嚴毅夫人奉之尤生
□□歡心至于內外族姻處之無一不相宜者

當予初官尤貧日用每不繼夫人往往脫簪珥取衣食之費嫁奩用且盡曾不少悋及殁斂用故衣知夫人地下亦能安之如存時必不予咎也予以乙卯歲省先母于家既挈夫人柩歸葬於南嬰井頭之原及備員內閣叨官一品三年夫人又有今贈乃追述其平生次第書之寓歸俾嗣子覆坦刻碑墓上後三年予謝政歸携坦及次子覆仁謁祭見墓崩而碑裂也爰命工礱石砌墓別礱一碑而以前所書者刻之

繼妻封一品夫人陳氏墓記

予妻封一品夫人陳氏從予得謝歸田未數月遽卒嘉靖乙酉五月十六日也事 聞禮部援著令以請
上命有司營葬事遣工部司務范廷儀督視 賜諭祭凡再又 賜齋糧五十石麻布以足計數亦如之蓋 特恩云予官翰林編脩喪元配陳夫人時夫人父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西軒公金方副憲山西予素重公且稔知陳氏世為德安應城著姓家衖夫人為繼室於是其母說夫人沒數年矣然母封一品夫人張送之北來以歸于予既再歲為弘治乙卯又十年甲子兩從予歸省吾母留一品陳夫人迎養于京不幸吾母棄背從扶柩歸葬既免喪復從[illegible]

上兩　恩封宜人進淑人再進夫人以至今封於年間凡四受　誥命　兩朝恭上　四宮尊號皆嘗入賀累賚文綺之　賜　孝貞　壽安兩太后先後薨逝皆入臨嘗首命婦班致祭退歸恒竊自慶幸謂何能為報逮從予歸每感念　聖恩雖一飯不能忘予嘉其能協志也方幸投閒期與偕老豈謂溘先長逝悲夫溯其生成化乙未九月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一葬以卒之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墓在城北七里橋路西之山子男二長覆坦蔭授詹事府簿娶陳氏思明府同知贈奉政大夫璲女繼胡氏靖江府左長史傑女次覆仁娶楊氏四川按察僉事鏊女孫男務樵務漁葬既踰年念墓上之石不可以無識也爰書歲月而詳於　恩典之承以示子孫俾相與圖報焉

兒婦陳氏墓碣銘

予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滿一考例應廕子為太學生乃移文吏部謂予先因無子以大兄巡撫都御史今戶部尚書梅軒公之第三姪覆坦為嗣今雖生有一子而年尚幼稚欲仍以覆坦受廕吏部如予言覆奏　制可部復移文廣西布政司下府州敦迫坦赴[illegible]累書促之於是坦[illegible]夫人為[illegible]

卜[illegible]祭告先祠以坦來繼數月坦偕其婦陳氏來自
是坦夫婦以父母事予及予妻陳夫人而於公暨夫
人顧以伯父伯母事之矣婦自入門恪盡婦道佐坦
一以禮時與坦論說古今皆歷歷可聽閒述前人嘉
言懿行以相箴警皆有益於坦者其撫坦幼弟復仁
甚至而儉以理家勤以持身無毫髮貴家女婦態尤
人所難者予聞之喜甚意謂指日公與予相繼歸田
夫人與予妻一切內政必皆有賴於此婦道也逾年
生一子曰祖蔭予尤喜不自禁輒書以賀公且以自
賀獨時時竊歎予何人斯一旦有此賢兒婦又有此

孫淺薄如予何德以堪之每默以自念且以告予妻
暨諸戚屬未幾婦果病數月已不起無何而祖蔭亦
以胎毒死矣予飲泣謂坦曰此婦此孫使其常在公
與夫人旁未必遽至此蓋德與不德造物者預有以
處之矣婦既久病予遣往視且告之曰我自髫年與
汝父同受業於汝伯父節齋少司空之門相與甚厚
況我先室夫人於汝父爲從妹我視汝猶女也汝其
安心調理病將不藥自愈婦聞予言稍自寬然其病
固已不可爲矣其屬纊以正德丁丑九月六日年
二十有四坦既歸其柩將葬於先塋哀請予爲書此

[illegible]比爲之銘陳之先世居茶陵至國初[illegible]
[illegible]全州右族其曾祖諱朴祖諱表皆贈工部[illegible]
郎父諱璲思明府同知氷櫱之操始終不渝母[illegible]氏
郴州守諱蔭之女有賢行居在病中聞女歿日益感
慟後數月亦卒於其次子汝寧節推邦偁官舍邦偁
與其兄鄉貢進士邦傳皆好學惇行儉暨此婦並稱
克肖云銘曰
爾夫是違乃爾之姑是依亦何患乎爾魂氣之無所
歸也

洮陽蔣冕敬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行狀

大學生丘君行狀

君姓丘氏諱敦字一成別號必學齋大宗伯深菴先生之冢子也先世閩人在宋宦于瓊始占籍瓊山曾祖諱普臨高醫學訓科鄉稱思貽先生祖諱傳不仕俱以先生貴贈禮部尚書曾祖妣柯氏祖妣李氏居孀不貳　朝廷旌爲節婦俱贈夫人母吳氏累封夫人先生生子多不育年四十始生君于京師君生有異質自幼莊重寡言笑性不好弄於凡兒童嬉戲之具一不接于手與儕輩群居端坐竟日或公肆戲侮亦視之如無對人未嘗自有所言問之亦多不荅就學家塾中師授以書雖少僅百十言讀數十遍亦不能成誦蓋其心已了了特口不習其辭耳衆見其然遂疑爲不慧雖先生亦不之察也先生恒言人家仕宦不常而生業不可廢方居太夫人憂還瓊山將起復北來時從子二人尚幼先生庶生二稚甫能言皆聦悟絕倫將他日諉以書香之托君在諸子姪中爲

最長遂以世業畀君留侍吳夫人家居佐伯父訓科公奉宗祀先生遂行方先生行時訓科公故無恙君所以事伯父一如事先生者而訓科公以君簡默猶疑其果不慧他日見君綜理家政一一悉中度始知其不凡由是事無鉅細必質問而後行有所經畫多出入意表訓科公又大驚恨知君之晚臨終呼至前盡付以後事訓科公既卒一切喪葬事悉據先生所討家禮儀節以行客有來吊祭者見君擧措中節無過擧無廢事咸嘖嘖稱嘆蓋至是始知其有隱德云既免訓科公喪家無經紀之僕君獨主家事鄉人多無賴藐其幼弱公肆侵圮君處之自如方汲汲自奮于學素苦多疾先生又北上鄉郡間一時學者多推擧子業是務四子一經外漫不加省君左顧右眄無所適從未嘗不茫然自失也於是困卧書樓中日取先生所留書閱之苦不識字惟以意會之因其所已通以達其所未通恒謂人曰人之於字皆先識音而後知義予則因義以求音於是先群經次諸史又次子集下至稗官小說晝夜不釋手或三五日足不至樓下慨然以老泉自[illegible]欲[illegible]以求大[illegible]而學[illegible]

[illegible]之談皆經史奧義間之知其爲東萊呂成公曾
譬而深有所感發由是一意聖賢之書有編纂不忘
之意焉自謂筆路尚生於文章家脩辭之法患不得
其蹊逕又摘出諸史書泛觀廣覽至興衰成敗之際
輒反覆究既於凡一代顛末一君始終皆撮其行事
而以聖賢理道斷之如史家之贊辭云者橫堅穿貫
上下數千載間由是博極群書而藻思日以逸發矣
君自視歉然方幸人不見知鄉邑賓友胥會當衆論
呶呶之際獨塊坐如土木偶人噤不出一語退而自
嘆曰大丈夫生天地間當與天下豪傑角何至從鄉

里小兒輩競銖兩毫末於頰舌之間哉蓋是時人雖
不知君而君獨明於自知故其自許如此壻文昌韓
氏魏國忠獻公之裔郡鉅族也壻其門將期矣婦翁
猶不之知意君必失學見君至每令幼子以對句及
舉業破題試之輒不應一日賓客會其家命題賦詩
獨不及君婦翁數視君而色甚愧也而以柳子爲題
或戲君曰盍賦此君援筆成唐律儼然不經意婦翁
喜甚連命數十題詩皆立就每詩成輒飲飲多至三
十餘觴不亂由是隱然名動郡邑間部使者某公聞
先生三子優劣於瓊之衆子率爾應曰二稚慧甚長

者殊憒憒爾部使者亦謂信然會與某言異之時將
舉兵征黎因問征黎利病君區畫精當而議論英發
部使者愕然語座中人曰某言丘公之子憒憒公之
子豈憒憒哉彼言者乃真憒憒爾素不事請謁家居
近郭無故足不履城市非有事未嘗涉迹公府藩臬
有按部至瓊者不肯與之接謁或爲先生來視即日
投刺報謝時事不一相[illegible]問之亦不對或有所詢訪叩
至數四察其心果誠乃更爲之委曲詳盡焉聽者心
服親舊有事干州司數得君片言爲助不可當路以
先生故重君不事干請或誘之言終亦無所言方伯

其公按瓊謂君曰有事不妨來言諾之而不復閱月
召君問故對曰款素不習此故人無來託者他日某
公詢諸郡縣吏果然嘆曰丘先生可謂有子矣有某
某者守瓊見先生素不預公府事遂欲陷君以利因
陰結于先生門遣其子語君曰鄉人苟有訟事能餽
君五百金者盍爲之解紛乎應之曰此言何爲至於
我尊公但循廉則闔郡皆受五百金之賜矣必敦哉
其人歸語其父甚慚語人曰丘氏父子相似蓋尤君
言之太峻也始君之居鄉州司見君不肯趍謁惡其
簡禮姻舊見君不爲解紛怒其不情君耿耿自若

之終不變既後州司樂其不侵侮姻舊安其不儆數
乃更翕然賢之海外俗尚侈巨室子弟出遊多乘馬
張蓋君獨徒步徐行不愧當街衢中道遇諸塗者望
而知其爲君也初先生北來獨携二稚侍行未幾相
繼殤亡始以書召君來侍久之君不至先生恒以書
香爲憂每道及二稚幼慧事輒悲慟不自勝雖時時
數聞君進德徒以久不之見尚未測知其淺深君時
作一書達先生書幾萬言大槩論家事而偶及高雷
治河事其言曰此河一成即有無窮之利然使區處
乖方則恐無其利而今先受其害元人治河因之召

亂往事盖可鑒已先是高雷有故河遺迹先生欲開
通之以便舟楫而任事者或因之擾民故君書及之
故大司空謝先生見君此書驚謂先生曰此子當爲
公家學何可使之獨學無友乎先生由是屢書趣君
來成化甲辰夏始至自瓊山甫十齡又
五年先生別之北來前後十二春秋而父子始相見
至是君之齒亦二十有四矣既朝夕侍先生左右日
聞所未聞於是所見益恢弘矣居亡何　朝廷以先
生官三品録君爲太學生時先生方主教事門下諸
生數千人君避遠形迹不妄交一人遇有所往獨與

寒掖一僮以行群然疾盡中雖諸生不識其爲先
生子也是時當塗用事者多縁子敗君因作詩以志
戒有近世大臣多子敗而繼之以肥馬輕裘真桎梏
明窓棐几即山林之語聞者賢之始君於群經尤好
春秋傳時給事中安成劉君孟進士新安唐君弼在
太學諸生中皆以業春秋知名先生間遣君從二君
習舉子業資進取非其好也會京闈秋試黽勉一入
場屋既不第歸笑自謂曰區區舉子業曷足以溷吾
乎盡屏去於是經史百家之言歷代帝王治天下之
法度與凡禮樂兵農天文地形律呂星曆以至醫卜

筭數之說盖無不研究焉而於典故沿革世家爵里
考覈於近代以至我　國初者爲尤詳慮其遺忘有
所得即疏之於冊盖自是絶無進取之意矣君自幼
未嘗一日去母夫人側既遠別蚤夜思之不置欲歸
則先生不可恒鬱悒不自聊時發慨歎於詩歌來京
師無幾即得疾疾甫愈復作在京師首尾六寒暑而
疾居其多疾作時輒不喜見人人有來候問者雖姻
舊或父執長者亦罕得其一面唯困坐一室中日捧
關焚香以讀誦著作爲事雖盛暑鑠金猶口誦手校
不輟盖君惟恐學不進名沒世無聞而不知其身之

既病而將死也方疾之復作也飲藥輒不效京師諸
醫大率多泥東垣丹溪之說而不得其妙用藥往往
無近效君自謂深於醫道獨不能診脉耳於諸醫槩
庸視之醫每進藥多疑不肯服即服之亦不過數劑
即止已而更一醫復然疾勢殆不可爲而歸心尤切
少間先生謾遣之歸君甚喜旦暮躬治任且未嘗一
日置書不觀形日益尫羸而著作不廢疾遂增劇而
卒時弘治庚戌五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天順庚辰六
月六日得年僅三十有一君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
有所疑必思方其致力於思也或終日凝然如凝繼

以通夕不寐雖疾病呻吟中而苦心自若也其軀幹
似不能勝衣而勇猛精進毅然不可奪沈潛玩索益
將斃而後已故其學無所不窺下至釋氏書亦能悉
其精微闡出以示人有觸其機鋒者肆口辯詰傾河
瀉海不見有窮竭態予每親見其然雖深於其學者
亦或難之其才奔迅奇健爲文多不起草當喧閙倉
卒間若不致慮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頃刻數百言
詩雄爽善用事每酒酣耳熱逸興頓發拈筆向人乞
題一揮殆數篇多有不經人道語初道南安華亭
[illegible]所爲守一見奇之目之爲小坡益擬之於東坡[illegible]

[illegible]識者不謂其溢美然君雅自愼重有[illegible]
[illegible]嘗輕示人雖先生父子間亦未嘗盡見之蓋用心
於[illegible]有其道固然歟既卒侍史出其遺稿于二鉅篋
中[illegible]雜文若干首古今詩若干首醫家論一卷凡
十數篇所著書號醫史未脫稿者四十六冊他所輯
錄[illegible]多皆未及成書君於醫家書獨酷嗜素問一
書[illegible]浩博而每病讀者之難間閱丹溪所作讀素
問[illegible]熟凡例而增補訂定之以爲新法按其法以求
其書久之若有所得遞探其源委翻其脉絡章分而
句釋之僅成十數紙如上古天眞論四氣調神大論

諸篇多有發舊註所未發者又先生嘗病瓊僻處一
隅文獻無所於稽且欲於古今載籍中採其故實之
有涉於瓊而可資[illegible]者會稡之以成一郡之書不
果君奉庭訓惟謹每繙閱簡冊遇可錄者悉手錄之
積久成數帙編題甲乙以識別將携之南歸欲[illegible]
年之力詳搜精覈以成先生夙志瓊人士謂此書若
成郡自有志以來所無也至今咸以不覩其成爲憾
其所謂醫史書雖未及成而規模次第畧可知
其意蓋病世醫專方書古法而惟以醫者意也之
說[illegible]意妄爲以與其一中故其言曰[illegible]

雖而巧師曠不外六律而聽醫之道亦然蓋必
於法而後可以言意意生於法而亦不外於法舍法
而言意則蕩舍意而言法則拘拘雖不中亦不遠蕩
則無所不至故與其失之蕩也寧拘素難本草暨諸
名醫著述與其所行之事跡非醫家之規矩六律乎
於是上遡農黃下迄金元以來哀録而辨析之論病
以及國原證以知政治疾必先治心明術必先明理
會衆說以成一家言有史道焉故名其書曰醫史其
書有本紀有表有攷有列傳大畧如史家書以爲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因於

八而成六十四卦易道備矣易主卜筮卜與醫皆民
用所資不可一日無者其道一也易有君子之道以
制器者則尚其象故虚一以象太極著本紀二以象
兩儀表四以象四象考八以象八卦列傳則象六十
四卦之數本紀則神農黃帝表則運氣五藥之類考
則醫書職官醫器服食攝養之類列傳則岐伯扁鵲
而下以至國初諸名醫既自序其著述之意而於其
篇終復曰予述此書總七十八篇七與八皆少數也
老變而少不變用老而不用少然則此書其終不變
而遂無用乎吾道窮[illegible]其

運氣表曰醫[illegible]之[illegible]天道也[illegible]
時錯六氣於五運[illegible]勝[illegible]之數列[illegible]
參天地之機補造化之缺者也蓋運有五金木水火
土是也氣有六燥暑風濕寒火是也天以六爲節故
氣以六期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
五氣平則生物遂五氣乖則生道苦蓋陸產乇於氣
猶水族生於水也生於水者病於水故水清則魚勞
水敗則魚病水毒則魚死生於氣者病於氣故木氣
勝則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火氣勝則炎暑
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痎瘧而水火亦由之變徵動植

亦因之榮瘁故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病風雨不
節則饑又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
衰則生物不遂聖人有憂之觀法天地把握陰陽遠
取諸物近取諸身順八風之理處五行之用步運行
於機式稽變化於度數而運氣制焉是故從其類序
分其部主別其宗司調其氣數之偏反其和平之化
使之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天道既順民氣可調五運
適於平而無害於人各成其功不相奪倫此非所謂
參天地之機補造化之缺者乎左氏載醫和之言曰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此五氣六運之數蓋與[illegible]

迨則厲風疾雨夏寒冬溫故民多疾病而群生不壽
月令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凡此之類豈非因於
人者乎因於天者醫經有五運之方可以治之因於
地者醫經有五方之治可以療之獨因於人者醫經
缺焉嘗求後世之方書惟張子和李明之最有發說
子和之言曰瘟疫常與虐政並行或虐政行於先而
瘟氣感於後或瘟氣行於先而酷政應於後治平之
時其民安靜故瘟病嘗少搶攘之時其民勞苦故瘟
病常多元好問序李明之所著書謂金汴京被圍五
六十日間為飲食勞倦所傷而殁者將百萬人當時

皆謂由傷寒而致後見明之辯內外傷及飲食勞倦
傷論而後知世醫學術之不明誤人乃如此二說皆
有裨於醫術然醫但能治之於已然其惠小君相能治
之於未然其仁大嗚呼明君賢相其勿使人瘟其勿
使人疲死於飲食勞倦其勿使小道曲藝得行其私
惠哉其論李明之曰明之嘗言古方新病勢不相入
故其為人治病候其脈既乃斷之曰此某證也然後
執筆處方命藥一切撰於臨時而不用其故以[illegible]
情無窮吾方亦與之無窮欲以一洗世醫按圖膠[illegible]
之固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illegible]何[illegible]

耳何至學古兵法夫古今異勢敵情萬變而無窮苟
不能通變而唯古法之拘其不輿尸也難矣去病可
謂知兵者明之之知醫何以異於去病之知兵然業
醫者不能皆明之也脉未必能如明之之精證未必
能如明之之審而亦效明之之為恣睢杜撰不能去
人病而反以益病者安保其能必無也故苟未有李
廣之才則不若守程不識之法之為愈如是者十數
萬言辭多不錄其曰發冢論蓋取蒙莊氏詩禮發冢
之義而托名於兀該拙卜古溫是六言者虜語也譯
以華言謂無是人蓋用漢賦亡是公之例其大畧以

謂古者政龐民淳官無文武內外之分後世政繁文
武始岐而二之迨世道日汙於是又分而為三矣其
岐而二也如車之有兩輪去其一則脫輻矣其分而
為三也如鼎之有三足折其一則覆餗矣今既不能
合其岐而二之文武而顧欲去其分而三之中官豈
不難哉中間又有宦官讀書不讀書之辯大約如漢
書韓安國王恢擊匈奴議凡十數段其終篇又設為
甲乙辯詰之辭畧云甲與乙交莫逆異內外辯曲直
乙曰人之男者腐之則真馬之牝者腐之則良人腐
則鬚脫雉腐則毛長何為相殊也甲曰人主爲而[illegible]

陽其陰正勢去其勢則陽亢矣故奚馬金屬而體陰其陽在勢去其勢則陰純矣故良人表陽而裏陰陰傷而鬚脫者伐其根也鷄表陰而裏陽陽損而毛長者力之專也乙曰宦者無鬚醫經以爲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然歟甲曰不然夫鬚之有無天所以別陰陽殊內外也首楞嚴經列十官之目紫微帝垣有宦官之星何莫非豭豖君也豈皆去宗筋而傷衝脉之故哉乙曰宦官可去乎甲曰宦官禎祥也禎祥何可去邪乙曰汙穢人君德濁亂人朝綱殘賊人忠良渙散人民心喪

失人天下此[illegible]爲禎祥[illegible][illegible]爲妖孽甲曰自古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防[illegible][illegible]之慮至周至悉矣繼承之者苟非大無道則[illegible][illegible]未易搖也雖曆數有歸而人衆勝天無資以作於[illegible][illegible]或降精下爲宦竪依阻城社人亦不能勝而天下亂矣然後瞻烏爰止景命維新焉譬之猛獸物莫能攖反爲毛間蟲所困然後斃於物也是故漢之興也趙高蠹秦魏之造也常侍蠹漢梁之篡也北司蛆唐是秦之趙高漢之常侍唐之北司乃漢乃魏乃梁之禎祥也天降禎祥爲興國瑞又可去乎乙曰國家將興固有禎祥然齊宮之刺彼河

蓐千百輩盡誅之慘人生亦不幸而爲禎祥[illegible]曰天官官拔迹糞壤之中致身霄漢之上可以將可以相可以聖可以賢可以仙可以佛蓋無往而不可禍患其變也禎祥其常也君子語常不語變乙曰請得聞之甲曰內握禁兵外監方鎮成功賞則先敗續罰弗及非可以將歟圖諜帷幄寄之國命濁亂天下不受其責非可以相歟佞子貢諛擬倫伊霍陛座講易係籍聖賢非可以聖可以賢歟附之者白日飛昇忤之者生入地獄非可以仙可以佛歟時又或能廢置人主呵叱天子則遂可以爲上帝矣雖衰光鞠禎

終底滅亡然又足以快天下心攄天人憤爲興王之資垂後世之戒亦不徒禍矣庸何傷如是者亦數千言君嘗謂予曰走爲此論乃癡人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癡矣安知聞人說夢者亦不癡其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則以惡爲美以非爲是以害爲利者多矣古人不云乎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自是其是者蔽於所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切有言舉不能入自非爲之說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極其所期竭兩端而盡之凡彼所以爲之地皆一一指豫爲之言若彼之自言爲者又曷足以感悟其

心也邪予爲此論意蓋出此雖然天下事可言者多
矣何獨論此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事莫急焉故
也君又嘗著論辯公山不狃之非畔其言曰公山不
狃以費畔召子欲往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雖然弗擾之畔畔
季氏耳非畔魯也封畧之内誰非君臣大夫跋扈家
臣起而逐之以張公室季氏烏得以畔名之哉迨仲
尼行乎季孫將墮費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蓋未喻乎
聖人之志妄動以取戾也其出奔在吳吳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

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
焉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
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於不狃
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志焉晉與齊楚輔之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
知也不救何爲吳伐魯之率故道險魯是以不危夫
不狃以畔亡之餘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
子之欲往也詎無意夫況其據邑以畔不召畔人逆
黨而顧夫子之召今夫人有一非理之事鄉里有目

[illegible]毛不欲使之知焉況以畔名乃敢召吾夫[illegible]
其志有所在言有可執焉耳聖人視天下固無不[illegible]
爲之事無不可改過之人至堅至白無所磷緇亦何
至助畔逆之事黨大惡之人邪於是乎必有以諒之
矣而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噫畔逆之人能革面效順亦既多矣而欲因之
以興周道於東方焉則所以望之者侈矣或曰子路
爲季氏宰則墮三都乃心罔不在王室也使不狃而
有張公室之心固子路之所願也亦不悅焉何也曰
甚矣風俗之移人也王室衰諸侯橫爲大夫者不敢

忠於王室諸侯弱大夫肆爲家臣者不敢忠於公室
故萇弘與周史臣著其戾家臣死黨舉世以爲賢當
時列國魯號秉禮昭公之十二年南蒯與公子慭謀
逐季氏昭公與焉其鄉人有知之者顧曰家臣而君
圖有人矣哉迨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曰我家
臣也不敢知國救季氏而昭公孫則是舉因臣民怯
知忠於所事矣當時諸侯晉景爲賢南蒯奔齊侍公
曰畔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皙韓曰家臣而欲張
公室罪莫大焉則是天下諸侯不以背公爲[illegible]
沉溺上下相師背公死黨之心盛爲皆也[illegible]

淸致人主孤立於上大夫强横於下公室欲張而不
得簒弑削弱之禍相望於世雖以聖門高第或不暇
知其非也故顔吏近費冉有輿戎孔子欲往子路不
悦此則一時風俗之移人耳然則畔不爲非歟曰臣
而畔君焉得爲是欲張公室則未可深非也後世莽
操炎裕之徒其黨有舉兵而欲誅之者君子固與之
矣昔安祿山數顔杲卿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
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我
世爲唐臣官爵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
爲國討賊恨不斬汝萬段何謂反也祿山不得及杲

卿則季氏豈得畔不狃哉不狃非畔則孔子之欲往
也固宜於佛肸也亦然然則何以卒不往曰不狃之
張公室亦猶桓文之奬王室耳其他議論多類此君
卒特無弟京僅三歲所生二子長甯五歲幼甸亦
三歲時先生之年　盖不勝宗祊之慟也得君
著作不忍讀終一紙天下大夫士無論識與不識莫
不聞而悲之君雅好儉素雖生長富貴中自奉養率
如寒士少時不肯着新衣客至足夫入强之然後着
各甫出門亟毳去或問其故曰無他吾特惡其華耳
盖淡泊之性自幼則然矣見利顧義辭受無茍大必

謹方伯陳公士賢先生老會試時本房門生也因君
北行賸白金二鋌遣人致辭曰某平生不餽遺人徒
以老門生之故故破戒爲此郎君其勿卻君愧其辭
不受陳自愧失辭亟謝過往返數四竟不受陳嘆息
而止治家嚴明有法度臧獲數百人見之凛然無一
敢淨唾者與人交任眞無鉤距是是非非明白無回
護然訒中少容觸物不平輒勃勃形詞色間遇人一
語不相入即兩目左右視若寂然罔聞者甚則徑去
弗顧不善效時俗俯仰見人委曲巧媚態疾之如讎
絶不交一言每自訟以爲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外

雖嚴毅中有惻隱心每欲脩先曾祖思貽公掩骼埋
胔故事往往施德於不報北來時嘗夜宿會通河舟
中夢至一江岸旁有古墓土爲水所齧其棺石也盡
露而缺其一方明日過一處儼然夢中所見也亟戒
從掩以土仍欲求楮幣酒漿致奠而舟已不可留猶
以不及致奠爲恨其所娶韓氏無子既抵京先生深
惟嗣續計欲爲納側室君以娶妻未久情有所不忍
因固拒閣老徐先生聞君言呼之至前責以義申諭
至再三始黽勉從命納徐氏生二子女三某韓出君
歿後二年殤亡某媵某氏出今九歲某徐出今五歲

嗚呼以先生之仁而不能壽君以君之賢而不能自
壽茫茫者天吾又安從而詰之乎使天少假君以年
其所就當有大過人者而乃止于斯也豈但君身一
家之不幸哉予從先生學最久與君相得甚驩間嘗
為予道其少年事皆歷歷可敬病中又手書平生立
身行己之大端易簀時將持以授予而予不及與君
訣其意蓋有所託也君卒既踰期其柩亦歸抵瓊山
而懿行未白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多矣情雖不忍書
而義則不容不書因即所見聞暨得諸君之鄉人而
信者次為事狀一通凡君之世次言行與其著述之

有關世教者皆載焉謹錄以求銘于當代立言者以
紓先生暮年之悲以慰君之靈於地下辭繁而不敢
畧者蓋事有待於筆削也弘治四年六月十二日友
生蔣冕狀

封通政使司左通政陳公行狀

公諱表字公儀姓陳氏其先世居茶陵之蒲江代有
聞人五世祖志同元延祐初科進士以賦天馬有聲
場屋聞鄉人因號天馬陳氏天馬之從子南實至正
中第進士官全州路學正遂家于全入　國朝應薦
授國子助教入侍　講筵　高廟以　蜀獻王好學

[illegible]選陞左長史職專輔導其文學行誼表然為世
名儒著述滿家至今學者類能誦之長史生民秀民
秀民生朴博學善屬文性不樂仕進有司强起之為建
德幕賓尋薦名應天府鄉書遂[illegible][illegible]歸鄉里配蔣氏
生三子伯宣季章公其仲也建德公之家居也士擔
簦而從之者甚衆公日與其兄若弟會諸生中趨庭
稟學焉既而伯兄季弟先後舉于鄉為郡縣文學公
益勵用世志勤苦問學於是二親老矣公因慨然太
息曰吾奈何違吾親之養而求乎外哉遂不復萌進
取念一意供子職惟謹事二親跬步弗忍去左右里

中宦族蔣氏求公為贅婿薄於親命不得已黽勉從
之日必再歸省未幾即挈家來侍養而於外氏父母
始終恩禮無間迨其卒殯葬之不異於所生公之篤
於倫紀類如此公長身偉貌自少雅負俠氣莫肯出
人下人或以非禮陵之輒風怒電激不自已中歲益
務為寬厚雖犯之而恒不較晚以冢子琬貴錦衣金
帶優游禄養而琬宦以公務便道還鄉稱觴上壽于
時從子瑶亦發解冢于烏臺鄉閭歎羨以為全人前
此州未有潘臬重臣以事過謁者每與公分庭抗禮
郡縣吏日趨走門下而公益遜避不敢當嘗別墅于

[illegible]四五里許日課家僮樹藝其間家居之日月率不過什三四時或與田夫野老分席相嬉娛遇人無老少恒卑卑然若畏憚之者人尤以此樂親之屬纊之日哀悼之衆蓋無間於疏戚云性雅嗜清潔因自號冰月翁以見志其生永樂甲辰五月二十二日其卒弘治癸丑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配蔣氏婦道母儀為九族冠初封安人繼封宜人今贈恭人先五年卒子男四長即琬字仲廉成化戊戌進士擢戶部主事選陞通政參議今任左通政次聲次璲鄉貢進士次瑛女二長適瓊州府推官郭弘先卒次尚幼孫

男九邦傑邦伊邦儒邦仕邦偉邦俾邦信邦偁邦儆邦倓邦伊皆郡庠生女六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前後三荷　貤封之恩受　勑者一受　誥者二故事五品已封贈父母四品不得再請琬官參議五品既受　誥封公如已官及陞通政四品復移所當得者封公及其配蓋異數也至是卒訃聞　朝廷復遣官賜祭琬將歸守制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與蔣恭人合葬于瑞牛山之原懼公之平生或不白於後世俾晃狀其事晃因竊自念七八歲時先編脩府君遣從中廉君游朝夕往來公家甚悉何公[illegible]晃[illegible][illegible]之從[illegible]實公之從子而公之冢孫邦傑又婿於晃之伯[illegible]於公為世姻潛德之狀豈容他讓遂泣而書之以告當代立言君子

先君行實

先君諱良字希玉姓蔣氏世居于全全之蔣氏數百年來望於郡中者其大族凡十俗謂之十大房其先皆出漢安陽侯琬吾宗其一也有為府參軍者諱克恭生承信郎諱某承信生某官縣尹縣尹生諱子芳亦仕為縣尹諱子芳公生二子長諱長卿官至提舉次諱榮卿於先君為高祖亦生二子長諱志敏次諱

志學諱志敏公湖廣行中書省掾生一子諱貫方在齠齔而省掾以公務客死於廣南諱志學公遂子而教之洪武癸酉以詩經薦名湖廣鄉書官刑部河南司主事陞員外郎妣蒙氏生三子長諱安隱德弗仕以長者稱於鄉妣唐氏繼滕氏先君滕出也兄弟三人而先君為之長以永樂丁酉正月二十日丁未生而多疾蒙夫人與滕夫人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天性淳篤自為兒時一言一動皆不妄見者咸愛重之年十六選入郡黌為弟子員時錢塘周公健以監察御史來守全每詣學宮輒群試諸生以課其勤怠獨以

愛先君恒舉先君名以激厲諸生會新建馬俟先生以進士掌教全庠先君挾所習世傳毛氏詩從之學馬先生喜先君端雅每有講說未嘗不爲之傾盡潮陽蕭憲副鑾督學政至全重先君學行每以賢友呼之而不名先君初字易直蓋塾師所命取先儒成說初無意義習稱之久而未更蕭憲副問知之爲更今字因歷問先君諸兄弟字而一一更之且指摘經傳奧義以示先君由是學日益進正統丁卯領廣西鄉薦屢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所交游皆天下知名士未幾歷事於兵部天順丁丑謁選銓曹拜河西知縣

河西隷臨安府爲雲南僻邑其民多夷獠好惡無常性先君莅之一以誠政令設施一惟德化是務不事刑罰雖鞭朴桎梏羅列于庭未嘗輕用民有過誤抵法者諭以理道委曲詳盡務俾人人自新始邑人未知學學舍荒蕪師生講習無所先君相其舊址拓而新之改建學舍選邑民子弟之秀穎者增補弟子員親爲據案講說勸誘以文藝命學諭綿竹朱玘師道嚴肅先君尊禮之諭諸生悉遵其矩範自是邑士始有繼登科目者邑地狹民寡前此著名收籍者戶僅餘四百先君至平賦役循行四野召耆老詢民疾苦

[illegible]有作之源數之力作教本越數年田野闢[illegible]與稅視舊增四分之一歲旱田疇龜拆先君齋沐詣[illegible][illegible]旦夕徒跣遍禱邑之四境山川既而大雨如注歲事豐穰連數歲不雨禱輒應卒賴以有秋民不知有流徙之苦人皆以爲誠心所感雲南部僉事玘行部至河西歸語僚佐曰諸縣令慈祥愷悌真足以爲民之父母者當以將河西爲第一聞者不謂其爲溢美然先君爲政不一於寬尤急於鋤强難梗邑有鄉名寸白里民入租下官勤爲群不逞之徒所持夏秋兩稅殆爲之虧類先君諜知其弊榜諭通衢械其尤武

斷者數人宿猾皆斂手相戒莫敢犯其後先君既去任繼者不循先君遺矩長惡太甚姦人肆志日侵削閭左夷獠不聊生相率攻劫甚至白日刺平入于縣前縱火焚民廬舍於是邑人益思先君德政不能忘在任滿九載將上計于銓曹邑之耆老數百人相率告于藩臬重臣願更借我侯數年知臨安府周君瑛雅稱先君持身莅政端謹而公勤又重違民意乃言於藩臬將聽民所請而藩臬中賢先君者非一人丞草奏留之先君以滕夫人春秋高欲得便道歸覲不以情告賢先君者憫先君之情誠切乃止不復留[illegible]

計以僉草與者皆所言者聯爲巨幅走驛馬萬□之
示褒奬之意既抵京銓曹書先君上最歷於例夕之
始改廣東都指揮使司副斷事知縣品居七而副斷
事亦七品地雖優而秩則散類左遷者人皆爲先君
不平而先君居之自若也斷事主兵衛刑獄而先君
爲之副職務甚簡憲臺臬司遇事涉兵民而繁錯棼
結者屢檄先君往治東莞豪民鄧某等數十人與南
海戍兵爭田獄更數年不能決先君至亟集兵民之
有名於公牘者詳覈之悉得其情事上獄遂決尋持
檄讞獄于韶而滕夫人卒於家訃至即日解官西歸

歸僅數月而卒得年僅五十有八卒之前三日與里
人會飲酒方行覺腹中微痛扶至家卧床纔兩日疾
遂劇初疾未作時命伯兄昇往鄰邑省其外舅楊慕
實不浹旬而疾作將易簀遣人趣昇歸覓幅紙書數
十字畀之點畫皆端楷無異平時書畢命飲酒三卮
朗吟古人詩曰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原
吟罷神色不少亂徐問侍者曰此何時對曰鷄初號
矣即就枕翛然而逝蓋先君平日心神清泰故雖處
死生之變而方寸耿耿不亂如此平生不爲皎皎卓
絶之行與人言吐露肝膈洞達無隱惜其使人務爲

□□拾獨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人亦卒莫之忍負
服及處寮屬一以忠厚仁恕爲主雖有桀驁者服先
君德量莫不氣奪而意消官河西時幕官某某始迕
視先君遇事輒欺詆無復顧忌先君蓋誠待之某卒
化服更加厚善及官廣東同官某某者鄉後進也一
日偶飲醉公肆詬詈將奮臂以擬先君先君笑而去
之明日某酒醒來謝先君陽若不知者曰疇昔之夜
君醉吾亦醉不識君今所謝者何也某卒大愧服自
幼孝愛天至事先祖處士公愉色婉容出言惟恐傷
之肄業郡庠時每休沐歸輒竊取蒙夫人衣服手自

澣濯私以授侍者不令蒙夫人知及出官在外滕夫
人老不能來就養每食遇異味輒泫然流涕曰吾毋
不食吾何爲乎食友愛二弟自少至老如一日先世
所遺田產悉以與之平生不事生產作業計口市田
朝夕僅足用而已所得俸資盡以散宗族姻舊於貧
乏者尤極力賙之不少吝家居讀禮之日囊無餘金
廩無餘粟臧子奴婢未免有乏絶之憂而先君安之
終日怡怡如也性頗喜飲雖少僅三四觴亦陶然三
醉醉輒脫巾撫髯浩歌古名賢詩騷數篇究語□□
亦不知有身外事讀書務通大義不尋摘章句□□

覽古名人嘉言懿行之大者平居誦之甚習其
詩所作但取適興不求甚工今傳于家者二百餘篇
卒之年爲成化甲午三月二十五日其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葬柳山寸月亭右二百步卒後十有八年受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　制詞有性資敦厚學行
老成及擢官宰邑循良已著于當時之褒知先君者
皆謂爲實録云

先毋封太孺人陳氏行狀

先毋太孺人姓陳氏滇之通海人父諱儼毋孫氏先
公贈編脩府君令滇之河西時室焉先公諱良[illegible]

王姓蔣氏世居湘源初太孺人之事先公也先公元
配郭孺人病已革亡何而卒太孺人代總家政事無
鉅細處之悉有條理時伯兄昇尚幼姊適滕氏者亦
未笄太孺人撫之恩義篤至服食百須不待其有言
而一一悉如其意先公喜曰斯足以使我無内顧之
憂矣先公既滿任歸尋北上需選于京師再閱歲改
官廣東都司副斷事北南往來皆太孺人與俱其所
助益尤多先公在廣東無幾時即以先祖毋滕孺人
憂解官歸歸未半歲即謝世官中禄入皆盡於宗[illegible]
姻黨至是益落落太孺人脫簪珥授伯兄俾營葬

家居偶服舊怡然安之不見其有不足之色縉紳[illegible]
四年冕始從伯兄同竊末第叨有禄秩資用漸給太
孺人儉以持其家一如先公初喪時太孺人家居冕
嘗兩乞歸省間以官編脩所受　封太孺人勑及侍
今上東宮時所得　恩賜銀幣歸敬奉爲太孺人壽
太孺人盥手焚香北向　闕庭拜稽無巳巳而詣先
祖考祠焚香拜稽如前因語冕曰此　朝廷之大恩
吾與爾其何以致此皆爾祖爾考之餘澤也爾其努
力報　國恩以無忘先德宗戚中至今類能誦之太
孺人素康强食生飲寒夙興就風中櫛髮殊無老人

態冕前年再歸省從太孺人上先公塚往返五六里
太孺人行步如飛少壯者皆追而不能及冕因奉迎
北來過南都舉家病疫抵臨清冕病傷寒幾死甫入
京子覆正病半歲死太孺人始忽忽不樂由是積憂
成疾遂至不起太孺人生于滇老于湘而卒于京至
京未滿兩歲而憂患疾病居其多竟以正德丁卯六
月十九日卒于冕之寓舍上距其生正統戊午二月
十五日得年僅七十皆不孝冕罪逆深重之所致也
踊天蹐地無所控訴終天之痛尚何時而可已耶屬
纊前數日猶趣冕入館治史事既終處分後事歷歷

數十言不亂最後語冕曰寄聲爾兄善居官毋以[illegible]
再見之矣遂瞑目不語越二日竟卒嗚呼痛哉太孺
人平生最嚴於奉祀每晨起必展謁先祠歲時薦享
事必躬治不以委之人得時新之物雖瓜果之微不
以薦則不敢嘗祖考妣忌日皆謹識之至其日必備
物以祭勤女事雖老猶紡績不輟子婦或諫止之則
曰此我道當然也待臧獲如子有小過必爲之隱諸
子或加以笞責則必戒之曰彼亦父母所生也爾柰
何弗之卹浣濯則必念汲者之勞炊爨則必念薪者
之勞恒以此自誦亦恒以此語人其仁恕蓋天性然

也子男三人伯兄昪郭孺人出由南海知縣入南臺
爲御史今爲汝寧知府次即冕次昇郡庠生皆太孺
人出昇先太孺人八年卒女二人婿俞洪滕暉孫男
若干人覆端盛陽覆長耕孫大兒孫孫賡賡覆信覆
正榛榛覆端郡庠生盛陽耕孫大兒孫孫賡賡覆正
榛榛皆夭女若干人冕追痛罔極心隕魄喪茲將扶
柩歸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湘南尹家塅之原
深懼太孺人嘉言懿行不白於後輒忍死而書其大[illegible]
泣以告于大君子伏惟矜而賜以哀辭碣銘以[illegible]
至

安人劉氏行狀

安人諱滿玉姓劉氏世爲湘源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隱德不仕母某氏安人爲處子時端懿貞靜不妄
言笑日坐閨幃中習剪製組繡事足跡未嘗踰戶外
父母甚憐愛之擇所宜歸於今戶部主事同郡陳公
既歸恪執婦道舅封主事冰月先生性雅好潔姑
將安人尤嚴毅安人小心承順恪勤匪懈舅姑皆稱
善事公尤謹公領鄉薦試春官不利歸益究其所業
每五鼓輒起挾冊呻吟終朝不輟聲夜以繼日不至
雞號弗休率以爲常安人夜則宿火嚴[illegible]以待之雖

隆寒盛暑不少厭布衣蔬食清約儉素[illegible]然公
既第進士官　朝著俸祿之入家稍饒裕安人勤儉
如平時凡女婦事如紡績澣濯縫紉酒漿醯醬烹飪
之屬皆樂爲之不倦平居不妄殺一牲市一肉而祀
先待賓則極力治具豐腆精潔各稱其宜姻戚歲時
往來無所愆度鄉人以事至京師過謁者必飲食之或
及其僮僕歸則無不感悅公無內顧之憂得以盡心
職事者安人贊助之力居多公爲主事滿一考　朝
廷推恩封其二親安人遂膺孺人封之命未幾公以
請便道挈安人歸　龍章鳳誥昭耀閭里鄉人榮之

無何忽得疾餌藥灼艾弗克愈復來京師甫浹旬
疾益劇成化乙巳正月三日卒卒之前夕謂公曰術
者嘗言吾壽不過三十六今如期疾亟爾吾殆不起
乎公多方寬解之凌晨目漸閉不能語竟絕距其生
景泰庚午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十八年歸於公自結
縭至屬纊首尾凡十有九年公屢北上試春官且久
寓京師與安人共聚處者僅十年至是卒公哭之過
哀下至臧獲莫不流涕子男二長愷娶蔣氏次悌甫
六歲女一淑秀許適鄉貢進士唐泰之子棊洽棺具
斂一遵禮制愷將扶柩南還葬于史家山麓公忽忽

如有所失欲圖文字以著不朽乃謂冕曰安人之德
吾子知之詳矣其為我狀其事行以蘄太史氏銘諸
幽表諸墓冕因竊自念年八九歲時先考遣從公游
朝夕往來公家甚蒙安人撫愛既而隨計上春官卒
業太學者三年公適官于　朝日出入門下安人所
以眷顧而體念之者尤至況安人之冢婦實冕伯兄
鄉進士之長女而冕之伉儷又公之從妹於安人為
世姻淑德之狀奚容他讓謹撰次平日所聞見暨公
所以告冕者大槩如此進於立言君子庶幾有以
而傳焉

湘皋集　卷之三十二終　三十四

洮陽蔣晃致之著

臨桂後學殷從儉輯

祭文

同年祭學士寅軒先生汪公文

惟公才名蚤聞于世有學有文德亦稱是甲科妙選翡英詞林譽歸衆口忠結　主心乃陟宮坊及躋學士勤講經筵總裁　國史屢持文柄以拔群英樂育髦士𡙡藻太平衆方仰公如星之斗　帝眷甘盤其學維舊正俟霖雨澤宇宙間執令公疾遽爾投閒爰

爰晉春卿月給以俸疾苟朝愈暮即召用仍官一子梁翰螭頭俾侍湯藥庶公早瘳京邸十年竟弗能起天也柰何誰不隕涕况如某等忝荷公知濫竽髦士公實教之分職諸曹雖𡨚寒暑歲時拜公輒聞誨語公甍前夕實公生辰衆方聯轡往賀公門足未登堦熙盤滿耳豈謂賀生翻來悼死日月逾邁忽冬而春帝命歸葬于彼浙濱撫棺一號終古之別公神洋洋寧不鑒格公行在史謚在太常公恩在心公像在堂嗚呼哀哉

祭封編脩張公文

柟梓良材其大百圍可以備廟堂之梁棟匠直[illegible]櫨之桷榱雖嘗為匠石之所睥睨掄擇而終焉自[illegible]於荒山之麓野水之涯蓋其用與不用乃其幸與不幸而豈材之所為如公剛毅之資邁往之氣浩乎沛然不可回撓而又輔以識見之敏達議論之辯博而莫或詭隨豈徒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凡夫世之縉紳君子名為識公之為人者亦莫不望其振奮激昂以見之于設施夫何低佪坎軻類有物以梲之也耶蓋其得於天者雖既完而既厚豈其遇乎人者乃有合而有離將天之所賦畀固為有意而今之所以

周旋委曲以輔成其天者尚或不能以無虧不然以公之才使少出其緒餘而薄見其毫末必將絕類離群驚世駭俗而豈遽止於斯也雖然惟其如此故天畀公以令子使凡公欲有所為而未遂者有以代之而凡勳業文章耀世華國皆將屈指而可期古人所謂有子為不死者在公今日足矣而亦又何悲獨維鄉里典刑一朝不可復見人無賢不肖尚猶涕泣歔欷而況係公子若女交好姻婭之末籍又平生所[illegible]仰而贍依者於公之葬既薄陳酹羞之奠又[illegible]侑之以言辭

祭誥封右通政陳公文

嗚呼代重閥閱公生名家奕葉文學天馬章華世美克濟德旨孔嘉人重道義公能服行履和蹈素茹醇祿貞百年一日芬郁芳馨門重婚嗣公配淑德鏘然和鳴矛嘉維則似續振振滿床簪笏朝重恩典公屢祇拜鳳勅龍章年　帝有賚身雖丘園錦衣金帶年重耆老公踰七袠齒髮不衰精神可掬追屬纏時無異平昔古稱五福克全者幾公獨兼之哀榮生死為公私計可無憾矣所可憾者豈在公身為鄉邦惜耆舊為骨肉惜親嫺晃愚無似婿公猶子旦暮往來甚

蒙優禮宦游契闊不幸悼亡公訃踵來寧不盡傷欽不憑柩嗟嗟何及殯而執紼尚能容力瑞牛之山松栢鬱蒼公與夫人百世偕藏狀行丐銘用圖不朽亦既殫心曷敢有負公神如在寧不我知詞以告哀聊奠一卮

祭亞卿陳公文

全為支郡幾六百年才賢雖衆顯宦寂然入　皇明來固有顯者執政巖廊則亦甚寡孰能倡之曰公暨兄中臺都憲司空亞卿公亞司空　國用所仰易求之陽峩峩山嶽頻年積蠹紛若蝟毛一朝剗剔不遺

以私家濟然如初其實易終始不渝公……顯矣建立之大訓因在此邇公並仕錢穀异訂晉侯舌又無不宜肆在兩　朝皆荷寵眷父祖貤封三章有煥又有孫子多而且賢芝蘭玉樹文采娟娟論公平生舉無遺恨壽未六旬此獨少蕲然公生死既榮且哀縱令期頤亦何加哉　帝命營塋又錫以祭官給驛舟直抵湘潒此在吾全亦前所無匪公厚福曷克致乎晃昔髫年甚荷公教加之世嫺益承開導始以師事終則兄之惟韓於賓禮亦如斯死生永

隔情何能已撫棺以號薦以肴醴

同年祭費老夫人文

為國生才厥功匪細矧所生者邦之偉器亦既生之又見其成榮被于毋疇不知名人生如夢果孰脩短子如夫人瞑目亦莞理雖無憾情能不悲肴羞之菲聊寄哀思

館閣祭費老夫人文

皇明倫魁年少孰最曰惟一人鐵鳥湖之費授厥本原以有賢毋相夫教子世罕與伍子既成名仕亦踰月⋯衍　恩封冠帔揮赫子今遷秩　東朝恃⋯⋯

雉載筆史局地望漸亨祿入宜修五門陳堂
甘旨既偕夫榮宜終于養胡不長年倏焉淪喪訃音
來聞士林驚悼遥致一觴哀以辭告

祭陳仲信文

嗚呼仲信奚仇弟昆奚怨妻子堂堂去之胡不少俟
慈親老矣白髮垂顛君素至孝亦忍棄捐我始聞訃
謂傳之誤今乃信然莫測其故載惟令族世業者儒
蟬纓科第聲光赫奕如君之仕也獨非其好宜得長年
以補所少命也孰天福也孰延茫茫天道孰司其權
百年夢幻同歸於盡世德克長死亦何恨京國還往

無間朝曛重以姻媾同其戚欣淮陰會合曾幾日月
孰云於今終古之別堂留遺像不忍仰觀薄奠江水
惻然心酸

祭王應和大尹文

江陵直臣垂休委祉瑯琊華宗顯名著氏璧彔諸花卉
根荄異常稍移盆盎日益菀芳性既明快才復通敏
局趣轅駒寔公所哂學雖云晚志則甚勤鄉闈一試
亞魁刻文薄游太學友天下士謂儒所耻不知一事
九流異術博採旁搜彼玄以要或提其鈎獨青烏術
性尤酷嗜開造其堂亦齊其域晚而釋褐得入□□

治湘未久政則允循水利聿興以資灌溉療上民□
命水有賴民競歌詠長乃不平公愈徑直事每力爭
飄然投簪年固未老有園有池我遊我釣憂時憤世
心豈遽忘病已伏枕語猶琅琅有美樂丘死便埋我
除奉遺言體魄斯妥惟予兄弟以媾以朋於公之葬
祇薦牢牲

代祭涯翁文正李公文

昔我　孝廟□□太平賢輔登用治功克成公於其
間尤稱大臣□□□堂百僚師表受　遺王几光輔
今　皇朝野倚重柱石巖廊康濟經綸備殫忠力勳

業文章兩臻其極　聖眷彌篤公請益堅幅巾藜杖
綠野平泉位極人臣壽届七袠優游考終公亦何戚
謚曰文正當代所無范暨司馬與公為徒出處進退
完名全節生死哀榮光垂簡冊其等最以公務屢承
指教訃音忽聞不勝嗟悼靈輀既駕窀穸有期一觴
奉奠侑之以辭

衆同年祭胡世榮文

同年登第三百五十曾幾何時殞三之一既今班行
晨星可數公齒獨高靈光在魯方資規誨以保□□
不見幾□遽云蓋棺公昔出宰政聲甚著八□□□

[illegible]行令譽凡所施設必尊所聞首尚其爲以[illegible]
衆皆迂公公不少貶行吾所安寧使有歎將古鮮
彝以鬻于市售雖不亟其敢易視頹波難挽有識所
悲茫茫九原公孰起之窀穸有期來奠卮酒辭以告
哀公能知否

祭封少保大學士錫公文

公[illegible]之出代不數人間氣攸聚如彼鳳麟有開必先
事誠弗偶於維我公世豈多有維公家子柱國少師
臣持勳烈銘在鼎彝楙厥所元公功豈淺天固報之
用為世勸封極一品壽踰八旬人間盛福孰與公倫

孫子[illegible]十孫蟬聯科第玉笏班中後先相繼赫赫清卿
儉魁中含鼓篋橋門公皆醞藉凡此盛美孰匪公遺
公仕雖顯弗究厥施公號留耕信哉盛德如責宿逋
往無不獲冕自蚤歲拜公于京舟經鄂渚辱舉餞觴
奉別多年曷勝景慕此日臨風忽聞悲訃少師奉
勅暫歸葬公瓣香千里聊寓哀悰

祭劉仁徵文

士之用世患無其才有才無志亦奚尚哉志稱其才
發不以義徒爾勞勞於事何濟惟吾仁徵才贍志宏
見義必勇莫之敢攖執此以往必濟世用匪獨鄉邦

[illegible]以增重秉[illegible]可[illegible]里果詛凡之[illegible]
[illegible]甲第仕得處名司空都水卒與禍并天官[illegible]
[illegible]青瑣匹夫遺議遂死貶所茫茫彼蒼孰從詰之
何[illegible]仁徵乃至於斯謂秦無人鄉評共惜豈予區區
敢私姻戚蕭然旅櫬過我湘皐感念疇昔撫棺以號
舟發西溯挽留半日薄具醪羞寄此哀臆

祭姻家文

嗚呼鄉邦耆宿孰與公仇維德維義不忮不求人各
有心酸鹹異嗜尊賢容衆公無不周貴賤並觀終始
相倖是以既榮且壽百祿是遒人皆謂宜於公何尤

某忝居婿媾如葛纍樛忘年歡與愛莫我儔忽聞哀
訃涕泗橫流恨微官之如縛欲奔弔而無由徒含情
於千里詞以侑乎醪羞

同年祭潘以正布政文

嗚呼君豈無才不登顯位牧伯幾時邊陲讒廢亦既
廢矣厄又孔多不出階戺坐困沉痾吾輩同年亦罕
得接哀訃倏傳能不驚愕豈君之命故與才違孰司
其柄莫詰是非憶君初官讀書中秘吾輩於君[illegible]
甚至逮居六察進臬而藩北南睽隔[illegible]
謝歸舊好方續詎意今晨憑門長哭酹[illegible]

紲誠君容在目彷彿平生

少師石齋楊公繼室喻夫人祭文

元臣謀　國不暇謀家內焉無助其就顓邪名貴良
配未易齊美況乎繼室抑又難矣惟少師公柱石元
臣室焉而繼乃得夫人天生名賢自有良配此唱彼
隨德罔弗類公官翰苑簡侍青坊翼　龍而起薦歷
廟堂位極人臣依然布素退食自公不煩內顧陰翊
保傅養高蜀中珎異踵致孝養自隆子冠天下文名
赫赫時督過庭無少矜色諸子玉立如圭如璋科名
除録相望班行允孝維婦允慈維母閫範無斁世然

有補有褒　鸞誥一品榮封翟冠象服入覲　兩宮
備福在躬謂宜偕老胡遽淪亡理不可曉訃聞　當
宁　卹典殊常一切斂具悉出尚方　諭奠有文護
送有　勑仍命有司經營兆域生而榮顯殁也盡傷
死且不朽侑帛流芳某等筮仕以來素辱公愛忍闕
靈轝返葬劍外翩翩丹旐一往不留陳辭告哀祇薦
酹羞

祭戒軒靳公文 在南京與厚老同遣人往錄如致奠

前三四歲公懇辭歸惟我二人實同餞送謂公未老
精力甚强　聖眷方隆行且再召當復共事協恭待
與豈謂南來驟聞凶訃始公無恙我輩初南淮及金
陵累辱存問手劄具在故情藹然滿望瞻承以慰懸
仰事不如意遽至于斯公務所縻咫尺千里悲悼徒
切哭不臨棺薄奠酒肴寓此微意

祭南京光禄少卿唐仁夫文

君起進士秩長大行所與還往皆時俊英遂致令名
播人耳目爰陟副卿留都光禄積其資歷盖已有年
一夫造謗遽爾左遷譽言既多官始稍進讒譎幾時
乃殞厥命瀟然旅櫬尚滯他鄉何時返葬柳水之陽
鄉里斯文素蒙雅愛千里緘詞曷勝永慨

卷之三十三終

刻[illegible]集跋

少傅敬所蔣公所爲詩文稿若干卷公謝政歸以付太常張公子陽未幾公捐館舍子陽尋亦厭世稿遂散逸予釋褐初期與同志者校梓以廣其傳顧購之無所從得迄于今十年矣頃在告歸以語督學王公新甫力爲搜採始盡得其稿因屬編次刻之夫立言如公宜足爲世重然非王公敦崇文教加意其間將泯焉不傳予亦安能畢是役也文章顯晦固有待耶公年十五發解十六游太學師事瓊臺先生文名遂起集中上先生書及自序詩稿族譜皆公十七八時所作若不經意而見者已知其爲臺閣之文今之能文者竭平生精力以從事非不盡態極研足駭人耳目然而勞亦甚矣視公所得爲何如耶刻成因撥數語於簡末若公之大節首尾已[illegible]

備見諸集中云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

臨桂殷從儉拜書

湘皐集三十三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蔣冕撰冕字敬所按明史本傳冕字敬之然編首王宗沐黄佐陳邦偁呂調陽四序俱稱敬所同時之人不應有悞疑明史乃刊本之譌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分奏對四卷奏疏三卷附錄召對及經筵講章勅諭等稿一卷詩八卷詞一卷序記等雜文十六卷冕當正德之末主昏政怠獨持正不撓凡所建白俱切時務嘉靖初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卒齟齬以去丰裁嶽嶽在當時不愧名臣其詩文則未能挺出也

董山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李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董山集十五卷》提要

附録

陽明先生四劄

孤子王守仁稽顙疏復

司空董山公先生大人鄉丈執事　守仁罪逆深

至去歲已卜葬先考矣不意乃有水患今冬復改

卜方茲舉事忽承　手教與奬過渼　龍然委使

叙所著述感怍惶悚莫知所措憒憒未死之人且

不知有天地日月又足以辨此乎雖然雅頌之音

韶英之奏固其平生所傾渴者喪復之後耳目茍

不廢尚得請與樂章而共習之其時固不敢當首

序之僭或綴數語於簡末以自附於吳季子之末

論萬一其可也宴人之室庋有闕落不可以居重

寶　佳集且附　使者奉納冀卜日更請千萬

鑒恕荒迷無次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孤子守仁稽顙上

厚幣決不敢當敬返璧幸

恕不恭倘不蒙　見亮復有所　賜雖簡末之敘

語亦且不敢呈醜矣方擬作答忽頭眩嘔仆不

能手書輒口占令門人代筆尤祈

鑒恕

李嵩渚手啓

讀　尊稿再次句矣如鼠飲河滿腹而饜如入天厨百羞倩飭又如觀廣樂于洞庭之野驚心悸目應接不暇矣奉　命點勘証弗敢辭凡詩章皆如丹鉛詞賦樂府颯颯乎大雅之音也弗敢妄點以犯不韙之罪萬惟恕亮狂僭弗賜恤戮幸甚詩兒二冊奉還　左右匆匆不盡所云

三月望後學李濂頓首

張甬川跋董山詩集

右董山先生詩李侯川甫既加丹鉛銓次精矣然其大旨所歸有不容以字標句摘者蓋先生致用在

孝廟時謝政而歸在逆瑾之黨此集作於謝事後者居多感時觸事往往發其憂

君懷國之心褒忠刺奸監往懲來精詳剴切昔人所謂詩史者可以傳矣載観今日風俗非昔學者聚談以科第官職作第一事志識如此措之事業豈得光明峻偉崇

君父脆民生淑鄉邦而垂後人法也先生既輯正學類編述四明文獻誌以深致風厲嘉惠來學而見諸詩歌尤復拳拳其在今日真對病之良劑也視忠州別駕所著方書淺深不較異耶且以弱冠舉高第官至列卿不為早且小矣其詠金雞聖郡云沙漲金雞顯宦多二王三相近如何請看慶曆淳熙傳不在倫魁將相科後生輩須三復此語

嘉靖癸未夏四月朔旦同邑後學張邦奇謹跋

戴秋官簡

承　示大作深慙固鄙不足以仰窺萬一然莊誦數過直有以見　執事用時之略憂世之心所謂頃刻不忘忠愛者但惜久稽賜環使馬公老於西洛耳至於他製皆深涵豪邁直與古作者並驅不知視今人爲何如又豈小子之所能識哉行迫事冗不獲盡請珍感以發蒙節撰履有日飲河寧不可足耶董光布復不一

眷晚生戴鰲再拜

董山文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五言絶句詩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工部外廠詠菊花

漢宮春　題美人障二闋

念奴嬌　應天長

卷之七

奏本稿

乞恩辭免陞職奏

乞恩查舊例以别陞賞奏

乞恩回天意以宥小臣奏

乞恩容貶損以伸公論奏

乞恩憐憫有疾放歸致仕奏

乞恩放歸致仕調理疾病奏

題本稿

脩築議處河患題

濬河議處河患題

塞缺議處河患題

旌擢官員題

附工部題稿　一首

卷之八

書

奉吏部鈞陽馬公書

呈工部曾公論應天夫役書

呈兵部劉公論馬政書

呈復戶部韓公論理財書

呈內閣部院論脩濬河道　三書

求都憲林公序正學類編書

奉憲學李空同書

奉僉憲李嵩渚書　呈陽明王公書

祭文

卷之九

議

卷之十

碑記

卷之十三

題跋

題南雍感懷唱和詩卷後

題憲學胡希仁先生示正學詩後

書工部寀呈題稿後

讀埋羹太守傳贊題

讀諸虞遺事題　跋鄞江王先生傳後

題正議樓公遺文後

跋樓宣獻誌王朝請墓銘後

書司寇何公叙楚詞後

讀劉東山謝方石遺事跋

跋祭酒章公晉荷亭辨論書後

書司務王憲之手卷後

跋道命錄後　讀懿文皇太子輓詩

讀葉居昇傳　讀周士脩傳

讀慶曆五先生傳　讀淳熙四先生傳

讀刺史黃晟遺事　書大里黃公傳後

卷之十四

頌箴銘誄贊

弘治頌十二章　尊經閣頌有序

丹書頌　正學箴

景賢堂五箴　紙筆銘

澹菴銘　畏天銘

暹縣丞誄　薛孺人誄

四明郡大夫贊六首

四明鄉先生贊十五首

國朝名臣補贊六首

戴御史贊　司訓魏雲松像贊

郡伯林守仁像贊　朱主簿像贊

蓮上人像贊　仁師兄像贊

楊郡賓像贊　性上人像贊

陳進獻像贊

董山文集卷之一

嵩渚李先生硃點

甬川張先生黄點

五言古詩

風雨寫懷 三首 監税蕪湖作

閑居不成寐風雨聲苦長摵摵四簷樹送此庭戸凉香消漏猶滴短檠慘不光搔首發長想美人天一方

年光迅流電江樓幾登臨杳靄變朝莫風雨恒驚心狂聲撼山岳猛氣凋青林整冠肅神慮停我絃上音細懷孤舟客何如沙渚鷗貰命[illegible]冥宰愁定轉呻唫浮生苦名利歎息沾衣襟

玆歲倏云暮強半風雨過淋漓閒蕭颯日夕聞鳴戈陡如龍鬬野號怒奔蛟鼉命此一杯酒自酌還自歌酒酣即起舞散我塵垢魔舞罷出門看寒林烏争柯

擬古送儀部楊君謙致仕歸東吴 四首

君平非棄世龐公非真愚淵衷非有定積口成乖迂所以君子心浮雲視訾譽仰觀契玄象俯默思唐虞衣食手中致優游自為娛幸免情欲累豈曰

厲廉隅清風自飄洒千載誰能踰

朔風吹華髮驅車出都門雪消原野潤爽肅無塵昏行〻望吳會白雲依遠村俯憐丘壑姿仰衔海嶽恩身完道乃立志適理斯存達人會有見耿〻

胡具論

吳山千里青流水四時綠古今盛文史濟〻人如玉楊子有遐思冠裾猶縶束拂然買歸舟野老迎相屬笑問來何忙殘編企成續曲直千載心吁嗟俟新録毋為鮮嘲吟君子求內足

松栢本孤直盤屈非所宜菀李不自言春風華蔓

垂靜觀化機運成性各有資闊哉齊物論張皇徒自持理世俟黼藻垂後功可施寄言陸內相方書不足為

題願靜卷

戶樞不停轉流水無息時人生總勞役擾〻空若兹嗟哉達觀者悟彼朝市癡浮雲視鐘鼎夢寐絕刀錐世緣自紛競惟知靜可怡冲漠守貞性宴晦和天倪樞安動有制水止風無漪圖書任左右神閑力不疲寄身本畎畝自視羲黃毘順靜樂如此丞順將何為

淄澠分流為周尹惟遠作

淄澠南北流止聞異消澮非如清濁明判然別涇渭嗟哉易牙口知味與神會一勺入齒間兩味遂分彙譬彼飲水魚冷暖無可謂用兹處世衆此味誰能昧我頌為執鞭隨從無懷畏

秋懷三首

夜坐寂無聲有聲來木杪忽覺衣袂單涼風起天表整衾欲就床百念屬懷抱嗟哉末學心幸此遭逢早鉛刀不可磨蓬心能永保濟川惧凌飇庖拙自煩懊常恐玷時髦遺經更窮討猛進志易摧因循髩將稿徘徊思愈長清燈坐明曉

蛜蝛度虛牖黃犬鳴四隣破壁漏星月涼光燭纖塵肝腸倏剜斷痛我長逝親卞劌有期只終天痛莫湮

綸音荷稠疊壠木荒荊榛遺訓恒在耳清音揩前人焉能稍樹立庶幾持此身俯仰不成寢感激空沾巾

古書充梁棟今書積丘山為山始一簣仰若先覲瀾踐履乃見理不在詞說間身心苟未立造詣[illegible]尤難歲月不相待荏苒容髩班濟時在經術基此

一念冊匪頗道傍語暗室無頳顏

進士依親留別同年陳惟忠

山陰有佳士秀出光岳儲丰姿潤於玉清風飄霞
裾金蘭締交誼一笑傾蓋初追陪未旬月鄙吝潛
祛除詎謂膠漆情而乃參商且明日天南北欲別
還躊躇臨岐領珎贈尺壁同藏諸花柳滿歸路相
思夢遶々推篷見明月清光凌紫虛

和中書舍人傅曰會諸君齋居聯句五平五
仄韻

齋明圜熏炉側仰睥々景朞輸消埃謀莫補泰運

永言懷旂常勳屢感鈌隙影同人門無私大遇渋
滅頂盤盂鐫新銘几杖述聖警庖清驅腥籩豆盥
進菓茗長廊相追攀結綬互惠肯高談傷編訊共
惜馨稈秉天空思鵬搏路險憶驥驂惟歆川成航
屬賴鉉舉昴甘霖方敷商妙手正凿郢何憂焦夕
多坐見困梦醒須叟開詩壇唱應戒躐等寒如吟
氷又苦類冐雪蔡寧辭𥲑肝腸頫欲爐薄領青郊
潛春田綠野好鳥請倉鶊簷牙双老鶴樹秋並機
張孫擒麗敵偶晋獲丙聊為良朋詻匪曰木技逞
蔿成齊群音吻渴想八餅銅壺三籌添王宇萬籟

靜看花齊銀缸鑒凍汲露井編珠生輝光織錦辭
蔚炳霞紅開吳箋霧黑起汲綆（硯石也）評文彩雌
雄歎世村酩酊傍觀非浮沉兀立守猾耿泥鴻終
無痕塞馬亦偶幸風波微茫間嵬惟旦夕傾新知
羞層氷舊學始蕪網天機深藏培俗態猛逐屏愁
絃狂愚增誓此息惰警堅城防千攻智鑑達四境
磨礱斯成章淬礪自脫穎宵殘綈袍單卧毯布被
冷披衣窺晨光雪月助曉囪寅恭迎鑾輿再賭法
從整

和楊君讌詠陽山雲泉菴大石韻

東吳鉅石奇騷人侈稱頌胚先渾沌初脉與崆峒
共陰稜肖虬蟠陽衍容駟鞚穹窿迓日臨逵豁興
霧滃一拳若飛來双穴何傾洞巃嵸盧為朋雀嵬
仗之仲豹入隱逈深猿驚度懷恐夏陟忘暑蒸春
遊怯僵凍激瀑響砰轟凌霜紋錯綜肩駢類情投
背突猶賓送島仙印展形峰女持炉從山同韓貶
名藏豈夷逊種險自天造攻靈由神護垂松懸騶
怒掀蘿繞臂難控擊金燐燒起琢玉魑魅訟青熒
落圓砂黑窄經邃術朴堪示卞評錬可俟媧用楚
域稱寶藏揚州莫與貢麋卧隙成床巫穿窟如甕

升賁眺粤閩量基比薛宋欲求縮地方移為廣都
奉預恐震厚坤仍憂走流永潭清龍自閉穽設虎
頻中仰崇歴九階俯下奔七縱馬遷浪稱遊方朔
徒能諷重來應顏汗再賦必肝痛堅資磨不磷秀
色覽彌瑩庸夫挽袂登佛子繪圖供奇戴浮巨漁
類代依祥鳳孕儲胡爾偏發育何其衆附贅皆餌
毿森叢可梁棟光芒蛇吐珠濕潤蟻歸縫嵐消蘚
露斑雷起筍抽壅望夫兩眸明化羊群角動梳雲
髻挽尖冠霞額開空久愬訝碁鼓傾聽似笛啼落
果自玎璫截花雜馨歸泰鞭成瘢疵周鼓諧宮碚

月出照千奇鳥還閙一哄未緣覿彼真忽時入吾
夢卜居斯遂心遲我有羸俸

讀史

漢文右儒雅經術成奮鳴賈生年少士治安期必
成鉅謨未及究赫奕揚其英夜半對宣室前席何
其榮問荅竟徵杳至治無由徵吁嗟百代下求∶
徒含情
威鳳棲枳棘燕雀翔雲霞駑駘飽芻荳駃騠困塩
車總歸造物者道路空紛譁獨愛諸葛相蕩∶何
光華荆山拾頑璞麗水淘明沙崇卑安任使妍醜
無藏瑕所以西國士心悅咸騰謗卧龍骨已朽撫
卷泪如麻
商周右耆彥交泰同一心爵庸視勲德堂陛和好
音禍首祖龍氏慘以威福臨鄭侯位已極桎梏甘
繫禁寘碩不足恤世道卜升沉嗟哉蕭太傅違危
見愈深老死當牖下肯為刑獄侵
吁嗟世愈降大憝凶日滋和頻伏危穽古貌文深
詞忠誠雖耿∶密網迯何之神慮不形色指顧爭
奔隨太阿久持柄安昌漢帝師壯哉槐里令請劍
斷其屍萬古有生氣折檻猶在斯

中世尚功名宦途尠令考年多物化移寵充懷
抱漸為持固謀恩讐何皎ゝ朶頤不引身禮遇能
終保可嗟黃潁川循良跡如掃

贈進士王伯安使大名

習懶欲成愚養拙遂遠道無闘空盛強有覺恐遲
老屆教藉高明分携徒辯懆讀書氣未充懷賢跡
如掃百慮填胃腸一宵便華皓將隨敻夢飛致語
輸懷抱把酒臨清流稗花舞晴昊觧纜指天津揚
帆破秋顥明珠照先驅威弧穿曾縞去日風露寒
衛水灌煩懊大名實雄邦使君富文藻馬首拜衣

冠佰上書桑東褰衣覩好顏閑戶乞聖草桼華入
霜晔祥雲護仙島為遐老脚椎遠楚危峰倒住虔
引詩奚燁然張羽葆君惟王事終我衆鄉期早畢
擢需賢豪時評忌幽討又維覲海旆已屆退聽科
衡撥厥珎羞庶幾味染稻終焉為赭述幸矣備蘭
保述贈自汗顏顧言收行潦

屠菊莊輓詩

嚴霜殞秋菊寒日無光輝菊莊竟寂寞蕪空芬
菲琴尊自良宴歎息人已非惟有南山詠音高和
者稀淵明不可見歎息沾我衣

送水部鄭嘉言奉使省覲

秋清袂無暑水深清見沙蘭舟一解纜惜別衷難
爬勸君盡我酒酒盡不須賒目中數知已屈指應
誰家君行足賢孝豈為閭里誇因公展私慕至情
良可嘉揚帆指建業真為八月槎綵衣蔫綠酒白
髮明烏紗高堂青老眼物色生光華攜家拜婦女
雨露沾桑麻遵潘復治任潦盡湘潭涯再歸更順
適百念應無瑕慎弗愧囊橐志養何在奢王程恐
瞬息亦莫生咄嗟兒榮親自樂官邇不為遐良朋
況懷切莫期再及瓜

省齋詩

一念基百年出門期萬里自非省督勤徒媿衰遲
爾宣尼聖省人曾參賢省已靜念啓動樞造物符
太始嗟我名齋翁兢々惧縱弛口不事說鈐目窒
邊故紙食息防宴安顛危思適止身心點撿周聖
功方尺咫慙予鹵莽徒空言奚足齒

友蘭挽淩處士

猗蘭山澤姿清芬滿空谷高翁遠世喧潛光散餘
馥至性乃相符友愛宜爾篤嗟翁方汗游德馨寄
遐躅秋風殞夕霜寒露慘白屋飄零隨衆芳忍看
落蕤々太息想音容深情儼幽獨滿庭茁新芽托
交近松竹不為𣝣李顏不邇姚魏族今古有公評
誰云讓陶菊追賦友蘭詩盈々泪相續

壽余隱君八十

仰止遺安翁幾回勞夢想八袠尚童顏經史為內
養鑑湖釣石温鄧山書屋敞撫松根斸苓調鶴翎
披氅雖承袍笏芳弗懷獻曝賞秋深桂欲卅玉秀
蘭孫長華堂啓壽筵珠璣落清響寄贈憶群公未
由息塵鞅

樂耕為蕪湖余隱者作

華野未聘時南陽方負耒誰式繼高風飯牛不知
悔嗟〻古遺民聲利若將浼叩角歌正揚帶經腹
可餒披簑組繡榮朝市彌壁壘安此百畝遺至樂
那能脢春勤秋穫豐學道功相倍欲問樂畊心塵
心迷大愧

秋官王伯安南畿決囚席上分韻得室字十
四韻

良夜碧澄秋燈光滿虛室逆高四座嚴排恩惟贈
述主人戒使期囊橐三尺律平生萬卷心試爾冊
吾筆明允自儒傳致君此其術案牘庸錦成口碑

無乃嘗懲戒繫化原邦教藉毘弼萬里今發程千
鈞方穀率收潦菊潭清揚飈桂帆疾月皎鳥停啾
鷹奮狱箴密三山二水奇遐與公餘逸形勝佇登
臨盈緗富葛帙尚憐傾渴私郵筒章毋失

夢軒劉大參先生輓詩

鄉閑正秋暮慘淡來鴻音達人覩化盡歎息沾我
襟嗟公亨遇早千鈞獨力任司刑試初政翹〻恥
浮沉武銓十餘載耿潔時所欽訾謷敂過耳寨諤
甲啞喑銖勳重双璧寸秩珎萬金內非貂璫挑外
非昂鑊臨蒼鷹度濱渤焉能羈縶禁又如芝田鶴

矯〻雲山岑倦辭廊廟理衆藩南海陰悟非迺元
亮直道黜展禽葛巾桑梓里卜區鑑湖潯馬遷縱
哥宕杜老雄豪唸風騷晉魏上堂高難尺尋青史
賀絕武白雪苦見侵希年報萎殞造物胡為心江
山謝賓主人物成古今我昔荷知諗忘年契誼深
屬詞叙名揄無為愚懦箴

揀花莊為僉憲張仲明賦

苦揀不入時氣味投君子誰號揀花莊逆與無汝
爾嗟公直節堅挺〻同不倚恥為遊冶顏甘為守
吉醴學苦孔卓然節若易無悔平生嗜愛深玩好

無奪徙吾聞花信風二十四番起此花惟殿後恬
退有足嘉君懃競進徒恐為春風靡白首無愠容
苟得如敝屣又聞較龍潭簡來詩髮視此叢雲臺
堅伸物迹可弭君嘗犯逆鱗良擊進寸匕青天鑒
苦忱百折愈相矢自君錄此花蘭菊無專美此花
幸遇君珎重同杞梓願與和熊竹帛同芳紀續
保茶苦姿濟甘登昂俎

留都詠雪寫懷三韻呈潘孔脩夏官夏德潤
廷評兩同年索和

雲凝始作昏霰集浸呈巧飛來白徐〻引去何稍

稍質皎嶒洛妃舞姸賦秦姣初疑鶴墮翎忽訝鴻
留爪懸窓眩目貪飾麋嗤夢飽糯虛閒食饕風凜
傷鬢鴝客喜映讀兒門迎乘興老崇軌衕埋封合
勢欺方早石骨隱瑕疵山形失瘦稿跡斜聚從離
整家旋還攬竹壓萬个領梅舒五出好凌競訝佰松
痺腫懸樗栲柳悴朧容遲參深春意早陰窮軸轄
坤窓囚宵驚卯送歲疫癧驅卜正豐可保氣稜攝
奮剛洒急眉蒼皓四頎天共嗟一色景常縞旹貂
避虢秦閉井愁刻島沍合苦闇闇噤唫思喃抱毋
誇鴛尾乾獨懼芽簪倒霾久鼇蔽猴積深虜紙緦

除蝗聊邇諜甫虜希神造寧恐學衰職直將事蘇
咬澤堅青海涯澗匝沙場草磧籟香濯清塞塵行
浥掃林迷烏渴歸窟液兔忘狡凍鼠技奚施濡彶
巢穩擣懾威知守壇邀朔甘限堡介士樂纓綿漠
庭同裕祿瑞知夷夏寧蕪詞無頌禱

贈陳天澤守開封用嶲部仁仲家兄韵

孝肅尹開封英風留古郡有如霜雪嚴若土彌增
潤年來屢鈇員物評知定分使君髀簡推進芳占
弗問君雄鵬鶚姿刑曹讓奇俊室磬從誅求民懸
禱辯囝安東驅大梁外方實中雋入境徹譫帷拗

皺衣亦根念深民瘠肥肯計身利鈍未得屋萬間
且矜三尺刃乃知素養威紛囂坐可鎮專美昔何
人策勳豈尋伊師賢在運心安能守符印況君詩
禮餘無承法家訓井藕出芙蕖揚波盈遠韵南鄰
雅靜清藉藉來輿論內顧崔許丞慙聆四隣聞拙
疤指雖傷守拙還自信尊鄉昨見過瞻依惬私覬
寄示我兄詩讀之翼思舊官聲世美情贈處略巳
盡倚和申祝期嘉君未蒼髩

得告歸卧董山病起詠懷　三首

窮年事攝養究醫如治經元氣僅奄息瘕神隨衆

形鴻鵠每相誘枕几徒有盟服餌固榮衛何如養
性靈厚味乃腊毒麴糵惧沉冥興居愼吐納昕夕
常惶惶加餐試努力孔懷黍稷馨庶幾精氣復師
賢就典刑覺非汗沾背濯垢懷滄溟仰高穹宇大
何由繼簡青所愧養氣体志在延遐齡
两跡方解組適志非矯情若水甘勇退急流謝譏
評長孺苦多病原憲甘遺榮誰能辨出處㬥㬥風
論生何如河汾老完璞全令名獎屋蔽風雨薄田
遂躬畊吁嗟宦遊子役役慙藝成歸休尚有累貧
此飲水盟經書幸無恙稼穡力可程自茲習寧靜

糜兔嘲蠅營
城南古佳勝別著藏春幽瀧岡秀喬木江迴開逺
睥悼內卜佳兆因之豫樂丘自嗤蠖蟻食苦為藥
裡謀吊古發深慨髙風耳颼颼清容繼清敏豐清
敏公紫清覩袁文清公一本堂俱在城南名與蒼
雲浮斂袁不揣力汲汲繼前脩為山始一簣掘井
引長流庶幾法天運瞬息戒怠休黴物尚有待草
腐螢光留袞榮原在我雍門良可咻

閑居以秋菊有佳色五字詠菊呈棟莊張仲
明先生

歸休理三徑忽焉逢早秋荷鋤剪荆棘蓺苗青且
稠芟繁留數品葉葉芳陰浮未辨紅白種細蘂盈
枝頭須臾霜露降金玉爛我眸乃知幽貞物殊佘
偏揚休古來狀隱逸不在夭艷尤春花盛桃李葉
落枝空留

塵鞅憩市廛隙地理荒菊去年花正秋卧病方辟
穀風雨謝芳英聲消幽人屋今已復殘骸繞籬看
不足酬我抱甕勤踈枝叢簇簇穤熟忻歲豐床頭
酒可漉采采黄金英朝餐和美祿擊壤歌唐虞南
山常在目

秋風百卉零秀色盈我牖靜憐霜菊鮮愧此忘形
友不墮塵俗頻栽培盈瓦缶作髙栗里翁與物無
下抒嗅之香入帷采掇常在手步月叩花神陶翁
若相守君看姚魏花于今為誰有

栘栘籬下菊雨浥秋容佳蛩壇助幽韻泣露如含
嗟緬懷山藪僻彼物爭奇葩而菊性野逸種植必
在家灌溉比稼穡製藥功無涯青囊妝潑宗卻疾
延歲華

中歲病屢侵謝事還天職愧無平泉莊幽居甚假
息踈籬菊放花軒楹動秋色迴思汴曾墟平十不

遑食營度徧紫桑名園亦可適民命比浮苴何暇
憐此植暫爾追衣冠闕樽還自飭何如衛守安撫
景舒心力過物寄幽懷勞生胡後後

松陰憇節追媺鄭邑徐丞逵 子蕃任浙江提學
鄞江逺郡碧長流賢哲名徐公佐理後閎世名猶
生屯山濬沙港灌溉畝𤰞盈慮因薄征賦𥝢苦水
鑒明又聞丞廳壁哦詩如鳳鳴唫壇五友家蕭廣
留金聲復臨温邑去歸老貧無蘇闔門養髙謐出
語鄉曲平侼栻鄺廟嚣王潤手琢成貤 恩未封
碣宿草敷光榮持衡按吾浙化雨隨双旌興言涕

沾臆眷此懸孤情故園墓木拱宦邸松陰清天非
新輔弼澤已留公卿吾儕感遺愛毋聆道路評

哀三賢詩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

賈公東鹿英宦憲名烈烈巡察著風裁振綱歷藩
臬宰夏任撫綏磧塞烟塵絶鴻漸陟司空朝端清
藪穴聲使百鍊鋼陶鎔愈勁潔又如萬丈崖壁立
常巉嶫坐鎮爾群囂曹司聚才傑薄征民自安省
費官不竭

孝皇眷倚深貂璫敢媟褻弘治廿載間水部賴清
徹其時僚屬賢欣欣自慰胥柰何復頹波益趍奸
利轍長痛括人萎盈盈淚成血

工部右侍郎潘公

潘公青瑣客讜論裡晃旒老成達治體清裁自黜
浮敷歷貳司空督薪泚易州焦勞忘自愛會計不
少休懈使射利者如鳥停喧啾獨持氷蘗操前後
不可儔乞身返歸德三原號莫留公歸德州人三
原為吏書奏留之垂老親農圃食力免自羞照司
奏給俸略寬飢餓憂子時臨汴曾談說滿道周貞
容不可睹芳名閟一血

右副都御史朱公

四明朱都憲侃侃出工曹蕪湖税竹木課入殫秋
毫陝西推賑濟洛伊濬涸漕兵郎參汴省承勅不
憚勞才謀褒素有巡察忌翹翹嗟我蘇松地賦重
民逋逃力追文襄績經國號政條首言蘆州斃凋
詢里巷謡京府減隸役再華士費饒省費若已出
民瘵若已遭因之忤豪右卧病終山椒杜門却餽
遺益厲氷蘗操薄奠不足計英魂何處招

和魏雲松除夜寫懷用鮑照建除體

殘臘閉寒威開樽代茗飲蕭鼓滿比隣危坐不安

寢夜深歲已除建新懷夙稟定性擬桑榆收功良
自審平生履虎嗟愁破還凛凛執業理常編荒穢
成泰甚

南川詩為庠士全本仁賦

我觀南川圖川聲如在耳源出四明山匯流清且
駛君家川之頭書屋僅環堵屋外桑可蠶周迴藝
禾黍頻見艤蘭舟問奇質經史高卧揚子雲幸公
書屋東吁嗟川上心直契尼翁旨源深派自長直
夜恒若爾羞彼溝渠潢興言傾盈涸七潴為澤物攸
汪洋澄徹底我哦東山陰南望邇在咫每懷沿港

清神物應卒止為兒起蒼鱗揚鬐翻赤鯉油然灣
四陲川雲散霖雨

感遇詩　五首

哀陸公聰

陸公太尉茁氷姿淩浩渺宮官際
泰陵襃章盈錦縹乾坤清氣章四字留　宸藻簡
眷事儲闈伴讀備論討徒悚獻納誠飲血睇穹顥
肅候繼春秋憂懷炳幾早　龍飛進良謨首欲復
除掃芟夷佞倖徒重離可憮皞長懷賈傅悲遠職
愧阿保阻顉伏沉府仙遊輊還藁追惟弘治朝宮

府集元皓同幄賴黃公詹端有吳老黃今重保釐
鉋菴遺奏章今古異存亡忠赤同皜皜長慟拓人
萎何處瞻華表

玄明宮詠

步出朝陽門築宮圍十里開基拓墳圍發屋屍棺
徙黃茅刬絕根白骨棄流水臺殿不日成綵雲
霄倚充斥供奇珎神官羅玉几賜額表玄明真君
金鑄體問知劉瑾雄太阿執司禮糜帑臺府詣
言祈福祉受詔記穹碑師相筆為史際曾紀昭
稱陳功德侈神胡不佑靈瑾逆剮西市涯翁請磨
碑碑石光如紙豈知文價高傳録徧遐邇因懷制
諭繁褫奪從撿舉進惟斷臂盟令人額盈泚

霸州行

霸賊勢連衡城社為窟穴巡察苦搜朘賄通奔利
轍椎強任奮張良善遭剝詰假此媒顯階不顧勢
猖獗三晉齊魯墟井里塗膏血索貨倒窖藏汙紉
先閭閻窮詆聚脅從捨死迸飢渴州邑棄城池省郡
嚴扃鐍太將統京軍招安偵自藝忠安伯張偉左
都馬中錫也雖脫桑園危詔獄困縲絏桓桓陸司
馬郤劉諸帥傑邉兵奮梟雄中貴分遮截犬豕益

橫衝貴師先挫衡文安奔京鄢龍江樓櫓列賊勢
驚兩都荊襄焰尤烈天幸促狠山舟沉渠黨滅司
馬稱奇勛樞銓位殊絕吁嗟潢池兒重兵遭蹴躪
糜費經歲時廟謨勞且竭勍敵比強胡興言還耿
切顉因懲怠荒內寧歌外謐

夏城詠

夏城鐵鑄堅元昊石硯研　國朝建慶藩重塞隣
強虜枝承安化封耄王實庸瑣內璫巧誅求鎮巡
索悶左周卿清屯營度億從粒顆刑禁及妻孥里
廬罄囊橐闔帥周何丁齊呼衆如堺揮及畿三堂

摧鐇黃屋坐親藩俯階庭逆勢烈焱火偽檄遐邇
傳君側清奸夥次河灌城隍絕渡人驚哆曹柘布
戰圖仇鉞奮勇果授首縛渠魁脅從宥么麼再遣
腹心臣宮廷咸試可張公忠且廉遂巷摧束我濺
黨更綏良懲奸還激脩鐇收堙亦烹卞莊兩虎刺
穹碑表奇勳寧夏復安妥婦堅河順隄黃流亦譖
沱頒求頗牧良永固北門鎖

豫章哀

宸濠反江西豫章何慘毒脅從死干戈席卷閭巷
哭鎮巡昧餌承機張甘顯戮藩臬與從逆南贛亦

麇屬憲臣受偽符天幸免傾覆潯陽暨匡廬憚威
先帖伏慝圖安慶降留都將尾續桓々揚將軍堂
堂張郡收設策焚盜舟揚戈飛羽鏃堅守化睢陽
南贛師會逐集議檮南昌梯城火其族雖嗟玉石
焚賊鬩奔且䘏驅兵無倒戈流血赭川陸濠賊校
江流主俘起汙瀆彼恃逆謀深此算何神速憲臣
表仑黜一攬歸奏牘未及付機宜海內傳草幅效
允陳乞徒錙銖不自恧嗟濠豈天亡稔惡禍自促
護衛啓釁端戕民擅威福梟獍益張椎几杖盈侈
黷欲崇爛額功宜施徙薪禄誰言安慶強贛師收

敗軸功罪議紛々裁詩備采録

春花歎

東園春在地西園春到家點々催花雨和風惹手
爬枝頭忽蓓蕾墻角露萌芽花信自不爽春容誰
能遮東君申號令蒼翠匝隆汙次第發苗蘂何嘗
閒邇遐鮮葩香氣散數辨顏色佳梨李縞且白杏
忝頳而赧乍疑剪綾綵生意胡迅貯巧繪工弗及
冊青徒逞誇卉芳世所競獨清吾所嗟憶昔玄都
觀遊人蜂聚衙年々花爛熳道士安在耶寂寞黃
家蹊萬朵壓枝斜四娘遺絳袂艷々蒸曉霞今古

此章木締看同一華乾元播群品起貞昌爽差秋
悴春復榮新粧無舊瑕花飄蒂獻實果熟另薦嘉
如何人向老落日川赴窪歎娛即夢影聚散揚塵
沙達士恒內觀爭馳愧芬葩朝看髮染漆暮驚雪
映紗齒粲漸搖脫骨瘦憎槎牙勳庸終一笑文字
空五車駒隙容光盡浮名成泛苴烟閣與雲臺泥
塑亦喑啞青苔鎖黃土孔跖同悲呀微物乃足恃
吾生柰有涯因之發深慨感激淚如麻

擬古十首

譎龍乘雨令游雷失帝威蟇蔵月乃食蜃毒星掩

糫頩風坤噎氣擊雹物遭乖猒鷲獄摇震鯨奔海
沸飛觸山天維鈌射日陽光微誰為咎沴氣感召
随化機　王明百靈順咸若彞典徽憂懷歎祀
國何事獨沾衣

右一

微犾蜂蟻群至性良足紀蜂衙整且明蟻陣戰可
倚擁衛恒在渠紛輿若相矢采英釀蜜勤味足供
薦旨移粟固垤封先期戒陰雨乇居随在尊辛勞
效敬止葛仙幻莫稽宋郊功莫圯由来大義明君
臣薦古禮

右二

祥麟異蹄角威鳳煥文章五常萃成質九仞乃高
翔鳳麟符聖瑞表儀不可詳按畐嗟索影仰靈空
面墻泣郊魯終替知衰楚非狂指鳶與獲獸竊笑
不自量唐虞世遠矣周孔道可昌頹巷鳴點瑟函
懷坐相忘

右三

郊廟重犧牲卜牛騂且角職貢視土宜質性忌害
惡祠官省牧勤芻人調飼恪品料秣必精飲放亦
擱絡豈〻市曹群胃昧弗自覺穢腹不可湔韃犨

任唾悍強頑思獻將明神享必怍惟應付庖丁烹
烹供犒爵

右四

雅鳴憎嘍〻鵲噪任喳〻鷲梟懼欲仆閒鷄戒啈
家物感非足恃內省期無瑕迷途逐毀咎燕喜寧
有涯拙鳩甘自棄閒鷗虛歲華梁燕既知佚水鳥
猶爬沙吾生獨愧此營〻生咄嗟寘鴻志萬里弋
人何慕誇

右五

猛虎出山林双目烱如電摩牙鈺樹皮吼地裂石
西引兒亦自娛搏噬逞椎便充腹欲乳兒人肉恣
吞噬兒看勢咆哮争誇豹文變誰為擣穴巢死者
究莫辨造物竟何心人與獸為饕胡不食餘人長
唫泪如線

右六

烏鳶集西市飛鳴雜鷹鶚先知磔渠惡張噪餧喙
泥亮屍忽布地劊刀落肉糜血鮮汙鳥喙骨裂争
飼飢寧知受剉者與彼同一岐貪饕極富侈縱欲
迷津涯前車總見覆後轍又追馳幽居發深嘅禮
法當自持

右七

貊獗亦微蟲貪心若不足金䭾欲聚陵黍登顛彌
谷寧知犧尖軀一芥巳盈腹不鑒海賈愚腰纏乾
沈覆又如紫峯駝呑負馳岡陸千金愉阿誰終爲
翠釜肉吁嗟激水鵬海運風雲逐扶搖九萬程豈
巨不容粟

右八

豺狼嗟異種奔逐逞兇殘溺遺瞞獸眼舌舔人肉
剜齧餘犬羊盡野心古所歎獵師謏奇智網罟良
獨難疾顧竟遭戮柴骨非盤飧生雖寃虎豹死則

同豚獾腥臊尚掩鼻遺臭不可殫頑天剗絶盡不
留宇宙間

右九

狐鼠技不同鼠老憑社窟向毛張鬼牙鑽堅透窗
鏑卷子走屋梁金堂穿玉室播弄竊太阿猫狸讓
巧儞初焉愿設機久乃縱奸黠肞公倒窖倉齧私
鑿蓬篳安得永州翁發掘無遺逸實憲亦厲雖邪
能逃漢律

右十

郞署七哀詩

從祖駕部公　諱山如

聿脩愧忝生欽崇從伯祖松栢表擢姿飄〻忠奇
古　文皇渴遺賢人才出稅户儐贊筮初階司廳
進兵廡翱翔副武銓中郞陟駕部使命南北馳顯
跡著清苦邊庭　勑紀功豪右不能忤肅愍深簡
知渴唐甘老瘸守貞誓不渝告歸乏錐土仕隱五
十年不能事農圃抱書甕牖間數椽蓋環堵井臼
仗躬勞塵埃生甑釜恩詔月俸頒莘然拯貧窶薄
産頼有司石田誌爲譜有子梅檐翁筆畊僅繩武
壽同耄耋間帶索歌衆父兒曹憶令儀德音銘肺

腑志萠愧前脩陳詞非織組

繕部郞中李咨禹名惟聰仕山東副使

杞邑毓良才超然立儀表吶如言不勝意度奇且
悄貢士謁選曹邳州剮非小黃河久横流人殃魚
鼈沼　孝廟軫宵旻餉道淩浩渺簡庸東山公正
氣秋天杳集議推屬僚君如鴻飛矯胼胝沐魯壚
艱險涉汗潦飲水甘若飴市飧飢可療決塞埽復
危辭衣何勇剽功成陟中郞河規卓可紹副臬繅
邊陲輕生恒自藐脊精父子強射楊穿葉秋舞劍
擊筑歌慷慨絶燕趙才堪節制雄偏裨望旗旄懍

戎馬單心荒墳留宿草

虞部郎中王宗吉　名瓚仕開封知府

王君通渭英松髯氣清絶藥齒面瑩丹談今多指
切或輸抱負奇洒〻飛氷雪齊旋銜奇生論事巳
激烈黄甲仕水曹監稅懸笴屑郎副專街衢内監
適相掣掌監李瑾臨不甘事毋謌抗顔入劾章閧
者欲吐舌　孝廟獨㩦容諦瑾纂委別部叅甘伏
德稜〻真巘嵲專　勅建興藩昂蔵更皜潔疏請
儲棟梁他營免空竭懐慶寄霜蹄開封展鵬翮時
議惜牛刀數奇終涸轍寒雲隴樹深遺名為中熱

水部郎中張永年　名壽

永年産華陰長松倚瘦石矍鑠任霜髯聾談風捲
席座中憎崛奇氣稜任馳激鄉貢起㑹闈京府倅
為翼職分薪炭司營官推諒直秩滿副虞衡巡街
抗權戚豪右憚棄灰衢溝漸坦飭　皇城驗戎器
披戴入懐惕岐府建湖南中郎任繁劇竣工掌水
曹視篆尤敬抑退食呵凍膠不聞炉用炙雖當僚
友臨公會罷宴㗊七十竟引歸耄順始宅穸終靳
錫一階輿論還藉〻

戶部郎中張孟賢　名舉仕岳州知府

欒城張孟賢清勁比蒼玉森〻梧竹姿飛風洒霄
沃蘘綗錦自章翹〻耻末俗早裴黄甲榮民部揚
芳躅出納慎金倉司𦗥沚湖曲隷徒閉囮中吊馬
恐踐棄仰秣任飢嘶弗令𪉟寺萊𢍰閧器司徒禮
重中官督銓曹簡專城巴陵需驥足摲衒殲赤誠
明刑矜庶獄榎楚郎蒲鞭稅登課自續十年九郡
侯更代何其速考績正明揚天胡降荼毒生存立
貌祠歲時薦香燭光照燕公樓去思有新録年家
愛獨深詞蹇幽潛襮

儀部郎中劉伯雨　名霽仕南京尚寶司卿未上而卒

伯雨清且貞頷廣秀眉宇蚤歲黄甲英鵷班揚彩
羽姻連王節齋人稱兩儀部椎論若不如闇然重
儕伍執誼與抗奸伉〻自莫侮宗伯清範公氣槩
信相許勤若適十年京堂擬寺府稍遷尚寶卿留
都企翹楚如何忽盖棺室罄蓬塞户遺孥絶嗣嬰
草荒僅杯土無乃物忌名天心竟相忤籲天竟無
從老淚亦何補予恐憐善人陳詞寫哀若馬得狐
筆傳釆詩登乘譜

職方主事李天瑞　名文祥

天瑞遊南雍與予稱二李君哥矢發弦跛弱何足

齒甲榜失倫甦詞林遺杷梓忩時恒若讐眼底空
無凝弘治命維新直言驚　黼宸咸陽試剽丞
三原薦知巳佐理職方司憂時仍數子紛〻攻刺
閒保衡兼戚里鷹犬發搉門一網付廷理黨囚三
木同
天恩寬謫徙君幕衛興隆考績還旅邸猛進溺黄
河命乖道終否吁嗟屈賈才終抱盧王恥贅語寫
餘哀二泉傳為史

南征詩悼死諫十二賢四十韻

天王喜窮邊欲發陰山笴漢庭四顧空何惜橐囊
裹旋遊秦晉墟征繁殍成埰乘輿戒南征勢如燎
原火狼彬統大軍六飛弄輕舸
上將威武神御風凌澹沱室盧懼樵蘇民命愁腐
叅士女思窖藏郊原雜驚呺百辟走倉皇師臣慟
青瑣誰言哭何裡謫官惟轗軻　大理吴少卿　謫雲
南知府國是孰回天臺官咸耐可閑曹諸小臣鼓
臂忘公麼當　榛進讜言觸機何勇果彬寧搆冢
謀騈首伏奇禍司隸若驅羊喝杖復巡邏骨摧嵬
巳揚血漬肌如裂將甦氣息微跪塀成曳跛塞口
比壅川野心測難叵龍頭舒子奇清選張君頗黄

犖信軒昂萬潮亦磊砢林輅蒼工郎部指不能左
工書懼累禁之不止死忠十二賢除名若蓬顆百
𦴔頼天全技茅擬朋黟群英眛盛名裒憤眞斬我
嘉靖纘河清露甘祥雲飛除兇殲首渠登良激懦悄
卹典周崇痺蔭恩及紫智陸震副清卿林余丞克
荷校遵尚寶榮劉玨刑郎委孟詹劉李俳祭官非
婀娜宿草淌孤墳青峯圍殘碑宸章慰洟雨燭直
泉裔鎖欲起九原人褶笏朝紳拖名合鑄休評決
比峴山墮嗟哉鷫鷞心射利傍觀坐眛彼尺尋間
乾沒生為倮物評視鴻毛瑣屑真蜾蠃秺李治為
容春風任飄播喃〻尚鮮顒彝儆真逐儺我欲吊
沉冥試挾瀟湘舵
員外郎陸震贈太常少卿評事林公輔司副余
廷瓚贈寺丞主事何遵劉校贈尚寶司卿照磨
劉玨贈刑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
李惠俱贈御史

甬江唫贈李川甫之任晉泉

澄江映離懷沙石明此心坐怡青雲影耳聞黄鶴
音仙舟揚錦席孤操宣牙琴鶴飛山月吐夢回[illegible]
氣深逕〻企鴻漸耿〻悲榆陰天行有常度物理

豈獨今頎言慎荊璧好譽完南金文光燭梁晉斂
氣凌霄沉遙知理編簡充棟入儒林相思若相
雲龍天與唫

柏影聯句

繕部齋居與同年夏鏌德樹作

老柏立空庭日午清影弄堂洒窓墨未濃掃地塵
不動鏌石面訝盤虯窓前忽儀鳳堂作疑翠可捨
郤訝青難貢鏌田舞風尚搖婆娑月還送堂不染
墮汙渠難攀泊華棟鏌層雲或暫收積雪詎能涷
堂未容擁篲除寧煩荷鋤積鏌映鱗豈繪圖印地
費磨礱堂生來只隨形倏去已如夢鏌疎憐全在
飾密比櫛無縫入座冷侵衣籠花細成幪堂着手
本無物搏詞乃有用誰憐銅鉄質莫寫丘山重鏌
為憐芳蔭繁因懷新甫頌堂

燭花　姑蘇泛舟與同年張嘉玉作

黄燭照筵前祥光滿畫舡攢紅千顆粒擷錦一葉
蓮頃刻奇形露依稀幻質全　瑩疑金在鏞明訝
玉生烟幹弱栽非地根懸結自天絳綃籠佛面朱
組繫仙拳欲試移遙東難將挿髻邊影浮樂醼綠
風度綬葩玄太喜占何兆平安信已傳樂成嘉瑞

廿相對話同年

董山文集卷之二

嵩渚李先生硃點

甬川張先生黄點

五言絶句詩

春閨詞二首

亭午紗廚静窓陰日影髙捻針忽成梦賣花聲過
橋

春和百鳥喧居常起偏早不是惜花心長眠錯
曉

塞上曲

飛鴈聲何悲應諳塞上苦託爾幽閨情聞者淚如
雨

閨怨

長有斷腸詞羞向花前題花枝好鳥立驚起双〃
飛

三月二十九日武基道中

春色寄殘紅聊為半日東明年宜愛惜莫與去年
同

宿圓覺寺主僧晚歸

坐候僧歸晚因知入市虚出家閑未得我輩欲何
如

南山詠勝為提學潘孔脩賦

月林　孔脩乃父塋地

月来林送陰月去林妆影爲有埋玉墳寒光常烱
烱

大寒峰

突兀制群峰凌雲絶飛鳥不逢尼父登敢謂天下
小

鷹山

名山勢何雄愁胡昔方决孕靈忠簡公營飲恭奸
血

寒泉井

井洌泉自寒泉食井功畢我欲究靈源〃從両峯出

望潮臺

危峰髙揷天滄溟遠際地不上望潮臺那了觀海
意

題畫

柳燕

烟浮柳葉黄日麗芹泥暖雛燕弄新聲南窓春夢
短

蓮房翠鳥

錦水落紅衣香房露青玉波寒翠羽明秋光滿金
屋

鸛鴒

菰草晚烟深平原寒雨急呼喚有餘音人情嗟未
及

雲山

青山翠擁螺白雲晴亦雨鶴引紫芝翁遥訪蓬萊
侶

秋怨

露下梧葉黄鶴鳴月華白何處夢歸人枕簟冰簟
側小雨過蹊籬黄花開数枝相看不忍摘瘦比離
人肌

採蓮曲

采菱南陌上采蘋南澗濱何處蕩孤舟笑坐如花
人

粟鳥

秋黍未登場啄粒鳥聲碎應憇抱甕人天寒拾滯
穗

新江分詠　四首

夾塘観漲

十里新江道臨泉屬望遥夾塘三月雨清漲忽平
橋

新渡横舟

潮長渡東西蘭舟放柳隄迎江人語別渡客去慈
溪

五港秋月

五港分流處䁲田足萬家村村登蟹稲明月醉蘆
花

百丈春流

坦坦江村路春流百丈清杏花遮夜雨蕩槳入層
城

鄞城詠懐古跡　十首

廣德湖　今廢為田

歴代賢良牧嚴脩廣德湖南豐君子澤片石紀宏
圖

豐惠廟

祀宋護井之廢湖者　國朝羅祀之

廢湖豊國課恵在得田家水利何時復民深去[illegible]
嗟

東錢湖

歲久不濬頗中揜湖侵利之奸

七鄉沾水利興利自隋唐脩濬規模在誰登陸李

堂

嘉澤廟　即陸李祠

浚涸歌遺愛除芟賴濯靈揜湖侵利子千載共依

利

它山堰　爲西鄉水利之賴

石堰梅梁困蒼龍卧水中一鄉歌禹跡百世仰神

功

善政祠　祀王侯元暐

泉出四明山堰流歸澤土王侯惠且神血食宜今

古

顏公渠　自定海至桃花渡六十里

開渠通兩邑斥鹵變桑田誰繼顏公志憂民及濬

川

平橋水則　制帥吳公建

碶閘前朝重功存咨閉嚴市橋占水則平準近堂

簾

東津浮橋

唐長慶二年刺史應彪建

聯艦渡洪流浮梁安且久規傳百代人恵在三江

口

應刺史

刺史真長慶遷鄞正此時城功遺郡史利涉紀良

規

課子三首

引驥懃非駿傳青媿出藍常經終相漢符讀尚城

南

清白啓家門茅堂表世恩文章関世運肯我不須

論

莫羨時髦彎天開嘉靖年攀龍占我夢艳笏永家

傳

校書　三首

抱槧經彌鑿謀哄道益膚盖棺知有論林壑卧凡

夫

兀坐膝穿藤笞痕入户青肯流禅會境終勝說為

鈴

十載飽湖山遨嬉信步間近来無腳力安坐導[illegible]

頹

感春　四首

風雨度年年春歸一榻邊老夫長不出何必問睛天

終日盼光明雲開忽暢情鳥啼何太急天與欲陰晴

林鳥鬧春妍春歸自寂然天津康樂叟何獨泪聞鵑

桃李亦逢辰東風管却春不似玄都觀看花覓主人

即事　三首

老圃菜交岐憎茶植莧葵何須太分别無處覓仙芝

舊屋猶今雨新愁逼暮年肯容兒女討直到枕頭邊

菜得塩非苦梅酸羨自和不須登鼎鼐調燮徵廁

秋懷　二首

樹老秋容淡燈寒夜氣清小蛩知節序床下不聞聲

葵榴終向日蒲柳不須秋莅蒴容光盡天教坐白

頭

有感舊遊　三首

魚綱或罹鴻㳂㳂楚水紅天邊誇鶴背溪上自鳧翁

適意漁樵侶傷心虎豹關完名非白璧埋骨可青山

五夜漏聲催更分腸九回興哀歌舞地槁木更心灰

紀梦　二首

每憶生花筆還餘覆鹿蕉西堂春雨後庭草自蕭蕭

黄粱炊畫熟風景正華胥欲遣莊生幻還讎閣上書

壯望　四首

泰陵高挿雲仁風發瑞芬暗滴私臣淚哀猿不忍聞

鳳曆承弘治崆峒道脉長衣冠成寶藏草木散天香

昌平車馬塵謁祀紀庚辛四首號弓地凄涼又十春

《董山集卷二》　八

君有生全義臣無死報　恩臺髙金索價馬老骨空存

董山莊　五首

勤苦築山莊誅茅蓋竹椽十年糊口計生業在畊桑

百畝頼先人身存道未貧漁樵應有伴畊稼可怡神

五十遂歸田留畬亦度年簞瓢吾足矣諜食愧先賢

畏老益衰殘嵐濃日易寒扶身非藥餌何處覔金丹

筋骨漸難親兒曾足任辛笑看漂麦者知是帶經人

題畫　二首

柳葉深藏屋蘆花撑出舟坐消塵土夢仙境自悠悠

氷厚魚何處雪深沽酒遲梅花香滿屋擧目有新詩

書堂　二首

柿葉還留墨蘭亭換白鵞藝成還自哂老矣奈如何

種得松齋屋移來竹過肩陰風揺月處書屋功清妍

鑑湖漫興　三首

水鳥飛飛影荷風細細香晴湖開一鏡鏡裏出新粧

步窮流水際陰對碧山巓不是流連景怡情自適然

燃竹烹新茗炊烟手汲清味應消病渴功已破愁城

莫春　二首

迎春不覺去花殘猶送香緑陰青子候幽恨入鶯簧

今雨逢寒食春殘雨送梅荼蘼花滿徑清馥散樽罍

秋意　三首

颯颯陰風葉蕭蕭掠鬢秋離人愁思切征鴈起汾頭

蘋老霜彌白蓼垂秋助紅寒盟非寂寞黃菊映籬東

溪水流難窮川雲濕未乾開簾風景別吾道屬斯
竿

野景 二首

霜後金橙熟窺林眉巳攢蓴鱸足幽興應助腐儒
酸

農圃分田業生涯似埕封蓬廬聊偃息釀蜜愧遊
蜂

上巳 二首

衣冠禊水濱曲水碧逕春感慨隨時盡風流豈昔
人

脩禊詩留石蘭亭墨未真流觴如着我罰酒不辭
頻

望雲 四首

飛々初出岫漠々已遮空蒼白何須問為霖始見
功

東野千年友梁公百世心再歌風伯頌天際掃重
陰

秋風吹紙薄夏日顯峰奇変態何須問天心了不
知

天外隨黃鶴江邊伴白鷗山家不曾掃脚底兩成
秋

五言律詩

讀淵明詩

節高彭澤令道可伯夷淸有子歌天運無憂篤性
靈風騷千古韻枯槁一時評杜老寬懷抱應符道義
情

讀杜少陵詩

少陵千古恨述作寸心知繩武麟兒役宗文鳳羽
奇愛深非諛子憂切強裁詩格律宣經史風花亦

自宜

讀昌黎集

昌黎忠愛集訓子振家模山斗功齊孟經書念在
符行高特所忌文顯道非泒大雅傳清詠深情起
懦夫

讀諸葛武侯傳

靜學基王佐光華蜀相尊志興周禮樂功續漢乾
坤獻表承伊訓遺書契魯論家規忠節遠百世永
高門

重遊城南 和袁本仁韻

行過蕭寺畔踏遍野塘春江迴水吞郭林深鳥避
人彈冠談舊隱濯足向清淪擾擾開遊者伊誰識
鳳麟

盧溝道中

十月西郊路風光入眼稀村墟依野獱車馬入塵
飛水落寒林薄雲深夕照微菊花開已盡童負滿
頭歸

宿崇寧菴

蕭寺立沙陰投鞭日欲沉扣關僧出定驚樹鳥移
林鍾鼓千家候香燈一點心空堂兀然坐涼露滿

衣襟

西山雜詠

遊功德寺

夢想惜塵緣清遊愜數年佛圖推宇宙
帝錫壯山川麗日開金屋香蕪潤玉田載瞻龍馭
遠凝望獨潛然

上玉泉亭

汩汩自山根滔滔過石門鷗眠鷺碎滴湖闊長新
痕一派天潢遠千年勝蹟存
聖恩流不盡亭子鎮乾坤

登香山寺 二首

列岫勢相銜峯迴萬象涵神功開混沌金碧媚巉
巖天霽庭無幙雲歸戶有緘畫欄斜倚處風動綠
羅衫

郊齋宿屯部 二首

寒月掛疎林天高籟自鳴清齋三日坐遠客一年
心尸素慚升斗分明見尺尋明朝還別署塵土〻
相侵

活火煮新泉圍爐獨慨然寒烏啼木杪殘雪到茶
邊月近衣增潤風輕暖欲旋悠悠成底事已半古

和年

送南京張文郁之任東城兵馬

初命臨繁劇因君器不凡春風吹綵鷁錦里試羅
衫公署連私宅文官帶武銜治才應少展聲譽遂
封緘

春夜聽雨志喜一首

為愛灌園情挑燈聽雨聲四郊春雨足一枕夜堂
清紅僧花如染青憐樹欲晴明朝南郭外沙軟馬
蹄輕

武基道中

野館夾通津看花駐馬頻暖風迴宿麦甘雨及殘
春雀亂群相啄鶯雛語未真亦知歸路晚詩景苦
留人

南雍題扇面梅花

皓月夜傳神窓紗影逼真江南千里信上國一枝
春素質香攢玉冰肌清絕塵貞心應自許金鼎和
甘辛

和周生惟遠臥病寫懷韻

病客花同瘦愁憐草露輕靜通巢燕語機息海鷗
盟技拙人稱繆時来[illegible]氣空羞藥券何處[illegible]

長生

登鵝磯山吊靈澤夫人

水心拳石小石出殿堂明哭死傷生女云君敵國
情冤歸秋月白淚滴大江清吳蜀今安在天遺靈
澤英

分詠馬跑泉為李惟誠參政賦

良將留奇蹟芳泉自馬蹄三軍清齒骨萬騎飲紅
霓事與梅林異功堪橘井齊莫愁成涸旱霖雨使
君攜

送同寅莫善誠監稅蕪湖

送客湖陰去江山憶舊遊鵝磯潮頁石沙岸水明
樓藏賦憐邦本征防亦廟謀薄才何足問英傑自
垂休

遊虎丘和韻

勝地及春遊山名重此州少年應不再行樂故須
偷自覺登臨異何妨士女稠夕陽歸興迫惆悵別
湯休

愛菊亭

郭外少風塵黃花傾卜隣春苗供藥餌露蘂照衣
巾亭古羞金谷名高倚玉人南山應在望對酒憶

楓宸

登謫仙樓

磯峻石鳴淙危樓俯大江真仙遺秘寶落月閃寒窓鳳遠音猶在潮鳴氣未降碧雲天外盡神馭鶴雙〻

經朱僊鎮謁岳王祠

路入朱僊鎮風清汴北閑塗金開岳廟冶鐵跪秦妡雲憲眞同節韓劉亦慘顔可憐諡忠者不入陣圖間

一掬精忠淚天亡地老心朮酋知有宋檜賊肯忘金誓飲黄龍府終嗟白馬沉書生留虜騎遺恨滿儒林

過汴臺憶書張魏公遺事

平生恢復志何事吾難償門客私潜善臺官逐李綱宋恩雖曲閔秦陰歎飛亡洛學傳家遠遺名亦耿光

祚宋天興意炎雄歎莫支勢方張逮業兵已潰符離史相功收晚金宗治正熙紛亡攻守議靈耻竟何時

磁州書憤

日薄慘磁州忠魂何處遊天胡死宗澤宋已辱金酋赤子勤王義黄塵結楚愁欲遷忠簡墓武穆表雙丘

睢州懷古

雙節重睢陽掘衣肅薦香嬰城思保障守死為綱常慷慨巡非激從容遠更強義聲流不盡洪水正湯〻

冒險渡睢州城闉步亦舟忠魂風色慘厲鬼雨聲流平上徵臣淚宵衣

聖主憂明禋知應犃雙廟表神休

經范張雞黍集

柳蔭大隄長遺墟紀范張登堂生拜母訂約死停喪雞黍名難朽泉臺義不忘絶交何必論貴交自慙惶

莘塚集 世傳有伊尹之墓

莘野憶伊畊遺丘草樹平唐虞民物志湯桀往來情世幾分齊魯勲誰繼保衡明靈應有托商廟鎮寒城

過中牟縣

列國企東周尼翁轍未收叛非容佛肸道可化中

牟曲〻黄河界蕭〻官渡秋渡乃曹操袁紹相持之地興亡空感昔三異獨垂休

遊相國寺觀宋白學士碑文

碑閣倚清霄金仙福利饒太宗恢舊貫宋白頌新朝母命憐開寶兒凝歎德昭寂寥金匱約南渡始承祧

宿陳橋驛

涉泥臨汴址使節憇陳橋壼壁詩留案黄袍議未消運非歸藝祖功孰継唐朝五季天眞厭何須察讖謠

步黄陵岡

三埽比鰲功〻成浮議空時有請罷脩鈎道之役從海運者

劉公宣茂績孝廟獨天聰緑樹陰方合黄流勢復洪濬才辜重責感物淚西風

濬賈魯河

疏鑿紀才稚隄成鉤道通巧成非失智謀定亦神功白胥銷灰刼黄流伏地中不須占讖石元運本天終

魯治河時有掘得埋石云桃盡黄河天下反

蓋亦人爲之者故末句書以識其慨云

贈宋虞部晋府分封

水部嘶旌䦱蓮〻引使星馬馳三晋緑目洗五茎青錫上須堯胄封藩翊漢庭道中清興逼雲意滿雲屛

養素黄繡衣輓詩

廿載聞髙誼暌違又十年江山還有待盟會已無緣允死卅心在孤名白日懸小樓風月夜物色故依然

送周宗文使岷府分得青字

三月江南路春山出画屛雪殘梅歛白煙細柳揺青建業隨歸夢岷藩候使星小卅波浪闊眼力除滄溟

正德丁卯十一月十六夜月食寓德州和惲民部韵

霄漢懸明鏡胡然物垢蒙輪虧還隱約魄晦合磨攻共訝金波減誰收玉斧功玉脩月用酉陽雜俎事

跽看迴皎潔驚喜思無窮

忽報陰精蝕褰裳步欲驅皂昏懐合璧明掩訝玄珠桂樹俄沉影蟾蜍尚隱軀還光謝眞宰喜語遍

堯衢

重遊育王寺和壁間舊詩韵

未老謝新衕尋真禮佛函凌虛憑玉几望海陟亭巖潭倒浮屠影香凝舍利紙病軀登覽倦空翠濕春衫

夜坐松堂陪容菴和尚話舊

半世遊三度重遊又十年新衣留寶偈古塔貯香煙石裂林猿嘯松鳴海鶴旋容菴陪話久花雨墜簷前

夏日遊翠山寺尋張即之祕閣遺事二首

久渴招提勝芒鞋試一登鍾聲遥應谷山勢曲盤藤羅列群峯俠包含萬彙與新碑張祕閣遺墨尽層層

五月桃源路山深不見花綠肥梅爲雨黄[illegible][illegible]瓜磴伏雲根斷溪長鳥道懸梵宮天欲晚僧飯熟胡麻

董山莊雜詠

春秋封董子今日任山翁道遠三奔北心迂萬折東用違真愧拙退急豈為工漸喜豺狼避還應鹿豕同

嬾步出柴扉心情與世違偶逢樵父語漸覺故人稀窓啓流螢亂梁空乳燕歸遊仙空有夢骸骨本來非

紅葉亂紛紛秋光到小村莫憐蒲柳脆幸與菊松存稼穡饕山菜牛羊返華門石床涼不寐流水激籬根

茅竹隱山居身安樂有餘煙霞青嶂合星斗碧天虛醲酒嘗山蔌春梁薦野蔬浩歌清興發漁牧近吾廬

倦脚嬾登山磯頭蘚石斑望迴青鳥外心在白鷗

間放鶴歸籠晚逢僧並月還仰高彭澤後誰脫利名關

林下喜風恬鳶飛魚自潛鶯花紅滿徑鸞竹翠浮簷訪客孤舟駛新流幾日添酒香呼野老對嚼菜根甜

步覺行雲緩人驚白髮新水聲宜入夜樹老不禁春欲與山為主還留月送賓終南非捷徑何處不容身

碎磡隱山家層巒入徑斜著書人未老習静思無涯雨意收黃霧雲容暖白沙課耕詢秫額欲免歟

如麻

遊靈峰寺尋方竹旱蓮卌井天荷勝跡 二首

西竺靈山遠東分又此峯青蓮開赤土方竹倚侏
松厨熟壺餘飯卌留石佛容老僧行坐處麋鹿自
栢逢

萬峰攢積翠曲々路戚烟卌井窺全黑天荷摘半
圓螺蟠迦葉髻綴化葛洪仙田首雲封路遊人磨
蟻旋

春日觀漁遣興 三首

春日麗晴江觀魚倚北窓釣絲風裊々魚艇月双
雙網集澄泓渚歌傳欸乃腔仰懐僖伯訓夜坐肦
銀釭

禹跡暨隋郊漁舟處々交薦嘗書記令貫寵易陳
爻金水頻瞻幸瑤池合貢庖澤梁原有禁咸若詠
笙匏

潦盡碧澄潭漁榔鬧水南鮓香收跳躍餌毒畫搜
探戒切魚臺近占惟渭水堪鱸肥吾老矣庭樹倚
清酣

登天封塔

瑶空露玉簪試脚上危尖日近光搖幌嵐消翠入
簷天風凉颯々花雨晚纖々笑指雲霄逼星辰手
可拈

風暖正雲閑危欄怯近攀眼中分世界島外列江
山南斗雲霄上東溟浩渺間乘槎餘興逸高處不
愁寒

和川甫李貳守公剡中雜興 四首

剡溪為寧紹佳境戴九靈先生嘗記山川之
勝李公使還亡述復惠以詩恨生適其地而
弗遂登臨真二公之俗客也依韻識之

景絕剡中溪新詩勝可稽使君臨咫尺為我指東
西破臘山花笑迎春谷鳥啼探奇何日遂終卧憶
巖栖

戴譜傳稽郡名溪繞奉州千峯雲擁寺九曲水明
樓楮凈霜逾白藤深谷更幽尋真空有夢輙婉雲
蒙頭

清過王猷興神遊安道鄉禹功川赴海秦鑿嶀存
梁異草徵貽鹿高人起瑞凰表元遺宅在登覽欲
褰裳

九靈嘗紀勝愧我早歸来公去天開畫春生地動
雷愛留庭外竹句滿隴頭梅應惜逵琴破臨風悵

後徊

甬江　二首

出郭偶乘風天終吾道東醒心還媿影謝事毋書空水鳥倏人白江花信意紅餘年詩譜在寂寞酒杯中

江柳愧先秋風光即柳州潮聲疑舊雨暝色弄新愁獨喜天青眼人驚浪白頭微陽方布煖莫遣瘴雲浮

閑居

老去嬾成忙閑居引興長盆魚偏跳躍舍柳任清

狂坐展草爲席詩催花放香撫松兼洗竹頻見拂雲涼

江行

獨立倚江門頻來釣石温占年蟲語夏促景鳥啼昏齒稚憐魚腹顏衰押酒樽久忘蕉鹿夢繞膝引兒孫

容夢　二首

隱几思沉〻蹝花移晝陰卷通還卜兆蕉鹿競追尋不見周公面焉知孔父心玄裳縞衣客赤壁送餘音

客夢凌卅丘覺来增離憂神官夜通語江漢愁絶流二筆人誰贈三刀竊自謀何如化蝴蝶飛入釣天遊

病起　二首

晩照西風急尸居媿井天讓甘亢苦病欲損合增年莫詫天心異難逃宰物偏還須諶顕道藥益有真傳

文靜成枯石栽松記鶴年舊遺非草芥時輩見曾玄井泥泉乖雨風高爵避鶢椰榆人夢鬼凡骨本非仙

憶昔詩八首

嘉靖癸未六月病瘥之餘漫興偶成致感遇之意

憶昔陶彭澤怡情麴蘖鄉荅先唐李杜獨步晋文章節苦黄花瘦心孤白日光何須擅風月金馬玉爲堂

憶昔巴川勝文光燭射洪六朝推伯玉千古振唐風薦酒春仍綠瞻祠日倚紅神交知不偶白雲紫陽翁

憶昔希夷子鼾聲卜否康華山終鳳隱宋室[illegible]

龍驤貧治非黃白論功越霸王高風終不染棣徑
自成荒
憶昔忠州路蒼生淚滿襟宣公方別駕唐室又曾
陰舉世誰論學匡時獨愧心陸祠嚴瀨月相映浙
川潯
憶昔羅池廟侯神滯謫鄉夫教韓後死名與鄉同
芳句鑿乾坤祕光開草木荒當時台鼎客作者幾
升堂
憶昔長沙傅天才世不群先秦追屈宋卑漢軼卿
雲前席恩懷舊悲湘命絕文明良真罕遇文帝亦

英君
憶昔賢長孺心丹苦病殃君應憐徇馬臣豈薄淮
陽東閣恩方重輪臺悔可量唐虞期漢武才略負
非常
憶昔杜陵愁々多隴蜀州步追周雅頌律自魯春
秋乖塞王臣節依違衮戎羞乾坤風物異感慨入
墳丘

五言排律

庠舍讀書有懷呈諸同志十韻

啓帙渾如渴終篇竟似麻風前頻掃葉醉裏飽看
花仰若非觀海當岐莫問家未憂成癖病已覺吠
穠華往哲犂三豕今誰富五車擔夫窺畫餅水母
仗浮蝦敢學操戈見難忘東閣誇道高原有的心
放為無涯志恐勤中退功從靜處加軻書三復撿
鷄犬爾來耶

進士依親懷寄同年楊志道二十韻

歆歎英傑表人物可東周太尉千仍遠弘農百葉

桐讀碑才不世應客警如流子厚文源來童烏識
度優王環歸靜夜鐵笛響高秋庭集憑凝彥家承
賜秉休盧王方並駕元白為低頭天祿功堪嗣長
楊賦早投崑詩新体格漢法舊弓裘清節堪當軸
氷裁定黜浮道傍嗟我棄持贈辱君收貧笈違師
受登門沐欵留名隨龍虎榜跡遠鳳凰樓欲擬高
軒過還慚小室幽南山朋燕雀北海避鯨虯冊衮
箴懷獻金鑾召未由孝思懸令伯何律戒虛舟混
俗非仙謫携書憶壯遊須言聯玉筍隨步拜
宸旒斗酒催詩夜憑君破別愁

送同年陳鳳儀奉使還　京十韻

聖德膺　皇統　天書下紫宸使星光里閈簡命
及儒紳良覲方為快睽違忽愴神有懷常執戀無
術可迴輪小酌釃甘醴炊羨翦細尊追隨逾燕洽
契闊倍情親冀北雲連樹江頭月近人送君歸
上國去路即通津　玉殿收綸綍氷銓待席珍好
音應不吝塞上有鴻賓

賀封諭德震澤王公壽八十公先任縣尹致仕

宦轍早休程槐陰滿戶清碧山招鳳隱白髮訂鷗
盟老覺腰圍重閑憐步履輕壺觴開壽域瓜菓薦

秋晴南極星光現東吳樂事并宴酣金谷彥情寄
玉堂鄉松菊忘年契尊鱸適意烹地僊無俗慮逍
散自長生

分賦忠孝一心賀楊惟立先生陞侍讀學士
十韻

世德逢亨運醇儒職論思充閭光舊業當宁受深
知梅讀承經訓芸栖啓道規師親蘇氏轍官逆宋
家祁愛引鵷鷺侶班聯虎豹墀鯉庭培玉樹華衮
織金絲抗疏陳情日披襟獻納時熊丸懷苦味雕
錦沐恩私養志遺鍾釜銘勲合鼎彝再賡千載諭

獨立鳳凰池

送李惟誠之任陝西叅政十韻

司馬推賢屬天官簡舊寅民疲兵渴餽邊急虜揚
塵良佐行分陝雄才合過秦旬宣趍墊溺撫馭識
經綸沙磧雲隨雨茅簷脚送春召棠應未翦豳俗
自還淳拜舞辭丹扆蕃維護　紫宸藩垣聊駐節
栢府企迴輪愧我偏離索遺君益愴神會期猶未
定莫惜鴈書頻

錢客部岳翁輓詩

高士謝塵緣哀歌滿路邊義聲流郡國遺響在林

泉空谷芝應老玄堂鶴未旋草廬懸舊榻擊壤播
新編木掛留徐劍溪迴訪戴舡正憐鷄入夢忽爾
翼登天宦業氷霜著書香桂子傳佚名歸太史讀
罷泪泫然

倪文懿公輓詩二十韻

冑神申降嶽仙化説騎箕鉉舉功垂就梁摧痛莫
支金陵春寂寂玉署夜遲遲東掖清留句西垣直
紀辭秋明畢漢收樂雅賴唐夔司馬傳韶略行都
泣保釐早還真宰柄誰決大邦疑陶冶形模在氷
銓啓事遺川迴勞障挽壁立歎頹歆物論公如較

朝紳淚欲絲鑑亡人拜影方泥用思醫　當宁虛
麟閣崇賢擬鳳池卹深懷念遠眷切寵光彌海宇
憐王佐泉爲耻霸師蓋棺評已定僞纈氣尤許世
美登臺省家勲合舄㚘燕公文誌石坡老與聞夷
庭有芝蘭秀門無疵李私哀榮今見幾豪傑古如
斯淺薄慙旌別衢謡備采詩公嘗薦堂太常少卿
故末句云云

憲幕太親家宗公哀詩

公嘗尹宜興至今呼為宗青天懷之如父

江國秋容慘哀音自甬東通家傷父老聞訃走兒
童白髮情何慽青天譽已終三山歸老鶴萬里失
寘鴻春去花封舊霜清憲幙空囊無金可散庭有
桂爲叢小隱留山展長竿閣雨蓬刑郎承世績遺
澤自而翁

安福張大淑人輓詞十二韻

簡肅張公敷華之母今載忠節録

淑人全懿行太史著新編終節秋霜厲遺名曉月
懸婺沉香閣暗鸞逝夜堂玄壽骨泉爲固婺懷
敎諭宣生前雲錦誥身後栢舟篇遺恨齊眉客留
芳剪髮賢夫忠光汗簡子肖悳奎躔春隴松鳴雨

晴封玉吐烟口碑遷寂寂手澤自年年針指家規
在裙釵內則傳訓垂成文誠箴切播官聯不盡幽
坤德修詞獨慨然

送民敬包侍御覲家之泉州任十五韻

餞送泉郵伯情深望更遥孤琴隨鶴引五馬獨驕
騎屈指閩山路傾聽建客謡邑功還載石郡績擬
懸標謝砌培蒼玉潘輿逆𦐂翹海鮮懷美勝庭荔
薦甘饒燕寢霜餘戟循郊雨後鑣狼驅狐遁跡莠
剪穀舒苗易轍懲前轍張弦啓大招運籌充峙積
惟煦急枯焦贈處衷何限睽違悵莫消盟新先合
契京舊昨同朝蓬貧慚撫筍根心賴孰穮石城開
綺宴爪步放蘭橈去住俱留念龍江夜泊潮

封評事槐庭林君哀輓十韻

明郡伯林君守仁之父守仁聞喪民不忍
其去咸悼惜之

慘淡槐庭夕淒其白露零斐鶵在歲音遠鳳迴
靈綵服朝辭養　恩卹曉楣旌方將封上壽誰為
奪遐齡懿範真冰鑑鄉評豈說鈴松風落新色桂月想
儀刑鵬集俄成賦鴻飛漸入寘舊栽三樹緑新稿
一囊青訃動賢明守哀興遠近垌家兼知易閱民

病惜難醒涕淚傷秋雨帰期感月黄瀧岡埋玉處
攀栢倚雲屏

寄賀家兄怡稼隱君壽六十詩二十韻

怡稼成深隱懸弧及小春波濤方宦海田野自長
辰濯足金沙潤支頤玉几頻翠高峰嘉鄭蓋來水環
鄧菴結清溪曲舟移別墅津門無寵衎聲更有梁
周貧石暖鷗來熟松高鶴更親遊高宜鱠錯範梁
即鱸尊岸幘娛笑絲簪花壓髩銀詩儕鳴白孔里
社集朱陳桂苑香飄馥蘭堦玉茁新雲軿瞻上島
仙馭企比隣采菊懷同氣分箕少二人豫章終得
報建業屢馳神嵩祝趁金瑣潮宗下　禁宸時堂
丞應天應　朝回仕小參先進來仕上俱不敢回
家順程遠駐節凝望阻迴輪對月裁魚錦看花附
鴈賓江湖歎遠客風雨寄唫身隨杖期難定稱觴
約再申百年逢頌祝雨露洽
堯仁

為包民哲題東谷卷十韻

包君隱東谷名重甬江東地勝蓋金鴨江長度玉
虹守玄符象始受說自聃翁鄒黍春迴律張梨實
映紅不須畊壠外還擬臥隆中遷木嚶嚶鳥吹衣
習習風幽蹤如子午問道即崆峒表宅瞻羲仲迎
陽邇木公虛明聲自遠神應景還空欲請藏脩益
頌君語莫窮

題壽國寺壁上十韻　寺在董山莊後

韶提藏省奧青接董山莊發興雲俱往催歸鳥自
忙斷碑瞻史相老衲演阿王鶴引蒼松路苔封白
玉堂磬音和曉籟梵語出幽篁露縈銅盤滴秋眠
石獸涼雉飛株躍錦秔熟潤春香陂巘拋双展迴
溪恰半航本題齊國主桐宋史彌忠像儼宋冠裳
為想祠前月精神可一方

寄桐城徐黄門寫懐言舊二十韻

井谷望蓬瀛朝陽憶鳳鳴覧輝宜禁苑揚采合桐
城諫草傳新録詞華起舊京引裾真内史載筆邇
承明世忌劉蕡策誰憐秋老情相如風遠獵玄素
諫西營計豈妻君早時嫓范鎮名忌荒垂禹訓崩
解借秦評漢黠非真聽唐維自直清更絃諧雅奏
調劑集群英誼昔秋闈重踪今斷梗輕海濱傷李
謫天上夢徐卿馨播香薰貫神遊渴企剃拾遺應
雪侮論列定持平仗掃沉舟羽期開部屋愀久知
玄未白已覺酩非醒室罄書充棟瓶懸粟在畊服

枯娄婦泣骨刻杞人盟抱璞寧愁刖和梅欲獻羡
緘詩慙腐語頌美愧吾生

戔白追輓詩

輓顏郡守公公乃寧波二守揖之之父
追輓仙蹤遠泉扃瑞氣呈啟夷寧洪隘曽涅白全
貞直道終權展牧功孰薦明馮唐懷
聖主魏尚屈廷平燕石書丞績邉祠表倅名烏傷
遝淌泪顏水永流清康老堂前扁楓山史外評便
之羞巧宦鷂之振家聲器属青雲彥音留白鶴鳴
獨憐伊澤遠陵荣在阿衡

市舶陳提舉考績之　京索賦十韻

春色映征袍鄞江聖擁濤帆風開柳市蓬月起蘭
皋別調初聞笛離筵欲蔡槽宦鄉憐日久京國仰
天高上苑宜翔鳳玄都正種花官應移要路譽已
重閑曹靜寄鳴琴宓勤堪運甓陶脫褎毛遂顈刮
目呂蒙豪炎海歌清宴氷銓簡畀勞爲看承簡擢
未許盼歸旄

竹泉詩

誰賦北山萹居閒地自偏風生三徑竹月引百重
泉興寄淇園外占遺渭水邉入林蔵白日泛艇坐

青天蒼翠疑湘浦冊青逼輞川野開秋更綠溪[illegible]
思猶玄唫細諧金奏淵澄潤玉田清非蔬筍俗鈞
可柳枝鮮憂之憐心事謟之惜世緣夢思何處切
童子已忘年

懐贈市舶太監賴公二十韵

皇明宮武肅　内署凜氷霜公稟閩南秀群空薊
北良[illegible]儒推俊爽　禁苑籍輝光擬侍弘文館期
供六本堂　彤庭需顧問　經幄侯班行
使命胡辭閟分符屢出彊周詢多采納敭歷試才
長外局除戎器名山鎮武當燕齋尋勝跡吴楚吊

溟茫玉樹春風徧金莖曉露凉
龍飛時靖滌鳳羽復翱翔揔舶臨吾郡懐夷讋異
方化應来職貢譽已動倭王種石雲根壮移花紫
赳忙墨痕鐫翠辭詩草潏青囊耋靜琴書寂宵[illegible]
燕寢香室懸高士榻車式古賢鄉梦弼將徵呂[illegible]
美可佐商耒應淹旆節終擬陟岩廊腑語非繁[illegible]
論交誓不忘

菫山文集卷之三

嵩渚李先生硃點　甬川張先生黄點

七言古詩

讀五代史五首

假子吟

古來宗法明且公鬼神歆類世系隆紛紛五代俱草竊義兒假子良雜傭唐家存勗尤泛濫終聞奪復非顯蒙紹真數華雖冒李萇旁霍夏還祖甫朱梁假子欲繼統友文偏愛婦冶容宣淫麀聚生𢙢禍何異螟蠃徒費功㰁豈梗楠涇別渭臯孫鳳遠各類狆天潢玉牒重宗派同人類族易象崇不見單恩徐世勣一言幾禍唐室空秦呂晋牛恨終古胚胎凶孽成乖風吳姬宋子了莫紊春秋律自宜尼翁

伶官歎

莊宗雄傑開唐基承業張公宣輔毗唐統方孫承業𣪘病切膏肓不可醫美色遊佃竟沈湎昵狎伶優如嗜飴伶官小技賤且褻戲侮俳諧蕩四維狼子從謙領禁衛情懷叵測如渴饑陳俊儲源拜刺史崇韜直諫捋馬施誰知禍起從謙賊樂工樂器燔君苑裂膏汗血十五載兕顛棟撓知何其千古貽譏李天下綿綿此恨無窮時覆轍梁唐何瞬息陳隋末路同一岐慨深不獨歐陽子鄭淫佞殆垂洪規

避暑歌

梁皇避暑思高秋宗奭張家恣狎遊豈是宸居真偪側此心鴻鵠不可收唐宗愛奭復全義寵臨宴飲更密稠焦煩溽暑厭宸御窮貲創建清暑樓孫兒稔禍欲雪恥郭伶終遂滔天謀九重大內若芒刺微行野宿皆好仇宋徽花石知已覆汴京翠館咸遮留果然蹩躠拋左右青衣困辱千古羞物性天成有彝則豈獨男女歌雎鳩垂堂杇索有深戒宴嬉隨地生戈矛太息滔坑然歆火雪山水柱成膏油天君自有清涼境八囱湛湛浮虛舟

出獵歎

莊宗銳志秋霜嚴三矢告廟勍敵殲宮中承業棄良輔崇韜受首困伶奄臂鷹嗾狗思曠莽禽荒之禍隨酒酣馬能高拱守淵嘿遠狩恣情殊不厭矜畋近郊損禾稼諫者僅得慰語恬伊闕再蒐窮晝夜士坑卒陷同髡鉗大獵白沙挾宮眷合圍旬日

毛羽蕪大雪彌山盡僵仆衛士發屋焚茅苫竈爨
釜破絶蘇嬰一空瞧類無巨纖自古蒐苗在鳥獸
今看人類遭刈鐮搜閭搖窖及襁褓屠戮萬丈飛
光炎掩卷還憐晉男子塞聰蔽目嗟衆憸

東遊歌

蜀主東遊青城山后妃冒涉虎豹關佞臣導請秦
州衍太后却食空淚潸愛切倚門欲腸斷輕車朝
出期暮還獻圖作俑安重霸治内王家情未闌伊
客秋臣結幽誓假詞贖武意度閑行宮別署教歌
舞良家子女花斑斕延優乎張混帷薄荒迷不但行

樂閒怡神亭外草華苑奄伶將帥宴上班賢尉華
陽死忠諫若臣沉湎忘憂艱商王洛汭周八駿江
都錦纜樽浪轘豈謂還宮席未煖生俘唐闕無慙
顏吁嗟王衍何足紀凛然青史懲情頑

爲虞部曹以貞寅長題山水圖

芙蓉渚深漁篷膜斜日孤鴻落清影蕩漾雙舟發
浩歌高臥幽人夢初醒楓林織錦生紫烟月照千
山紅欲燃寒林鶴老露華重秋光净洗爭嬋娟江
山誰寫丹青臉壟眼摩挲看不厭幾時長嘯越臺
邊圖畫天開非設險

爲秋官邵天衢之福建審録重囚作

拍堤春水溶溶暖舟子歌聲雜笙管挪市南頭駐
馬頻欲折垂楊金縷短秋臺仙子張高牙畫船直
到閩天涯掌中雨露漸分挃吹噓斷梗回枯槎成
案云云庸錦織道傍竊議多緣飾枉死偷生兩未
明寘寘有念憑君直君家折獄務得情得情不喜
惟哀矜神魄郢斵心應手舊傳明允知可徵丈夫
舉動能無補佇聽封章裨絹黼耳目親經可柰何
命隨巔崖民事岩清時愧我卷曲樗用慙膠柱惟
執書分曹別墅蛩睞目鉛刀不濟將何如聞君此

行驚且喜乘時功業真可紀于今　帝德協重光
岦肯脂韋市朱紫嗟君克拜承欽哉欽恤惟從寛
恕來汪踈百念不能數離腸欲盡還呼杯

渭陽餘意歌　題中舍陳鳳儀送舅氏吴別
駕之任常州卷

長安陌上花如染落絮飛英輕點點朱輪白馬步
參差曉出城闉恣光閃前驅提節賢大夫別駕吴
公盛威檢中舍陳君金勒隨秋水精神寒玉臉大
夫欲別中舍留下馬攀援戀頻摻送客都門無日
暮去住情深此何歎清酒如澠來百壺歌喉響徹

行雲歛酒酣去矣還躊躇亹亹高談非昧闇勉旃
中外各自強萬事臨岐毋憚險丈夫豈為旦夕榮
須使勲庸有餘欸青史明時信直彰身後生前誰
得掩揀息陳君謝雅言惜寶藏珎避涍玷古来送
男渭陽情萬載千秋名不忝餘韻遺風奉在茲命
題詞容非附諛我慙盛事不逢歡即景抒懷猶湛
湛耕瓷臨楮愧語徑附尾詩家登琬琰

送宙長王德華之任山東糸政

春風吹花白冉冉柳色花香浮玉隄紫陌青驄緩
蹴蹄絲控不動閙驕嘶驕嘶向東如欲西使君吐

氣凌虹霓泰山在仰朝可躋壯遊何異登雲梯
天語叮嚀若耳提名藩重賦需勾稽徵科有術安
黔黎賦足計充無號啼晰桑順序嬉耋倪青田甘
雨春一犂坐見無穲畫纘綈豈獨茅檐留犬鷄充
充滿野黍稷低農家社臘將紅泥循行不憚周山
谿齊魯文風收品題老手奇勲似取携鳳鸞隨處
無畢棲甕窺小子徒味醯班行每藉開昏迷贈言
醜拙投詩奚大羹應不遺蒿藜

耕漁圖為無錫華隱者題

乃翁耕漁真足圖圖成可爲趋競模𥚃舟卧穩五

湖小立隴遺安百慮無黃雲接壠粳糯香鮮肥赤
鯉登俎烹春梁釀酒携婦子酒酣耳熱歌羲黃風
雨陰晴天未知蓑衣蓬笠吾有司耦耕不傾問津
者豈謂扶犁需一絲可惜此圖好事留求之不得
真無由賢孫不變萬金酬篋喜遂同珠玉投徵詩
滿卷寫珎重書香奕葉同傳流

題山水圖長句

十年夢依東海頭夢裏山川金碧煥曉起遥看天
外青長樂朝回花底散江山豈在圖畫間自是人
生心跡判官曹花木也四時堆石疏泉稱偉觀每

憐退食來委蛇寄興登臨空日旰幾度南郊送客
行王削西峯雲吐半鮮鞍席地縱雙眸瘦馬催歸
林鳥亂歸君忽持手軸來使我輟食推公案展開
疑是陟蓬壺翠巘蜿蜒青不斷四明天姥指顧間
赤城鷹蕩春流泮一水涵虛誰剪來晴川刻曲茫
無岸漁榔牧笛似聞聲梵宇層層松自畔携琴客
度石橋南桃李溪頭錦爲幔幾度攜鋤及雨天不
畏浸淫不愁旱柴桑雖僻自衣冠酒盟詩社互追
喚始從畫史識朱陳乃知劉阮俱爲誤馬得移家
住一區朝夕春山憑我看不須馬上與夢中滿壁

睛光常爛熳嗟君好奇那得之名畫應知此爲冠
題罷新詩還借留寧爲丹青復士嘆

題畫墨竹贈應天舉上王汝和

琅玕聳拔雙立清四座翛翛風自生若節何人寫
幽素花工爭出應有情廿年春雨及春夜蘀龍漸
養頭角成幾見紗窗影華月儀舞倫儔鸞尾輕孫
枝茁勢迸滿地引得新篁有與平明日秋風驚蒼
翠鏗鏘遠聞金玉聲雅歌商朝入笙管律呂諧和
丹鳳鳴

喬松圖爲同邑人賦

內署塵清肌骨涼喬松對立百尺強生綃忽開雙
老幹滿庭蒼翠相低昂人言長松秀如繪我覺奪
真畫手良真耶畫耶杳莫辨貌出幽人端雅相幽
人錢質亂鬚古高風逸響鳴笙黃雷蟠雲宜神鬼
伏星移月轉顏色將安得高堂置此老頓令六月
飛秋霜吁嗟常偃筆非少赤松東海今爲鄉鄭山
萬丈種欲遍鬱鬱董莊候我狂蟠根露腳坐卧穩
鳴琴酌酒終徜徉

夢日行

晉元帝微行至蕪湖覘王敦敦夢日繞營

覺而追之帝以七寶鞭遺路人爭相傳玩
乃得脫歸故有玩鞭亭遺趾在蕪湖溫庭
筠湖陰曲正賦此也

典午中衰斷絃急北客南冠楚囚泣敦賊垂涎九
鼎危黃鬚龍種潛伺緝奔冤夢日白晝驚駿尾巴
騎已雲集情知日像帝王尊尚肆狠凶計停縶七
寶鞭留似有神天命危微不容粒鳥魚穴蟻終殄
夷龍種蜿蜒起幽蟄可憐夢日日光偏徒使中原
仰周及遺鞭爭似博浪椎江左奄奄何暇給古亭
嶷崎蓑草隄細雨斜風助嗚邑逆順存亡若鑑空
長嘯一聲毛骨立

長江萬里圖歌

君不見天地鴻濛一氣爾氣泄洪源水爲始萬象
胚胎頃刻成賴此江流貫今古南北橫綿杳無極
界破輿圖漫衝激扶桑樹影拂流沙血脈潛通世
誰識岷峨楚漢演淹長九州淵浸那頡頏東流奮
迅海爲壑波濤瑩潔浮大荒噫吁此江流英雄萬
古愁血腥汙藪澤骸骨滿汀洲兵戈藉藉逞神武
巨艦長舸若環堵颶風惡浪高棹天勝敗由天不
由主霸王空負艤船約老瞞乘勝反扼角吳楚爭

雄昌疋成晉宋依形迯偷樂中流擊楫神鬼驚新
亭灑淚蛟龍泣乘時周陸就功名蓋世關張命何
及六朝自吐吞五季相躪耕乾坤自覆翻日月自
薄蝕人消物盡舊事傳惟見長江流不息長江萬
里語莫窮良工收拾歸筆鋒恠底眼前雲霧濕恍
惚風雷書屋中隱君席上有至寶舒卷明窓萬慮
融一樽傾倒發狂歌欲隨列子凌長風

人備天定卷倚和湯憲使完之韻爲京兆吳

文英寅長題

吳公凜凜氷玉壺乾坤正氣隻手扶宅心履道坦

不紆清風偏灑擊陰敷歷遷臬長三楚隅頓瞻省
署誰拓圖舊開背山陰棱汗陰森巨木輕斬屠剗
高結屋何大夫鑿靈泄秀忘遠虞公運神籌不爽
銖欲還舊貫真宰俞衙清晝白無遯誅乘閑四望
步綠蕪撤除新構樹竹梧立石題名完軸樞璞全
見壁沙露珠正正堂堂邪棖驅後先無復淹滯吁
龍驤驥奮皆康衢悟昔人乖天故逈人謀備定天
自手嗟公公溥志九區一臺浮議消甌臾振拔飛
雄雖始吾說著天人古不誣豈不聞三槐堂銘紀
大蘇論取包胥爲楷模公與二子同出謨人備隨
徃何崎嶇人備隨徃何崎嶇

送兄仁仲憲副貴州兵備詩

孫臣釋樿朝　神京　當宁正懷荒土寧貴陽萬
里烽未息借用師儒洗甲兵　璽書曉向明光發
拜膺新命風翮生聲教流通道非遠　君恩深重
身殊輕平生艱險表勤勛遐遺奇蹇胡留情再更
臬省民艱悉乂贊樞翻略精春風化雨徧村落
文資武畧宜公卿于今坐嘯折衝侮鐸聲還並鈴
聲鳴冉裳丕變鄒魯習殊方永謐烟塵清茵蒻應
收瑚璉龍驊騮步入康莊平

題家藏董山莊小景圖歌

四明四面山列岳佛頭螺髻咸獻形直與扶桑接
天盡遠柱近抹千里青董山居士眼何小甘倚一
拳藏拙老亦董承分爲喙名豈不慙芝愧瑶草拙
翁開笑但低頭腐朽未許汙罔仜秦漢因茲起封
邑敢與嚴婺論春秋適然先世遺薄田結屋可望
山之巔課農桑興即長徃安流五里歸放船半生
京宦淹南北曾假丹青寓心目賜還骸骨又幾年
今日山莊懸此幅看來不辨山與圖晴峯潤墨爭
模糊溪瀨松篁送繁奏此身如在氷玉壺烹鮮開

釀香滿壓醉眼呈書信口讀心期粒飽秋日黄更
頭桑岳春雨緑莊前曉霽嵐霧消華山橋去不斷
橋直向天童蹲太白東尋玉几攀金鰲沙溪菴吊
深寧墓史相大墳傳闔户採得靈峯方竹筇趙陵
幾塚條迷路採奇欲再力不勝闔門坐聽山鳥鳴
欲示兒曹假圖景田江遠沂濱渤清

題杜梩居人物小景圖歌

杜梩居奇且古太瘦不慙工部祖擅丹青極有名
人物寫來尤逼消此圖竟寫何人影闌至三賢各
清夏面對峴嶽鼇太湖焦尾不鳴金鴨冷無乃秦

之良漢之傑李龍蔣鳳名殊別雅容好似眉山蘇
又如呂相家變圖還訝蕭然形跡踈獨少家庭譙
敬模何為筆底生氣扶笑傲一堂如可呼清真本
是列仙侶暫寄玄都便遐舉青鸞入户翠開封桃
李成莽紅亂雨展卷應窮太始心秘語何由入塵
耳奇童傀首契琅音我輩但窺圖畫裏吁嗟古人
不可期神仙又豈凡骨齒凌虛感與有新蒲鍊骨
陶形方自此

感遇四首

南海歌

南海長流日夜忙不洗苓通應好潔人生愁債了
無休日擊空頑肝欲裂海昏氣濁產鄙夫天性惡
庸還陋劣孕頑納腹真糞孫聾啞餬塗倒稜鈌死
醇欺君官拜丞凶兒鬪里川流血執鞭隨行獻逢
迎很子為容佞媚悅乞　恩干澤及荒堂堅欲無
涯人嚚吶黄閣青宮無一籌馬鹿不分桀是雪鬼
斧雞推封豕牙鎖鄉誰掃長蛇穴高風愧殺曲江
翁天地愁容長慘切

相州行

相州田首泣英雄晝錦精忠韓岳府可憐勳業竟

戊壐惟有遺名光宋譜于今元凱正歌勳誰遣老
姦長不腐繭絲天巧足誅身機械神扶曚阿堵
孝廟當年燭檜心試鯀登庸由街胥朝投恩府暮
拜翁近倖貂璫相夾輔染指樞銓誓必酬久竊計
司國遭蠹龍溼提孩骨積山喉犬放鷹鬼為舞黠
子承家猶更孫自謂天公聾且瞽誠醜除凶頑我
恐不禦魑魅禦雷斧

邳陽謡

邳陽鼙鼓似漁陽赤子潢池弄兵革誰家金甕啓
盜心唱義興師爭奮翼應為人心憤切肌凜凜假

詞氣自直當年臺諫蔫四臣僨敗相尋何大巫美
新千載唾不乾奸黨勢如河北賊追憶掴朝內瑾
雄烈火拔骨灰玉石併力擠排頓命臣屛正崇凶
手可炙太阿凜凜威福專黃閣掌銓人辟易一朝
死裂迸骨鳥瞳敗幸然梳冠幘多蔵不獨水滸招
假手綠林誰更惜

金山曲

金山對峙鐵甕城舊相居閑迎警蹕錦纜長江來
不窮萬里鯨波揚綵鷁乘輿忽幸金谷園風景江
南真第一鳳管龍笙協舜絃珠簾繡柱明光日昔

聞左右訪名家終見潛行臨巨室燕洽渾忘堂陛
嚴寮寀豈但同遊逸自愬昔愧薦賢忠恩怨平生
知己異誇喬威承弁冕光華玉貢金情未溢六飛
明日又天涯悵望秣陵景簫瑟鍾阜光涵玄武湖
釣弋行看窮蚌鷸

刑措頌　正德改元十月作

皇明成化甲申杪甲子功終弘治末
憲廟純心授受明
孝皇恢廓由內省期興禮樂躋大同　朝野師師
歌蔚炳家法相承四十年周室成康漢文景懿徳

洪武頌開先
英祖勳由多難全朔漠重清普花貢復銓巡撫按
三邊閹奄曹賊已烹醢遺孼仍剗昭武權（內官曹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反伏誅）跋扈亨彪俱赤燋
武功覆轍由貪天（忠國公石亨子彪武功伯徐有貞俱大順間並磔也）詒謀殷鑒諄諄切運屬垂衣
光舊烈倖門鬼竇久高封汛掃款竅祇兒穴淵默
寧存驂乘疑燭邪消黨祛讒說
洪恩曠蕩矜　育欽恤頻看布昭雪死刑屢覆囹
圄歷無復參夷罕族誅條格煩苛東高閣法曹絕

奏叛逆書直越殺降僅貶謫咸寧功過還乘除承
統戊申盜弘道乾坤闔闢神卷舒元凱登庸四凶
畢萬尹李劉俱放黜孜省獄亡繼曉危（李孜省邪術道士繼曉妖僧也）暴殘巡察或懲一梁方李廣
俱近侍　毋貸留寵戚貂璫咸戰慄法嚴左道尚全
宛救白官從輔獨北虜火篩自殄夷（火篩虜酋名弘治化邊而殁）不聞赤子弄潢池体周肱股契
心腹重離交泰何乖睽庸碩畏法士知恥省臺司
署登熙熙何幸微官逢景淑措刑追賦鶚旁詩

効樂天體　六首

樂天風詩即時事以寓諫後世矜其忠志焉
予索居十載感時觸事不勝杞人嫠婦之
懷每托聲詩韻語以致畎畝不忘
至尊之意亦自謂言之者無罪也惟聞之者
以爲何如哉或采録焉以備矇瞽之誦未
必無小補云爾

御馬行

吾聞内廐有眞龍談監置官名御馬宣武揚威戎
政先駷牝詩歌雲錦野
朝賀彤墀獻渥駒衛列騰驤供掃洒奚人勇士食

大官粮料衣裝同錫嘏籍貌從来兵部徴于今弃
藪同市賈傭奴閹孽倚貂璫二十四房塡壘夏坊
分中外各倉塲民部收支由贋假
泰陵睿哲奮乾綱直攬太阿還握把驗實勿稽汰
僞誣日减千金正操舍正德年来駐蹕多窮谷搆
謀如巧冶
天王嘉靖播堯仁舞法閹洪憑 廟社倍蓰加徴
益肆欺揺鼓佞聲惑韶夏倡言禁苑有舊章不許
外臣知衆寡勑旨宣傳意氣雄自信北司意如赭
京儲百萬半費糜視世盲聾盡瘖啞臺官猰宰懸

請頻歆復成規如裂兎我頭蒼穹耀太陽赫赫光
臨霍益下窮追作俑禦魑魅蕩滌胃腸消痞瘕民
脂 國計略昭蘇莫笑俚言眞土苴

狼子謡

吁嗟狼子渠魁彬内挾妖狐承帷巾箏兒虎鬪蔵
蠱膳廖孽飛飛鵬名眞卞剌竟莫展廣射空通神
浸淫禍水燕燕津高岡燃鬼火玉石倶灰壓菌芝
馬鹿公欺 奄雛大類相爲親田夷剌麻生同衣
獻秘訣握佞脣肖衣驅盬櫛盱食絶甘辛胡爲魑
魅引羼鼎虬髯靛目喜蘊嗔佅離變幻呈技新俚

據座蟠纏身鼠舞鬣啼蜮撩影庭集梁鵬聒耳頻
太阿倚傍窺瞋翠華適忘虔寅芒刺叢肌心棘榛
群兇再剹天罰嚬天有鑒法自伸市曹陳尸烏啄
馴前車顛軸後推輪
明王有道守在隣化蒸刑腐格頑嚚稽顙单夷朝
紫宸四八年面伏圭賓德广懷畏歸
堯仁

老兒歎

刑人自昔供掃除正德老兒眞可歎稔禍權由八
巨璫二十四衙相弁翰一枝呈来一枝新惟覩

天王迷夜旦戰場䩞鼓不佳聲馬跳深坑禽落。
穿楊射栁奪船標
聖武藝精今古冠技能品第賞罰明贖罪入金不
容追驚看泅水摸淵魚伏虎鬭蟲雜蓄漢商賈緇
黃集市壚酒肆花旁任淆亂豹坊馬監餘十年更
侍北遊南靖難憶昔中官多朴勤每日得覺來伐
叛交南闡廣著忠勳從此機宜職文案私爭今多
幾𠜾兒撤與妄爭登龍斷富貴榮華反掌間甲第
山連城墅半民居發盡築墳園　勅護祠宮金額
煥蟒玉貂蟬充里閭播弄乾綱如戲玩
天開嘉靖掃攙搶剔藪除凶頒漢汗秖蔵凬伏伺
穿窬城社還嗟潛伏窼更乞　神明天討彰勍黨
蠛渠比京覌

樂星詠

吾聞治世景星明今見樂星光掩日內藉北衕鍾
鼓司外統教坊唇齒衆教坊　勅建有新祠市庫
朱門神且疾馬監豹房供應頻希　恩寵貨階
秩紛紛劇戲競取容藝竭可憐窮幻術四方雜部
徵不休官為經營築居室列品分曹致語新褻侮
穢汙肆任穪

孝皇憶昔懲禍胎曾付法曹治劉實實死減賢𥼶
衆徒遂見招權干憲律有興王蟒過通衢締結叛
藩咸股慄追憶中宵送樂神
九重見慣忠遠出北衍南巡搜㝠蔵後車少艾皆
尚鰌留都句月竭費供六院三街囊罄畢風動穌
杭奔且狂選市烟花及嫠恤
天開嘉靖雨入荒戍發淨軍內寧謐放遣宮人怨
曠消遠鄭誅亾屛滛泆風宣雅頌禮樂興舜禹神
功端可必杞㦗頑献丹衷蔵
君德剛明終始一

新寺唫

自來佛寺盛南朝四百八十不為少禪林今日似
蓬麻處處鍾鈴聞昏早形勝兩都僧占雄一寺興
工如掠炒官家發帑勅建崇額賜巨璫厲私禱祝
釐　宮壺設壇齋護塚嚴墻畫華表西教元為清
淨宗豈得奸逋竊玄造
天王自是道心寧禍梗厲階何日了驚看大內極
深嚴何物漫滛入微眇丹青輪奐忽澄鮮矗矗雲
霄入晴昊追賦當年新寺哀正德群兇已枯槁歎
尤海印害金剛佛子法王逋天討黃衣赤領頂紅

毬秘密侏離蔵幻巧散花呪水竟何裨日擊牛羊
供醉飽迤邐光陰夢不醒容顔漸失當時好從来
狂惑易傷生鴆毒鎮鄉匪梁稻淫聽鴟鴞指鳳皇
目迷萊葹稱瑶草龍洲沙暖水鳴愁上苑風顛花
巳老金莖蔵嬌望斷春玉痕啼血迷昏曉驅除蛇
虎大禹神無伏周公剗夷徐舜勳二十彰癉明勇
烈雷霆拉枯拷蔫靖追媲三聖功終古
光天光皎皎

南廵歌

勸君莫唱南廵歌幽歹聞歌更嗚咽潞河錦纜指

天津載滿魚塩沽海竭田畝樵蘇屋宇新千里帆
檣宮府列所司貢獻立程規罷皿尉玠懲恭裂觸
禁愆期條例新入金贖罪可昭雪秉時行令玩物
華戈獵遨嬉忘歳月守衛鞭驅撫按趍濟魯淮揚
勢如破長江天塹布龍舟平履金山登巘嶫爪步
千官戎服鮮
駕近留都咸伏謁六軍萬騎塞閶闔隨處觀風矜
𥓲骨劉戲搶探法從光入城百技喧
舊闕宣傳苗待起 鍾山棄鹿潜蹤馬避節龍江
彩綺闘划船角撼金釭鼓撾𦐇網昌星羅玄武湖

狼説吞舟魚可截甲胄蹐擊牛首遊士馬輿屍觸
炎熱長干兵器動哀鳴晉石訛言自消滅
皇朝景命比天齊杞國何須泪垂血翠華歸馭忽
然動導俑群好窩弁弑
山陵北拱眼成枯貞白臣心何處揭

逆菊

嘉靖壬午積雨彌時家家種菊不
見有花詩以逆之亦致招隠之意

頻年種菊愛品奇尾䘠分盆開紅白今歳恒陰苦
雨多浥爛苗荄剛寸碧東園已負落英餐叙宮杯
盤愧依籍好事還誇藥譜存楊妃西子空標格閑

翁𦬕酒欵狂歌何處秋容映冠幘走覔郊畦日易
斜高齋閣置雙雲屐芳塵流水夢魂清安得金錢
滿阡陌棄冷枝疎竟杳然嗅味難忘更何適紫桑
遅爾欲傳真大隠移文乎氣脉戚戚離邉蛩語哀
泣訴還如助相惜更從蓓蕾挽霜妍涼月虛堂臨
素兔

買栽庭桂有花喜子惟孝中舉詩以勵之

桂花三種白黄紅月裏姮娥固根柢秋風點染亦
煩勞何事天公分品第中年歸卧董山幽幽谷忘
情若棠棣臺堂南向每移叢招隠人朝太早計教

子辛勤十載功買植春深䙡樹藝移來弱榦是平
肩忽挺繁枝若羿翳時逢嘉靖布
堯仁天朗惠風暢無際庭外喰邉報吉徵葉底芬
芳金粟細分向清容静寄園　買自表文清之孫　一
脉斯文真卜世鄉書報喜合神交草木如知决隂
替郡國紛紛多鄰林謝宗寂寞占蘭砌天爵由來
道義崇清白先規望承繼莫因犢愛怨而翁志尚
德成非小慧文獻四明炳若星齋沐猶堪挹光霽
象賢仰止在精强美合樓王持左契

題家藏寒江釣雪圖歌

國朝畫史吳小僊贈我新圖雪滿天千山萬景白
一片潑墨淡濃山抹烟憶昔　先朝兩徵辟
孝廟温顔憐恠癖野鶴崖鷹不受縻巨璫奏遣除
禁籍留京勝跡多品題泉谷風林閙號啼自是平
生酷酒捉妙奪造化如羿倪披圖小舟露蓑笠使
我詩肯動鳴咆澤腹氷堅何處漁謌孤興遠人難
及氷山疊疊寒月高風急舡飛不用操燃竹烹清
動歸興收綸𨛦市沽濁醪楚些應須招此老好奇
只恐成枯槁洒贈知君深意存長望剡谿雲杳杳

長醉歌

朝顔醒暮復酡衆醒獨醉將柰何眼中仟九歸闕
羅静俯假寐春夢鳥兎東西機上梭逵登樞要
窮坎坷問年叙舊各髩皤聡明髦俊驚老悖因循
歲月成蹉跎莫臨青鏡舞醜態影婆娑莫照清溪
水消削成公雲上牙落盡下齒脱盤飧餚核空眼
過愛吞歎爛憎硬脆幸此杯逢賢聖多徵醺高唱
進李杜滿斟白泛傾江河西風但見掃落葉東海
何曾逝波仰天復長顧方寸還揣摩淵憲伯牛
名不磨彭聃仙化盜跖壽考甘爲激烈羞婀娜劉伶
荷鍤見亦訛蛋生乾沒不在酒惺惺夜旦銘丘軻
惺惺夜旦銘丘軻

黄石歌

一片石黄非金頑可礪鈍淬銛鋮荆砆卞璞空自
欽造物因人重古今誰視銅駝荆棘深君不見金
臺高幾賢豪燕京馬骨沉蒸蒿又不見黄屋嬌存
羽翹戊陵聲急風雨號石園花亂飄郭家㲹已䍳
十萬馮郎叙巢妖幾馭元載兼胡椒季子誇多糴
妻嫂相如賣賦今寂寥鄧飢烈臭遺禍苗禹能夯
乞墦間餘可憐媢寵非道腴誰比介姿來不渝秦
鞭不動射莫穿水山銅柱何足肖銘鐫泰岳勒燕

然周王斲鼓神護全蘚苔剥落野火燃素書編簡
乖年年

題家藏五鶴圖歌

所貴萬生生意新區區色相非奪真而况胎仙邁
凡骨風孤韻遠方入神吕君廷振稱畫史洒洒丰
標超俗塵
孝廟王音褒藝諫適情放筆俱動人翺翔我昔涖
南都贈我翩翩五鶴圖立石伴松海天表雄姿逸
態如可呼長唳將飛還四顧羽儀飲啄情自孚三
天曉月墜凉露一禽一影皆氷壺感物懍人傷秣

陵當年愧我叉負丞于今松石老東海坐對生紛
還拂膺絶粒閑吭倦將瞋擘霄入漢力不勝鳴陰
和子響泉谷似引鳳雛朝日升盈顛王雪卧青田
焉得丹成朱頂妍衛國乘軒亦偶爾琴書趙老慙
腰纏冷然清夢入秋夜飄飄客子群蘇仙光生四
座勢欲舞薛公遺墨浮雲烟

短恨歌

樂天恨長我恨短欲髻幽懷假笙管鳳笙龍管絶
餘音古瑟聲希琴絃緩思澁枯調淒婉爲勸杯觴
傳歎歎賢豪多少刼灰消促促光陰悲旅舘君不

見彭澤柳成都桑肯謗二鳥爭輝光哭淮王吊沉
湘羅池廟碑同流芳江都井忠州鄉河汾獻策慙
隋唐夢憶長庚悲耒陽惟有斯文昌羑里公東碩
膚鳥几几絃歌夫子厄匡魋道顯涪翁明世紀鶩
湖津白鹿址武夷未夷紫陽紫乾坤正位復清寧
曦娥食既光如洗君聽歌意何如誰人授我圯橋
書徐君翊博浪車荆圖豫炭同迂愚曲肱晝卧耻
華胥飲水一瓢甘且腴莫歎奔輪馳峻坂衰年猶
自珎三餘我歌君莫歇俯仰還躊躇

重山文集卷之四

嵩渚李先生硃點

角川張先生黃點

賦

泣椿賦

儀部鄭嘉言作望椿樓以思親〻亡已輓

予感永慕之同情也為賦以悼之

羲于朝步於西闉登小樓而望椿愽馳情以興惻

喻賢者於為親昉靈株之挺立實暢茂以秦〻羡

春秋之千歲而置蒸嘗於匪倫視明堂之梁棟亦

幸舍於輪囷恨鯉庭之塗阻思蔭覆而無因邇客

居其誰棲來蒼翠於芳隣毋乘風於月夕念中熱

之涸神培乃深根之固久乃壽相之真比瞻雲於

嶺海係薄日於沉瀰忽露零而霜悴號降割之高

旻痛沃根之復土詫勁質之委塵隨商飈之蕭颯

何飄落之易湮愧後凋之松栢等蒲栁之淡旬頖

以顲天之惻曲通以帝閽之司昆泪九閽之嚴邃

冐虎豹之怒嗔柰目枯而吻裂曾神御之猶申彼

清都之閒適非泣感之狂恭盍拭襟而静省覩遺

愛之子身悟彼莊經之妄與賓詠之俱陳物緣終

而繼始化往舊而續新毋憐枝而追影徒沾襟而

漬茵詰回文鏥鸞塚卧白石麟養萬鍾而弗及薦

五鼎其何人冀泉扃之瞑息尚永念於嗣堂搆而

承負薪也

遊大墳山賦

山在重山之後乃宋史嵩之瘞其父母之

地有壽國寺為香火院史墳偏擅四明湖

山之勝此特其一爾

睇嵒莵之遼巘兮甜憩倦足於巖阿訪故相之遺塚

兮臨斷碣而摩挲聆浮屠之亹談兮忽猿嘯而鳥

歌指南峯兮昔培土以為屏泝河流兮乃濬川以

護城訝坤維兮咸效職而助靈翳宋社南遷兮勢

如綴旒主甘俘辱兮臣忘隱憂優游漏盡兮遺恨

一丘嗚呼桓山石槨兮眯日揚沙坡翁興惻兮泉

枯石窪鼓琴寓戒兮悲風助嗟慨培峰就夷兮土

輸甓窒石麟顛卧兮松栢為蒿幸河流舟我兮猷

畝尚饒夫物化兮俱盡慨草木兮更萌懼吾生兮

寂寞隨漚滅兮電形躍金難鑄兮沈痼莫醫蟬翼

比輕兮鴻毛與微徘徊林莽兮惆悵焉歸

水明樓賦

弘治壬子監稅蕪湖嘗登公署小樓望江察細誦少陵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因以命名且賦紀蕪湖之勝云

惟水與月造化之精瀚海攸宅太陰西生靈娥懸象坎窗昭融聚水月於一樓盖寰宇之至清嗟彼樓居奠江之皐明瞭遠邇微殫纖毫陟尋俄兮鬖流瀣儼蓬萊兮與之招要噫嘘嘻洪濤洶湧兮潾乾坤之垢雜驪龍跌蕩兮抱明珠而灝泣忽澎湃以號怒兮奔走馮夷時澄湛以縞素兮再瞻望舒於斯時也浩浩洋洋如覺如夢神飛目揚擘瓊桂

扼蟾蜍駕紫鳳策天吳仰窺廣寒之森爽俯闞蛟窟之縈紆鬼府獝鐍兮嚴護呵海若遯藏兮掣鼉鼉興闌珊而廻步訾頑昇兮靡碩群仙揖予曰胡乃容與僊几迴絕也亟旋爾路餌余以靈藥和天漿泛余以星槎為歸航恍御風而虛徐既返旆乎樓居一腔兮瑩萬象自如銀海浮壺觴而滉瀁瓊臺照寅腊而靡滓引舩竿而謳歌憑欄檻而搆思窮嶠岷探禹窟泝荊湘之浩瀚面滁廬之突兀拱瞻鍾阜虎拜 皇圖鎟磯靈澤奐寬可呼夢日玩鞭陳跡湮蕪滴翠孤亭山谷有靈神山時雨李衛猶生赭塔兮聳西天城兮踞東望南亭吳波之翼立引西樓彖史之清風或感時而吊古或怫悒而氣阻或怨或怒或興或舞盖更籌有限而贈筆無人亦匾匾其何補梵音送明金烏啓行予乃醉而醒復而平擲紈扇而下樓就石牀而假寢歛疇昔之猖狂咸付之於一枕

聽竹賦

董山居士養痾杜門忽有扶節之叟挍刺而獻文曰予乃王猷苗裔愛尚清寒卜廛闤闠種植琅玕因端聽竹請公賦焉居士曰凡蜀夭喬之類有形

無聲匕隨感觸難辨濁清吾子其有音律之可正抑任天籟之自鳴乎客曰予為混同淆雜若厭淫哇憐此君因風而戛擊乃素心密契於交加方其陶情於旦暮也摵摵迎陽消消滴露夜衝飈而若狂夕拂窓而如步迨其寄懷於歲月也鳴雨送春搖薰解熱俟叢葉於秋唫聽折響於積雪所以靜懷淅瀝動憶玲瓏細篩玉屑清切金琮企音於龍種振羽於鳳琳含牙伊之絃管置褱曠之鼓鍾既頫忘於飢渴且不覺其褱瘝爾居士曰至人不滯于物尤物不累于東如子偏聽未為廣谷豈不聞

鵤啼而憂鷄鳴趂舞依嚼而悲鶴唳氣阻背適然之逆非虚受之所惟隨物以用長而體宏而用鉅吾子當外直其操内虚其中節縈而理堅潤以貞務使萬善畢應一德服膺則禮聽如顏氏耳順若尼前可以希舜禹之延納豈徒繫物感之憧憧耶答喜再拜紀辭于編襲藏而退比之韋弦

辭

程襄毅公夫人哀辭 篁墩先生之母

皇穹妙物兮聲符氣同南金荊玉兮聯輝異攻蘭蕙芬兮九畹鳳皇鳴兮雝雝維篁墩兮世胄里還珠兮瑞鍾移家自南兮天意隆騫侑為理兮嘉會通桂有馨兮菊有英椒為珮兮荳為繩巫咸占兮吉㝱来鸑鷟兮儀庭福澤綿兮春泳崇丕基兮如陵𡺸巍峩兮怡仁髮期壽考兮天齊傾吉凶倚伏兮難諶雝常降此凛秋兮白露為霜玉歸璞兮藏潤䕭沈雲兮殞光追帝飆兮不返盻河漢兮無梁將望舒兮引御乘瀛埃兮高翔路杳杳兮寃冥冥山迢迢兮水冷冷子規啼兮鶴怨風蕭蕭兮馬鳴高墳峩峩兮真此佳城豊碑皎皎兮億載[illegible]懿行之純潔兮永昭回於汗青

輓吏部尚書許公哀詞

歆歟公生兮浩氣全嗟㦲公歿兮耀簡編際孝皇兮深眷倚翊 當宁兮秉鈞銓如藝相遺齊賢於興國猶神宗留君實以輔宣賴 昏謨之宏遠在易世而同然繄公歷官兆臬兮風紀揚累遷都憲兮撫邊彊布德威於同陝兮成勣績於甘凉及總機於宣大兮身勇退而名益彰佳正德兮殫忠藎踈勸學兮期㝷唐桓桓司馬兮戎務精巍巍太宰兮藻鑑平抗法守兮道揆隆視去就兮殊從容氣𣜖掃兮泰宇清廓刑碟兮 邮典崇桃林肅漢兮函關寧浮丘僊化兮靈符迎伊洛流名兮瀍澗盈凶鍾琬琰兮勳勒銘慭子迂菲兮荷簡旌追懷德教兮涕沾膺遥仰龍門砥柱兮鎮陝洛而靡傾

閔生辭 有序

嗟夫人生有涯而情欲莫既生之勞欲之勝也人者不泯則天者愈斲幼而昧焉壯而貿焉息而老焉生將窮矣死何裨㦲是養生適所以戕生也古人㑺㑺内省外脩咸達之于詞蓋詞賦者將以達志而情各

異焉昌黎閔已郴州閔生皆有所爲爾矛
老休之暇追惟此心惑于毀譽動于榮瘁
而戚于生死作詞以自警蓋一息之存萬
靈之未泯也閔則思思則奮反正于常非
寡過復善之本乎若如復志懲咎則非其
才異其遇不敢竊比昔賢以益愆也凡我
同志尚其矜之幸毋以其命名同於郴州
而幾幾云

閔吾生歟藝何所成、德義黟矣媿忝爾形豈啻童
以自固卒屯亶而匪貞迨惜陰於耆艾乃追悔於

孺嬰雖秩容之慘戚亦旦夜而清明柰隙駒之促
迫逐鳴鷃之遐征壤爲山而黟黃川學海而阻盈
比浮生於蜉幻慙草木之再萌奚畏殂而歎老忍
慕崇而嗟卑繄賦形之有定惟復志以無期雖幸
生而違性將乾沒之允宜嚮伊優與骯髒或腒啇
以靡隨弟流連于光景易臣䄪於典䕃刓聽嬉而
惡檢將刓方以棄規毋靜脩於瞑息懼禪會而詣
離懷金簡之麗澤承謦欬於盍簪晨星忽墜於朗
耀萍蓬奄息於消沉銘肺肝於覥縷負鄭驛之諄
音契闊於雲泥之迹永乖於雞黍之心判幽明於

瞬息感代謝於古今豈芳榮之朝菌寄哀此于蛩
唫憶危顛而刻骨追病蹇而沾襟幸交游于名世
曷進友于昔人舍說鈴之感耳獨心契乎斲輪味
遺經以凝道尋墜緒以怡神辨毫釐於舜跖蓋剿
竊乎故陳還迷蹤于蹊徑收涯涘于茫淪庶常惺
于振拔何堅白之緇磷俟歸全于乘化亦少濯滌
乎腥塵

酹神辭 有序

嗚呼黃河之患與天地相爲終始其來遠
矣自神禹平成之後歷周秦以至宋元屢

決屢治史冊可徵求其績禹功稱上策者
何人哉正德午未年 堂承乏非才殫誠脩
濬以拯墊昏保餉道於旦夕真無策也茲
歸休又踰十載矣患日甚焉何哉仰稽
皇祖親製黃河說以示臣工備著怍險要之自治
感神虔祀格命以回天意拯民艱何其
見高百王爲萬世憲式哉追著酹河之辭
告于來者愚慮一得其忍竊附 謨訓以

賁愆文過歟

嗟乾坤之化機水生一以爲始彼發源于崑崙乃

穢根之所止為漢為潢兮天效形如宿如星兮名
所紀乾傾西北兮坤缺東南朔漠滄溟兮脉絡伊
邇演㴲流行兮夷夏貫經周環雱狄兮奎藏糟醒
繞榆林而湟夏國梁蘭州而秦晉寧分渾源而氿
蔚歷繞幽燕以拱
帝庭兮離關陜之阨塞何其變奇而呈恠龍門孟
津兮河伯為驅鯨吼雷轟兮洚洞澎湃雖一葦以
莫航幸循伏乎漕瀨忽過此而猖狂災汴魯而求
旣兮蜿蜒以九回陡顛奔于百里沬霏々兮噴龍
腥以雨飛渦鳴々兮旋　羊角於井底春桃花麦
黃兮尤盛于伏秋冬蹙氷截路兮為患于不已瀫
河泥為桑田蝕巨隄如利齒或津沽以北向將懷
衛而逆旋或大梁以南决滑州邑為澶淵趍洺濮
曹單兮乃尋故道塹濟寧東郡兮餉道絶咽析順
蹝濠泗而淮海忘平成大智之蹄筌昔拯危而禹
功以集躬濬刋而底于安輯漢沈白壁兮負土薪
歌成瓠子兮神祉及覩史書秩祀兮脩德弭災由
周秦抵元兮孰先所急惟我
皇祖之聖製見超百王而卓立嗣景泰兮築壽張
碑武功兮勞勣彰繼安平於弘治偉忠宣之愈昌

咸竭忱于餉運亦貫魯之舊衰獨琢齊兗而棄汴
梁為有識之所傷懷神禹之成功亦唐堯之澤沛
非一視以同仁凡魚鱉其何罪茲省咎以麦禳禦
效靈而錫類復大渠以順朝宗枝呂梁以濟運兮
永
聖謨以交脩厥萬年而靡懟

七言絶句詩

詠史 十五首

時卒業南雍和麻城李天瑞韵

田横墓

朝秦暮漢耻王侯甘與田横殉一丘五百同心慙貴交義成何必姓名留

長平坑

惡秦坑卒竟何辜刼滿阬深白骨枯四十萬人同祿命惜無忠勇一人孤

歌風臺

氣降神鬼大風雄終古人豪説沛公莫怪髙歌思猛士商山别有紫芝翁

函谷関

任情吞噬苦秦強六國干戈犯虎狼函谷驅兵天地響命迯湯火惜群羊

祖龍居

神號鬼泣祖龍居太息儒坑煨燼餘仁義董公何處得一言興漢孟軻書

烏江渡

雄強自刎涕淋浪掣敵羸劉獨覇王功業在人江

可渡虞雖戀戀豈天亡

漂母祠

一飯還酬漂母恩韓侯何處寄遊魂可憐拒徹迎陳義不保勳庸與漢存

留城

萬户辭封已擇留列侯還伴赤松遊處秦與漢非榮顯欲雪韓家不世讐

赤壁

兵撥將畧老瞞雄赤壁揚帆四碩空天與孫劉分鼎足周郎一炬借東風

五丈原

蜀相光華魏將逃平原五丈仰天髙不須成敗占韜略巾幗千年愧馬曹

長城

萬里長城亦壯圖禍先太子及蕪華楚猿已烈咸陽火始信亡秦不在胡

隆中

當年昭烈顧隆中漢賊纔分大義公魚水遊歡天不佑將星先墜泣英雄

易水

拙脫秦皇匕首存促亡燕社哭聲吞千年易水風
蕭颯疑與荆卿泣義魂
輪臺
遐欲窮邊漢武才末年何事悔輪臺佃玉落々碓
心盡歌動秋風更可哀
河汾
千年講道重河汾洙泗沿流企與墳天地有中文
自顯易名公議豈紛々
董山莊詠懷古跡十首
甬東書院　祀宋樓公昉今為民居

迂齋書院已秤杖又見衞兒結屋深草尚遺基壁
草昧文星光燭夜沉々
東湖書院　祀宋陳公禾今稱其遺族著
多
東湖書院沒烟蘿文介家聲耿不磨自有尊堯同
氣脉不須遺族滿山河
獨善坊　為宋史公彌鞏立
金榜高懸白玉孫不汚宗衮自冠裳可憐三相空
遺跡只說當年獨善坊
省元坊　陳知仲中省元坊在寶幢河[illegible]

我々雙桂白琳琅和仲名遺宋史香真與蒙齋攀
逸駕省元不愧狀元坊
靜清墓　獨善之孫
四明朱學重蒙卿獨善遺坊表靜清莫歎銘章黃
土厚夜光還見貞佳城
同谷墳　王深寧先生塋地
背海襟湖同谷山深寧高塚白雲間千歲秀色迎
青鳥知是先生正氣還
寶幢山　黃文潔先生讀書處
文潔書堂倚鄮峯傷心宋屋旣遺蹤真傳濂洛人

何在仙骨千年白石封
梓蔭山　在定海山上有荊公所書四字
刻石
忿慾知徒懲窒功如何新法競熙豐紛々直到青
衣恨山石鐫題獨愧公
金雞墅　在定海口諺云金雞浮大岸四
明出顯官
沙漲金雞顯宦多二王三相竟如何試看慶曆淳
熙傳不在倫魁將相科
小白嶺　蔡大卿錫小白人巡撫湖廣

太白樵翁廷尉郎撫巡遺事郡書荒清才不愧東
湖秀傳世猶存稿一囊

敘懷贈石翰林邦彥四首

瓊林同醉杏花天別去山中望日邊堪咲重來猶
侶舊郎曹玉署隔塵仙

衡茅三載避車塵滿耳時名屬俊人慙愧無緣窺
至寶徒聞彝鼎是先秦

故人入夢自相歡贈我明珠掌上看顛倒著衣門
外立奎光高照墨池寒

銀燈耿々滿聲和坐對殘編遣睡魔一夜思君玄
髮改文章今古事如何

溢蓮

步引香風翠蓋齊美人來自若耶溪杭顏烈日明
如洗爲有玲瓏玉在涯

蜘蛛網

側目遊蟲滿院飛暗中虛網是危機莫將蚊蚋遮
羅盡血食生涯恐漸非

文人江希冕惠讀山谷刀筆二首

公堂擾々坐風沙寒日西飛始到家急啓緘封對
山谷可憐塵眼欲生花

山谷風高雙井深喜於尺牘領餘音古人不作今
人態刀筆元非此老心

和戶部邵二泉元夕夜坐韻二首

城東書屋臥袁安一榻燈光可庇寒念及九衢歌
鼓動俠遊忘卻夜漫々

踏歌士女競將迎燈火通宵賽月明頗借隙光留
比屋耳邊時送讀書聲

楊柳枝詞和仁仲家兄韻三首

淡黃深碧颭雕欄日映烟梢露未乾鳳輦不聞花
底轉幾枝猶鎖綠窗寒

含風弄日正娑々鮮舞青春已半過欲遣行人攀
折盡綠陰成處鳥聲多

烟籠臺榭晚霏々鳳吹新聲出瑣闈馳道百花迎
御輦雨枝河畔望春歸

金山雜詠六首呈儲紫墟諸友

一帶清流一抹烟柳花時節杏花天分明指與桃
源路小住從今不計年

燕々飛忙水急流客懷何處破春愁分明一段江
南景只少溪邊放小舟

小雨催花數點輕竹籬烟火近清明喚回午夢嗔

山鳥菜甲茶芽賞畫晴
老樹枝頭忽着花溪山春色滿天涯一樽欲赴前村
約茺坐參差又幾家
玉泉亭下玉泉清一派天潢入鳳城春夜幾番花
雨急待河明日兩隄平
寂寂春山十畝餘碧泉流玉注香渠閒来坐遍渠
邊石細數遊魚不羨魚
為度部韓本中題梅月畫二首
每憶西湖湖上村夜深月兒伴梅魂倦来欲作江
南夢驚見生綃淡墨痕

雪晴雲散正疎林老樹生香月有陰愁絶何郎無
覔處興餘東閣夜沉沉
恭和東坡寄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韻選存八首
長虹跨水半虛明放我扁舟載月行人跡馬蹄都
過盡漁歌一曲度清聲
右湖橋
吏隱亭
公餘亭結亂雲間擺脫塵機心自閒春鳥啼時花
映水晚霞飛盡月臨山
露香亭
清曉芬芳香滿衣朝来枝上落珠璣人生幻景須
茶破露垂花間待日晞
函虛亭
亭中何處着暄妍四面天空地不偏肯與風光爭
眼界太虛真景我收全
過溪亭
小橋隨步送人歸閒看長流入翠微今日過溪真
偶爾莫憐苔徑破苔衣
待月臺
每從園缺定来期坐候清光映翠眉桂兒漸高愁
漸遠登臺明夜且遲遲

南園
不容春色管垂楊青入田禾翠女桑何事南園閑
草木都教領得使君香
北園
堂背深深入望餘北園更覺遠塵途物華榮悴知
誰管有景看来過即無
西畦分詠四首
蓮沼清風
華蓋紅粧映日明藕花香散午風清方塘分得濂
溪水隔斷汙泥鏡面平

庭除鳴鳥

繞屋鳴春日正遲傷春又見集花枝野人不用留官曆自有幽禽紀四時

徵君遺跡

毋讐終後全讐毋漢使空徵節孝人三尺墳高雙廟古英風落日滿比隣

翰學遺蹤

少謁清容學士堂仰高不覺髩蒼蒼碧潭夜落星辰影甘雨春回草木香

漢董孝子元袁學士遺跡俱在城南

題海棠白頭公

爛熳臙脂濕未收虛囪頻夢錦城遊好花宜雨還愁雨青鳥傷春也白頭

南歸舟次觀物偶成　選存五首

仲冬風日小園東未放遊絲颺碧空萬境寂藏天宇淨誰將得失了雛蟲

滿園桃李怯風搖欲露新芽凍未消不見蝸牛濡兩角獨留枯殻綴寒條

入午春和喜乍晴軟蟲幾箇競飛鳴莫愁炎暑勤揮撲看到秋來作麼生

竹影扶疎花影重月光移上碧苔封夜深颯颯微風動引得危巢攪睡濃

三月晴郊宿雨乾柳堤隨處轉蜷丸蛻身明日忘塵溷振響高枝吸露寒

題畫

古木雲深路欲迷昏鴉點點覓歸栖狂風莫響林稍葉最怕飢禽雪夜啼

削石叢篁散午陰小橋隔断市塵心溪流汩汩青山暮便是幽人膝上琴

早春見隣杏過墻喜成二首

常恐春容見面遲過墻紅入杏花枝呼晴小鳥寒猶澁看處風光寫出詩

露齊宮江城處處同一枝隣杏過墻東自慙不費栽培力春色誰分半樹紅

移舟訪宮諭豊先生不遇

紅露花梢柳弄烟城西尋訪玉堂仙先生已赴東山約載得春光滿畫船

題畫

雙飛鸂鶒雙鳴雉半舞桃花半竹枝回首曲江行樂地少陵春日正遲遲

泛城隍偶題

霽日晴驕綺羅洲隍陂千頃抱城幽微風忽動浮雲影驚起雙雙水上鷗

正德己卯拉友為東湖之遊紀勝六首

泛湖

東湖風景賽西湖史相祠宮列畫圖不用舟人頻指點留詩欲吊岳墳孤

遊補陀洞天

相公襄括來山河鑿石穿雲見補陀若見崖山還好景慈元宮殿碧嵯峨

觀史相卜碑

深山何物卜穹碑石穴金丸禍已隨莫歎辭王空一擲穆陵遺事更堪悲

遊史墳大慈寺

梵宮池畔七浮屠殿址留留漫綠蕪幸有老松人不剪滿林落日正啼烏

吊尋羅仲舒先生先塋

斷臂盟心守一丘千年青史孝名留湖山朽盡英雄骨惟有閑雲伴白鷗

登慈雲嶺眺望

太師墳塚遍村村道院禪林斷碣存為問雲川烟雨夜濟王何處寄遊魂

鴛鴦畫

夜宿汀洲曉浴江錦機宮冤亦雙雙紅顏不妬于飛翼頻展新啚向綠窓

畫梅

鉄骨橫窓雪後枝廿年京國費相思歸來頻照花光面正是逋仙步月時

同年四哀詩

東川劉仁仲先生

瞿塘萬里發東川憲度夷清重典賢太息蒼生霖雨際追懷舊學自潸然

偲切情深三百群刺心道義讀遺文可憐世講沾襟泪不洒巴江白璧墳

文[illegible]傅邦瑞禮書

清苑危峯切太清詞林碩學縱容城傷心梁木摧東觀風采還聞啓後生

莫歎交情離合間棘闈較藝共時艱夢經易水蕭蕭地正氣分明挹舊顔

甯菴吳克温禮書

陽羨山顏王署仙雄文猶頌董狐編甯菴愚智今
何在腸斷留臺落日邊
眼底年家幾見心每從病裏憶情深自慙落莫天
涯遠欲薦生芻泪滿襟

南陽王懋學戸書

憲學司成少宰英湖方道泣戸書旌為憐郎署彈
冠者考德論文自有評
義重斯文契亦真每從雲樹憶風神年家盛事今
增慨兄弟鄉元哭兩人　君與東川家俱兄弟觧元

題柿葉習書圖

筆法年來重若何霜紅遍染墨痕多自今不發書
裙興紅葉猶堪換白鵝

題畫

清溪宜照雪山晴直度西橋聽玉鳴詩骨不禁風
力勁竹爐烟火促歸盟

詠史

馮唐

少不逢君老可哀漢庭郎署亦奇哉功名文美古
人品文武元非將相才

魏尚

匈奴稍稍避雲中幕府求疵不論功空羨田郎逢
漢室封侯拜相一言同

孟明

百戰強秦世所雄孟明三敗亦成功兵家勝負應
難定首勇元非上將風

李廣

射石穿雲勇萬全勳名真可勒燕然將軍空有雙
飛畧數奇封侯命在天

卜式

應募官家渇濟邊古來背貨亦求賢晚年幸有輸

臺詔政在司農粟在田

遊仙詩十首

預防白髮戀青山十載溪雲伴我閑東望蓬瀛剛
咫尺仙翁跨鶴幾時還
真人消息自難逢惟見江山翠一封安得還丹留
我貌養雛成鶴種苗松
畏老何須照鏡頻鏡中華髮苦催人撿書空有長
生訣季子金多不鑄身
蒸砂何日可成糜腦斷枯腸不療饑郗美當年惟
一夢黃粱炊熟已多時

凡心煑石竟何功日自西飛月自東莫向爐中留
宿火凝神端合見崆峒
煩襟終日苦塵埃不避雲封拂面來惟有夜堂神
氣肅一天涼露浥庭臺
刋山尋脉見蒙泉甘液何時可引年流入白雲々
散雨笑看蔓石細消々
共喜黃鸝集上林北窗哀怨又蛩唫遊仙渴憶鈞
天奏誰識虞廷綵鳳音
麗水淘沙昔見金紛々爐鼎竟何心閑來漫省人
間事幾處蕉湟鹿可尋

齒牙漸落畏盤餐惟有啣杯不覺難瓜棗蟠桃空
入夢調津留得腐儒酸

明州歌十首和李二守川甫韻

環抱三江古鄮州六城飛起望京樓靈橋東跨長
虹度西堰梅梁比鐵牛
海上蓬萊可薦香當年梅福寓仙鄉于今山水清
光映別駕才名漢洛陽
萬金名頌澤湖濱陸李祠高昔鑄身幾處侯王空
石槨落花啼鳥怨殘春
金雞沙漲識寧波顯宦今看宋不過鳴集桐岡歌

鳳鳥擬移桂兔近嫦娥
海入長江水拍天望迷樓閣蜃浮烟謫仙惠化文
翁重無復迎山禮佛舡
唐開州望治平原文物熙々自宋元蕃國梯航經
虎關大瀛書院出蛟門
稅窮沙岸宋明州今喜魚鹽百貨流煑海牢江心
未已笑看龍斷立江樓 有為而發
書畫船輕漾日湖花樓飛翩避氷壺四明狂客青
蓮句黃鶴元非燕雀徒
星羅衛士海屯兵職貢倭王賴永清文獻百年名

宦盛使君仙李蔭江城
大隱花明黃墓春慈湖董井碧無塵二清別墅城
南勝仰止誰為不朽人

落花詩十首

禁用鶯燕蜂蝶脂粉綺羅佳人美女古
今后妃閨情宮怨資小技以遣餘光遠
道益遠矣其免博塞之譏乎
嘉靖甲申春董子識

白頭何事惜紅英回首玄都黍麥清良夜未殘
堪秉燭可容墻外賣花聲

花落閑門似有緑綏飄晴雪戀華顛管絃幾處
留清晝金谷風光旣昔年
辭謝枝頭去便旋更憐春色妬餘妍迺寃留覓知
何處細草香苔點翠烟
茅檐寂寂久懷春忽見花飛又一嚬欲按新腔傳
妙舞半成紅雨半紅塵
飛倩東風巧抑揚又驚急雨洗塵香枝頭滴盡傷
春淚一片悠悠一陣狂
歲華不爲物華留老樹心容萬斛愁啼落鵑花
空染血肯教風咽水西流
花光黯黯晝陰陰悵藉青春滿地金揺落恨風嬌
恨雨絮沉絲斷不成唫
追逐東風上海艖留春欲到列仙家六千兖實今
安在試問街頭三朶花
春信匆忙欲斷寃忽看新緑徧村村老夫自惜流
光邁不放花飛椗蓽門
容消香斷憶丰神簾捲江樓忽暮春怨慾無涯
生有盡惜花還數看花人

重山文集卷之五

萬渚李先生硃點

甬川張先生黄點

七言律詩

南雍卒業歲莫呈諸同志

坐深清夜數更籌玩愒無成負遠遊銀燭未殘猶
對影綈袍雖舊若爲羞春回老圃梅傳信臘去長
江水自流却喜身心随處穏讀書樓是鳳凰樓

哭鏡川楊文懿公二首

奎光一夜掩浮雲腸斷天涯忽訃聞山斗盛名歸
信史乾坤厄運值斯文誰言直道容清世天斬忠
良秉化鈞瑶鶴在空音漸遠高風千古玉堂墳先
生塋地名玉堂山 白鷄入夢恨如何負却山林樂
事多乞老疏翁心獨苦憂時没黯病爲磨泥金函
匱收文字穜玉門庭富甲科丹旐翩翩帰鏡水哀
鳴雙鳳淚滂沱

辛亥歲中元謁 陵三首呈李克諧曹以貞
諸寅長

雨過空原四望清芙蓉天外畫圖明斷橋活水皆
成景野寺閑亭不用名勢入嶠雲關塞逈險懸

壁鳥飛鷲五陵隱約千山繞白鶴青松引去程
三五躋攀與不孤碧巒澄霽湛水壺天開寶域藏
王氣地拓宏規翊帝圖瞻拜始窺真宰意登城若
有老人呼小臣竊頌謨猷麗似此園陵百代無
周遭峰嶂雨初晴陰壑流輝月倍明翠濕玉溝松
檜暖光摇金星斗牛平千官拜罷祥雲合聯騎歸
來醴露輕蹈遍空青三十里永安城北聽鍾聲

秋江漫興　登燕湖倚江樓

西風擡首倚江樓白水茫茫萬里秋獨鶴韻清寒
露滴雙帆影落夜航收暗潮拍岸無虛日黃葉唫

風不斷愁獨愛小窓真景合綠雲扶月起滄洲

春日宴坐有懷南湖舊遊

春風花底看遊絲菜甲茶芽夢醒時傲睨乾坤雙
眼在蹉跎事業寸心知傳燈老衲應無恙步月南
湖未有期空憶扁舟來往處雨香雲淡夢遲〻

江憲使元勛敬亭祠堂

英雄何處可招魂腸斷天涯薦酒樽一節清孤昭
汗簡百年忠孝自高門曾將甘雨清蠻瘴尚有蒼
生拭淚痕華冑煌〻非寂寞歲時香火拜兒孫

官舍詠雪二首

奇花片〻點平蕪恠石枯槎改舊模寒液未凌三
蛋兎曙光先報一林烏衲僧掃竹衣沾絮野老尋
梅白滿顱豐穰固知占萬億猶憐道上有啼呼
凍合黃雲舞態姸緩隨風力舞簷前補完宇內難
平地幻出人間不夜天歸鳥迷蹤無路達老松摧
節有聲傳曉來倚杖探深處掃拱茶爐煮玉泉

倚韻贈楊明父自崑山改尹高平縣

路入羊腸苦未平嶺猿林鳥暗相驚青春澤國新
承寵白璧崑山舊有名香案滿郊迎露冕沙堤留
轍課農畊重臨莫為名賢惜更盡任棠置水情

贈水部王天申得告歸江西

念〻高堂日已西楚雲飛處海天低愁多白髮非
因病夢熟青山不畏迷父識宦情同塞馬嬾占曙
色聽朝鷄秋林送客三千里風月何曾禁品題

溪山春暮二首寄呈魏雲松先生

風急花飛太半愁恠來終日坐溪頭欲憑破悶憐
黃鳥未許忘機近白鷗橫靄斷烟頻作暝小寒踈
雨又疑秋忽聞一曲滄浪調何處漁翁理釣舟
閒坐溪頭看落花飛來片片點晴沙春歸不了驚
花夢節去還留燕子家稚女攀桑收野繭老人燒

竹焙山茶小堂面々流寒玉風景依稀似若耶

雪晴　答王應韶祠部

天上陰雲擘絮衣過庭幾片尚飛々喜從老圃傳
梅信謾掃閒階啓竹扉樹色搖金晴晝短山形圖
玉晚風微徘徊未試登岡屐却羡樵翁得路歸

南郊陪祀呈陳明之郎國賢李惟正諸友

肅立瑤壇候夜分紫虛清冷靜無聞四圍星斗天
垂象萬竈貔貅野結雲搖月珮環聲細細舞風香
蘂落紛紛百神感格靈旗翕對越蒼々仰　聖君

送閣老徐公致仕歸宜興

秋浦揚帆月正圓太平賢相遂歸田普天雨足金
風後三徑花迎白髮前圖畫雲烟還有日寵光山
水自今年老成去國符天道不是遨遊范蠡舡

西望

平原西望路漫々雪後晴光次第看瘦馬獨唫悲
古道野鷄三唱憶朝餐弊簷曝日衰翁暖甲冑衝
風壯士寒憂樂平生關繫切薄才空恨濟時難

哭刑部陳鳳儀　審囚卒於東廣

痛君忍賦哭君詩半世交情幾淚絲曉闕班行空
有著夜窓燈火永無期愁衝瘴雨鴻音斷鬼逐蠻

煙鶴夢遲使節未旋丹旐舉不堪唫望白雲司

官居自述用周惟遠韻

鴛鷺班行忝玉京肯將蟬翼比身輕苦無妙餌堪
醫俗為有微官似惜名　恩詔未能收白紙露臺
何日念蒼生壯心莫恠衰顏迫茅屋秋風萬里情

送鄭世用尹江陵

月出江陵破紫烟春風百里聽鳴絃折腰雖為蒼
生屈強項終歸太史編三峽殘流吞郭外九疑空
翠落庭前先聲早逐除書去沙市狼抓巴怗然

送都運宗廷威之任長蘆

宦情漠々思迢々月落天津正泊潮海市魚蝦占
客夢晝舩燈火坐清宵群黎苦畏丹烟毒一雨先
田赤土焦老手烹鮮真易爾滄洲城外聽新謠

哭水部汪東之　以病告卒于途

懇乞南歸苦病魔忽傳旅櫬渡官河士林有詠方
誇賓水部無緣謾惜何忠屈燕然愁不盡賦投湘
浦淚還多悼亡惜別渾如夢誰謂驪駒即薤歌

賀晉太傅鄉尊壽六十

慶逢華誕喜秋晴南極輝光紫霧輕栢葉樽前凝
翠晚菊花筵上吐香清金魚玉帶榮強健白髮丹

心輔
聖明　國壽無疆公壽永百僚承職四方平
　追輓塩山王冢宰忠肅公
僊軿何處獨逍遥庭下春深長玉茵正氣久閒還
海岳英魂端合寄雲霄山公啓事傳千古路國元
勲重
四朝莫謂晚生專道聽幾回喬仰坐中宵
　戴亞卿　魯府分封
封藩　受屬西曹仗節登程意氣豪老眼横看東
魯小安可也仰泰山高

九重雨露随令冊　十月霜風動錦袍燕錫禮成帰
候早佇聽　天語慰賢勞
　楊都憲　秦府分封
行雲驄馬振鳴珂拜捧龍章出禁坡玉葉金枝新
雨露　堯封両錫舊山河風生塵磧先聲遠日映
霜旌曉乍和天遣憲臣應有意觀風更欲起沉痾
　重遊育王山寺留題廣上人壁
玉几憑虚紫翠巖上方登處見扶桑龍帰西隱拖
晴塔鶴放東林過草堂僧慧佛靈開舍利石蘭岩
桂發天香廿年又了重遊願借宿湯休一榻涼

　贈太宰屠公致政帰四明
鸞書朝出
大明宮乞得扁舟向甬東欲讓陶鈞歸造化為收
霖雨謝神功晚香亭外松生珀晝錦堂前桂有叢
身退莫忘身繫國未容林下獨清風
　燕湖八詠　存三首
　呉波秋月
萬頃玻璃吐玉盤不禁清氣襲輕紈天連揚子秋
光白水拍嫦娥素影寒五夜朗融人寂々九霄澄
湛露漙々何人獨上蘭舟坐擊楫空明眼界寬

　雄觀江聲
江閣砰轟勢若崩四時潮信自奔騰秋隨急雨愁
嫠婦暮捲殘鍾怯病僧狂颶連山衝鐵甕怒鯨歸
海過金陵更憐月淡波澄夜汨々清音近竹燈
　鵁磯烟浪　磯有蜀主靈澤夫人廟
烟籠磯石似輕紗石窟玲瓏吐浪花亭館霏微咸
古廟帆檣隱約送仙槎冥々鴈陣拖秋影閃々漁
燈落岸砂呉蜀有靈遺澤遠一拳鼇立萬年家
　登驛磯清風樓贈黃老繡衣
清風樓上幾登臨景物隨人異古今太史續成高

士傳長江洗出老臣心紫芝漱谷供幽興白石南
山入醉唫相望謫仙亭舘迴一川凉月濯煩襟

哭同寅高屯田楫之

英雄一疾竟難瘳違負交盟到白頭妙墨有痕留
石鼎盛名無分覆金甌揚州風韻梅魂在水部仙
蹤月色流銀燭淚乾黃卷掩夜堂風雨送新愁

與慶成宴

任氣滃浮白玉墀百官朝罷宴蓬萊盤中翠韭先
春薦頭上宮花映日開三殺香飄龍馭暖九成樂
奏鳳鳴来禮成夷夏同歡洽更進　君王萬壽杯

哭提學楊質夫鄉先生

忍聞齊晉泣相逢兩省青衿着淚濃劉向一經傳
世業陽城千載躡高蹤清容人憶黃金鑄逢日光
生白璧封吾郡倫魁頻屈指甬江晴出最高峰

部齋漫興二首

嬾占勲業鏡臺邊　清世遭逢豈偶然只恐閑中
成白首何須巾上揞青天春情共惜玄都觀秋興
還違負郭田新雨鳴堦壁土潤忽看庭外落榆錢
清齋永日夢蘧蘧香署塵清思有餘三尺有編終
不廢五車無腹待何如揚州仙子腰憐重水部詩

人例可除堂吏報衙花鳥靜旋添新水灌盆魚

聞邵天衢山東管泉吟咏甚富詩以述之

燕寢那聞從吏呵公車停處便唫哦風雲盡日渾
無暇花鳥當春愁更多石壁鐫詩傳鳳沼楙泉入
詠協鑾和寅僚無限追陪興才薄途長柰若何

昆侖一鶴圖壽同寅水部主事彭濟物乃翁
壽七十

大地靈源上界通還丹仙客笑無窮雲連影木三
山曉翅拂蟠桃幾樹紅王宰當年留妙染薛公遺
壁見高風披圖總是長生意宜贈人間不老翁

贈大參洪天章復任江西洪公風采壁立為
工部郎中之出色者故詞切景仰之私

前輩風流不可攀追隨何幸浹旬間傾車重沐恩
年誼尊酒還為惜別顏孺子亭前雲縹緲滕王閣
下水潺湲老成鎮俗無難事公暇揮毫足破閑

升應天之任舟中有懷工曹種竹東諸同寅

此君何處寄清陰香署無塵翠作林種王父知燕
谷暖化龍不待楚江深酷憐雨過涓涓靜疑聽風
来細細唫短句遠將培護祝為書高節紀幽尋
不見琅玕兩浹旬若無風韻滌心塵何年薊北還

尋舊明日江南別是春公候賞音懐燕集暇中問
主憶同寅孫枝莫厭根繁錯帯雨分移可及隣

春日郊行至溧陽和同年史文鑑韻

春半陰陰不放陽寒生籬落歎窮鄉麥深繞見苗
抽土梅晚猶疑雪映堂蔀屋晝暄希鳥雀野人涅
飲幾壺觴薄才敢謂膺民責目切民憂自不忘

秋旱行秣陵省災憇祖堂山寺復用韻一首

為省焦枯觸亢陽慰情頼有鳳臺鄉暑消寒谷瞻
牛首青断荒林憇祖堂救暍喜聞潮入浦涯纓那
憶澗流觴忽聆幽磬来深念何日塵機坐可忘

道經牛首山遠眺一首

雙崎危峯起鳳臺路從山背彤蓬萊風迴絶壁松
篁動雲麗留霄宮殿開未了真遊應有待欲題形
勝愧非才山靈莫笑空瞻仰還勝當年入夢来

煎茶詩和趙侍御韻二首

齒漱清芬耳入壺烹煎聲沸夢回初香團自昔誇
龍鳳湯眼分明驗蟹魚爐出縷烟雲細細椀浮花
蘂雪疎疎通靈自是仙家種待試奇功白髮餘
青泄溪山早摘春緘封粟粒贈詩人品因盧陸尤
增價詠入蘇黄更脫陳石鼎松風傳物色新泉活

火見精神先驅毎為清凡骨静震琴音見最親

平蠻奏凱圖為司徒王公賦　公安王司馬
以德望聞于時

司徒承　詔遠平蠻旬月班師奏凱還蠢獠陸梁
輕虺兎將軍策鉞重搖山謨謀妙出丹青外吊伐
功收汗竹間冠屨冊明倫紀振遐荒敢復恃冥頑

中秋夕無月坐候待雨一首

中秋共擬月華明獨喜陰雲滿太清乍霽不妨虛
納爽為之遥[illegible][illegible]十常時皎潔猶堪賞足處呻
嘆若未平[illegible]答無能真自笑欲看天道即人情

瑯山樓為太僕陳卿賦

新築危樓勢拔汗群仙公暇坐蓬壺為構真境供
朝夕每覺良工失畫圖春到林丘鶯出谷日臨岡
阜鳳鳴梧登高不盡　躬源意遥仰空青憶
帝都

和馬宗伯良佐先生病目東林泉山諸公韻

雲翳霜睛匆日除亢遊趍謁侍精盧静悟逐逐蓮
根定心悟遙遙蝶夢虛止水清平珠自濯煩炎消
盡朕全袪兕成已徹天人際不用摩挲夜讀書
養目如齋守律部入廉青訝郷綿竿還老息亢扶

桑䰠乍晦豈談廢草𨻵鶯送新聲催病客春留直色待詩仙名異試作入公館賞細數花隨落日前

京府送推官用馬公詩韻

潤浥蓮鍾鼓雨餘心遊節至徧茅廬青苔喜見秧盈水黄穟將收麥倩霍賦容繭絲道未復仍傳雞眇病難袪民，有䟽祈寬負目斷司徒達奏書不了公家愧習禪敢於花朴問葱辛鐵𥸤渴見刀圭妙監醜容臨水鏡蠲南宋文章懃漢老西川家世重蘇仙滿篇珠玉開形穢晝誦還過夜燭前

送秦司徒致仕帰舒城

勛歷勛庸五十年乞身近喜遂林泉功宣四部聞朝野望重三卿耀簡編揚子潮寒催去鷁霽雪引帰鞭老臣進退占時序憂國還應付滿顛

送白太常秉之考績之京

留都清譽髙清卿六載將功獻

聖明自有謨謀裨國是直由文學継家聲烟花眼底春三月詩草囊遥路幾程冠帶石城樽酒盡盡舡輕放千潮平

正德丁卯冬以府丞應朝覲寓德州永慶寺奉寄仁仲家兄商决去就之懐用蘇集

韻三首

江湖蹤跡歎參商夢入明光覓舊行自笑天涯身未穩何如林下日還長三間白屋書充棟十畒紅粳業在鄉獨坐客窓風雨急無由縮地卜行藏客中懐抱幾回開心事都憑鴈往来當路有岐應惜往畏途知止合憐才正愁門外塵封睫且覓床頭酒暈頭千里鄧江晴漲綠幾時蕩槳亦奇哉心情慙愧野人知更覺蹉跎志向卑欲挽白駒追日御謾徒青鏡卜霜髭一江水遠違庭訓千里書来拜我師此夜彭城經宿處望中烟樹綠參差

大司馬何公太母夫人追輓詩

太母貞賢太史銘載瞻遺事炳丹青孟家自昔聞慈訓國于今表德馨範立䄵叙光世閥孝扶姑舅入延齡淚深司馬傷情處制誥褒嘉比石經

送李太常子陽被召還京

欲紀先勛頌髙湖三長太史起留都喜深館閣還晋彥情切鄉邦戀楷模玉軸揮毫春正暖金蓮開炬日方晡龍飛正爾需籌策先獻匡時保治圖

懐憶錢唐天竺西湖勝遊用蘇集韻三首

常懐勝日楙閑身觸目湖山遍賞春十里烟青鶯
啄桺兩隄晴緑燕啣芹詩留上竺烟霞侶興寄孤
山玉雪人登盡絶峯隨過鶴謾將歸路問居民
逋山梅落鳥飛飛春老湖山願已違花雨浥塵仙
杖遠桺風吹浪盡船歸天開景象留今古人遇光
陰覺是非遥想笙歌迎醉客坐臨松石破雲衣
錢塘隨處足觀風雨過園林曉日驅碑揭精忠名
不朽祠開肅愍論尤公偶逢柔市收新緑小憇梅
巢看落紅春盡鶯鷥鄉國夢謾將雙目送歸鴻

送司寇洪公赴司空任

輝煌綸綍過江東　當宁虚懐禮上公明允譽隆
推憲部平成功重　簡司空淮南再睹臺儀肅薊
北還迎使節崇謀國老成先賦役定回枯朽際春
融

登留都栢臺後亭遠眺一首

湖開玄武鏡光全靜愛鍾山鎖翠烟事往六朝同
禹跡運歸昭代日
堯天層城削石蒼龍繞高閣臨江綵鳳騫獨上栢
臺凝望遠萬民同邑萬千年

貫城道中

十里山光入貫城響通靈谷馬蹄輕泉聲細合松
聲潤嵐色遥分樹色晴物外神仙應有會道傍花
鳥亦怡情蔣祠雲倚山中秀歸引吟鞭恰半程

和大理卿張大經賞芍藥詩韻二首

酷憐幽賞席頻移合集西臺晝景遅紅艷階前文
錦亂粉香風外玉盤欹誰和靈液烝霞臉春染輕
綃雪映姿堪笑廣陵誇異種敢方此日會尤奇
翻階清影愛輕移勝日追歡我愧遅仙子解顏紅
入暈美人微困翠扶欹西臺客會金蘭契上苑花
明玉樹姿自是品高群卉避兩枝精葉總稱奇

南歸守凍東同行余子華太史二首

新栽鶴氅稱綸巾感激
君王與病身詩酒有盟應送老江山不買自成隣
梦殘玉映梅心月望斷金揺桺眼春意領無多天
聽否稍和風日放行人
東海鄉遥歲月深碧溪蒼島梦追尋越王臺下曾
申約賀老祠前不媿心已緝衡茅三尺厚欲汲松
竹半窓陰暖風漸着官隄桺細數寒稍集暮禽

曉渡錢塘江

湧金門倚鳳城懸舟渡錢塘破曉烟送客吳山青

烏外迎人越樹白雲邊夢遊江寺花生筆怒泄脊靈浪拍天浮游垂鱗今已矣得歸喜就甬東田

得歸湖東小隱志喜二首

湖東小隱絕塵囂列岫如何飲一瓢杜曲薰天慙北里洋州勝景首東橋垂綸水暖魚忘餌伐木山鳴鳥應樵瑤翮在空音漸遠滿腔詩思夜寥寥

茅齋湖曲倚雲幾小圃藏春盡日封紫燕新巢成四月黃梅時雨久三農戒嚴詩酒神初定病卻琴書藥可供一笑推蓬天地窄重峯遙露碧芙蓉

城南預為壽歲和仁仲家兄韻五首

息肩何處獨留情隱隱瀧岡起一成此日種松期數畝他年刻石弔書生蕉湟杳杳俱為幻蝶夢遽々不受驚投老喜逢終老地亂流長送月華明

此生形役愧忘毛馬骨年來久謝皐蜊足壤泉聊自適魚憐濡沫已忘勞且投深谷藏塵鞅為向中年感鬢毛雲脊石舁江繞郭夕陽秋映栢林高

塵蹤久與白雲期春雨瀧岡拜掃時甬水抱村清更澈鄮山當戶遠尤奇委形還愧蜩枝化凡骨空懷鶴背騎跌坐草菌閒點檢物情原不繫遐思

蝬蟻烏鳶不繫情且留泉石伴餘生山花冉々分

時景野鳥飛々迷送迎引水滌沙真穴露誅茅洗竹小堂成忽聆幽磬禪關外瞑坐蕭然百慮輕

城南佳勝愜前聞花氣千林雜異芬未必青山嫌俗駕且從白鳥狎同群林邊馬鬣岡形斷沙際牛眠雨跡分為喜樂丘供遠望鶴歸松杪弄晴雲

東山詩呈寄華容大司馬劉公

雲卧東山又幾年再收霖雨寄林泉人歌瓠子全隄壯天與元城玉骨堅　當宁能罷頻入夢泰陵松栢已參天薄才企渴凌烟像萬里江清海月圓

遊天童寺題太監堂壁

目倦心馳縹緲中攬衣直上梵王宮藤蘿半掩千峯月松檜長號萬壑風孤嶼鶴穿雲片片碧潭龍卧雨濛濛塵心久渴曇花獻頓乞天家現一童

雲莊散望和答見素林公

天啓雲莊歛百籌武夷山水送悠々應留謝傅安黃髮故遣袁公尚黑頭詩律晚超三體近簡書春炙萬竿脩獨憐夢斷梅花月何處光分碧玉流

復奉和見素林秋涼詩韻

園林棗熟夢安期乞得瓊漿薦一卮楓落江汀秋

已慶艖衡牛斗夜何共久知老病終難遣欲試丹
方忽自疑南北鶩飛嗟旅鴈殘沙眠影不須枝

秋江漫興七首

涼風一夜發東溟庭葉聲催客鬢星霜更憐秋
月白烟輕倍覺海天青喬松積歲期成珀老鶴長
鳴忽墮翎過眼物華何足問謾臨池面數浮萍
玉露光搖庭樹林忽驚絺綌曉寒侵卧高喜絕闤
鷄夢病起還全抱甕心鱸鷹細鱗入鱠玉黍留餘
穟雀分金扁舟繞熟秋江路蘆荻花飛雪更深
纖雲絕翳碧空晴陰壑流輝月倍明兩浙正聞輸

餽餉三衢近喜撤防兵城嚴畫角飛鴻遠書覓征
衣促織鳴老病牵收萍梗迹還同木石度餘生
鄞江秋色抱城斜振地雄風捲岸沙三港潮鳴神
女廟一天星動水仙艖懸金正慕屠龍技毀璧還
深履虎嗟卧足小齋聽夜雨獨留蓬鬢待黃花
蕭蕭落木動狂飈博望乘艖犯斗時山巢夜鳴金
落索渚蓮霜斷錦機絲風高子美傷茅屋秋老淵
明把菊枝回首江樓烟雨夜拍天波浪片帆遲
東海秋清練不如列仙疑在蜃樓居淩波鬼泣珊
瑚樹絕粒人收薏苡珠楓葉飈紅雲片片蘋花盡

白雨疎疎臨風莫謾傷搖落蘭桂光生白露餘
翹首蛟門日更東枯荻葉葉舞天風還憐旻倩桃
呈實何處安期棗獻紅前島鴈迷滄渤遠斷崖猿
嘯乳泉通整冠不盡登臨興直上蓬萊路幾重

登尊經閣為郡博遣先生作

危簷層構此尊經朕日登臨仰 聖靈坐捲四窗
簾雨白倚看百尺棟雲青望窮仰者思觀海道在
階天豈摘星為假息遊消遙念講堂風月自中庭
使君登覽即蓬瀛寄興憑闌思獨清充棟儼符黃
閣夢開緘還會白頭盟遙臨雙島簷迎日近俯三

江背繞城不待倚樓占南紫鶴窺池鱣忽飛鳴

登招寶山觀海為趙侍御作

使君公暇此觀瀾穹石名鐫翠蘚斑風送帆檣天
共遠烟消斥堠晝長閒蒼龍唫伏澄泓底紫鳳笙
傳縹緲閒閬苑蓬萊如咫尺白雲玄鶴自飛還
桃杖藤節不用扶唫邊一望半輿圖珊瑚照夜鯨
吞海星斗爭光蚌吐珠島市鮫綃冰蛋舶蜃樓茄
鼓賽天吳一聲鐵笛龍唫細分得歸艎片月孤

重遊天童和同行王侍御韻

長風十里散雲衣登盡危峯思欲飛路夾青山天

行嶂林飄紅葉鳥無衣玲瓏石應千巖響太白岡
通 線徹幽谷驚傳驄馬使不妨老稚款柴扉

遊育王寺復和王侍御韻二首

頻遊令喜慰遐思書院祠賢似有期先哲高風師
我輩使君東道擬當時惟應遺興娛泉石莫放閑
心近鹿麋文潔深寧嗟不昧坐聞靈籟靜中吹
深寧王先生隱同谷山文潔黄先生隱寶幢
山俱與育王寺為隣堂欲為二先生立書院
於山麓而力不能及故深有望於侍御云云
蘇宋文章百世碑 宋蘇長公 國朝宋潛溪俱有碑文

阿王常見顯光離要知僊蜀投荒日便是鑾坡視
草時跡即鴻泥真偶爾根憨草木自淒其華山拳
石天容我且近禪林寄一枝

和天宇夜宿北山僧房一首

花徑陰森啓竹扉壯山移景又疑非雲封僧鉢龍
方蟄日麗岡梧鳳欲飛城月可庭山籟寂佛香迴
篆曙光微遠公不作尋真會為我攢眉與約違

題畫

誰寫新圖筆意遒少陵應抱古今愁風搖細浪汗
層碧鴈度長烟一抹秋穩放小舟輕泛泛遠聞長
笛思悠悠扁舟卧足幽人夢笑看蘋花映白頭

吊古七賢詩

宋尚書公 禮

宋公新祀濟川阿咢力山姿永不磨 宮殿材充
已貴平成功在會通河簡深
[illegible]恩尤重論儤恭衷世孰多公道百年今已
中州淑氣勁非苛 鮮學士評其戇直而苛公
論 駁之

章恭毅侍郎公 綸

分死批鱗陛血流皂囊封事史臣收郎官已抱虞
廟戚卿佐還捨社稷憂終見 東宮還鳳詔躬逢
南内上龍樓 兩朝爵謚恩尤洽恭毅名高鬼亦
愁

項襄毅尚書公 忠

中郎歸漢脫天驕 公以員外郎陷土木之難歸自虜中
直至元戎擁纛標矢石披功親百戰士酋摧翅落
雙鵰 平陝西土達滿四之叛 受降城啓軍容肅廣
惠渠成旱暵消襄毅已彰司馬績項公遺事數驃
姚傳 公征陝西馬端肅公為副都敬仰不已為之文

余尚書肅敏公 子俊 四川人

郎曹薦剡協臺評（為年恭定公所薦）試守西安起令名宦轉九堦應重鎮功宣萬里復長城新開司馬余公廟舊說鄜延范老兵帶礪三邊烽燧息寒笳風月自秋清

李尚書恭靖公 敏 河南人

清朝恭靖表司徒獨與年公望實符（年公名富見名臣錄）泉府勳名懷宿望襄城淑氣自中都三臺慎簡風儀整一節清忠玉立孤晚末章疏還耿耿協庄弘治獻良謨（公與諸公論事不避指斥猶犬之喻人猶頌之）

儲侍郎柴墟公 巏 泰州人

倫魁兩牓憶柴墟瘦鶴枯松影漸踈有病構屯終辞穀無兒承業表遺書清通吏部名猶重簡古唐文思獨餘官斬台銜何必問論心頻夢夜堂虛（公與虎谷俱無子士論尤惜之）

祭酒虎谷王公 雲鳳 山西人

當年郎署劾權閹節槩平生憲臬存（以祠部劾李廣謫知陝州升提學山東憲使）閑隴衣冠收教思陝州桑社酹英寃遺時懇避中丞召師道還聞太學尊淚洒遺文懷虎谷百年交誼更誰論

山莊漫興三首

輕風吹袂步晴堤晚樹拖嵐路欲迷茅屋可容溪月小釣舡不礙石橋低原田布穀催春鳥籬落炊烟報午鷄寂寞逋山千載後何人真隱上新題

天憐踈小息山可巖谷新傳叩角歌豈有虚名招病祟慙無清興逼詩魔幾人豪傑登青史滿眼文章擁綠莎恠底落英飛絮滿顛風怯雨柰愁何

鄉國頻年蟹稻肥南山笋蕨北山薇錦文照水山鷄舞清唳摩空海鶴飛燕市還聞收馬骨蘇仙應悔泣牛衣不勝詩思凌肌骨應為江山助惋悽

梅花詩和韻四首

籬邊倚杖立多時消息先煩起我詩忽見遠林舒蠟蘂始知深竹隱青枝群芳灼灼天為品孤格飄飄物豈私珎重東風傳令速不須頻向手中吹

微陽一點破嬌妍花信南林過北園姑射仙遊風送暖羅浮光動斗橫昏高崚冰柱傳清影留月紗窓憶夢魂敢向東皇攀逸駕急呼明水薦芳樽

點染渾疑墨未乾精神繞覺化功難飽諳冰雪三冬味吐出珠璣萬斛寒古調曾聞征婦泣新粧羞為俗人看繞籬不盡幽居興又報尋梅促據鞍

西湖春色滿岩隈清興何妨寄早梅韻切手摽懸杜老詩枯皮骨恨方回還愁仙子乘風去長憶幽人步月來一曲琴心惱離緒高眠蕙帳覓餘杯

和李二守公元日臨賞紅梅韻

寒叢老樹亦逢辰紅映酡顔粉和勻晴日弄枝何太早化工着色不須頻喜深元旦高堂會夢兆明公杏苑春天為斯文真枉駕調羹他日更何人

種雲詩為太監賴公賦

靈源培脉種雲根片片晴開海氣昏潤閣商霖蘇道渴光扶　舜日散朝暾梁公陟岵丹心遠東野為龍妙句存莫道無心自舒卷暖回春色上天閽

用和司禮蕭公壽八十六詩

三朝耆碩玉為相捧　日丹心格上蒼思湧綵毫文入梓麻宣綸綍墨生香期頤共擬彭仙未精白誰如衛武強胥漢遥通青鳥使獻將一曲侑霞觴

和李二守小至舟夜感述韻

微陽初復寒雲冥江浮晚色春生萍南天夜夜步涼月壯極茫茫瞻瞻星隣家鳥鵲嗔還喜野店犬雞聲與形頹然老翁正軒晒枯槎一任飄東溟

老翁自述二首

老翁受頌南華經焚香坐仰天光青推窓只見竹松舞閉戶豈知猿鶴聽風鳶久絶綠牽念竹馬還看兒戲庭長空無雲月華白絺綌不禁寒露零

老翁貪睡昏沉沉覺來莫辨天晴陰山雲淡淡為誰白野鳥飛飛知此心古人不見竟成夢令我無言空自噎長風吹桑動春色花發酒香還醉唫

和非丘子喜園產靈芝詩韻

紫頰玉綵企來旬閒詠靈芝應小春格律又傳周侍史賡歌還愧漢庭臣莖扶貝菌盈盈秀朵結雲英曄曄新幽谷療饑懷妙餌笑呼鶴鹿共幽人

懷仙詩二首

瀛仙長憶路漫漫却老丹遺換骨難每恨秋風歌漢武何如鷄犬遇劉安草枯猶見春苗露漏盡偏憐月影殘對越惺惺天籟寂夢回紫府不勝寒

手植桐君引竹孫自憐齒盡舌空存三生誰是神仙種百歲難留鬼客冤已絶簡編閒白晝不教爐火費黃昏採芝茹蕨流光盡北望崆峒泣舊恩

詠史五首

長門宮刺陳皇后

長門塵鎖避千嬌奏賦承恩復內朝白髮向嬉盟

誓短黃金難買妬痕消重看貝緑還椒屋又見鸞
笙引鳳翅雲雨高唐朝暮爾豈知鉤弋孕神堯

宜春宮悼秦皇漢武

羽獵長楊驕渥注宜春遊樂恨無涯又知雄武殲
秦族又見封巡禹漢家此日謾傷人指鹿于今吏
進棗如瓜尊訣愧殺長卿賦烏哭疑聞孺子哇

長信宮　美班倢伃

賦成長信氣凌虛世德班家又倢伃幽掖自憐雙
鳳朶後宮辭上六龍車妾心不待盟黃壤女史還
愁蠹白魚眼見漢庭消禍水昭陽飛燕竟何如

未央宮　頌蕭相國

未央新搆煥岐雍日月光搖錦繡重欲與山河增
景象不虞壯麗詫真龍楚烟追恨三秦烈漢社還
收四塞封天險關中瞻鳳闕西京元杞赤文終

長樂宮　歎叔孫通

漢宮法酒馭群英秩秩朝儀表位清煨燼已殘周
五典絃歌空念魯諸生總看秦項傷龍鬪焉得夷
變協鳳鳴從此帝王無四六監儒虛竊奉常卿

七言排律

石城司訓魏雲松先生壽七十賦雲松壽意
詩十韻致賀祝之意

每憶雲松思欲騫從龍隨鶴過林泉情拖雨脚江
河潤水溜霜皮鐵石堅擘絮可容寒士挾埋苓應
了濟人緣謾將蒼白隨時態自有葱蒨傲晚年奏
瑞老懷慙宋史膺封非念委秦編傳岩久閣霖蘇
渴商廟還虛棟即肩彩散五章光滿地蘿垂千尺
翠參天出塵已覺心情嬾凋後方知節操全漠〻
卷舒東海岫童〻高倚北山顛百年心節誰摸寫
天與先生壽意偏

壽家兄怡稼隱君壽五十詩十二韻

兄年五十弟何心望祝南山思不禁久客自憐時
冉〻還顏不覺思駸〻蘋香秋水重陽過霜老東
籬十月臨最喜懸弧逢令節為憑扃鴈寄餘音莚
前慶合田荊樹門外光分郄桂林家釀滿樽須盡
醉萊衣媻舞且開襟先春桃李顛連萼迎臘篁松
翠幾尋幸有田園堪種玉豈無經史勝囊金半生
辛苦身無恙百口生全福在陰應律文鸞隨老鳳
當場寶瑟和瑤琴節高真比黃花瘦境順何愁白

髮侵目斷鄉關無限意新詩書罷獨沉唫

同年會分得尋字賦成十韻時以府丞考滿會于京邸黄都尉家凡三十八人

酒香花暖正春深二十年来此會心附尾末由隨北驥許身還復愧南金每因契闊占鴻信暫喜趍陪聽鳳唫海内萍蓬真寄跡天邊雅樂羨希音七卿翰苑官聯斗群彦官曹秀拔林數合雲臺堪秉志筵張洞府且開襟樽飄紅葉環桃幛袍拂蒼煙坐柳陰為述勲盟申慰藉更從晤語卜升沉勉期竹帛應追古世講兒孫直自今明向留都懷勝集客窻清夢費追尋

人瑞堂賦贈海寧祝夢窻先生壽九十

遥憶東南人瑞堂逸翁高坐髩蒼蒼神遊錦里江村外興寄孤山雪樹傍入老藹藹詩律細出疆藉姓名香華陰策蹇心期遠渭水占熊夢兆荒功郄金丹元自固養安蔌水味偏長吹塤應節分賢仲解組承顔獨季方公季子惟貞桌工部員外郎致仕養親培護栢松扶竹祖引趍衿珮踏槐黄林泉飛步身何健螢雪觀書眼倍光道契棠公符𥝠識學從衛武得精強百齡伊邇重開歲擬遂登堂

獻一觴

董山文集卷之六

效樂府

兩京雜詠

我
國家並建兩京冠絕今古偉矣盛矣品
題賦詠奚俟堂贅哉惟承乏有年職分勞者
瞻仰
陵園巡行巖藪將
命奔馳無少暇
焉凡經營監役課省振拖不憚幽遐咸爲覽
歷故耳目所覩心思所發形諸韻語者每有
之非敢謂鋪張宏麗宣達隱憂也將以備紀
述示懲勉於不忘爾樂府云乎哉樂府云乎
哉

康定陵　在金山之麓
監國承兄統嗣天　壽陵㙾后啓隧泉胡乃升遐
金山遷
憲皇復尊號　康定謚求宣四海還歌景泰年小臣
肅拱九慨然仰瞻金屋浮紫烟　堯仁懇舜孝度
兩朝家法自心傳　重華運洽千萬年

二十四妃陵
在金山分二園一園十一位一園十三位

英皇治命肅
憲廟遵炬純嬪妃不許殉山陵二十四妃免同薨壽
終喜相仍　皇子女仁愛全家法元從心法傳兩
園隧井金石堅恩澤漏九泉瑞氣蒸雲烟小臣供
事歌
舜天

孝穆園
在金山弘治初遷祔　茂陵今有寺存
紀太后　堯母尊光啓弘治元　孝穆錫類恩滿
乾坤梓宮祔　陵寢仙遊蕭寺存雲飛鳳杳杳澤
遠龍蜿蜿
嗣皇孝敬倫叙敦漢唐近世何足論　奉慈殿同清
溫祝釐綿綿　聖子孫

蔚王墳　亦在金山
蔚悼王胡夭亡卜葬龍穴昌太康公主仍繼殤小
臣職營兆忍視封雙岡體懷弘治法虞唐訓典懲
怠荒前星宜耀少海光還錫多男符頌章念枝茁
秀玉藥香方知天道信有常非渺茫

南城桺
在郊壇之南二十里即南海子

南城柳色十里青流鶯不住聲蔭養

三宮壽鹿鳴遊人策馬金勒輕芻莧匪充貢維鹿閑

不驚正德脩營十載功彩雲金屋香靄中忽傳出

獵郊齋宮柳隄奔壽鹿翠殘飄落紅可憐一騎群

丹空鳴呼湯網仁自隆弘治間嘗請斫柳以充燒瓷之用蓋同之于民也

西湖景

今沿湖三十里俱為寺觀增廬遊樂之處

西湖景盡不成金，倒浸玉泉清五里閘三里亭

通院禪林不記名十五年来工不停庭臺處處列

畫舫遊人躍馬馳香風天教土石塗青紅捕魚弋

鳥来不空君不見燕山石似玉堅大窩㮚盡無窮

年鯨鱗碑碣處處鐫文山祠宇何寂然

玉泉釣

泉源自衆山匯于西湖覽勝第一

金水河内苑流通太液波玉泉亭西山涵沫湖水

澄一派天潢分塞磧萬古靈源来不極　蹇朝懲

捕魚厲禁密如織内庭自昔絶鈎綸時備　宸遊

觀化育何人又賦摸魚兒不羨津人泗水速君不

見垂堂子惜千金覩常誰獻僖伯箴天與非熊渭

水潯

盧溝隄　即狼窩口築成名固安隄者

盧溝小黄河桑乾源派多　神京西望一舍遠奔

衝財蠹橋易頽平聲王梁百丈拖紅影金隄十里萬

狼窩因公時展玩太息步陵阿水靈效順躡蛟鼉

雙流迅清濁和直通餉道海口過誰分曉月詠載

賦平生歌

沙河渡

在昌平道中謁　陵病涉今成橋未久而將圮

天潢萬派朝京城月兒灣水寒且清春冬涸秋漫

盈中元謁杷愁公卿昌平道上虞宵征舟航濟渡

僕馬爭壅臨喜見石梁成柰何工促將圮傾不見

清河之橋長且勍玉虹跨水何坦平儗此須為經

久營公家涖公事在實不在名

通州城

新城今貯倉廒所積視京倉三分之一

通州新舊城糧儲在新郭司倉内外鄉累踈患卑

薄計儔趨胼胝程賦脧膏膜若教征歛寛暴横宜

使金湯堅且清狐鼠穴尾誾傾為閭唱籌幾正名

蠶食空慆情君不見正統末景泰初名臣建議焚

通儲敎倉粟在泰漢壚頓陳警戒蔵無虞

建業水

金陵古名今有建業鄉在江寧縣

建業水大江長濯纓濯足如滄浪水中魚品奇且良鰣鱭嘗鮓鱸香武昌何足量于今萬京邑尚有建業鄉路經牛首過祖堂維時遭亢旱沉涸龜裂塘江流遠空湯湯莫救荒壠秧安得隨龍注漢沛甘漿還看黍稻登豐穰歌倉箱

秣陵秋

今秣陵鎮在江寧縣西五十里

秣陵小鎮何蕭條巡司兵邏晝比宵境田莽蒼一望遠數家茅草屋掩映獨木橋雞犬靜烟火遼鳥鳴增寂寥古來信凋弊官租私負朘髓膏可憐城市羅綺嬌貂璫安得憐困瘠布令還看民庶饒

相國圩

宋史永豐圩今同名在高淳縣以秦檜故名

相國圩邑人諱之

永豐圩田豐且腴十里深涵風水區圩名遠自南渡初詢名何相國人亡田不墟高宗畀秦檜芒刃常切軀此田兩度賞給儲為徵宋史還特書至今籍官田戍兵守兊倍增稅額萬斛餘可憐民病何能祛可憐民病何能祛

天生橋

在溧水縣西四里 國家穿河以通貢賦此橋刊山而成督工者云寧開山莫開灣故名

天生

天生橋人鑿勞避田巧穿石納女私所要督役陳侯伏市曹至今春夏水滔滔 國初軫宵旰貢賦虞江濤開渠始通畿邦漕梁如砥光北匏上下兩層百尺高年深剝石墜底濠下闞妨舻篙我因驅民浚且淘石壁完且牢那愁人命輕鴻毛

貞女沉

史貞女祠在溧陽縣立而復廢

史貞女非荒唐千秋遼邈華胄遙且茫新祠立瀨水傍誰家唱我族譜光滿冊徵詩數百章云胡塑像徙僧房適遇邑中淫風張生身已抱石遺像還湯湯事遭不幸非神殃愧我司民教未揚何人隻手扶綱常

石馬游

石馬埒在上元句容縣界

石馬埒鬣且鬃雙立田野中剛且雄若奔風人言

徙為崇食践禾稼空高墳峩峩壓土封豈有碩石
顯靈通君不見洛陽銅駝荊棘蓑于今何處覔壓
蹤雪霜剝落盡石馬將奚從

麒麟卧

在上元縣外羅城郵亭中

石麒麟眠可屋驤首四蹄伏麟甲動秋風風光如
在目自昔原田卧草綠眼見人間幾陵谷三楚尚
精神六朝如轉轂英雄多少年光逐故物居然卧
幽獨君不見秦祖龍中原鹿獲麟古渡同歌哭能
如佩息長辟穀

府山碑

在上元縣鴈門鄉蓋　陵上所不用者

十丈碑身三丈龜當年琢此將何為至今留鎮坤
之維昔遊鴈門鄉青峯列兩行此山近接鍾阜陽
石蒼蒼龜仆偃憶昔
孝陵功德兼質堅不用更求良神龜獻賦先協祥棄
置不須行道傷

茅山境

三茅山非人間何物稱仙寰靈官朝聖雲旗開雲
斑斑珮珊珊異草奇葩丹我欲採之鍾九還九質懃

巖頂洞天不可到登登應汗顏碧溪流水空潺湲
安得仙姿真宰頒憑畫欄

朱巷興

鍾山靈句曲青地脉通一經朱巷興近金陵鬱葱
佳氣騰周有岐邠漢沛豐
皇明實與天運隆世德碑文石鼓同當時親枉駕訪
喬聽真龍還陋築臺說歌風

龍江泊

江至龍潭七十里為長江之勝第一

龍江長龍灣曲龍潭比滄浪百里澄波映日光二

水白三山蒼閱江樓上鎸文章潛溪宋學士承
詔非鋪張
聖祖神禹功萬世不可忘豈為遊觀思樂康臣子願
期　明良竭忠思孝扶綱常永吉昌

梅花水

在神策門外禪寺中蓋山泉之匯注於一脉
者衣冠勝日恒遊適云

梅花水香且清巖根碧一泓漱齒寒且驚禪房坐
對寶鑑明佛燈映篆煙生手掬盂鉢盈不闕龍雨
腥供禮金仙通緣誠獻花隨繞鶴鹿鳴獨步連翁

步月行慙愧何郎詩未成

卞廟墳

治城山在城中朝天宮之右

卞忠貞塋治城當年兩晉聞獨醒一杯不保三尺傾可憐王質完如生棺軀去存不願解尸亡可徵無乃山神欲顯英爪甲貫臂如抽塋胡不驅陰兵縛盜付廷評槀街楊君不見大聖之墓金屬驚夷狄有君還愴情

浦子城

在江浦縣為長江津渡之處

浦子城江之口對面山獅子吼浪齧沙坍城不守雖有厭勝術畫壁空峨然不救變移若桑田我頹天公掣強獻隄岸漲平坤軸全孤城禦侮盤石堅擁護

皇圖千萬年虎踞龍蟠獅象眠

江東驛

在江東門為採江關隘之所

江東館驛三度遷我昔經營十載前初脩驛後還基別此十年尤未知邇樓上新河裔壘樓櫓多昔為錦市今水坡畫棟俱填白浪窩誰為鞭鯨觬掣鮫鼉天塹有時定人壽將幾何

潮河川

弘治間欲引川成渠穴山不成而止

天府四塞固群山湊朝燕東維設險古北偏平原迤綿邈澤匯潮河川春夏漫流冬澌湮紛紛建議者渠水注屯田期登黍禾給餽遑鑿山穿洞穴崖崩洞流血伏道戕民究可耋明王鑒憐消吻舌人謀豈不臧域限自踰絕誰復刋山勞把截馬得渠險成灌溉泉弗竭大智何人甘伏謁

獨石營

景泰間有欲撤棄防守以省兵餽者

邇天府護極星境外孤懸獨石營雲州堡鵰鶚城長安嶺接龍門青藩籬宣府鎮控引漠南庭昔年土木屬勢張遠攻近侮防犬羊何人建議寬兵粮撤棄守屯專內疆寸壤千金豈自強屬謨嚴警禦一障仍金湯　皇輿亘地脉如拳聳立還蒼蒼

居庸塞

山陵接壤尤為咽喉之險

居庸塞高揷天元人馮海粟述險留巨篇豈知陷
虜五百年復還真造洗腥羶翠連
天壽山蔭映　列寢閒奔豚逸犬曾入閑
武皇隆聖孝啓隧㥏　龍顏　茂陵褰袝凌壓豪揚
邉狩沙磧驚胡趫遯僻射懷来蒐獨石宣府迎
鑾方假息　神武播雄風屛夫空辟易

康濟河

弘治閒刑書白公所穿以避高郵湖風波之
險

鑲道始淮揚浩浩列湖塘邵伯鉅寶應長高郵中
界盂城蒼淵澄名甓社水死波更狂帆摧舵折風
覆航白公任跡鑿複湖避險悪萬艘利涉漁家樂
渠成康濟名恵普非隣鑿康敏易名何愧怍汴魯
沿泗濠防衝浚湮涸謐在口碑文舘閣華冑至今
非莫索匏菴傳賛公袞詞豈唯諾

清江浦

恭襄置閘道淮入黄河令黄流積泥淮浦湮
澱列垻車船恐隳直達之利

常盈倉清江浦直達京師無間阻二十年来漸涸
湮列壩車船般剝若淮流微黄沙堵稅商劬户竟
何裨歲濬月挑成廢土漕規一代祠恭襄廟貌猶
堂堂淮清二河通湯湯閘門不蔽渡撤梁于今誰
復追庸昌功名知有待運會何深慨
聖明錫祚百神驅川瀆効靈知可賴賈郭應期生奇
勳仍紀載

京口閘

閘口通江河小陡高屢浚將塞人咸憂之

蘇常水澤區京口偏峻陡虎豹江關鐵甕口運河

借潮一線微莫吐朝吞如户牖融暖通舟寒蔽守
年年濬歲歲淘扒土成隄隄復漕文襄有靈應嚬
陶何人更任胼胝勞于今司空多平成誰復歌未
瞑生祠已嵯峨君不見盂瀆河尚書簡名同不磨
牵此達貢賦豈暇憂風波仰天長歎将柰何

東津橋

在吾郡城東門舟梁易壞而計費無經出於
權宜措置官民病之成化間郡守張侯創搆
石橋而中尼不成至今惜焉尚有望於来者

明州初治鄮遷鄮隔江滸刺史常鹿唐創古聯舟

亘板作浮橋橋成虹見徵靈枯丈越江顏五十五
匯流七十二溪長奉姚川匯東海洋驚潮湧颶風
狂壞舟斷索恒絶梁市材冶鐵工鉅昌元人置局
費出田于令措置惟遷延病切公私何日瘥汴梁
張侯謀駕石工興弗究浮議牽萬夫企終惠石梁
百代堅壯比姚江龍蹲川豪傑成功非偶然人謀
定勝不在天

暮春曲 二首

莫彈雀喳喳聲轉悲莫射雉振羽光離離音枯不
成韵羽摧無光儀凝頑老子不自持春風搖蕩隨

遊絲逢春愁不盡感物淚交頤餘生萬恨何窮期
桃花飛飛過墻柳花舞舞過江漫與東君點晴光
不管榮枯誰主張朝看落錦蹉暮隨波湯湯殘英
敗絮總塵土返枝還樹何茫茫酒盡樽空空斷腸

詩餘

瑞龍吟 題畫

正新秋都在凉亭水閣貯却清幽門外何人載酒
短蓬長笛驚起沙鷗斷雲浮千里碧空送目黄鶴
高樓周郎赤壁知何處嗟陳跡芷岸蘭洲
三五玉人歸候爐香茗椀且伴悠悠誰遣龜消夢
斷舊恨新愁人間天上好事苦難酬從前數重陽
多少黄菊籬頭清樽白髮還相守漸看霜重寒逼
水枯石瘦月缺光摳

浪淘沙慢

題家藏秋江獨坐圖

滿天秋月色無邊江山愁絶祖逖舟羊祜碣黄鶴
一聲山欲裂洞庭空玉簫哽咽吊赤壁戰場沉戟
處萬頃烟波闊 傷切銅雀灰飛烟滅物
換星移皇英淚點點湘筠染血儘龍虎吟咆鷄蟲
瑣屑數英雄多少骨銷名歇老翁久矣忘饑渴吸

長鯨江流斷竭吞雲夢恥太倉鼠齧會尋思傲睨
乾坤今古興亡都盡撇

滿江紅

題董來仙女懷歸圖

風舞長松昔封路洞門半掩拂拭羅裙移玉步雲
開香臉蓬萊縹緲精光歛蘂宫隱約神遊儼處仙
凡信阻青鸞情如悶 浪裏花心難撼净
池蓮塵莫染嗟月姊星姝會期在苒水綃霧幔寒
猶在鸞驂鶴馭何時摻思凌虚把舊錫瑶編從頭
撿

瑞龍唫

工部送　太子少保尚書賈公還東鹿

三春夢驚醒白玉樓頭梅花三弄相看華髮青銅猛思桑梓浩然興動細沉吟人世上功名就更期何用凌烟汗簡從軒豁如棄徙北山休諷

千頃五湖誰共賞花對酒浩歌清咏誰問舊日榮枯眼前喧訟丹心苦膽既竭皇家貢懷宸陛傾聰聽覆嘆古為重階蕪儲保陳規頌俯仰乾坤縱還組綬讓與攀龍附鳳樂只百年儘消餘俸

西平樂

工部送　太子太保尚書徐公還淳安

石瀨澄泓雲山重疊釣臺寂寞江潯誰把一絲清風夢寐相期莫過歸心喜海宇謳歌堯舜廟堂接武夔龍青鏡暗窺華髮孜孜為切南音徑掃嚴陵祠宇瞻拜了田首自沉唫　世路羊腸虛名蝸角且憑高遠縱目登臨何必羨陶郎三徑賀老一湖前華半衰尚在物色如真江山無古亦無今寄語兒童且脩弊屋為問薄田猶伴泉石放我塵羈管教別是光陰

絳都春

寓屯部吳春呈仁仲家兄寓懷

微雨蘸纖輕泥誘鶯花明珠暗落無語低頭傷春意都非昨盲風鬧起情懷悪一年美景只恁匆忙霎時了却　想着紅紫芬芳剛引他蜂蝶狂蜂攘掠東君不管閒愁空自成消削呼兒逐散枝頭鵲怕他不禁喜躍閒門一枕清酣醒來小酌

燕春臺

詠司署盆池蓮花

昨夜狂風滿庭飛絮盆池盡是浮萍魚躍微波吹開方寸澄清蓮芽忽露尖莖漸汙泥日遠盈盈出水花開幾朶紅白分明　汙香垂露珠弄碧圓素紛不斷繡口含情新旁玉潤鳳鞋脫落無聲美人偷眼蒐銷錦帳雲分夢難成斷送炎天景誰主花盟

西江月

工署外廠賞菊花

月印一籬疎影黃昏移到床頭晚香細細小堂幽正是重陽時候　消瘦也應多病清容不為悲秋晓霜停粉濕痕收未許翠凋紅皺

阮郎歸

同前題意

清晨滴滴露珠圓枝頭破小妍當空日色散金錢
鋒未吾欣頒　無語立晚風寒相期月上
弦蛩蛩偏自泣離邊秋光應可憐

四時詞

效蘇長公體

和氣融融處處上庭草鋪金勻似剪粉蝶驚魂梅
子酸雛帶語來風軟悠悠新恨比遊絲牽惹花
心掛柳枝倚枕起鳥雲嚲寶鴨香消春睡遲
暗綠深深紅幾朶槐陰潑水榴如火鳴蒼鐵馬鬧
南薰避暑銀蟾穿秋鎖幽居夏夜永如年[illegible]星
河橫遠天萬里清流注何處不教洗盡浮生[illegible]
羅衣情疎如去客蟬聲咽破秋空碧風凋玉樹錦
成帷露洗黃花珠暗擲玉人消瘦鏡中顏乘月孤
鴻帶影還尺書不到天涯遠整罷寒衣憑畫欄
天垂帷幙陰雲布似惜貧寒巧遮護千山飛馬
斷歸蹤六出花飛已成素空林曉起向紅爐白
封門徑真畫圖排窓欲問真消息墻角暗香疑有
無

漢宮春

為倪虞部舜薰題美人二障

月減梅粧又春深紫燕將雛雙飛簾幙夢醒啼痕
嬾動鞦韆綵索欲上危樓柰腰肢瘦損非昨謾凝竚
廣寒宮殿清唳幾聲瑤鶴　門外何人笑
樂綉轂雕鞍乘春佳容兩地眉峯遠水遥岑繫着
蒼苔潤小雨初晴閑堦步却添新恨桃李成泥歛
黛怕呈綽約　右一

花艷雲流正避暑樓臺洞天清晝碧樹烟輕不覺
凉生紅袖湘簾乍捲動微風波紋綠皺柔蓮入蕩
漾蓮舟手掬芳泉玉漱　照影偏憐寒溜
皓齒明眸相將如舊歌喉宛轉椰邉正調鶯味宜
新譜韻入氷絃恰諧金奏梧桐月又送黃昏坐殘
歸候　右二

念奴嬌

為鄭儀部嘉言題美人畫二闋

藥宮金井薄羅寒誰變林梢新綠露重高枝商飈
墜一片紅殷似沐萬斛離愁滿腔秋興盡為霜紅
觸甬拈兎潁不禁寸腸迴轂　暗想鴻斷
鱗沉秋期春信何時再續寫罷新詞還漬墨將赴
御溝流逐但使人間也知天上那管誰收録待授

未忍玉蹄又點敎敎

右題葉

錦堂清曉愛湘筠誰截玉枝芳潤品按參差纖纖
舉欲寫離鸞幽韻洞客仙遊羲皇馭杳頗祝風傳
迅憑欄竚久又疑翔鳳千仞　細想春費
無憑高岡何處對面雲山峻且放悠揚聲不斷綵
羽依稀相近曲調將終瑣窗如昨嬾更脩鞞鬐夜
來清影惟有碧梧堪信

右弄簫

應天長

為屯田李克諧寅長雲南大參便道歸省
雙雙並紅藥欄干鶯啼鵲應報道大郎承幸晝堂
上寶篆香消捲簾人靜　長筭那浮生白
髮齊眉真箇是佳慶況遇着趨庭叅佐膝縮花金
重笙簫沸糚經靚高陽侶歌仙令恁全福我輩應
稀稱揚咼罄

菫山文集卷之七

奏稿

辭陞第一本

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臣李堂謹　奏為陳情乞
恩辭免陞職事臣原籍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進士
歷任前職弘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遇蒙
清寧宮工完欽奉
特恩陞京職二級臣聞
命戦兢進止無措自揆臣本以菲材叨蒙任使前

項工程止緣備員該司坐委催辦物料實係職分
之所當為比之在工執藝終日辛苦者不同顧有
何功幸茲
寵擢伏乞
聖明收回　成命容臣仍舊供職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為此具本親賚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第二本

奏為陳情乞
恩查舊例以別陞賞事臣於弘治十二年九月二十

七日遇蒙
清寧宮工完欽奉
特恩陞京職二級二十八日具本　奏乞辭免十
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李堂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材質凡庸遭逢
奇典仰承
大造洪恩天高地厚雖粉骨碎身莫能補報萬一
但工完事例陞賞不同如近年蓋造
乾清宮門營建
太廟袂室脩築安平鎮俱是臣作陞職該司官員給
賞或賞銀兩綵段或量加俸給蓋資格出身與藝
事互供着自有分別臣今獨受超擢忝荷不勝且
臣年三十八歲歷俸八年五箇月餘近以員外郎
署職郎中不久遇蒙
恩例實授迨今未及三年即又超陞四品以此臣心
不安衆論不與況臣之催辦物料實係職分本無
顯功豈敢濫叨　殊典以速愆尤是以不避斧鉞
冒死上陳伏乞
聖明　電照蟻忱海涵狂妄將臣所奏情詞
特勑吏部查照工完陞賞事例與臣詳議覆奏施

行庶陞賞明辦而物議不生臣無任瞻仰激切之
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第三本
奏爲陳情乞
恩回天意以宥小臣事恭遇
清寧宮工完荷蒙
特恩陞京職二級續爲陳情辭免奉
欽依不准辭又爲陳情查例以別陞賞事奉
聖旨李堂已有旨不准辭了吏部知道欽此臣誠惶
誠恐死罪死罪臣本微末之餘豈敢累干斧鉞自
速憲章但情事切身不容自已切念臣自入仕途
頗知守禮以今工完陞職雖在　普恩大例臣獨
受之不勝蓋臣之進身宜守資格本無特異之功
難受不次之擢況因官勤事職分之常庶府百司
各有職分臣之催辦不過往來每日承行文移實
與諸司一體任事既同遷官獨異故揣分不堪陳
情不已仰惟
朝廷用人務擇年勞廉慊輿論臣今犬馬方強正堪
馳驟若容臣辭免令臣循資養望以待叙遷則後

至之年皆圖報之日凡獲銖寸之秩莫非
天地之恩受之無愧服之有榮以此中心實懷激切
竭瀝情衷務期　俯允伏望
皇恩俯垂憐憫斷自　宸衷收回
成命臣當生死啣
恩庥終補報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悚懼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弘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具奏本月
十一日奉
聖旨李堂准他辭還陞俸二級欽此欽遵

辭職辨明本

吏部為陳情乞
恩容貶損以伸公論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應天府府丞李堂奏准本府劄奉吏部
劄付該吏科等科劾臣寅緣陞職廣西寺道劾臣
倖進官階題奉　欽依行令自陳休致等因到臣
臣見年四十四歲原籍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成
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四年六月除工部屯田司

主事弘治九年十二月陞營繕司署員外郎事主
事仍理京衛本年十二月調本部屯田司署員外
郎事主事弘治十年五月實授弘治十一年十一
月陞營繕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本年十二月遇閏
實授弘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營建清寧宮工
完該奉　勅提督大臣奏除工部官作張廣寧等
陞職有差因臣係該管官員催辦物料效勞
孝宗敬皇帝聖旨李堂陞職二級欽此除張廣寧等謝
恩赴部選授外臣思資格出身與藝事皇能者自有
分別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臣具本奏為陳情乞
恩辭免陞職事奏
孝宗敬皇帝聖旨李堂不准辭欽此本月初七日臣
又具本奏為乞循例以別陞賞事奉
孝宗敬皇帝聖旨李堂已有旨不准辭了欽此本月初
九日臣又具本奏為乞　恩回天意以宥小臣事奉
孝宗敬皇帝聖旨李堂准他辭還陞俸二級欽此本
月十二日該吏部題稱臣累次具奏辭免督催辦
物料實係職分之所當為不敢濫叨　殊典以速
愆尤情詞懇切實出本心合無准其辭免待後該
陞之日遇有內外員缺請　旨簡用等因奏

孝宗敬皇帝聖旨是李堂已准他辭陞俸了欽此弘
治十四年閏七月該吏部題太常寺缺少卿推得
臣係年深郎中堪以簡用又該吏科給事中王洧
等奏稱臣學行亦優堪備參擇本年十一月臣郎中
三年考滿該都察院考臣督工已驗設施之才辭秩
右驗端謹之行吏部考臣敏達厲勤事之心辭讓
溢居官之美十五年五月該吏部題爲缺官事奉
孝宗敬皇帝聖旨李堂陞應天府府丞欽此十七年
九月因臣多病早衰具本乞　恩休致以讓賢能
該吏部題奉

孝宗敬皇帝聖旨李堂不准休致着照舊辦事欽此
除欽遵外今蒙前因不勝殞越豈期微末累荷
厚恩既免譴誅復　賜全宥雖粉骨碎身焉能補
報萬一然臣之情事已悉前陳其致劾之由在於
不揣先年既知菲薄力辭京職則當終乞外補不
宜復受今官所以辭職之後公論推許而受官以
來罪狀日深使臣進不自安退未獲所進退之間
誠爲狼狽伏念爵賞出自
朝廷拳衡由於吏部幸遇　明良之期必能爲臣處
分如蒙　特勅吏部查臣履歷量臣年勞原辭讓

之本心容貶損以贖罪將臣改調外任或放歸田
里明白開陳請乞　裁斷庶使臣出處有名而公
論自定等因具本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應天府府丞李堂奏稱乞容貶損以贖罪或改調
外任或放歸田里一節爲照本官近該科道官劾
奏寅緣陞職倖進官階已蒙
聖恩准令自陳今奏乞要改調外任或放歸田里除
改調外任查無事例其要放歸田里緣李堂先任
郎中因脩

清寧宮奉
孝宗敬皇帝欽依陞京職二級續該本官辭免止支
正四品俸後陞前職今要放歸田里但係南京堂
上官員臣等難擅定奪伏乞
聖裁緣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弘治十八年十月
初八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具
題奉
聖旨李堂着照舊用心辦事欽此欽遵
脩濬河道回還辭職奏本
工部右侍郎臣李堂謹奏爲陳請乞

恩憐憫有疾放歸致仕事臣年五十歲原籍浙江寧
波府鄞縣人由進士除工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
中應天府府丞南京光祿寺卿改南京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陞工部右侍郎正德五年三月初六日
到任七月二十八日奉
勅差往河南山東脩濬黄河近因本部議處河患題
奉
欽依着臣回京除欽遵於五月初六日復
命管事外復念臣猥以庸劣遭際
重熙尸位有年竊祿無補深懼弗稱任使昔伏蒙

天地洪仁　優容回任辦事臣仰承
恩造夙夜戰兢惟冀少竭涓埃以圖報効奈緣才
疎識短體弱力綿兼以舊患風痰瘡候不時舉發
湯藥調治未絕病根雖欲勉効驅馳精力不逮未
免曠隳職業愈加憂悸不寧伏乞
聖明憐臣衰病将臣放歸田里調理餘生不勝惓惓
激切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惟回養病奏本

奏為陳情乞
恩放歸致仕調理疾病事臣年五十歲由進士除工
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應天府府丞南京光祿
寺卿改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陞工部右侍郎
正德五年三月初六日到任臣自揆愚庸忝膺遭
際盧靡廩祿二十餘年奈臣氣體虛弱柒患瘋痰
證候舉發不時今年五月間已嘗備情具奏辭免
未蒙
俞允臣扶病支持及今請醫服藥前病日深漸成廢
痼委的不能供職伏乞

聖明特賜憐憫将臣放歸原籍調理疾病以終殘生
臣當生死啣恩不勝瞻仰之切為此具本親賫謹
具奏
聞伏候　勑旨　正德六年十月　日奉
聖旨李堂効勞年久既有疾准回原籍調理着馳驛
去病痊之日有司奏來起用吏部知道欽此

題本稿

脩河題本

一題為議處河患事據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等官張遇等呈據兗州府同知李鉞等呈備平山衛知事楊謙呈依蒙看得直隸大名府地方黃河北岸西自滑縣大關集東至東明縣地方白茅村止長一百二十五里原有長隄一道但年久頹薄與黃陵岡二埽俱該增築根闊一十丈頂闊二丈高一丈五尺及看得長隄逼近黃河故道欲圖經久必須上自長垣縣地方三春柳又東過東明縣地

方杜勝集黃陵岡三埽俱迤北接白茅村長隄止長六十五里應該創築護隄一道山東兗州府曹縣地方魏家灣起東過本縣地名磚廟集迤南城武縣地名郜城迤南單縣地名方貴集經魚臺縣穀亭集迤西止長二百二十里東過直隸徐州豐縣地方守義集迤北起東過忽城集迤北又東過沛縣地方胡陵城廟道口迤西飛雲橋止長九十里共長三百一十里俱該創築縷水隄一道根闊七丈五尺頂闊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以備黃河北遷又看得上自曹縣董家堂接白茅村起經楊家決口下至本縣地方王家隄口止長一百四十里原有大隄一道亦該增築高厚緣由欲照依所呈預防黃河北徙仍行河南各處疏濬故道分殺上流水勢庶免北刷而為運道之患等因具呈到臣會同鎮守山東兼管臨清等處尚衣監太監黎慶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芸會按議得黃河自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故道淤塞全派俱入賈魯河經大名府黃陵岡至兗州府曹縣水勢漲漫衝開梁靖楊家二口隄決口渰没曹單民田荷蒙
欽差工部左侍郎崔巖前來脩濬因河南湮澱節行

挑濬孫家口董盆寺口及賈魯河以至丁家道口隨挑隨淤殺水不多缺口填築不成今復蒙差臣提管會同計料起夫挑濬間各官通呈前議又行相度得梁靖口以下地勢最卑所以全流安然奔注流成河道深闊無滯直抵沛縣接濟運河而河南原流故道湮澱土高未得疏通况河流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決口又日將沿河一帶隄岸洗刷崩坍其黃陵岡上下節被衝損杜勝集縷水隄二層俱被刷透水渰大隄計抵安平鎮故道甚近就使梁靖口僥幸築成其全流容受無地必

致廻激黃陵岡上下隄岸乃妨運道尤為可憂今欲築隄自大名府大關集起至沛縣飛雲橋止共長三百一十里防河北徙以保運道臣觀察地理參驗人情咸云築隄雖役重工長於事有益其曹單縣治再看日後水勢消長另行遷徙相應今查山東起到人夫五萬名該築隄二百二十里大名府原夫四萬五千名該築隄六十五里徐州該照地里派夫該築隄九十里臣等已令各官將起到人夫量步分里分派興工脩築一面往河南會看應該挑濬河道另行具奏外但徐州地方合會巡按御史起取原奉勑內未經該載如蒙乞勑該部參詳定議請旨定奪通行遵依各無推託誤事庶可責成以保護地方少安人心不勝幸甚為此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正德五年九月　日

濬河題本

欽差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李堂謹題為議處河患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右參政等官周愚等呈據委官歸德衛指揮董泰等呈相

勘得開封府歸德州蒙墻寺馬牧集等處應挑河道及應築隄防里分長短隄防高厚深闊丈尺數目乞行施功等因具呈到臣按照先奉勑黃河水性不常為患不一去年夏秋以來自河南考城儀封等縣泛濫遷徙衝決大小二隄淤塞下流故道山東曹單及直隸徐州豐沛等縣渰沒民田漸傷運道先差本部左侍郎崔巖脩築未畢今特命爾往前項地方并直隸鳳陽大名等處會同各該鎮巡官嚴委司府州縣能幹官員親詣被患地方相度水勢高下順逆博采群議查照先今事理從長議處當在何處起工何處淤塞應該疏濬何處決口應該築塞合用樁草麻鐵等料先儘見在并脩河銀兩如或不敷於各布政司見收官銀內支給人夫口粮亦各照地方起取一應合行事宜勑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處置承委官員敢違誤不遵及貪尅害人者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聽爾拏問其或勤慎舉職具名推擢以憑賞勞各該鎮巡等官有違拗誤事者指實奏聞朝廷以爾才力可任特茲委託務須持廉秉公不避艱險委用得宜措置咸當使河渠通利民居奠

安運道無阻斯惟爾能欽此欽遵今呈前因會同
鎮守河南御用監太監廖堂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張麒會案覆議得黄河自河南蘭陽儀封等縣一
帶故道沉澁遷徙俱入賈魯河經大名府黄陵岡
至兖州府曹縣水勢漲漫衝開梁靖揚家二隄决
口渰沒曹單民田荷蒙
勑命工部左侍郎崔巖前来脩濬未完今復蒙差臣
接管會同相看間各官呈執前因又行相度得河
南自河流北徙之後即今祥符縣張家灣水勢圍
激衝開王祥墓等處漫水圍繞蘭陽儀封寧陵縣

治蓋因先年入徐入淮各派故道淤塞湮瀫未得
通流無滯疏濬之功誠在所急但所呈應濬河道
數多工程浩大相應以次興工今照各府起到人
夫共四萬六千餘名分撥張家灣挑河九里歸德
州蒙墻寺馬牧集過夏邑縣牛黄堌司家道口一
帶挑河一百二十餘里蘭陽縣銅瓦廂儀封縣洼
泥河蘿蔔張口一帶築隄三十八里歸德州蒙墻
寺至李埪寺築隄三十五里滎澤縣孫家渡口分
水河沿祥符縣朱仙鎮至西華縣丁家道口挑河
一百三十八里寧陵縣至文家口挑河八十餘里

侯前功一處既完復撥一處挑濬仍責委河南右
叅政周畀河南都司都指揮僉事馬振管河指揮
董泰等分投督併夫役臣往来較驗工程勤惰另
行具奏以示勸懲外謹具題
知

脩鈌隄題本

題爲議處河患事案照先因河南布政司等衙門
右叅政等官周畀等會呈蘭陽縣銅瓦廂至儀封
縣洼泥河止共三十餘里隄岸年久坍塌合於隄
北創築衛隄一道已經坐委開封府同知艾英雎

陽衛指揮張繡管領人夫先將坍塌舊隄幇築間
因天寒放夫去後今復據呈會同巡按河南監察
御史張麒相看得所築舊隄未曾畢工中間田字
三號坍决一隄所幸衝决之水順隄東流歸洪去
訖其原擬創築衛隄急用脩築以防横潰又看得
銅瓦廂西至陳橋驛一帶上接荊隆口止共長八
十餘里查得弘治四年荊隆口决水一股爲患安
平鎮甚大今大河自原武以下全勢北行前項一
帶隄防日被搏擊損傷救應不暇合將原隄丈尺
幇築加倍高厚其陳橋集至田龍廟止共五十里

勢尤危急必須捲埽方可遏水但應用人夫麻草
等項數多欲依各官所呈行該道守巡官將缺工
人夫照依追銀徑觧河南布政司措買草束桊橛
仍將脩濬人夫儘數併力採柴運土量於尤其緊
急去處就借水中植椰爲樁下順水埽以禦水攻
隄根庶伏秋水漲之日略可支持臣又查得河南
先年嘗設副使一員管河近因裁革以致脩濬廢
弛乞
勑該部查照選用庶可專委責成除行各官如擬發
夫併工脩築完日將用過柴草工食錢粮通行具
奏外緣係議處河患設官專職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正德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保擢委官題本

題爲旌擢官員事節該欽奉
勑諭前往河南山東等處脩濬黃河訪得原委兗州
府同知李鉞曹州同知孫環平山衛知事楊謙大
名府通判周塤俱各清勤幹濟分委脩築隄防經
理工費及行吏部留用各官去後近因蘭陽縣地
方銅瓦廂迤東四龍廟河隄衝坍會本具奏該工

部議擬具本題奉
聖旨是既地方災傷李堂着回京緊要隄防決口着
管河副使隨宜整理欽此又行欽遵將做過工程
造冊具 奏外爲照河南已蒙專設管河副使徐
州原有郎中管理河道其大名山東隄防尤爲地
方要害若非專官管理則將來之患尤爲可憂况
山東曹縣康廠收積銀錢樁草在官尤須得人經
理查得大名原係知府領勑管河山東亦合專設
府官一員管理今照通判周塤原任部屬方面操
履無玷知事楊謙先任城武諸城知縣循良得民
俱以非罪謫官公論稱屈乞
勑吏部照管河郎中事例將周塤量陞京官知事楊
謙陞兗州府佐貳於河患縣治住劄量起近河州
縣人夫支給見收樁草時常巡脩河隄以防北徙
及照府同知李鉞州同知孫環亦乞
勑吏部查照年資量加陞擢以爲勤事效能之勸臣
奉使無能痛心覥目顧惟河患民瘼俱爲地方切
憂固不敢急近功以速他變亦不敢諉天數以貽
後艱斟酌時宜不容隱默伏望
聖明俯加采納緣係遵奉

勑諭旌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正德六年　月　日

附工部題稿
一件為成造脩理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
內官監迎出印信揭帖弘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
日本監太監李廣等於
左順門裏奏為成造脩理事本監照得預備弘治
十二年

元宵節用各樣燈煙火爆仗等件合用物料除本
監并各庫衙門會有開支外會無生漆桐油天青
等青銅絲等料着工部作急措置買辦送用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理合備云
旨意前去工部欽遵施行等因開數到部查會開着
得前項物料數多各庫廠會有者少本部亦無見
存那用案呈到部看得內官監太監李廣等題稱
備弘治十二年
元宵各項燈煙火合用生漆桐油天青銅絲等料
着工部買辦送用一節臣等欲便買辦但該用物
料數多銀兩無從支給若行派辦又恐小民艱難
出辦不前況近者
清寧宮災變
上天示警正當脩省之時仰惟
皇上上體天心下恤民隱將前項煙火等項暫為停
免惟復
勑該監再行斟酌節裁伏乞
聖明裁處臣等不勝惓惓之至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
徐貫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明年燈煙火免了已後坐派脩理幾粮着內官
監斟酌從減不許過多欽此欽遵

董山文集卷之八

書

奉太宰鈞陽馬公書

遣奉　台顏倏馬閱歲矣恭諗　對時燮理造物咸
春凡在陶鎔均膺　帡幪伏念我
國家得文武全才以任隆將相允配往昔者籍
執事為重今堂窮壤邑民乃逢親炙何其幸哉蓋
自矜佩誦書知仰山斗甫官郎署獲造門墻參以
文字與進叟困內壼脩嘗復隸提督之下維時務
劇勢危力綿責萃尤賴　指示引援勉強終事不

惟兒咎過受
朝華繼以周旋辭職殞念弗替昨因　京府缺丞
遂沐　餉充援用歷叙銘刻之私非可指陳縷計
夫士之種學績文抱材植行終身弗獲登鄉相之
門與賓待之末者多矣況　執事古之鄉相也今
堂一無可稱遭逢不特賓待而已叨濫至此其敢
忍於自棄玩愒因循為鑑空衡平之累耶是以夙
夜兢惕不遑寧處伏膺面誨及莊誦新布條章於
牧職民情略已心維目究第以才薄望輕嘗虞責
備竊望俯垂終惠力賜扶持俾得安心展職振濯
奮揚以圖報
聖君賢相殊恩異眷之萬一則　恩逾生我感激何
涯矣耶斗膽干冒伏惟　涵宥不宣

呈司空曾公論應天夫役書

遣侍　台顏屢更歲月　仰懷　謦欬無任
斗瞻茲以民事所縈不勝懇激仰塵　清聽伏乞
監裁應天雖統八縣不過九百餘里江浦六合隔
江小邑不與京徭惟江寧上元與句容溧陽溧水
高淳承應內外監局部院科道諸色科差名目浩
繁不可枚舉其墳夫一事尤為役重人難每太監

功臣病故一墳派夫多者一千餘名或八九百名
少亦五六百名每人十丁湊夫一名一夫出銀一
兩查自弘治十四年起逮今未及三年派夫一萬
四千餘名該屬人民盡將起取周迴不停一戶一
夫有當過數次而未已者以致民多逋竄四散迯
生墟落蕭條田廬荒棄聞見有所不忍追念昔居
屬末與議英國奏除凡太監功臣病故墳夫順天
與後府多不過三十名少者二十五名因備各縣
情詞申呈巡撫魏公特為上　請荷蒙　題准照
依順天施行柰新任艾公閣文不行知會徵發如

前堂昨因給由函露役荷　催行方獲遵照竊以
兩京府部勘合徵科既不可違而法外徵求不過
奉承取悅乃事體掣肘如此逃亡安得復還惟民
艱當恤而牧職留恭恐飛語遠聞跡涉忤上故爾
預爲陳白君子盡心供職凡違衆之怒意外之虞
固不暇恤第恐
聖君賢輔納言恵窮之美意弗克承宣布達於民故
不避絮冒伏乞　台照不宣

呈大司馬東山劉公論馬政書

違遠樞趍積瞻　山斗仰承維護陰荷陶甄感激

之悃實深刻骨邇者巡撫魏公因貴部題請委官
議處江南馬政謬以堂歷官兩京事體明達揪勘
應天鎮江太平南陵建平等處地方種馬孳生事
宜已逐一詳覆回奏第區區鄙見尚有可言非公
文所罄因再陳採擇大抵江南非養馬地方徵價
固其奉宜然
洪武條格萬世法程重種馬課孳生永不可廢也
今聞江北產馬去處亦議從便折銀則大僕點視
憲職印俵以何爲詞也大抵建議更法之臣多從
一己一時之見似乎不顧條章成法且如應天府
養馬草場各立埒堆見在明白今則造冊起科徵
銀以備買馬則在上者明示下人以不復養馬之
意故牧馬無地課駒無時群長馬頭惟知集價應
官而已且富民豪户乘肥策良以馳騁街市鄉村
往往聚群成隊况古晉冀騋牝所儲雲錦所萃而
謂民間盡無好馬課駒不中印俵哉自昔數馬以
論國之富強兵部故稱司馬切恐捨孳牧以爲勞
倚市估以爲便殊求高大臕壯之群習騎經操之
駿於牙儈之手恐緩急未取給也
廟謨宏遠淺末難窺而芻蕘之見大智不棄絮冒

逾涯仰祈　裁照不宣

呈復大司徒洪洞韓公論理財書

夙承知待愧負陶甄昨者承乏留都幸值
天簡執事來司留務按節之初首詢民瘼導以建請
許以扶持自惟堂才劣望輕動遭讒忌先蒙太宰
泉山林公掌憲介菴張公察於衆惡引進迂愚今
復叨逢
執事郢斲玉成如此古人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
既幸受知於正人君子視區區謗薄者忍終與較
哉抑既而

九重眷念執事徵拜民曹堂及吏民追送江滸商及
東南賦役欲援共事同寅近者專恵手書深歎西
北邊儲東南財賦難爲兩濟不勝憂國之懇妥獻
芻蕘用荅下詢之萬一冀爲采納竊惟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實爲萬世程法惟無名
之費不藝之征日倍日增脩且秋粮夏稅農桑絲
絹以至金銀倉庫之額課制有常矣而有免寛減
詔旨頻仍此固大造曠蕩之仁也第入不償所出
流而竭其源則末處誠不免者且國用所虧其端
非一　王府禄米也軍職俸粮也額外設官也僧

道游食也勇士旗校工匠也報功傳奉乞
恩也此數者委之無可柰何久矣然尚有可爲而不
爲者夫災傷減矣而冒減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
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復回庫藏查
盤矣而稇載者獲免開中爲狙儈市易之利漕運
爲權豪私債之網盤粮指空廒爲數盜草有發火
之奸而鹽課則私販之強奏討之衆利泄尾閭而
公家莫濟此數者尤可救之以更張也若論工部
之徵迫大部監局之所需欲言則不能盡盡言則
不忍聞也堂初遷營繕郎中有
清寧宮之建多官議覆委堂經理財物不許徵發
煩民在任四年凡借支別部及清查各省逋負侵
欺所入共三十萬兩自完宮壼禮部等役及內外
供應之餘尚餘十萬餘兩收庫此在今日不過一
役之需期月之用而已何忍言之易曰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勑法所以行保國惠民
之政也今以謫貫之律悉從雜犯之科豈
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
所議蘇明允着權書爲時相所非劉晏之禍實堂

岌岌於夙心者今幸遇
先皇殊恩異眷苟全喘息固希世之幸也以孤寒懲
創之餘尚敢出位妄言以取不測之禍哉今日之
弊生者寡而食者衆爲者舒而用者疾遵大學之
明訓甚矣　廟堂經國遠猷竊恐莫先於生財之
大道而明罰勑法尤急務之當先者惟　執事恕
其狂斐而裁擇焉幸甚
呈內閣部院論脩濬河道書　三首
荷蒙盛愛銘刻不忘柰病軀綿力臨事難辭憂煩
莫解到曹官民萬口咸云黃河天數神恠難測如

蘭陽一帶河道舊年九月間一夜淤爲平地居民
驚駭遂致全河北徙爲今日之患然勢猶未已日
夕衝激黃陵岡上下河堤恐入安平鎮故道此爲
第一可憂其次則慮及曹單縣治若水由梁靖決
口出接濟運河其害猶小春間講論不到以致財
費無名人困非命今堂親見其弊事勢不宜再誤
此又近盜賊四外成群白晝馳步斥滿郊邑人情
洶洶不已咸出危言以動上聽不若築隄以爲保
障且留梁靖決口全流順下以免黃陵岡口之決
其曹縣漫水漸消單縣再議遷徙所餘椿草銀錢

存積以備再舉一面往河南疏濬上流使舊淤通
而新漲自退方爲得計蓋隄防備患近世便宜止
啼塞口古人所忌大抵不失爲中策也衆議如此
不可固違伏惟裁照不宣幸甚

第二書

承命危懼奔馳相度朝夕不休先會山東鎮巡巳
將築隄事宜具奏今會河南鎮巡相度應濬河道
具
題伏惟裁照堂聞禹之治水順性爲先河南地高
山東地卑惟元人順性利導之說最爲有識者明

奏今以運河在北故必欲河流之南而高者易涇
卑者難逆勢定情也且民患人情彼此一體河南
諸德州考城縣之徙坍雎州寧陵儀封蘭陽之横
潰淪沒者餘十年矣近以河流稍北略施畊種而
必導河于南此又人情之所未喻也且黃河自穀
亭塌場口出濟運河在洪武時稱爲利便所謂梁
靖口之新河即其謂也而乃必塞不已又何說乎
此特河南人情之不敢伸白者爾若論挑濬之難
尤其不可枚舉如董盜寺河舊差崔君典工挑通
直抵鳳陽今秋又淤一半蓋天數有在臨事者不

得不盡人力故不顧浮議竭力爲之且兩省人夫
財力俱已困弊而彼此異情尤難歸一伏乞
廟堂之上垂察留念不宣

第三書

堂不肖誤蒙任使但河南原議因漫水爲渰蘭陽
寧陵等縣故以挑濬爲先今二縣漫水漸消而原
武以下大勢北侵其荊隆口至銅瓦廂一帶爲大
名隄防外藩尤爲緊要若此隄失守則大名之隄
皆爲無用所以停止挑濬將人力掛數併工脩築
明知捲埽護隄不免工費非此則又難保朝夕所

以從衆爲之計今大名內外新舊三隄已完三分
之二山東二隄功將及半河南亦已起工爲危之
隄亦救一二惟徐州則尤覺難爲四省隄防周折
步數長及千里惟欲爲運道延數年之期而智小
力薄寧免踈虞所大慮者決口未塞恐如前官之
虛費錢粮公私無益山東庫收纖毫明白河南類
巡自行添派人夫議將曠役夫銀鮮屬官支用當
恐爲所累乃嚴約守巡盡收布政司庫正德五年
冬季六年春季用工鉅萬而曠役夫銀追至四萬
七千餘兩四思昔年盡收夫價其數何限其用何

極耶極知聚財歛怨不利身家而一念在公不恤
衆怨屢簪一得之愚自愧堂奉使無能痛心醜自
諳惟河患民瘼俱爲地方切憂固不敢急近功以
速他變亦不敢諉天數以貽後艱斟酌時宜不敢
緘默伏惟　台照不宣

求林見素先生作正學類編序書

懷仰德容不勝瞻斗納祐爕調康濟之祝當不旹
素居荷蒙屢使聲問刻替甚深日寓董山田舍課
畊先業以餬家口晝靜夜清用心無所先有以鄉
郡名賢爲委者不揣集成傳贊遺文爲誌衆弗罪

而咻之吏口勉爲其次益肆妄焉乃集抄
國朝人才議論可稱文獻者僭名正學類編且隨
題注意以貫脉備覽夫窮愁未至恐効刑腐疾旹
爲寄慨露激之愚惟仰止前修効技傻劇展彰洗
濯奮揚之迂見俯仰兩間若無容地痛念睽違
懲刱之餘尚有大賢君子之望集中仰止如座主
匏菴鄉丈方石與　執事先生皆堂之師也知薦
如端肅文敎塾寶曲成如東山簡肅洪洞泉山執
友如九峯二泉紫墟白巖同年心契則東川熊峯
咸辱言語文字之教惟此集冠弁天以畀堂就正

於左右萬祈慨賜華文一首爲家世寶傳更乞親
洒素端尤深光寵又惟鄙見膚詞附驥各類之末
雖剽竊無裨而體驗略見者投贋混真亦冀
執事之宥妄而已落莫中之從專賫將獻謹託府
庠司訓黃君尋便附達萬希惠然示教不宣

與憲學李空同書

自汳臺遠範忽踰十年昨幸嵩渚佐理吾郡兩仮
栽教沃壓啓塞快適何如追惟昔聯郎署
執事與晉溪二泉鳳山諸公遊羽
治朝至今尚想氣象班班如在顏目何其盛也嵩

渚暈遷晉梟爽便錄呈堇山行述一篇瀆懇傳賛
人還知倥傯未暇荷惠金諾將如饑如渴動息
翹瞻夫士無賢愚自訟爲貴文無美惡靜處爲貞
前賢往哲屈于當時而伸于後世非曾文狐筆昭
示於汗青哉今世家列傳遂史烈矣其餘充棟
汗牛豈皆稱究舜而宗孔孟者歟借重名家後曾
草木亦與人與善同仁也夫讒說巧言黨邪利口
治之蠹也顛是非變白黑乍賢君子忽佞小人以
是定權衡而任國是其來久矣自昔正士端人遠
避蠅點匪人惡子吹勢播屯使人奪心而喪氣何

覆轍之相仍哉此非淺狹之私亦
執事所稔聞者特　愛況及不覺詞繁千希留意
賜報不宣

與僉憲李蕭渚書

別來忽踰夏秋又涉冬矣何時序之易邁也每懷
酌別西亭開呼江滸飲
德逵顏悃切夢寐尸居離索昧焉閽焉出門悵悵
無所之塊然土形木偶爾以是稱靜脩終善道感
亦甚矣夫豪傑間生知己難遇聞道不真則歸宿
無所詣向指趨不有賴於師資哉佛老似是亂真
今緇黃殆徧寰區聰明識悟似是可語者寥寥也
追惟吾浙宋儒君張橫浦豐清敏之摠老杲老何
當時佛亦有人乎儒家以詩文傳述李杜文章光
焰尚矣好議者乃云縱做李杜得成不過一醉漢
爾又奚從哉　執事中洲挺生泝源伊洛今之博
洽將爲晚年造就之基豈區區醉生夢死者比哉
何幸何緣遂此良覿而
天靳終惠借寇無由此四明士夫所以拳拳於不
諼也區區朽耄有期老病叢集夏痱繼以瘡疥且
虛眩耳鳴牙空頰脫乾涉而已何由把袂促席傾

倒肺肝猶冀少閑於一息尚存哉王學編文獻誌
侍　執事表白齒錄一時邇來求之高閣將如敝
屣矣論心何人哉拙稿堇山集序已荷金諾非不
自知醜惡但于陳白建明勸規獻納與夫感今懷
古確政紀時痛懲誣佞庶幾實錄或有補于名教
之萬一也惟冀便中賜報以慰平生不勝瞻仰懸
切之至天向寒順時保嗇以迎
天寵不宣

與王陽明書

自辛未得告歲週紀矣邇惟

執事讀禮逾祥
勑徵指日每瞻　牙纛奠滌渴塵而老病杜門動
止維棘小兒維孝回叙道厚私感刻感刻不揣輒
陳所懇伏念平生仕隱無裨老死將及矣一息懸
懸趾爲乾沒因輯叙感寓應酬各體詩文擇存一
十五卷占名堇山文集非借重衮詞冠弁集首何
以光賁家蔵謹繕寫粧帙上呈倘辱
慨賜雄文一首以慰㣲倀何感如之夫士先省已
物在鑒形堂雖寡昧敢忘內訟耶堂闡之培塿拱
嶽涓澮潮宗知所向也仰止

皇明文獻何獨盛於鄉邦哉潛溪博洽遜志精忠
惟誠意伯兼之
執事以冠世之文成經世之業恭毅明紀肅愍建
勲遠過焉天相神符曷時翊運豈偶然哉堂又常
竊侍近世鄉賢如鏡川明廓方石精嚴楓山忠信
皆見而知之矣孰如
執事親炙之深哉一得之愚因莫過於求源而赴
壑也德云寡矣功云隳矣言將益愆矣末著自述
一篇尤希矜之鑒之昔栁子棄僇幸後死昌黎斯
文不朽堂何人敢語此歟若夫陳白建明勧規獻
納與夫感今懷古確政紀時痛懲誣佞庶幾求必
無補名教之萬一也倘留神終閱自見肺肝採菲
録莞亦備瞽朦瞽御之箴爾狂繆逾涯恃
愛覼縷伏惟
容諒不宣

與甌寗宗伯書

睽違歲久仰止彌高邇者獎郡曹貳守回得承齒
叙恭諗體履嘉和叅　望隆洽維時讀禮逾祥還
朝在即矣所愧老病杜門形衰途邈懇道徒誠終
遠請益乾沒奚補朽衰曷辭哉投閑遣寂剽竊寓

情蓋惧爲暴棄自視博奕猶賢手抄四五稿成一
書占名正學類編狂妄之愆已露題引但林公作
序未見全文止取題意久俟　名家大製更賜後
序一首蓋褒揚　先烈已具林文至於附録之
私深愧續貂倚玉倘蒙　録莞採菲叟於逖邪反
正究綂用時之略少補萬一不徒爲道聽說鈐而
已偶值親隣祝箴經商之便令其跽進封編原書
乞留裁正　華文就賜領回登梓以成全書蓋斯
文之屬不徒鄉曲之光也昧昧不勝自獻之蓋伏
惟允納以慰鵠俟不宣

祭文

工部祭賈司空文

惟公性資明朗踐履剛方貞而不撓安而有常用
足以達其志守足以要其成忍足以舉其重識足
以見其明白簡立朝繡衣直指侍從之森嚴也露
冕周遊霜旌抗引監司之振肅也斥堠不驚邊壘
遠息撫綏之崇重也既而鳴漸冬卿人望之歸愈
切階無儲保帝心之眷有加執簡以迎煩劇鎮靜
以破奇衺足以上成國是而下息民嗟及其引年
勇決光于始終田園詩酒杖屨從容方將養天和

於耄耋播林下之清風而訃音忽至惻焉內恫嗚
呼老成凋謝儀刑可珍臨風興悼有泪盈巾維以
表同朝之雅舊寘以哭邦家全節之老臣椒漿致
奠昭格有神嗚呼尚　饗

祭泉州郡伯包民敬親家文

嗚呼民敬而止於斯耶博聞強識詞鍛業精取科
第蓋篤信而成名也循阡課植賑餒給羸治疲邑
蓋勞悴而起舉也茹荼齧蘖屏邪翊貞為御史則
振風以澄清也跡其勁勞之狀宜膺殊擢之旌乃
投閒徼遠托山城千雉以復百孔以平致事禁而
廢食忘役心以瘁形輿疴入覲客邸殂傾將天命
之宴在亦家禍之夙嬰所恨者北堂太母終養未
成所痛者業經令嗣奄先露零知靈爽之不昧亦
覩交之撫膺掌聯姻兒女愛切弟兄遠遠襄奠羅
陳易勝幸順遊而扶櫬尾南舟而洟零遙將薄奠
靈其來寧尚　饗

祭養恬宋處士文

嗚呼世故驅人趍競成俗紛擾皆然幽貞者獨惟
公養恬盛時藏名流谷朝弗能徵市弗能瀆介匪
磽和匪碌碌稼取于壟籤盈于櫝倦遊而歌課耕

而讀教有義方行惟慎篤秀毓賢孫養含天祿或
博帶而峩冠時葛巾而野服將術術於百年爽悠
悠於五福忽銜𨻶春乃閉巷哭詰欲回鸞痛鶴蹤
鵬嗚呼養則宜康云胡終速恬而無競又何傾覆
堂箒欽仰高風緬傷芳躅遙持束芻薦此醽醁

祭太宰倪文毅公文

維公自神降質應禱挺生負弘毅有藏之器鍾扶
輿淑氣之清家承文獻世美簪纓兩葉春官著績
三朝翰苑蜚英韓光甲榜文拜中庭侃侃當朝之議
論堂堂治世之公卿重資如勃丰度若齡嘉猷

而善斷實有變而有經列銜四部冢宰兩京參贊
受舊都之重銓衡拜新命之榮百僚仰止四海蕃
平善類安恬而知勸佞邪縮恧而自懲官知箴誡
人畏典刑衆方祝公於上壽天胡不憖於老成訃
音傳播治命肅貞郵典遠超於常制浴嗟無間於
下情嗚呼明良際遇運會光亨甫將調而航濟胡
梁壞而山傾聞風者色慟親炙者涕零堂等同官
令弟飽飫德馨痛茲喪舉薄奠寫誠尚　享

祭都水郎中傅曰會文

嗚呼勤勞者食報必豐淳明者期壽必遠英才必

勤於學業大位必需於瑚璉揆之古而皆然論至
君而獨舛惟君問學淵源味道深博義獻真書陶
常古選藝苑輝光班行冠冕水部貳遷虞曹再轉
才富仕優繁開劇劇維彼蘇松實爲畿甸水土未
平嘉猷賴展乃任胼胝甘爲徒跣萬戶有年千倉
自狀棠愛方濃爪期欲藹柏府文章茅簷梔腕鵬
翅方張驥程忽蹇豈早謝世榮將爲後顯抑期報
難明造物者褊其不朽之功名匪爲崇卑而脩短
也嗚呼賢僚云亡吾衷未殄薄奠致誠鑒茲不腆
尚　享

祭府尹吳公文英文

嗚呼公望嚴兮神潤之祇公澤沛兮霖雨爲豐丹
筆無冤兮臺臬生風京師肅清兮豪右潛蹤何仁
壽兮期頤頹孤企台輔兮謂阻中途群王方秀兮
科名未都慈親倚閭兮泪眼欲枯嗚呼內省顯幽
兮珪璧全功孚報嗇兮命在天褒郵典隆兮
帝寵偏盡棺論定兮公何迺縉紳聞訃兮孰不沾巾
甘棠蔽路兮去思若人脩詞寄奠兮薦此澗芹飄
飄仙馭兮歸乘白雲尚　享

祭王府教授封諭德豐公文

維公生雖今世心則古人學稽于彝訓用可爲良

臣乃困于園棘官于釆芹斬于臺省而止于
王國之師賁然文獻之脉嗣清斂而克極精厲之
操承藩伯循一身萬生之茂居翰苑而掌絲綸
褒封宮諭光重縉紳詩盟耆會鶴骨水神誰爲禍
梗仆此靈椿嗚呼郵恩川泳餘慶日臻將勒銘於
保傅需營兆於石麟某等聞茲喪舉情切鄉姻望
湖東而瘞玉薦溪藻而沾巾尚　享

祭屯田高員外楫之文

嗚呼楫之遽至此耶天賦有定君得其宏人患不

學君富以充士拘於撓君毅而有容議論懸河乃有源之水心胷開拓豈無界之通耶自友朋道丧邈焉寡心斧君交契澤戕甚深疾幾交濟利若斷金如形臨鑑如牕有箴藍道義之相契匪唱和之随音而已嗚呼廿州之行塞沙萬里疋馬觀風俯今弔古鉅筆長篇珠璣盡吐至今追蓄欽之餘凡山川形勝僻峙甲兵有如目睹錢唐之遊監稅竹木衆口如鋒君城有郭視彼萁征聞風愿縮自使君登眺之餘凡湖山題詠人物品評倍加洗濯跡其所使之良足爲仕路之基誰爲禍梗忽此仳離

君今已矣我輩何其趍鏘朝著退食宴私唱誰與應疑孰與資乎所慰者趍庭令子金玉之清所恃者都甍從父松栢之貞知邺孤之有託抑不亡者有承盈箱遺稿傳後可徵君其瞑目言莫既情掇漿設奠不知涕泗之沾巾而滿膺也嗚呼尚享

祭秋官副郎宗親家元吉文

嗚呼天禍善人何其慘耶聰明學識穎方脫而挫其鋒允斷清和譽方達而阨其逢承休世宦報始驗而忽寡于窮無妄失官雖盖棺而不瞑空閨之嗣遺緹縈而可恫連丧未舉諸弟寡宗使棠欲叩天而無路則君之含恨於泉壤何時有終耶棠通家子姓異氏弟兄少隨筆硯同與科名及官郎署聯寓京城議姻戚兩家之好締男女百歲之盟交脩愈切契分彌深何君罹於不幸致災禍之屢侵也自君決囚回任體貌癯然繼以離鸞失偶風木音傳益增疲頓屢務可憐堂勤進湯藥扶上南舡孰知遣人之問訊乃報病勢之如弦矣而方切更生之願又深意外之虞誰爲密網殃及池魚屋烏念切效力何如當獄成之日正開訃之時嗚呼尊翁作宦人號青天君之勤厲弗愧光前天之報施

何其顛連歟况我兒君女髫亂俱幼未知君托女之詳恐益我恤孤之咨茲遣介迎至京邸養于別室陪送有籌諒無虞失小兒知學可免冥頑君如不昧慮其少寛乎維頑君女無恙小兒有成備君祭掃永爲室甥興言及此莫知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尚 饗

祭太平郡守陸進卿文

維公時之君子今之古人威儀整整體履循循維言孔訥維行允純功名終始壽考精神恩承奕世誥顯懿親殆全歸於窀壤又何遺憾於縉紳耶只

登鄕榜久重司成逵慄幸度近仰德馨譽之淸也
孰謂魁奪於對
廷試首天部司幕冬鄕兵廳北轉秋署南征官之
榮也孰謂達阻於要程治閒廣右澤沛太平方蘇
民物卽動歸旌見之明也孰謂位嶄於禺衙殄其
室有懸罄褻之孚貲百計索爾二婷子遺生匪豐
羸爲念歿焉薄葬何疑盖彼蒼之篤公已至吾人
之責望無期然君子所自得者又豈世俗之皆知
歟某等愛深姻友謭薁致詞臨風執紼有涕漣而
尙　饗

祭樂素華處士文

世有眞樂素位爲安匪豐于禺匪斲于椽華非紈
綺飾豈輪轅其茅蕪之眞仙歟靑囊隨施神効刀
圭金籠曷重世業經書白駒空谷黃鵠雲衢乃句
容之逸民也調高今世壽踰古稀胡爲賦鵩忽歎
梁欹謚宜貞曜渙蒲賢愚又何薤露之易晞也耶
殄惟仲罷抱玉謁銓將與叔氏別駕周旋仲焉亦
逝　京邸慟漣嗟四明之冠盖攀叔駕而無緣乎
嗚呼鄭山百盤秣陵千里處士佳名少府芳趾維
惠可終惟休莫圯辦香東芻寄衷而已尙　饗

祭李室姊文

惟靈吾郡亞伯之姊氏也懿姿成性完璞守躬誓
貞閨以全孝睦友于以婉終令弟之美成于內教
之功　賢姊之德彰於宦績之隆奉姊以謙肅翊
弟而顯融希孟之母如勣之恭盖古人之所獨豈
今人之可同也安輿迎侍闔睦方雍胡羅音之忽
播興鴒原之哀恫某等惠深難舊因諗索風適玆
襄舉祖奠于豐陳詞愧菲靈其啓聰尙　饗

堇山文集卷之九

議

井田議

井田之不可行不待言矣

國家建制立法師法帝王大綱正而萬目舉豈獨未嘗議及于時也勢也惟遜志先生斷然以爲可行世人疑之而不以爲變蓋以天下之人皆大公至正之人而又値大同之世也使若橫渠張子之嘗試假之職任於北方平原易地行之一郡一邑則施爲之方經度之制績用之成可推矣柰何有志未就之恨猶夫人也當時王叔英先生亦每與之辨論尤切而當嘗奏請行限田之法其言曰井田之法固難猝行惟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于今日議者必以奪富民之田爲貧民之業貧者可生而富民則怨殊不知富者當損貧民當益合天道虧盈益謙之公不可忌怨者寡而忘貧民之怨者多也而當時亦不能行惜乎雖然欲行均田必懲吞倂富民之田本貧民之業也衣食不充公私逼迫勢必盡入富豪而後已議者欲官給借以取息入於官庶爲兩便之一免貧民之揭借華富家之專恣又或阻以青苗之紛紛利害者豈天之生民終無術以均之耶孔子曰爲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擧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不忍人之政固自於不忍人之心何疑耶

封建議

封建之制柳宗元暨程朱大儒論之詳盡矣

國家建制立法取法漢唐洪武初建秦晉燕周楚齊魯蜀地方千里設武相文傅調兵治民復以朝廷文武大臣出入代爲傅相視漢七國晉諸王爲尤盛焉即春秋列國也後革傅相立長史司而十四王之漸次之國偏據要害故有

祖訓立爲條章及　遺詔止許處分本國護衛之政求樂又　勑停啓王知會施行之例洪熙以後條格漸施大抵倣吏治其國而食其貢賦之意爾然孟子謂封之有庳親愛而富貴之今自祿米婚嫁房屋以養生墳塋喪祭粮布以送死自　郡王郡主咸給之價直而日增日繁故遞減之條日繼一省之入尚不足以供一府之宗枝欲厚則國用日竊欲減則親愛將絶矧不能自存者尤多非訓

之使然也勢之所必至也然救之之術何如哉議者每欲裁抑宗室之制聽其便爲士農則自中尉以至得免親盡之人可出於成家可仕於文武李唐宗子入仕進任宰輔將相亦　國家儲養育才之地也遂同姓之情爲協中之制以綿國祚於無疆不有望於廟堂調燮之末議哉

民食議

國初設官治民月與日殊自洪武十三年罷大都督府中書省御史臺陞六部都察院與通政司大理寺爲九卿而太常太僕光禄鴻臚寺欽天國子監太醫翰林院各統其屬以外轄都布按三司之政務至建文永樂損益相仍其綱維統體具載諸司職掌　大明官制通行萬世而無弊蓋處夏商周之復見也然因事設官非官則政務不舉以人立政非人則政不虛行如翰林則不可拘員給舍則不必具員而採訪巡撫鎮守經畧以臺臣部職行事巡鹽巡茶巡倉巡河巡關巡海巡江清軍清匠兵備守禦守備管粮提學之設有增無減繼建言裁革　詔旨頻頒而添設如舊官設多循常候代思遷其秩而已官事不攝者何如哉此猶有職

任可諉也至武職都督以下爲陞官指揮使以下爲世襲蹊徑之冒濫傍枝之混淆終其身繼其世老子長孫而兵革不知戰陳不識食禄自如也至傳奉乞　恩報功紀續者填衞塞路而不已將校多於卒伍冠弁倍於塊年土地所生貢賦所入日報虧矣而衆食如此非當世之深憂哉

理財議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粮稅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詔旨頻仍加之入不償所出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禄米也軍職俸粮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工匠之乞　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柰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矣災傷減免矣而冒免者不罪逋逃竄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儆矣而戍遣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稛載者獲免關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綱盤粮者措毀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弊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是開矣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勑法所以行保國惠
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刑悉從雜犯收贖豈
祖宗制律懲姦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
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能盡言以甘
罪歟

役法議　因應天夫役

國家役法掌於戶部曰戶役曰賦役曰差役此古
今通行之常制也曰兵曰工非農之分乎士無世
業儒不立戶侶四民而齊商賈亦戶役爾始用差
役而今則雇役爲多以貧富之分皆從其便爾蓋

官之役于民也冗矣自中禁外府以統屬萬國諸
司弁吏胥卒隸柢直輿臺厨傳牧圉名曰繁而驅
日迫承奉　詔旨劄檄督促不已焉甚至緇黃之
濫宮奄之私伶優之避偏蔽城市山林不受役而
思役於民力共能少息哉夫士之仕凡以爲民而
已既受直食力於人則約已勤廉循舊制節新條
以省浮冗之費公此心者處已處人必有定見矣
姑即一事論之如官爲造墳文武一制近世中官
視武職大臣而爲之　朝廷慮其繁鉅也累頒減
省之條然倍蓰之以什一爲千百者　南京爲尤

也弘治間堂承乞部屬請允英國奏條而數乃定
丞應天身任徵發乃援例陳乞爲一體蓋以民竭
東南而秣陵凋弊爲尤或寬一日之迫切也噫孰
知受賦者不以爲怨而承制者每涉于畏且私何
以由是觀之則土費之太侈也坊表之過崇也與
從之踰制也毋恠乎有加而無已也著之議末以
識慨爾區區有司恒職之末奚足云哉

選舉議

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
聖祖神武自天群臣乞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

曲成非不至也乃僨于胡汪辟于　大誥故進退
刑賞咸柄于　朝廷及建文革除請難更化部選
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擢移保舉當時每著得
人之稱自三楊謝政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
任爲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爲定例
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撫巡旌異之奏
爲主故巡察之權並于正統之保舉然爲人之精
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
端毅公之後吏部虞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
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

論翁然近年迺瑾專政劉華過情遂不敢舉旌異
之奏然賢否之跡吏部憑撫巡撫巡憑兩司制自
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
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又曰見賢否焉
然後用舍之今日
聖君賢相所以総衆審獨爲造物司命權衡者豈區
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窺測哉

工部外厰設官議

工部先分四部後爲四清吏司永樂間又有工曹
清吏司手本與四清吏司行移堂膏偹會典文册

昧其建革年月考之吏部亦無據焉惟易州山厰
建自宣德四五年差都御史李濬趙泉經理後以
達賊爲患景泰將初遷平山又遷滿城天順初復
定易州蓋衛京薪炭全仰龍江抽分京師設通州
等五抽分局亦其意也不給而坐派近省郡邑紛
之抽分局以進用又不給而山厰設焉非考之案
卷圖莫詳也若其派夫運數則會典巳備之矣大
抵額設自有定員而添設不爲無謂古者將作大
匠都水監軍器局及竹木柴炭橋道坑冶俱領之
有使而有專職衙門今則盡以部屬分理自永樂

營建工完　詔旨裁革而勢不能革者尚多如通
州臨清二磚厰偹倉神木臺基厰繕工清匠司俱
偹營繕盔甲鐵冶街道俱虞衡洪閘泉源淮安船
厰蘇松小利南北河道俱都水又有隨事權設事
巳罷革者不與焉大抵添設易而裁革難久議未
行而請立如舊何哉議者謂省事不如省官爲
政先務而官事不攝君子病之

將才議

國家制兵有三曰京營曰外衛曰邊兵而統領成
功則在乎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承平日久內怙

外熙京營之團哨外衛之操直邊兵之戰守咸以
防變禦侮而已然蠻夷寇賊不免爲憂而四夷之
患北虜爲劇自遼陽至關陝西北三邊屯聚宿兵
重將者亘數千里常敵通宜策應爾虜重勢勍則
請京兵以益之蓋居重馭輕統屬相應也然亦有
內變不足而動京軍京軍不支而調邊兵者非爲
兵有定制將乏實才乎軍政簡推臺省保舉司馬
考覈詳且精矣近年武舉設科參合格條而崇獎
其全凡京外邊團衛所武軍官生衿珮騎弁之士
克稱行止操爲吏能文業才藝勇略者兼舉無遺

中式官生遞遷直至將帥眞　昭代之奇會也又何加哉然腹裏之務邊疆之精固非異其人也習情與簡練不同爾誠使操之于邊用之于內地激懦起弱使惰者開而怯者奮非將才之儲乎近年流賊之變擾郡邑動京師無城者奔有城者棄衛兵倒戈京軍披靡至調邊將統邊兵追逐歲月而後幸襲爲良可慮矣正德初科執議者有見於此以武舉由式官生送邊操備將敭歷其才試以績効而後用之非無謂也而或者謂其惰出於私遂巳不行苟以公心行公制又何議哉

馬政議　因勘處應天馬政

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爲輕而常制之外求之若盡其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皆爲儲蓄經費計也至有馬政之征尤爲軍國重計當嘗與議爲畜故利弊尤悉馬夫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蓋洪武條格重種馬課孳生求不可廢也今應天鎮江太平等處謂非養馬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矣乃推諸江北省府亦定價通行焉則太僕點視憲職印俵何爲哉大抵建議更法之臣不領條規成憲如江南府州屬邑牧馬草場牮堆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以徵銀明示下人以不復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巳何從課駒乎且富民豪戶乘肥策良者阡陌成群況古之晉冀騋牝所儲雲錦所蓄而謂盡無留良乎捨孳牧以爲旁倚市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官之非其原職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哉鹽法關征凡以助國用爾關征近制多監於部署蓋取竭疲農不若征諸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淮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鹽課之司乎今府在漏卮於豪右專利於覇猾而

奏討頻仍則阻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竈困務商稅田課畝巧爲水鄉等目以辦額其惠奸容蠧也甚矣夫豈立制建官抑末助農之本意哉併及末議俟君子質之

刑憲議

國家以刑部都察院爲左右執法又設大理寺以參駁平反二省之刑獄自近世都察院建言以御史職巡察多差遣不專問刑故刑部審錄之因多倍徙焉內審外詳其任繁且重矣然皋陶不與三后之列漢時以代非法家者不項爲刑官豈輕之

哉難其選也望嫩先生講張釋之爲廷尉論嗇夫
利口非張相如長者之風至謂司刑大臣不當徒
以法吏俗儒選拔辭文者爲敎歷熟練事得馴致
大位其有識執行非此出身者不得與而亦自
分不可强論亦礙矣夫刑以弼教未嘗以憲名也
今天下獄情由邑而州郡藩臬皆巡察之官司乎
爲其權重於內而詳於外目之爲風憲固也憲臣
之体一曰振紀綱二曰肅憲度而發奸摘伏糾慝
屏邪伸冤理枉以之然在國爲成憲遵之爲憲天
人臣曰時憲皆禮法之宗也君子身律本端自刑

家匡國以及天下之均平非吾人分內之所同執
正己格物執所同以律人斯國之老成矣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舉其所尤重也古今法守明訓至
國朝憲綱之制詳盡無遺可以俟諸百世而不
惑矣傳曰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
非諸人非端本澄源之論歟

占象議

古稱天文地理爲儒者之大務今郡邑設陰陽學
京朝設　欽天監　內府設　靈臺司制亦重
且密矣然所習非其人故所用非其業之正也天
之時地之利考驗推步以爲敬天授時釐工熙績
及資調元燮理之助者非吾儒分內事乎機衡之
佳曆數之精災祥之察水土之成原隰之奠固非
演星推命剋日擇時卜兆營居假富貴與昌以餌
利覓食者所能與也今學徒胄子坐糜歲月終老
無聞者多矣茍倡率勸而叙用有徵則漢書唐志
宋大儒格言與論具在可求不但如元耶律楚材
許衡王恂郭守敬之遺集與
皇朝革象新書觀象玩占星經地誌諸書可期於講
明推用也必矣欽仰洪武間

聖祖嘗以馬沙亦黑能譯解胡元所遺乾方占候之
書特授以翰林編脩之職且　諭之曰乾方祕書
非爾安能名于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
大哉
王言同萬世臣子　勸也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
舉朝廷官立制內外具員舉而張之惟在乎上之
人鼓舞倡導何如爾亦何憚而不爲歟若夫祿命

辨葬書問對

國初名臣作之以辨惑矣然辨之而謂其有關之而
存其說不免於勸也豈智之不若呂才孔宋真西

山以命訊曰者揚敬仲折之以不聞道眞公之服
若宜矣泥術數謀吉地以先失其本心違天道者
此非明鑒歟

今樂議

夫子以文行忠信爲四教禮樂射御書數　教之
始也後世學校之教惟誦詩讀書而藝不及焉織
文應舉取科第階仕進而已五禮六樂漫不之省
至于脩行實而存忠信亦任乎人之自盡爾況其
他哉蓋學無師承而用亦無所宜乎其不爲也然
禮有制射有圃間嘗及之至於畨樂律之正求聲

氣之原立万事之本以導和宣化移風易俗者何
如哉夫
郊廟之樂典于太常燕享之樂肆于教坊則羽士伶
人之執業宜且類之不屑云此也鮮學士封事云
太常非俗樂之可肄教坊非人道之所爲可謂犯
而不欺矣至謂六經殘缺莫甚于樂宜訪求畨樂
之儒作樂書以時理推之　今日非禮樂百年可
興之期乎噫世俗非先王之樂久矣然禮樂有本
有文樂器尚存其文固猶可考也宋儒律呂新書
爲朱子拳拳敬服推重者至矣盡矣講明推繹能

自得師以追複司徒典樂之職不有望於吾儒乎
誠使司學政者置師而設教之則山林之逸科目
之遺性質可及藝事者皆其選也用之
朝廷用之邦國推之四方格神人而和上下大章
遺業豈終泯哉今郡國生徒動於淹滯必困以程
試制以命分使皆老歲月以歎仕學之無成其本
心可惻矣孔子曰成於樂謂非教學之所終哉

南京外城議

南京外城因山控江周圍一百六十餘里別爲十
門以爲禦侮京師之蔽自留後委之守備衙門勅

爲重鎮又以包括
孝陵重地脩葺在所必先工部職掌也而繚繞綿邈
救應不遑景泰間權宜借倩應天屬邑夫匠助工
遂爲定例成化以來白府丞昴深慮民艱建議與
工部分脩工部脩滄波等八門應天脩朝陽等八
門然一工之費動計數百東築西坍疲獘益甚巡
撫議派鎮江寧國太平廣德各府州也方分脩然
各守疲殘未曾已匠章疏不一惟王端毅公介菴
公議可考堂負丕七年擘目刺心爲之劾年春秋
看視爲應天者繕完屬工部者奠者繞爲補維凡

以為事為民爾而彼此相形何哉夫輕重曰權長短曰度稱度之宜吾心尤甚部儲之竭民累之通豈為佚道之不可辭者哉緇黃寺觀從貴圖可何其山金碧而宅膏腴也溫公有言天地生物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彼之贏此之縮也裁節濫踰窒塞尾濫民其可少蘇矣民蘇則輸資殫力於上供亦職分之當為者權衡万事以趨於平豈獨此哉

京師外城議

京師外城前元遺址尚存今彰義等門亦備禦所也弘治間北邊屢警 宵旰軫憂建議者以土木

之潰虜擾京邪躝藉軍民請興工脩築以為保障亦一慮也兵部請允行工部議處所費堂時承之職司執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然有城無廓輿論缺然視南京若未備者第內外工役之餘揆之天時人事未有其機爾因以在德不在險地利之固不若人心之和歷陳休息佚時之宜而止然物情終不忘也大抵興事之難有三曰竭費曰賦民曰役兵皆 國家命脈元氣之所關也近年以來三者何如耶烟火弋獵巡遊鋪費日盛月新更僕未易數也佛寺神廟總督府神武營酒店禽[illegible]等于內鎮國府總督衙樂星祠老兒院南城殿西湖景玄明宮緝事廠教坊司新宅石經山祠廟建于外日費千金月糜鉅万泄尾閭而填溪壑者可勝既耶移一息之娛立万年之固何憚而不為哉夫功斷乃成節浮費以供正職將必有終

孝皇之大猷若肅恭俟之

謚法餘議

南山黃氏曰楊東里先生在正統初上洪熙曰

昭皇帝上宣德曰 宣宗渠分明任箇擁昭立宣的意思又曰翰林擬謚東里以文貞蓋以文正為讓

也噫南山之論似矣今之謚者孰為范希文司馬君實哉王子明尚有馮道之議彼真道者後世以為何如耶

國朝洪武文臣未有錫謚而武職之臣自公侯下及都督未有無贈謚者蓋創業重武也其文臣有謚行於永樂之初近世子孫陳乞禮部請 裁翰林擬進兩名而

欽定于一與古之太常獻議執論者不同然有美無惡則責實於詢名之符公議鬼神不徒為孝子慈孫之幸免亦凜然華袞鈇鉞也昔宋之夏竦初謚

文正慮人言而改謚文莊均為後世之殷鑒亦可
畏者噫劉宋不害其為文方許不失其為忠焉知
後世物論之無予奪歟

國朝登科録議

國朝洪武三年天下開科鄉試四年辛亥會試及
廷試進士吳伯宗等出身有差後止而不行至十
八年乙丑為丁顯榜二十四年辛未為許觀榜二
十九年癸酉為陳䢿榜皆缺録策問答題名記無
徵惟任亨泰張信榜與革除年間胡靖榜見存今
池州府誌載許觀為會元狀元寧波府誌丁顯榜

進士王文英等十人許觀榜進士董公禮等二人
陳䢿榜進士毛亂宗一人張信榜缺戴德彜名與
許同也好事者取各府誌書互湊之亦不可泯
矣又按兩淮運司誌稱其官為花綸榜進士及練
安集有送花狀元歸畢姻詩及韓克恭榜不列南
方士名可疑者尤多俟明者正之

詩教議

治莫先於正風俗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城小邑
也境聞絃歌況天下乎世俗之樂固非先王之樂
矣今之詩亦不可以法古乎夫子正樂然後雅頌
各得其所故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盖宣之聲
詠被之管絃以感人向善背惡之心先王之教莫
先焉不但享宗社格神明而已宋大儒謂古人之
詩如今之歌曲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
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其言簡奥今人未易
曉别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盖欲因明通敬俾習熟
耳目之見聞庶幾智長性成教先入而化易行不
亦矜且切乎張子曰教小兒須要安詳恭敬蒙以
養正固聖學之基也古詩之教温柔敦厚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戒豈褻鄙戲虐導淫誨蕩之謂哉

今歌曲之類如戲文傳奇唱詞小說為伶優侑酒
娛閑之具既非朦瞽暬御之箴大為世教之當禁
者甚至縉紳士夫肴為集録如剪燈效嚬等製侮
慢甚矣近世又有集麗情傳五倫者豈係綸密勿
之暇及歟名教固有定論也先儒别欲作詩之切
安詳恭敬之教安在哉宋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
頴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
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
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之邵二
泉曰成化初章編脩懋黄編脩仲昭莊檢討昶以

史官辭撰烟火致詞蓋聞志完之風而興起者歟
時無敬謝之人卒使三子上章論列得罪而去能
不愧純仁乎此関立教之尤大者故寧冒非分敢
終論之

詔獄議

國家武弁寵柄之盛莫過於錦衣衛入則陳鹵簿
侍殿陛擒不法乘輿導警蹕夜則更番宿衛且
捕盗賊刺奸宄戒非常水火之事其常職也至詔
獄之司寄之北鎮撫司視周大正漢執金吾司隸
校尉殿前司衛尉寺未有若此其專者也原秩至

都指揮使尚在督府之下正德以來以都督職銜
曰掌衛事曰管衛事權任極矣大抵用權始於求
樂之紀綱正統之馬順天順之逯杲門達而禍患
之應亦適相當天綱固不漏也竊慨宋之元祐黨
碑武臣與者二十五人僞學黨籍武臣與者三人
豈古今人誠不相及耶成化間掌衛朱驥乃于肅
愍公之婿儀望端偉仁明敬士二子克踵世美之
光至如袁彬之效忠虜庭扈保 英廟[illegible]良之司
刑詳慎著名弘治皆其表表者若牟斌兩司鎮撫
執法不阿甘受謫降而未嘗順承內侍人[illegible]

三黜稱之視宋賢之芳躅良可繼矣後人之思齊
景行者不有在歟

科目遺才議

國家科舉之格所以制士夫守死俟命之心者至
矣雖有聖賢間出豪傑挺生能不逐時徇好假此
進身以致君澤民建功立業耶洪武三十年三月
詔曰皇天眷命賜有中土因土宇之廣人民之衆
日思月慮精神有限邇來科舉一節委之儒臣有
失打點選後朕於冗務隙中將下第文詞與雅所
卷中題一時誤落今後再選爾來復爾科第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豈惟明見萬里抑雖百世可
知也洪武壬子簡拔會試之士王璡等十八人超
授翰林編脩肄業文華堂臨制校文賜賚有加且
以公輔期之永樂甲辰覆試舉人擢周翰第一授
翰林典籍宣德二年命於文淵閣覆試副榜舉人
授以校官祿秩進學國子監皆遺才之選也後景
泰天順坐罪舉子之自陳至倚校以臧口白首窮
經困躓於風簷寸晷之下惟視文衡之意向以為
造物司命一則曰措制額之拘二則曰姑再舉之
俟雖有絕倫之智亦將如之何抑雖然士子之義

命安且定矣
聖君賢相能不動範圍曲成之念斟酌典制以網羅
滄海之遺珠式因為私議以俟之

兩京及水次倉議

在京海運百萬舊太等倉建自　國初新太等倉
與各衛等倉歷年添蓋不一弘治間寺羅倉蓋廒
五十間所費為剩既而各倉蓋廒三百五十間其
費止用五十間之兩倍蓋中官杜䏻素著清沓與
郎中倪阜協恭省費之所致也通州約貯粮七百
萬石京廒約收粮二千萬石正德間內璫蓋太平

倉五百間欲盡空通州之倉不知所蓋止六分之
一也方欲於城東添蓋而事敗乃止今太平倉粒
米不入徒費何為式中官有提督監督至三十餘
員每開廒則群棍粮斛致軍竄舟棄官旗逃移而
不已漕規之復深有望於後之君子水次倉惟直
沽德州幸主於部官南京制專於都御史臨清淮
安徐州猶京師也計倉之所入盡輸之而若不滿
馬其害何紀極歟

邊儲議　二條

開中救邊之急計也開中不已而責官鬻爵生員
納粟納馬納銀頻行不以為異每命將出師又差
整理粮草之大臣倡為千里之外無青草百里之
內無枯草危言動聽該部調停節以太倉官銀發
邊銀到而奏討者語塞夫枯草尚無尚何從糴買
以濟急耶弘治間事跡漸露至有欲自首者卓然
可辨鈞陽馬公一人而已噫宋之歲幣困于虜今
之邊儲惠于該司國計者將何如以善其後式
各邊粮料草束自歲運不足而及於開中又不足
而責官鬻爵奏討類邊之銀總之戶部而督以巡
撫又差科道查盤以發奸利具載　制諭無遺矣

至於分瓲之外又有領給營運覔利而無徵者正
德初查盤科道監督巡撫收支部屬俱繫詔獄驗
數追陪殆有以也惟陪納之人罰米罰銀至千斛
百錠而不聞告乏又豈盡出於家貲耶被罰而復
起卿輔焉誠可謂善宦者矣

鹽法議

長蘆兩淮之鹽利弊不在於斤重以為罪之差等
也其大壞則在於奏討　皇親也　王國也織造
也內侍也而鮮黃馬快坐船之夾帶有甚焉惟
親王之國奏討有限而內侍營差旦莫給繹最甚

者織造爲尤壞法夫一縑一帛所費三倍於常直
而賞賚不以足數爲隆殺但以幾箱幾櫃爲等差
蓋煑海既竭疲竈之脂膏徵課又罄閭閻之賠貱
歛以頭箕填之大壑所謂鹽法法安在哉
浙福蘇松興販爲劇而劉千斤施天泰之輩可虞
甚矣今浙人就海煑鹽利歸巡捕而所獲者非其
所利也毀批驗所毀盤詰場乃以水鄉爲名論丁
論田籍近場人戶辨價以充課或者欵盡籍私煑
之鹽徒抄絕罔利之土覇及賣法之兵捕求編僉
辦以助課而重決以立刑庶或救其末歟

戶部鈔關議

國朝鈔關差部屬摧稅起於近代自京師崇文門
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櫛比鱗列
其政之舉息存乎其人一曰商稅二曰船料收鈔
收錢爲舊制而不能常行大抵折銀以濟邊爲重
如工部蓋造　宮壼闕里　文廟之類亦借支以
助之雖若取之盡於錙銖然賦廛征貨以抑末助
邦亦王政所不廢者視賣官鬻爵納粟納銀之令
歲布月頒驅迫市民餌其漁獵以蠹政病民於他
日爲無窮之害者其得失又何如哉惟蘇松淮揚

所隔一水爾而納稅者四議者欲去其二勢亦不
能行也部屬賢否物議在人而黜陟攸繫君子不
能無慮焉

工部抽分廠議

杭州蕪湖荊州三抽分竹木廠起於成化初年蓋
倣兩京龍江盧溝等廠局也龍江以御史主事內
臣管抽盧溝革去內臣給事中主事而止用御史
杭州等廠爲光祿甆皿漕運粮船而設支餘解部
備用惟三廠收銀本爲便益然本部坐取本色不
免支銀收買二者之間俱爲折閱而承乏之人物

議爲多故差御史同行又以人言而止夫士之立
身置之近利若非頑幸然暗室尸居未嘗或昧罔
凜凜可畏也宋盛度以爲與其取之於衆不若取
之於商甆皿供用粮船宮室取之于民氣虐日矣
而征覓利之商以助疲乏之民衆非全失也成化
間崇文門鈔關嚴及官宦者之囊橐御史陳瑤詆
戶部不爲良臣而爲民賊司徒李恭靖公引貓捕
鷄犬吠主以折之恭靖獨立因非臺諫風旨可憮
也弘治間工部有員外郎某者求陞郎中署司事
而不可得例當抽分乃告病而去後吏部疏爲差

行起任方面之職夫不屑理財者可得剣薦則秉田委吏之又當其職者何如哉究其末路君子盖有定論矣

學政議

國家學制全備古今無復加矣京師曰國學京衛曰武學府州縣曰儒學都司衛所亦如之監守之司表章之典日盛月隆所以承制諭而申教化者何遺憾哉觀其穹碑大刻徧列學宮凡建置脩營規為充拓者率先恐後豈徒紀姓名歲月於有徵歟盍亦反其本矣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學校禮義所由出也可憂於邪慝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忠信者文行之本也學非所以為君子乎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焉固不止于掇科名娛利祿而已今師教之續士習之勤咸以此為所宜其視為蘧廬傳舍也由今觀之教本之失從來遠矣學規何如哉有堂不升有齋不講凡飲射讀法勝會禮儀并規條課業而莫省焉犲又黨邪玩法毀寵盡壞以廡為牧泮為漁圃為蔬而舍為薪傢然放蕩於禮法之外乎嗟夫舜跖之辨始于毫釐發

者之弛覇者之歧皆君子之棄小人之歸也刑戮加于小人非獨教之責乎審勢幹機以挽正學植人心使道德一而風俗同司政教者當必有處矣

從祀議

夫子廟堂之議載於潛溪文集考論精矣然道大如天管窺不廢享祀禮儀從祀儒者見於建白章疏子集論斷者不但已也道聽說鈐愚慮有五敢私及之一曰隆道則封號爵謚籩豆舞佾所當正稱先聖孔子而祭以大夫務必力行聖道以符尊崇之實乃安聖人之心二曰匡俗則摶土坐像章

服冕旒之塑繪所當正木牌稱某朝某氏一倣郊廟設位乃革夷俗之陋三曰明倫則父子大倫不可踰祀顏路曾晳孔鯉於兩廡顏曾思配享未安也別祀闕里異其室堂庶免子先父食之嫌四曰糾謬則七十二賢之傳訛所當正去申棖中黨之複名黜秦冉顏何之可疑鄉祀蘧瑗林放之非徒庶免溷瀆之非五曰考德則宰我狂哲有若在廡公伯寮馬融荀況之過愆戴聖劉向賈逵何休王肅王弼之偏儒所當正易其位次黜其祔食褒免冒濫之譏大抵孔廟之祀為道學之傳將為萬世

立人極扶人紀開太平欲世為唐虞必道宗孔子
也所貴乎儒者上契聖人之精微究遺經之絕學
藴為德行形為著述始合後世之公豈易言哉漢
董仲舒唐韓愈明道之大原至宋周程朱子集其
全功從祀宜矣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
安國諸儒號專經守註疏非功之次乎程之横渠
康節猶未之南軒東萊至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及
元之許衡皆私淑之賢也偏全純駁之辨豈末妄
議氏覩
國初楊雄之見黜近年草廬之駁奏龜山之物議
不可掩也惟顏子發聖人之藴程明道德性近之
不可以著述議者　國朝書全性理學尚躬行名
臣碩士泝伊洛之淵以成隱顯之德若薛文清之
理學吳康齋之道德可考也執議者比擬宋儒之
後註守寡纂輯有無何耶一得之愚明者宥察支
短爲進哉

董山文集卷之十

碑記

奉化縣社學碑記

凡學以儒為宗鄉塾即小學也而實基大學之終
非蒙以養正則工夫失序聖功曷成哉第在司教
者之舉息何如爾奉化吳侯櫕之莅治也謁顙之
餘謂多士曰邑學建官訓徒固足以育成材俟賓
興矣而里社非成材所由選乎有司之責宜尤切
者僉曰前任朱侯彩經之營之屬義民王文錦捐
貲鳩建矣乃相視脩葺缺者完之陋者新之擇文
儒以師之視諸也加崇重焉文錦將侯命懇言紀
其成亦以予所樂道嫩惟我
太祖高皇帝學制備于鐵甸要荒治法廣周振古莫
及矣然　詔諭諄諄家喻户曉凡閭里皆啓塾立
師守令以時勸相程督之何其詳哉爲里者仁之
擇社師俗之激童蒙者愛敬之本物也周禮三物
之教必先於鄉而非父以善良陶以風化賢父兄
嚴師友誘掖獎勵之勤則聞見或偏禮節將廢豈
向必羞冀其廸彝倫全性分以臻脩齊治平之效

不可得矣朱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朱夫子
以文教明倫敬身稽古爲綱固不止于誦詩讀書
習偶語攻楷畫而已上舉正條下遵正習非侯之
知所先務乎稽之郡乘若荆公之右文杜醇之師
道有自來矣昔孟子論善士自鄉國以尚友古人
奉川鄉先生之祀于杜者不猶儼然式旌孫希韓
之志節舒文靖之學術吳統制之精忠甚著也并
總之英介范之俊於珮之儲觀感興起者不有待
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夫侯字子文以治
行徵拜監察御史侯字彥材歷燕名士也以明經

發解京闈政治有聞方興水利以便於水運書以
侯之

營繕清吏司題名記

皇明法周六典建六部以分掌政治工部即古之
司空屬分四司而營繕爲首蓋創建修置以居四
民時地利邦土之先務也當自成化丁未須選士
至弘治辛亥始發仕工部屯田司主事陞員外郎
郎中于營繕部堂以熟練事體疏達留署司事
凡將建進諸差遣不與焉適　內閣題修
大明會典責委有學識通典故一二屬員纂修工典
文冊堂與華亭張天爵承委檢閱洪武以來政要
編閱頒彙圖冊及　歷朝案牒建明條格帙案甚
富且精殊歎前輩才猷卓然垂後如此又參審者
年官僞則昔人所謂某廉某貪或賢或佞信如衡
鑑也顧司署有題名板刻病其未全乃遂稍傍考
得官于茲署者氏名若干人繫以爵里出身圖刻
石而未果正德庚午堂自留臺被召工侍適今郎
中顧可學才力足任也語及欣然請成之且屬爲
記嗟夫天地萬物莫不有名而參配兩儀理物成
化乃名爲人吾黨遭際　明時習正學而出正途

有垂名之基矣官有正職才美可彰固不當美企
清顯者以自餒也忍甘自泯滅與草木同腐哉前
輩厲志正人敭歷中外遷藩臬陟臺省著才名譽
望者固不忝矣其名實未孚位不稱德者人指其
名而惜之可不畏且懼哉夫知懼則琢磨淬厲交
脩礱澤以期勉於正趨者可待矣遂書之俾以刻
石

寧波府學重脩名宦祠碑

凡郡國名宦鄉賢之祀昉于有宋盛于
國朝至我

英宗睿皇帝勑脩　大明一統志首名宦次人物
各載祠祀之顯著者以大同四方之郡乘眞萬世
不刊之盛典也吾四明始州于唐郡于宋路于元
而今爲府府有學宮肇自慶曆釋奠之餘漸及斯
舉亦惟隨宜設享而已近雖別建祠宇然通祀一
堂議者病其未備焉乃正德丙子太原楡次寇侯
天叙以名進士歷官大理來視郡符謁廟之初慨
以興學飭士爲任適憲節西蜀劉公瑞奉命督學
頒訓首及于兹侯乃不遑他務聚財集工先飭鄉
賢祠之頽廢建築新祠若干楹以祀名宦諸神凡

木石墁坊繚繪甃甓之費咸官爲額直不以煩民
落成二祠並美一新俾相禮助奠者咸得各伸其
敬且周視學宮凡殿宇廊廡齋舍之朽腐者易
之痺陋者廣之蓋作興倡導之方備至周悉咸以
爲繼先哲後之可紀者於是儒學師生陶君震輩
徵堂爲文以碑之嗟夫賢人君子立德建功雖惠
施一方而祀通百世所以及無窮而垂不朽者豈
蕪末所易知哉考之誌史吾郡名宦始于越大夫
文公種以忠義爲冠至知郡李公夷庚建制興利
南豐曾公鞏正身體物知州范公成大罷獻惠民

而撫郡陳忠肅公瓘集著尊堯精神左烈照于仇
公愈再任遺愛裴公儆政教薰施以及　國朝如
忠介昭宣之王公璡政治著績之鄭公珞性行夙
成之姜公昂皆紀冊有徵而陸郎令南金之錢湖
興利冷鄞尹麟之操爲有終亦祔祀焉是皆本之
定論參以輿情合天與而當人心者歟
聖明法古爲治議禮制度咸著訓章而祀典尤正且
嚴荀公議民彝非翕然共貽合乾忍赧顏靦獻以
自貽謫瀆哉堂關之憲臣者治之表守令者民之
師也吾郡遵逢人物權衡牧民師帥根紀綱首風

化主盟正學考論先賢以植人紀示激勸於不磨
豈非鄉邦之幸吾道之光哉書不云乎周俾阿衡
專美有商蓋古者今之鑒後之師也君子明道以
立教俟諸百世而不惑也可知已爲可以無銘銘
曰
維古春秋治鄞封國始邑會稽漸陞侯服名宦繼
休光于典籙淳祐興祠廟存以肅
皇明建極制定祀隆寇侯際運出治以躬孝儀協律
樹藝是宗乃新宮宇僚寀協恭輪奐輝煌
廟西墀右報祀維何忠廉爲首曰政曰謨忠勤仁舉

神兮若存譽終不朽衣冠頌美衿佩仰成侯承憲
學耒率儀刑道符心得學究遺經治希鄒曾志述
周程慶曆五賢淳熙四子爰及群哲同歸仰止兩
祠翼然靈風颯只裸獻禮旋咸膺錫祉

重修阿育王寺上塔之碑

阿育王寺九十四代住持和尚廣福公名節清脩
勵志紹述憫上塔爲舍利寶藏也風雨震凌圯墁
脫漏柱石歆傾岌岌頹圮之間慨然以啓承爲任
罄其香燈衣鉢之羸助以勸募四方檀越如宣義
郎李公諱堇咸施財市工相協之不亟不徐始役

於正德壬申至乙丑始落成焉凡七層寶塔六圍
簷宇前山門後佛殿左右廊廡齋修庖湢莫不嚴
整創立禪堂延至飯供坐卧善衆像塑三寶諸天
十八羅漢四金剛八菩薩土地聖僧綵繪金碧爲
之煥然復念大雄佛殿下塔院宇脩葺尤所當亟
集材治甓革腐鼎新輪奐輝暎以新一方之望信
奇觀也合山比丘請堂文諸石以紀之堂聞佛教
深微主於利濟捨身戚性其教也世傳釋迦文佛
以真身舍利施布寰區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寶塔
以貯之而四明鄮峰留其一自漢至今千二百餘
年寺有興替舍利自如天生福公起廢興頹克復
山門舊貫加宏麗焉有功佛教大矣哉爲佛有道
定于心成于覺了於空爾定而覺明而通質灰而
光不滅性滅而靈自存毫髮之光不隨涅槃而俱
盡固其謂也惟鍊形以智用智以神神者形之用
也內典云一念善緣勝造浮屠七級蓋覺通神應
則目擊道存所謂舍利湧出地中駕自海上降以
鬼物者咸在了悟而已福公姓朱氏字如海別號
東隱蓋成證覺而翊教法亦不可以無銘銘曰
大雄真如體諸太虛如來無始還歸化樞涅槃者質

幻瑞者軀瑞遺毫髮光燭遐紆育王造塔留鎮海
隅寶藏斂寂象罔玄珠巨涯靡浸烈熖莫渝炎荒
氷海航載陸驅瞻睨稽顙俯堦伏除饑呼渴喋喘
存息餘大椎感應祥光忽舒萬夫駭矚百妄盡祛
七寶自別五色夐殊匪嚴供養孰慰趾顒福公佛
子系出吾儒不囿形質超彼凡愚煩消蘊徹痾脫
惱　品登上乘偉矣曇瞿再興梵刹暈飛厦渠貞
珉紀績永弘佛圖

自治堂記

警世之言非奇激不足以駭聽而動心警之藥石

然不可常用也常用則輕且厭而元氣索矣豈若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言近而指遠比之書紳佩韋者之尤切哉吾四明張君某世家甬東之江滸以明經遊郡庠入胄監卒業需選拜婺之休寧縣丞甫六載謝事家居更築新構於通衢輪奐翬飛真甲第也而名其堂曰自治與予同年金惟深姻好也屬言為記噫某欲以垂後而求圖何不為奇謀激論而高揭書生之常談耶夫乃居其實而不眩譽耶無亦矜行能以詡耀于鄉邦耶蓋金屑貴而目盲鄭衛繁而耳聵炙熗陳而腸腐蘭麝薰而鼻壅裘毳厚而骨銷固不若服常布嗜菽粟紀吾所能而不欺人亦信我而不疑也夫結髮誦習白首編摩以治經循持禮律承用義方以治家確守箴誠砥礪名節以治官皆古先用之已效者後人師其意而益加懋焉以處善為安以循理為樂學殖不輟於寒暑畊耨不廢於水旱經理不廢於折閱使所治務以高門閭而求堂搆斯某之所望也若優游暇豫侈然以潤裕自足而不窗於縉紳則趑庭之際目擊心惟能不汗顏哉雖然繅絲千尋引於一緒萬弩咸中制勝在機某之詒後既引緒而

示其的矣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皆吾儒之分克者又何必戚戚於人謀哉

玉几松堂記

玉几山阿育王寺之案也寺以鄮山為倚松堂俯臨之若降龍伏虎然蜿蜒偃卧於前楹面清流而背突兀層巒疊嶂之爭奇獻秀者蔵萃焉真僧刹之雄勝也名堂者容堂廣福禪師乃奉寺九十四代住持也師姓朱氏系出四明宦族自祝髮梵脩持世退居者已五十年矣茲壽届七旬山門廣上人屢以記為請蓋欲揚美以紀實也予知師以真言符篤行者虛文奚為哉惟宇內名山咸為佛供而至人所寓地益其靈茲山自晉以来佛形留跡舍利現光形勝稱重於古今非以環奇傑異之賢代為主盟故彌久而益盛哉　國朝高僧如自學如宗正咸以詩文應召登進于京然禪宗師律承啓淵源則於容菴僅見焉蓋上承尊師茂公之真傳下迪徒子智遂以正覺以無有為宗以濟物為用以性為本来以情為外障屏虛幻以歸于了悟箴嗜欲以堅于脩持戒蔓說以精于造詣非傳燈點石也其派即曹溪其成可迦葉也或曰師慧相

清巖緇流仰頼薪于山岡隴彌焉稼于田膏腴盈焉隸于僻晝航充焉自香燈祝延之餘惟泰定澄爾〻已此以福田利益表其功非知師也盍省諸堂額乎松爲採玉爲資與山堂並美於無疆斯贈言之意也衆皆曰然遂爲紀之

紹先堂記

紹先堂文升趙先生名其所居也按郡誌趙氏系出宋室宗潘入　國朝洪武初諱思威者遂於春秋教授郡庠者稱老於文學子世麟以經學茂異應貢拜監察御史其祖也文升以儒學發身教聞

四方吾鄉所謂克紹先志者固莫如也又奚假於名堂哉夫宇宙至大也容膝之外皆爲餘物君子勤厲自強之志與瞬息俱存豈以安居屋潤動其中乎惟肯構肯堂爲箕爲裘乃啓承相應之不爽者古之聖賢自盤盂几杖以至罷用服食莫不有銘以滌心而警後況居第當傳子孫庸以承朝祀禮賓賢而藏守典籍於無疆哉韓文公詩曰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漢儒有言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耳爲趙氏子孫者常思一瓦之覆皆先世之艱難一經之傳爲吾家之舊物繼繼繩繩引之

於不替則齋木門墻永光世冑與樓公攻媿之齋袁氏靜寄之扁並美同光於郡乘也可必矣其視琴瑟之御栝捲之澤所感不尤深哉先生名堦中弘治己酉科鄉貢進士任進賢閩縣學教諭歷膺聘典各省鄉試文衡遷靖江王府紀善引年致仕於家淵經篤行夙爲吾輩推讓子景沂亦以書經世其家學茲存吾黄先生勤勤爲請言不已遂織蕪詞以爲記

菫山莊題壁記

菫山莊在縣東四十里面對大涵山背通符嶴左

迤育王而枕同谷右浒回江而通大海太白山小白嶺與天童星秀于前玉几山金沙井與靈峰獻奇于後眞奇觀也堂承先人遺緒世守薄田近山三里之地築室以事畊讀因以名莊志眞號也然吾鄞以赤菫山得名在春秋爲菫子之國今按圖索誌山在寶幢不過一拳石爾何其稱重於古今哉考之郡乘宋末元初賢人隱逸黄東發先生晩年讀書寶幢山中王深寧先生著書同嶴亭渠同谷山蓋人傑則地靈信不誣也二先生高名碩學竦動當時波及後世所著日抄玉海等書至

國朝盛行于時蓋人亡道存與穹壤同其悠久山川草木若假其崇深資其光賁于無疆也君子欲立身以示學者可不知所勉哉矧天理民彝千載一日景賢尚德百世同心每見嚴灘之過衿佩之英咸欲爲二先生立書院於堇山之巔以致仰德慕名黄炎後進之意雖力未暇及焉知後世不遇其人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成道立則動而爲法言而爲經前賢所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尚何俟於他求哉堂學道無聞居官莫補甫四十而乞身至五旬而得請春耕秋穫餬口山莊追悔宦

遊南北事左道遠不勝悼往覺非之切矧衰病侵尋志日荒而學日落又何望哉卜築既成苟安棲止書此自警自勵收一得於桑榆且以示兒輩立身勉學之規若偷閑娱景假跡溪山以倘佯兔則木石麋鹿之同情爾豈名莊之意哉遂記于壁

考論東錢湖記

東錢湖在鄞治東二十五里郡誌不記堰田之始蓋即古鄮縣之西舊名萬金湖以其利濟之博也唐天寶二年鄮令陸南金始開廣之宋晏溶治周廻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支堰曰高湫堰曰栗木堰曰平水堰曰梅湖堰時謹閉築禁防洩漏天旱少雨河水將乾白於官啓閘放水以灌河利及鄞定七鄉之田宋天禧中李守夷庚補其隄堰之廢址增築完固經畫以制民免旱艱淳熙四年魏王鎮明州大浚之當時所除茭葑未出湖堤既復填淤嘉定七年攝守程覃捐錢置田收租爲歲次濬治之費有司繼承弗虔田租浸移他用湖益湮焉寶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請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千石濬之又奏以龐錢買田收租雇漁戶除絕茭葑之生後

久不薙葑幾於無湖淳熙壬寅制守陳塏復行賞葑之策以爲淘湖之用元大德間有以湖高淺淀請以田若干畝入官尚賴屯田分司燭其塞湖之奸追復爲湖大抵瀕湖之害茭葑爲尤近者咸以重脩嘉澤廟有濯靈之異鮮生茭葑荷蘆然未足恃者大旱之年一放水涸蓋畜淤歲久水至淺也湖下之河亦日就淺澁舊稱一湖之水可滿三河之半以今視之豈不可憂哉蕪之職守者啓閉不謹傍湖人民通同漁戶乘時竊放取魚沿江堰碶不容日夜傾注于江欲水利之興復難矣

國朝洪武間耆民陳進建言水利委官監督七鄉得利之家出力濬濬亦嘗少除葑草殆今已踰百年雖芟薙畧稀而侵填無忌泄放無稽遂使懐姦竊利之徒又爲屯田塞湖之計湖之廢湮岌岌可憂今正德間大原寇侯天叙涖郡首及民瘼博訪輿情圖惟經畫慨然濬治之規而連歲雨多瀰漫上下用工無地然止阻屯田之議患已陰被吾民待時而未成也予脩四明文獻以名宦莫大於民利而民利莫先於廣德東錢二湖然爲民興利惟斷乃成浮議遂私明者自悉昔有以廣德湖之廢

由王元暐它山水利足奪其功故王正已以文樓异作偏媚京之非袁文清論斷明切足破其妄矣然廣德之廢已歷三朝豐惠之廟居然血食豈復有興復之望哉著之以爲勸與利東湖當首絶浮議之蔽戒爾令良有司時濬沙港以通它山水利嚴謹啓閉以巡各碶之泄但救目前之急預謀素蓄大浚東湖以免廢弛以繼陸李之功端於仁明君子望其終惠云

訪謁東湖書院記

元時創東湖書院在縣東四十里至正間翰林編脩馬君易之嘗爲書院山長考古論德進祠宋左正言陳文介公暨諸鄉先生蓋表章忠節以倡率生徒興起人心也殆讀程積齋撰記惟以陸氏仗義立塾爲功而不及諸公之烈或者病之余歸臥筮山每會鄉耆田畯疊談陳公之被放也烟埋草没又以陳忠肅爲友錮禁益嚴可並劉元城蔡西山之困阨書院湮廢後人興思遂具舟訪謁冀得遺墟以寄瞻拜而不隴瀰漫了不可得歸而惆悵者久之嗟夫自昔權姦翁虐擁蔽主聰必柄以宰司布以羣類喉以言官蛇蟠狐匿以空盡善類而

後已私快焉若宋室宣和之際極矣維時陳文介公自以官爲正言力陳其非至引落御衣而不顧爲御史大夫盧航奏劾而去徽宗非不知其忠也而勢不可已及汴京覆没天子蒙塵所謂臣享富貴君受危亡之言若合符契頋不偉哉然公始論童貫再劾王黼終忤京卞而又爲秦檜所銜身後生前甘觸禍機而不悔可謂獨立不懼之君子矣至四經進解賜謚贈官而子孫宦業不替其家聲其亦天道之可諶歟千載之下獨念徽欽之播遷也辱青衣加昏謚返空棺未爲中國之耻而衆惡

群奸不聞肆諸市朝以舒萬古之切齒其崇官大
爵濫寵侈恩覃族類而霑枝裔者不過市其空人
家國斁彝衛之利何時而紀極耶仰止遐思不勝
扼腕遂述所云以為記

曹縣治河廳壁記

甚矣黃河之神怪也正德己巳河南大河自蘭陽
陸家口而東日漸湮澱至九月二十七日一夜淤
為平地長及一百二十餘里惟存河形之半全流
容受無所橫潰渰沒蘭陽儀封睢州寧陵各州邑
衝開山東曹縣梁靖決口奔放王子河故道分出

沛縣徐州接濟運河然曹單豐沛之被害猶河南
州郡也惟以運河在北恐妨餉道欲治之必南先
命左侍郎崔君巖脩築大為疏塞並舉工未畢閒
以憂去庚午秋　勅堂代之涖曹會鎮巡藩臬府
州具僚議方略所宜物議喧然咸謂徒費傷民覆
轍不可復蹈且出危言動聽洶洶不已堂退省久
之適有書元臣尚文論蒲口河決不塞為便蓋謂
汴南魯北南高北低高者易湮卑者難塞不若順
性而利導之附以丘文莊論斷謂其得一時權宜
備錄為獻者誦之再三知其諷曉之切矣乃因巳

集之役分脩舊隄以捄危創築內隄以備禦大名
六十里山東二百餘里徐州九十里且疏濬汴河
之湮澱者以預受黃流之入淮入徐俟明春工完
黃陵可固方議築塞而流賊破州邑逼省府勢不
能支　廟謨深慮　詔堂還京嗟夫治河之無長
策也久矣繆委淺薄尚何言哉自元末賈魯成功
之後國朝徐武功沙灣之記劉東山張秋之碑彷
彿歐陽之紀載備矣盛矣今之決殆有不同萬夫
所共識也蓋梁靖口之決河即洪武間塌場口之
運道在今日利害相半者而河勢日北焦家口之

隨築而崩剏者屢矣將又犯黃陵岡必入張秋沙
灣故道而後已所患梁靖口不塞而塞爾故先其
危急後其稍緩以順水性以俟天定忘微賞之近
功觧疲民之困迫策雖中亦史冊明覩不但尚文
之故智爾流賊既平嗣事者將至非公牘可面罄
也宜智布獻載歌平成之績以繼三公之須必矣
然一得之愚則河流稍南保我微勞於歲月竊於
天道之悔禍息民尚繫拳拳之望云

祝壽圖記

郡判張君廷韶之致政于家也壽屆六旬縉紳彌

賀所贈皆珠玉也復以竹石繪圖請爲記予又何
言哉惟氣運之流行也寓形於物而定之以命人
物之生形雖異而命則同也物無疵癘人無昏殀
各正命以固形非幸遇光亨之運乎試以竹石言
之宜晚之節堅貞之良閱歲時傲氷雪而不剪伐
殄斃之所侵亦值於所遇爾我　國家以深仁厚
澤培累洽重熙之運福壽康寧有與區焉凡享蕃
之家深養之地與之必盈而受之不歉非偏私也
因材培植惟篤其所享爾近世四明宦家得天尤
厚張氏其一也廷詔以斑白之期上事椿府萱堂

咸以遐齡康裕適養甘旨之豐所遇隆矣矧仲季
二父壽祉比齊而新構落成輪奐安適暇日肅諸
老於堂率婦子弟昆爲萊衣之慶宛然蜀青城泰
商顏晉桃源而香山洛社之會聚也當繪此以繼
圖孝經貌列傳之後又何假於他擬歟雖然史皇
制畫與倉頡制書同功畫以繇彰比書之紀載示
勸尤切也豈但爲長年祝乎廷韶以科目遺才援
例卒業冑子理刑江右藩司佐治南寧碩郡方膺
剡薦需峻擢而陳情抗疏勇退奉親監司銓部遲
留至再而不顧人皆重之才之美操之良見之決

者象有徵也又進進不已必如衛竹之武公介石
之君子老而嗜學安流有常將祈天永命無疆矣
非始於今日之祝贈哉

東濵圖記

海曰滄濵言其大也四海首於東東濵以登萊爲
冠　國家祀典莫先焉其大之尤乎閒爲少府王公別號
久矣蓋世家萊郡之棭邑知之真見之切者也今
畫史圖之董子文之少府其亦然之乎君子即物
以觀理形者道之著也峙之石植之松羽音之鶴

花實之蟠桃皆物也而徵之易象風詩傳記則或
比賦或贊訟咸寓理焉海容萬類其可以一物名
哉語其大天下莫加焉孟子曰觀于海者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進而體之道徵之學不物
于物者也曷嘗滯於形迹哉夫水天下之至文也
源曰河派曰江瀦曰湖浸曰瀆而匯之曰海物誠
鉅矣漾爲猗瀾湧爲潮汐盪爲湍激波濤或靜而
常焉或動而變怪不測焉浮天地浴日月而流古
今於瞬息孰非淵泓澄湛瑩潔涵泳爲之本哉故
川可學海以不擇細流也而盈科之進其信不失

孟子又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尚何言哉由是觀之士患不學爾學而仕其優為也學知不足仕勉力行其容止息乎少府佐理吾郡閱三載矣或分職或專符或遠使所以剸繁破劇鎮定輯寧加名實於上下者昌自哉貞其本也操其持也實以聲之信以成之文以要之述之言儗之象所以贈且祝者皆著其形容爾豈僞為妄哉少府名都字維屏以明經發解試吏部優等拜官通判寧波累膺監司巡察交將大擢喬遷指日遂聲所云以為記

董山文集卷之十一

記客問三篇

毀譽篇

客有問於董子曰君子何以有毀譽乎曰聖賢亦有之豈若小人非毀非譽哉請聞其說曰聖賢之毀如浮雲之過太虛爾若其名則德望自彰也奚譽乎小人反是譽亦僞非真也鬼責人非罪辟焉擧戮焉如影隨形響應聲風知自毫髮莫爽焉何謂毀哉嗟夫天下之生久矣何善人少而惡人多哉毀譽者善惡之徵也先言毀後言譽其禍福陰陽之比乎禍常勝福陰常勝陽小人盛而君子衰孰能弭之制之歟然則君子亦不免於憂喜乎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告以有過則喜毀兮若驚譽兮若冒淵默尸居惕如也戚戚若亡揚揚自得豈同淺丈夫哉夫行險僥幸小人之常也古今負歷名享頌福富貴與昌久世光族者夥矣何遭讒過謗拂鬱困窮獨加於脩身俟命之君子耶自生民以來孰聖德如孔子道藝如孟韓理學如程朱哉當時窮厄亦甚矣謗之議之毀之尼之擠排搆陷

之不但叔孫武叔臧倉皇甫鎛邢恕胡鉉數子亦
巳聖賢何罪抑次之屈子曰激賈生曰憤文種曰
讒晁錯曰愚岳飛曰橫皆毀之積也積口鑠金[illegible]
焚庫羽沈舟況於人乎市有虎曾參殺人明者諒
者可以釋然矣客曰君子不失色不動聲審無形
而保無斁若子之言則是非曲直一視爲虛舟飄
瓦陰翳風塵之觸耳瞥目乎一身之微固非百患
之衝也董子曰聖賢非吾徒可托以自解也自解
則惡成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身自治其
要也非孟子之三自反敢謂不校如顏氏乎反其

仁反其智反其敬至非一楚者子路其吾師乎觀
其閑斯行之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勇抑夫智不
惑仁不憂勇不懼聖人也擇之精守之一協之
以中由勉利以自然孟韓程朱希聖之功成矣不
觀諸天道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
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苟聞謗而怨尤忿讟爲禍之
咽咎之招也豈哲乂保身之道抑客曰子之言爲
巳足矣推之爲人成物亦有進于是乎曰天地無
棄物聖賢無棄人成功一也但不得其位耳夫子
得邦家而諸大賢爲之輔則君堯舜臣皐夔稷契

矣大中之化丕應之機即造化之範圍曲成固無
有不可化之物也其如命何抑故曰道之將行也
歟命也又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聖賢即天也
何待安于命抑爲萬世勸爾客曰然遂筆之以自
警

聽納篇

董子畊於野有客過焉進而問曰若幼學而仕仕
而隱且老矣子謂爲治何難乎荅曰治亦多術矣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抑知人何難乎曰聽
納爲難也夫爲治必用賢而用賢資聽納聽之或

納之偏其妨賢病國也豈易言抑曰聽納之難非
一端也試歷陳之董子曰龍逢殞首比干刳心慘
之尤也史鰌以屍鬻拳以兵茅焦以祀危何甚抑
遇其拒爾忠則易逆一也杜欽箴漢谷永附新乃心
果安在抑公孫之對賢良李勣之斷家事趙普之
論再誤咸以順遂其私者巧則易中二也膺滂正
朋牛李私黨儗之敵國外患久矣而元祐有碑僞
學有禁猘犬吠堯引梟擊鳳者借助鬼蜮之群私
則易合三也客憤而興董子請既曰才如董賈直
如王魏賢如韓范皆百代人物也而漢文帝唐太

宗宋仁考非英君乎或斥於藩或間於貳或驟進驟退績用蔑如豈若漢之高光知人善任使從善若轉圜大度同符庶幾商周之美乎煩言不辨德將敗焉其難四也客曰淵必澄而取瞭不待濾也鑑必空而照微非待磨也衡必定而應平非無星也若子所言則一付弛張運動之機於彼物哉三代非然也其進而求之歟董子曰禹拜昌言稽于衆舍己從人必戒以疑謀商用人惟己德懋官功懋賞必期於一德成周充重宅俊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必喩以蓄疑益稷謨矣伊周訓矣矇史箴之

侍御規之贄御戒之規後世之禍不作矣非治之師乎客曰太上立德功亦次之言其末也唐虞之盛氣象何如耶董子曰非吾儕小人所及也四目明之四聰達之四岳咨之九官十二牧申命之詳矣庭陛之間可者都俞否者吁咈而已龍爲納言惟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勑之濟濟師師爾雍雍穆穆爾執甚四凶之誅乎鯀雖方命圮族試之而後刑之其孶孶畏懼者曰嚚訟曰任人曰巧言令色孔壬焉語聖者曷求哉客乃再拜稽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百王心法

之傳妙矣萬古君臣之鑒昭矣衆言淆亂折諸經經非無言之聖人乎知言君子必有擇矣客乃相與肅客歛衽者久之紀于冊

刑法篇

董子將釣於瀛客有訪者戚如也忽然問曰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古之賢君何尚乎答曰尚刑客莞爾曰誖矣哉尚德不尚刑王者之政也異乎吾所聞者抑子何所謂刑哉夫古肉刑漢笞法晉魏條格唐宋律令皆文也曰聽訟曰折獄曰明罰勑法非其用乎始之式敬繼以欽恤終于明允將以

弼教禁暴止殘而已哉之典憲至明而神豈外於辟以止辟哀矜勿喜之謂哉董子曰太清晝掩於陰霾大明光蝕於妖疹澄海昏昧於翳蒙邪氣之干元氣之索也聖人所憂孰甚於奸宄乎臣莽卓女呂武僕奄恭顯甚尤也成爲寇賊甚於蠻夷視造物之害愈劇焉雖雷斤鬼斧不及其逝形豈畏斗刀之芒利哉客曰罪至十惡刑之極也不幸遇焉八議懸之三訊格之爲之徹樂減膳申請再四而不已子將以爲過於畏愼乎曰非然也滅身由於積惡流殃由於餘辜律之立禮之防也聖人深

憂非爲越禮干名之至極乎蓋履霜必至於堅冰星火必至於燎原涓滴必至於懐山襄陵言當拯之於早也始之不愼終焉能免乎夫淑問如臯陶法家之鼻祖也今其陳謨不過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必先之以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夫律者即天倫以由制也而莫先於愼微禮非所以别嫌明微乎翟光驂乘臣之危也戾子巫蠱親之薄也戚姬以媵而激禍奚齊以弟而偪兄遊客殺人郭解之積威也其由來之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客曰禹泣罪人

湯占用命周愼底罰雖刻比羅鉗密如吉網可使人皆麗法而惡無逌情乎董子曰君何慮之過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吏嚴於一時史臣公乎百世褒榮貶辱豈直華袞鈇鉞哉客曰利眼蔽于臨雲聰闇惑於繁奏非勢有所不及乎古今私黨莫有宋若也夷考其心崇奪朱鄭爲雅者多矣史外傳心不無餘法歟董子曰氷堅澤腹龍蛇並蔵火艷崗岡玉石俱滅橫流漫陸涇渭合渾況於人哉安石相矣呂蔡流其毒蘇子庸矣惇確爲其群張浚任矣凿

端李綱岳飛逢其忌忠臣不私者何如哉至籍口馬呂駕說程朱濫黨人之碑冒僞學之籍以希世迎合者律之典刑豈徒爲亡宋慨哉古今一律殆有甚焉者矣故曰春秋脩而亂賊懼朱子通鑑綱目孔氏家法也世續有編何謂董狐之專美哉客曰予言似矣惜不及見之遂長嘯而别

序

贈寧波寇侯陞任應天府丞序

國家定鼎金陵治應天府今爲南京及建都順天
京師在北而官制一視於南兩京並其隆重尹丞之
設即古京兆之任也可謂難矣乃正德己卯秋應
天府缺丞吏部首以寇侯子惇薦
上可其奏　制下自京師至四方萬國聞之莫不
信其治之卓而擢之峻也咸歎服不已惟吾郡士
大夫相與樂其治功而不忍釋者屬堂爲文將贈之
亦以堂嘗承之於是也豈非附道於老馬資糲於

農圃哉蓋嘗伏讀洪武頒布詔令矣懇懇懃懃惟
兹輔民鄉爲德凡有罪錮遠先時備預周至稠切
歲申而月諭之至曰子孫世世弗忘江左之民大
哉　王言固萬世法程也至
列聖承休咸重京府之職必簡其才良異其祿位超
其遷拜軼藩臬而駸駸臺省者豈徒然哉凡以厚
畿民而培國本爾夫當重熙累洽久安長治之餘
宜尚搏擊爲威鉤距爲察更張爲化而復弊於陳
言亦即堂所知見爾　國初法令嚴明費有經而
征有藝常賦之供尚寬郵不已今留京全制一視于

朝內外百司徵需叢冗孰爲神運默輸以塞請耶矧
當有匿奸有疵利有困而搏擊之威鉤距之察更
張之智殊未易施者講求勞徠安定以還適逖溝
壑之困非今日之急務哉侯行矣贊畫政治之宜
可否法令之當鎮禦蹂侮之虞事之鉅勢之劇疑
之結者身任而與尹終之必矣侯治吾郡期月可
而三載有成政績優異剡薦頻繁即其已用者舉
而措之特緒餘爾昔歐陽公爲京兆尹人以包孝
肅期之公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噫歐公之所不能
孝肅之所能公盖兼而有之矣堂一無所能而贅

言不已何耶鄉邦之請不可却與侯數年道義之
契由此以達也敢舉古人贈處之義哉侯名天叙
太原榆次人由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寺正陟守寧
波功名事業方來未艾云

贈節推董君昭仲應　召風憲序

古者刑以弼教治獄之司未嘗以憲名也今天下
獄情由郡而臬臬而臺省凡左右執法之司咸爲
憲臣惟都察院統屬諸道而自御史爲風憲盖有
自矣且獄情之達必由卑而尊司郡刑而著異績
者每以風憲徵宜哉澂江董君昭仲甲戌名進士

也幼禀神資日充抱蓄筮仕節推於寧波三載問獄清訟允上下安之方將奏最天官適應急缺風憲之　召何天官卿藻鑑精當獨照於海隅耶瀕行鄉士夫屬堂贈之言曰憲臣之體一曰振紀綱二曰肅律度爾其發奸擿伏糾慝屏邪伸究理枉以之然在　國爲成憲遵之曰　憲天人臣爲時憲皆禮法之宗也君子身律本端自刑家庭國以及天下之均平非吾人分內之所同哉正己格物執所同以律人斯國之老成矣傳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舉其所重也君在官每先其所重

於前輩必詢朱畏齋以其經術吏文之兼濟而師之於守長又得寇侯馬肅恭而協和遠賓近淑聶澤之功深矣矧寇侯京兆之別留文巳罄贈處之義又何贅歟惟以事功之立善始不易而令終尤難崇功鉅業固九仞之基也兼實副名軼今人而追古哲以求令譽於有終當徒吾人之私願哉庸申告以爲祝

送郡判華君弘義應　朝京師序

吾郡判華君弘義應　朝京師鄉士夫不忍暫釋徵予文贈之予聞今之　朝覲即古諸侯述職之典禮至重矣惟省郡州邑之長乃承之君之行亦監司之簡擞也盍知所以副其責乎蓋將質屬職之賢否陳民艱之隱戚究吏弊之糾結也君以經學行義推重南都領甲子京闈鄉薦乃久阻春官卒業成均需次銓部而拜官郎處治中別駕之任枳棘不棲驥足遂展涖政半載視篆旬月爾何試任綏而揚譽速即承上下之委戴乎堂聞之寶劒佚於發硎璧玉顯於斲璞美木需於梁棟天非悔之久也淬其鋒完其質而成其材耳彼鉛刀爲利燕石爲衒寸莛爲楹者雖曰僥幸一時能不僨公

媿私哉予昔承乏應天器庠序之英羅科目之彥企仕路之芳聲茂實於君久矣今索居林泉適然親見其施展蓋養之深培之厚雖若就之小而即如久練老成焉始以自期終副人望者殆知所試矣抑聞君以親老謁選天官卿延譽屬目久之以部魁當擢郡亞大夫而阻於時例欣然乃就今職茲行也侃侃銓曹天官卿益信其不謬矣鑑別之精豈但如予之所望哉使道之餘承顏有慶毋以錦旋滯使程之復君其行矣民日望之

贈寧波貳守林君邦俊致仕還閩序

公議在人心猶元氣之育物微而顯邇而遐由尊
達卑至神也　君相憲天聰明而以民為視聽
其維持斡運之機有在矣侯官林君邦俊以惇大
之德負弘偉之才佐守吾寧波也絶科罰禁煩苛
嚴請謁而推誠布惠於人故仁明清肅之譽洽于
閭閻宣于郡邑凡吾士民咸喬企超遷以彰卓異
乃屢以病告監司檄留之遂抗疏再乞休致銓司
請允致仕還鄉何公議之獨否耶予聞之發育者
天之常乖沴或戾其氣坦蕩者道之正荆棘或尼
其途以戶口增受賞以催科拙殿考者古有之矣

奚疑哉君以明經登鄉進士任教諭陞國子學錄
擢拜監察御史復厄於用事者左遷博士而進令
官大職教中外試其兆也兆行矣任巡察佐府治
道將大行而中阻焉蓋造物者為之也其屈伸之
機進止之義通塞之際豈待智者而後灼然哉明
當就道琴書載途鑾黃童白叟出自深山窮谷遮
道挽留者皆理遣之矣惟予縉紳士夫疑未釋者
以予久伏山林知君也切因贈言以解之閩中佳
山勝水視吾浙為尤登臨之暇課農以代食教子
以傳經與子籌之熟矣君子于千載不于一時彼

區區者又奚足云哉

繪圖贈美鄞令蔣君德政序

吾鄞令蔣君伯固湖廣衡陽望族也以明經登甲
戌進士第奉　命莅邑于茲甫期年政成民悅
巡察者廉其賢能移檄奬勵之凡深山窮谷之中
耆民父老覩化頌德者塡塞道途而禁弗能止予
方抱病杜門訝其朴衣冠質詞命詩圖軸請言之
懇篤也乃不辭荒落題其上方曰六經垂訓示人
往往取況於物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
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夫以羽族之異而獨取象於

君子之言行繫諸好爵爾縻摧之誠不可掩蓋與
善懷賢之感心也今繪以贈君非擬其倫乎矧次
于磐石鳴于海濵聲愈亮聞愈遠應者和者愈非
涯涘可限測乎君莅政期月而邑民中心悅服如
此其賢于人可知矣孔子曰人道敏政豈虛語哉
夫治民非難得民為難君治務在於得民故能感
其心也觀其至性愷悌急於正已而緩於格物以
徵科為後以撫字為先以邉幅為非整以搏擊為
非威凡科條之設恵澤之施皆布之誠心公道而
不為趨承辨集以取名要譽於一時宜吾民懷其

爵格其誠神而且捷如此也繪圖之贈豈文具僞爲耶明揚在廷陟風憲而躋華要也有日矣書不云乎愼厥終惟其始又曰彰厥有常吉哉敬愼終常以求令名又贈言之當盡者故申告之

賀顧宗本特授錦衣衛所鎮撫序

弘治癸丑冬鎮守湖廣充行軍總兵官平蠻將軍鎮遠侯顧公溥奉　命調御雲貴四川湖廣土漢官軍征勦貴州清平等處叛苗克平猪𡏟等寨潘洞爛土諸巢穴遂清斬獲甚盛今年甲寅春遣其弟淵來獻捷

上御　奉天殿受　朝賀賜賚優至特官淵爲錦衣衛所鎮撫賞衣一襲鈔一千貫大司馬書紀其功太史則褒揚之姻好若定遠侯薛克功戚畹石德容輩又徵予文以贈其歸嗟夫苗民逆命有自來矣緩則烏合觕則鼠竄如釜魚穴蟻偷安肆侮於旦夕之間雖　聖人仁覆天地明並日月舞干羽於兩階布明詔於懇切而頑悖自若卒取殄夷則今日征苗之舉非得已者蓋外攘而後內寧不可姑息而遺毒也自軍族之興司徒給餽餉司馬調戎旅司空處兵器期使無辜之民安居疆場今

鎮遠克副責任天師雨降而功出萬全豈非一時之感事哉其兄弟蒙恩也何媿哉予又聞之將大軍居絕徼奮威勇於玩恩謀武之餘重任也犁庭掃穴除城杜之逋殘奇勳也獻謀略展猷爲廣集忠益以植名於不朽將帥之能事也況顧氏之先亦以平蠻之功追封夏國今公克紹先烈運籌樽俎而捷奏遠方上紓

朝廷南顧之憂可謂不墜家聲矣自今居寵思危感恩益奮又可量哉淵字宗本有奇謀儒節其兄出鎮湖廣辟舉叅隨蓋不負兄之知舉者遂併爲書之

贈郡博陳先生升任國子助教序

吾郡博侯官陳時敍先生涖事之六年　徵拜國子助教封刑部員外郎戴君育之偕諸鄉士夫請于予曰先生早膺鄉薦領教金華之東陽再更廣信之貴溪學諭進掌吾郡學之教兩閱科試間生徒登鄉舉者十人登進士者五人魁經及第者各一人士喜得師而

恩命促起其何以爲贈乎予竊仰　國家稽古建官首重學校之選熙洽之餘益加優異語常格則進

列于有司承奏辟則入遷于朝著奬奇特則超陟于憲察蓋期文以飭治也教以宣政也道以同俗也豈徒懸爵賞以彰激勸哉先生德繼純明濬貫經籍自天文地理星官律曆無不旁通所涖東陽貴溪與吾郡雖昔號多賢然身教之勤隨地則一故文風日顯士習日淳儒術日崇者咸謂先生之功及膺聘典司文柄於山東嚴持精鑒蔚然著聞玆行也當路之公薦也時制之遭逢也奇特之來見也又何贅耶前諸公贈言之意則有進于是者昔安定胡公教授湖州立課分齋崇尚實學以規條爲太學法式及遷國子監直講自一方而推之天下經義治事之賢徧滿朝野棟梁榱桷歌詠至今先生行矣其因俾湖學專美於宋哉因次述以爲贈

兄子維翰應　制　補陰陽學正術序

予伯兄怡稼翁仲子維翰奉　時制入餘貲于官聽補寧波府屬陰陽學正術耆會大司空楊公暨諸父老愛及通家子姓致賀于翁曰人生至樂惟子嗣之賢維翰早承庭訓勤敏克家肯堂播而拓田廬俾翁康裕於晚暮可賀一也傾心委志隆師友而惇禮讓且尚義樂施足以紹家乘齒鄉邦可賀二也詩書力從傍事占測逢時阨會列職拜官遠不違承類近可榮志養可賀三也因舉觴酌翁翁捧觴如不勝者念惟輪囷之材匠石弗顧瑣屑之餌俞扁弗收爝火螢光羲和所弗睨也維翰晚末乃辱名公鄉賢士夫之盛禮耶且陰陽立學教率生徒所職憑相保章氏之餘所習天文星象律曆占筮固非涉獵爲精誦說爲業者可稱專門也又何以承先生長者之教哉所竊幸者一堂之上濟濟莪冠㒞㒞緒論考德業式文章師政典者俱在焉儀文所接談笑所餘咸足以起聵而發蒙庶璞不琢而章蓬不扶而直裨益無涯而受職無愧乃所願聞於左右也諸公皆曰然時予從兄憲副君當屬文以　勑赴貴陽未暇也命予次第其言登軸以勗之

送闌上人住持資教講寺序

佛氏之教有二了悟空虛寂滅嗜慾靜守以終化一也辨析微慧開覺貿昏資世以善物二也沙門既崇禪講並峙迨其季世實繁有徒宗禪者强制形骸甘心於死灰槁木之間宗講者沸騰口說浚

齒於曼衍支離之境佛而有知亦非佛之願也況於倡狂自恣浮游不根爲宇宙間一蠹哉有念於佛教者殆不若此吾四明以延慶寺爲講院宗其徒弟院曰資教去城西三十里山水奇勝田野沃饒凡葳脩遊息之所衣食香燈之給靡不具備顧主之者多非其人有僧曰大闡卓然自立往来於京師鄉國之間往往著名今之寓於都城戒行益精誠有意於興佛之教者杖錫言歸僧司給劄命其還主茲寺焉濵行求說於予予請其擇於二者益資教名山也塵囂不雜可以定性而悟空善士

授心可以激頑而摩鈍顧吾感動之機何如耳豈徒旅瑣無閒偯同編戶以重貽佛氏之慮耶大闡字一乘延慶東堂蓮公之孫　京師顯恩寺廣仁公之徒也真乘正印得於師傳者有源其必知之諗矣特在予有姻雅之私故不容黙而爲之辭

贈市舶提舉司正陳君考績之京序

吾浙市舶提舉司正龍溪陳君世俊涖任之三年將獻績于天官鄉同僚陳司副徵予贈之言曰君子之出處仕與學而已今之爲士者學優而仕惟命所之自京朝以至郡國職列仕分豈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登華膴而都官爵然後爲仕優乎陳君以乙卯貢士卒業謁選初試即爲大夫操符統屬仕亦榮矣或者謂其歲貢未期職務清簡凡送迎之節館伴之儀懷柔之體所以辨物察情防姦抑侮者未究其設施豈知言歟予聞之學以廣才非寧靜無以致遠靜者應物之本也君子澄神凝慮充養抱蓄以鎮俗黜浮俾有爲之望恒隱然於未爲之時其裨益於事體何如哉我　國家銓制必均任勞佚代居繁簡迭任散要以協允而持衡君以恬性雅

資適符官況柔之監司達之臺省久矣今將遷要劇以展謨猷圖廣才養望之明徵也豈程較功能循資守格云乎哉粵自求樂招徠日本置司郡誠固有由司舶而膺美擢者若范君潤生之僉憲浙學黃君弼甫之陞守九江皆閩産也學術官聲至今未泯師前輩法鄉賢非君之優爲歟君屆行矣庸舉寅僚贈慶之義以爲告匪諛言也君其識之

贈寧波郡守周公　朝賀之　京序

聖天子龍飛承統嘉靖多方吾寧波郡守周公職當朝賀于京行有日矣郡人李堂贈之言曰大夫

官至郡守何其重也蓋即古諸侯也任則頌之去
則思之久則書之傳以誌之君子盍慎之歟夫茀
至公卿畢逮椽屬莫非仕也惟仕于郡邑稱名宦
馬今天下四方莫不有誌而彙萃其尤者登之
大明一統志非古今循吏之淵林乎蓋名者實之
賓行之表天理人心之不泯也豈煦煦爲恩矯矯爲直
硜硜爲堅表襮爲白炳炳翹翹以爲幟如伯功市道
之可恍也予脩四明文獻傳賛名宦詳矣皆聞而
知之爾諗之幽獨體之踐履孰有如公見知之真
乎孝友天至謙篤性成廉靜一致其出治也仁以

撫之公以燭之誠以格之宜其弱者安強者服而
狡者婣不嚴而自肅也視彼聞知者何如也雖然
事不師古曷克永終卓彼先覺非所以啓後賢之
繼美乎蓋古者今之鑑也吾郡始州于唐而郡于
宋仰止諸賢時代邈矣遠我
國朝如忠介昭宣之王公璡政績薦舉之鄭公珞孝
廉成治之姜公昂其盛也公與姜公生同鄉閈何
蘇澤之獨厚於吾郡耶曾皆君子有自來矣抑聞
舊制凡應
朝之期舉旌擢之典茲逢更化善治所以風厲率先

首豈常格之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即吾郡人心之同則明功之試車服之庸當
有在於
帝簡者豈爲罕也公名坤字順卿蘇之太倉人以名
進士歷長禮工郎署選今職云
贈鄞邑丁侯季學考績之　京序
天下之事惟其勢而已勢之成豈偶然也如風之
靡草獸走壙而水就壑非力可挽也令可喻也智
可追也曷能回天下之勢也豪傑之士固所優爲
也運其機握其要潛乎默奪以趍於平如庖斤郢

斲神發而形泯焉非世之所難乎天下事非予可
言也試以一邑言之則於丁侯季學之治吾鄞見
之矣茲將獻績天官遂舉以贈之噫令乃民之司
平也困弱之替盜欺之積強悍之凌豈特吾邑不
免也轉移旋斡以復古還淳今日之急務也吾鄞
爲明郡首邑編氓四百五十里前脩之績耳目彰
矣曰持循曰愷悌曰幹濟皆遺愛也侯之治何獨
先其所難也蓋本諸身以範諸物柢見其易爾觀
其清籍冊驗丁口品畜第豐若家至而戶及者故
科差均里甲省而民利興非由敏才精識之絕人

乎且勤政終日危坐不移群吏退聽竦息詰捕勾
稽覈綮整當鞫訊紛拏之際毫分縷析曲中肯
綮繳成召吏視遣日不下百數人無不情輸心服
者嘗曰漢法三章至明切也殺傷賊盜公匿賦
者若固有之何哉故吞併隱欺之弊尤所究心然
榎楚豈所先耶科格既嚴徽辨自集但見課鏹登
倉廩實匿者償逋者復而累者安均平之勢翕如
也非侯曷致挽回之速若是乎侯今行矣位愈崇
而勢愈順不循輕車峻坂之調適乎雖然古今論
治有三難其人難其任難其繼也侯自視易而上

官信任之專績用成矣十人作之不若一人繼之
也非吾人所尤念乎舊令之政新令必所樂聞者
侯其毋忘終惠哉侯名洪係鉛山望族登壬戌進
士由武昌改治吾邑茂顯之勳黃卓之頌可期者
因侯所厭聞故略之

贈寧波貳守李侯陞任山西僉憲序

文章與政治流通氣運繫之文治之隆古道之復也
天降才雖殊咸以資世爾三代以上才畢達而用
自昌豈士之自貴哉古今一職之命繫道隆汙不
必貴三公食萬鍾而後考定論也慨自周道衰微

治尚弗古雖醇乎西京節義東漢典制于唐學術
于宋言治皆略而已非以教雜經殘政雇儒僞隨
世就功名者終愧道德歟雖豪傑挺生應期立命
終必有賴之者觀廣川道誼河汾講述昌黎山斗
伊洛淵源所以挽世回風繼天開物功莫尚焉孟
子以困窮拂鬱天將大任於聖賢信玉汝于成也
嗟夫文顯下命萬世在茲曷終窮哉道揆上隳利
賂勸也法守滋圮富貴饕也福穎佑寘貞艱晉匿
曰命曰天一俛伏於順受所謂治尚視近代又安
偶歟大梁李侯川甫人品高明詩文古雅英流也

領解試第一登甲戌進士厄例出守沔陽量遷同
知寧波府甫及二期恒視符篆操爲盜厲惠洽人
乎吏奸剔而經訓崇士民頌之監司禮重洛誘裨
資政典尤詳累薦督視學政近乃陞山西僉憲提
刑郡士夫　華屬堂贈之言堂志偶道合契切同
宗亹聞至論諗矣舉以復之文章卒澤于道德功
業必繼於真儒侯所養之充也州郡道行非傅江
都獻龍門閻關衡表涪潼者可比九仞之成一簣
而已匹夫可師百世時運盛衰占之君子出處匪
惟知之亦允蹈之夫何疑哉若其歷試之績猷爲

之竒已具魯㚖野張甬川史評登諸名宦侯誌眀
者徵之

贈督學甬川張先生復任四川憲副序

聖天子嗣統更始之明年適天下應
朝述職之期人彰黜陟訪舊起遺吾姻甬川張先生
常甫首膺薦剡徵復憲副視四川學政盖異數也
鄉士夫碧洲陸公君美輩屬堂贈之言堂惟鄉邦
所畏文獻攸存久願執鞭而追悔桑榆頽却不暇
烏能致詞哉每欽秀毓弁髦英穎夙成弱冠登第
改翰林吉士讀　中秘書官

國史檢討貽封　椿府槎湖隱君　萱堂沈太孺人
以迎養遷湖廣憲臬提學因考績乞歸侍養有年
矣玆者
勑檄貫臨縉紳相慶而先生戀戀承顏欲持終志因
舉吾道所屬之尤重者觧之夫豪傑必奮于百世
立德自顯于功言仰止四明先達執非道行於閫
德哉世綸如陳文懿制命如王深寧衣文清納忠
如豐清敏樓宣獻陳文介與慶曆五賢淳熈四哲
先後炳炳矣然當時大儒立論往往責備於浙學
者何哉盖宋承學惟高憲敏受業龜山黄東發獨
崇朱氏程畏齋燕明體用為正其餘緒別派分然
則克去象山横浦之偏直繼伊洛淵源之統不有
頼歟程朱心法孔孟家傳也畏天悲人視如拯溺
曷容緩哉先生性成行篤遂學淵衷家規庭訓藴
抱之宏者將大演厥施玆行也迪士心則風俗以
敦入　講筵則
君德以正登轄卿則道揆以明心契遺經俟年述作
以成曠世文獻之全非時運之會乎程子曰言學
以道為志言人以聖為志聖人為百世師舉其成
也緒餘奚足哉愚慮非倖幸毋以剿竊棄之

堇山文集卷之十二

序

李氏宗枝紀事録序

吾李氏世居郡城宗枝繁盛今録始自五世祖本先伯考蘭軒府君所輯纂也録稱鄭城香雪翁填諱翁諱號吾祖親也以清標妙墨著稱郡誌蓋惟運姻知之真切不足徵也吾高曾二祖當元末國杭純善守法咸以塾師訓蒙謹守宗祧傍枝雄強武斷於鄉曲者子孫不絶如綫稱謂存而不入於

譜録以疎遠異枝也吾始祖生吾高祖一人吾高祖生吾曾伯祖與曾祖二人曾伯祖贈兵部員外郎曾祖生吾祖以及吾父俱贈工部右侍郎吾叔亦贈兵部員外郎鄉邦稱之子孫法之此吾宗所以與傍枝異也不肖堂與從凡麟珍藏是録隨以宦遊茲堂歸寓堇山謹用續脩以成先志凡曾玄之生卒月日婚嫁宅葬附註靡遺自從伯祖駕部
公後
歷朝頒錫誥勅制諭及名賢銘狀誌誄咸附焉嗚呼
昔人謂宗族盛者必有譜又曰譜非仁人不能脩是録亦譜也取法蘇老泉氏斷自可知者著之疎遠失真者略之行實可書者立小傳以紀之用以別親疎等名分而敘慈愛油然仁意之所存也堂獲承侍伯考與吾考叔孝友仁厚始終無間駕部
公清操苦節風勵一時詒謀遠矣積慶深矣堂兄弟繼官中外力追其清白之風捧誦其仁厚之訓亦信恐不及焉兢惕何如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宗不替之由考之傳録而自灼然矣然祖宗以仁心作譜不在子孫勉仁脩德以保持吕太之歟庸書録首與宗人共勗之時

皇明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仲冬長至前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奉
勅提督操江總理河道兩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五世孫堂頓首拜書于堇山莊之東東軒

四明鄉社録後序　今爲四明文獻誌十卷

鄉社録録鄉先生之祭于社者也吾四明爲多賢之地立德立功立言者代不乏人郡縣設學昉于有宋慶曆五先生淳熙四君子爲鄉祠之始今所録起自周漢本黄南山四明文獻録也宋史忠定
公贊下十二先生始于大里王深寧先生論郡栗冠

以越大夫其南山立論之據乎易文獻為鄉社以諸公述作未載也當擬鄭千之文獻集而足成之尚有待爾毋立傳先之

國誌次以信史證以郡典鄉評而儒先論斷用以折衷焉凡一言一行必附註其所從示有徵也然舊録有當栽訂而繼世不免增脩故不容不附以臆見也或曰知言之任惟知德者當之以淺薄而自取繆妄之愆其説何居予曰取法于上僅得其中不觀孟子之論友乎自一鄉一國以及友天下之士又誦詩讀書以尚論古之人蓋古者今之師一鄉者一國天下之推也諸賢往矣不亡者儼然冊帙之中莊誦之餘如獲承侍激其頑起其懦以求無愧於鄉邦後腐於草木固仁人君子所同願也一息尚存衰病不容少懈寧不為投閑習靜之一鑑哉或曰可通遂書此以自觧於卷末附録三卷更詳之

慶壽詩冊序

國子助教致仕封翰林院編脩進封左通政栗齋羅公舜臣泰和耆德名儒也壽將八袠吾鄉檢討俞先生以同寅雅舊徵鄉士夫賦詩為冊遠致頌祝而屬堂序于首載誦篇章何其善於形容哉蓋公以醇文正學著于官師古心篤行孚于啓廸巍科膴仕委於繼承而高風完節表于鄉白髮蒼顔康于晚道行矣未行者載於著述焉澤深矣論世者期於奕葉焉此今昔所難聖賢所慊者公獨何以得此全福於　盛世明時哉昔人以楊震世公兆於鶴啣三鱣竇氏義方詠於燕山五桂而王氏相業責歟庭槐之植如合符契然天道固可諶也人者脩而天自定夫何疑哉堂昔遊南雍為弟子行賢郎今少宰允升通政使允恕仕兩京為交契

茲浙憲副允德按吾鄉又幸風聲之及瞻仰門墻恒切山斗所仰望於神仙塵俗之表者豈徒慰長年之康裕哉惟念銓選論思納言持憲司刑典禮皆大政也而萃于一門不必身自為之而功業自歸焉其術仰之樂所以為公深賀者固有在也若夫壽擬彭耼以承受

天寵而未艾則諸作已罄揄揚茲不復言之

重刊傷寒要訣歌序

醫學以經為師明經而神其用者惟儒醫能之聖人之憂世也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吾儒濟用之

仁固莫切於此者惟古之張仲景李明之朱彥倚諸賢明經燭理而救濟時垂世之神功宜爲醫學百世師也吾四明張君天成家世業儒而傍通醫術究心素難靈樞金匱之旨苦攻極力忘其寢食寒暑者有年所得深矣乃輔以藥性脉訣審經辨候窮源通變之活法劑之所投隨手而應既以是膺剡薦受　簡知官近侍矣而不忍自私以病莫重於傷寒也著爲傷寒要訣歌括每病審定證源次叙方劑加減括爲一歌酌時宜而参合經訓以啓迪後人豈非醫師之良追美昔賢者歟書既梓

行矣咸以傳之未廣爲恨茲浙藩左轄何公知敬尤雅嘗曰是書有益民生使廣布窮鄉以起沓殀札瘥固旬宣爕理之一端也遂命工翻刻固請予言乃爲論次如左若論天成之著述此特其緒餘爾何公仁意所存將以沾被吾鄉邦民物者又豈俟予言之贅哉

魏司訓先生輓詩序

雲松魏先生之卒也士夫爭爲歌詩輓哭之子敖請堂爲之序嗚呼先生將家子也棄武弁而就師儒學究遺經行充踐履業職文章所得多矣稟于庠貢于京監司重之臺省譽之詞林式之及司訓石城遠近士子私淑之用亦小試矣殁年登八袠壽考令終著述在笥足以不朽天亦厚之矣而哀悼之詞咸惜其名遺於科第位靳於顯庸澤屯於經濟君子奚擇乎蓋嘗驗之物情矣卞玉隋珠韞山媚澤甘韞櫝於鑒賞之不遇彼自衒自售者徒取無因而刖足爾孰知商彝周鼎土蝕壓埋而鬼神呵護終爲清廟之珍哉或者又謂檜栢之才梓柟之美雖曰梁柱明堂固不若蟠岩壑傲春秋根苓柢珀以藥石於膏肓也物論固有定矣先生所

著詩文不一經書僅悟羆充子其粹矣文存則人不亡固不但爲篋中物也視彼倫魁之擢官爵之榮功名之物孰爲重輕哉雖然諸作之音固弟子心喪過客慟墅爲萬里薤露之遺也孰知堂尤私切哉忘年之契踰四十稔矣自遊校歷官以至歸老未嘗一日忘切偲也方偕南厓黃先生約爲四明詩文之選而先生病已其疾革也堂候之起而正容危坐唯唯爾堂退乃進敖曰吾病力得無亂命失言取徵于君子耶噫古人易簀之正友朋道義之雅庶復見之因抆淚書于卷首以復敖先生

名偁字逵鄉別號雲松其世系履歷詩文箴刻之詳已具於南厓之狀云

謝直菴輓詩序

直菴謝君子同里也世為鄞城望族膚敏爽闓豁局不凡性雅吟味內腴經史而樂恬市隱絕意榮顯之途教子汝儀第進士為賢令祿養及矣忽以疾終享年五十四哀悼之詩盈于冊俠視三良之哀同其情之正不但蒿薤之餘音也何乃復徵言於予哉夫死生夜旦人道之常惟俯仰之間不愧不怍足以光前而啓後則死而不朽矣又何憾哉

君幼孤鞠於母孺人周氏長而挺立幹蠱克家母壽踰七袠康強適養嘗曰親有善而弗彰非孝也直走　京師疏獻母氏貞節之狀

天子憐其意為旌表其門君竭力經費立鉅坊以慰母氏而侈　上賜里閈嘉之士夫重之蓋平生仗義重諾卹顛睦婣洒然卓犖于時凡形諸歌詩者咸悼其壽不稱德祿靳鍾釜也嗟夫孟郊貞曜於唐林逋和靖於宋皆隱之高詩之昌也郊以之杞逋教兄子登第而已謝氏世以詩派傳家其先交規元規傳鳴窮等集於世今其雲仍赫奕如此以

古視今豈但君可自慰哉亦為生者解之

賀宜義陸翁壽登八袠詩序

詩人忠愛之孚豈溢美過情哉道其常歸於正而已夫天命可謂善者必福而莫加於富祿榮昌也而壽享為難今之克享壽福何如哉惟賢德者頌祝歸之孰非理義所止風雅為之權輿乎洪範謂

皇極斂福錫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讀宜義陸翁壽登八袠之詩蓋可徵其鄉士大夫傳儒存乎詩又何言哉夫君子之德隱顯以之不易乎世名所由成也鄉先生以幽貞隱德傳誌乘者不猶可考

徵蓋四明文物盛于　國朝而月湖陸氏論推甲乙匿名之揚皆潛德所基也翁非嘉遯獨享者乎觀其豐儀簡質杖屨從容雖履休期奕葉之中勤脩充貫裕業而謝事深居樂施好禮惟以燕翼詒謀子孫嘗輸粟于邊拜命服之榮晚與鄉賓之席晏如也聲詩邑謹哉予聞之亂嗣之振家即賢才之邑國也古今義訓之方象賢之衆餘澤之長豈偶然哉自翁從祖大司寇東傳公四仲遐齡於芳宗譜貽翁友于之間尨眉皓首隱顯咸東先後若契之合蓋天之正命必擇所畀也今季方君美憲

副官成謝政雅睦一堂誥猷于蜂聯膴仕巍科方進未已鄉邦豐盛稱其所世翊教之功所從來尚一日乎群玉之幽揆之莊椿竇詠謝砌鄭林遊美當時若其忠厚氣象何如耶予辱姻知爲諗所媿無辭非敢爾翁字文郎別號省菴二月十一日爲初度之辰詩凡若干首

鄭母高孺人童旌詩序

勸懲詩之教也善端感發本之性情古今何間哉視高孺人童旌詩卷質之關雎栢舟諸什益可徵矣孺人乃定海鄭侯從善之母予諗聞之詩序之請非予所樂道乎高鄭二氏俱閩之右族也孺人貞姿慧性早配夫君世澤登鄉貢進士比上春官不幸卒于逆旅孺人年方二十五歲泣撫五齡幼孤里族咸爲危之乃能誓志秉操服勞茹苦以遺經訓子踵科登仕令壽躋六十有六有司疏聞于
朝旌表其門播之鄉評登之　國典詠之縉紳可謂章闡無遺矣予言非贅哉嗚呼丈者婦之天終身之齊偕老之願人所同欲也夫之節婦卽國之忠臣家之孝子非所遇有幸不幸乎惟人道至大正始爲先夫婦人倫之首也天地萬物成于陰陽男女貞而尊卑禮義有所錯聖賢經訓非以嚴倫紀之大防哉昔歐陽子憫五季之衰廉恥道喪臣子失節奔奏感歎於王凝斷臂之妻表女婦以激丈夫可謂憤切矣豈徒悼永夕歎下泉戚戚未亡之痛哉欲人之充是心而已千載民彝孰無此心乎令從善歷官教牧迎養安輿惟以承顏適志矧泣邑海壖兵農率令凡臬使閫帥之臨咸重其子民禦侮褒之奬之將移孝爲忠名實孚而位通顯士論所童萃令善於未艾也俟其益懋益宏以光慰
親心於存歿歟

永思堂詩序

經教首於聲詩所以感人心也孝爲天經根于天性思曷有窮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盍可徵矣讀吾寧波郡判王君永思堂詩何其古今脗合哉君名玭字用明池陽右族甲子名貢士也賦性純明行孚悃愊痛慕考妣罔極終天銘之堂顏徵之賦詠彰彰表襮矣復妻存于予予即客聆懇爲之悽戚不勝尚忍言乎諗君考竹溪清隱翁妣李大夫儼休隱德久處其裏及君之生也考妣年已四十得之難及長也愛切憂深爲之綜理家政俾

其專師終業成之難殆稟氣于庠登俊　京國承
頹可樂矣而風木繼衰養尤難疊疊勤劳非思慕
所由求乎夫思職于心專一斯求否則因物而遷
爾矧隱顯豐嗇恒異態于所遇哉君自幼學以至
強艾閱歷深矣方其家食進脩遊歌胄子俟選政
曹思若無誘也今佐理名郡惠遠譽揚可思之欲
豈鮮哉而衣思問寒食思負米誨思泣杖不爲肥
甘逸樂輕暖所移一念所形親訓若在耳也孟子
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夫何歎哉嗟夫古今稱孝多
矣惟舜文爲大折諸聖也虞云烝保周頌顯承豈
但追音容笑語于栝棬衣線之餘哉移孝效忠體
家勤國俾策名樹績光啓先後于無疆則君之求
思斯塞矣因推及之庸告後人之繼思者

賀致仕大司空貞菴楊公壽八十序

上天純佑
皇明篤生耆彥以翊扶熈皥百五六十年際會
明良享康休裕福於無疆者濟濟焉若吾四明致
仕大司空貞菴楊公尤其盛者也公問學師祖梱
芸事兄文懿公友弟碧川先生位望並隆真伯仲
者而名壽至公益享且全天心何如哉蓋自筮仕
爲才御史歷良牧伯監司擢都憲兩京大理寺卿
進工部尚書仍掌平允歷事
三朝受知　列聖簡諒易直之操天下信之不疑其
大端之尤著者按江右發擿左道之姦允應天理
直言官之辟任執法嚴抑請謁之私雖拂阻豪右
屢加遷謫而神色不動天祐之福自日升而川至
焉豈偶然哉夫烈火所以表真金歲寒然後知松
柏陰沍之蟄所以爲神龍之伸也公質同金石氣
毓山川期壽乃固有耳非即其涉歷夷險順處變
常則高懷雅譽何自而宣播哉昔夫子稱舜名壽
獨全舜之名由試於諸難顯於升聞而求命以享
其成公亦希聖之徒也則其進而安榮退而壽福
非天道佑德輔賢之可諶哉抑聞大臣之義雖江

湖丘埜一念不忘其君公自謝事歸田存養精明
動為師法日與鄉朋杖友幅巾深衣絲絲棊㩧泮
奐倘佯如神仙之超邁物表而言官論薦累牘交
章請乞起用不置將如宋之元佑徵潞公於洛陽
輔司馬以入相論道宣謨愈懋勳績用咨中外之
望固未艾者今年壽登八袠八月十八日其初度
也耆會雲松魏逵鄉輩相與稱賀以堂側聞盛美
為諗命織文敘誦祝之私

賀司訓黃存吾先生壽七十序

四明儒業名家稱黃氏為甲乙存吾司訓先生乃

家乘承傳之所繫也不惟樹立無媿於前人而求
命將繼於上壽玆七袠届期臘月六日為懸弧之
旦也耆會諸公屬堂贈之言曰福善者天道之正
悠久者君子之常矧世家餘慶殆百世而可徵乎
先生歷事　大父南山公尊府南莊君皆以衛武
之年好學不倦仁享之澤盛演曾玄念惟　南山
公倡明道學經訓浩繁嘗異王介甫罷黜儀禮因
註儀禮戴記附註五卷考正宗廟深衣衰服之制
以稗儒先之未發書成而未行也先生手抄心繹
獨契真傳擬撰表文將以進呈于

上蓋不欲私淑於一家者及官于蕪湖迎養南莊君
孝誠懇至足為事親者法式夫立之卓者垂必遠
建白于今將以昭宣於後也先生譽成于鄉校教
闡於儒官節隆於歸老如嚴堅之材歲寒而愈勁
郊廟之器閱久而愈珎荊楚之璞磨琢而愈華雄
姿雅量侃論深猷雖晚暮不減替於壯年豈無自
哉蓋襟和固真養心克己之要得之庭訓而收之
桑榆故年彌高操彌厲著述之文彌大以昌也諸
公登堂之賀顧不在玆耶先生名溥別號南崖
門伯仲父凡弟姪簪纓赫奕而諸子孫咸濟濟繩

繩克世其美第以拙詞蹇思不能盡敘其休懿云

賀封南京大理寺評事寇公壽七十序

書曰惟天陰騭下民又曰惟其克相上帝寵之四
方克綏厥猷惟后蓋陰德莫民者天之心而助天
造命以錫福於臣民聖君所以成其天也至於呂
命推典獄之極功而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
在下則自一政之合而充廣之何天人感召之速
哉夫富貴福澤夫以尊吾之生而莫先於壽壽者
福之基也躋高壽而昌門閭享祿養非人之所允
難乎封南京大理寺評事河東寇公可謂得天之

獨厚者矣公榆次醇儒也以胄監需選拜官定州
因家焉子惇貴請封致政子惇擢吾寧波邦伯迎
養郡邸今年壽躋七十八月　日其初度之辰
闔郡僚吏相率趨賀于庭志喜也鄞令蔣君徵予
贈之言予復之曰黄流不注於瓦缶福履必綏於
吉人
君寵天恩其容以幸得哉公以經濟之才淹貫之學
術業行義表聞當時而嗇于大用弗究厥施旬遊
校家居教學居半以啓迪後進爲功遂見雖弟登
名進士官至大理寺副繼而邦伯接武鄉科宦階
相映于先後蓋公積之深蓄之厚以用之未旣者
屬之後人所謂陰德者身之致君寵者德之承也
若弟若子所以立德作命者寧不原於公之教益
也昔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欲辭刑辟而仁
厚之澤子孫四世爲三公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
不冤乃基相業之美今邦伯廉明剛正慕伯崇王
以經術飾吏推法議而成循良之功揚于事業可
企矣公進期頤子登台輔年彌高德彌邵養彌豈
以終天禧於無疆哉蔣君賢屬承宣邦伯之德也
詳矣故以予言爲不誣遂書之俾將以爲賀

賀李母耿孺人榮壽序

易占介福詩詠履綏書云天壽平格豈偶然哉皆
有德以承之也夫家人父母稱嚴君焉閨門者萬
化之原也我　皇明治法純王德教旁達內有則
女有誡姆有訓保之傳之嚴且周焉況名家者禮
教率先德澤遺遠器受宏鉅爲天所獨厚者哉觀
於李母耿孺人之榮壽可驗矣孺人年七十三少
府公濟之其次子也以監察御史寄理寧波郡士
夫重其儀刑風采之有自也徵文昌之堂言奚足
哉夫女德有三曰閨儀曰婦道曰母範而已耿氏
李門相望於皖城久矣孺人蚤配先大夫以紡績
助勤致甲科登仕位至鎭郡伯中年遽祿少府尚
幼孺人指授遺經劬勞誨育乃成偉器鍾賢科官
中外以循良稱世美焉夫　寵光之荐沐也鍾釜
之繼承也冠帔之重輝也人誦其美而必推其功
古所謂栢舟之操舉案之敬和熊之勤殆無媿焉
世降俗靡知德者鮮有一于此尚足以延年久視
爲裙釵規勸孺人脩全之福蓋生之直理之常耳
豈徒爲鄉族光榮哉或曰少府瞻雲之思侍膳問
安之念不替夢寐矣墻潘輿之迎恒若未適其願

者不曰順親爲大乎人子以身立道行名顯績揚
爲孝之終固不止於能養而已毛義一檄亦以娱
親韓子謂歐陽生身雖遠離而親心自悅盖古今
人同此心也少府将位日升功日茂而養日豊自
藩臬而臺省有孚矣孝子者忠臣之儲少府之忠
曷既哉盍於平逆豫章之大者徵之

賀封君茂軒戴公偕壽序

天道本自然也有適然焉有必然焉申包胥曰天
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豈知命之當然哉世之
人輕道義而重福澤岐而二之如執契以合符少

小合焉輙以咎天天固自若也封刑部員外郎茂
軒戴公今年壽七十配太宜人杜氏六十九緫古
夫屬其甥何槐請堂文之即公其驗天道之自然
乎公性度謙純行先孝義易學精而文名早達有
司弗遇也膺貢分教莆中遷諭連城躬爲啓迪師
道彰焉嘗視篆仙遊四民咸安其治及子鰲貴承
命受封上下懇留至今懐思不已太宜人世宦承
休家規整整偕老適養于一堂誠齊眉具慶也何
其施嗇而享隆歟夫君子之澤象賢濟美論以世
也四明文獻啓于慶曆五先生正議之樓桃源之
王其世胄非以儒澤獨昌耶戴世爲望族自
國初安仲先生典教明庠郡守令先公德譽昭著
徵之誌乗上擬樓王矧重以存養有地哉昔樓宣
獻稱述祖德必備叙兩門弟子之盛示有徴也公
教行閩浙群從雲興而五子親炙尤盛郡守鰲[illegible]
郎鯉貢士鯨秋官鱉庠生鰲列科第與縉紳衣冠
萃賀於庭階非天定福隆不侯取必於幸致乎抑
聞之名教之隆人紀之首也賫歌五桂王植三槐
豈徒爲閭里詡耀乎公議鬼神吾心日月尸居固
不昧也以人情論之宋有鄧泰袁蔡當時薫灼何

如哉不以爲榮而恐涴其孫天其答偽乎徵之風
詩衛武公年踰九十進脩不已令先公嘗承其美
矣今公踐履益精繼登上壽曷俟卜乎輿論所期
非特堂姻私而已書以頌之

董山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南雍歲莫唱和詩卷後

成化乙巳歲堂携書遊歌南雍濫廁英髦之列獲聞鐸音沐文化領交天下善士之清論所以文會輔仁資麗澤之功甚深適歲莫燕飲舉杯有感忙之懷勉賦近體一章幸交好諸賢斲削賡和遂成巨帙亦一時之佳會也噫珠玉在傍覺我形穢雖區區自愧之私然更唱迭和有感發興起之意存

焉蓋詩以言志窮之志即達之蘊也於談笑之間而諸賢經綸之大節涵養之淵深期負之遠大咸即其篇什而可知則他日淬厲交脩共佐昇平以鳴太平之景象者可徵矣豈云較工拙資晤語而已哉佩服之餘書此以識卷末時次歲丙午正月上浣之吉也

題憲學胡希仁先生示正學詩後

新喻希仁胡先生成化間職憲臬督學政於廣藩吾浙者十餘年以精詣之理純正之學引導諸生務欲尊所聞行所知率教進脩日躋正大高明之域故士子感其恩義者亦久而且深況在期與之切耶成化甲辰堂會試下第拜先生於途次登舟款語示以勉學詩曰象泉出澗只流卑過顙行山搏激爲貶凡源頭清徹底一天雲影漾寒漪蓋克私見理以還天性本然之貞固非末學所從事也書紳佩常忽忽衰老之年歸卧山莊高懸手書於屋壁以爲朝夕省噫先生期與之情至矣南北驅馳志荒學落尚何以自解哉拜書下方庸以著其自慨之慙負云爾

題工部案呈題稿後

國家中外臣僚敷奏陳乞及建白事宜皆名曰奏本其部院省寺案照参覆取自定奪者名曰題本奉

勑外差亦許寫題本進呈皆定制也近世惟刊行王端毅公介菴奏議乃稱其名其餘題本則司屬草創寅僚潤色皆在焉名曰奏議或未安也噫風雲霜露皆發育之仁流峙高深集生成之績

聖明都俞吁咈之音假職大小臣工以代言敷布於薦方孰敢竊天爲功哉堂筮仕弘治初官郎署者十餘年職司承行案稿領繁循條格具文書者不

暇及也而事關國體切民艱者動與内署相掣肘因念祖謀之見寓馬選爲卷帙以備檢閲藏之久矣閑居感觸時事或開卷一覩則事愈殊而感愈甚因書以識之豈謂消埃之足道哉

題埋羹太守傳賛後

余幼聞日照王公之治吾寧波也嘗遣吏督視四明驛舍點視畢肅立若飲與官吏不交一辭而退蓋當洪武戊寅之末壬午之前嚴禁方舒明章聿布士夫識仕進之尚民庶樂作息之安政不專刑令肅而罕犯仁不以煦情洽而靡頗蓋上自

朝廷下至郡國翕然畏威迪德之區况公以廉正之才忠義之操足以承上流而宣下悃乎語曰仁者必有勇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推公埋羹之心因進肉味而思食草根信所謂百事可做者跡其躬行以教士捐俸以脩學崇正以去淫力扶衰疲痛抑軍衛使民病甦而吏奸息固其所也至聞靖難兵起甘遠効順造船欲航海以勤王爲武弁挾忮縶繫請刑賴

文皇明聖曲宥全歸嗚呼魏文貞之於唐也顧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君子謂其在貞觀爲良而在武德忠有未盡使公遭遇若文貞其所見所立又當何如哉公之遺烈人能誦之而時諱所及碑碣罕存因書傳賛之末以表公之未嘗泯没後太史有作則與張鷗菴許侍中諸公遺事同傳於不朽矣

讀諸虞遺事題

予讀宋朝四明郡志虞喜荔寄世南俱稱卒葬四明皇明一統志以事狀載紹興人物類而以卒葬著吾郡墳墓中蓋兩存之歟又考晉書本傳喜會稽餘姚人蓋喜所居乃章句之南山因目其山曰大隱今屬慈溪當時句章亦隷會稽與餘姚接境

故史稱云云爾然荔寄世南舊録各有傳賛鄭夾漈云虞世南爲史官則虞荔虞寄皆得美傳蓋是非之公千載一日固非後學所敢妄議者特著此以表諸虞之所以不録于今誌亦有自云

跋鄞江王先生傳後

吾四明王君一先生在慶曆間隱居求志明道善時蓋庶幾蔬食水飲簞瓢陋巷之樂而後學惜其遺文無徵惟荆公稱爲四明士夫立言之始宰相陳執中奏録其文藏之秘閣幸讀中秘書者猶當究其心跡也嗚呼先生獨善終身揚明仄陋者未

嘗及之也然使立言不泯奏致于朝陳公所養可知矣黃文潔有云執中不以官職爲房奩中物庶乎大臣之事與公同朝略不少恕後世具位之臣豈復有其比而稱功頌德同然一辭亦果何哉三復之餘因讀王先生遺事益重文潔之慨於傳贊之末

跋道命録後

道命録五卷刻於宋江州守朱公伸而附以淳祐褒典續集十卷再刻於程公榮秀而附以元至順以後之褒典皆著大儒道學之明晦泰否爲世道

隆汚升降之所繫也嗚呼濂洛之源上泝洙泗以續千載不傳之統大明於周程張子而集成之功則紫陽朱子以之時君世主知之未真而行之弗篤宜詖淫邪遁之徒得肆擠排攻剌之禍使斯人不復見二帝三王之治毋足怪也考其否厄之甚至於元祐黨碑偽學黨籍極矣而乍晦復明已絕復繼天理民彝世綱人極雖以一髮千鈞之危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委之曰道之將行將廢皆命也豈其然哉聖賢之論蓋為當時惜生人慮爾考之汴宋胡元表章聞行而蠹孽相值幸而天啓

皇朝闡明始洽排重始周取六經四書之大典行以周程張朱之著述制爲科格集爲全書人無夷夏士無賢愚凡學校之教習科目之較文士夫之用世一以是爲指歸譬之有身不能外天地以覆載有目不能舍日月以光明也歆歟盛矣柰何天地翻覆日月薄蝕爲造化之不免哉今日道命之憂固不止如朱季文之私書當燬當罪也刊行頒布多矣鼓衆聚徒假靜侯以濟禪會尤可憂焉有識者固不宜委之無足較也續録之作能不有望於榮秀之後人歟

題正議樓公遺文後

仰止四明文獻惟正議樓先生傳稱遺集三十卷而未獲捧誦及考公玄孫宣獻公攻媿全集跋春秋繁露云此書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跋袁公轂事蹟云慶曆間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緫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士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餘人解額六人舒公亶試于鄉袁公轂試于開封羅公適試于丹丘皆在魁選實爲一時之盛又嘗云建炎中四明兵火最酷諸

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則可考其無徵之實矣近讀所撰佛寺碑文一首尤可想見公之心跡嗟夫先正名賢為浮屠氏作文者多矣惟載韓歐二集者門墻正規律嚴欲因明通蔽以引歸於吾儒卓乎不可尚已下則瀾倒風靡真預為徒執後而不悔甚至假其云以為頓悟揚其教以為倡率是儒其名而墨其行尤可嘅也今讀正議之文則因浮屠之可稱而歎吾人之不及非以在彼者不可救藥而在我者尚可黽勉以不負孔門之家法哉先生門人子姓之盛已具傳中又文獻通考云羅適寧海人登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為台士有聞之始是皆文章之可徵者謹識此以釋之

跋宋樓宣獻誌王朝請墓銘後

桃源王先生說為慶曆五先生之一而遺集無徵乃文獻之缺及考樓宣獻公全集志其曾孫正已之墓首云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之後有人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齊南提舉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舉疏財重義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已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府諱正民以節義政術能世其家堂謂樓王、、族世為連姻而門望之盛適相當者皆桃源先生餘慶所不泯也嗟夫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族蓋有天理之常天之正命矣而大隱之楊慈溪之杜鄞江之王固德義道術之同歸也而後嗣乃蕃焉如此豈造物固容心於其間哉君子以義安命義正則命無往而不安矣孟子曰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君子其為所當為以順得其所當得哉

題司寇何公序楚辭後

嗚呼朱夫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註屈子楚辭以表愛君憂國之忠蓋有感也何公之序詞正義精尤得朱子之心及考何公末路所值適相符者何其艱哉公名喬新字廷秀吏書文淵公之子也甲戌進士歷仕刑部郎中副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巡撫都御史刑部侍郎尚書以文學政行表聞朝野性狷介於物少容在刑曹值弘治清明之初力振頹敝為宂惡之人挾私誣劾適中當道之怒擠斥致仕嗣後代其位者彭公韶與之並美而已

夫以公之所立而卒中忌者之害古今毋興念於公道之追復然公昔爲此序已寓千古同情之感後竟罹陷辟而公名不朽亦可以爲世道幸矣

讀劉東山謝方石遺事跋

麓堂日云東山直道守官橫被奇禍幾死者數矣而天道好還竟還故里方石清脩勇退絕意功利而身後卹恩顧巧宦者所不及此論似矣然東山功業已不可磨方石自庶吉士編脩歷官翰林國子祭酒僅帶禮侍之銜讀戴大參方石山房記著其剛德之大盡之而竟不及施有以哉然君子謂東山方石以忠正獲伸爲天道之常忠宣文肅之號固公論予稱快也彼以位極官階謚尊獨美者斯稱于宦之利而不慊碩乃有美於二公知言者尚有所擇哉

跋祭酒章公答荷亭辯論書後

德懋章先生之名飫企久矣及丞應天適起先生爲南雍祭酒始接眞誠學德之容儀薰陶甚切若先生視爲忘年且引與切至者嘗與理丞汪禹乂會于府寓時先生將有考績之行禹乂曰先生直北上耶笑而不答舟竟南還後推陟太常禮部不受何勇決也及讀答示荷亭辨論書尤詳先生之履歷焉先生以成化丙戌會元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莊孔易黃仲昭不奉撰燈夕致語上疏諫燈謫官及升提學僉事致仕二十餘年閉門講學父子自相師友始終伊洛之學以躬驗躬行爲文章及啓迪後學一遵經訓雖遠背拂戾者亦竭其兩端諄諄善誘之所答示荷亭辨論書其一爾噫先生之忠告不在後學之省悟哉

題司務王憲之手卷後

士之際遇難矣哉宰相以非故不諳人才然過眼終迷日五色者非故入耶家客常何之薦公矣而松月夜風窓終卧南山之麓蓋業精行勤者仕之分遇不遇固有義命也觀幕僚王憲之所藏屠太宰諸公贈詩致語手卷益增念焉夫賢宰執明主司知遇期待如此何造物終靳一進士之選哉雖然士之奮厲植立以昭時垂後者固未嘗取必於斯也志向所存其必籌之熟矣展卷三復書此歸之

刊行正學類編題引

類編　國朝文章一十五卷體裁不一總三百十　首題以正學豈立名哉敷陳我

聖祖
神宗師臣輔翊心法相傳化隆治教承際
明良千載之會也曰　制命曰　奏對曰論述曰列
傳舉其綱也曰文教曰忠勳曰
郊廟曰釋奠曰館閣曰遺才曰民隱曰體國曰水土
曰刑憲曰脩省曰關郯曰崇正列其目也謄抄
詔諭之頒公牘之布子集之傳每首冠以題意表文
義之相承也蔵之篋笥將以徵文獻時捧誦爾適
吾鄞令丁君洪白諸
郡伯周公坤少府李公楫王公都王公玭請梓行

之益重往妄之愆愧懼而已將奚逭責哉雖然古
今賢愚同由此道也而造詣為難知之未真其能
好之正樂之深耶惟道無終窮教有成法
聖明所以繼往開來覺我臣工者至矣盡矣顧乃碌
碌衰遲卒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尚足以言學哉矧
孤陋荒遐聞見日索凡　名家大製與論格言未
由窺仰者尤多所冀　仁明君子正焉俾遺彙成
全書容兼我為先驅者私竊望之
皇明正德庚辰菊月吉旦董山病夫李堂惶恐拜書

讀懿文皇太子輓詩

懿文之德傳聞後世而紀述之真則方遜志先生
輓章為切知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文章端國
本潛澤被寰區頌其德文之昭也虹光流渚日五
馬渡江年應期而生也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
嫡之正也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攝政之勤也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遂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
臨書大漸之由也少留臨宇宙未必愧成康六龍
猶未馭萬物已昭蘇即人心之屬望也至於鋭意
思寬政温顏訪老臣變通周禮樂寬大漢規模則
一變至道拯民水火之志未及施者神遊思下土

經國意難忘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非其上憂
下隱哲悚之遺痛乎讀至今江海士猶望屬車塵
餘慶垂中古皇家世有賢則意愈切而詞愈戚矣

讀葉居升傳

葉居升論分封太侈大略言天子畿內地止千里
而燕齊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
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
臣所謂難制者也書奏
高皇帝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
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竟逮死獄中噫豈知居

昇死未久而漢七國晉諸王之禍隨見其覆轍耶
自傳相之革 條章有制而洪武遺詔止許處分
本國護衛之政且建文新政任事者又獻分殺之
策故周齊湘代岷之形跡既彰者漸罹于法周岷
之遷徙齊之廢人代之囚湘之焚猶幸其可撲也
當時居昇蓋若自見其弊矣然究其救之之術則
請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若亦出於
建文之紛紛者不知行於
太祖之時則周之巡遊感慨湘之倡義招賢齊之不
法岷代之懷蓄法章自若也而更其時代供以叔

父之尊伺太孫之隙致 聖明良法美意一傳而
遂更爾然則後世當惜居昇之策行之不早而不
當咎其論之未至歟

讀周士脩傳

周士脩行狀云士脩爲周府奉祠正時有告王過
失者以士脩嘗諫止周王得免罪改衡府紀善或
稱其處幾董之江都賈於長沙爲盡職無愧固足
以爲他日死職從容之徵也然追慨周齊湘岷代
之跡岌岌乎漢之七國晉之諸王非
文皇帝應天靖難推恩宥過未見其稅駕也然齊始
以不法終爲廢人蓋可徵其他矣夷辰制策有曰
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以
臣則有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不及歟抑爲
惡之人有不可得而化者歟其亦切而哀矣雖然
鼂錯論七國謂削亦反不削亦反寧削之使反速
而禍小後人以錯爲真愚然錯之愚愚於謀身而
原其爲漢謀則未嘗不忠也今之錯豈止一人哉
如黃如齊如練皆是也明知天命既去
真主應天而甘違效順自取族滅蓋非愚也頑也周
之頑民非商之義士乎大哉

文皇之訓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足以示萬世臣
子之勸懲矣論人者其亦矜其愚而表其頑以復
先王之明鑒哉

讀刺史黃晟遺事

四明刺史黃晟誌錄晟紀築城防亂之功爲立傳
替升諸郡大夫名宦之祀甚至稱爲大里黃公之
後惟深寧着其寇竊一方據城池以自衛詳見元
祐誌書而困學紀聞志其五反之一至程積齋記
一其入水斬蛟之事荒唐尤甚蓋當時假神異以繫
人心惜程公之惑惟爾故敢黜之從定論之公也

吳制使之水利王荊公之啓文穎置使之穿渠皆民利之不可忘者載之附誌何遺憾哉南豐曾公舊録遺之何曦娥之漏也深寧先生謂其與忠肅陳公繼爲守貳東諸侯莫尚焉謹承鄉彥公評采述利民善政之大以進録於傳贊取集文之有關明郡者以實之豈妄越哉

書四明名宦志後

吾郡名宦始於越大夫文公以忠義爲冠刺史裴公知郡曾公李公知州范公或戡亂撫民或興利濟物或建制施惠皆有功德於一方而仇公遺愛尤久而且深仰惟攝郡陳公忠著當時肅振來世而尊尭一集四明所著耿耿精神貌存尤烈

國朝王公治行具美忠節昭宣誠宜休並美於唐宋諸公嗣録知鄞公之治績姜公之性行蓋各著其尤長者心迹之微當自有折衷者惟唐之陸令南金錢湖興利附之李公傳畧王尹元偉宅山水利甚博宋王荊公節行文業始於鄞令而朱尊録或者疑之愚意陸祠湖傍荊祠廨宇而元偉入

國朝歲遣縣令專祀報功之典不可加矣矧荊公表賢並師以開吾郡人物文章之盛已具慶曆五先

生傳中至於相業始終炳嚴耳目故不敢贅録以駭人之見聞而元偉荊公宅山廟碑經綸閣記已載末卷補遺庶幾無遺議矣惟明者鑒之

書慶曆五先生傳後

宋至慶曆文治曰興巖穴山林脩德踐行之士彬彬輩出吾四明五先生生當其時行必踐言身足爲教信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者嗚呼濂洛未開天啓真儒之脉諸先生瑩然完璧名實相符不特師表一方而已豈鉄占知丁卯五星聚奎哉史相贊詞揄揚已盡蓋私淑之餘其間知真切非爲鄉邦詡也昔文公以石守道孫明復胡安定開濂洛理學之先堂於五先生其不當以一鄉論者矣

書淳熈四先生傳後

吾郡南宋時楊沈舒袁稱爲淳熈四君子俱宗象山陸氏之學當時袁正肅陳和仲及

國朝桂彥良先生又稱忝學於楊惟黃東發與史蒙卿同時獨崇朱氏元程畏齋兄弟共傳朱子明體適用之學頗滋後學門戶之疑近年程學士敏政著道一編序云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非以其蚤

年未定之論而致犬終身不同之决惑於門人記
録之手而不取正於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考之
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見於義
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信其爲己之功於其
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拳拳敬服俾學者
往資之鄭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
嫌兹其所以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者歟莊誦
之餘賀之諸賢傳録備見朱陸門人互相師資切
磋論難務期講明至當以歸於道體本原之同至
黄氏日抄論敬仲之學不可謂其有禅其源出於
上蔡則伊洛又同一淵源也程公之論頓驅後世
分門異户之惑豈獨見哉

漢孝女曹娥碑陰題跋二首

天下之事善可稱者傳自不泯善一也善善者集
馬豈勉強哉予讀漢魏以来金石銘文如孝女曹
娥碑邯鄲淳之作也遂且雄矣傳洽蔡邕鑒賞精
馬加以王羲之妙墨垂遠益珎如岐陽石皷嶧山
秦碑若有鬼神呵護之者心同愛之未嘗忘也嘉
靖改元奉
命浙江督船因過上虞獲謁娥廟諸賢遺跡泯然無
見比覩宋蔡卞所書之碑亦剥落讀不成句則娥
之孝行不幾于泯滅耶於是徧訪舊家得羲之所
書小楷碑文與卞碑並别録往覆較勘互有不同
乃從長改定出白金買石命工併刻之嗟夫捨生
全孝幼女能之天而不雜也豈獨令人無是心哉
予將一視古今白孝心於將泯與諸賢遺跡既晦
復明庶觀者有所興起少有裨於風教爾
欽差提督浙江市舶司内官監大監賴恩題

嘉靖改元太監賴公奉
命鎮船海邦道經于越首謁漢孝女曹娥故蹟顧瞻
碑刻漸泯爲之惻然乃購求王羲之所書邯鄲淳
銘文遺跡與宋蔡卞諸録叅訂就真登諸琬琰後
屬堂有言于冬噫公之舉重名教淑人心慎古金
石文章其宣揚
國憲至慼矣堂奚贅哉惟承不鄙荒迂每會晤間
亹談平生按節燕齊楚漢之墟凡先賢故跡登眺
不一或詩或歌舒泄其當時感憤激烈之氣誦之
使人翼然思奮有噫遲抃踊不能自已者蓋養之
充者發之正也此非其尤大者歟然以惟悝宫臣

學自中秘
聖天子行將召還禁密承侍　顧問有日矣獻納之
恭固莫先於忠孝之大者書以俟之

篁山文集卷之十四

頌箴銘

弘治頌十二章

正德乙丑歲十月應天府府丞微臣李堂昧
死泣血拜書

天開弘治邦舊命新庚同洪武歲紀戊申　慶淵之
曜　充母之娠　龍顏奇表　靡思絶倫默脩契
道恭已肅神重熙光啓百二十春

右承統章第一

夙夜睿智時敏不渝　講筵一勑允繼三謨
午朝延訪晨幄都俞尚學欲戒古訓以敷經陳彝則
史資治模正身脩德惟懷永圖

右講學章第二

孝皇御極治體法天陟降左右對越周旋如郊恒肅
若社而虔咎徵內省災異引愆交脩一德秉精格
玄　文華淵默　上帝凜然

右憲天章第三

祧室之建
九廟禘嘗　奉慈之享　二后别堂　左祖如格

內禋靡逞朝燻展慕時薦告祥倦勤奚間風雨靡
將祼陳雍穆允矣　敬皇

右尊祖章第四

於昭　聖孝孚格兩間
清寧啓候　仁壽問安叙尊　徽號恭詮　慈顏千
秋賀儕四時宴歡懿陳九獻舞進百蠻舜文之頌
永矢弗諼

右孝親章第五

皇祖有訓萬幾日親厲精弘治載肅以寅　紫宸黃
閣延訪咨詢剖裁章疏頒布　絲綸　龍章揩煥
藻翰若新宵衣旰食體國念民

右親政章第六

恭惟英斷首黜奸庸孜省根拔閹部以空一廣斥
死五卿受攻弄權者殛黨邪者凶　詔獄期允
陛鞫啓聰滌荒保泰撤部持豐

右屏邪章第七

戊申衆正慶曆並稱戊午再簡元祐治成鈞陽冢
宰東山夏卿六官咸吉群彥彙征大臣殊禮小臣
悉情師師濟濟四海永清

右禮賢章第八

於皇聽納曲達隱升警之藹御箴以弼承具官巡

察列職糾繩維狂罔誦維瞽罔懲戒其覲望絕彼
黨朋燭邪燦直

右容諫章第九

聖矣　泰陵
運隆交泰慮切外寧戎羌猖獗介鱗穢腥宣威沙
漠講武橫經九師以簡四征不庭驕騃歸伍錦衣
服營圖惟大勇殞予涕零

右振武章第十

惟天閔覆維地培栽恤愚矜妄宥往開來釋校空
囹蠲逋振災才揚歹陋情達窩萊善扶弱立舊起
新懷

右廣仁章第十一

升遐之日淚滿九垓
追懷燕翼殷憂日中太阿之執城社之容貂璫焰
灼戚畹寵崇食糜冗職費竭邊供苞苴鈇籍緇黃
耗蠹咨毗卿輔司馬允隆

右慮遠章第十二

丹書頌

丹書有訓典謨並隆曰敬曰義直方所宗怠勝則
滅欲勝者凶皇穹囿物賦均稟同維彼狂劣以𢘿
以風棄天殄物逞私蔑公縱荒爲樂恣欲爲崇胡
忌胡檢自孽自攻綱淪法斁維絕紀空孰知君子

寅畏以恭顯臨保數淵氷戰兢儼承于帝服善于
膺確臨賓祭折旋蟻封動容中矩踐履恭雍身脩
自求德協允中經權曲當適莫奚從惠迪而吉多
助有功援彼墊溺若恫困窮天淵雖判瑕纇可融
聖謨非遠養正于蒙

尊經閣頌 有序

教授遼伯山先生登吾郡庠尊經閣有詩属和既
爲近體荅之矣端居竊念閣以尊經此吾人對越
儼臨之地也乃遊目騁懷以適觀眺之興則與宴
酣追逐褻語笑傲相去何幾 國家建閣于學

校在在有之紀述之文惟思菴吳文恪公之論尤
切於學者遂次述韻語一篇以爲衰遲後時之警
云

頌曰六經載道傳于聖人聖人作經立極敦倫勸
忠明孝畏天憫民脩道立教統承大君皇墳帝典羲
畫爰始王誥霸盟世降靡止文武未亡方冊載只
玄聖繼天刪述垂紀弟子景從雲興宿列通藝曰
賢分科曰哲論孟學庸啓關示轄瞻仰巍峨中天
昭揭厄於橫議絕於焚書九流蠹蝕百氏榛蕪漢
傳訓釋唐守註疏乃稱家學乃號經師宋興奎聚
真儒繼作洙泗分源關閩濂洛默契遺經以傳正
學阻厄奸庸禁防廢閣
皇明天啓雲宋掃元淳風復播大音再完書成性理
家誦戶傳尊經有樓庠校煥焉奉持恭敬措躬伏
膺用思康濟言必躬行續擬者妄僭亂者刑闕疑
當慎邪詖必懲述頌矢心爰告同志尸居淵臨儼
然上帝俗態市謀痛蠲渣滓俯仰聖容寔幾不忒

紙筆箴

編簡既焚圖籍行世毛穎楮君功深利濟衆喜簡
便君子深慮豈若結繩不興書契傳録竟間梓刋

盈市詞繁惑人藝多損智我顧楮毫慎茲堅素非
聖背經弗以墨污慎梓之加災惜剞之糜棄尙吾
道滋亂其真則楮聞也愈失其技敬哉此務裨于世

正學箴

欽哉正學上帝監臨體諸經訓驗以身心問學既
正德性自尊智周物格理融道存聖賢萬語終身
一言曰知匪易曰行尤難所聞未尊高明曷云所
知未行光大曷形毋謂經疑闕疑俟信毋曰訓詁
非階曷進洙泗源遠濂洛派承橫渠卓詣紫陽集
成

原缺第七、八葉

皇明示學書全性理聖門未聞今皆口耳如附車師
朝暮越燕忘彼指南視爲蹄筌邯鄲失步蹊徑遂
分禪空邪詖棄絕舊聞究心考行混彼谷霸緇俗
可克維詖當攻明善誠身居敬窮理克私勉仁存
省攸始言行一致德業有充敢告同志莫昧所從

名道箴

爾木之華朝榮夕落爾草之根用毒于藥胡名于
山爾吾室類豈甘于毒頻忘于艱盖比櫹以致警
亦因山以寄靈維玉掩瑕維言愼行乃從于吉思
義服膺濯蠅之點守執之銘将静觀于朝夕嗟乾
没之可矜

虛室箴

谷空有神室虛生白孰謂悾悾棄之藐藐萬象森
羅左焉有圖萬幾斂寂右焉有書取之不竭用之
自舒匪月于壁匪夜于珠省[illegible]以破闇啓牖以滌
蕪彼謂懸磬吾獨充腴發天光於泰宇将遥矚于
八隅

踰閾箴

國限以封家限以閾其處也卑其體也伏載爾户
樞負爾棖闑一闔一闢之間曰出曰處之別謹於

文愼動湯武祇順金縢之啓旦感有徵風雷或異
宣夜必興有恃蘂欺威不能戒有椒矯誣理不能
賴安彼狂惑逞彼風愆謂己爲日謂命在天盍監
汴宋謂三不畏盍懲荆舒罪萬莫贖郊焉恪將廟
焉惕嘗勒祀于高惝蒞于阍啓孝夔夔刑家肅肅
動式憲章義嚴妃濆雙龍弗馭八駿弗騰蒼梧昌
稅博浪昌驚因炎佩仁遇青知變五子靡歌三仁
靡嘅凛乎朽索旋于蟻封卋堂之處執玉之恭對
越有懷失于同志守爾譙虛延于永世

贊

郡大夫贊六首

周越大夫文公

行成濟難興越敗吳棲遲故國忠賢受屠義正身
危功名難處特起春秋冠于青史

唐刺史裴公

公治寇餘骼埋逋復瓦礫桑麻呻唫誦讀莫居與
校郵顛拯昏治興鄒魯碣亡名存

宋知郡南豐曾公

治比越州惠深明郡蕣剪禾數壅疏湖濬星辰之

斗江漢之宗文齊荆國譽獨南豐

宋學士知明州范公

侃侃石湖吏文兼濟時之清臣古之良使四明罷獻孝廟納忠箴寒勁節史論尤公

國朝知府鄭公

爲邦以禮運治以心政成百度惠逹重臨剪強剔蠹用民歡呼至今姓字歌頌道途

國朝知府姜公

介可律貪怙以破剔馭民以安養親惟色崑山一壑白璧允全曰廉曰孝不愧昔賢

頴公渠贊

頴公願仲龍溪挺生淳祐宋季守我四明崇賢興學惠洽政平顧瞻東渡水利究情開渠著姓郡東可徵無詞述賛匪云勒銘鄞江東北定海壤通田塊地鹵旱暵可恫袖手曷措待槁奚庸公重民食謂食資農畝畝之賴河渠是供茍虧灌溉孰致稔豐維六十里經度周旋乃施濬治乃瀦雨泉橋梁以濟碶閘以宣五丈之漕倍尋之淵胼胝殫力車岸畎天侵占者復專霸者悛緬懷東管浸有錢湖西鄉蓄水它堰爲沽公渠在北愚成可模桃花古渡白沙沃塗悠悠誰嗣石刻永孫視我韻語薦激懦夫

鄉先生賛十五首

宋禮部尚書清敏豐公

穀城清平臺諫直貞力扶元祐獲罪崇寧孫忠勁節正學完名卓哉清敏永冠四明

宋文介陳先生

平反司法博士起徵褰衣論列履霜憂冰傷讒奄貫廢斥江湖四經進鮮館閣爲模

宋憲敏高先生

學宗伊洛龜山受知中興啓沃太學得師表章中庸春秋韓旨吾郡儒林名先宋史

宋端憲沈先生

正色立朝以道舉職肅然師模以嚴啓迪反觀内省愼獨之功端憲追謚允符德容

宋文元楊先生

先生之學徹微究玄教承忠信象山嫡傳守正不阿穆陵之對屢已臨民經禮爲配

宋正獻袁先生

學主存心教先忠信植德忤奸再黜無慍恬然著

述樂比笙鏞潔齊正獻稱謚俱崇

宋直華文閣獨善史公

博學清操不汙宗衮出布嘉猷入陳忠悃律明亂

靖仁普困蘇篤生賢後正學楷模

宋國子司業習菴陳公

力逊俗學受業文元好名弗避屢陳讜言國子得

師太常舉職三黜忤時天奪胡速

宋尚書深寧王先生

禀質神異博詣道原沃心以道獻可有言宋祚訖

籙著述感麟非時遠引吁嗟哲人

宋文潔黄先生

獨崇朱學屢試州治赫然神明惜遭宋季竄幢歸

隱著述傳心深寧並美後學攸欽

元文清表先生

世家淵懿議禮職詞史才翰學冠絕當時退脩祖

德習静芳思有元宦達文清一變

國朝刑部尚書錢公

含章草野遭際龍飛翊宣衛孟補過拾遺堂堂司

寇謇謇論思鳳兮既遠後學有師

國朝教授鄭先生

腹笥經史集論典賢有言有德直筆長編制命遺

才黌宫師表喬仰鄉閭儀容非杳

國朝南山黄先生

先生之學卓然獨詣儀禮尊經翼以戴記高哉綮

述註補經書功深耄耋不愧通儒

國朝右副都御史朱公

惟介惟貞匪激而競有執有謨學資于政肅愍治

汴文襄治蘇高風何愧丹心可圖

國朝　名臣録補賛六首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賛

堂堂節菴文武兼資清風載道威名四夷揚休巡

察著績撫綏及位司馬身繫安危匡輔監國運籌

決機攘胡迎　駕郊社再基宗澤禦侮李綱倚毗

誓同文山仁義匪懸　景命將革請還儲闈

英皇復辟就戮如飴朋奸繼敗幸際　重熙褒忠

録後肅愍表祠

吏部尚書王端毅公賛

偉矣三原潞公于宋畜養詞林郡齋資政牧伯撫

綏屢遷

九命甸服要荒靡遑靡定召公居陜功存保鳌厲精

石城司訓魏松雲先生像贊

侃侃氣象恂恂德容丹衷湛寂儀像肅恭弘毅剛其目睫瑩潔占其顴眉胸吞數澤步履繩規胡爲不施僕昌其詞行淑四明也鄉之資教分石城也官于師噫樸迂齋富矣門徒孰爲時相楊敬仲雖登上壽夭斬顧庸豈知木災於繪斷璞全於混成自非陶情於歲月孰知雅致於雲松也歟

郡伯林守仁像贊

面之睟也侃而文輔之周也肅而温談之健也懇而詳談獻精確法議詳明不撓廷評之節廿爲海邑之政陟守明郡更任栝蒼吾輩憶重臨之黃相嘴封樣敝帚之召棠甬水流波未遠青田鳴鶴將翀入生　祠者如聆珠唾瞻影像也若挹春融噫此廣德湖田之利民減稅不忍效尤於樓异而獨進美於南豐也歟

朱主簿像贊　鄞憲公瑄之從父

仁之發惠于良立之卓烹于独由尉而薄用以彰教家懇篤門祚昌隆匪崇融譽匪凉儼然遺像所以雅欽于世世不期忘

延慶遵東堂長老遺像贊

道履東莊之坦虛涵寶鑑之空探如測汤應比叩鍾靜守而禪降魔魅遇事則勇掣蛟龍在其叢林之偉傑宜縉紳之雅崇工所圖者面貌我所契者心胸追懷月露獨悵松風

宗孔顯恩仁長老像贊　住京師

儒其行孔爲模玄其機聃爲符爰歸瞿氏顯稱佛徒嘉會源於三教乃寂歛於一無卓哉高蹈允矣遂初此士林之定論豈吾宗之厚誣載瞻生像肅表壽圖

楊郡賓像贊

性資勤厲酬應從容特出楊悅之族不悉世德之宗早歲譙循奉親孝友也樂融融强年肯構允家拓業也聲隆隆蔡鄉由白教子迪孫也貌雍雍匠稱丘園之貴豈徒畝畝之豐匪潤于屋潤于躬匪康于色康于衷人詡其像之儼我識其具之宏噫此非楊郡賓之偉度昂著高蹈之清風也歟

萬壽寺性東堂像贊

覺于正悟于儒雲容潔爾月影皎如真空寂寂幻境邊遽本然其字謹履其初育王書記茂公哲徒萬壽山持世跡高窩退居此性師之生相即迦葉

之後軀

殷浦陳淮獻頭巾像贊

温如玉煦如春瞻其像識其人名琛而懷獻其字
耆舊爲殷浦之陳筆耕自養歲敎泰興坤頭鄉塾
篤志與墳閱門徒也三世□□□十六留布衣若
襴温袍自珍高帽弗製我冠弗倫噫觀其頂平而
方兆其效宋儒之頭巾也歟

誄

邑丞遅君誄

遅君大器國用其字也世爲山東萊陽望族嘗曰

吾姓爲時所諱不聞大器晩成乎因以自名而字
表所期焉 顧不讓也且名其子曰祥應聘
以志衎售之戒蓋志節夙成矣白首伏氏經筵試
魁庠校推登州第一人竟以制貢需選拜鄞縣丞
又曰人言丞負我豈吾將負丞耶涖任毅然仁明
介敏雖躰恙弱羌而不少挫於勢家豪右畏□蹐
年邑稱大治代長吏應 朝京師舟次淮安之北
關遇剽盜寇掠無所得君捧奏牘曰吾清官不取
于民貨何從來爾雖盜豈無人心耶毋壞此牘嘗
告官詰斬汝矣賊不敢近逞怒火其舟君并潘以

死時正德己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先是子婦應
聘妻董氏以遇盜不汙抱女自溺
朝廷旌表其門忠節一門天下聞而壯之予以士民
痛哭可傷乃紀實于詞爲世道之勸誄曰
顯道維彰烝炎祐昌胡諆彝定胡昧莫詳德窮淵
□貴蹶關張盜蹠以壽冉耕以殤亡兒伯道延嗣
□□千剝逢戮季富貨殖侯屠爵販丹哲械良古
□顛背令愈乖張嗚呼哀哉挺挺遅君僅丞一邑
跡脫許蠏興同雀立趣拔其宗水置于汲郄餽懸
魚涖刑飲泣執隨其墉孰餌以䅽尉傳蕭條民懇

嗚咽政理訟平稅充課集位斬顯融道符敷翁獨
嚴莫夜假質神明抗除威索痛革沉征撓之愈厲
淯之盜清邦稅折鏹部解神京茹辛恵卒充兌免
羸建 宮採植涉險闠價城餘半值迴納落瘥愧伊
墨使謂王紹也能不顏赧應 朝述職淮浦維舟盜登
寇掠不厭堅誅君方厲詈賊怒盜逞兇縱火燗
額遺留監司悼惜民涙莫收昔年子婦死節揚休
君亡國事慷烈誰尤刻兒應聘壯志未酬嗚呼哀
哉君子爲善未必獲福避惡遇凶正命胡辱遅君
之亡但聞巷哭罹匪巖墻致非桎梏彼兇既梟□

何能贖維存者名維遺者焉傳世有經允閑奚覆
百世賢丕瞋焉奚慼

薛孺人董氏誄

維正德己卯夏四月　日薛配董氏孺人以疾
終于正寢享年四十八歲里婚謂賢而弗壽咸悼
惜之予從子維勤孺人婿也不幸早亡薛女甘貧
守志孀節苦堅乃教育所成方賴依倚爲生而天
奪其恃予竊嘅焉夫君承事郎命其二子淋治爲
弟子員者衰絰捧狀懇以哀詞爲請既踰時矣請
之益堅予以連姻義激不容固以膚謭辭者非謬
之無從也誄曰
化機伊邇內正家人關維風始式重彝倫百年之
則三從以循綎縈書悃父獄乃神孟光梁案敬夫
若賓軻母遷教嚴哉擇隣吁嗟董女作配薛嬪倏
焉聞訃亦愴我神披麻二子辱姻令愛早喪兒郎
凜焉節槩泣誓吞宜慈闈攸賴復失所依毋爲與
嘅欲紀哀私徵之狀載可述非謾匪湮若在木植
必深芳斯弗艾泉源惟遠沛斯可溉猗歟四明議
婚以代朋龜薛宗隴西董派家翁富禮繼武列昆
灤州良守實其舅尊配彼夫子幹蠱克温處閨織

紝唯諾以謹于歸奠獻滫瀡饔飧曁于誕育多子
宜孫螽斯協詠謝砌滋蕃熊丸遺苦衣線寄痕雖
奪其壽恃允其門嗟維終始亹亹可論嗚呼哀哉
世末俗偷紅容是競荊布曰貧金珠爲靚蘋藻曰
荒蔌核云盛莊或戾矜妃焉匪正孰勉家規以垂
餘慶紛紛市廛論公而定翩愧奇男毋遺其仕堂
封爽焉樂丘以並山矗而環川廻以泳太史埋銘
餘光昌竟嗚呼哀哉

雜著

明故徵仕郎安慶府儒學教授屠公墓誌銘

吾師郡博屠公之卒也歲將周紀矣遺孤沐以塋域甫成畢葩事門人李堂徵其從孫御史君僑所爲狀狡淚銘其墓嗚呼吾師學術之醇道義之重存殁之嚴不啻于物恒在于人也無言奚足哉公諱珙字廷實別號東竅道人先世以宋南渡自汴徙于常州四世祖季開慶間自常之無錫徙鄞卜居甬江之北屠族遂望於四明曾祖諱福曾祖妣朱氏祖諱順以曾孫濂貴誥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祖妣周氏贈一品夫人考諱子華號樸菴前母周氏母楊氏生而奇表玉立眉爽神清表裏無間凡世利紛華巧幻若不解者平居恒言持正不忌規切弗襲俚諧處家庭尤篤孝友初樸菴娶周無出立從子琮爲後繼楊生公兄菊莊先生及公皆成立欲以琮還宗公泣阻之願以貲產讓其二兄皆性成也早遊郡庠以易學卓門西峯太宰公從子也動止咸師法之成化辛卯

領鄉薦三上春官不售授徒雲集如金松江洪王荊州瑫董御史鑰堂及從兄叅政麟咸指授所及也戊戌中乙科拜山東堂邑縣學教諭衆皆慰之公曰教行一邑四方可觀豈必膴仕然後行道乎乃敦士習振士氣捐俸入以購置書籍親爲諸生講解課試諄諄懇切凡不率禮教者法繩之由是聯科以甲第仕列　京朝者有人按臣常擬署縣印固辭不與蓋不將順於勢位以避利路時名人愈敬服之弘治九年滿九載上績天曹例陞郡邑正佐公讓以民事非長遷安慶府儒學教授安慶雖稱畿輔士習當變者多公悉倣行堂邑規條嘗曰人才不擇地而生教可因地而異耶誠心公道士類甄別有加時按臣有以趍迎責公後者同列請以猶子當路自陳公毅然不屈甘受責焉處僚友閒情義浹洽而人自德之有處與不相能者公誠䵝其怒埋牖其衷卒致感激和好而無間歲乙卯撫臣朱都憲疏薦公未報丙辰得謝政歸家杜門不跡城府凡婚喪享祀乃會子姓宗族非歲時禮會惟靜室勖書教子勤儉治家而已正德己巳十一月十七日終于正寢距生宣德戊申享年八

十二配孺人陳氏暨子淵澤俱先卒季即沐女一
適某孫男七人儒仲侊仲代仍化儒仲皆邵卒生
曾孫孺五人卜以正德　年　月　日葬于甬江
馬郎橋祖塋之右嗚呼公之履歷狀盡之矣所謂
盛矣公古德之備也美矣公衆善之全也朴謹和
孚至行也孝友敬義大道也仕安於分知命也公
勤以成物仁之流也不慕於非分廉之守也協公
於同類義之著也是皆可書以詔後人可謂實録
太史公評足徵矣故不容辭而爲之銘銘曰
四明學術慶曆五師教先樓氏世澤攸基雲仍振

耀宋史光彌甬江渡北層望繼婉　皇朝顯宦
儒業是資嗟公道義倡率表儀粹焉誠篤允稱秉
彛如桂王傅如鄭千之行昭于鑑言信于鄉德云
充矣功胡畜而鄉闈一捷抱玉褒睽堂邑小試皖
城泮施規圓矩立範正點歆妄汙自滌袂枝者輸
孰云行道必在輔毘孰允經術安命則怡嗟哉小
子承訓匪遺發昧其的御失其馳倏云暮矣俯仰
何裨追咎負教聊此銘詞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遺事

公諱俊字廷傑直隷束鹿縣人登　科貢士擢
拜監察御史歷按治浙江等處風釆壁立九載陞
山西按察司僉事轉山東副使操持日厲受知歷
城尹吏部公薦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六年陞工部右侍郎轉左奉勑賑䘏河南等處地
方災傷嘗激揚鎮定事竣復部儀望儒然弘治初
本部缺尚書點邪崇正之際時三原王公爲吏書
以衆望推陟部正內署亦企仰之奏立清匠司痛
革作頭攬户包替賣放私役及僞印假班奸弊遇
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點
驗　内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問

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顧覔買辦物料
痛抑勢要高擡虛估浙江荊州蕪湖三抽分處主
事及洪閘等屬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輕以廉介
字樣與人一時屬員更相濯磨蓋政務與各監局
相表裏而內官監尤爲掣肘公坐鎮紛挐惜費剔
弊體國惠民之政始終一日亦遇
孝皇知眷倚任之專故能全其志節以足疾三疏乞
致仕毎詢其起居欲再起公竟以疾卒年七十
公剛介出於天稟好善嫉邪嚴於涇渭自夫人李
氏沒家無媵侍公退門無私謁亦未嘗輕易及門

授刺往還時循以禮爲右侍管理易州山廠氣節
相符嘗乞休致三原王公奏留之曰前此管廠者
未能或之先也及歸貧不能自給人以二妙目之
憶書遺事附之哀詩用祈名家有道採録表彰之
一助爾

右副都御史朱公遺事

公諱瑄字廷璧別號太朴鄞人少孤力學依從父
學于京師授易學務自得不專組織之工成化乙
酉領浙江鄉薦己丑登進士除工部主事陞兵部
陞員外郎郎中陞河南參議參政右布政使擢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以疾賜告卒于家
年六十五　行狀　古稱成德達材兼之爲
難公自進士居憂郡守張公之監任工部監稅
蕪湖儘輸所入而課額倍常同列愧之及居家監
司者檄府集價爲盖坊牌公以災傷不欲煩官即
告止役嘗[illegible]賑濟分門送粮公獨遂衆謝却之饋
新米之餽一介不取盖性成也及司磚廠分職方
釐革弊政以郎中専　勅賑濟陝右民頌其恩承
勅疏濬汴洛諸渠利在一方治黄河決口有功卒不
受賞爲巡撫盡心理國以抑豪右扶善弱爲首務

其論務事數十疏散見公牘明白痛快朝著之間
往往傳誦而不置豈非内外始終之合一德成材
達而無愧者歟

文逵遺事

柴墟儲靜夫名巏泰州人應天癸卯鄉試甲辰會
試廷試第二甲俱第一名古行粹文清才尊學詩
文簡古如其爲人尤慎於述作羅景鳴自刻圭峯
文集板具而需其序不得竟空首初之任南考功
主事隨陞任考功郎中匏菴俱有詩贈慰之遷太
僕少卿嘗陳言邊務皆鑿鑿可行陞僉都御史總

督南京粮儲清癯骨立操履不渝徵擢戶侍爲内
璫所逐復起任南京吏侍竟卒無子人望惜之
楊子器字明甫慈溪人中浙江丙午鄉試第二名
丁未進士任崑山知縣丁憂調高平又更常熟所
在表賢良禁奸盗去淫惑治號神明政績卓異受
知倪文毅公擢吏部考功主事陞員外郎驗封郎
中爲端肅馬公寵重不從張尚書綵更改舊制出
爲參議轉提學副使陞至河南左布政使欲其裁
制強藩調江西卒于途身後益驗其操持之篤所
著早朝詩等作行于世

舒清字本直德興人成化丙戌進士歷任營繕郎中彙集宣德以来題奏行稿最有益于考閱仕至廣西左布政使居官清直一節不愧其名其字以禮致仕年八十餘御史奏其廉貧請給月米以贍之

王綸字汝言慈溪人進士除工部主事改禮部儀制司陞員外郎郎中辨博據禮典儀詳正升廣東叅政廣西左布政都御史巡撫湖廣以征蠻奪情回家守制卒于途為人伉直有才不為詩精方脉有明醫雜著本草集略及巡撫事宜等書行于世

居官所在有名而巡撫尤著謨猷云

劉洿字伯雨慈溪人進士除儀制主事陞任郎中将及九年卓立之操精詣之識論者謂為禮官之卓絶無比升南京尚寶司卿未上卒于家貧素如舊士論重惜之

寧波名宦遺事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由進士天順　年以工部郎中陞知太原府改寧波劾奏市舶司少監福住不法假以進奉尅削害民等事彼此相訐卒以理直取勝人至今道其風力為民之美興學校表鄉賢脩郡誌建白甚多歷陞浙江左布政使漕運都御史改巡撫四川

徐逵泰州人由吏員天順　年任鄞縣丞分日理事與邑之詩社四五人為友題詠成帙生子蕃於官舍登進士歷任浙江提學副使山東叅政邑士夫賦松陰慰餞卷頌其賢能以追輓之

張䀚字弘濟祥符人成化十年以户部郎中知寧波府剛直有威究心民事吏民畏服之以天旱禱雨過求杜神得暴疾卒至今人頌其烈略見楊文懿公脩學碑文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成化壬辰進士任寧波府推官讞議詳盡好學有文舉動執禮嘗浚沙港散賑濟惠利頗博陞御史副使浙江按察使湖廣左布政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致仕校文叅述名于時

凌傳字　句容人貢士成化間知象山縣以右族出仕食貴咸取給于家勤心恵民築海塘若干丈身任勞苦民頌其禦災捍患之功懐思不忘咸以凌象山稱之

曾直字叔温吉水人弘治間知鄞縣廉直勤事撲簡不華尤善處權要婉而不阿慱記邑中典故知

東湖水利究心尤悉以憂去囊橐蕭然近世鄞令以操擭無玷㢮幾姜公惟直一人後尹新城陞工部主事刑部郎中俱以操爲著名于時

黃昌字景文臨川人成化丁未進士除兩浙運司判官陞任同知清苦勤幹公不能堪及卒于官囊無餘物至不能殮與郡守姜公昂同時人稱一㙜二妙

鄉先生遺事

蔡錫字　鄞人家住小白近太白山故其父號太白樵隱由貢士任給事中陞福建歷知廣山東按察司副使應天府丞以大理寺卿巡撫湖廣謫官湖廣叅政卒樵隱公亦樂閒以儒士應徵脩　實録大典錫著介操能詩與瞿宗吉爲父之友有瞿蔡詠物百律等集行于世郡誌著名而無傳意其遺事未呈也畧書其一二以俟知者成之

余洵字允清叅政麟子中順天府鄉試除刑部主事歷升郎中副使叅政至陝西布政卒歷官三十餘年脩整如一物論以有守稱之

金湜字本清由貢士除中書舍人陞太僕寺丞書篆古妙善寫墨竹鈎勒尤奇每竹一枝詩一首未甞雷同甞使高麗外國尤珍重之有目集詩選若干卷藏于家

宗顯字必彰鄞人貢士任宜興大興知縣升南京都察院經歷丁憂服闋以憚爲有司乞致仕貧不能存活宜興至今人呼爲宗青天長子佑登進士任刑部員外郎穎敏以詞翰名早卒無後士論惜之

劉洪字文裕定海人進士任武選郎中最久以軍功食四品俸升叅政致仕卒爲人伉直有才爽闓不屈撓于時詩文多警策洩寫不平別號夢軒賦夢軒詩極妙惜散漫未見全集云

黃隆字自立南山潤玉先生子號南谷進士任南京刑部陞福建僉事丁憂未滿陞四川副使擬推聞丁父憂不復起刑書彭公韶巡視浙江欲薦用不果築四友亭以詩文自娛至今人頌其梗槩不愧于自立云

董銳字元進進士任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湖廣
陽府知府九載陞湖廣參政卒，持重有為治鳳陽
政成民誦人至今思之
楊文卿字質夫以書經中戊子科鄉試第一戊戌
科會試第二名任兵部主事改刑部同考甲辰會
試以學行陟山西僉事陞山東副使俱提學公勤
廉恕兩省士子思頌不忘詩文集傳于家子叔通
中浙江鄉試亦第二稱世美云
張文海四明人與鄞人傳如心同脩元史見高太
史集東里篁墩俱稱其別號小山精樂府因郡誌
不載其邑里俟求續之
謝員字友規與兄元規俱以詩名員以戶役起充
浙江都司吏役善為詩文有馮窮集求樂初與解
學士潘待詔號文中三傑載葉文莊水東日記并
識其文今元規有詩名　張以曾孫汝儀第進
士才望重於鄉邦將選刊于時蓋祖考有善必藉
賢子孫而不泯然粧點描摸欺心愧世者何如耶
周愷字中　溫州人從戎籍寧波衛以詩文名時
四明科甲遺才多會盟詩社所作咸鬨於遠近如
余賓字敬之宋恢字宏之張慄字景心章琮字文

重周祜字立德倪光字應奎陳渭字景賢自天順
成化以來皆以塾師里彥迪後鳴時不愧直隱所
惜集稿漸迯而彙錄尚泯安得如方石先生者為
赤城詩選以著一鄉之論哉
孫鑄字允廉鄞人幼聰敏為文有奇氣不為儒冗
之習所移父某流寓陜西母某氏撫教讀書中弘
治　科鄉試母始告以父存覓尋還家孝奉懇
至竟以疾早卒鄉里至今歎惜天道難諶不足以
為為善獲福者之勸云
周致字惟遠鄞人父旭成化辛卯貢士早卒致性
穎發聰警以孤幼無依出家延慶寺為僧能詩格
律嚴勁士夫每勸以歸宗因楊職方上京偕其子
茂端同至邸懇從宦學時官郎署辭之不獲也乃
為僦屋脩居以館之遣幼兒從之以招致諸生稍
有至者致於書解義神速文章咨示裁訂即就準
繩放筆橫逆奇宕之氣充然不可遏堂又請其從
講孟子於主儀制汝言諸鄉彥咸感堂倡率多資
助飲食之又囑堂為議婚梁氏女學就成而從者
亦衆莫不訝其立之速也寄籍牧馬千戶所中戊
午科順天鄉試己未會試俱優等進士第三甲授

山東臨淄知縣操爲茂異政教並施以觸怒御史誣取赴獄事白而病卒民爲立祠祀之致詩與堂倡和尤多嘗有詩云一從歛袵侍公門復我衣冠勖我婚而後有人傳故事即今無地報深恩人皆憐之嗚呼天以奇質付人坎坷萬狀而始成卒就於廢弃僅掛名賢書而已惜哉致詩多散逸嘗與茂端索拾其一二以傳之庶致之美行不泯而君子興哀于無用者亦可以爲勸矣

呂紀字廷振鄞縣人風神清雅留心藻繪或綴以詩專攻翎毛亦間作山水人物厲志唐宋以来名

筆兼集衆長初寓維揚所作尤精緻成化間亦嘗至京不售弘治應例入御用監蓋造詣出群凡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坡景點染烟潤有造化生意之妙際遇

孝皇留神繪素以游藝適情寵賚優渥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

孝皇嘗稱之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卧病　存問絡繹自知負荷不勝必不可起果卒無子人尤惜之

李氏宗枝錄小傳

始祖諱成字本元妣邵氏

傳曰嗚呼公吾始祖也世代既殊祠祀益遠故昧昧莫考其詳以紀事所載年推之當在宋之末元之初然始祖一派世閥良善今遠族尚有枝裔數人洪武以来有　燕業者俱雖行武斷於鄉出昔盛于宗而今漸如綫矣獨始高二祖純樸遵父以累世承繼幸不失隊孝義之教可自今九世而百世不絕也水木本原之念何其遠哉

高祖諱忠字洪智妣黄氏

傳曰公吾之高祖也長於元綱將墜老當國法嚴明之初承訓謹篤以執師訓象吾家大小二宗實自公啓之今世守耕讀惧刑憲無敢爲吏掾胥史及充稅長暨部解以累親族及詿犯從杖罪名者非詒謀之良耶然所惟田祿遷徙不常譜系誌銘失傳惜哉

曾祖諱泰字　妣祝氏

傳曰吾曾祖妣俱生於元至正末年爲李氏小宗之始開之兆人云公小心孝敬與曾伯祖諱泰初者友愛尤篤良善謙恭

民防法令嚴明諸宗振威惟以孰師訓徒代訓然
留伯祖以子弟受贈官吾曾祖三世之後始發于
麟素二孫登名賢錄焉生吾祖二世受封為善之
福天心允符但有先後之不同耳潛德幽光子孫
可不知所監法哉

從伯祖諱山如　傳兄梓棨

傳曰假郎公頎然清癯松姿鶴衣健本
使命蓋若游於大同紀功不在不抗乎奉行
次孫毫不容情故力砥風柔允稱
勅諭公正之擇家所談論亹亹訓子孫隨物寓戒
因才而施凡宗族昏喪貧臨典相危坐竟日身教
嘗困倚致仕日久衣食不給賴給俸自存郡縣親
戚宗族餽遺度義受之所誌者公名於薦舉之列
不爲立傳尚有俟於公論之定云　子德立傳于后

從叔考諱德字克明別號梅樵

傳曰叔父年八十七而逝矣其李氏獨立之盡先
哉承官蔭之下瓶罍儲粟居無定區惟攻文書字
以筆代畊平生所作詩文甚富多用仕宦者出名
故存稿者少然亦力不能致紙筆也四子兩不能
存僅一子有後以承先緒年近九十燈下細

倦豈天以養其生耶四明仕宦子孫以隱德不愧
清白家風若公所謂含章可貞者矣後脩郡乘欲
志隱逸續傳者公論其有在歟

顯祖諱伯儒　妣蕭氏

傳曰嗚呼以吾祖之隱德而早世不祿祖妣蕭之
貞節而旌表不聞何哉聞之先人云吾祖嘗曰我
三子非凡皆有顯者升斗之養天必不遠燈火之
功方訓句讀而忽焉早世力弱門衰吾伯父叔姑
㷀㷀孤苦蕭乃內撫訓子女外支持門户幸然成
立晚漸溫和而家教益篤內外斬然諸子婦垂白
恭順不敢少違天道興憐故以堂之淺薄先致忝

竊莊誦
制誥揄揚不爲過情君子以爲足驗五世之澤況吾
兄麟官階未爻充有　申命于後不必親見于身
也感慨何如哉

伯考諱禹　妣潘氏

傳曰伯考蘭軒翁恂恂謹厚㓜喪吾祖時方十歲
吾考方七歲叔五歲翁引翼弟妹分業理家翁以
賦役承任門户服勞成造先塋凡陰陽地理占筮

究心精熟兄弟怡怡自少至老未嘗失色太僕金
公篆其堂曰友愛晚年替業啜菽飲水恬如也雖
子孫不立而世為宗枝殆有驗於雲仍也歟

顯考諱岊　妣沈氏

傳曰顯考妣孝友格天之德勤厲啓宗之功
兩朝褒誥三錫已至而武選洪公狀其行大理夏公
銘其墓及鄉達太宰屠公梦軒劉公南谷黄公太
僕金公白齋張公哀輓詳矣欲報之心昊天罔極
尚何言哉然四旬之前身任家政為百口衣食之
主中年以家事付託吾兄怡稼君不肖承蔭讀書

蒙教出身甫登鄉舉二親危疾進士休親相繼謝
世虛費養育竟遠升斗之養負
清朝重熙累洽之恩尚何言哉

叔考諱髙　妣王氏

傳曰先叔考菊軒公聰明顥異善論史鑑古今叩
之源源不絕平日手不釋卷尤精於識鑒凡甄別
之下至老不爽每以孤幼失學為恨命吾兄麟與
堂遊學肄業以終先志訓迪切磋尤勤府請鄉飲
與郡賓之列所惜僅見兄麟登第而祿養不及見
弟同于慼慼爾

名宦侯誌府同知李侯事略

侯名濂字川甫河南祥符縣人治書經正德癸酉
解元登甲戌進士文行符第名儇等咸擬清階阻
之者尼以例除知湖廣沔陽州政揚卓異例亦白
累薦復京調及督學臬司復遷寧波府同知甫二
期梘篆者半其為政也首廉薦急士風清肅庭衙
搜敭吏蠹姦宄懲而頑梗惕收卒事集惟俄頃之
閒且嗜學劬書自經史以及星曆圖象集至萬卷
俸募手抄未嘗少怠公暇巡行唫詠成帙嘗供筆

湖浙省試為監臨倚屬墨潤文衡以公明得士監
司賓禮尤非常格可及兩擬臬僉提刑將任學政
大敭歷為柄用之基然明人咸心服其才而慮其他
陟議者擬之忠肅撫郡南豐倅州為東諸侯之冠
豈予私哉夫功業未涯論已定於州郡名宦使贊
尚侯來者謹錄曾司成梦野送李大夫貳寧波張
憲副甬川四明稿序文二首先之事略以為侯誌
其治沔薦疏碑牘不贅名家公是美自君子成之
皇明嘉靖癸未正月吉旦董山李堂謹述

堇山居士自述

居士姓李氏名堂字時升世為鄞人家乘載宗枝紀事録高祖恵妣黄氏曾祖泰亨妣祝氏祖伯儒考禹俱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祖妣蕭氏妣沈氏妻楊氏繼妻林氏俱贈淑人天順壬午六月十一日先考葵軒公感異夢驚覺而生幼貌凝侵人以穎慧奇之五歲母病知憂畏隨父兄拜禱不輟先考主家伯兄傑為輔衆視若嚴師叔考贈武選公視子麟與堂在群兒中可進力引喻焉八歲入社學咸推敏捷入耳過目強記不忘爲對人多傳

誦者十三歲經師命作文聴講尚書館東西之試其鮮義遺詞乃服十五歲治易經就傅外宿憲學胡公試補郡庠生甫冠食廩應庚子鄉試石田洪公說曰生宜進聰質以造于實策家訓以底于成厲道術以期于遠皆升進之䂓也辛丑娶楊氏癸卯膺浙江鄉薦甲辰會試舘工楊文懿公贈唐韓栁宋文鑑各子集以資博洽下第途拜憲學胡公再啓山堂文獻各類書目且示以正學詩俾嚴理慾之辨乙巳遊南雍與麻城李文祥稱二李有唱和詩稿丙午妻楊氏卒丁未登費宏榜進士座主

劉公戩馬公廷用各有詩爲勉依親繼娶林氏時鮮承事二親而繼遘危疾湯藥罔效竟連遭大故與楊氏三喪並舉養不及親抱恨終天而已自此至宦遊歸老公私助益安葉士農皆伯兄之賜惟以季弟常中年早逝與伯兄撫孩三姪期底于成蓋吾宗世以純謹孝義相承從祖駕部公吉貞清白太僕金公扁其堂曰友愛奕世守之居憂之暇講讀律令考求典章勉應詩文服闋大參劉夢軒贈詩曰類風近為鄉邦惜美譽終朝道路傳蓋有為也辛亥除工部屯田司主事為尚書東鹿賈公

器待即差監稅竹木于蕪湖道還家累之任適朸中貴人涖事乃剔蠹恤商痛除額外無名之征商稅以通登額而止南畿士論謂設廠以來惟吾鄞朱公瑄與堂不媿清議而處內臣助公費寬網解於地方有少補焉有南行紀與詩稿教諭趙璁有詩紀之復部適賈公致仕代部司為文因受知馬端肅公勉以向學　郎中李克諧升任雲南參政戒堂曰休將文字占時名銘切切從兄麟以丙午貢士癸丑會魁進士同官連著歷中外至歸老不間切劘唱和詩文各載文集升營繕員外郎常[illegible]

京倉吏部疏以熟知事體仍調屯田司
內閣題脩
大明會典承部委有學識通典故屬官造完工與文
冊二十帙送裁采用居多已未升營繕郎中奉
旨促建　清寧宮再會內外諸司議處物料費用不
貲奏委催辦財物不許徵派煩民先期工完止用
原計什之五六存積三分之一以備別用提督大
臣英國張公懋兵書馬公文升等奏保奉
孝宗皇帝特恩陞京職二級堂三具奏辭免
上曰李堂脩蓋工程有勞不准所辭吏部疏堂情辭

懇切極言催辦物料職分當為不敢濫叨殊典出
自本心宜從所言以獎恬退乃准辭升俸二級辛
酉太常寺缺少卿吏書倪文毅公推堂年資陪點
吏科都給事中王洧等奏保學行堪任俱不果壬
戌陞應天府府丞叙事載吳匏菴謝方石劉東川
石熊峯詩文工部與天民艱　國體相須而言建
白撫巡施為貴右掣肘不免執理就中多致違忤
在屯田議止惜薪司解夫禁約易州㪚科罰裁減
後府柴炭價值定議順天府太監功臣造墳夫數
免取畫士及銅鼓人匠議差科道官監收巾幘荷

皮張在營繕責委專覆兩京建白事條停止元夕
燈火促建禮部衙門會處　闕里脩廟止建內外
工程取田江西燒造內臣條止南京各項工役後
兵部請築　京師外城御史請立輔鄧　國子監
請易坊立碑　寧府請給琉璃瓦價各　王府非
時違例乞請建造脩理霸州蓆地徵銀太重俱執
議止過裁正蓋禪謎求見載此部繕部題稿丞應
天七年署印過半巡撫專委八事分理屬邑地方
事疑斷斷趙欽不法重獄抗止湖廣徵銀數萬議
定江南府縣馬政清審十年均徭奏停織造脩營

減免太監功臣造墳夫數蠲災必延坵優䘏賑濟
必驗口親給痛革投充假托影射冒免之弊如高
淳溧陽句容姓孔大户積世冒稱聖族脫免科差
以致富強乃查明執役以均貧乏再擬順天應天
府尹己巳陞南京光祿寺卿改南京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提督操江建白不及管見尚存陞工部右
侍郎以部院累推熟知工典且其時內外陞遷官
自無敢辭免者庚午挺身涖任五月餘
勅兼左僉都御史往山東河南大名徐州脩濬黃
河八月七日辭朝是日繼妻林氏卒于原籍時河

决山東曹縣梁靖口因河南山東各為其民欲氾
不服先　命崔侍郎巖脩築未畢堂往代之適盜
賊民艱地方不寧追咎前工虛費人情洶洶乃因
各省見集人夫山東大名者脩築隄防河南者挑
濬淤塞又因河南外隄衝損縷蓟張口乃儲財蓄
力以俟大舉工部疏以地方災傷奏
詔還京詳曹縣治河廳壁記選任閻從撫巡所請
發河夫築汴城外郛郭以禦流賊蓋汴之富殷所
聚人頗安之夫黄河天數難冋而人情所向不一
山東出入雖明往愆可鑒河南添派自如久為鎮

巡利藪大名徐州司河者覬覦尤深堂嚴禁過防
救存不及十萬而利括于公怨叢于己詳具所呈
閣部三書適柄用中外及官聯同事者皆夙懷不
滿之人因懇休退讓而風旨嗾攻乃荷
天恩鑒情再疏賜給驛還鄉養病且念年久效勞
勅有司病痊起用辛未十月得　命以流賊充斥
戊申夏抵家經秋病痼冬杪卜塋繼妻改遷楊柩
幷營己壙題曰菫山樂丘請二泉邵公為記嗟夫
堂性資簡亢任事宜躬積慮憤私不少避忌始以
郎署小官荷

孝皇知遇遙遷卿佐動與時違卒
两廟曲成將全丘首又何憾哉第以官為家罷歸太
早俸資不足周姻濟族而子弟之從師表無法益
深媿歉而已己酉築菫山田舍課耕先人薄田以
餬家口莊近赤菫山鄞邑所由得名占以為號題
壁記詳之病疾侵尋至乙亥沉痾復甦引子惟孝
華卒業書帷乃遣舊學作正學畏天箴銘　尊經
閣等頌緝纂郎署所抄
詔令憲章子集論議及四明文獻史乘集録為
皇明正學類編十五卷四明文獻誌十卷手謄四五

而後脱稿七年而後梓成蓋承賢有司固請欲與
同志者共之益增罪案惶惧而已又以樂丘切近
豐清敏袁文清二鄉賢別業作室扁曰景賢堂撰
名菫虛室踰閾坐榻佩弦五箴以自警蓋一息尚
存志猶未已豈徒採剌剽竊專守稗官閒史末見
哉所媿十五而至三十學為仕也皆皮膚三十而
至五十仕而學也皆土苴將由史而經辯疑衍義
以俟後人嘗自書其像曰用遣所學隱求厥初方
媿吾影孰為此模將朽者物尚存者心過追于古
難免于今蓋欲收之桑榆聞道旦夕而蒲柳既衰

死期有待盧生乾沒又何言哉惟生平多幸君子所憐座主吳匏菴鄉達謝方石知薦馬鈞陽倪青谿許靈寶韓洪洞林泉山張簡肅林見素執友孫九峯邵二泉儲柴墟王虎谷喬白巖同年心契則劉東川傅清苑石熊峯諸名公鉅卿俱辱言語文字之教夜旦清明不勝慙負芒汗之至恐一朝朝露昧此本心因自狀疎慵付之頑子惟孝蒐爰見録於仁人君子爾堇山文集　卷校選未完時政議并雜著詩文間見編志二書詳見文序

堇山集十五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堂撰堂字時升鄞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總理漕河鄞有赤堇山即越絕書所謂赤堇之溪涸而出銅者堂居其側故以名集其文根据未深持論頗多臆斷

西軒效唐集錄十二卷補遺一卷

〔明〕丁養浩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錢塘丁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軒效唐集錄十二卷》提要

西軒效唐集錄序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之外惟陶謝近之隋唐以詩賦取士愈變愈工而於性情愈遠矣宋人矯翌體之陋而尚氣格然可與語性情者晦庵之外無取焉噫詩亦難矣哉吾友丁君師孟少好詩學博極聲律於凡哀樂喜怒離合悲歡道途涉歷民情土俗觀風所至有得於心悉於詩焉發之長篇短詠總若干首筆而爲帙題曰效唐集錄刪以示予雖其音調氣格不逬唐宋故步然皆發於性情之正而無淫豔侈靡之詞蓋非徒作者也予嘗慨二南國風所錄而存者雖婦人女子田父武夫其言皆優柔平淡往復微婉足以感人勵俗而後世文人學士終身步驟不及何古今相去遠甚若是耶蓋古之時聖王在上其化之所被無閒遠邇貴賤故其發之於聲者如此世降俗偷雖以能言之士猶不能不爲習俗所移況其下者乎我國朝治化隆盛餘百三十年作者輩出渢渢乎皆治世之音而師孟又重以山川之履歷民俗之諏詢則夫教化之醕風俗之美亦未必不於師孟是編可考證也若必令追蹤雅頌薦之淸廟播之明時卓然成一代著作而不爲唐宋故步所拘牽者予幸不老朽當與師孟築壇而商確之

弘治辛酉冬十一月之吉奉敕提督學校福建按察司副使安成劉丙書

乾隆杭州府志

丁養浩字西軒仁和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時有墊江富民殺人給孤至使冒罪賄成其獄養浩廉知其冤竟反坐轉廣東右叅政時河源程鄉賊蠭起募人守要害使不得逞以次擒勦歷陞雲南左布政致仕卒養浩事母孝歷官二十年妻子恆留事母僅以一僕自隨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一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四言古詩

流水二章章四句思母也

流水湯湯維楊蒼蒼心之憂矣母氏誰將

流水澌澌維楊差差心之憂矣母氏誰思

白雲三章章六句思友也

英英白雲在山之阿我有旨酒式遨以歌未見君子憂心如何

英英白雲在山之隅我有旨酒式遨以嬉未見君子憂心何如

南山有岑北山有雲駕言適野以眺以臨彼美君子實勞我心

古詩十三首

白苧單歎婺女

白苧單年年績苧苦春寒績成白苧望夫著誰知夫去竟不還只今有苧不忍績我夫何由見白日

春閨怨

春閨怨夫壻何由見顏面昔年恩意結平生今日中途不相念東鄰女兒嫁夫醜老大相看同白首

有柏二首思親也

有柏有柏生澗中根盤九地枝號風我有孤子在海東

思之不見心忡忡
有柏有柏生山阿上有雲霧下女蘿我有孤子隔江河
思之不見淚滂沱

方紙思二首

幼女文明隨侍來京遇朋友投刺輙截其端半方以置奩篋比死檢視之哀不自勝因作方紙思

方紙思窈窕姿十歲不出門十三上京師應門受賓刺裁方入篋笥平叶方紙思如今不見淚澌澌
方紙思十二娘裁方不裁圓投篋藉衣裳衣裳染秋露顏色不如故方紙思松柏蒼蒼在何處

思嬌女

思嬌女淚如雨目斷天涯悵何許憶昔歲在雞攜家入京師大女隨夫壻小女一二相扶持窮冬旅寓延大厲弱息呱呱等閒弃中宵外廐號且驚追風玉驄墮雙睛羣奴伏枕呼不起白髮交游靜如水忽聞緘書雲外至報到兒夫日中斃夫妻聚首泣未終天書促駕過遼東遼東歸來登柏府謾想崎嶇慰平素玉樓瓊館又飛聲倏忽瑤姬歸太清排情强笑振長袂載舟還向江淮去悟言生死各有期欲悲不悲隨取之就中思瑤姬婉孌非凡女客中無處解愁腸落日西風淚如雨

哀壯士

國初貴州有都指揮馬煡從主將開川貴等處皆有奇功既降伏羣蠻留鎮其地築城堡修道路通驛傳屯軍旅治亦就緒煡瘖諸酋地大人衆者時雖面從恐久復負固欲於其腹心要害之地羅置衛所以銜其壁今水西城則其初試之迹也興作建置號令過嚴而又果於誅殺軍士畏而惡之煡又欲激諸酋反叛因而絕其族以爲郡縣其舉措人滋不堪遂死非命自後世論議之煡忍殺貪功固有取死之道但原其初心止於爲國今所在建置皆其遺蹟其令行禁止之功亦可以想見而百年以來大酋劇虜積漸驕恣不馴環其封數百里漢人無敢窺其藩籬重關層禁若封域之外將來似有履霜之漸不能不思其遺

功也弘治丙辰春余西巡至水西城不覺興黍離之歎因作哀壯士一首以繼陶潛詠荊軻之意云

哀壯士壯士一何雄喑嗚叱咤生秋風身披百鈞甲手挽六尺弓摧堅破敵孰敢當其鋒我聖祖御六龍薄海外內咸景從蠢茲夷裔鴟張狼顧叛服横心胷壯士慷慨誓天日欲與社稷建奇功殺止殺勞匪躬讒人罔極壯士死以忠至今隴頭水嗚咽鳴不窮水西城郭噪烏雀寒烟落日禾黍生芃芃哀壯士壯士一何雄功名百世誰與同潁川子江都公彼各有建壯士不死斥鶡窺冥鴻潁川傅友德江都陳平江也

江神子春夜有懷

東風吹雨夢醒時心似醉忽如凝多情成怨今夕竟何之起來謾倚闌干立人悄悄月依依斷魂何處寄相思湘水遠楚雲迷含啼空對杏花枝問東君恩情幾許山無極海無涯

春苑曲二首

桃花紅李花白牆裏佳人牆外客忽聞羌笛吹一聲兩眼相看淚沾臆

李花白桃花紅佳人倦倚落花風三三兩兩章臺客騎過牆西又過東

便面欹石醉眠圖

黃鶴樓中吹笛高陽縣裏當壚醉倒白雲深處任他石爛江枯

梅花便面

疎疎一簾晴雪淡淡半鑑清秋艮夜玉人何許笛聲西子湖頭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一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二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五言古詩

癸丑九月京師旅寓風寒有感十首

何處西風惡遊子念慈闈嚴霜落庭槐高堂未成衣孤雲萬里心寸草三春暉安得化鴻鵠奮迅隨風飛

何處西風惡示懷同氣人一自溪詩別倏忽秋與春秋風吹蔓草兩地傷懷抱蕩子游不歸空庭桂花老

何處西風惡佳人夜擣衣更深擣愈急杵重力易疲皎皎明月光入戶照羅幃羅幃褰風起疑是遠人歸

何處西風惡睠言憶孤雛一氣分形骸兩地同憂虞

爰虞竟何如夢中常相攜我已被衣裼汝曾授衣無

何處西風惡離居寒更深時時撼虛室細細入孤衾午夜攪歸夢半空驚客心鄉關渺南北擁鼻一長吟

何處西風惡離居體力微幾迴頻附火一任再添衣罷勉發頭飲溫暾簷下暉陽春與愛日相對暫忘歸

何處西風惡離居情更孤坐驚衣裏過眠訝枕邊呼落雁盡依渚斷雲時載途不知緣底事三載客幽都

何處西風惡離居坐二更斷雲飄客思孤雁落邊聲撼撼簷瓦振時時霜月明忽然懷往事中夜若為情

何處西風惡離居强獨吟幾迴方練句一念忽驚心暫爾悲胡馬終然悅越禽誰家擣衣婦午夜落寒砧

何處西風惡煢煢兩幼女一作瘡瘍軀一作孤嫠婦白
月盼景光淸宵泣淒楚蘭蕙凋空山年華坐中暮

自訓勗知已

我自與銓選卑卑處羣僚冠服隨所御形容枯以憔有
客欵我門問我何寂寥爲我詫時貴聲譽干雲霄門巷
雜賓從僕馬厭芻肴薄宴羅腥膻冠蓋恣遊遨汝何迫
知命棲棲苦無聊我拜前致辭大化猶甄陶稟命各有
分過望乃徒勞豈不見尼蹠善惡殊所遭斯理諒無僞
氣數貲難逃達人貴知命知士無强要入手卽自足過
目斯鴻毛悠哉信情臆卒歲以爲高

潛庵爲謝廷獻道長賦二首

潛夫何爲者抱道在空山山中何所有燁燁紫芝丹一
自歸素隱誰復能强顏魚潛不鼓鬣豹潛不露斑物性
各有適人貴擇所安悠哉信吾志不願鍾鼎飡

潛夫愧獨處不與形勢俱四民各有業潛夫何所居屋
外百畝田架頭千卷書春秋事耘耨早夜頻卷舒時雨
過南皐布穀催畊夫源頭滌新水軋軋鳴田車種苗滿
新疇烏犍脫犂鋤薄暮農事閒撫卷問先儒先儒有諸
葛高臥南陽廬隱居求素志行義卻有餘歷時更千載
氣味乃不殊白日樂于于淸宵夢蘧蘧不聞天子詔忍
就胥吏呼鼓篋發陳編間有巢父徒臨河洗牛耳避名
如見汙潛夫嘐長歎古人有是夫出處諒不易富貴胡
爲乎不有忠良謀磔磔安所圖伯業割三分邊營殞孤
珠況今數更化滔滔盡長趨臥龍已不逮牽牛竟何追
篤言卷而懷抱道良不虛持此永終歲庶以善吾軀

虎爲金舜舉同寅賦

猛虎伏叢薄咆哮震山谷狐兔各潛形草樹盡辟易嗟
嗟乾鵲鳴搣搣悲風發虎臥跑且號張吻待來獲何物
漫無知入口牙鋸錯薄肉厭腥臊孤魂泣冥漠嗟嗟人
物性有生區以各胡爲不自貴梯梁夜逾壑或墮淵中
齎或飽吻內咋物性知有趨而人乃不若登堂看君畫
令我驚且愕垂涎良可惜攘臂亦不惡夜靜松月高山
空木葉落前途羔羊鳴恐有抹眉索

戲題扇面孤鳥

二鳥嶺外來飛飛到西郊一鳥入邱壑一鳥棲林皐雄
飛一何遠雌鳴一何婉回首碧天寒空驚歲年晚

八月十七日夜飲歸對月有感

中秋兩日過月出屋上頭主人醉飲歸更漏下一籌露
華發淸景風氣肅高秋九衢靜如水萬籟鳴且收緬懷
怛情素家在萬里陬白髮被高堂嚴霜落長楸睠睠忘
興寢依依念行遊老大籍金閨壯志猶未酧文章復何
用道義安所投皎皎天上輪脈脈心中憂相對耿深夜
悠悠復悠悠

滇潘楊林寓宿

距滇百里餘楊林揑平陸山川頗夷曠土壤亦高沃時惟夏仲季我來自西蜀舟車鞅掌勞寓此暫休沐小院並奇芳衆階翳叢竹有時白雲來就我簷下宿盈盈不可攀藹藹不成掬對此良久坐飄然思幽獨仰止企前人題詩繼芳躅

同年黃翃時良輓翃時由縣令擢太僕寺丞卒于官

曾題金榜名又作花縣宰文彩何翩翩芳聲振長在百里乃沘駕牧圉豈相待一朝厭羈縛脫蛻出滇海長枝卒不起短轡亦何慨達人成大觀生死兩悟解嗒然謝塵世垂休到千載

戒酒

飲酒莫治事左右有姦人飲酒莫斷刑恐亂僞與眞古人有明戒憲度尤具陳居常乃謬誤而況當行巡堂上慈母憂室中致殷勤子然行萬里忍自弃其身

德淸嵇氏三善卷

昭世有高士中堂扁存仁傾囊振貧匱不吝揮千金植德深且厚天報何遼巡嚴霜降白日叢蘭肥靑春哀哀兩嫠婦矢心向蒼旻辛苦相扶持白首仍初心至仁旣敷洽寒冬轉陽春雲昆稽鬻序花封布淸芬天道有旋復至德無爾淪而今乃食報食報豈無因緬惟先世恩由祖以及親雛嬰失其恃忽睹手澤新裝潢獻慈闈再拜薦明禋嗟嗟存仁翁揭扁何諄諄中焉罹殃咎後乃裕諸昆遺書儆明訓淸節惇彝倫書以詔來世節以旌高門凡我未亡人敢不圖其存載歌天保慶重念柏舟辛因之著三善千載揚其眞

榮歸壽親分韻得胥字送金舜舉按雲南便道之思南府省其二親

朝辭北闕門暮宿城南郊鳴騶促晨鶴冠蓋相招搖把酒挑長劍意氣雄以豪十載遊京華賢科薦淸朝再馳皇華節重錫豸錦袍睠茲滇南地山路阻且遙銜命往徂征僕馬良不驕平明啟就途旌旆何飄飄輕雲麗晴昊嚴風轉迴飈再拜辭所知中心耿迢迢迢迢復何爲

親庭斗南枸峨岷阻修問牂牁恣遊遨深樹奏鳴笳高節呈華鑣衣冠絢遙服干羽格有苗時惟夏仲季南薰入虞韶萱花吐香質椿桂芳蕭翹觴酒拜高堂促膝進嘉肴會合良可喜離別乃無聊願言祝親壽直比南山高南山有松柏雪霜亦後凋何如二親壽歲與祿位超遊子復來歸同上靑雲霄

丙子秋九月十三日偕邵祠部思抑遊顯甯寺

杖策入叢薄霧露沾我衣秋氣旣岑寂山花亦稀微哀猨抱樹鳴幽鳥向人啼臨溪瀹淸茗因之坐日西

戸侯沐璽從征安南巡按張羽有贈和韻

將軍駕鐵騎叱咤生秋風雲屯宿貔虎錦旗飄游龍斬

將獻明光屏息不言功一戰空塞北萬里歸提封

景星觀

躡屐登邱山靈雨隨風來陰雲翳白日長途靜氛埃琳宮敞華宴良朋愜素懷駕言息塵鞅老大且銜杯

陰雲釀雨

陰雲釀霖雨皎月閟光彩昨夜暗西郊今朝故仍在初疑迫崦嵫復道墮溟海青鳥期不來臨風發長慨

碧潭虛室爲惠濟淸上人賦

碧潭淸見底潭上搆虛室虛室俯碧潭空然本無物上人此静坐閑門動彌日課佛不聞聲冥心悟禪寂室虛生光明潭虛湛空碧止水無波瀾妙道無形跡寄謝室中人空王此儔疋

曾夢曾聖思字義詩

點爾歌浴沂參也躬孝弟百世有仍孫邈焉企先志眷茲東魯鄕跬步良可至三省程其功一貫乃超詣羹牆睹儀形早晩勞夢寐周孔是何人希之我則是

自歎四首

凄切復凄切萬里音書絶昨日少年人今朝鬢成雪
凄切復凄切杜鵑夜啼血枕上百年人中道相離別
凄切復凄切歲月忽已逝如何干將劒不及鉛刀試
凄切復凄切風吹桂花老桂死尙有香蘭枯不如草

西園桃花爲風雨所落歎

東風催花開旋復催花落昨暮看芳菲今晨忽寥廓紛紛萎階砌片片入簾幕靑英閉高枝紅綃翳殘萼遊蜂飛不來幽鳥頻錯愕倏明失其候風氣故廣莫東皇豈漫渙無乃較情薄我生已衰謝對花聊笑噱如何轉盼間忽已心作惡流光挽不回花神諒難託出門望南山一笑付溟漠

夭桃三首

夭夭紅桃花娟娟開笑口點點逐輕風時時窺戶牖
夭夭紅桃花的的匀芳頰孈孈洗崇光紛紛墮香雪
夭夭紅桃花灼灼佳人面東雨忽飛來零落如殘霰

亭溪沈氏族譜

宗法久不立世道日已衰若非修譜系何由敘睽離沈君志古道手錄素所知世經人以緯瓜瓞相依維源流旣濬發根枝亦同歸昭穆一以序恩義一以施服屬一以辯祀事一以時正名以定分緣情而制宜人心旣敦洽王化乃坯基刑措可不用禮樂亦繫之沈君知所重古道良可追願言永珍襲千載垂芳譽

悼女明

女明儵云死我心耿難忘古人愛弱息不啻拱璧雙況復此女聖德慧不可量孩提少知人而乃敬父娘三歲勤績紡四歲善趨蹌隔牆聞謦欬佇立起徬徨五六漸成人八九愈翶藏居然大人志直與姬姒將十三隨而

父問關覲君王蕻土厥燥剛柔質素不良窮冬苦寒渗
春餘尙愆殃于時盲老翁視之如尋常一朝風火發巫
醫蠢空茫哀哉我明女汝死寳可傷自古莫不死聖智
多顯揚爾獨抱睿質而不蒙寵光娟娟和氏璧璞毁不
成璋盈盈楚苑蘭芽殞不成香嗟嗟厥賦美胡爲不久
長悠悠我心憂卒世終不忘

夷齊吟

堯舜久不作人道多陸沈干戈事征伐以臣弑其君我
爲綱常謀胡甯惜微身捐軀蹈狠虎此志良不伸顧瞻
首陽山可以終我仁採薇聊自樂不願羅八珍世道迭
興廢倏若秋與春南面豈云樂所貴在人倫人倫失其

道馬牛而衣襟高歌採薇曲清調發天眞一唱再三歎
慷慨忘苦辛噫嘰微二子後世多亂臣

日休爲沈履德賦

夾城隱君子日休扁其堂問之何名爾德履素所將行
以德爲本德乃行之防秉彝出天性道義爲綱常朝夕
此從事跬步不敢忘利行心自裕積久理彌彰俯仰無
愧怍隱顯何追遑悠然方寸地恢恢鑑穹蒼彼昏苦無
知僞行勞劬勤隨斷罔微利機穽蹈深殃眩巧顧成拙
顚連果何傷我歌日休詩中有否與臧君子履周道小
人歷羊腸所入一謬誤終身判霄壤願言愼所擇千古
留遺芳

贈日章聞先生

文章貫斯道理足道乃明世儒泥章句往往戾于經文
辭絢風月道微從此生元季迄國初莫能爲主盟皇化
久流洽挺生多豪英於中尤者誰日章乃其人潛心究
墳典卓犖擅才名詞以駕其理詞暢理益精美哉衆儕
輩和附同一聲遂能闢斯道煥然歸一程上以接洙泗
下以承關閩蠢彼庸腐儒久醉而復醒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二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三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七言古詩

觀燕有感

雙燕雙飛入我堂飛來飛去養雛忙養得雛成自飛去雙燕雙飛只如故雛兮雛兮不戀母雙燕養雛良獨苦他日羣雛再養雛肯憶當年雙燕否可憐遊子在萬里甘旨高堂隔寒暑忽聽雙燕語雕梁落日西風淚如雨

汪惟越賓月軒

無酒興不適無月誰相親良宵有酒復有月把酒對月成主賓主人愛賓此奇絕無情卻與多情別相期意氣

邀雲霄一醉忘懷任明滅明朝有約重相見玉宇沈沈坐清燕縱然弦壁數推遷願少須臾莫虧欠人生要得月長好月照那能人不老百年舉酒對明光青眼相看共傾倒

合肥蔚本潔尊翁哀輓翁之父為司徒翁善醫

杏林隱士人中仙手提萬物生死權追逐和扁參岐軒上池飲水窺幽玄洞視五內如澄淵刳腸剔胃祛煩煎而翁宿昔秉鈞銓奇勳炳燿彝鼎鐫活人心法家世傳出處雖異理不偏父兮醫國國脈延子兮醫人人壽綿君家奕葉德罔愆一時民物熙堯天長淮渺渺泛清漣先生歸去今幾年楊泉枯涸蝸涎沿杏花寂寞空啼鵑世方疢疹瀕危顛攱指胶削體腹便安得先生起鍼湔坐令四海沈痾痊

滛雨歎

昨日雲過東今日雲過西頑雲本自南山出胡為任地隨風飛飛飛釀雨無終極潦水奔騰百川溢江南溽暑不肯收十月晦朝轟霹靂高低田苗皆爛死更有螟蟊旦時起羣飛作陣翁如飛食盡苗心及根柢枯稭秕穗看成空老農慟哭來田中終朝刈獲不成把歸來聚首愁無窮老翁行年百單九道是從前不曾有祗聞上古說堯湯不識當時果然否卽今家徒四壁立官租私債來催逼世間無處可逃生到頭甘作溝中瘠

二月八日對花有感

去年載酒遊西園桃花梨花爭春妍今年扶杖南山去依舊春風花滿路去年看花花正好今年花開人已老人生光景不如花況有閒愁掛懷抱君不見花間有鳥名提壺聲聲對客鳴相呼又不見西蜀山中啼杜宇逐客聞之淚如雨花開花落秋復春百歲看花能幾人縱令功業照青史不如且醉梨花春花兮花兮我今酹汝一杯酒願與汝兮歲歲長相守安能老大事毛錐空向花前搔白首

五桂歌五桂者予昆弟五人也

桂之樹何奇妍五株森列漳溪前修然挺拔不可屈滿

溪祇棘誰能先由來此物非凡類植向溪頭五千歲廟堂擢用應有時試請爲君歌五桂一桂生來本天植二桂蕭翹犇神力三桂移來月宮裏四桂森森矗天起五桂託根南山岡其壽乃與天地同久長吁嗟五桂兮爾何爲於此秋而香秋氣慘秋風涼一朝盛衰忽翻覆晨風夜月常參商桂爾挺榦莫相淩開花莫相妬同根協力善保護聽取禹門雷一度

王明仲尊翁哀輓

賀鑑湖如西子湖朱家塽上青山孤生前既住青山側死後還葬青山趺我公志節今人無今人仰公如老逋老逋老去梅花枯先生于今多鳳雛

湘東阻雨

湘東河水清見石林薄晦冥山壁立東風滛雨十日過澗沚奔騰百川溢大流滔滔川面行小流淙淙石罅出大流小流王覇分王有道兮覇有術流水本是無情物日夜奔趨爲誰急洞庭汪洋億萬頃東至滄溟更無極水哉水哉甯有求動時流行靜時息世間萬物各有性順性利行無拂逆君不見鳶飛魚躍際天淵上下遊行理皆一

青山白雲圖

白雲鎖山腰青山落湖心平湖十里載孤棹東望煙霞縹渺之孤岑湖山猨鶴居平生舊知心蒼松翠竹一別經幾載扁舟問訊不辨誰家山與林青山復青山白雲何氤氳青山不改舊時色白雲隨風變化終爲霖山中緋桃花含英盼先春東君不惜別來意落日狂風何處尋

臨安侍御王景明父母雙輓

庭前恠底西風早百歲靈椿一時老承顏賴有北堂萱午夜嚴霜亦枯槁青雲令子多才良天門奪錦來封章墳前拜跪號且泣滿身豸繡空琳琅慈烏啞啞聲如慕逝水滔滔自今古乾坤此恨何終窮直待東溟化爲土

蓼我餘哀爲外甥葉本立賦

蓼我匪莪維伊蔚父母生我多劬勞蓼我匪莪維伊蔚父母生我實勞瘁父母與我相依隨豈直瓶罍與尊罍瓶之罄矣罍之恥父母既死兒何爲伊昔父母既生育拊循懷抱亦顧復天之高兮海之深欲報德兮良不足辛勤欲養不得遂風木蕭蕭經幾歲兒身有生不如死出也銜憂入靡至嗟嗟彼蒼何降毒凡民有生無不穀胡爲我獨罹此咎掩卷悲號不堪讀

蘇建中具慶堂

蘇子手述具慶文邀我與作具慶詩我嗟具慶不可得撫卷南望興遐思男兒立身苦不早長使功名掛懷抱十年甘旨隔高堂倏忽雙親已偕老雙親白髮日漸多遊子青春日漸過一身有絆歸不得西風吹淚空滂沱

淚滂沱情何已願兒黃甲早登庸領取封章拜親喜

送袁文獻之任潁川二教

我昔弭節潁水上潁水入淮流不休自從神禹導荆楚至今淮汝皆安流君去横經敷孔教三千禮樂相追遊黌宮廟貌儼先哲禹而祀之蘇與歐只今州伯莫安土更有武弁爲之儔正倫善俗良有託張官置吏非虛謀勸君飲酒問君職君其答我知之否君兮君兮早命駕莫令歐蘇地下鼓掌爲君羞

端谿硯

緊端硯兮理密緻工琢磨兮肇佳製瑩玉質兮兩儀判分鸜睛兮列星麗參玄楮兮發藻思祚仍昆兮永無替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三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四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五言律詩

平壩衛卽事

平壩曉來過蕭蕭風景淸斷雲孤嶼出斜日半山明病馬投空戍飢烏噪古城幾家茅屋在無處聽雞聲

陸廣河

百道流泉合千山瘴雨多派分落折水源自滴澄河滾滾來無極滔滔去若何而今江海裏終歲不揚波

吳美中小景

水竹延素景柴門深綠苔澗邊屋頭落山從簾外來靜室雲分榻虛簷月墮杯架頭三萬卷不是利名媒

送沈朝用之任蕭縣教諭

南國典文教一經澄素心坐看春草綠吟對落花深燈影暗敲雨鐸聲淸出林相違莫相惜終此戴朝簪

輓司徒李公勉

山川鍾秀氣甲第得眞材歷踐尙書省重登御史臺病緣憂國計老更惜民財多少經遊地蒼生泣盡哀

月湖爲同寅王思德賦

月湖秋宇淨高詠寄閒情月色靜無際風波微有聲半窗銜倒影一榻俯空明短笛横西塞流光五夜傾

中秋月蝕

月蝕漸微滅衆星光燦然滿城諠鼓吹獨我詠詩篇況值中秋夜堪嗟萬里天幾多絃管客佇立待嬋娟

自歎

盡日役形性何由駐頽顔況自悲愴餘轉使鬢毛斑強飲興不適勞歌情更慳安得脫塵鞅投竿歸故山

送人之大名府二守

綰綬辭京國驅車指魏城雨餘殘暑盡雲閃夕陽明野店聞雞唱長途信馬行三年報成績佐郡足賢聲

送人之潛江典史

位轍荆南去荆南路幾何好山經楚盡流水到江多祖道一尊酒陽關三疊歌殷勤贈君別此去得人和

接待寺

路入松蘿暁危峯古寺淸斷雲迷鳥盡斜日映山明鶴逆鳴騶舞猨窺過客驚幽花滿庭砌借問不知名

畫

寂歷寒山暮坡陀客路長雨溪喧急溜風樹戰崇岡琴劍豈相負詩書聊自將夕陽孤騎遠歸思隔三湘

姜一臣山水小景

江上青山小江邊綠樹多野花斜帶雨春水漫生波天闊鳥飛盡疊長人不過無端閒此老風月慢消磨

竹泉卷

茅屋淸溪上林深人不過秋聲歸院早月色上樓多幽鳥落蒼雪晴魚戲碧波懸思湘浦夜曾聽竹枝歌

金山寺

金山江畔出屹立障頽波山勢一拳大江流千頃多西風孤雁遠斜日片帆過老我鄉關思其如煙水何

太白騎鯨圖

長鯨化龍物太白謫仙人一日飛騰去平生汨沒伸九天依日月萬里駕風雲回首江淮路茫茫空世塵

趙元遜愛水卷

逝水流光遠幽居適性靈屋頭春澗綠潭底暮山青皓月來無際驚風去不停援琴俯空碧淸響更泠泠

遊海雲洞

超山之南有水陸二洞陸洞之底亦水也相傳有黑龍居之宋時載之祀典從山麓甃路以登上建觀音庵石壁鐫海雲洞三字長方尺餘乃郡守三衢趙閱道所作歲久庵毀其山爲佛日寺所有弘治間伯兄南山先生以價得之今歸于我欲修葺以復舊觀而未遑也偶檢閱道詩集有遊海雲山之作特以和之

鑿石開深洞分泉甃小池月華來海窟雲影落天涯散果猨爭食看花鶴自隨前溪通驛路冠蓋日奔馳

吳勳克敏西南勝覽卷

旅夢思滇國羈懷慊壯遊風塵一劍老行李萬山秋水醮遙天闊雲兼太華浮平生無限意長嘯倚西樓

京邸雪夜獨坐

孤燈對旅客飛雪夜如何雪積燈焰短夜深寒氣多吟驚埋馬耳靜想畫漁蓑忽憶漳溪渚投竿下碧波

送任宗海父由光祿丞謫任長沙攸縣丞

昔居光祿署未奉大夫稱今去長沙路循衡賈傅行論才終有濟知命且忘情春雨湘江滿臨流問濯纓

雨霽

江上宿雨霽林間楓葉鳴天連瘴海闊地接遠山橫返照隔村暝歸潮帶月明一聲長笛奏秋思滿江城

王君實清夜遣懷有作和韻

遠道經年別孤雲萬里心宦情嗟已盡鄉思豈能禁不作攢眉態聊爲擁鼻吟故園春酒在清夜有誰斟

潛庵

誰道潛庵僻潛庵興有餘人皆樂其樂吾亦愛吾廬幸有子孫業可無賢聖書相攜入深谷永與麋鹿居

書懷二首

滇海歸來日陶潛未老時頭上漉酒巾不數白接䍦靜眺東皐上閒吟漳水湄五斗成何事折腰閭里兒

塵海息奔忙雲山引興長吟風來別館看雨到僧房酒醞柴桑味花開彭澤香南溪深樹裏無夢熟黃粱

送錢塘大尹承天秀三年考績

疋馬之京去清風滿道周祖筵隨彩鷁飛蓋簇鳴騶地主方懸系蒼生自挽留西湖一片石終古頌君侯

送縣令張君介夫考績之京

三年當考最應是及瓜期素志惟民隱丹心結主知從今階要路便擬歷崇資霖雨蒼生望淸時賴倚毗

寄所知

早被多情誤逢人便著歡自憐投分易不解別離難逝水去何急好風招不還惟應天上月千里共團圓

月溪爲唐孟升賦

月溪天宇淸高詠寄閒情月色渺無際溪流微有聲雲頭開素魄波底發光明午夜琴尊靜涵虛滿戶庭

五月書懷

欲問青年事靑年事不同病顏羞對月華髮怯梳風魚鳥情何極琴樽興已空桑榆斜日暮扶杖眩西東

看花有感

百日紅一名怕癢樹每以季夏初旬開花歷秋仲下旬而止故曰百日紅又以其柔枝嫩弱搔之則動故曰怕癢花予西軒植二本已十數年矣歲癸未四月閏閏乃以中旬開發花蕊壓枝比常年爲盛甫十餘日忽花殷蕊落日就衰謝甚訝之詩以誌其故云

五月繁花發應爲百日期乍看紅綽約忽訝紫萎衰無奈嬌陽盛多因淑氣微問花花不語腸斷一吟詩

東溪爲唐時翰賦

天目發源遠苕溪滄瀣長窗銜雲氣濕樓接水風涼午夜吐新月半空留夕陽漁舟橫短笛一曲倚滄浪

古源爲保叔塔淵上人賦

盤極乾坤久龍池歲月深本源來海窟分派出珠林清磬凝禪唄澄光照佛心上方鐘磬罷松柏晚沈沈

夜夢作詩寄同年俞德璋起句有由求久不接無人規我過之句覺而足成之

由求久不接無人規我過懶散不出門蓬頭日高卧開訊北來人交口爲君賀周流蘂部間百事皆可做勉旃樹奇勳服爲邦發胜

蘭窗淸隱爲史德孚賜李賦

種蘭西窗下蘭生滿庭砌疎雨浥靈葩淸香隨風至美彼隱君子託此遯嘉意冥心悟幽賞歲晚結神契何如桃李花空爲豔陽媚

三月六日牡丹含蕊未開戲筆

牡丹含笑口應是要詩催及自題詩後還須載酒來酒從花下酌詩向酒邊裁醉酒題詩日花教次第開

送嵇克常任夔府節推

江漢流波竭君行望屢豐秉心澄夜月彩筆動春風佐政資三尺詳刑愼一中廷堅著彝典千載頌膚公

永淸庵成化己亥作

向晚入蕭寺松蘿暗水濱樹頭鴉噪久門外客來頻老鶴飄空翠歸鴻背夕曛巢由空洗耳終此避囂塵

復遊永淸庵

成化己亥予遊永淸庵留題嘉靖甲申復過此則四十有六年矣始予爲舉子適强壯今休致來歸衰老甚矣俯仰今昔感懷追和云

逃名瀕海外棲跡越江濱白髮催年暮靑山入夢頻停盃留急景曳杖逐餘曛去去林居子無勞問俗塵

弘治己酉行人差廣右

授職居燕北承差出廣南過時須自檢在處卽爲安莫說炎涼事休誇冷熱官平心憑造物立向靜中看

董德隅同年秋江行吟圖

軒冕苦形役悠然思遠行時來秋江上忽見秋風生落落長松蔭滔滔流水聲謾勞琴與鶴從我寄餘情

送黃夢弼後任江陰大尹

西風起木末天氣肅高淸持此一尊酒送君千里行來逢鄉友話去慰邑人情想過維揚夜推篷月二更

幽懷

老去情多感愁來感愈深意中如有見醉後卻驚心雲雨空成夢陽臺不可尋鶯花與羈旅相對一沾襟

送同年徐景華考滿授封捧敕還家省母

有子足可樂多才良更稀成名占甲榜錫寵賁慈闈三載膝下別一朝天上歸殷勤何以獻寶敕雙龍飛

送姚鳴岐奔母喪還崇德

遊子苦離別淒然悲遠行忽聞秋風起報道萱花傾忍死猶疑夢貪生不是情八千塵與土何日是歸程

送鄉同年濟南二守王朝器還任

客舍春光盡歸途夏景清好山隨馬足高樹送蟬聲冉冉登鄉薦呦呦聽鹿鳴于今廿年事臨別若爲情

輓杜希之亞卿

兩浙宦遊久當朝士論多半生膺國寄終老得天和落日崇陰頌西風薤露歌感人成涕泣不數峴山磨

普市

普市號天險盤迴掛小蹊鳥晴雲觸石山雨水拖泥幽鳥自相語哀猨時一啼羇懷與愁思無處不傷悲

赤水和韻

十年經赤水轉盼息餘光白日下空谷閒雲滿高岡山川開地靈草樹發天香一統萬斯載於昭謝君王

赤水自詠

雅搆得佳勝達人成大觀江從天上落水向雨中看花發晝逾靜鳥啼春未闌何時脫塵鞅來此共盤桓

投接待寺寓宿

寂寞空山裏鳴騶夜打門驚鳥投別樹吠犬隔前村風帶鐘聲遠雲籠月色昏白頭僧定起曳杖問來因

送王廷珮少參九載考績之京

疋馬之京去重登要路津乾坤清議在湖海白頭新岸柳剛三月園桃又一春上林君到日不見賞花人

譚司副母太孺人壽時受封譚適以使事便道過家

九月黃花發姑傳壽域開恩從天上至人向日邊回寶敕題慈範斑衣戲老萊膝前孫子輩迭進紫霞杯

鷹

老樹西風急蕭蕭羽翰靜中常睥睨高處足飛搏肉食吾何愧巢居分豈堪紫臺烟雨夜魂夢繞長安

同年劉約博母太宜人哀輓

懿德閨華冑慈闈獨擅錫省悠思泣杖慮嗣敦專房老

更蒙優渥生惟教義方百年聲譽在都不羨姬姜

大理寺副孫忠顯尊君號松巖乞詩爲壽

古巖古松茂至人孕靈奇心同古松老壽與古松朞大地清風發蒼天湛露滋南山千萬歲惟爾獨相宜

雲間錢啟宏秋官政母壽七旬

夢叶宜男兆光昭婺女星自然閑禮度端的振家聲巳喜登遐壽還期沐寵榮雲仍看繞膝繞膝課窮經

送陸坤順卿之任四川榮昌縣尹司寇瑜之孫也

任蔭恩波闊源流世澤長慶門多履善下縣亦榮昌布政惟新法詳刑是舊章巴江春雨後策蹇問耕桑

輓經憲朱廷獻

江右衣冠族黔南介胄家泮宮敦禮教甲第發聲華憲
府初遷秩河陽舊種花故園三萬里飛旐到天涯

職方正郎陳明之壽桃圖

海外長春日人間不老天滿林皆碩大九顆更勻圓露
滴寒漿重霞敷彩色鮮綺筵稱慶處一度一千年

送進士許立之任海豐縣令

墨綬宰花縣清才占甲科一麾膺帝澤千里得民和海
近風塵少天空雨露多遙知臺薦後應有去思歌

送陳瑞卿之任山東副使

本是吾人彥清朝補袞才暫勞當劇任便擬入中臺化
浹三春雨威行百里雷茂多碑刻在還信口碑來

壽人

七旬行至八歸老十年餘履歷聲華著褒封禮數殊宦
成眞不朽道在更何須習靜北窗下居然山澤臞

盧方伯哀挽盧江甯人舜咨倪太宰婦翁也

甲科延美譽清署發才良兩地參名服終然長大方乞
身當盛節坦腹羨東牀誰復誇氷玉于今獨擅場

慶壽寺祥公將住平山縣天甯寺味庵禪宗師爲
乞詩以贈予未及酹而禪已歸化展軸瞻禪送
墨有感爲追賦以致之

味庵嘗貰贈手跡故如新忽憶生前事都驚物外身莫
言成郎壞須信果緣因此去名山住天花雨正紛

夜讀 成化元年作

午夜耿不寐勤劬直到明燈殘臺上影書讀夢中聲東
海日將浴西衙梅尙横此心無所往迷入大槐程

唐元愷雙桂

本是一根出居然生兩枝亭亭儼離立落落靖幽姿好
風聲戛擊斜月影參差薄暮對樽酒與君情更宜

恬淡爲唐元性賦

先生恬淡者不受利名羈靜飲杯中酒閒吟物外詩野
雲隨意適明月與心期擾擾宦途客等爲塵所嗤

松軒爲徐叔勉

深深三百戶無地不栽花中有青松宅遙知處士家亭
亭滋雨露落落傲年華晚遞香風發琴樽興更賒

旌賢卷爲錢塘令余本實

聖世旌賢吏旌賢事若何九天膺帝澤千里得民和旭
日棠陰頌薰風麥秀歌殷勤載青史誰與使君多

幽懷

我愛龍陽子幽懷不可評調歌聲宛轉拂舞袖娉婷顧
盼似欲語攢眉深致情中宵一點恨掩泣到天明

送別

祖道清江上驪駒古寺邊山川開錦繡冠蓋集神仙烏
度波心樹舟移浪底天青雲萬里路從此著行鞭

夢中題折枝菊花

性不愛稷華多開隱者家廟堂無活計儺落有生涯細
雨微滋葉輕風謾拂花陶潛歸去後對酒興偏賒

趙有年榮親卷有年爲行人久不得推封爲其父
母納粟授教官

十載甲科郎雙親鬢已霜多年無錫典何日拜封章鬻
爵頒新詔揮金發傚襲聊爲眼前樂未足里中光

輓人母

慈母有遺教猶聞謦咳中壁牀閒夜月簾幕動秋風萬
里道途遠百年身世空可憐賢令子淚與海流東

范宗道室人金氏哀輓

結髮爲夫婦恩情忍弃違百年空有約中道竟成非寒

月照孤影西風吹敝衣相思成白首掩泣向伊誰

送人宰縣

少年膺甲第優詔宰花封百里風雲壯中天雨露濃貧
知官況好靜覺吏情慵屈指瓜期代清樽與再同

春日書懷

三月韶光老經心事已非捲簾雙燕舞開鏡一鸞飛苑
囿鶯花寂湖山士馬稀高樓當此際歎息怨餘暉

京邸紀夢

昨夜三更夢分明歸故鄉親朋淹夙好詩酒發淸狂落
枕驚千里縈愁斷寸腸淚闌人不見樓外燕飛雙

送別

話別已多恨臨歧恨轉深關山千里夢燈火十年心海
闊風聲急天空雁影沈寒梅花已發誰與共淸吟

秋官主政王益謙母哀輓其初嫁時有瑞靄

佳期偕偶儷瑞彩爛雲煙不獨門楣慶終當子嗣賢篋
中紉了線耳畔教時言泣灑西窗雨長號罔極天

過昌平有感

昨日昌平過歸來淚滿纓雨餘成大浸旱處卽荒耕兼
併淮無稅飢疲重苦征時時行李到終夜候趨迎

姜天章出差便道還家病故

落魄詩懷壯羈孤宦況微窮途淹四牡薄祿怨三非黃
榜聲名重靑雲事業違不因銜命出安得旅魂歸

范宗道而翁哀輓

處士生前骨今爲松下塵湖頭一片石世上百年人有
子榮鄉國多才動縉紳無因薦三釜終此歎雙親

經憲朱廷獻椿萱壽圖

椿樹老愈茂萱花繁更妍根株原有託雨露亦無偏濯
濯春長在忻忻意自憐無憂亦無慮相守到千年

和韻代嚴時用作

幾思得欵洽風雨坐崇朝一別驚淹忽孤燈歎寂寥晤
言情豈間擧足路非遙月滿南樓夜題詩擬見招

西園桃花爲風雨所落歎

西園花正發風雨故相催過眼纔兩日賞心能幾迴紛

紛逐流水片片委蒼苔賴有餘香在遊蜂去復來

竹亭

結屋叢篁裏翛然隱者情晴雲落戶牖蒼雪灑簷楹夜靜月光皎雨餘風氣清雖無軒冕客時聽珮環聲

南山村居

開門鄰古寺下榻對青山樹暝猨聲杳雲深蝶夢閒秋風林下易夜雨鼎中丹何日袪塵鞅相過共笑談

應世用望親樓

思親不可見卻作望親樓望眼有時竭思心何日休西風啼穩巢暮雨泣長楸落日慈烏怨聲聲在屋頭

送戴元之任宜春大尹

君去宜春日澄江帶遠郊水源通澗壑山勢入城高五嶺蠻煙肅三湘客路遙暫時勞撫字不日看遷喬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四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五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五言排律

送呂秉之太僕還滁陽秉之尊翁入內閣時進表來京且上封事

上相名家子當朝太僕官詞林初洗駕詩社舊登壇列署歸宗伯超廷侍禁鑾勳庸臣節著超擢主恩寬葵藿傾誠切冰霜入操寒側身棲海甸飛夢遶長安捧檄甯無謂封章擬不刊時時呈御覽一一吐忠肝暇日滁陽道清樽柏子灘雲山供嘯詠風月恣遊觀共訝階資貴誰知吏隱歡況逢明盛世還轉又何難

送朱盛之任休甯典史

縣治休甯古山鄰歙睦多民稠資貿易地僻遠兵戈野戍依林薄孤村入辟蘿人家篁竹嶺僧寺翠薇阿晚照留高嶼秋陰下陡坡危峰當戶出曲澗遶簷過樹杪喧鳴碓雲間響伐柯經商多放筏土著盡栽禾世道今仍泰人情昔自和君行宣德意應有去思歌

送邵廷璧任山東按察司照磨

西風起木末送君千里行青齊宦遊意燕趙別離情疋馬長途遠孤舟五兩輕野烏啼暮景寒雁落邊聲泰嶽兼天聳淄濰到海清乍看旌節擁時見吏胥迎案牘員閒事詩書是令名不須誇盌滿飭靜卽爲榮

行人司唐司副閏十一月誕日三十九年而再遇
庚辰仲冬日戊午仲冬時歷年三十九置閏始兩奇人
生天地間壽以百歲期似玆誕彌日曠久一遇之祝君
壽百二一再三猶玆官高至台鼎福與祿位齊君今適
增感風木興遐思九原不可作感歎固所宜況逢寵渥
恩鸞誥光陸離藉彼天上榮慰此地下知自此四三遇
遐齡猶不衰白髮既種種曾玄亦熙熙在古乃不易而
今良獨稀我作祝壽篇願繼天保詩

同年庫部正員吳汝礪哀輓

汝礪昔同年今爲地下仙文場曾獻捷庫部更稱賢有
子宜無恨多才實可憐玉樓人豈在黃鳥怨空傳謁告

甯緣病思親竟不前九原雖殞命一念自終天世道三
千劫勳名億萬年斐溪孤冢出四女旅魂牽宰木警秋
雨空塘起暮烟至今南北路處處哭啼鵑

錦衣所張福終慕堂

錦衣張所侯素有賢能稱一朝蒙主知餙命職理刑受
任拜且泣撫心殊兢兢仰荷聖明世俯懷父母情父母
生我時一體分殊形撫我仍育我辛苦望有成行年甫
齠齓嚴父忽已傾母志誓慷慨兒身尙伶仃二十補戎
行三十事征行四十勵淸操努力追修名兒方幸延譽
母亦冀遐齡詎意母亦逝孑立徒煢煢邇來六十餘兒
髮漸星星緬懷父母恩五內若分崩瘏瘵怛情素羹牆
見儀形徘徊盼荒郊延佇立空庭冢木忽已拱霜雪忽
已零歲序易流邁人世亦紛更嗟嗟父母恩百歲當何
憑我心無終窮我身不遑甯天長與地久日月空冥冥

同寅周紹立亡姪哀輓

慶門產佳胤大地發眞材日月光華著山川錦繡開八
閩麒驥子天上謫仙才學本三冬足詩驚七步來淵源
師友自恢拓古今該士論渾無敵文場獨占魁眾方期
遠大我亦擬深培未遂榮闈樂俄聞蒿里哀顏回空短
命伯道竟無孩造物無知者英賢安在哉幻身應似夢
遺恨豈成灰落日青山裏悠悠土一堆

思養堂爲孔子立賦謂思其故父而欲養其母也

西風起木末日暮寒颼颼遊子悵遠行對之生隱憂念
父夙弃背我生髮未抽慈親與幼子孤寡若綴旒辛苦
事耕織慷慨誓柏舟拊我仍育我努力追前修少長補
鄉校觀光上皇州睽離多苦懷四載當千秋落日無回
光逝水無回流靑靑綠雲鬢歲晚雪滿頭死者不可作
生者能長留養生不及時思死徒自尤屋頭啼慈烏啞
啞聲相求人生亦何爲母子天一陬雖言靑雲志壯歲
猶未酬何時題甲榜貤封賁林邱再拜慶慈闈五鼎羅
珍羞報此罔極恩生死兩不謬揭扁名高堂終古垂餘
休

九日述懷十八韻 成化三年作

門外積雨歇林間風葉鳴天涵孤鳥白地接遠山青有
詩唐子美無酒晉淵明煖體衣蘆絮充腸飲菊英愁懷
原上草身世水中萍報國丹心破勞形白髮生琴書秋
後思燈火夜深情撫景傷時物間猨憶弟兄衣冠雖見
棄竹帛會垂名後事誰能測前途莫自程乾坤多否泰
日月尙虧盈安得蘇張辯還令孔孟亨輕浮如鳥雀耆
舊已朝星健馬思千里窮儒志一經紅塵甘淡薄黃葉
歎飄零豁能求良配淒涼望帝京可憐遊冶子歲晚爾
同盟

醉中偶成送同年馬廷言之任南京大理廷評

美人別我去愁腸如攪沙慘淡離別魂淒涼羇旅家東

風吹庭樹旦暮黃金芽屋頭啼慈烏啞啞聲相加昔攜
陌上手今在天一涯感之但情素淚洒長安花睠茲南
北都仕路如翻車秉心諒淵塞來時倘及瓜

扇

削出十五骨糊成一把扇白紙不受塵金精洒零亂其
權固有歸其用亦有漸七月西風生炎涼頓時換我道
我自懷弃置復何怨美哉君子行相期道同貫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五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六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五言絶句

朱廷獻溪居八景

城頭陽光熙城裏鐘聲發縹渺落山阿微茫度林樾

右紫府晨鐘

何處擂鼓聲塡塡出臺榭牛羊里巷喧燈火人家夜

右梵宮暮鼓

垂楊覆石橋流水一何深日暮東風起疑是江南春

右石橋流水

銀牀鳴轆轤日暮汲不已大地發甘泉蒼生望霖雨

右金井源泉

綠竹搖清風密葉暑不至翛然入我懷似有故人意

右竹院清風

月出柳溪上光彩流不定殷勤祝柳枝莫與月相映

右柳溪素月

早從山中來疑是山中暮白日眩西東晴空靄雲霧

右屏嶂青嵐

我愛筆峰山獨得陽光早欲上最高頭依巖望天曉

右筆峰曉日

詠扇三首

驅車北邙下小往洛水濱顧瞻洛水上紛紛幾劫塵

澄江如練帶絕壁如斗立落木驚悲風扁舟坐孤客
夢松有仙裔捉筆寫琅玕入手奪造化六月秋風寒

松

老幹支層霄深根盤九地盛暑敷繁陰隆冬逞生意

紀懷

美人在湘水玉質雲衣裳有懷不可見淚下千百行

春草三首

細雨交河畔斜陽渭水濱年年二三月愁殺別離人
王孫遊不歸春草萋已綠煙雨鎖長途牛羊爲誰牧
芳草人不識年年春自生玉關斜日暮何處不離情

梅花

同是先春種南枝春更先寒暄物色異榮落宦情牽

幽懷

月出光濡濡照我東窗紙紙明人不眠幽思未能已

瓜州秋暮

水落江濤息天寒木葉稀凭高返歸雁淮楚白雲低

題畫二首

前山綠有餘後山青未了主人不歸來秋風桂花老
山中多白雲山下多流水抱琴三十年於何遇知己

元宵夜月

月到中天夜人歸萬里程年年人與月相對若爲情

相如題橋

題橋復題橋疲馬此淹駐何日衣錦歸驅車過橋去

顯忠寺壁間和韻

白髮年華邁紅塵世路非考槃深澗裏甘與鶴同歸

便面

白月下西岑閒雲滿空谷時有山中人行歌採苓曲

正德丁丑春三月二十日夜夢朝廷賚賜臣三物已而詠詩將以上獻既覺則前二物并詩皆忘之矣惟第三紅錦袍詩曰

紅袍澄夕霽白簡肅秋旻老去乾坤大閒來雨露新

自述

閒惟歌擊壤老不歎流年拄杖青山裏銜杯綠水前

詠梅五首

何處橫長笛蕭蕭午夜風不明獨惆悵飛雪滿晴空

右風

霏微林上煙寂寞山中路姑射若爲容臨池拂輕素

右煙

漠漠梨雲暝疎疎竹徑斜惟聞逗淸馥無處覓瓊花

右雪

湖上一枝梅天邊一輪月夜深人不來清標鬬奇絕

右月

本是冰霜操聊爲豔冶容肯隨桃與李開口笑東風

右紅梅

正德辛未滇南爲沐侯蝌蚪斗方三首

蒙蒙篁竹陰簇簇蘼蕪綠日暮燕雀稀殷勤自相逐

雄蹶若鼓勇雌伏儼相向蔓草綠萋萋其相逐東皐上

旭日朝露稀東風碧草齊相逢且相逐莫聽子規啼

揚子江石尤東風

水流欲東注風故約之西造化乃如此人情亦何爲

臨平管羽士畫菜

南圃春雨足土脈發膏腴雖無調羹味終擬入天廚

和韻四絶

青帘沽酒館茅屋野人家江南春日暮無處不飛花

右春

溽暑不可禁臨流厰朱戶安得馭長風憑虛浥淸露

右夏

疎雨琴樽靜西風枕簟涼一聲長笛奏何處芰荷香

右秋

積雨滿山溪老樹亦罄折鏖兵縱復橫白戰不持鐵

右冬

貴陽行臺和俞秀才韻二十四首

朝見枝頭紅暮見枝頭空花開復花落莫是五更風

右問桃

君詠桃夭夭爲夭夭不久然開花願成實與君薦芳筵

右桃答

別離三載餘我意久憐渠問渠別離後眞心虛不虛

右問竹

徘徊復徘徊顧盼東風來貞心諒不改持以待君回

右竹答

自我東征時置汝一去之去來秋風起生意久遲遲

右問芭蕉

養得枝頭孫綠葉開如雲但恐芳華老不堪持贈君

右芭蕉答

與子交何深見子多黃金黃金有時盡願言試君心

右問枇杷

黃金何足奇黃金有盡時願言託松柏歲寒是幽姿

右枇杷答

亭亭水中仙葉葉花如鈿約君瑤池上與君結良緣

右問荷

自君之出時與君有佳期願依葵榴圍莫入芙蓉池

右荷答

朝涉菜根圃暮宿菜根軒菜根滋味薄擊節當何言

右問菜

夭夭桃李姿富貴各有時我心甘淡薄問君知不知

右菜答

雪月上朦朧乾坤一色同知心有松竹何處讓英雄

右問梅

我自初開時微陽孕靈奇不畏北雪寒但畏東風吹

右梅答

我室懸磬如視君有若無如何西風起啞啞啼慈烏

右問柏

工師求大木合抱乃爲良誰知梁棟材不在山之陽

右柏答

毿毿虬龍姿亭亭歷深冬不上徂徠山於何考秦封

右問松

我生湖海南不比桃李凡嚴冬積冰霰喬然樹高巖

右松答

桃李競芳菲蕉蒲葉尙稀問君當此日曾伴楊家妃

右問菊

不染東風埃不上黃金臺願從柴桑里含英傲霜開

右菊答

盛夏九土乾朝陽意何干無當衛其足傾此一寸丹

右問葵

秋風雛菊黃春日桃李芳涼暄各異時我願當盛陽

右葵答

林下何亭亭相依兒女情願作冰雪姿莫著錦繡綳

右問筍

扶老託林雛不比甯馨兒願依戲綵堂不入化龍陂

右筍答

博陸西隱庵溪上 成化庚子作

閒來溪上過羣動皆辟易撫竹浪題詩晴空震霹靂

夜雨

夜雨沈沈落孤燈伴寂寥不堪窗外響蕉葉亂風飄

暮春

積雨曉來霽園林草色齊杖藜過橋去間聽鵓鳩啼

病後作

燈光白如銀夜色深於墨握固守天眞沈痾頓消釋

梅月便面

月色鑑光淨梅花雪色清西湖良夜永相對若爲情

風梅

封姨天上來慰我山中寂午夜忽顚狂相催藉苔碧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六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七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七言近體律詩

夜聞孤雁有感（甲辰十一月南監作）

靜夜哀鳴入楚天孤雲無侶正淒然江城斜渡月初上山館一聲人未眠旅夢幾回歸塞北帛書何日到君邊相思淒斷衡南路暮雨危峯草樹煙

又太平門作

霜白沙明宿雨收一聲斜渡海天秋半空落處風驚枕清夜傳來月滿樓塞北幾時諧故偶江南無地結同遊年來不識炎涼事只爲人間管別愁

述懷

文征武戰總徒勞清世誰能爲解嘲千里客途雙白鬢十年京國一青袍荊人泣玉情何極趙璧聯城價獨高時也未來還守分到頭天不負英豪

登開平王墓有感

早從眞主樹旌旄笑取胡兒試寶刀十萬貔貅歸掌握一時卿相讓英豪紅蘿山下黃雲淨鐵嶺山頭玉帳高惆悵長陵回首處淡烟衰柳暮蕭騷

乙巳年元旦

逝水流光去不回東風一夜送春來天機代謝自然耳生意斡旋如此哉胷次旅懷都滌蕩眼前物色總胚胎請君試取寒梅看先向百花頭上開

正月二十二日夜聞笛有感

遊子天涯百感中笛聲孤起禁城東梅花落盡三更月楊柳吹殘五夜風戚戚旅魂驚夢蝶飄飄歸思杳濵鴻當時黃鶴樓前聽不道悲歡迥不同

南雍送別

都門相送買歸舟把酒那堪話別愁千里江山懷故國十年心事憶同遊嬌花帶雨應含笑弱柳拖煙漫不收風景撩人情思惡夕陽吝倚望鄉樓

應世用柯山書屋

聞說山陰一局棋坐看塵世幾多時仙人已去不復見勝事至今猶可追搆御小軒纔著膝攬來清景盡歸詩彩鸞明月吹簫夜相望長吟有所思

三月二日聞徐廷麟魏本潔遊春有感追賦

春來無計滌煩痾信步徐行踏翠莎幾樹好花留醉客一聲幽鳥應樵歌雲將雨意松頭歇風帶晴光柳外過詩景眼前題不盡酒杯休待落紅多

送魏本潔還黃梅

江上東風吹酒旗江邊楊柳拂晴絲故園春盡不歸去好客情深空別離漫想昔時渾似夢相看今日且題詩明年有約遊京國折取宮花第一枝

金陵送別

龍虎城頭催曉鐘鳳凰山下月朦朧一杯兩杯送客酒十幅五幅開帆風極浦依依人漸遠平沙渺渺恨何窮半生踪跡飄萍梗回首青山似夢中

贈大圓菴茂上人和張天錫韻 時成化十五年秋

一著方袍便駐顏老來何用九還丹長溪虎過風生樹清夜猨啼月滿山塵海杳冥生死外劫灰成住有無間伊周事業都陳迹物外高風迥莫攀

怡畊爲曹清之賦

簇簇叢篁短短籬淸溪一曲抱柴扉兒耕婦織生意足訟簡民淳官事稀圳潤煖烟菘韭嫩大田甘雨稻粱肥隣翁有約償秋社扶醉歸來對落暉

送海甯章廷秀之任夷陵州遞運大使

此去夷陵實要途路從岷蜀控荆湖四川鎖鑰關重險八陣風雲列壯圖終歲簿書應委積上流行李忽傳呼宦遊不是通津地何處功名顯丈夫

黃汝修選部令弟汝器陰陽官領職還家

鵁鶄原上西風早鴻雁聲中別思長千里暮雲懷海嶠五更春雨夢池塘閒無吏事撓淸隱富有官資老故鄉從此秖應推象變莫教閭里誤耕桑

廣西

越絕天南地一陬萬山南去水南流危峰卓戟千雲上深箐籠煙蔽日頭蠻獠陸梁淹備禦獐鄉彫弊足誅求

不堪故壘登臨處戀闕思親總是愁

和李晦之九日漫興東吳遜之

客邸驚秋空歎傷一簪華髮怨青陽庭槐落盡三更月城角吹殘五夜霜歲序轉蓬應共老風塵滿地爲誰忙閒來小倚東窗坐只愛黃花晚節香

送考功副郎李惟誠之岷府分封

九重疏派天潢遠千里分封帝澤新已有旌旄歸上將卻令尊俎寄儒臣維藩共履無疆福率土應沾大造仁遙想慶成嘉禮日片帆東去問慈親

送貢友還鄉

淸時喜作觀光客五鳳樓前綴玉班露滴星河瞻魏象

日臨閶闔見天顏風塵驛置三千路龍虎山河百二關歸與鄉隣話形勝九重深處一躋攀

爲內弟唐賡之題待渡圖

臨流何必歎途窮咫尺桃源隔岸東萬水豈無歸海意一舟端有濟川功本來事業隨時建此去行藏是處通回首天邊兩行雁翺翔都入五雲中

過白溝河有感

白溝河上水東流此日登臨愴客愁千里遺黎淪左衽百年醜虜陷中州石郎父子初開釁宋氏君臣更起羞不是皇明掃腥穢一方民恨幾時休

陳鳳儀渭陽遺意卷

皇明中舍今多感伯晉維侯舊有聲百歲慈顔如在目
一時分袂若爲情雨深衰柳空啼淚風咽寒流靜不鳴
終古燕秦兩溪水夜深惟見月華明

馬昭德世恩堂

先皇暇日登玄武天語從容問二昆奕世衣冠昭偉績
一時韋布荷殊恩於今文誥歸郎署終古邊籌倚將門
看取河山成帶礪直留圖畫到仍孫

爲同僚馬鵬霄頌平陽太守李公琮德政

平陽太守藩維器一割牛刀便出奇解使廢渠通水利
直將單騎化頑黎等閑慰滿三農望談笑功高十萬師
見說郡城花雨後家家絃管弄春熙

送同年金惟深之任靜江尹

清時省觀甲科郎旋向銓曹拜寵光墨綬暫爲花縣宰
錦袍猶帶御鑪香天空絕地澄秋月水到鴻冥墮夕陽
聖代郎今須璽障莫辭旌節問農桑

西臺獄壁桃源圖

昔年曾過桃源縣今日西臺看畫圖溪上路迴應自訝
花間人見忽相呼風塵老去渾忘想世事傳來信有無
眼底盤陽三萬樹一年一度一榮枯
一自相攜此避秦兒孫不復識君臣隔來塵世幾千里
看到桃花五百春疊嶂斷邊棲矮屋亂雲堆裏藉閒身
如何偶步迴溪上御使漁郎來問津

送人之撫州府貳守

涼風曉發潞河船楊柳汀洲似楚天千里暮雲懷冀土
五更疎雨夢臨川人於別路難禁酒舟至回流特受牽
此去政成眞吏隱好題佳句入新年

陸靖之叢竹卷

瀟瀟颯颯復霏霏解籜時來箇箇齊開並素梅斜入戶
靜連叢篁暗垂溪幾回掃月楚天外盡日籠烟湘水西
憶昨旅途春日暮鉤輈格磔鷓鴣啼

漫興二首

閒時獨恨花易謝老去卻驚花可憐五更風暖鬧蝴蝶
半夜月明啼杜鵑簇簇綴枝暫爲爾紛紛委地應茫然

一杯再拜酹花下榮落與君同百年
洛陽城裏桃千樹一別于今經幾年細雨墮腮情的的
好風開萼笑娟娟笙歌院落三春日雲雨房櫳五夜天
安得花神長不老一生沈醉對君眠

三月十二日飲歸未睡有感

欲暮不暮斜日明欲醉不醉醉復醒醉來不管百年事
醒後徒令萬感生燕歌趙舞總成恨錦衾繡枕難爲情
淸宵泣斷梨花夢悠悠鼓角催殘更

愛酒

平生愛酒止不得老去病來猶未休一樽聊爲眼前樂
百歲盡忘身外憂於今落花已滿地何處東風獨倚樓

醉來徹夜奏長笛不謂杜康能白頭

石允高琊琊書屋卽僧房爲之

環滁十里皆山也山畔幽居入翠微五更露靜鶴方睡半夜月明僧未歸老樹挾雲長偃蹇野花欹雨半侵扉相逢一醉弔遺迹千古兩峯留夕暉

送興府長史張廷光之國

君行不似賈長沙驛路清秋動物華晴日滿川迎巨艦好風十里奏鳴笳漢南自此開宗國天下於今共一家獨憶故園籬落在憑誰攜酒問黃花入正德十六年殿下繼大統乃符天下一家之兆也

送張朝綸之任南昌府進賢縣司訓

東書遠就江西道驛路清秋送馬蹄霜樹戰風寒葉墮野田落日晚烏啼江迴左蠡孤山出天近香爐一掌齊想攄皐比振文教夜窗燈火細分題

送方叔度之任韶州府學貳教時錢用聲爲郡守

嶺南太守錢夫子昔日與君同舊遊宦轍於今卻相值人心如古更何求桄榔雨歇春山暮薜荔風清海國秋我欲題書問消息可憐無雁到邊頭

客況

客況無端似老禪寒燈清夜對孤眠月明大地只疑水霜到九秋應滿天不分菊花開朶朶空憐鴻雁去翩翩若爲化得還家夢謾說相思又一年

和唐人白菊

也從籬落傲年華自是西風別一家陶徑曉霜千朶折謝窗寒月數枝斜雪膚老去空教假玉貌妝成敢自誇幸有幽蘭件岑寂不將秋色鬬明霞

和唐人洛水

曳馬徐行踏翠莎宦遊長是此經過緑楊兩岸雲霧合晴日一川鷗鷺多春浣落花微有色夜涵明月淨無波當年流入深宮裏曾帶佳人淚幾何

和唐人贈劉將軍

劍氣沖霄斗閃光旄頭星殞箭飛霜玉關城曉掛秋月鐵嶺帳高留夕陽雕沒塞雲孤影盡雁驚邊雨數聲長歸來謾紀平胡績腰帶黃金鬢未蒼

和柳子厚

越絕孤城秋草荒望中烟樹入微茫野橋村逕叢叢竹茅屋人家短短墻山雨一天飄客淚河流千里帶離腸題書欲寄相思恨何處飛鴻到故鄉

送人之歷城縣令

地白風高雪色寒離亭把酒駐征鞍贈言剛道宦遊好拌醉卻忘歧路難馬戀北都行蹇蹇人思東土去漫漫歷城三月花如錦應作河陽縣裏看

泰安州八景爲胡廷器賦

泰嶽春雲

春來泰嶽多雲氣冉冉自生松竹間旭日照林應匝地
好風吹雨忽漫山東皇曉駕龍初出青女晨遊鶴共還
多少行人最深處御鸞天際一躋攀

徂徠夕照

徂徠高出衆山表返照夕陽形更奇大地影斜知幾許
獨峯明處得多時烟雲閃閃渾相射草樹煇煇亦共宜
薄暮西風送歸鴈一天蒼碧晚參差

汶河古渡

渺渺烟波蘆荻聲蕭蕭寒樹夕陽明有時沙際幾人立
長日渡頭孤棹橫山鹿過來秋水落野禽飛去暮潮平
而今四海皆通濟誰向西風問耦耕

龍洞甘霖

谽谺古洞深無極中有潛龍黑處存匝地濕雲初潑墨
洗天甘雨忽翻盆終朝慰滿三農望一滴都成大造恩
我欲磨崖頌神績泰山高處並乾坤

明堂故址

天王玉輦巡東國昭代明堂有故基春雨落花空寂寂
夕陽衰草自離離幾多勝事都成夢千古光陰不可追
我欲從頭弔陳迹斷碑零落漫無辭

龜陰秋稼

龜山之陰秋日明龜人攜酒拜西成平明老稚蹤奔走
薄暮室家都滿盈村南婆婆社鼓響林下軋軋田車鳴

天晴作伴好收拾莫放遺把空縱橫

泰松挺翠

老龍已作松下土松樹森森石逕斜入世到頭終有盡
官封於爾亦何加心知淇竹難爲侶夢想江梅不見花
獨立一株氷雪外泰山高處傲年華

漢柏淩寒

漢皇種柏今何若老幹拏雲千尺强高處幾回長積雪
半空中夜忽凝霜亭亭自覺風烟古落落誰憐草樹荒
日暮空山弔羣卉倚巖惟見色蒼蒼

和唐人柳

十年蹤跡灞橋東才見春光恨不窮高樹幾株長帶雨

落花無處不隨風妝成每妬湘娥綠舞罷空憐蜀錦紅
多少行人怨離別數聲羌笛夕陽中

送人之東昌府管河通判時回河新成

客路東昌憶舊遊重來別駕卽安流黃河故道歸唐跡
青土齊民頌禹籌一抹柳烟溪漲曉半村漁火野塘秋
巡行盡日無餘事閒拂吟鞭問海鷗

送人之崇明州司訓

臘底北風京邸寒燕臺雲霧路漫漫相逢盡是異鄉客
一别更知何處歡去國有時終返駕登瀛今日且之官
深秋落日浪波靜笑語依稀聞弁韓

和張叔亨見贈韻

湖海相逢憶壯遊重來此地說并州一樽阻對青山暮
千里空懷故國秋何處與君同命駕有時中夜獨登樓
題書欲寄東流水爲問吳江可到不

又和張叔亨過蘇州

暝烟衰草入姑蘇斷髮當年此駐都野渡月明聞過棹
女牆風急聽啼烏於今響屧空歌舞終古垂虹似畫圖
若使稽山老西子越王臺上望句吳

威清衛和張叔亨韻

貴陽城外午風清策蹇徐行又一程地自昔年皆羈據
化歸昭代御新更關山在處應無阻人物於今也漸生
我欲凭高望鄉國一天愁恨若爲情

安南衛有作

遠道悠悠引旆旌西風落日對孤城雲開列嶂當空出
雷湧長江入地鳴熊虎百屯臨外徼鼓鼙終夜淨嚴更
何人助我安邊策一展功勳荅太平

普安衛行臺卽事

好山如畫壓城頭盡日嵐光翠欲流峻嶺到天偏得月
密林藏雨不知秋雲開錦嶂橫當戶風約寒泉半上樓
老我柏臺看未足欲將書劒問瀛洲

普定衛

平壩一程來普定貴陽風景此平分幾多衰草漫鋪地
無數好山高入雲儘有裔夷輸職貢不妨師旅樂耕耘
秋城薄暮送歸鳥處處鼓鼙斜日曛

平垻衛道中

晴原獵獵戰旗風馬首青山望不窮猶有好花開暮景
不知寒意到秋篷人家半出層霄上野戍平臨夕照中
多少行人怨滇海晚來歧路泣西東

和王明仲韻登貴州城

半生足跡半天下眼見青山此處多高巘倒迴渾踞虎
遠峰孤起忽堆螺金馬曉程通越巂銅人春雨漲牂牁
披圖欲問乘槎客一到崦嵫路幾何

登赤水城

山頭雉堞一城懸山下人家萬井烟雲閃夕陽明遠岫

雨深春水漲平川不堪望斷難逢雁剛是愁來卻聽鵑
人世隔離風景異況驚時節早春天

登都勻城

百尺高城枕水隈望中遙指越王臺雲連樹色天邊盡
山壓河流地底來簇簇旌旗終日有溟溟烟雨幾時開
龍場血戰壯兒死野老吞聲泣盡哀

遊普定玄通寺

絶頂清秋遠物華一塵飛不到袈裟松高象殿穿雲出
竹壓禪關帶雨斜老鶴有時聞教子野梅無語自開花
相逢莫問人間事紗帽籠頭且喫茶

登平越城

高山之上泉水流高山重重無盡頭中天蔽日易爲夜大地過雨渾疑秋幽花亂發不礙路好鳥獨鳴時過樓披襟拄笏發長嘯久客聊此當中州

棻根亭

鬼域西南天一方小園春雨發羣芳黃瓜瑞秀兩岐合白菜茁肥三尺長素質咀時眞有味幽花開處也生香都來肉食成何事信爾歸期不可忘

用平越韻

野荒烟暝水空流愁緒無端易白頭身在瘴鄉長聽雨眼看孤館又經秋閒因得句聊傾酒靜爲懷人卻上樓慚愧明年到鄉國嚴陵灘下夢刀州

和平越韻

百歲光陰一半過永懷無柰白頭何病來渾覺宦情少老去不禁鄉夢多恠見野花愁裏發忍看疲馬醉中馱歸歟好問林居子靑史巢由姓可磨

和淸平衛分司壁間韻時都司新開府縣

簪筆遲違又一年每多淸夢到君邊逢人謾道兵初洗處世應知火未然情到不堪羞許國計因無柰欲歸田何時獨棹江湖去萬里秋風水接天

永甯行臺和韻

絕壁烟蘿幾日攀好風吹了客途間鳥當春暮語猶滑人到地偏情亦蠻流盡川愁應有水望窮歸目更多山

去來莫作經行夢夢裏相看也愴顏

風物蕭蕭望永甯感時心緒杳難平關山到處有離別夷虜幾時無戰爭嶺樹入雲連古戍河流如帶繞孤城行人正是怨滇海刁斗夜深聲更淸

赤水衛和韻

千仞岡頭蘊翠巒幾多山色坐中看有時匝地雲霧合長日半天霜雪寒蜀魄叫哀知夜永野花開晚怯春殘都來鳥道八千里可是行人行路難

烏撒衛

尋常霧暝只疑夜驀地雨來渾似秋總使輿圖歸聖主也應風氣隔中州山禽向暝猶無語野棗經寒便不收

更道滇南數千里幾人曾此覓封侯

畢節

跨馬西行五六日宦情羈思兩無端也知到處地方窄卻訝此中山勢寬綠樹橋邊人簇簇黃泥坡下路盤盤孤村芳草夕陽暮一路野花春未闌

烏撒復回畢節

盡日山行無一事尋芳到處有詩才野禽逐伴晚相語閒花無人春自開石根新水迸出去松頂好風吹下來欲從此地脫塵鞅醉藉白雲眠幾回

貴陽行臺即事

陰陰洞府春長好寂寂重門晝自開洗竹放將流水過

種松招取白雲來鳥啼得意渾忘倦花發無名不用栽潦倒不慙疏拙甚且將詩酒暫徘徊

澄心亭粉紅千葉葵花

曲欄斜倚媚朝陽多少幽情欲斷腸乍向好風開笑臉更含清露泣紅妝葩同膩粉千層折心訝南金一點香日暮酒闌人去盡爲君惆悵立昏黃

又用平越韻

拂曙寒烟似水流逢人都說是邊頭儘多佳氣發長夏亦有野禽啼素秋雲際澗聲縈石窟雨餘山色滿城樓羅夷鬼域緣何事也入方輿劇一州

碧筩飮

雨拆連莖弓樣彎風翻搖落思無端折來香瀉眞珠液嚥處光浮碧玉盤越女捧將雲氣濕吳姬持勸露華寒因思太華峰頭葉一滴千人吸未乾

湘靈鼓瑟

一聽遺音事可疑是誰中夜奏清絲風前迴憶仙娥態月下遙憐古帝祠霡霂楚雲空入望盈盈湘水總成悲愁來欲寫相思調不道相思是幾時

朱廷獻江村晚景

江上晚來魚鳥靜家家收拾掛晴蓑杭溪亭子酒旗小隔岸野村烟樹多何處忽聞橫短笛有人相對倚輕艖白雲飛去南山裏落日西風起漫波

壽伯兄師聖七句

七十稀齡鬢未斑尋常飛步入南山身如古樹萬年老心與野雲長日閒龍洞午陰松掩榻鶴峰春盡石爲關彩鸞明月吹簫夜笑隔蓬萊一水間

辛未七月滇藩夜夢想長孫子蘭詠曰夢驚威鳳海東頭覺而足成之

夢驚威鳳海東頭老眼須君已十秋今日喜看酬夙志百年還擬繼前修磽磽頭角澄冰玉落落精神貫斗牛從此所爲皆不慮看渠平步陟公侯

板橋分司和韻 在滇城東十里

行盡滇南數十程瘴烟開處日華明碧雞唱曉旌旗動

金馬嘶風劍戟鳴義士執詞甘死節 王子充 忠臣抗疏豈圖名 以黔國方武族 永懷多少興亡事極目西山晚更青

黔南風物景蕭蕭羅鬼南來路更遙漢武碧雞人豈在唐家青海恨難銷斷雲挾雨歸深塢曲澗分流過小橋卻憶故園明月裏玉樓清夜教吹簫

弘治丙辰予按歷過赤水留題壁間今十六年矣復自蜀臬轉滇藩經行見之爲易數字後更十六年不知詩力之消長與宦轍之去住何如耶

阿羅密

山城九月墜清霜島嶼西風帶夕陽短鬢百年知我老長途千里爲誰忙羌夷古籍重翻譯瀚海今堪一葦航

惟有劍關兵未戢永懷何處得鷹揚時川中寇未靖故云

壽胡僉憲允承令叔隱君七十

平生不作刀州夢遐向箕山學種田麋鹿慣隨人作伴
水雲偏與我相便閒尋陶令菊松墅醉上米家書畫船
七十古稀渾不老碧桃花下會羣仙

天香玉兔

自然毛骨與尋常不著山中舊褐裳臼玉階前看月色
黃金花下浥天香清風細細來閶闔湛露沈沈落未央
睥睨九重應咫尺置身長在五雲鄉

送劉宗沂北征

薊門霜重柳條疎落雁蕭蕭釀雪初出塞幾迴經舊壘

還朝一任拜新除三邊鎖鑰關形勝八陣風雲列壯圖
今日臨岐振長袂百壺芳醑爲君沽

毛憲清令祖九十九歲取二月見梅詩意繪圖謁
告持歸爲壽憲清魁多士

天南二月梅花發曾是仙人手自栽歲寒已共松竹老
時至又先桃李開于今獨說汝家有此種更從何處來
摘花浸酒爲花祝百年爛漫同春暉

大理大卿夏餘留先生哀輓

餘留先生今何在清夢蓬萊第一宮百年江左發直氣
今日越南無此公讜論一時資國計雄文千古擅家風
歸來策蹇西湖上多少吟情烟雨中

陸安汪曉任灤州知州汪之父霖原以都憲巡撫
灤薊

先子時巡舊愛多君行當得遠人和豈無邵伯棠陰頌
還有漁陽麥秀歌山盡長城關海岱水從邊地入灤河
只今保障真能事莫遣吾民有荷戈

瓊姬對舞爲表兄沈元吉賦瓊姬者二盆梅也

大庾嶺頭春最早羅浮山下雪初融瓊姬兩兩惜春意
縞袂翩翩吹曉風夢逐梨雲歸錦帳影隨霜月到熏籠
平明一笑出門去翠羽嘈嘈清興濃

府軍衛指揮高鸞領敕守備歸德

元功世領親軍衛簡命身沾大造恩虎瓜戒途辭上國

猊旋分閫出雄藩霜清蔓草應無種電掣妖狐合褫魂
玉帳夜深刁斗靜一輪明月照轅門

送沈養浩之任慶遠通倅養浩曾爲平江伯椽參
漕計

驅馳軍國三十載晚乞一麾仍守邊淮海百年通餉道
越山千里淨蠻烟從前已著勤王績此去應推佐郡賢
遙想天南春雨後一江漓水候戈船

王希明乞詩持歸壽其母舅沈文瑞同知

幾年作客長安道目斷河流想渭陽何處北風吹母氏
永懷同氣是甘棠即從故里尋佳製更向歸途理舊裝
持去江南慶眉壽一樽還與慰離腸

又代人壽紀宗直母

曾隨王母瑤池燕乞得長生第一丹紫府有名朝跨鶴
碧雲無侶夜棲鸞玉環並按霓裳舞錦誥重加翟羽冠
醉倚庭階問慈竹百年還汝報平安

送姚仲昭之任湖廣平江尹（仲昭原湖之德清人乃翁從戎於燕遂係籍樂鄉薦以浙湖湖廣皆南服也）

憐君疋馬官荊楚憶自三吳客冀都家在異鄉縈別恨
宦由隣服慰來蘇風生烏嶼猨啼靜月到江城雁影孤
更向岳樓登眺盡夕陽天接洞庭湖

甲寅春暮同遊燕山故城小寺酒酣登城遠眺有
感

故人聯騎尋芳去花柳叢中一笑酣細雨洗妝春寂寂
好風飛絮暮毿毿心馳鄉國經年別目縱邊城萬里觀
便欲從頭弔陳迹黃金臺下謾停驂

弘治甲寅病後每飲輒嘔逆頭痛若爲物厲也詩
以祛之

病鬼何緣識醉鄉清秋旅館肆跳梁空憐病首祛從事
猶欲攢眉問索郎不信雕弓成蝘蜓肯容雛豎入膏肓
停杯試拂青萍劍午夜時時掣電光

同寅劉公奇令弟碧林處士哀輓碧林嗜酒感疾
卒

碧林一醉呼不醒寒月滿天空自明烟花無復對清宴
水鳥卻來尋舊盟滴酒幾曾歸下土逢人只合盡平生
獨憐憲府賢昆玉斜日西風老淚傾

送鄒玘之任邳州節判

客邸送君官下邳愁雲漠漠草離離望中何處是鄉國
醉後使人悲路歧如此別懷都付水儘君清興卻裁詩
明朝酒醒還相憶落日西風去馬遲

送符瑢歸餘杭

頻年不聽故鄉話話了匆匆又別離人在異鄉還送客
馬當行路卻驚嘶雪深嶺樹春猶伏風約河流凍未澌
一歲都來總無幾著鞭歸去莫遲遲

太原陳介庵哀輓同寅瑞卿之兄

先生早說孫吳法貨與皇家助太平幾處邊陲都建策
一時夷獠盡輸情戰酣鐵騎胡塵暝吟裊金鞭塞月明
今日九原封馬鬣淡烟斜日草青青

菊莊爲唐元愷賦

西風籬落淡秋容黃白花開各一叢曉逕拂霜香散亂
夜窗邀月影朦朧松陰靜愛題詩客鶴警時來送酒翁
爲向柴桑問陶令幾人清興與君同

和張叔亨詠千頃雲亭

憶昔坡公登此亭醉眼稜層酒未醒題詩欲使鬼神泣
下筆忽驚雲霧腥今日此君空有像百年遺老尚祈靈
我來欲問當年事落日湖山數點青

成化戊戌京邸曉鐘

北固山頭送曉鐘鯨魚自起北溟風參天浪勢三千尺嘴地潮聲幾萬重催落天邊將墮月喚醒泉底蟄藏龍須臾寂若金戈息萬里無雲日正東

平江恭襄侯祠 在淮陰

長江浩蕩古天塹瞬息可航誰致之支天浴日勳廟社礪山帶河銘鼎彝君臣奕葉濟英武忠孝一門稱絕奇淮陰祠宇渺相望滔滔逝水無終期

運河

長河一帶遶神州千里縈迴勢不休一脈濟源分活水九區瀦服濟方舟宅尊自昔推中土建國於今據上游終古帝圖牢不拔金湯不獨羨炎劉

雪香軒為施廷吉賦

先生分得羅浮種移向苕溪繞屋栽深處只疑晴雪墮靜中惟有暗香來巡簷索笑還三嗅浸酒消愁得幾迴月落虛窗炯寒白陡然毛骨在蓬萊

送殷重夫歷滿還毘陵

三年作客不歸去況復與君生別離放歌强笑不成樂按劍疾視空退思驊騮伏櫪非所志丈夫阨困當何為古來世事有如此造物劇人眞小兒

怡耕二首

自幸逢時樂太和不經旱澇與干戈臨溪桑柘柔條足繞屋田疇活水多刈罷黃雲還種麥繅殘白雪又栽禾日長不見催租吏閒聽前村牧豎歌

平生懶入利名場自覺林泉樂趣長數畝蔬栽陶令秫滿園還植武侯桑夏蠶旋逐春蠶熟紅稻時連白稻香會有鄰翁來欸語一樽相與醉斜陽

和韻贈魏大信

黃閣功名總不知白頭趣味在題詩看來別墅花開日吟到好山雲起時半臂犢褌誰解著五花龍馬不須騎幅巾高岸斜陽裏三尺青藜手自持

廣西鎮守太監劉昶借景亭

邊池結搆非吾地乞得風光寄此身高處有天來皓月下臨無地著纖塵江山滿眼皆新識魚鳥忘機是故人吏隱只今成久假肯分豪末到比鄰

王明仲尊翁哀輓 明仲時為侍御史翁素慕林和靖清節平日諷詠其詩不置預卜葬地鑑湖之上治命題墓道曰湖上青山識和靖語也

逋仙老去梅花死今日先生有鳳雛千古乾坤雙隱士百年邱壑一潛夫墳前宰木秋風早湖上青山夜月孤若問平生利名事東封遺草故曾無

著書無意助東封老向林泉作逝翁梅與素情添雪侶鶴迎佳客放筠籠朱家塽上三更月西子湖頭一笛風此意只今誰賞識逋仙清節與君同

金齒分守太監朱奉見寄和韻

滇南五月薰風初一緘寄我情不虛蚕腸諷詠幾寥廓雲山映帶空踟躕夜深落月滿庭戶雨餘碧草生階除相思不見且相問何時咫尺來天書

正德丁丑夏五月十七日夜夢與人賡和未成覺而足之是日蘭孫生誕也

芝山深處訪烟霞得得行來路更賒疊嶂回縈千百轉小溪叢竹兩三家雲中雞犬渾無恙洞口桃梅自落花老去不知塵世務閒看兒子種桑麻

弔林和靖

先生自是林居子一詠梅花便得名黃閣不須留事業白袍端可傲公卿山迴南國兼天聳水到西湖澈底清

昨日斷橋維釣艇依稀猶聽九臯聲

贈靈壽寺香林房僧德行時行腳二年南歸

走遍天涯不費錢名山到處可棲禪藜羹菜飯都隨喜破衲枯藤也結緣半夜鐘鐃驚夢覺百年燈火悟心傳峩眉峰上團團月一點靈光照普天

和龍洞壁間韻

南國名山此最高望中烟雨坐中消神龍出洞天應近靈鳥穿雲路轉遙老樹數行排豖戟好風長日奏簫韶飄然欲作乘槎計一瞬扶桑等瓠瓢

壽夏有文校官八十和鄒大參韻

歸來一笑便忘形謾道從前醉六經風約圜桃紅點席

雨深溪柳暗垂廳綠窗疏綺明書幌曲檻方塘隔畫屏看取階前雙白鶴直從雛鷇到千齡

成化戊子博溪王思政延吾先君與唐元愷唐元性王宗盛館賓謝宗南倪伯玉至其鄉慧日寺觴於水亭之上予與仲兄師哲亦厠席末酒酣宗南有作予踵而和之書於垩壁之上今五十九年矣當時同席者今無一人生存予亦白髮種種老將至矣追憶舊作錄之以識歲月云

博溪溪上一追遊慧日名山萬木秋三徑草堂通別墅一間茅屋瞰淸流月明村塢僧歸晚雲掩松關鶴夢幽尊酒醉來成一笑高風絕勝虎溪頭

送姜雄歸臨平

兩年從事客京華幾度曾還夢裏家無地可消今日恨有情空對異鄉花可憐塵事如秋月卻笑浮生似海槎我亦欲歸歸未得與君吟罷淚橫斜

贈醫人

採藥雲山逢異人錦囊丹訣道天眞桑君上水當知物老氏玄機用谷神在處不聞生隱慝行來信步是陽春誰人相業能同此助我皇明一視仁

甲寅京邸臥病

孤眠無計遣愁懷五月侵尋七月來窗下展書晴掩霧席間欹枕靜聞雷思家每恨前年別算老還驚白髮催

從此無心戀軒冕欲將巾舄問蓬萊

甲寅七月病起示懷

囂閒喧靜忽驚思役役勞生知爲誰黃菊於今有佳信碧山待我不相欺有家卻作無家歎得意翻成失意悲昨夜空階閒明月宦途何日是歸期

曾光表令兄梅隱卷

先生索共梅花笑午夜巡簷樂未央明月照人雲弄影好風攜袖玉生香心知松竹爲三友羞道蓮花似六郎我欲從君問幽寂儘將清味滌詩腸

興隆衛和周方伯見贈韻

疲馬驅驅出帝京十年重此歎經行也知薄祿成何事

卻爲虛名絆此生鬼國瘴深多晝暝蜀山天險到秋清離憂欲問江南信巖畔野梅春正榮

又和周方伯雪中見寄

滕六如何也作威晚冬寒雪故飛飛不聞華屋欺歌席偏向窮途點客衣梅試早妝春有信月羞殘照夜無暉玉關萬里行蹤絕腸斷令人憶禁闈

劉直之尊翁都憲具慶圖

功名未了安邊策乞得歸來入畫圖白髮醉深行踉蹌彩衣舞澈笑盧胡人家有此才眞樂宦海於今是坦途卻憶故人霄漢上可曾飛夢到江湖

正德甲戌春謝事自京師南還途中和吳憲使遜之韻

客邸年華幾度新眼前世事總非眞浮名漫有匡時策直道誰憐報主身怪底毀垣攻腐鼠可能結網致祥麟江南到處堪行樂獨鶴孤琴野水濱

歸田樂會四律和諸公韻

踏青

投老尋春未是遲碧山於我有佳期蒼松十里雲匝地紅杏幾園花滿枝爲看好泉行盡日愛聽幽鳥立多時扶攜幸有青藜杖不數當年白玉羈

避暑

水紋湘簟午生涼綠樹陰濃日正長疎雨一簾雲霧合

好風十里芰荷香清樽屬客浮新白彩筆題詩寫硬黃一唱一酬還一唱不辭終日醉壺觴

登高

漸看佳節近重陽無柰青山引興長天上露桃秋正實月中仙桂夜生香不妨拄杖看雲岫最愛隨波泛羽觴從此胸中痼泉石百年無夢到巖廊

賞雪

漠漠彤雲凍未開四山飛雪淨無埃不辭閉戶燒殘竹且共開尊嗅野梅一脈化機經臘轉滿腔生意與春回題詩賴有如椽筆留向寒窗取次裁

丙戌除夕

臘月正當三十日光陰又是一年過七旬老去渾如昨百歲都來有幾多慣向閒中觀物理也曾靜處養天和我生有命皆由我造化紛紛柰我何

潛庵

亂山深處結茅庵庵外周遭百畝田長日好懷聞牧笛五更幽夢落漁船閒因看竹穿雲徑靜愛鳴琴瀨石泉當道若逢驄馬客令人慚詠卜居篇

榮昌道中詠蜀

巴蜀西南天一陬萬山飛舞落平疇峨嵋秀出幾峰好江漢原從兩派流孔廟有靈猶古柏漢陵無主已荒邱空遺一種啼䳌在風雨年年哭未休

戊辰冬季自銅梁之大足飯中途錫山寺睹壁間有東坡三過堂刻本在焉因慨夫坡與文老皆蜀人也而會於吳予吳人也而見此吳本於蜀不能不興萬里之思也時予適有東廣之行感而有作

蘇子殷勤三過倩無端文老亦傳名相逢秪擬論鄉曲別去誰知隔死生人感故知猶掩泣鶴懷遺惠也長鳴而今吳蜀人何在依舊迢迢萬里程

吳美中樂閒卷 美中癸甲第授令尹遷州伯市年五十郎乞閑構居花市故日閑市

紛紛冠蓋綠何事役役功名總未奇直向急流甘勇退御來閑市作幽棲雲山不改舊時色魚鳥曾為百歲期

攜取一尊湖上去斷橋西畔聽黃鸝

沈履德集古詠雪諸公取真字韻倡和以贈

乾坤萬里都無辨極目渾疑霽景新柳絮池頭風散漫梅花枝上月精神吟多覇水騎驢客愁殺西湖放鶴人欲借梨雲貌奇絕夢中消息恐非真

總督陳公良相七十生子諸公為詩以賀賡韻

七十姿容五十如羅幃幽夢毓靈奇共誇閥閱黃金帶又見庭階白玉芝嘉瑞叶徵羆虎變太平有象鳳凰儀懸知建節臨邊日萬里風雲肅鼓旗

嘉靖癸未望後雷發聲繼以東風釀雪陰氣冱寒桃柳閉結不能發舒感而有作

幾日陰風不放晴輕寒策策雨溟溟桃花閉蕊不成豔柳葉攢眉空有情蝶騎舊園慵不醒鶯眠幽谷噤無聲啼鳩獨解東皇意長日殷勤勸晚晴

望江樓觀湖和兩峰洪司寇韻

昔年曾上岳陽樓今日扶衰此勝遊一水盡邊開日觀兩山高處駕潮頭烟霞已足吳山夢風雨寧無杞國憂笑殺陽侯不儀敵百年空遶故宮流

弘治丁未九月以進士蒙試春官差齎憲宗皇帝廟號詔書往湖貴雲南三省開讀道由北直隸諸府歷彰德衛輝由亢村渡黃河過鄭州越西平遂平臨潁長葛許州入應山信陽諸山出德

安雲夢漢陽渡江止鄂州再宿又歷岳陽西至
公安抵常德至貴陽又宿而至滇南乃回已歲
終矣還至普安過年復由常德東出長沙取道
江西袁州臨江南昌過鄱陽湖口由廣信懷玉
抵衢嚴以歸蓋自前年秋九月初至是年二月
中凡歷北直隸河南湖貴滇陽江西而又由南
直隸山東以抵京師涉歷天下太半矣所見有
作

征珮翩翩下九霄此行端的壯遊遨都將天地作襜蓋
御把山川當酒肴夾道松篁排劍戟半空雷雨動簫韶
收羅八極歸胷次始信男兒識見高

嘉靖癸未三月下澣偕子壻沈廷信兒子公祚兒
男之喬同遊臨平邱山至晚艤舟北廟信步入
明因尼寺詢其建置之由遂遵官塘謁曹將軍
祠由山路至安隱寺觀坡公板刻已乃尋安平
泉瀹茗而飲之出至溪滸捫石幢復歸北廟小
酌就寢次日昧爽枕上聞雷聲繼以微雨甚訝
之不能縱步頃間乃躡屐就吳氏飲少止用肩
輿至廣嚴寺乘興遂至景星觀列席歡飲醉卧
是夜風雨大作再次日早寒甚附火圍坐至午
羽士進酒微酣時雨霽風顚黽勉登山謁白龍
祠周章四眺長江巨海變幻目睫間而吳越諸
山如指諸掌眞奇觀也柰罡風震撼不能凌其
絕頂以睥睨方圓之體亘可慨夫俯仰之餘老
興遄發隨時賦詠以紀歲月云

一聲幽鳥催人起幾處佳賓作隊行直上山頭瞻北闕
更於天際望滄溟雲拖宿雨孤峰瞑柳挾輕烟兩岸靑
欲共坡仙吹玉笛還從陟羽問安平

遊北高峰和東瀛陳廷尉韻

攀蘿得得恣遨遊雨後嵐光翠欲浮大地日華雙寺塔
一城歌吹萬家樓山中有客曾騎鶴湖上何人再問牛
欲向峰頭望溟渤只愁歸路又經邱

立春後五日試筆嘉靖癸未十二月二十二日立

春則甲申歲首矣

歲序匆匆何太忙一陽才過又三陽新年還似舊年好
去日不如來日長巳了官曹供職業不妨兒子課文章
鬢邊短髮如秋草逢著春風便發揚

監舶中貴賴君名恩閩人也蒞吾浙二年矣平易
不苛且樂與吾儕爲文字交亦貂璫中之表表
然者嘉靖二年冬十月其廨寓之西園忽產靈
芝一本紅潤秀異可愛旣再月則變而爲蒼色
賴因繪爲圖摹刻以遺吾屬爲賦其韻

遐陬民俗勵經旬信步行來總是春巳茁靈根昭上瑞
爭誇聖主得賢臣一時迥出羣芳秀四海遙連萬象新

培植秖今多雨露肯分涓滴到吾人

自咎

倦倚書窗恨不勝幾多心事杳難平當官秖擬輸忠藎投老何曾計攝生堪笑廉頗猶善飯要知尼父不徒行怪來極目西山上斜日桑榆晚更明

愁懷

病眼望春春可憐望中花柳暗如煙愁來不見花同笑倦倒惟應柳共眠逝水流光飛野馬空山落月怨啼鵑尋常夢醒還如夢夢裏東風又一年

嘉靖癸未孟夏之望大司寇兩峰洪公觴予于西湖之上而工書俞君德璋大理陳君希白與焉庖丁舉臑雀以進味甚佳予訝之曰暑月焉有此物兩峰曰非也此吾西溪所產麥雀也每至麥熟之時卽羣飛甍甍狀如黃雀而頗小肥臑過之次年夏孟鄉人有自西溪持來貿者予追思往事則兩峰已謝世一年矣感而有作

四月原田麥雀肥暖雲和路濕毛衣品題不數𪈼入膾嗅味絕勝黃金雞百年良會不可再昔日故人今已非西溪溪上東流水一去到海何日歸

詠雪和館賓徐先生韻二首

旋逐輕風過竹稍又看飛舞遍空郊灞陵橋上人何在金谷園中鳥不巢吟處只疑遊月窟望中無復見山凹由來變幻皆天造妙應乾坤第幾爻

隨風妝點上梅稍又逐征鞍過遠郊龍戰有時飛敗甲鶴歸何處認危巢乾坤彌望渾無辨海嶽平鋪不見凹欲識豐年兆三白還從羲易玩重爻

可歎

獨自行來獨自尋西郊閑看軟紅塵常疑老變皆成夢卻恐人情總不眞無事惱懷方是樂有錢沽酒未爲貧眼前多少誇眦子白首相知有幾人

雨中賞牡丹和韻

日日開軒坐晚風好懷多在雨聲中鉛華點點啼清怨膩臉時時墮粉紅詞客謾勞誇絕艷花神那解致奇功

千花萬卉都羞澀併逐流光一夜空

贈何瑾克懷館賓

禮樂千年啟素王偶然河洛又呈祥吟邊波浪翻三峽筆底龍蛇動八荒銳志不隨時共變芳名應與日爭光出門一笑乾坤老驚怪人間易夕陽

親家郁邦憲寄和賞菊佳什踵韻嘉靖丁亥作

插竹分泉護短籬對花扶老日嬉怡幽香準擬人同賞勁節多應蝶未知情到只評詩巧拙興來誰問酒醨醲陶潛歸去無聊賴歲晚襟懷與爾期

送人還淮陰

少年高志等元龍東風一棹來江東把酒高歌興何極

解衣留別情偏濃吳門霜曉擧飛隼釣山月落啼孤鴻
歸去高堂慶眉壽舞衣新翦蜀江紅

故人別我還東楚正値南風解慍時醉飲一樽元亮酒
謾成千首少陵詩日斜古渡羈懷切月轉孤篷客夢遲
此去何人問幽獨黃鸝聲在綠楊枝

客窗夜雨

東風吹雨夜初深旅邸聞來思不禁靜滴階除偏入耳
暴傾簷溜卻驚心馮驩老去悲長鋏子美詩成泣布衾
爭似五陵年少客陽臺一刻値千金

述懷

浮雲利祿總成虛忍爲虛名役病軀楚國可憐曾泣玉

齊門誰擬再吹竽乾坤造化元無定風月襟懷自有餘
回首碧山歸便得萬竿修竹五車書

監中送友人

停杯擧袂著行鞭卻憶從前思惘然蔓草石田荒幾頃
栗薪瓜苦見三年淸宵側席猶聞鐸薄暮迎門尙點籤
謾道東京會稽古橋門冠帶總堪憐

余琦僉事重慶堂 余閩之莆人也

海內臣民躋壽域莆陽岳瀆孕靈奇朱顏不逐流光邁
素髮長膺百歲期王祖行前猶見父曾孫膝下再添兒
老來不獨榮終養深喜題名達四夷

歐瑄郎中二親雙輓

雲掩巫山十二樓相看白髮鏡中秋離鸞舞罷人何在
黃鳥歌殘水自流終古漆燈歸永夜九原青冢尙同邱
茂陵阡樹秋風老幾度恩光賁隴頭

代吳外郎送外甥某冠帶還鄉

平生不喜儒生酸外家相繼傳申韓三年京國只浪迹
十載簿書非素餐汝獨莊康早馳驥我今枳棘方棲鸞
春風不惜便分袂慰爾慈親望眼乾

送郭成章還鄉

江南正月梅花開故人別我歸去來花間載酒月如水
笑吹短笛銜金杯我愛此花開最早把酒相看情更好
摘花浸酒進高堂願祝雙親長不老

唐菊莊硃砂牡丹

魏紫姚黃總未誇只輸金谷豔凝砂涓涓向日啼朝露
煌煌迎風闘晚霞不學翠鬟施膩粉獨憐紅袖掩輕紗
兒孫看到終無恙爲問比鄰有幾家

甲辰年十一月十二日撥歷有感

南北驅馳鬢已絲策名循例試諸司不同大吏商功最
惟伴羣賢候指揮黃榜未爲天上客青袍猶愧里中兒
可憐濟濟多英俊才過橋門便解頤

劭齋爲周叔蕊賦

擧世滔滔歎不觚先生浩氣欲吞吳掀髯肯作依違態
開口應慚悻直徒俯仰自然無愧怍行藏誰敢復支吾

十年掉臂侯門下始信人間有丈夫

和高從龍春日漫興

故國生涯竟已秋宦途牢落苦淹留不聞花誥沾優渥
惟見星軺事遠遊志士固窮應有道達人知命又何愁
素心只欲春長在樽酒從容樂獻酬

贈劉東之尊翁致仕

乞得明時報主身葛巾藜杖布袍新不緣白髮催年老
自是青山入夢頻況有芝蘭延世澤豈無泉石作比隣
宦遊觸目皆英俊誰解光陰屬別人

楊司正母夫人八十二受封

垂老人多節義香更逢令子拜封章白頭已喜沾天寵

淸操應知共月光尚想昔年當盛日可憐萬里挈三喪
于今拂拭團圞鏡不愧黃昏見阿郎

送洪州同之任和州

駟牡承恩出帝州十年戎幕舊淹留已知得喪歸淸議
御喜功名在白頭賓館一樽同永夜故鄉千里望高秋
到官想待先春日隨路東風解物愁

丁應韶具慶堂

與君夙昔同華胄何日燕吳兩地分奕世宦途終別族
五經家學各專門黃金榜上來封典白髮堂中舉壽尊
我亦相過頌嘉慶滿牀袍笏愧諸昆

壽萱圖爲邢文龍賦

北堂種得忘憂草早夏先開第一枝細雨庭階凝素質
好風簾幙靜幽姿根同丹桂兩樹茂壽比靈椿千歲期
聞道摘花堪浸酒一樽還與進慈闈

京師送貢友入南雍

青袍誰解歎稽逋自信平生大丈夫乍見挾書朝北闕
又驚飛棹入南都功名本是囊中物富貴寧從分外圖
看取江山老松檜與君彈指笑盧胡

成化己丑爲二兄賀王舅生子

青鸞飛入仲宣樓紫桂香中一度秋共擬渥洼生驥子
更期嵩岳降公侯惟羆協夢應先兆佳氣充閭尚未收
昨日啼聲出簾幕滿堂賓客盡回頭

易庵

倖險徒勞歎不平是誰搖尾拜公卿安居就裏從容樂
本分中間自在行開口便應傾肺腑側身常恐愧神明
乾坤大造何爲者易俯能令百化成

贈武康周醫官

藝術曾聞奕世傳宦情苦爲故鄉便高堂近足榮三釜
薄祿居常到百年要使齊民躋壽考豈圖肥馬侈矜憐
憑君莫謂官如水暇日猶哦負郭田

自慰

謀生莫謂拙如鳩拙到方知事寡尤甕酒熟來還自樂
囊金散盡又何愁權門似海難投刺佞口如簧祇起羞

爲問紛紛名利客宦途榮落幾時休

乙未年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市上花如雲狀元歸去馬蹶疾
意氣彷彿天上人嗟子困守蓬茅底何日致君堯舜理
匿情强笑不成懽淚下潺湲逐流水

送鄕同年錢用璧歸省時由中書舍人陞刑部員
外郎

仕路輸君早著鞭名題黃甲再榮遷平反共仰秋臺客
封駁猶誇鳳閣仙優詔已蒙恩似海素心惟願日如年
一杯喜祝南山壽不獨春風晝錦鮮

輓同年唐彤希說母

令子朝天未拜官癸光一夜竟沈漫徒令姓氏題黃甲
不及封章照玉棺巢燕不來春寂寞萱花無語淚闌干
北堂機杼閒秋月獨自啼螿怨曉寒

春夜有懷

羅幕香銷潞渚春彩鸞消息杳無聞坐來楊柳三更月
夢斷梨花十里雲推枕御眠渾似水倚闌無語忽成醺
相思翻恨不相見何似當初不識君

和韓國器詠柳絮

拭目東園春晝晴無端飛絮忽縱橫輕盈亂逐微風起
綿薄原從弱榦生落地有時成溷土隨波終自化浮萍
看他葵藿傾誠處豈是虛心浪得名

送高世德兄如昆還湖廣宜章縣

萬里睽離今老大偶於天際敘天倫忽驚東道旋催駕
又逐西風再問津酒向客邊空飲恨人從秋後倍傷神
如何四海爲家日仕路迢迢隔楚秦

滁州和呂秉之韻

十載文場著儆冠逢人羞道棘棲鸞到頭事業隨時建
入手功名是處安直以藎忠酬聖主不知豸繡作何官
明朝策蹇江南去依舊蕭蕭蓬蓽寒

寄兄弟

遠別悠悠動一春宦途何處是相親情多秖向吟邊吐
想極還從夢裏陳倦倚北窗搔短髮醉依寒月伴孤身
如何苦爲功名累况復功名未有因

甲寅七月病起詠懷

浮名宦海苦驅馳四十年餘陡覺衰塞馬得來愁倚禍
越羊亡去歎多歧問生宗遠知非遠慕道安期信可期
卻恐靑山重相笑移文應說到家遲

甲寅八月十二日京師對月

客邸早秋先待月露華淸冷逼衣裾共知後夜月將滿
卻笑浮生月不如月色半天偏照我我心中夜更憐渠
憑誰爲報嫦娥道日遣靑鸞寄尺書

陳希冉榮慶堂

宮袍曾換舊衣裳寶敕新頒御墨香令子捧歸逢誕日

鄉人嚮拜羨榮先一樽並進長生酒四世同歡具慶堂
如此乾坤總稀有再歌天保祝無疆

送邢時望還家省母

封章乞得拜慈親宮錦猶沾雨露新暫去帝京情罔極
卻來鄉國樂偏真時當癸日逢初度天與遐齡到百旬
宴罷從頭問諸李板輿迎養是何人

芭蕉

天南五月黃梅雨一夜芭蕉長幾何平明滿地綠雲合
斜日半窗清影多淅瀝似驚秋意早鬖翮時傍午風和
自從移植書齋裏不逐鶯花宴綺羅

送汝成令伯壽七旬

食指君家二百餘百年奕葉尙同居古來此事實稀有
今日我公名不虛冠蓋幾人登顯仕文章一代薦鄉書
烏紗白髮桑榆暮盡道神仙也不如

和唐人送友落第東歸

不向東風折一枝杏花零落又分離三年屈志未爲晚
一日成名總是奇白璧到頭終有價黃金橫帶定何時
故園歸去多親舊夜雨清樽話所思

和唐人鸚鵡

雕籠繡戶向人鳴卻憶從來嶺外生乍見九重樓未穩
試呼萬歲語難明鶯花已共笙歌樂霄漢空憐羽翼成
粒食只今甘淡薄在陳猶得一身輕

和清平衛分司壁間韻 時都勻新開府縣

年去年來年復年是誰籌策爲安邊也知士論終無定
卻恐人心總不然開府謾勞經絕域撫苗誰肯讓閒田
到頭成敗眞何在一任悠悠聽彼天

夢思爲水部來伯韶賦

鸂鶒不獨見儀形倏忽黃粱夢已成泣杖也應悲夙昔
斷機猶自責平生扶攜卻訝衣添錦問信長憐鬢似星
老鶴一聲驚睡覺洒然毛骨淚如傾

送人之德州太守

曾聞鄉國延清譽忽見銓曹拜美除昭世有才眞不負
盛名佳士卽無虛光陰一過都非我富貴從來也信渠

獨有平原平未得問君初政定何如

送霍廷珍南歸

江南三月花如錦酌酒送君歸故鄉相逢已覺宦情好
話別卻驚離思長也知道路苦遐絕遂使日月空奔忙
何時倚棹西湖上同醉逍仙老鶴傍

已未年南都閱蔡從善還官時諸友送行之卷補
題

我當持節君相送君到遷官我在行祖道會時應有貟
贈言高處卽無名于今暫喜同杯酒不日還當問客程
莫向西風重興感宦途蹤跡是浮萍

輓子節庵

古帝擴夷蹟已陳直從昭代見君臣乾坤創造歸眞主
社稷維持賴此人談笑便能傾北狄矢心端不附南巡
而今廟食西湖上千載蒼生頌有神

表兄觀瀾沈元吉鄉飲

撲簌輕紗冒白頭杖藜聯步接公侯彝倫堂陛恩波闊
尊俎賓筵禮數優一代聖明眞有道百年遺老亦同休
晚來扶醉西湖上多少吟情付野鷗

和韻送陸靖之之任建甯太守

宦遊無處不適爾千里從教信步趨爲是靜邊聊解脫
御來閩裏莫揶揄人於交契離猶合官到崇高有若無
今日不堪分手去爲君浮白一追呼

辛未夏仲六日自摩泥至眉臺途中遇玀酋六七
人頂笠騎馬揮扇瞪視歷予趨道而過略無遜
避之意聞之數十年前蠻人遇我漢人於途雖
下吏小卒亦竊伏草莽間俟飫過然後敢出今
乃肆然如此又在處剽掠二三月間殺死行商
數輩一不致詰不無履霜堅氷之漸也感而賦
之

華夷有辨是綱常於赫皇威被八荒服叛古稱惟我在
撫誅今計竟誰長陶鎔金鐵方成器斲削楩檀始見香
莫遣區區事姑息羽書他日爲君忙

炎方驛作

旅邸孤眠夜未央鄉心迢遞轉淒涼窗銜古樹雲生榻
簾捲空階月滿牀白髮無憑知我老青年不再爲誰忙
永懷欲寫賢勞什羞向奚童撿敝囊

馬龍二首

碧雞春曉瘴烟浮滿目江山總是愁萬里不堪經絕域
九重何處望神州青雲事業終難濟白首光陰肯暫留
命也宦途甘蹇滯笑他時輩逐華輈

側身滇海望京華萬里黔南天一涯深晝瘴烟常蔽日
早冬時雨又開花皇風振古難爲比民俗于今亦可嘉
虎豹九關刁斗靜山城終夜寂無譁

楊林三首

自憐塵世等雕籠滇海南來望眼空嶺樹瘴深橫遠黛
野花開晚翦殘紅邊城夜落三更月古戍晨吹一笛風
從此百蠻皆樂土相逢何必歎途窮

嶺嶠登登路轉迷小橋回首眩東西時和卻似春三月
瘴瞑常看雨一犁金馬水深滇海闊碧雞雲盡楚天低
晚來古戍人歸去一抹橫烟夕照齊

一聽悲笳起暮林飄飄歸思杳難禁長歌自撫牀頭劍
高誼誰論橐底金去去恁他雙眼白休休知我二毛侵
何時倚棹吳江上獨對西風擁鼻吟

正德己巳秋仲林舜舉由江西右轄轉浙江左轄
以公事來廣道惠陽還海濱歸閩而抵浙褒寄

詩二首索和如左

嶺嶠重山險復巍山中茅屋半成灰衰遲不擬長馳傳潦倒那堪獨舉杯塵海百年空短鬢故園三徑已荒苔懷哉有友來還去極目西風怨草萊

相逢那得盡清歡況復乾坤道路難吳地又迎新岳伯越人猶詫舊臺官飽諳茶苦原非苦慣識醯酸豈是酸寄謝寶昌王令尹百年榮落夢中看王器之時由大理少卿謫寶昌縣

大巡袁良輔惇君用新翁袁輓翁由黎平守致仕時良輔巡東廣未得代也

疋馬歸來覓舊遊功名不減漢諸侯已多姓字題黃甲更有恩光照白頭三徑只今空別墅九原千古尚同邱

賢郎忠孝思兼盡泣灑西風兩淚流

己巳夏仲長樂道中時雨初霽活水交流上下畦田恐皆沾足農家閉門村逕闃寂蓋不勞人力而坐致豐登也回視吾鄉車戽之苦豈其倍蓰哉

畦田百疊倚山開雨後泉從絕頂來賴有天工自調攝不勞人力苦安排一時沛澤都均濟卒歲豐登豈浪猜

茅屋晝閒人不見重重綠樹蔭蒼苔

程鄉道中雨霽

葛衣涼透雨初收風物淒然似早秋幾處好山開暮景一溪新水漲平疇荒城野戍蒼烟古茅屋人家綠樹幽

多少斷雲飛不去亂隨鷗鷺落汀洲

正德己巳秋仲駐師龍川

越王城外駐偏師小割牛刀慢出奇雷雨半空傳警柝風雲長日護儲胥鴟張狠顧終何益草偃山崩自不支恁地棘榛都剪盡凱歌回去樂雍熙

己巳閏九月水東驛舟中食鏌魚卽比目魚也追思成化甲午平湖訪友人徐大用留食此魚今三十六年矣燈下細辨惟一目蓋非比不能行因而有懷昆弟友于之情不能忘也

憶昔海濱曾啖此別來氣味竟何如半身已遂全身樂一目還憑兩目俱綠樹晚風春共躍碧潭寒月夜同居

永懷忽作鴒原歎華髮蕭蕭恨有餘

王言君實生子名夢麟僚友爲詩以賀踵韻言原浙人時由錦衣千兵爲鎭守四川中貴參隨王就斲買妾生子

本是明時報主身著鞭來看錦江春紫簫吹玉朝膠鳳繡幕圍香夜夢麟故里話言情以別客途書劍意何親郎君擬待登華要鏖戰文場捷有神

敕命四川中貴羅簫中有長保令名之諭簫卽刻扁揭之中堂仍自爲詩以揄揚君德敬和因簫能撫安西戎故有襃封

錦水雲開出旆旌西人瞻拜盡輸情九重寶敕從天降

萬里丹衷向日傾朝野只今歸至理乾坤終古頌皇明
南金白璧留聲價爲問隆中孰重輕

僊縣覺林寺

石磴盤迴到覺林上方樓閣倚斜曛山圍迴覺風塵隔
樹杪微看水國分絕壁斷猨啼夜月疎松巢鶴臥秋雲
飄然欲證無生偈一謝朝簪愧此身

任二親皆蒙誥封

董德和二親雙輓德和與弟德初俱由賢科登美
先生懿德流波遠內子慈幃叶慶長不獨白頭齊伉儷
更多丹鳳共翺翔文章盡作當朝瑞簪笏傳來百代强
看取九原褒錫後至今雙冢煥龍光

陶廷信憲長令兄都運哀輓

文章甲第馳聲早勳業明廷奏績長正擬鵬翰資國計
忽驚投老問耕桑淸時有味才何極白首無羈樂更强
今日斷魂招不起一邱衰草怨斜陽

送同寅呂廷規謝事還許

西風倚棹問山靈可是移文促去程萬里雲霄雖有意
一邱泉石更多情沽頻酒市添新價吟好詩壇續舊盟
從此白頭成偃蹇任他辛苦自臺評

陳彥成自山東左參遷福建右轄巡撫都憲毘陵

徐仲山爲詩以賀踵韻

喜追芳躅又遷官快睹淸風肅羽翰閩俗已需新治化
福人猶戀舊衣冠九夷琛璧聯檣到百粵江山入座看
藩府只今臺府近爲君終擬玉爲盤彥成尊君敏政由進士宰福之古田

和韻送同年陳子居天津收糧

西風倚棹唱離歌送客匆匆去若何千里不堪鄉夢杳
百年長是別愁多日斜野渡孤帆遠秋盡長空一雁過
遙想公餘悉吟眺幾多詩思在行窩

同寅包民望兄嫂哀輓二首民望由進士任御史

介軒三十數何奇得喪評來自可知淸世有名應不朽
幻身無壽豈須悲試看回蹠今誰在要信彭殤總一揆
留取鄉邦頌遺德百千年後口如碑右兒
哭盡翁姑旋哭夫中年又復哭遺孤一生惟覺寸心苦

午夜不堪雙淚枯自分此身甘冷淡卻思先業要支吾
小郎已見登朝著還有徐卿第二雛右嫂

汪惟越賞月軒

先生愛月復愛酒把酒時時邀月明酒杯到手不停飲
月色照我還多情歡來只與淸影共醉後卻怕流光傾
殷勤願祝月長好莫惜酩酊留深更

汪佐孝友堂

君家孝友根天性和氣雍雍藹一堂跬步有行皆後長
片時供饋必先嘗絃歌遶膝春無際燈火聯牀夜未央
聖代只今歸至理慶門千載足名揚

送陳瑞卿還杭

京國相逢歲欲除歸途春半又驅車離情盡落三江外
鄉話剛聞兩月餘大地只今皆樂土百年隨處是安居
停杯勸折長亭柳青眼看君喜漸舒

伯兄師聖惠詩奉和 弘治壬子

幾年京國興遐想千里緘書感素情縱使一官能轉秩
可憐兩女已傷生于今未遂從心欲何處堪爲信步行
只愛漳溪溪上水無波無淚自平平

甯海知州郭子仁哀輓爲于時俊賦 郭號逆俗子解吐納之術

先生逆俗元非俗謫住人間五十秋直上九重陳讜論
不辭千里計邊籌有生已作青雲器之死還歸白玉樓
令子于今總超卓明年春榜占鼇頭

毘陵泰伯鄉鄒撫松哀輓 鄒能輸粟助邊扁堂名思貽

此地昔年逢泰伯于今聖世產陶猗百千食指歸仁族
十萬囷倉總義資足國已云能報稱肯堂甯敢忘思貽
獨憐秋雨西亭上廢圃殘花似淚垂

通政使吳敬昆謁告歸潮陽將以來年五月爲太
宜人袁氏壽

垂老庭幃八十春白頭花誥太宜人不令夫壻從卑宦
直使兒郎立要津此日九重陳悃素明年初度拜慈親
遙知越絕薰風日剩有天家雨露新 袁氏以夫爲校官遠方勸之休致

華容黎太朴先生哀輓

洞庭脫迹上天津一舉鼇頭第一人不爲飢寒移志節
直將忠孝答君親三朝嘉製歸經館百代豐功拜史臣
看取先生何事業此生端不愧儒紳

超山石老婆

在處相傳望夫石此君林立更何求身更宇內三千劫
勢壓江南二百州紅粉行中誰作伴白雲堆裏自纏頭
我來欲試擎天力爲問重陰可撥不

羣公詩送蕭寺丞順成還南太僕奉和

宦途榮落豈徒然只愛功名在晚年老我一官甘蹇滯
看他終歲忽超遷到頭便分滿中瘠掩袂羞爲帳底妍
試向先生話端的九重深處是青天

林文煥具慶堂文煥同寅廷玉姪也廷玉昆弟七
人伯兄廷珍官至副憲廷玉官西臺平日友愛
特至而家學相傳

賢昆故有傳心學令子今修具慶堂不獨椿萱偕儷美
更多棠棣擅名揚壽期閩越山同久情與燕雲路共長
從此還應拜重慶百年歌舞樂無疆

送人之任池陽驛宰

憐君此去意如何屈指長淮路幾多山轉數程通定遠
水經千里到池河置郵日聽中天報行李時驚午夜過
莫向西風重興感宦途功業是奔波

翁壽夫惠詩有契闊之誚和韻以解之

心知白首是情親漫道年來似路人獻納未能酬聖主

簿書終自愧名臣祇緣俗累違淸燕敢爲微官詫等倫
眼底紛紛重然諾一番尊酒一番新

送仰世用進士回餘杭

鄉書昔日登天府屈指于今二十年直道固應淹歲月
多才終不負英賢九重優詔恩波遠千里歸途晝錦鮮
此去故園春信早著鞭休讓祖生先

送白進士還常州

早歲淸朝拜寵嘉故園文物動光華雲衢遠奮三千道
月桂高攀第一花龍虎榜中初發軔鳳凰詔下且還家
明年指日登優仕白首功名未有涯

送徐汝容進士還杭

廣南太守賢公子一舉春闈拜寵嘉下地有靈應瞑月
北堂無恙喜還家錦袍晴帶中天露烏帽紅敧上苑花
眼底紛紛念鄉國幾人冠蓋滯京華

又代人送白進士

折得宮花第一枝聖恩重許拜庭幃名通禁籍登優仕
政試容臺賦式微細雨浥塵鶯似語好風淸道馬如飛
錦袍烏帽歸家日人道身從天上歸

弘治癸丑夏京師淫雨寒甚

涼風吹雨夜颾颸蔀倚衡門歎白頭幾處有人方避暑
忽來此地卻疑秋天時自識誰爲料人事于今恐未修
安得在廷更獻替兇令當亡獨離憂

瑤池慶會圖爲紀宗直尊堂八十壽

古綬路接瑤池近慈母年高華岳長人到八齡渾似玉
髮垂三五只疑霜金莖進露歌聲滑絲袂迴風笑語涼
昨日雙成報消息九天丹誥鳳銜將

壽松坡王先生先生同寅器之之父也爲校官五

旬休致

五旬歸去謀家政手植靑松一百株老鶴半空翻葆蓋
好風長日奏笙竽盤枝昔訝驚天姥種子今看作大夫
昨向徂徠問遐算幾迴還見海波枯

何允仁望雲遠意圖

遊子他鄉瞻白雲西風客思杳難禁看渠影落楚天外

使我魂飛浙水濱一去忍教成變幻百年甯此重登臨
回頭卻羨雙黃鵠千里相隨歸故林

東泉李先生哀輓李蜀人其先三世皆顯官渠名邦政

先生自號林居子西蜀衣冠擅百年猶有寵光來北闕
不禁幽夢落東泉三秋長嘯風生浦午夜淸吟月滿天
今日斷魂招不起一江春水怨啼鵑

壽人母八十其子任戶部副郎

慈幃八十逢華誕階下森森玉樹高註壽昔曾天府籍
策名今顯地官曹露桃已見開三度雲鬢初開變二毛
從此弱流應不遠等閒來往任風濤

太僕丞蕭順成來京復命卿佐張彥質有贈蕭以

見示和韻二首

假使人人皆遂意直須騎鶴上揚州大明本自無私照
惠澤誰云有獨優官爵郎如花上露神仙難轉水中漚
勸君儘著開懷抱盡取尊前酒一甌

君自滁陽官太僕年年馳檄上皇州半生已見臣勞著
一命須知帝澤優尚想使車同載道忽如飄梗暫棲漚
而今獨立西風裏誰送黃花酒一甌

天官主政張尙質尊翁柏林先生任山東莒州節

判

柏林老翁著家範明庭奕葉承衣冠淸選近聞拜節判
佳兒先已登天官人生有此世應少道在無爲民自安

東望泰山高萬丈嚴霜落日相巑岏
北風烈烈吹寒雪送子驅車出帝鄉幾度停盃問親友
再三回首顧賢郎覇圖未變齊東野儒道猶誇稷下强
此去還應繼周孔令民千載頌甘棠

送談時英之任陝西僉憲

明廷奏賦三十載臬府制刑幾五年一麾更向關陝去
不日便應臺省遷安居孝養我自足鬧市功名誰肯前
問訊西民苦寒否于今已近豔陽天

與江文瀾內翰

翰林風月八其許御史聲名敢自誇顧我暫應依北斗
憐君終可繼南華昔年謾託同門友今日還期上相麻

爲問塵冠可彈否野人冠服舊塵沙

送於潛盛灝之任泉州深青驛丞（深青屬同安晦翁曾爲同安簿）

憐君疋馬南閩去萬里冰天入瘴鄉便向客途辭冀北
卻從故里道潛陽深靑路僻無行李薄祿官閑自舉觴
問訊昔年賢主簿幾人從宦得流芳

和陸珵廷玉韻（珵先任驛丞罷職久之復以建言事來京）

江南家世與君高仕路爭誇一俊髦官在散階膺上考
職當能事壓羣僚乞身歸隱時方晦挾策來廷德更昭
從此功名著靑史笑他巢父負虞朝

幽懷

眼前忽見東風面醉後使人春意生便欲從頭話知已

卻嫌老態誤多情愁連曉黛雙顰媚恨落秋波一轉淸
歸去寒衾臥明月幾迴雲雨夢難成

同年毛世誠尊堂哀輓

二十年前曾斷機機中織就老萊衣織成自信工無比
剪斷終令志不違歸去五旬人莫問從來七十世應稀
一邱高臥西山下蔓草寒烟幾夕暉

同年韓國器二親壽詩（尊翁以其弟久戍爲營脫伍歸隱且爲嫁娶其子女翁長母一歲相次六旬先以受封也）

一氣常令獨戍邊與君同隱舊林泉歸來不見兒女累
老去卻知昆弟賢花甲齡周應有次皇恩兼覆總無偏
于今幸際昇平世願祝南山壽百千

椿萱齊壽圖爲京兆少尹畢嘉會賦翁居鄉校以歲貢讓其同列後遂秋試就乙榜歷四任所在教有成績以嘉會貴解官就封

頭白歸來就子封都將富貴等冥鴻先升已解讓同列
典教卒能成代功情喜細君同壽考眼看少尹歷階崇
高堂貌得椿萱在雨露年年樂未窮

同年史文鑑之淮安收糧遂捧敕還歷陽拜二親壽其先在漢封歷陽侯

白頭甘旨隔高堂一日承恩便促裝此去淮陰暫停節
御歸江左一稱觴清朝廊署三年顯故國封侯百代强
我欲乘風舊長翮與君同去祝無疆

送王漆之任沁州二守漆慈谿人祖來尚書平貴州夷父任侍御

尚書德政綏南服御史勳名著柏臺今日先生傳舊學
百年江右産英才客途帶遶綿山出征旅行商沁水回
多少遺黎頌嘉績咸歌千里福星來

送歲貢生執鍔鋭卿還德清

漳溪之水通苕霅十載流風閭令名今日忽驚來上國
一樽還與話平生也知出處都由命莫爲行游苦愴情
君去試過揚子看年年秋漲到空城

內翰陸廉伯拉友同游城東傳氏莊有作奉和

帝城東去接平川樹色深沈一望連青旆影邊藏酒館
綠陰涼處雜民廛一時嘉會人如玉盛世淸游日似年
記得蘭亭觴詠後淸風千古使人傳

潞水淸流接大川雨晴遥望綠陰連時時遊客閒聯騎
簇簇居民各受廛冠蓋偶逢休暇日絃歌載詠太平年
玉堂望重千金價勝會應敎百世傳

送劉宗沂從軍陝右之作

塞上風光挽客留彎弓射獵不知愁封侯志擬書青史
破虜功成未白頭烽火隔年無警報關山隨地可追遊
農耕處處銷軍甲肯信行蹤是遠州

希壽重明爲同年王朝言賦朝言祖六十失明至七十聞朝言登第復明

大明剝蝕光愈顯古鏡摩挲明更奇物理於人有如此
先生樂道復何疑膝前蘭桂三數本眼底冠裳千載期

豁然今日再交睫晴空掃盡雲烟姿

同年秋官楊尙絅尊君月樓翁來京相諗適尙絅考最遂受封敕其所居地名槎溪

買舟載酒遊京國要看秋官政若何行李到來逢考最
布袍老去受恩多一時拜命眞奇遇千載令人重甲科
歸去故園詩興好月溪淸夜醉浮槎

送人諣告省母

早年曾相先夫子同向天家拜寵光令子只今官禁闥
慈顏千里隔高堂賜歸已遂甯親願拜壽初逢愛日長
從此還期再封奏直看遐算到無疆

同年錢應仁樂山卷

故國青山在何處先生好愛無終窮也知泉石痼肝膈
便使泰華歸心胷靜疑大地風塵熄閒喜中天雨露通
君去試教淩絕頂倚巖還見日升東
送王鱗廷器之任廣東歸善縣學二教
坡翁飽喫惠州飯今日先生官此邦出處到頭應有數
文章於我總無雙皐比擁座鳴晨鐸斗帳藏燈落夜釭
多少青衿奏成績一時爭羨筆如杠
送李鳳廷儀之任霍山縣學二教
先生宦轍河南道風景依稀似楚天行李到家纔半月
河流歸海歷千年月移花影搖書屋雨帶芹香落硯田
薄暮清樽薦蘋藻懶從當道問華鮮

謝維熙二親雙輓（維熙名輔昆弟五人各占一經皆登甲科躋顯仕）
江右居然見此公勳名直與古人同也知閭閻有賢行
卻使兒郎都顯庸一德與君眞不忝百年昭世更何窮
于今馬鬣封雙冢蔓草淒淒斜日風
縉雲丁氏永眞堂
永眞堂上白頭人歲暮猶堅鐵石心半壁寒燈催曉織
一簾疎雨送秋砧孤鴻忍死甯求偶猛獸垂涎亦避林
我爲題詩頌高節要看靑史照來今
同寅吳容之二親雙輓
淒涼令子褒封日客邸翻驚淚滿裳三載憲臺終不祿
一時邱隴共焚黃重闈尙想生前教白髮應爲地下郎

愁向西風弔雙冢九原松柏晚蒼蒼
送應世用之任武陵大尹
雖延一脈武陵深別思飄飄不可禁壯志有時終用世
客懷何處更沾襟曉窗夢入桃源路春珮行經湘水潯
我欲明年二三月譣驅駟馬盍朋簪（時予將按貴陽故也）
江西渝北樓家世美堂
昭代君家稱世美從來此地教文章一時倡和便盈几
奕葉子孫應滿堂要自默齋能衍慶更多古淡爲流芳
而今再詠皇風穆萬歲千秋樂未央
長沙分司和壁間韻時方赴貴陽便道經此
昔年馳檄上滇陽萬里西風此槳航高處有天曾捫訊

險中無地不經嘗猨揮老淚隨流水雁帶歸心落故鄉
今日不堪回首望洞庭湘竹雨浪浪
張叔亨留別金舜舉有作和韻
驄馬行行一道霜壯懷誰復計他鄉旗穿曉日飜烟旆
劍倚秋空彩電長跋扈羿夷空蟻聚捍城師旅足鷹揚
相逢讓有安邊策不道星星兩鬢蒼
和張叔亨詠梅
短籬茅屋淨朝暄積雪初晴野水村閒處也應知造化
望中誰解識乾坤倚風似作窺春態映水空來步月魂
曾向西湖問消息一聲長笛夜黃昏
竹泉卷爲浯溪賦

竹泉仙人色如玉竹泉之居淸且幽泉響娟娟落深夜風聲漸漸吹高樓折屐躡雲屋東畔疎簾捲雪天際頭醉倚闌干奏長笛幾迴思入蓬瀛洲

昌化章鬐新重慶堂

吾家具慶不可得君家重慶稱絕奇百年甘旨父復父奕世箕裘兒又兒綠酒彩衣娛暮景烏紗白髮照明時春風喬梓連陰處雨露栽培似有私

贈陰陽人

術書自昔垂明訓擇術由來擅美名宅葬總能辭鬼責禱祠終解濟人生筭開指掌談天造頃刻觀梅探物情日午下簾成默坐此心端不愧君平

代鳳陽監中友人送同鄉人

淮水東來是舊隣相逢京國倍相親策名胄監推先達注選銓曹愧後塵客邸舉觴難解恨異鄉爲別轉傷神如何得遂同歸願爛漫尋花九十春

成化甲辰除夕時寓太平門棘寺歷事

旅館凄涼夢不成臥聽宮漏最分明三更送御寒威盡四鼓促將和氣生愛日獨期萱草茂惜春漸喜桂枝榮平明點檢人間事一夜東風滿禁城

夏官正郎陳天益尊翁哀輓二首代人作

錢塘處士氷櫱操壁立萬仞橫淸秋思親直至八十止教子肯從中道休判斷是非眞不爽品題人物更無儔杖藜絕跡西湖路一任東風吹釣舟

賢郎方擬陟崇班淸夢華胥竟不還深院落花春已去廣庭無客鶴空閒瑤琴忍聽絃歌絕綵服俄驚血淚殷獨有口碑磨不盡高名千古重邱山

送人還蜀三首原杭人國初徙萬縣

蜀國歸來旋返旆故鄉無計樂樵漁空遺松梓閒邱隴無復柴桑舊隱居江自岷峨通楚越路從巫峽望巴渝只今四海皆周道好待鱗鴻寄尺書

渝江此去三千里送客臨歧思渺茫十載故人俱冺壞五更歸夢遶高唐黃雲驛路風烟古白帝城樓草樹荒歸去明年春色老杜鵑聲裏念家鄉

錢塘門外西子湖畫船載酒仍披圖幾處笙歌鬧幽渚六橋花柳喧名都南國帝子俱已矣孤山處士胡爲乎丈夫一醉等夷險蜀山萬仞皆坦途

又題蘇建中具慶堂代人作時建中卒業南雍

具慶堂前日色新桃花如錦柳如雲嚴君白髮三千丈慈母遐齡九十春要待文章魁甲榜好將名字獻穹宸獨憐兄弟稱觴處遍舞斑衣少一人

柯山書室二首爲應世用賦

見說山中一局棋坐看塵世幾多時仙人已去不復見勝事至今猶可追構得小軒纔著膝覺來淸影盡歸詩彩鸞明月吹簫夜相望長吟有所思

路入柯山是隱居蒼松翠竹繞林廬當時仙子無消息今日高人有所思春院靜涵嵐氣溼夜窗涼逗澗聲遲盟金坐悟參同契門外東風長玉芝

又輓陳天益尊翁代人作

一生虛抱濟時才老者烏紗力已摧從此丹山空有路可憐白髮竟無媒人間物幻驚朝露天上恩光照夜臺惆悵西湖舊歌舞落花流水重徘徊

壽人母六旬

六月天南景物新北堂簫鼓燕慈親白頭老去應千歲花甲周來始六旬萱草笑風香滿席蟠桃帶露色欺人天涯令子思心切乞得歸來勸酒頻

送富仁之歷滿還雲間

相逢未久卽相違旅館情懷歎不齊雞黍此時空有約燈窗何日共分題吟邊物色驚愁絕醉裏風光入望迷留得黃鸝伴幽獨夕陽深處再三啼

趙伯威歷事考勤居優等其祖駙馬都尉尙高皇幼女十六公主

風流文物冠羣英貌得皇家骨氣淸南國士龍新占籍中朝平叔舊知名不妨讀律書千卷最愛題詩月滿庭昨日憲臺初試政一時老吏盡輸情

武康大令歐孟亨爲急缺風憲應取

三年淸譽達宸聰丹鳳銜書下九重金榜昔聞膺甲第鐵冠今喜振頹風吳民尙忍留時憤蓟俗應須避典驄美矣班生仙路遠要看尊俎茂奇功

沽頭閘夜泊聞笛成化甲辰年將赴春闈

關河夜寂微風發獨倚孤篷看明月忽聞長笛吹一聲淚下如珠滴淸血古人作樂由人和愁人聽樂愁偏多靑袍誤我三十載白髮上頭當柰何

太平門話別

十年作客金陵道千里思家瘴海濱外地幾迴楊柳月故園何處杏花春人情似草時時變世事如棋局局新贏取白頭三釜養片帆南去問歸津

送友人還東廣

三十功名志已酬策名飛步上瀛洲中原且不讓多士南國應須避一頭落落精神澄夜月飄飄襟韻肅高秋曲江歸去經祠廟勳業于今可繼不

岐隱先生哀輓三首

岐隱先生八十秋夢隨么鳳上瀛洲菊松滿院已無主麋鹿下山空自遊淸譽幾多歸外史閒情一片付東流回谿斷磴留殘局細雨叢苔漫不收

岐山處士人中鳳夢逐重華過九嶷烟雨晝迷丹穴路霜風秋老碧梧枝徒令聖世誇文藻無復天朝瑞羽儀何處爲君徵隱德翩翩鸑鷟逞雄姿

岐隱先生歸去來步隨行蟻上庭槐溪雲匝地鶴空怨

山月滿樓人不回藥竈斷烟荒蘚合釣臺無主野花開
前村一片牛眠地蔓草斜陽動客哀

辛丑下第述懷

十年辛苦到長安誰料征車再指南自恨有家終有累
可憐無子更無官愁來頓覺詩才澀老去還驚酒量寬
已矣命途多蹇滯不知何處可停驂

甲辰下第述懷

四八年餘志未酬功名肯歎此生休五更歸夢三千里
一日回腸九萬周愁綰柳絲漫不遣淚濺春水只分流
誰知一種淩天恨白晝淸霜滿敝裘

翁壽夫下第有作奉和

羅網英賢剩有餘他年甯復困相如一經傳世人無敵
萬里封侯志豈虛窮達不緣論晷刻功名須信保終初
恩章指日光泉壤次第還教課子書

和羅廷璧韻

乾坤造物有攸司三十功名志未違戀闕此心長北向
東書今日又東歸日斜江上孤舟別秋盡天南一鶚飛
待取長安春似海碧桃花下試新衣

胡賢先生尊翁哀輓

娛琴處士今何在淸夢蓬萊第一宮平生足跡半天下
昭代詩名擅楚東仙骨已隨龍化遠素絃猶想月明中
嗟予未識生前面哀些吟成恨不窮

曾時岫尊堂十月誕辰母孀居四十年

孟母昔年淸譽在尊堂今日已齊名平生不改氷檗操
晚歲尙聞機杼聲冬孟小春渾不老夜深孤月更長明
赤城此去三千里閒倚東風度玉笙

主司副椿萱齊壽

榮壽堂中高壽人雙垂華髮照靑春彩鸞詔下應千里
花甲周來始六旬金母木公呈世瑞蘭孫桂子荷朝紳
崆峒近獻長生訣百歲萱花百歲椿

壽萱圖爲陳母賀

蓬萊宮外小桃源誰爲忘憂解種萱天與好風開豔萼
月流淸潤浥霜根竹松共歷氷霜操蘭桂仍分雨露恩

況是北堂春意早年年簫鼓進芳樽

送丁宗仁赴萬全都司貳教 萬全卽古上谷郡

薊門疎柳綠如烟驛路俄驚二月天爲客不堪過十載
作官旋復到三邊秋深塞徼風烟肅日暮山城鼓角恬
聖代只今皆樂土暫時分手莫留連

和高從龍春日漫興

自憐衰髮已驚秋忍見韶光去不留沽酒且圖今日樂
看花已負少年遊有時對月供詩興在處呼朋破客愁
聽取間關上林鳥一聲相喚一聲酬

蜀府宋承奉尊賢尙義卷

廢家晨遊感素思靈宗況復舊連枝一邸敢擬中官宅

三尺重磨太史碑岷嶺暮雲棲蜀魄楚江春水弔湘纍
此情自古同追憶要看芳聲百世垂
劉東之尊翁致政
謝職歸來臥白雲放情邱壑一開身從今軀殼方爲我
自昔光陰總似人按候莭松應尙在去來猨鶴再相親
憐渠白髮黃金帶搔首西風强問津
陸靖之靑雲高志卷
長楊賦罷志凌雲百尺竿頭再進身直上薇垣朝帝座
御從河漢問天津手揮若木開陽道袂動飄風掃世塵
閶闔九關都歷遍世人爭訝是仙人
弘治辛亥夏京邸病中喜雨

擱朝好雨洗紛埃病眼昏花一望開昨向甕中籠火坐
今從天上馭風來旋抽架上先題卷更洗牀頭舊酌杯
老我一官無俗累且將詩酒重徘徊
藏庵爲安行之賦（行之仕而藏非眞藏也位未通顯韞匵而不售也）
誰謂藏庵是隱淪藏庵隨寓暫藏珍羞將白璧論高價
甘向淸朝立後塵道與時違非事道貧緣祿仕敢辭貧
半生囊括成暗啞坎止流行只任眞
南京郭兵馬乃翁哀輓二首（翁所在地名行春受封後爲鄉飲大賓幼年江行遇風濤覆舟得濟代人作）
先生歲暮事田疇舊業行春趣獨幽半壁寒雲松月曉
一溪流水稻花秋詩書帝世衣冠盛尊俎賓筵禮數優

脫卻風波與名利百年歸骨在林邱
存時處士汾陽裔威德猶傳祖氏風折獄只須開片語
齊家端不愧孱童天章賁寵偏垂澤海若輸靈巧致功
身後有名歸月旦百年籍籍士林中
送鄉同年羅聰之任貳教
昔年同聽鹿鳴詩今日重逢感別離苦爲紅塵淹驥足
暫將淸興屬皐比聖明禮樂從先進豪傑詩書覺後知
六載期君重到此宮花折取最高枝
水
流時高下止時平此物由來盡物情辨到妍媸人自省
納來汚穢體常淸靜涵雲影依稀見深映蟾光分外明

滾滾源泉赴滄海要知原自一科盈
愛水
先生川上看流水默契此心開笑顏甯奔幾回終到海
淵潛一曲自懷山鳶飛魚躍高低見雲影天光日夜閒
便向津頭問來歷濫觴源在斗牛間
弘治己未京邸臥病
三彭煽毒五心焦潛爍精元勝火燒目掩霧花羞日照
步依笻竹怕風搖黃肌白癬搔晴雪苦海淸痰涌夜潮
何日乞身歸故里水雲隨處樂漁樵
送曲廷評歸省而翁能卻金
白雲望斷親庭遠丹陛辭歸帝澤優萬里暌離空愛日

片時供餞直封侯乾坤此老足高蹈暮夜卻金奚所求從此兒孫顯朝著功名應不讓前修

椿萱圖爲江右饒賢賦

誰爲椿萱設寫眞肯堂深處燕雙親樛枝慣歷風霜古素質猶含雨露新五桂不妨同永壽百花空解占先春太平已兆千年瑞屈指于今是六旬

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三日生辰 時初登第

七月廿三夜既半我昔懸弧此吉辰三十七年初度日百千萬壽未亡人作官甫遂青雲志抱道原存赤子眞惆悵親庭成遠別時時回首一長吟

冬日書懷

書窗獨坐晝沈沈撫景其如百慮侵野水孤帆空有影夕陽寒鳥自投林閒來素髮愁偏長病入新年恨轉深惆悵可人求未得時時搔首一長吟

寄博陸王舅

春風秋月兩悠悠別去情懷歎不侔千里雲山徒極目五更烟雨不勝愁天機滾滾人先老世事茫茫水自流何日相逢話相憶一尊同倚仲宣樓

送人

吳江東去思依依握手河梁怨落暉千里雁聲孤棹遠一天秋色故人稀空林積雨迷行旆搞葉嘘風入敝衣惆悵何時再相會一尊重與話襟期

又送內弟唐賢之

半生親誼有誰知此去匆匆惜解違萬里道途長作客一時杯酒又分歧人生聚散應難定天與功名信有期好待南畿桂花發秋風先折最高枝

送貢友還

客邸誰令賦式微匆匆擁棹又南之向來已喜登雲路此去還應折桂枝鳳鳥豈容淹故穴驊騮終自奮康逵到家正值萱花發相對慈親一解頤

興府良醫蔣宗儒謝事南歸

先生世業軒岐術貸與皇家助太平雨露一門沾大造乾坤萬里樂長生老知人事多疎懶靜覺天時有代更

乞取閒身歸舊隱百年誰復計枯榮

天官主政南鎧尊翁哀輓

早向黌宮延美譽晚從蓮幕避囂煩六經竟負風雲會一子深承雨露恩自昔厚施終食報只今遺澤被仍昆誰人解秉如椽筆月旦評中子細論

送張指揮建甯守備

將軍作鎭承恩命征旆飄飄逸氣雄三逕秋香辭薊北一鞭春色到閩中營街月落轅門靜鶴嶺風淸玉帳空聖代只今崇治化要看安靜奏膚公

丙午冬上春官試車行有作

西風攬轡壯征懷萬里乾坤一望開捲取輿圖歸上國

斡旋春氣到金臺不辭重任當先駕要使淸塵屬後來
同軌于今事壞轍埋輪誰復問狐豺
無錫華母呂氏哀輓（母能撫外內兩姪底于有成椿桂山葬地也）
我聞華宗毓懿德閨閫美儷來柔嘉始終一節相夫子
外內兩兒蒙室家不使是非踰梱閾肯辭繁劇紛蓬麻
只今何處最興感椿桂山頭霜月斜
送董德美之任安慶別駕
歲暮驅車何所適南畿新喜拜除書江山一倡故園好
道路纔經半月餘都士作官情既愜北堂迎養樂何如
池陽太守陳公子兩地謳謌政起予
壽人父母同登六十同生辰
江右齊眉兩壽星六旬初度一陽生南山頌裏筵初啟
北海尊中酒謾傾濯濯芝蘭都競秀鏘鏘鸞鳳自和鳴
分明一段神仙事只與君家瑞太平
成化己丑赴郡城從師有感
綵服娛親眞自樂從師學道豈徒然不辭千里與萬里
但願新年勝舊年花落園林春意盡歲寒松柏晚心堅
行行丹桂秋香發一路淸風快著鞭
送韓德量還淮陰
故事先翁綠綺琴別來無復聽遺音絲蘿結好曾論舊
樽酒交懽直到今淮上遠山千里夢江南孤雁十年心
繁華一去成陳迹何日相逢再盍簪

弘治戊申鄉同年姚江胡彥卿由信陽州學二教
改延平府學以記得同年折桂時爲首尾吟索
同時宦京師者皆屬和
記得同年折桂時賓筵初詠鹿鳴詩禮闈四至我將老
泮水十年君自持黃卷靑燈猶在念蒼顏白髮又相期
懷來憶往成惆悵記得同年折桂時
過白溝河有感
蘆荻蕭蕭起漫波西風客路此經過中原壤地本吾地
一統山河無界河寸水豈妨馳鐵騎斜陽誰解挽金戈
陵夷直至炎威盡流到腥羶柰爾何
送同年張子溫榮還
曾同奏賦朝金殿君獨承恩出禁宸黃榜策書晴絢日
玉驄衣錦晝行春功名到手風雲會富貴還家雨露新
白髮故人空健羨幾勞魂夢拜慈親
分題得閶闔折桂送林由太學助教謝事歸閩
負笈論文二十秋策名飛步上瀛洲八閩道路通仙境
四海車書集上游靑鳥素娥來窈窕彩鸞良夜共夷猶
雲衢發軔三千里次第分香到九州
澹軒爲吳興費用逵賦
澹泊人居澹泊村草衣木食睥乾坤是非過眼無長物
富貴於我如浮雲交到忘情眞落落會當不語豈云云
甛甜比苦皆徒聒至德由來更寡文

送俞伯謙之任始興大尹

二十餘年舊科第八千里外老郎官暫來山縣只小試
卻去海天成大觀水到黃塘天浩瀚霜清庾嶺刻巑岏
知君此去多仁政甘雨隨車百姓歡

自慰

人生有子皆天定得喪賢愚不偶然一子豈云能絕類
十人未必總稱賢謝家玉樹非吾願陶令梨栗秖自憐
學取一邱耕稼足太平相守歲千千

送韋元載之任貴溪尹

潦倒憐君用世材懶同樗散共沈埋九天雨露沾新渥
百里風雲入壯懷貴水月明清見底河陽春滿樂無涯

古今多少循良吏一一功名立泰階

送朱世隆還杭

邱隴三千足孝思又馳符檄上京師君親大義期無忝
湖海賢勞焉足辭薊北到來楓月晚江南歸去稻花時
眼前風景還無賴莫厭離筵酒漫巵

自寓

靜倚西窗歎白頭兮風斜日對孤愁一瓢脫粟聊供午
半臂麤縑直到秋薄俗秖閒興訟牒凝兒那解繼箕裘
歸歟擬作歸休計不道歸休恨未休

思亡女

一夜幾迴頻夢汝汝魂端的在吾傍八千道路風塵杳
二七年華骨肉香假使得年齊姙姒縱令無壽陋姬姜
亡之命矣眞堪惜斷我悠悠一寸腸

鄉同年柯廷言喪母有感和韻

仕路迢迢未有涯思親幾度夢還家江湖萬里一身遠
風雪百年雙鬢華最是惜陰增喜懼忽驚陟岵動悲嗟
遙憐後日登黃甲不見慈親拜寵嘉

和周方伯雪中見寄

老來長是怯寒威況復邊城朔雪飛縱使野人歌有歲
可堪游子賦無衣登登遠道都成粦望望青陽不布暉
腸斷故園歸未得夢魂終夜到慈闈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七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八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七言絕句

王思德白繡毬花

素娥不作春風面臭味依然似野梅卻怪東君較情薄向陽猶遣雪成堆

菊

忽憶江南隱者花西風籬落舊生涯而今不學陶潛醉相對無言自啜茶

潛菴

種田食力我所事績學買文他自高見說明廷老卿相

五更風雨倘趨朝

羽山圖壽蔡從善伯父和孫廷倘韻

兩箇長松百竿竹羽山深處此留清先生習靜聽風雨五夜怕聞環珮聲

乙卯年還家後五月二十七日聞新蟬

幾年京國無烟樹不聽蜩蟬聒耳鳴今日故園斜日裏數聲哀怨不勝情

廣西有作

東風交廣此行巡琴鶴歸來不是貧珍重一囊清譽在憑誰爲我獻穹宸

湘水漓水

海陽山下湘漓水南北分流更不同不是朝宗歸大海世間何處不相逢

衡湘

白將湘水洗詩脾桂嶺南頭足品題留得珠璣滿人口媚川都裏勝文犀

劉杲太監射獵圖

殺盡胡兒力未疲歸來戰馬倘嘶嘶燕山九月黃雲靖正是將軍較獵時

湘東舟中阻雨

亂山叢薄雨修修怪石驚灘水急流自古三湘能白髮可堪今日更離憂

客路有懷

客路思君意欲迷小山高處望東西不堪日暮征鞍急細雨叢林謝豹啼

瓜州魏氏家阻風待渡雜詠四首

戶外波光翻白練座中衣色染蒼苔海鷗與我相知久飛去江南又復來

江頭日日起風波江上歸舟晚更多十載故人空悵望月明何處竹枝歌

望江樓下釣魚臺愁緒無端坐不回驀地拍攔開口笑好風吹送故人來

長烟漠漠雨濛濛秋盡維揚草樹空何處飛來雙白雁

帶將離恨過江東

春雨有感

雲脚暗時天有雨風頭歇處地無塵雖然解慰三農望
愁殺紛紛陌路人

四皓圍棊圖

四君避世非忘世終使皇儲羽翼成按著殘棊細思索
豈於勝敗不關情

京師送別同年有感二首

潞渚西風九月秋數株殘柳送離愁憑渠欲寄相思恨
多少長條在上頭

潞河衰柳拂高秋猶有哀蟬問客愁一酌離杯兩行淚

幾時流到浙江頭

悵別

臨風長是歎暌離夜半思君意轉迷誰道玉箏彈曉怨
五更只在殿東西

竹枝詞二首

我正思君君不知月輪高掛樹西枝月輪過去還重照
我欲逢君在幾時

君心一似天邊月纔遇浮雲更不明雲去月來還有影
君從別後更無情

傷牡丹二首

洛陽城裏花開處蜂蝶紛紛綴滿枝我欲憑欄看春色
不知花謝已多時

花開花落爲誰忙花到春深祇自傷莫把芳心許蜂蝶
任他來往鬧斜陽

安南衛和吳中方伯韻二首

秋來何處倍傷情望盡雲山是客程山上有山山幾許
馬蹄明日又南行

淡風斜日靜無灰馬首青山面面開欲上山頭望鄉國
白雲飛去幾時回

赤[illegible][illegible]後軒和韻

行盡西山數日程好懷都入此軒清落紅滿地綠雲合
窗外野禽時一聲

題畢節壁間畫

閑雲漠漠草萋萋山下幽亭路欲迷流水野橋人不見
夕陽深處亂鶯啼

海棠

夜深紅袖倚清酣香霧空濛濕未乾漫漫野風吹不醒
日高猶凭碧闌干

甲寅七月十五夜京師對月有感

雲淡風清露似酥碧床涼早墮秋梧不知南國今宵裏
也有佳人對月無

新秋此夜月正滿遠道隔年人未歸對月思家還問月
幾時歸去拜慈闈

病眼幾時堪玩月新秋此夜正嬋娟莫辭露坐衣裳濕
待到明朝又不圓

李叔源出諸梅諸公有作和韻

凍雪霏霏便著花水邊籬落一枝斜而今大地皆春意
漫道江南是故家

漁

苦竹岡頭雨漬泥綠楊溪上水平堤前村買得茅柴酒
自煮鱸魚向老妻

樵

風透絺袍骨也寒雨深松塢路偏難蒼江白石歸來晚
嵐氣濕衣渾未乾

農

頻年逋負總難償籬落蕭疎草樹荒過得旱時還水潦
聖明今日是堯湯

牧

風送微和過九皐纖纖草色亂青袍斜陽牛背唱歌去
林外不知山月高

梅花

庾嶺老梅高十丈雪中迸出玉龍鱗北枝亦是先春種
獨讓南枝一著春

梅月

梅邊玩月偏孤寂月下覩梅似有無月白梅寒烟如水
十分清氣在西湖

小景

頻年何事苦睽離江畔思君意欲迷望盡瀟湘渾不見
數聲歸雁夕陽西

弘治辛亥春仲寓京邸夢登樓倚西窗眺夕陽遙見故里趙山遠在數千里外了了明白山下行人亦復見之悽然有感而作

傷心萬事在題詩夢裏家山了不迷溪上玉樓樓上客
幾回閒倚夕陽西

便面小景

峭壁懸松蔭石壇松風入指澗聲寒虞廷昔日薰絃操
能爲知音一再彈

弘治戊申正月望日宿新添衛聞簫鼓聲有感

四海車書喜混同異方民物荷陶鎔山城清夜絃歌沸
可是將軍作鎮功

正德辛未蜀臬轉滇藩途中作

山下小亭茆草蓋無人只有白雲棲白雲也去作霖雨
千古兩峰留夕暉　右赤水

歷盡千山與萬山宦途能得幾時閒十年兩度來烏撒
忍見星星鬢髮班　右烏撒

千尋絕壁鎖烟霞百折羊腸小徑斜一十五年成底事
白頭重此歎年華　右普德歸

偶成二首

閙裏光陰暗裏催等閒花落又花開憑君莫道春長在昨日黑頭今白來

炎飈煽熾何相催葵花榴花參差開惟有菊花甘寂寞無言自待早秋來

辛未夏仲二十五日抵楊林以小疾暫寓分司先是葵花未開既三日則次第開至第五朵而雲錦爛然可觀予意此花多植名園勝地而此處獨幽閒寂寞良可慨也爲賦二絕

得得行程得得來叶厘蜀山過了又滇池閒齋三日催花雨開到朝陽第五枝

本是陽和一種花幾多偏植五侯家數枝寂寞空齋裏也自傾心鬬晚霞

正德己巳冬仲寓河源憲署見其右一小園扃閉甚密挑窗窺之則梅花一樹爛然盛開時余適有皷盆之憂因慨夫梅以芬香潔素之姿不幸處於幽閒寂寞之地不見賞於人可哀也已爲賦二絕

小園深鎖寂無人獨立東風怨早春人自寂寥花自落一庭寒月夜黃昏

名園無處鬬芳妍獨自開花獨自憐同日舊遊人不見一年辜負賞花天

正德戊辰春季宜春道中聞鷓鴣

頻年疲馬困窮途忍向東風聽鷓鴣好待子規啼夜月不如歸去是良圖

是歲五月川東道久無論因楊志道以詩諗之和韻

綠陰深樹鳥鳴啾老我西臺得暫休腸斷故園歸未得百年天地一纍囚

內翰曹鑅良金爲副憲劉文煥寫桃梅春草薇粟四圖并題其上和韻

西蜀滇吳又八閩江湖廊廟一孤臣相知惟有桃千樹依倚東風笑早春文煥先以侍御巡按滇雲蘇常後以副憲提學閩中故云

右桃

臘盡尋芳只見梅幾多桃李未曾開相逢倚遍蒼江路惟恨春風不早來

右梅

小園春曉淡微明閒逐東風探早榮昨夜忽驚時雨過靈根都發兩三莖

右春草

文章薇粟重吾儒豈特青錢選四銖賴有知音善描畫煩君更寫杏壇圖

右薇粟

王思德以折桂圖扇惠馬宗勉之子并題其上和韻四絕

一見君家季子姿紛紛雛稚總非奇如今養就拏雲手要向天邊折桂枝

天上秋花金玉姿雲根月窟孕靈奇煩君攀折都教盡
莫放閒人把一枝
纍纍金粟露含姿習習天風香更奇應有嫦娥報消息
早秋先折向陽枝
嫦娥愛爾少年姿為種秋花品絕奇夜半青鸞報佳信
一雙飛上最高枝

新添衛分司

亂山高下雨纖纖旅邸盤飧味不甜惟有羈懷與離恨
盡隨疲馬過新添

殷重夫席上拘韻詠燈

花落銀釭夜色深一枝青焰細如針貞心自許光幽獨

不畏斜風入戶侵

和戴復初韻四絕

一點幽情耿不磨夜深猶自費清哦春暉寸草無由報
白髮添來可柰何
客況難禁案牘磨暫將風月屬吟哦可憐鸞鳳棲荊棘
無柰啁啾燕雀何
一從計吏陟王庭幾見天涯木葉零今日金陵重興感
陌頭楊柳又青青
旅館淒涼月滿庭西風黃葉歎飄零自從身逐燕山路
幾見天涯草色青

毘陵道中夜行

毘陵北上路迢迢舟子孤行夜寂寥千里月明憐獨照
玉人何處怨清宵

出墻芙蓉

西風倦倚小紅粧獨立含啼怨夕陽不是五陵年少客
幾回彈指過宮墻

踏雪尋梅便面

蹇驢踏破前村雪欲覓疎疎林下梅不識乾坤斡旋氣
何時還向日邊回

和羅廷璧韻五絕

回首長安岐路中千葩萬萼競春容碧桃開在蟾宮裏
不與萬花一樣紅

塵世飄飄浪打萍十年心事杳難明驊騮不是逢知己
翹首西風祗自鳴
世途役役歎羈縻惟底功名到手遲却憶青春少年日
管絃聲裏過多時
半生苦為宦情縻千里青山入夢遲幸有毛錐與長劍
不妨談笑佐明時
十年蹤跡走殊方舊學三冬已面墻何日姓名題甲榜
錦袍深惹御爐香

便面小景風雨歸舟圖

窄窄輕舟短短蓑冒風披雨過長河當時只欲求微利
不道前程險阻多

驟雨狂風霞九垓砲車雲起暗陽臺行人不戒履霜漸舟楫欲斜不可回

射獵圖

士馬騰驤意氣豪日斜圍合陣雲高太平豈事從禽樂學取將軍運甓勞

王天敘席上觀帶雨榴花戲作

密葉繁枝出絳綃彩雲堆裏弄妖嬈洞房昨夜南風急露臉含啼怨未銷

宮怨

柘館蕭條懶去粧忍聽簫鼓鬧昭陽翠華望斷無消息斜日西風凭短墻

下第述懷

春風兩度泣神州白髮無端易上頭願取天戈靖胡虜與君談笑覓封侯

牧

金鞍玉勒照林臯草色花容襯錦袍富貴薰天等坯土南山爭似飯牛高

正德甲戌謝事南還

浮雲利祿緣何事幻夢榮枯亦未眞看取故鄉烟樹裏未知誰是得歸人

暮春

步屧隨風過別村小橋流水接溪雲乳鶯啼出高枝上報道春光已十分

遊華光廟有感昔年同友袁純夫曾飲于此今已四十年矣

四十年前此地遊于今白髮已蒙頭不知四十餘年後更有何人醉倚樓

午睡

篆烟銷盡茗甌空倦倚南薰睡正濃何事黃鸝渾不解聲聲啼過短墻東

漫興

蒼髯白髮醉顏酡紅樹青山夕照多行過村西逢故友盤陀江上聽漁歌

見梅

曉起推窗玩物華寒梅剛試兩三花從今一點先春意散入江南百萬家

嘉靖丙戌開正以來連夢趨朝感而有作

辭卻鳴璫臥白雲歸來已過十年春如何又作刀州夢卻被巢由冷笑人

漫興二首

西園開遍小桃花依倚東風笑晚霞我欲凭闌看春色莫教飛入別人家

返日桑榆景漸斜老懷偏是惜年華行經別墅眠芳草看到西園數落花

嘉靖元年十月十四日回自杭夢有人題畫語不

佳予醜之爲作一絕葢夢中語也

雲臺清夜萠靈葩琪樹春風滿院花勝賞不尋三鳥去

更從何處覓仙家

漫興

萬里功名一敝裘百年蹤跡半荒邱都來總是無情物

惟有青山對白頭

二月九日春分病起試筆

東風昨夜到園林幻出新楊一樹金惟有白頭吹不醒

蕭蕭依舊不勝簪

金銀花一名鷺鷥藤一名忍冬草一名左轉藤能

療惡瘡熱疾

金銀花兒黃白相東風吹得滿園香隔籬延蔓上桃樹

疑是美人釵子長

夢中作

人生有德乃有福德福相符本自然今日如何不解此

白首衰遲空怨天

漫興

老去追懽力已摧好懷終歲幾時開寒窗孤枕不成寐

半夜月明花影來

感興

北風九月吹寒雨萬戶千門冷如水錦衾繡枕憶同遊

夢斷江南數千里

戊寅六月廿一日夜夢詠老梅其夜戌時立秋

年來無事得從容小倚西窗笑晚風記得昔年全盛日

曾將玉色侍重瞳

西齋小桃壬午春仲

本是深閨傾國姿背來書館伴幽棲夜深獨立空階裏

誰向東風話別離

晨起漫興壬午八月八日

可笑春風太世情豔陽時節競敷榮西風一夜韶華盡

惟有青山晚更青

轉眼韶光不暫留紛紛桃李又驚秋前溪本是無情物

也逐西風日夜流

數年以來大江之東俗尚酗飲予亦數爲所困詩

以訟之嘉靖癸未二月望日

舉世何人議権酤厭聞山鳥喚提壺當時六逸空沈湎

不若醒醒楚大夫

嘉靖癸未二月十二日驚蟄節十九日雷乃發聲

與每年先期發聲人以爲豐年之兆也其年大

歉

二月聞雷未是遲雨過驚蟄最相宜老農指點西疇笑

道是豐年定有期

嘉靖癸未二月十二日驚蟄十九日雷乃發聲以

後繼以東風釀雪陰氣沍寒桃柳閉結不能發
舒感而有作

弱柳迷參色未青小桃羞澁更含情東風本是催花意
不借梨園一日晴

癸未中秋會客外兄松雲唐先生以疾辭小詩速
之

滿天風雨近中秋長日無人獨倚樓寄問杜陵緣底事
不將詩酒慰窮愁

衡門風雨閉窮愁淸夜誰操剡曲舟多病長卿今白首
百年能得幾中秋

愁懷

老去愁來不自持惜春不是賞春時東風儘意開朱戶
莫向愁人面上吹

杏花零亂怨啼鵑送盡東風又一年人自寂寥春自去
可憐辜負賞花天

兩頭纖纖和古也古人惟詠物今特詠其名耳非
其指也

兩頭纖纖月如梭衆星磊磊何其多銀漢耿耿橫參差
東方未明可柰何

蓉江二絕爲胡衛文作乙酉春孟

素心不作東風面獨立空階媚夕陽笑殺紛紛桃與李
等閒榮落爲誰忙

水落秋江一鑑空蕖荷開盡到芙蓉相知惟有陶潛菊
依倚東籬笑晚風

春日漫興乙酉年二月

我笑桃花媚早春桃花笑我白頭新桃花若解留春住
我亦相看是故人

老眼看花淚欲流花開如媚又如羞憑渠儘意匀紅頰
莫向東風笑白頭

四皓圍棋便面

時當叔季甯歸隱道際明良亦定儲閒坐空山了殘局
未知勝算是何如

丙戌三月望日初晴

東風日日望花開待得花開雨又來今日晴明出門去
滿庭綠樹蔭蒼苔

二月中旬西園桃花漸落有感

東風一夜落紅粧獨立空階怨夕陽舊日賞心人不見
滿庭明月又昏黃

丁亥二月下旬南園桃花盛發甫三數日卽爲風
雨所落予憐此花倚墻而開似有冶容窺覘之
意幽情逸韻非妙契者莫能識之方在凝注之
間亟罹摧阻之患可傷也已爲賦三絕老懷至
是尙有不能已也

露臉初勻笑未開雨餘添得淚盈腮相思倚遍長橋路

多少行人喚不來

日日墻頭盼曉風眼看春盡不相逢愁來獨自啼紅怨
一點芳心恨不窮

獨立墻頭睥早春多情如怨又如嗔幾迴待得東風到
又被顛狂惱殺人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八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九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序

詠梅集句序爲錢塘友人沈履德作

集句者何集詩人之大成也吾非不得作也作而與古鳴世者伍亦若人耳古之人以詩鳴世者凡幾何人當其時彼各以其所長鳴鳴而未必皆善也是故以一人言其篇章之善者無幾以一篇言其句法之善者亦無幾吾朝而諷焉夕而詠焉其善者吾愛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不善者吾不知也當夫事至物來景與意會吾之情不能已於有言則吾素所善者自然呈露發見會

合而成章初不期於集而自無不集殆亦不得已而有言者也若是者謂非集大成可乎吾友錢塘沈君履德蓋深有得于此其於三百篇以下之詩無不讀讀而無不究其蘊凡一篇一句之善舉皆集其胸中而無遺遇有題詠輒伸紙信筆寫累數十首皆古人佳句弘治乙卯春君又集詠梅近體凡若干首其爲篇愈多爲格愈高而其音韻節奏愈精且嘗讀之如出一人之手噫斯亦可謂成矣考之吾夫子之删詩皆非夫子所自作亦取當時鳴世者之詩訂正之就其間取其可爲勸戒者而集之以爲經沈君亦集詩者但夫子集其篇沈君集其句其集之法頗相類而所以集之之意則吾未暇論

也彼不云乎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彼固指言其所不善者卽其所不善者去之而集其善者以爲篇集句之法如斯而已夫如是則衆人之善皆集於我而爲我有謂之成豈虛語哉傳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沈君有焉遂書而爲之序

送姚仲昭之任湖廣平江大尹序

方今天子而下有六卿有方伯有郡守有縣令以及於民自民視縣令爲親視郡守則稍遠視方伯則又遠而六卿天子則甚遠其遠者勢也而所以不遠者情也自古以來知勢者易知情者未之見也今之時有能知情與勢而兼以治之者居方伯六卿之任可也而況於郡

守縣令乎若吾友平江大尹姚君仲昭其殆庶幾矣乎夫情之壅而不通勢之隔而不接雖三代明王不能以爲治而況其下者乎君之宰斯邑也誠能不矜其能不作其威位高而聽卑屈己以就人如是而爲治不難矣等而上之一府可也一國可也天下亦可也若此者可以合其勢矣未能盡得其情也必也忠信以結其心明達以通其志簡要以安其生遜樂以紓其氣如是而民自至焉則邑無不通之民民無不通之情自一邑可以通乎一郡一國自一郡一國可以通之朝廷天下雖在萬里之外猶處輦轂之下矣蓋君之職於是爲重以其親民故也君諱顯其先測之德淸人博學而篤志謙已下人鄕人舉成化丁酉鄕薦授今官與予交甚契予知其必不忘情於斯民也

送張拳服膺之任武岡州同知序

古之人文武兼備後世乃判而二之故議者謂文道不足以戡亂武備不足以綏服而制治之法分矣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士生其時罕見兵革遇將官武士則瞪目而視不爲之禮而於其經書圖策亦視爲土苴龍迹弃去弗顧嗚呼是焉知古人相兼之意也耶吾鄕張君服膺少警敏資性過人自知讀書爲學謂儒者之道不可以一律拘也遂兼通儒吏之業而於兵家戰陣之方攻鬪之法亦獵其大義久

之以才俊舉於有司授金吾衛經歷九年考最遷湖廣武岡州同知方其在金吾也其衛之官與其軍爲數殆相等且多獷猂不率君一綏之以德於是一衛之人咸用大和蓋君之治武以文其明驗如此今將之官武岡特舉其素蘊以措之耳然予抑有說焉夫武岡之地實居湖湘之西其土著之民與蠻獠雜居齊處風俗之澆瀉民情之暴戾較之武夫悍卒又不啻千萬吾欲懷之以文或懦而不振糾之以武則叛而不親要當先之以命令加之以訓辭如是而未馴也則震之以威折之以武如是而猶不馴而後斬伐隨之則雖異類之人亦將畏威懷恩之不暇矣蓋君昔之所居武職也而治之不

失其爲文今之所授文職也而居之不可以無武君行
矣異日薊藩上計天官有以文武著稱如古人者吾端
有望於君也君勉乎哉

送王廷器之任歸善縣二教序

居官之道盡職而止盡職之外無餘事也今天下之官
不下數千萬人其祿秩流品雖或不齊要之各有一定
之職因其職之一定而各盡之則居官之責鮮矣彼能
者小其職以爲不足爲不能者弛其職以爲不能爲不
足爲者出位以取禍不能爲者尸位以取辱二者皆非
中道也吾友王君廷器遊郡庠以恭儉謙遜得爲禮之
學凡再試有司不得志則拂袖喟曰吾不意學古道而

與人角勝負也吾恥之乃退而潛心於學專務持循省
察以修於內久之學既有進則年益長大而選舉之科
亦終以不偶今年春循例貢春官試大廷謁選部授東
廣歸善縣學二教既拜命郎戒遂將之官於是吾鄉人
仕於京者咸相謂廷器高材碩學負士望且三十年而
官止教學之職不幾於小用其才耶予謂之曰是不然
凡人設施各因其位小以小用大以大用視其位不視
其材盡其職不務於外居官之道如斯而已今教學之
官其職甚卑而其出處甚正其祿甚薄而其責任甚重
且爲治之道政與教二途而已教以迪民之善政以糾
民之惡二者相須而不可偏也今天下內而臺部寺監

外而司府州縣其正佐幕屬之官孰非爲政之職也而
教學之官每設不過三數員視爲政之官不啻十一而
風化之原實寄之其任豈輕也哉三代之時教化隆而
風化美其民知禮義而無罪戾率數百年長治久安無
有淩犯賊逆之患漢唐而下教化不明民心離而官俗
壞故其時禍亂迭興而運祚不長由此觀之謂教化無
益不可也今廷器果以其職爲小乎哉夫東廣古百越
之地秦漢以前人材未之聞也自唐張曲江始以文章
節行爲時名臣其後宋元相繼逮入我朝文教愈隆逢
掖之士皆知力學取科第駸駸然與吾浙殆相上下廷
器之官也朝而舉其徒暮而集其徒升其堂視其扁曰

明倫者豈徒爲文藝設哉凡士生斯世進斯學習斯教
遠而聞斯化者皆興起禮義之風而無乖爭之習其出
而仕於朝者著之豐功偉績又足以追踪曲江而基國
家太平久遠之業必如是而後可以盡吾之職也廷器
尚小之哉廷器惟祈盡職之爲務以求解君之責若官
之崇卑祿之厚薄諸君可無爲廷器慮也

送任永修之任蒙化府儒學二教序

雲南蒙化府儒學訓導四川溫江任君崇德將之官其
子姪漢與予同官書來責贈言且曰鄉人在都下者不
忍捨去也噫鄉人何以不忍爲哉古之人有行則歌詩
以送之其來尚矣然皆勉進其德業淬礪其志操以期

於遠大之歸非若後世杯酒陽關嘘唏流涕以致其傷離悼別之懷而已鄉人尙何以不忍爲哉夫士之爲學志於得也學而不志於得者僞也然亦有道存乎其間不可以苟焉者也今敎學之官爲職甚卑而其道甚正爲祿甚薄而其責甚重其初養之學校之間貢之春官而上之天子春官考其能舉而授之以職俾之食升斗之粟而寄以敎化之權故學校也者敎化之所關也官得其人則賢才盛而風俗美官不得其人則賢才衰而風俗惡盛衰美惡之機治亂之際也而可以苟焉哉任君以文學領鄉書試春官登乙榜授漢中府儒學訓導九年考績改今官其得之可謂正矣其在漢中也漢中之人材日益以盛風俗日益以美能不負其責任之重天官固宜褒其功而遷轉其職然而蒙化遠方之人不可以遠方之治治也必得任君往而臨之推其敎於漢中者以敎蒙化之人則他日之蒙化未必不爲今日之漢中也任君行矣勉哉無徒爲鄉人惜也

送沈廉夫之任江西僉憲序

弘治甲寅歸安沈君廉夫由秋官員外郎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友徐君以忠徐君壽卿胡君廷器醵酒徵文以貿以文屬之予予告之曰朝廷設官置吏無非欲平民之情而已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休息生養之情自生民以來不能免也彼其散焉而處以鄉羣焉而聚於邑其昏姻交際之往來貿易之相資或橫逆之是加而鬭狠之相賊來也叫號於衆而不能白則其情勃然而不平悍然而不能制於是乎囂訟以質其平訟而平之其爲訟也不盈朝而解矣惟夫上之人設不加省視之若不足卹也是以其民始而之縣縣之令猶夫衆也繼而之府府之守猶夫令也乃卒之臬司司之長官亦猶夫令與守也民既不得已則裹糧束任冒千里而之大君焉大君受而下之臺部臺部復下之司司又下之府縣而終不爲之白則民之情終不得其平矣於是乎有悖逆詐僞之心有爭鬭作亂之事分乖離析禍亂相仍而天下之弊實基於此今國家法古建官其爲職不同同於平人之情則一而已冢宰敘年勞別淑慝以平仕者之情司徒均賦斂節力役以平農民之情司馬簡卒伍時敎閱以平軍旅之情司空平水土時勞逸以平百工之情凡是四者士農軍工各有所司以平其情司而失其平焉則亦不免於訟故聽訟之官尤爲平情之大者也司寇職之於前臺憲糾之於後使是四者之人各得其情而無怨尤則政事修而田野闢邊鄙甯而器械利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平求其訟不可得也夫人之有情猶江河之有水也水而撓之則波浪作而有覆舟之虞情而遏之則爭訟作而有禍亂之漸古之人有見於此能以己之情揆人之情又能以人

之情爲巳之情使天下之人凡有疾痛痌瘝飢寒窮困一得以自之於上而無有拂逆沮抑之患則耕者安於鄉賈者安於市仕者安於朝工者安於肆向之所謂勃然者將帖然以肖悍然者將歡然以自紓而四海之大億兆之廣舉無不平之可訟故人情平而天下定矣沈君由名進士出而宰邑入而制刑積有年勞於人情也悉於聽訟也審夫西江之民素稱健訟以沈君之明往而涖之固不難也沈君誠能知朝廷建官之初意以無負今日之簡任則人情將無不平而西江之訟可得而寡矣

總督陳公艮相生子賀序

總督陳公艮相既謝事之十年年幾七旬矣而比歲誕生二子吾杭薦紳大夫士凡素與艮相游者咸樂爲之賀而太守吳君美中遂醵酒崇殽往而張于其第以侈其事酒既酣美中手執一卷作而言曰惟是艮相肖嗣之傳乃若絕而續續而美且蕃信嘉禎也吾黨與斯席者皆不可無一言以爲永遠圖而艮相所以戀戀於諸公者亦惟是之爲望惟諸公幸卒惠之於是大司寇洪公大題其端曰麟瑞既而諸公咸即席爲詩凡若干章而以序文屬於余余聞之天靡常命亦靡常惟視吾若德若功而篤厚焉耳故天生上知之君以開一代之治亦必生貔虎雄傑之士以爲之輔相與芟夷暴亂以奠安民生其功與德足以當天心而萃民志然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不期至而自至焉艮相高大父安遠公首以武勇事我太宗文皇帝成靖難之功其尊甫昭武公又以策略從大將軍剿南閩之寇其功其德所以銘鼎彝而被生民者非一日矣天之所以報於陳宗者亦云厚矣至吾艮相嗣以異才偉器屢用薦者總漕督屯督理海道立功立德亟四十餘年而空中肖嗣乃久而未毓豈天之報施至是而有舛耶艮相乃能任情引分略無概於其中方且舉簪紱之榮祿爵之重挈而授之於其仲氏曰吾有託矣乃退而綸巾野服日與吾徒相徉於山光水色之間其念慮之微夫何有一毫取必於天

而天之瑞報乃至久而後驗嗚呼是豈人謀之所及也哉故夫報於數十年之前者未足以爲欣報於數十年之後者不足以爲戚要於其報而巳耳抑聞之祿爵之榮人君所以報其臣也瑞應之來上天所以報其人也人君能致祿爵於其臣而不能使其臣之祿爵永延于世故瑞應之來又天之所以相吾君之所不及者雖然麒麟之生世不常有而亦未嘗終絕于世故善觀天者驗諸於久而後爲善之報審矣

日東暹上人贈雲卷詩序弘治庚申春仲下旬京師寓邸作

日東暹上人以弘治丙辰來京師留居興隆寺三年蚤夜精戒律無少懈然時時想念其二親遠在數千里外

不得展覲省之禮每一念至卽東南周章望且企不能爲情一日製小卷題曰贈雲請予序諸首暹學浮圖者也浮屠氏之法大要主於淸靜寂滅空世法以爲教舉天下無一物而非障碍雖一身且然況父母乎暹服浮屠氏之服誦浮屠氏之言則當守浮屠氏之教而乃不能割恩忍愛以祛障碍切切焉惟二親之爲思得無自戾其法已乎吾聞之生民之道一而已矣故人本父母而生草木蟲魚禽獸之類亦各本其所生非有二也浮屠氏不於其所親者以爲親而求其所師者以爲親曰吾法見性成物師成我者也父母寄我者也噫天下豈有外形骸以全性命者哉若是則既昧其等差矣而又

有營營然惟聲色貨利之是圖終其身而不知足視庸衆人且不可及而曰祛障碍以爲教不已誣乎暹有見於此拘其法而未能去日從吾徒游見吾所謂君臣父子之懿典章文物之盛故樂就吾徒而請焉若暹亦賢矣哉吾知暹之想其二親也俯而思仰而視寓諸目而感諸心故見雲之卷舒則念親之睽違見雲之悠揚則悲身之行邁思之至再至三而不能已若行逐行雲而飄滅沒以求見其二親於彷彿之間噫是何心哉一本而無僞故也暹可謂賢矣暹能卽此推之以廣其親愛之心而不爲殘忍不情之事則雖未能遂逃其法亦吾儒之所不弃也暹勉之哉暹字曰東族姓董氏吾鄉前溪人也少落髮邑之惠雲寺今改禮僧錄鏡堂慧公大和尚云

德清縣誌序

德清縣舊無專誌宋人章鑑始創爲之縣有餘不之水經其南鑑取以爲名曰餘不誌自是歷前元以至本朝垂三百年未有嗣作之者嘉靖甲申閩之福淸方侯以名進士來涖茲邑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顧惟斯誌漫漶脫略無所以考大懼典章之放廢於是禮聘鄉大夫大參吳公憲僉陳公相與蒐羅纂輯稽之郡志參之國史質之故老之所聞協之輿論之所歸會萃而緒析之凡三閱月而新志成命之曰德清縣誌徵余序諸

首余惟德清縣之地自東漢以來建置沿革屢矣然而未始有其名也唐武德初析武康縣之東境置武源縣天寶間再更今名自是德清縣之名始見諸史然而尚未有誌也故在古未有其名名之則自唐始在古未有其誌誌之則自宋始然而章鑑作誌以來凡歷歲月幾何時令宰幾何人鄉大夫士又幾何人寥寥焉例以末節視之莫之顧省乃有待於今日何哉亦惟其人之知所先務與不知所務焉耳夫誌之作猶夫史也史以記世道之盛衰誌以紀地里之廢置二者其大旨也其間條例節目雖不能無小大詳略之差要皆所以示鑑戒而垂永久非苟焉而徒作也其曰輿地曰食貨曰職官

曰官制則政體之所關也其曰人物曰選舉曰學校曰藝文則風教之所繫也之數者誌與史實同條而共貫也今斯誌也乃一邑之志也志之近而小者也然近而小者專且詳遠而大者泛且略亦非有二致也由是傳之當時垂之後世凡宦斯邑生斯地者按其實舉其故皆有以考古今成敗之迹識名教是非之當於是建功立業以基一時之善治率德厲行以成一鄉之善俗推之一郡達之天下莫不皆然則斯誌之所助豈曰小補之哉余既嘉夫方侯之能知所先務又重美夫吳陳二公者能相與協贊以有成也故樂爲之序云

徐中大用壽親圖序

同窗友平湖徐君大用既卒事冬官部試天官優等授冠帶將歸省於家過余言別從一奴攜一軸以示展玩之則拱壽圖也大用謂予曰絆身於官念二親違別不能及強健時奉菽水之歡而倏忽十年於茲年齡且遲暮矣予罪人也今茲繪圖乞一言持歸以爲壽庶幾贖萬分一乎予聞之感歎歔欷泣數行下嗟夫人孰無功名之心也哉然而父子之道天性也彼其幼而鞠少長而教教成而遂去之數千百里之外動以數年爲計此宜師父所不忍爲而謂父子可乎若是者予與大用同是人也而倘可以功名言乎況惟起居寒燠誰與節相之疾痛痾癢誰與抑搔之鬱于心誰與宣慍于懷誰與釋之若是者予與大用同是罪譴也而又可以功名言乎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二者固無偏重而孰先孰後較然有辯古之人有見於此故雖道積於身不肯輕棄其親以就功名也而況吾無道之可行乎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責之獨大用與予之心皆若有不能釋然者按諸圖可以概見而功名或有或無未暇論也大用自是而後持是圖以歸揭之高堂素壁之間奉二親朝夕從容以觴除其下不以頃刻而有間焉則雖或有曠於前未必無補於後是亦此圖之一助也又況人情睽之久者念之深見之疏者樂之極今大用去家十年一日烏帽錦衣以歸以慰其二親久違之望而又有圖以先之其爲樂庸可既乎大用於是乎可以免過矣予也何敢望之

送沈文淵冠帶榮歸詩序甲寅年京作

恩不出於君上則名器濫而君子羞之其既出於君上而或一時遂授而輕與君子之心猶有所不屑也何則便嬖近習之請求非特恩之賜也非公論之所與也苟有識者皆知弃去而不爲若乃遂授而勢隔或僞妄而非真輕與而失宜則情狎而禮薄二者雖出君上一時之恩君子亦必審處事宜見可而受雖三公之貴萬鍾之富不以造次動其心而況其下焉者乎成化二十一年朝廷以天下藩鎮屬歲屢歉民艱以食乃發優詔令

富民輸白金若干兩或穀粟若干石於官即所在授官一階以榮其身復其役無有所與吾姻友德淸沈君文淵素豐於財樂於義聞命下則惆然曰惟其鄉民之憂乃捐所畜白金如數輸之所司授一符以爲驗俾得如例冠帶以侈其榮於是其鄉邦親友皆欲醵酒徵文以賀即其家詢之既見則冠服猶故物也衆驚曰君若之何棲棲然猶垢敝之爲也乃旣有所輸豈不足於財者耶即不欲如邀詔旨何君曰吾豈吝於財也吾獨非天子之民而敢邀詔旨哉顧吾有所須耳吾聞之昔之陝右之儆也詔書下天下之民皆得至陝輸白金若粟以授冠帶于時吾東南吳會之民奔走趨赴以規榮利者

不啻千百計人衆地遠而姦宄隨之有厚賄胥吏即盜得符驗持歸肆然鄒衣峨冠以夸于人而粒銖金寶未嘗入于官藏至于今鄉人鄙之若犬彘然由其地遠而非眞故也得無有類于是者乎吾恐鄉人之不察而重鄙笑也吾姑須之旣久之至今年春文淵偕其戚蔡君思明以賦役來京師旣竣事則相與周覽于京徧於山川遂登燕臺指上谷周章于平灤之墟又西眺河山之雄東極于青齊海岱之遼曠則其心躍然而馳悠然而思若將遂用於世而終不能忘情于其親也於是文淵有歸志思明乃謂之曰君之心我識之矣君日不欲苟同於衆以暫釋其榮固欲有所須也乃者旣於公事而來望吾君吾相於咫尺之間勢近而地親宜無過於此者於是易所冠服以歸當君之親若親受之吾君吾相之所付與而無少愧怍於心夫如是雖不卒用於世而佩服之榮足以慰尊翁久遠之思而鄉人之望也以爲自天而降下矣君其圖之於是思明旣啓之而太守胡君廷器又繼之文淵始而思終而釋然曰君意是也乃擇吉改服於京師之寓館將戒行思明廷器又繪圖裝軸率諸所親厚各爲詩以送之而屬予以序之

慶王富祥七旬詩序

吾友王君用賢客遊彭城若干年歲時一再往來其鄉然不得以時奉甘旨之養乃日惟其尊甫富祥翁之爲

思今年春三月買舟來京師求其所知諸時彥各爲詩歌積數十百章將寓歸其昆弟道隆輩於富祥翁誕日歌而叶之以樂其心而侈其壽其所得富矣美矣而心猶未歉也間又走謂予曰吾親自幼遊江湖間雖經畫財計而其心乃惟義之適不齪齪與庸瑣伍處大夫士多得其歡心遇有以患難告者輒捐所有以赴之雖斥去千金不少吝性好山水所至時時命酒登眺以樂其樂怡然忘其身之爲客也年旣老且衰則束任歸於家亦時時釣於水樵於山以追蹤其昔年齠齔之所樂又不知年歲之將暮也蓋其心適于義不干其利明于理不蔽於物故隨所處而安而其德誼之美亦因以延譽

於縉紳之間非一日矣此先生之所知也今十二月二十五日壽登六旬而予麋跡于外不得與於昆弟稱觴之末所賴以樂吾親之心而侈其壽者詩與文耳今諸君既卒賜矣先生庸可默默而已乎予謂之曰如子之言則致壽之道盡矣吾尚贅焉昔曾子論人子之孝有曰樂其心不違其志所以養其心也以其飲食終養之所以養其體也身心外內各得其養而無拂逆之患則無患於不壽矣今尊翁壯而遊遊而樂於外老而歸歸而樂於家此其心無往而不得其養固足以致壽矣而用賢之繼之也用之生者日益以蕃大夫士之交而遊者日益以衆而芳聲義烈又足以馳騁上下則尊翁之

心何往而不樂哉雖或甘旨之少違抑末耳吾又何贅焉況用賢之兄曰道隆弟曰道宏卓犖奇偉聲稱與用賢等而諸子佑佶又皆穎悟秀出習舉子業駸駸有成立行將登甲科躋美仕以致祿養之榮則所以樂翁之心而侈其壽者又不特區區甘旨之奉與今日諸君詠歌之富而已矣用賢之思庶幾其少釋乎是爲序

賚兄春官主政徐壽卿先生七十有七賀序

賚兄春官主政壽卿徐先生今正德十年年七十有七正月十九日乃其初度之辰先其數日適有貺余龜鶴祝壽圖者余閱之曰此佳徵也遂裝潢成軸以獻且原其所以致壽之道以弁諸上方先生少遊郡庠習舉子業比長領鄉書登進士第試政春官即授祠祭部主政甫三期辭官歸養久之年六十喟然嘆曰吾忠孝盡矣無所復用仕矣遂致其事于家今十七年矣於玆而氣益壯神益完體益強飧啖步履亦益便以捷後生年少者若或歉焉至於耄期上壽無疑也予聞之蓬海之外有所謂壽卿三神山者其地曠以朕其氣和以平其日紓以長其人不喜不怒不愛不憎寤不夢覺不思靜與陰同動與陽俱先天地而不爲久後天地而不爲老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然而人有慕焉即求之至近而可得非必馳騖於茫昧恍惚之域也先生少而處壯而仕老而歸處不久於處而有用世者存仕不久於仕

而有遯世者寓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隨時卷舒與道屈伸泰然游心於事物之表初不必吐納導引而自有得於養生之道古之人所以長生久視參日月而胂乾坤者用是物也況先生所居麻溪之地實古姑仙得道之鄉其俗厚其民淳其產豐以殖人生其間者往往多壽考康甯無夭瘥疫癘之患先生曾高以上世居其鄉壽率至八十九十次亦不下七十今先生昆弟銀臺先生致仕且三十年年七十有五而康裕強健與先生等斯眞所謂壽卿者也尚奚用他求也哉雖然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余所述者儒道之常耳若夫飛昇黃白之術先生或別有師授而余未之知也願與有

聞焉

晚榮卷詩序

晚榮者太守吳公美中自題其晚年榮遇之意也公自壯年以清才碩學擢鄉舉高科登進士第授江西弋陽令甫三期剔蠹剗弊政務一新議者謂弋陽小邑不足以展公之才乃用薦者改授永新永新固劇邑然猶不足以盡公之才又用薦者遷直隸通州守公治通州視治弋陽永新聲稱益甚方將駸駸然躋于顯仕而公忽已萌江湖之思矣不告於所親不謀於朋友飄然納祿以歸時弘治已未歲也公當是時年方艾力方強進方未已而乃曰心焉自處於湖山寂寞之濱蓋無復巖廊之夢矣居久之正德紀元公年五十有六我武宗毅皇帝崇上兩宮徽號推恩舊臣於是公自奉訓大夫進奉議大夫階正五品嘉靖壬午今上皇帝崇上三宮徽號舉行舊典而於老臣尤嘉隆焉於是公年七十有二又自奉議大夫遞進中順大夫階正四品距公懸車至是凡二十有四年於茲而崇階峻資兩蒙恩渥於是黃金橫腰褐羅儆藹蒼顏白髮騁乎吳越之間斯不亦晚榮已乎然吾聞之老氏之處世也知寵之易失故不辭辱恐辱亡也故不多藏貲而畏其咎則退功成畏其失則不居故其言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夫其所以謙抑而卑下者乃其所以自合也吳公之所爲無亦

師其意乎是不然老氏之學惟不知義命之所在而恆有戒心焉其意以爲不若是則將不免於咎矣吳公學孔子者也出處進退惟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焉耳時而出也則進而顯庸於時時而處也則退而沈晦於野及其遺榮謝寵厭歷年所顧毛種種與老爲期而意外之榮非望之福乃自天而垂裕焉夫何容心哉又凡吾徒仕而歸出而處者比比皆是也然而退不以道者恩典之所不與也退以道而不躋乎壽者亦恩典之所不及也而吾吳公乃進以禮退以義艾而耆耆而老罔是之所重也輿論之所歸也歟其施不究其才嘗其獲不食其報方將大發若子若孫而將來之榮殊不艾也豈直今日晚年崇進而已哉於是吾杭大夫士相率各爲詩歌以侈其事而屬余序諸首云

慶汪惟越二親壽序

新安汪君惟越素挾重貲遊江湖今年夏六月自清源念其二親壽將七十乃單騎走京師預求予文將至期持歸以爲壽先是弘治某年夏惟越嘗來京師求文於三山林先生并諸大夫士之詩以其二親於時壽甫六旬而予亦爲詩厠名於羣公之後今倏忽且十年而其二親益壽且康其爲慶庸可後乎予聞汪故徽之鉅族惟越尊君字以春配吳亦艮族俱生宣德間自幼以門第相閥至今既壯且老適遇朝野謐謐無外事以春夫

婦相守得保其天年爲太平熙皞之民七十年可謂壽矣以春自幼善行賈比長積家至饒裕至惟越相繼爲業而貲財日益以充可謂富矣惟越曰吾父幼而生於斯長而老於斯與隣之人幼小嬉戲相逐曾不幾何年輒夭折以死卒數十人之中不能一人見白髮今與吾父居少而老者眼中無焉有善理財者既有餘即忘其故又值不肖子弟好侈靡費財帛且盡則賣田鬻宅而貧窶隨之今隣人有百金之産者皆非昔年之故也而吾家祖孫相承數百年未嘗至乏絕其自言若此噫是豈無道而致然歟吾聞之天之生人富以植之壽以居之所以厚其生也然吾閱世之人其壽且富者率數十百人之中得壽七十者不二三人數十百家之中得貲千金者不二三家其既壽矣或飢寒窮困無以資其生既富矣或疾病孤寡無以居其富是二者恆不可兼而有也今以春若此夫豈無道而致然與以春敦厚朴實不自矯飾而吳亦能左右贊襄克稱婦道凡用財惟義之視遇有當然雖斥去千金不爲吝用能順承天休而享有諸福明年月日實惟以春夫婦同壽之辰而伉儷齊眉愈益强健視六旬之日殆有加焉由是而至百歲不難也求之人人豈多得哉豈多得哉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九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十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銘表

明故繁昌司訓東園沈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秋七月壬辰繁昌司訓沈君卒於官其孤天祿扶伏迎其喪以歸殯於堂帷而設飾如初禮既成事即以其年十二月日將葬君超山先兆之次來乞銘嗚呼余何忍銘君之墓耶余與君世爲婚姻家而余年與行俱少長於君君之死曾不得憑其屍一爲之慟而徒齷齪焉執筆以紀其世余何能恝於心耶雖然誼不容已也君先世錢塘人曾大父彥常來贅我祖姑丁氏遂爲仁和人祖父大廣父元吉三世皆不仕君其世嫡也君諱文炳字用明號東園生而形神秀異眉目宛宛如畫人以奇童目之少長岐嶷莊重自知讀書日數十百言宗兄尚明以元女妻之君益自振勵讀周易日一過旁及詩書左傳百家之學久之入郡庠與一時俊彥上下其議論馳騁其制作人人自以爲不及也君自視科舉若不足爲謂功名可以立就既而學日富年日大造物日益舛比歲落解者且十餘而顛毛則種種矣正德乙亥君年五十有九始貢春官試大廷授繁昌司訓以歸非其志也明年春君攜室以行既三期君年六十有二構奇疾以卒君處己謙以和與人情以恕其居家

父母安其孝兄弟信其友其居鄉老者服其誼少者懷其恩其遊學以至入仕所交際貴賤賢不肖願狂無慮數千百人雖志操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歡如也君自謂吾視天下無可惡之人亦無不可交之人故自結髮至於耆艾未嘗有逆言及於人人亦無以橫逆加於君者庶幾焉坡公所謂上可以陪玉帝下可以陪乞兒者君實以之君子男一卽天祿恂恂信實類於君而精通軒岐之術娶和州司訓胡君從周女孫男二致中致和嗚呼君今不可作矣夫以君之德之才祿爵富壽皆宜所自致者然而進不偶仕不顯僅得中壽以卒而又客死於公寓嗚呼其真命也耶抑天道有未瑩耶可哀也已

銘曰

才之良行之篤積而不發善之壽傳之再世理乃復匪伊君分後之福

明封太淑人周母沈氏墓誌銘

淑人姓沈氏前封貴州布政司右參政退菴周公之配今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懋德之母淑人父諱敬宗有行誼世居德清慈孝里淑人年及笄敬宗爲擇所宜配歸於周氏未幾退菴以材幹辟爲藩司從事歲滿上銓曹攜室家寓京邸有賓客至退菴方在欵洽間而饌且卽至客驚曰君必有賢配不然何其預也由是淑人之賢聞於人人一時名彥多樂與退菴交而懋德因得擇

所從游以問學焉頃之退菴應都憲韓公永熙之辟於廣南時退菴父晰隱公母彭氏年既老不任於勞淑人則奉舅姑以居於鄉旦暮視膳羞問寒燠無違禮歲時修祭祀課僮僕治生產具有條式不以貽退菴憂成化辛卯懋德由縣學生領鄉書乙未第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轉員外郎郎中歷陞貴州右參政淑人以子貴初封安人轉宜人進今封退菴亦歷貴州右參政時懋德以清才重望著稱中外駸駸大用而退菴與淑人俱年六十錫衣珠翟煇煌於時弘治己未懋德由四川右布政司轉江西左布政使甫一年而退菴卒初退菴既見懋德貴卽絕意仕進歸而更築別業以居退菴有庶子三淑人愛之如己出至是撫之以泣曰而父暮年所鍾愛而或廢墜不立吾何顏見而父於地下耶愛之益加厚焉比終喪懋德改任雲南又一年是爲正德丙寅淑人年七十六以疾卒淑人天性柔嘉有貞順之德處夫族雍睦誠至無間言歸周氏餘五十年始終勤慎無少怠懋德雖貴顯恆戒飭之故懋德所至以廉謹稱平居汲引媵妾無妬忌御家衆嚴而有恩其婦儀母道可謂無愧矣子男三長卽懋德次寬次容女五嫁某某寬容皆早卒庶子三寓寶甯孫男一奎孫女三嫁某某方淑人不諱時懋德在雲南去家萬餘里聞訃匍匐奔走歸將以丁卯某月某日祔淑人柩至退菴兆之左啟

退菴之封而合葬焉來乞銘銘曰
懿美沈宗萃德於坤是生淑人於穆有聞既歸於良式
克敬止協於尊嫜誕生令子令子登庸爰推所自備服
殊稱以顯於世退菴來歸福祿攸同再陟崇階再啟蕃
封退菴是邑方伯是敎播之訓紳聲稱有劭施於旁蘖
恩愛有篤死者有知九原瞑目我思姪姻實維賢母乃
今盛德頡頏千古嗟嗟淑人今也則亡勒銘幽宮以顯
厥圖

明故存濟沈公夫婦墓誌銘

公諱璋字廷器姓沈氏其先汴人宋建炎間扈從南渡
世家杭之海甯縣大父德皇明永樂間贅仁和涤溪徐

氏遂爲仁和人父蕙母唐氏生子男三公其仲也自幼
惟澹雅好力穡不肯逐時好長聘塘棲右族徐氏徐無
子公即館於其室因家焉公常以不逮養親爲恨旦夕
必還家偕伯叔氏佐食飲問寒燠眷眷不忍離去每得
時物必先以奉親或有故未及奉則不敢嘗也母嘗病
劇公日侍湯藥必躬親嘗之每旦焚香祝天願以身代
既又刲股作粥以進母病良已鄉黨以孝稱之父母沒
伯叔氏將召公分田宅公喟曰分財異產恆人且恥爲
之吾幸有外氏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給饘粥
兄幸世守先業無替烝嘗之奉俾吾得以時具下牲與
於饋奠之末不亦可乎力辭不受人益以義多之塘棲

素號闤市歲計食貨貿遷無慮數十百萬而他物不與
焉公奮曰吾釋此將焉所之顧患弗加之意耳於是顏
其所居之室曰勤儉日課僮僕坐列肆視人所弃者取
之人所取者與之操有餘以待不足不數年遂以財擅
一郡閭閻謂徐孺人曰所貴於富者爲其能救災卹患
而無所吝也今吾與若幸際聖明以有今日若惟齪齪
自守而不以均濟於人後世其謂我何孺人曰我適欲
有意而君先之殆天所啟也君言正會我意於是視飢
者食之寒者衣之貧不能自振者賙之貸而不償者雖
屢貸之弗爲靳正德庚午歲大侵公爲粥以食飢者日
數十百人如是者凡再閱月所全活以千百計他如佛

老之宮津梁之費緩急有求於公無不足其欲者其樂
善好施類如此時朝廷屢下納粟補官之令公效卜式
故事輸之粟而欲辭其牒親友強之不得已冠帶拜命
而歸內翰邵君思抑侈其榮美其誼而高其年也因以
存濟翁號之公樂易簡朴不事華飾與人交無少長貴
賤一以誠不爲驕諂崖絕之行平居尤篤於親誼處昆
弟怡怡然終其身無閒言伯兄與其子相繼卒公撫其
遺孤爲延師以敎之比長擇婚配俾卒有成立辛巳冬
偶疾進子姓指所署勤儉字曰創業固不易守成良獨
難此吾所以志也汝輩其慎守之言訖儵然而逝時十
月十四日孺人諱某性貞靜柔嘉得於家庭之訓而善

於成人之美凡公所以和於家睦於族以施於鄉邦者
孺人內助之功居多母夏氏以眉壽終孺人摧毀幾滅
性比大期不御酒肉公晚年側室凌生一子孺人鞠之
如已出飲食起居輒扶攜提抱不相暫離人不知其爲
異母也公生於景泰癸酉二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九孺
人生卒之年與公同生以十一月三日卒以正月二十
九日子男四長賢次明俱先公卒次良游郡庠好德而
文克世其家次哲凌出也女四適趙宗元金貴徐瑞璧
金鑽孫男三曰僑曰佩曰儀孫女四皆在室嗚呼古稱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蓋
其畜積足恃有國者之所資也若公據通津挾重貲而

能居之以敬愼行之以仁恕而中饋之賢又式克相之
俾鄉民無匱乏之憂公家有資助之益揆之於古豈可
少哉良將以明年嘉靖壬午月日祔公與孺人之柩合
葬於南山之陰來乞銘銘曰
有美沈公質直好義克儉克勤曰孝曰悌乃睠室廬弃
而弗有遜我諸昆施及厥後時惟令德鑒於冥冥有錫
駢蕃百福是膺公曰噫嘻古有均濟我畜我儲民乃涎
議亦有中饋懿德攸同乃發絡藏乃起疲癃峩峩斯冠
翼翼斯服匪崇於貧匪豐於祿嗟嗟沈公古之遺愛施
也不窮民也永賴

明故東皐處士沈公墓誌銘

沈爲吳興鉅族宋初隱君子東老始以潛德著稱其後
諱晞者爲殿中侍御史與求知樞密院事作賓終顯謨
閣學士皆郡人也子孫益大且蕃散而之於各屬在在
皆是而德清之族爲尤盛皇明洪武初諱凱者由灌澤
贅爲栗溪陸氏壻樂其土俗之美遂家焉貫公曾大父
也凱生公大父獬號樂靜性恬淡歷上壽時例賜高年
冠帶樂靜生公父竭字孝光號松泉善吟咏有詩集行
於世松泉生子三公其嫡也公諱淵字文淵自少莊重
寡默異於凡兒松泉愛之俾爲縣學生習禮記讀書爲
文日數十百言長益務該博精到駸駸有成立未幾母
孺人徐氏卒公痛不及養哀毀幾滅性一日讀喪禮撫

卷歎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今吾未知於何爲忠而
孝乃先虧矣吾何以爲情比終喪即不事進取卒意終
養松泉翁於是日侍左右承順無不至季弟濤異居丞
卒遺孤一鶵幼且弱松泉憂之即其居居焉而經紀其
家務公幾諫不得請則旦暮往省之匍匐奔趨不以爲
勞松泉素康强無恙年既耄一日忽無疾而逝公適以
病間之驚絕仆地少甦即力疾親舁歸以就斂尤極哀
慕焉松泉居積素饒裕人或言於公公泣曰吾無以報
先人先人之蓄而吾以之給褻事吾猶弗預置之爲愧
而何敢私之乃呼其弟若姪至則舉而籍之度所費而
出之盡其有不遺其餘致其美不計其費庶幾必誠必

信之道焉弘治壬子盜大發官軍縮恧弗敢進盜益横公率家僮數十耆跡而蹤之縛其魁獻而斃之獄民賴以甯盜歲屢備公磬發私藏輸之官官度民而貧者貸之府符督逋稅甚急民皇恐謀相聚爲變參政周某者聞公名檄公爲之處民聞即日散去已而逋稅悉至公私不擾而事集民愈德之公既貸於民家益落久之復大振公不以恢戚介於中曰富貧命也吾何庸心哉有餘吾惟義之從不足則安於命而已耳其何庸心哉先是朝廷屢下納粟補官之令公雖輸之粟而寢其牒居常猶故服也歲甲寅以賦役之京親舊或勸之且擧令典爲戒公不得已爲冠帶而還當道聞之高其誼爲賦

詩歌以侈其事鄉邦榮之公孝友行於家信義孚於鄉性儉約不事華靡服物器用率敦樸以示子弟先是諸弟雖異居公雍睦友愛無少間言一家有事輒身犯其勞不以爲爾汝異處事優游不爲倉卒變辭色與鄉人交無少長無貴賤一於誠不爲崖岸之行鄉人於是親之人或以事來質立斷其可否雖素違忤者不以爲異平居尤重祀事每詰旦必衣冠謁祠下歲時率羣從族人偕至祠墓展省登拜諷誦先德慨然若或見之序昭穆別尊卑獻酬飲酢逮暮而罷如是者歲以爲常晚年好吟眺賞樂東皐之勝因以爲號日一再曳杖登其巔周章躊視悠然有遐思焉遇興至即口占爲詩醞藉流

麗有晉魏風致積而成帙題曰東皐集識所志也四方人士來遊者不問所自悉致館下與之燕笑款洽晝夜若不厭雖雅性不嗜酒然好以樂賓時時命童子以侑觴舉而屬客曰飲樂也吾知適吾意耳奚不飫其味哉此古人所以撫無絃之琴也一時大以曠達許之配趙氏孺人有淑行子男一曰一夔賢而多才家益振孫男二朝元朝臣孫女三長適工科都給事中吳巖次適縣學生吳同慶次未行公生于正統丙寅某月某日卒於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二日春秋七十二公初屬疾呼一夔曰吾不能卒業以成先人之志吾心歉焉若能善敎若子以繼吾志吾瞑目矣一夔遵公言公卒甫再期而

二子皆聰睿夙成漸克底成績沈氏於是乎爲有人矣一夔將以己卯某月某日葬公休村之原懼公之德久而弗彰也屬鄉人陳君粟狀公行偕一鶚請銘於余嗚呼余與公少相聞壯相識老而親且友知公爲詳分當爲公銘雖微請吾但已乎銘曰

沈氏之先世德是崇或隱而遯或顯而庸支分派別淵遠益洪系於栗溪是生我公我公孝友天植其衷迫惟母氏恨與天終逮事嚴君子職是供施於昆弟肅肅雍雍蕃而弗有勞而匪躬歲時會序昭穆攸同禴祠蒸嘗曰敬曰恭維鄉何居坦然其中毀我邊幅斥我垣墉庶幾焉者東老之風彼狂跳梁大肆頑兇殄厥渠魁罔治

脇從亦有悍胥咩囂西東我發我庾化歉而豐民賴我
德我維何功乃睠東皐時暘載融挾我良朋飭我詩筒
式嘯式傲佚豫從容於焉卒歲與化而窮休村之原窅
然幽宮既固而安百福以鍾我刻銘辭以永厥封

明故進階中順大夫湖廣長沙府同知董公墓誌
銘

公諱璠字德美號易直姓董氏杭之仁和人曾大父瑜
大父暘皆不仕父全號蓬居以公貴贈安慶府通判母
楊氏封太安人蓬居生子男四公其仲也少岐嶷莊重
有至性蓬居愛之遣入郡庠爲諸生甫執經諷誦卽能
自解悟作文有奇氣成化丁亥居蓬居喪服除領辛卯

鄉書連試春官不得志弘治己酉由胄監拜安慶府通
判職理郡賦時庾舍久頹圮先時新費鉅壞日益甚公
廉知納戶歲輸有常例則命官籍其入舉以爲經費歲
一葺之不假科率而事集巡撫大臣暨部使者遇屬郡
事有不能決者輒以委公公處之沛然有餘力遂相與
列薦於朝蒙推恩所生蓬居與太安人皆與卹典恩至
渥也未幾擢太平府同知先是公拜安慶之命甫抵任
卽迎太安人以就養太安人年既高日惟故鄉之爲思
至是既便道南還則留正室施安人於家以侍服膳公
治太平如治安慶加詳審焉而操履益甚壬戌聞太安
人喪解官持服乙丑服除改長沙府同知長沙久缺守

公至是實行守事郡大劇兼有宗藩之擾公刪繁剔蠹
一以至公行之先是郡縣論囚例送藩府供役謂之儀
從夫囚至破產不得釋公爲定納銀免役之法郡當水
陸要衝所司恆預集民以須負挽之役久而無所芘風
雨公爲築寮舍以處之郡之經途十餘里遇霖雨輒泥
淖不可行公爲甃之以甓行李便之因名曰董公街訟
牒日盈庭公悉以理慰遣之至不得已致辟者已則戟
手拜曰我貲有罪公何尤焉公之善政及人類如此方
駸駸然躋于顯仕而逆瑾肆毒將延於湖湘之南公度
不可爲則喟然曰如此尚可仕乎吾甯投劾而已遂長
嘯引去時正德戊辰公蓋年六十五矣於是杭之大夫

士仕而歸歸而老者無慮數十人日與公相從於西湖
山水之間賦詩飲酒以相期集命之曰歸田樂會且卽
四時之景釐而爲題命工圖其事貌其容鐫其詩以行
於世人以爲無忝香山之會云嘉靖壬午又蒙推恩自
奉議大夫進中順大夫階正四品丙戌十月十一日以
疾卒公生於正統甲子八月二日得年八十有三娶張
氏贈安人繼施氏封安人太尹施公彥顒女也二室趙
氏沈氏子男二曰祐曰祿皆沈出祐娶太守吳公美中
女祿娶張氏女女三長適劉彭次適司訓錢公仲容子
庠生興宗次適姚江禮書黃公廷璽子鴻孫男二承祖
繼祖孫女一慶雲皆幼祐等將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

紼公柩往西山華家園合葬於施氏安人舊藏之左吳公美中狀公行硃持以來乞銘于余余成化間初領鄉書即得納交於公至于今五十有餘年平素所薫公之德而淑諸己者非一日矣今茲來歸又得從公于杖屨之末思欲與公同至於百年而不可得也可無一言以圖永久銘曰

有美董宗世殖其德浚發于公以顯丕績遂擢詞科遂膺銓選誕著嘉猷克承天眷貢于親庭寵錫是加邦人曰嘻惟國之華載佐名藩德施斯溥民之戴之如父與母懿惟我公宜陟高位坎止而旋內省何愧西湖之濱可樵可漁良朋萃止式遨以嬉我思古人維唐之季香

山之皤我亦神契湖山蒼蒼湖水悠悠匪伊人兮吾誰與儔

明故竹南沈處士墓誌銘 正德二年作

公諱貞字長吉沈姓號竹南其先錢塘人大父彥良贅我祖姑丁氏生公父以常遂留家前漳為仁和人公自幼讀書通史傳百家言作七字句近體詩有思致不務於奇惟數出新意為人所不能道天順成化間公益壯博學有氣力人以遠大期之公獨不逐時好見科舉文義體卑弱輒弃去弗顧曰吾不為是也用是不見世用以父命遷於祖居之南環其居植鉅竹數百竿比再更歲則堂宇既落成而竹益蓊密人望之不問知其中有隱君子因自號竹南以見志云先是公既遷母何孺人樂之即所居以就養而以常公尚留伯兄元吉所公日一再往問寒燠遇有故即數往焉或留身以待命初公與元吉居事元吉執弟甚恭諸凡有所猷為惟元吉命是聽既異居凡田廬僕妾亦惟元吉是制不敢校宗黨益歸重焉弘治己酉新居火時何孺人適在殯暮夜倉卒無備公奔往撫柩大慟曰天乎甯焚我毋毀我母柩火及身不肯避去既而舉室蕩然惟孺人骸骨得無恙公亦無所延焚人以為孝感所致歲丁巳九月公抱疾且困殆呼妻子循曰吾行不愧於古人而志不屈於今人吾終於是而已乎吾縱不能用世吾豈沒世而無聞

者乎已而卒不療以死公善談笑善飲酒與賓客故人飲必極醉醉必留信宿雅歌投壺窮日夜若不厭儒生術士及門汲汲接引無虛日予少公九歲於公為中表昆弟予未第時嘗與公婆娑遊戲不相捨今其聲音笑貌尚宛宛在耳目而倏忽死十年矣嗚呼公有用世才不幸不得一小試以布衣終其身年五十七不得為壽可哀也已公娶景林徐孺人賢而有婦德生子男一曰文燿善克家公既歿家益昌大女一適蟠陽馬瑛孫男三天敘天秩天宇皆敘髫未冠駸駸有成立文燿將以今年丁卯十二月十五日甲申葬公於超山之陰祖塋之右來乞銘銘曰

沈氏之先世德是崇肇自錢塘來萃於公懿美惟公碩
大且豐敏而績學以底厥功既刑於家亦華於躬有藉
其間宜顯於庸胡時之遊而世不我以胡命之嗇而壽
不我充公顧在我豈繫否通公啟其源濬發有鍾我作
銘辭永矢弗諼

明故尚書祠部主事徐公墓誌銘

公諱九齡字壽卿湖州德清人曾大父　大父度皆不
仕父廷規以公貴封尚書祠部主事母杜氏贈太安人
公生有睿質成童以父命入縣學爲諸生習禮記作文
有奇氣爲士林所推重天順間即應有司試成化辛卯
領鄉書丁未第進士試尚書儀部政大宗伯西蜀周公

諳知公才舉公使東廣纂修憲宗皇帝實錄以廉謹稱
竣事還抵江西聞太安人喪守制服除上天官授祠部
主事又舉公侍恭穆獻皇帝之國公左右疏附事集而
民不擾時論多之甫二期考績聞先公喪解官南還痛
惟列官禁留不幾何時而養不逮親悔無及也故襄事
訖即絕意進取乃結廬墓左歲時從親舊賓客俯仰於
山林之間以致其哀慕之思先是公考績時授承德郎
階正六品至嘉靖壬午蒙朝廷推恩歷進奉議大夫階
正五品官秩服色侈於其舊鄉邦榮之又一年以疾卒
公祖居邑之麻溪族大而饒於財自公與其從父諸昆
弟各占一經以爲家學成化乙酉鄉試從弟一卿首以

詩經擢亞魁明年丙戌第進士歷官南京左通政蔡卿
繼以禮記領南京弘治辛酉鄉薦皆與公後先登仕版
於時若方伯姚江胡子澄吏書王公德輝黃公廷璽都
憲四明王公汝言皆以潛德處公賓館故公各家子弟
內有賢父兄外有賢師友各得其授受淵源之所自皆
能有所成就卓立以自鳴於時濟濟乎彬彬乎庶幾鄒
魯之風焉故公制辭有曰爾詩禮傳家所以紀其實美
其盛也然公於出處之際猶有所不慊於志者夫士通
一經占一藝者率能自致通顯以表見於世若公之學
明體以適於用循名以究其實非特章句之末而已使
其當少壯之時即得有力者援之置之臺省之間委之

藩臬之寄則必能翊持匡正以成治安之效固未必不
出於流輩之上也而乃五舉於有司六上於春官雖屢
躓屢奮迄底於成而用世之志則少衰矣噫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公生正統己未正月十九日卒嘉靖癸未三
月初九日享年八十有五元配我女兄丁氏生子男元
禎元祥繼沈氏生元亨馮氏生元禮元祉側室張氏生
元祿凡六丈夫吾女兄與沈氏贈安人馮氏封安人元
禎上舍生元禮吳江縣學生元祚元祉先公卒女三人
適俞銓蔡希賢陸璥孫男華韶英武言荆華韶英皆縣
學生曾孫男泮汝煉渙元禎昆弟將以公卒之年某月
某日葬公柩往仁和黃鶴山之陽合葬於我女兄舊塋

之左來乞銘予與公業同經仕同朝同舉於春官而又
有外內昆弟之誼乎素豁公所以弼予進而納諸善者
非一日矣今茲來歸又得與公婁婆遊戲且十年而公
不可作矣吾能恝然而已乎銘曰
於赫有徐著於江東篤生雲仍詩禮是崇有發其軔有
躡其踪懿維我公世德是鍾匪才之懋而學之充既捷
鄉闈亦登南宮宜華于國宜顯于庸胡嗇而死以歛厥
功甫餘旹之上最遽高舉於冥鴻諒天命之有在詎人
謀之可容鶴山巍巍茗水溶溶有積斯大有濬斯通信
大昌於厥後永景行於高風

封孺人先室唐氏墓誌銘

孺人姓唐氏字琇瑛湖之武康人也大父文振由鄉薦
仕終直隸沭陽訓導父敬身以賢良薦授福建莆田主
簿又以薦者擢廣西藤縣知縣改直隸常熟縣年未六
十即致仕性闊達多大節尤好古名賢書法嘗集家所
藏尤善者數十本刊于常熟學宮題曰萬竹山房集帖
四方人士爭傳習之一時名公碩卿多樂與公交過浙
者或事左以不及見公為恨正統丁卯二月九日孺人
生於莆田公署自是敬身宦轍所至輒從焉成化庚寅
先御史府君以門第擇配孺人歸于我孺人素閑姆訓
動止有法左右見者咸嘖嘖咨與以為未之睹也時余
方修舉子業孺人卒夜篝燈對案紡績以堅余志丁酉

余叨領鄉書既而連落春官試辛苦來歸無聊賴孺人
輒笑曰士窮通固有時子何過為鬱悒耶因勸余入胄
監以圖進取丁未余忝進士第授行人以使事過家挾
孺人偕之官寓京邸且再期弘治壬子余遷河南道御
史甫越月以督理南畿馬政偕孺人歸先是成化癸巳
御史府君已捐世至是惟太孺人在堂無恙孺人見太
孺人拜且泣孺人嘆曰吾為人婦舅歿無及矣今幸姑
存而又不能養吾罪人也泣愈不能止太孺人親撫孺
人為拭淚曰誓於此生無相離也孺人再拜曰謹奉教
比更冬余竣事將之京孺人曰吾不與子偕矣吾留此
終養我姑以成吾志是固吾之分也君第之官幸夙夜

惟公以無忘先君子之教固子之志也亦子之分也余
脫有餘力得為君教幼子修田廬以俟子卒歲之需不
亦可乎余甚善其言而從之自此衾席判矣時弘治癸
丑歲也然余猶疑孺人或不任于勞不能踐其所言久
之又以按治貴陽南還登堂拜太孺人太孺人喜曰自
吾與新婦居有善未嘗不順于我心有不善未嘗逆于
我心我心甚安樂之吾自是氣體日益以紓飲食日益
以進吾不圖垂耄之年而獲此更生之樂也且新婦平
日嚴祭祀睦宗族處鄉黨御僕妾具有條式汝不可以
不之知也余退而察其所以則諸所為皆若太孺人之
所言余于是益歎孺人之賢而慶太孺人得以享其樂

也余自貴陽歸考三年績丁巳春蒙封章下臨孺人奉
太孺人鳳冠珠翟跪拜後先以答恩貺鄉邦榮之弘治
辛亥太孺人年八十有五冬十一月屬微疾呼孺人曰
吾無以報新婦願新婦世世子孫孝且賢亦如新婦之
所以事我者事新婦也太孺人既卒孺人哀毀盡禮余
從副闈泉奔喪歸見孺人哀感羸容憔悴不勝衣衎朔
夕慟哭不能止比終喪竟以此得羸疾不能療正德己
巳八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時余適參廣藩拘于職
不能歸也嗚呼孺人志在奉姑終始不渝割恩愛遺榮
祿而不悔甘藜藿犯勞苦而不辭一念之誠上通于天
致吾慈親得躋上壽以終天年而余因得以專於報稱

而無內顧之憂伊誰之力歟伊誰之力歟若孺人可謂
無愧於爲人婦矣其他善行可紀者多不載孺人生子
二男之喬女文昭適監生德清沈珙孫男子闌孫女五
俱未行歲甲戌余從滇藩致仕歸于時孺人卒五年矣
祖塋湫隘不堪祔葬於是擇地於趙山之南獅峯之塢
下有小阜曰裘山莊嚴秀出法宜後昆於其陽作雙兆
爲卜以乙卯十月十有三日紼孺人之柩窆諸其右銘
曰
婦之德美三從從不從義所崇義維何奉姑媍子游宦
母誰將婦事姑如事母曉恩私猶乳哺遠于歸侍庭闈
服明訓靡睽違樂姑心適姑體姑壽康吾足矣緊祿秩
世所趨揆諸心義何居義所安志必遂從而違我何愧
嗟孺人誰與儔刻銘辭著碩休

故處士徐君濟民葬表

處士諱康字濟民姓徐氏杭之仁和涤溪人其上世商
周時以功封於徐子孫以國爲氏散處吳楚間世有聞
人國朝洪武間處士曾大父士奇贅爲陸以敬壻陸故
漳溪唐氏贅壻唐析陸產居涤溪生一子彥穆早卒無
後士奇世其家人因以陸呼之士奇生二子其次處士
之大父曰倫字子貞子貞生三子其長處士之父曰懋
字孟德自士奇以下皆不仕子貞充萬石長宣德正統
間歲凶民號易治一時同事者率多務掊剋爲利子

貞獨守法寬平不取贏于民民用以和孟德繼洮役至
成化間民日貧公私用日侈而有司誅求日益甚民不
堪命處士曰剝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亟請孟德發已貲
以代民輸民阻飢仍家貸之粟民賴以不死屬歲屢備
處士度不能支以其情白之官官廉得其實爲解孟德
役處士有同母昆弟二處士性至孝家居雍睦無間言
比長異居凡田廬僕妾惟弟所擇取弗爲較庶幾古人
之風焉處士既屢貸于民至是頗不給則益務居積致
財賄久之累數千金則喟曰人生貴適意耳須儲積何
爲于是日與其所親飲博懽謔唱酬窮晝夜若不厭斁
所出一無按覆或爲人取去終不問其脫略解悟類如

此處士和易謙抑與人交一於誠不持二心無少長疏
戚貴賤終其身油油然不爲崖異之行人多樂從之娶
博陸王氏孺人諱淨珍淑善柔嘉勤愼不妬事舅姑左
右承順能得其懽心相處士以禮御家衆以恩凡內外
家政無鉅細悉協助調護無過舉故徐氏克躋華裕孺
人之力居多焉正德庚午三月某日處士卒春秋六十
有二又明年壬申五月某日孺人卒春秋六十有六子
男一曰鳳謙厚類處士綽有令聞女二長適余兄子玹
次適太學生魏溯孫男二曰州曰郡俱幼先是徐祖塋
在唐公舍圩世久不能祔處士卒之五年甲戌鳳改卜
祖塋之南一里許曰彈上圩其地負原田面大河塽塏

壙厚於法宜子孫鳳以其年十月聯處士孺人之柩合
葬焉初處士甫屬疾鄉之人皆歎曰是維善人天其庶
幾憖遺以活我既不起則又曰善人死我輩其無望矣
於是相率以致奠往來以致弔甚者行哭失聲如喪私
親焉嗚呼夫善惡必至久而後驗今夫人固有色莊而
行違者矣然人始而信中而疑終則羣聚而詈之以其
無誠心之故也觀於處士可以爲明驗矣嗚呼處士其
可謂善人乎哉

明故碧林劉處士墓表

弘治七年七月己丑碧林劉處士卒于家年五十有七
某年某月某日其孤瀾將紼君之柩祔葬于其鄉原先
塋之次於是君之季弟監察御史君公奇以君之德不
可以無聞於後也乃狀君行事之實以授予而爲之表
其墓曰君諱璊字公純其先汴梁人元至正間有諱恂
者爲海鹽縣儒學教諭遂留家爲海鹽縣人曾祖彥芳
祖景儀父孟榮三世皆不仕孟榮以子貴贈監察御史
妣張氏贈孺人君少而好學性敏悟善修潔容止詳雅
可觀自知讀書處家勢即勤勵有大志邑人王宗舉見
而悅之贅以爲壻仍俾從鄉先生許士宰治尚書學益
有進雖前輩未能或之過也久之孟榮與宗舉皆即世
惟王孺人在年既老且衰王亦有後則攜其妻挈歸養
母氏而歲時王氏饋奠亦無違禮人益多之先是孟榮

即所居之傍沿溪植名木數千本至是長茂蓊鬱遠望
如雲霧蒼翠環繞如屏嶂君樂之因自號曰碧林間與
諸羣從往遊憩其間歷指而言曰某樹吾先人之所手
植也某邱吾先人之所釣而息焉者也今九原不可作
矣吾屬敢不敬恭早夜以無忝先德於是即其處日相
與會敘論列道古今訂書傳或彈琴賦詩已乃命酒弈
棋至歡洽始罷凡族有婚喪緩急亦相與商確贊襄補
助俾各得其濟故鄉里稱善俗者必以劉氏兄弟爲歸
焉君於財惟義之視無鄙吝心其既歸養時縣官知其
才命董其鄉賦稅君出納惟允人多賴之君少有志用
世既阨於家務不得如所願視昆弟間惟監察君學愈

不怠乃謂之曰吾老矣無能爲也汝其勉哉以昌吾先人之業比監察君屢試不偶則又謂之曰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汝其勉哉於是監察君卒能領鄉書擢進士授行人遷今官蓋惟君輔相之功爲多監察君居京師踰十年常以不得便道展邱隴敘昆弟爲恨君聞之卽馳書戒之曰人生大節忠與孝耳今吾父母既不祿汝亟歸可逮養耶勉旃汝惟立身揚名以圖顯揚先德斯孝之大者也若之何歸汲汲耶書抵京師未逾時而卒君生於正統戊午配王氏先四年卒子男三人長㵾次㶁次沆女一人嗚呼君以惇厚明達之資知大體用能不獨以其善善於身推其餘以及昆弟宗戚而

一鄉之人亦莫不被其澤其所自卓立如此雖未及施於有政豈非一鄉之善人已乎

先考妣馬鞍山墓表

嗚呼我先考御史府君卒五十有四年先妣太孺人卒二十有四年矣未有表諸墓者不肖孤幸獨爲未亡人何顏以立于天地間耶惟我先府君以宣德乙卯贅爲里之王思訓壻王故邑之博陸人先贅爲里之唐氏壻唐無子寳生太孺人明年丙辰王卒側室子世昌年四歲女栴檀年三歲而唐王二家長老皆外族所當事者時王頗任俠唐亦以財雄於鄉率環視府君所爲以爲向背府君接之禮恭而色莊行篤而誠至二氏人莫敢加焉正統間世昌年漸長府君爲聘沈氏栴檀亦許嫁姚氏太孺人謂府君曰吾父母既不祿二雛者幸皆有成立吾儕可無愧矣然毋使鄉之人議吾儕以爲不如其父母在也府君曰是吾志也故婚嫁禮有加焉天順間世昌欲異居慮府君有所軒輊將言之官府君迎之謂曰無以爲也凡皆唐氏故物然惟汝所欲耳於是田廬取其瘠敗者器物取其麄窳者而美且腴者則推以與之先是府君甫出贅大父樂善府君卽捐世至是惟大母唐孺人在堂府君旦暮往問安無虛日聞謂太孺人曰今世俗子出贅卽歸重於外氏而於本族之親乃生不養歿不祭甚無謂也於是凡遇歲時祭祀太孺人

必前夕潔爲二牲質明府君先以其一祭於外氏然後以其一歸祭於家曰吾將以詔鄉人之爲贅壻者也始鄉人未知教子率爲孟浪府君首延名師於家塾命不肖孤等各占一經而於四方游學之士凡能通一藝者率款留至賓館無虛席太孺人亦左右供饋務以求當府君之心府君曰吾將以詔鄉人之爲人父者也成化戊子不肖孤得與鄉試至辛卯再往輒不偶而府君已屬疾矣又明年癸巳卒於溪南之舊第享年六十有三越四年成化丁酉不肖孤忝鄉薦又十年丁未始第進士明年以使事歸拜太孺人於堂太孺人泣曰恨不令而父得見汝今日也既而不肖孤遷行人遷御史蒙差

按貴陽又再按南畿皆得歸拜太太孺人太孺人年七十有九是爲弘治丁巳不肖孤三年考滿蒙朝廷推恩封贈父母於是太孺人乃身服冠翟府君焚勑黃於隴上太孺人又泣曰恨不與而父得同拜君貺也又四年辛酉不肖孤遷福建按察副使越明年癸亥太孺人卒於溪南新第後府君三十有一年享年八十有五先是成化丙申府君卜葬於超山之陰逾十有一年丁未改遷于馬鞍山之西至是不肖孤奔走來歸偕伯仲氏奉太孺人襄事合窆于府君之右太孺人配府君生伯兄養蒙仲兄養正季弟養晦養素暨不肖孤子男凡五人女四人皆在室家不肖孤痛惟我府君與我太孺人勤劬

致子勞瘁萬狀而孤乃不能蚤自淬礪以卓立於二親具慶之日以永負於罔極之恩雖惟太孺人僅一再見之又以縻於祿仕不能親侍湯藥以領屬纊之訓孤之罪天下其孰能說之其孰能說之嗚呼九原不可作矣然而純德懿行昭灼炳燿著人耳目固不待家喻而戶曉也至其大節謹於交際廉於取受篤於彝倫明於教化本之一家而可以推之一國行之一時而可以垂之萬世近不出庸言庸行之常而遠可以極於天下化成之妙有非恆衆人之所能企及者也不肖孤敢不圖其所以不朽謹用濡淚特書刻石墓道以昭來裔云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十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十一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祭文

僚友同祭高世德尊甫文

惟公發迹湖南越居陝右兩臨劇邑處寬猛以得宜再貳遠州胥勤勞而無補盛年引疾卽官而家教子登庸列官朝著驅車就祿旅食京華方暮景之是娛倏長逝之已焉訃聞鄉國哀動上林追昔有生善言莫罄公勤恪于上下孝友刑於家庭淸白遺安朴恭養素凡在躬行之實皆可爲人之師緣其祿薄以享高年因致餘留而延後祚今斯已矣竟亦何之趯趯殯宮指關河而驂

鸞飄飄魂氣遐鼎鄂以周遊非體魄之二途原死生之一致某等託交令子誼比同門薄奠告虔想音容之如在緘辭永訣渺天地之無窮

祭僚友歐陽孟亨父文

繄歟我公毓德涵仁不顯其用以善厥身隱居教養克其子職推而行之四鄉是式維茲懿美實開後人列官烏府誕承天恩有豸斯冠有白斯簡或庸于要或逸于散皤皤我公啟慶之源有濬斯流益大且蕃古稀之年弗疾而逝神也格天死則已矣衡山峨峨湘水泱泱猿啼鶴唳與公翱翔公則長往莫與世慮而我實悲況乃令子令子旋歸敢告斯文孰罄我哀式昭我心

祭友祭林雲翰文

嗚呼雲翰淵潛之學沈敏之資志欲以超衆而獨立才足以當道而有爲方其少也已傾然負芹宮之望及其壯也尤煒然著璧水之譽信功名有可以立待而人事屢至於不齊再屈賢科阨窮途而不悔終登甲榜膺使職以無虧艾髮始衰歎芳年之蹇滯皇華載詠慨周道之透迤方將商貲百筭課業諸兒庶幾賢勞者得以稅駕而人衆者可以乘時胡一疾之微眇遽顛隕而莫支嗚呼彼齊民之蠢蠢固草木而同歸奚哲人之不祿於理數而何居意者生徒之賢足以闡其用而肖嗣之秀足以久其施庸詎以近小之爲樂而無甯遠大之是期上天之意或在於斯嗟嗟雲翰今也何之念茲僚友惟爾是宜游藝於爾博其趣辯難於爾訂其疑壺觴於爾肆其樂諷詠於爾吐其奇方情辭之投分豈昕夕之暫違忽音容之邈隔遂闃寂而深悲嗚呼南山不足以爲脊東海不足以爲卮惟冥漠之有契庶昭格而鑒茲

正德壬申修滇池海口祝文

惟神職司江海功在潤物畜止是宜泛濫非德乃今夏秋陰霾作沴霖潦洊甸下水騰沸既懷于山亦襄于陵穀既糜爛民乃震驚民曰嗟哉神不我祐我祀孔時神降之咎僉謀惟同將濬于河載掘其泥載揚其波爰築漢廠比于茶卜決乃沮洳遷乃室屋乃導洪流達于巴渝水獲潤下民奠厥居我蒞藩垣職司茲土凡百猷爲神實我輔矧是工役幽明表裏我作其謀神助之祉神實裕民神功默施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有崇斯徵有截斯酬匪今斯今萬世伊始漢廠茶卜皆海口地名導滇池水入川江經烏蠻馬湖等處

祭通政陳琬仲連尊翁文全州人

衡嶽降靈迤邐南藩實生耆姓顯于湘源鼻祖金華淵蘧益蕃奕世相承儒業是敦烈烈我公藝絕等倫天嗇其施以昌後人金昆玉季萃于一門懿維冢嗣甲科發身筮仕地曹列官要津再登銀臺位益崇尊天語諄諄龍光暾暾重加累錫悉出帝閽我公曰嘻我實何因祖宗之慶天地之恩乃飭而耶載顧而孫曰奚報旃爾維畏寅嗟嗟我公德與位均壽攷七十子孫振振或庸于朝或績于文公維含飴以樂餘春在古則稀今也蔑聞嗟嗟我公誰與追尋靈魂飄飄九疑是巡人謂公死而公則存公莫顧歆我實悲辛奠以告虔公其我臨

盅庵陳公彥成祭文以應天府尹致仕其尊翁太守敏政號節闇公初號盅庵晚更號南峰

節闇之德鍾于先生賦性謙沖績學淵萃蚤登甲第列職京朝薦陟名藩遂膺殊擢維茲歷踐綽有令譽德在斯民勳歸冊府急流勇退睥睨南峰閉戶養恬尚我高志伊昔丁酉同領鄉書既試南宮公乃先捷闈藩蒞政

余忝司臬燕敘畊期遽以憂輟自時而後宦轍西東乃睠用游獲聯姻戚比余謝事屢厠賓筵將謂百年永終歡好胡然溘逝蠱疚我懷撫柩觸天殆莫能及嗟嗟先生九原茫茫命雖不遐德則彌彰嗚呼先生尚其享之

同僚祭侍御王應禎內子郭氏文 行人司作

緊坤靈之孕秀鍾萃德之幽貞體柔嘉之婉麗抱內美之精瑩當弱齡而處室潛閨榻以自扃結佩纕而服誨鑑女史而怡情旣大歸於美儷修婦道以純誠主饋奠於儐祀裔財賄之奇贏森芝蘭之頁肩叶夢兆之嘉禎薦承恩以優渥喜陽德之方亨陟柏臺而高蹈服豸繡而蜚英奠封章之左被偕伉偶而齊登何天眷之不遐

遽中道而分崩慨夫人之在世若瞬目兮流星惟修名之旣立何壽夭之攸憎悵良人之獨處拊呱泣之孱齡酌羽觴而誰御橫玉筋而交零鏡朱塵之晻曖覩蓮幕之芳馨方銜哀於永訣竟刻畫於丹青偉明廷之簡任望秦隴而西征駕幽宮而載道紼丹旐而聯軿顧吾人之陋劣記寮寀於先曾旣聞訃而殞悼亦引柩而搴膺奠椒漿兮桂酒矢哀些兮愁憑日慘慘兮無光風脩脩兮有聲聆夫人兮何之渺西江兮鴻冥隱中情兮太息魂彷彿而來歆 叶興

同年公祭程正之尊翁文

惟公儒門高蹈聖世逸民積善自身以開後人有賢令子克振其芬大魁甲榜優入詞林渾噩雄文足以顯公之教深沈厚德足以表公之仁某等叨居栩末誼比同門雖不及登公之堂晤公之面而聞之者有素驗之者爲眞方將頌南山以爲壽薦北海以爲尊詎謂公無復有意於世也奄一去而莫追尋嗚呼堂構之宏亦論其址華實之茂必由其根是以名旣久而逾大身雖死而實存況乎褒封之典錫自帝閽固不日而可待乃萬古之不湮又奚生死之有間攸戚之足論耶嗚呼長淮之南西江之濆中心馳騖翼焉飄翥桊朔列之有絆願執紼以無因聊緘辭而致奠尚昭格乎微忱

祭馬廷簡二守文

惟公學博才優氣和行篤發身胄監簡任銓曹佐政徧州實艱初試尊鱸起興邱壑囿情妙探旁搜追逐千古四方走幣朝野馳聲方將咀韓柳之英華詎意契老莊之寘漠溘然以逝哀動鄉邦顧惟篇什之留傳實乃名稱之不朽某忝居姻婭薄奠斯陳公如有知庶其歆格

代人祭母舅文

惟靈幼爲賢子弟長爲賢父兄而老則爲賢祖化及鄉邦德施伊溥將百歲是期而中道伊阻嗚呼惟德獲壽福祿攸宜以公之德而止於斯豈天道之未明抑命數之莫踰某也誼當躬奉大事而苦爲王事之驅馳窆之不得臨其壙斂不得憑其尸徒向風長號而涕泗交頤睠

渭陽之深愛歎中情而忸怩敬陳詞而設奠魂彷彿而鑑茲

祭外兄春官祠部主政徐公壽卿文

惟公英特之資體用之學夙遊芹泮懋著聲稱旣擢鄉闈薦膺甲第皇華載道粉署聯班施及親庭丰沾恩命方將躋顯庸之任乃遽萌隱遯之思脫屣而歸遂我高志栖遲邱隴俯仰山林風木之哀老而彌篤故公之出也雖未究於所事而公之處也實無忝於所生曰富曰貴公乃以之而適濟其美曰壽曰考公則兼之而克保厥終公可謂加於人一等者矣今當歸窆吉卜有期酹酒矢辭公其歆格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十一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十二

明 仁和丁養浩 撰

雜作

跋濂溪先生裔孫欽崇本堂卷欽居姑蘇先生十四世孫也

濂溪先生系出道州營道縣長子某遷潯陽凡四傳而又遷於蘇蘇之派凡十傳以至於今日中間歷五百餘年而子孫益大且蕃況數有聞人不絕其世其留道與潯陽者雖未知其盛衰何如然即蘇而觀則先生盛德之報蓋未艾也吾道賴先生以傳先生之後宜與吾道相爲悠久道不泯則先生之後亦不泯夫豈有終窮也哉觀於孔氏可見矣

跋大學士西涯李先生自書所作詠史樂府卷

右西涯李先生製詠史古樂府詞凡若干首起申生怨終易水行手書成卷以藏于家蓋欲以傳後也新安王君用賢間從先生求而得之先生文章高一代此詞又渾融純雅妙若天成字備眞草行書諸體殊遒麗可愛眞可以上薄魏晉而軼過之老鐵輩不足多也予閱古之人於前輩一言一行雖小必錄今文章若先生德位若先生而大雅之音不見傳播乃自爲而自書之是孰使之然耶噫恒人且不得爲無罪而況先生門下士乎予於是乎有感

跋錢塘夜潮圖

右錢塘夜潮圖一卷新安王君用賢得之杭僧某僧藏自先世蓋杭人之所作也其絹素筆意悉出前元而題者乃紀宋之年號豈其不忘故主故追錄之歟嘗觀元人入杭之日駐師江津潮三日不至今此圖月夜潮生奔騰振迅使棲鴻宿鷺無不驚飛於烟霧蒼莽之濱其怒氣若可畏矣然不以懾敵人於昭昭之際而以駭羽族於冥冥之中豈天道固有時而右夷耶抑子胥之氣有時而消歇耶吾不得而知之也噫

姑蘇張氏昆弟字說

姑蘇士友張君雍與其弟準先皆有字以名義未協請

其鄉先達更字雍曰元穆準曰元平其友鍾君汝學唐君思禹囑予爲之說余聞之名者字之實字者名之義義未協固無以尊其名得其名而昧其義亦非顧名思義之道也夫天下之道禮與樂而已禮非樂則離樂非禮則流雍也者和也樂也穆也者敬也禮也人茍和矣而又持之以敬使其動靜語默之間雖藹然從容和易而不失其恭儉莊敬之德則和而不至於流易而不至於慢故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而詩人又曰肅雍和鳴夫肅者敬也雍者和也敬與和禮與樂之謂也二者相爲表裏而不偏亦可以爲成人矣雍字元穆宜哉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御事操其端舉其要而天下之理不能過天下之物必於是而取中焉準之爲物所以揆平而取正者也然準無容心也吾惟極其平而不頗則物之欲求平者雖衡石錙銖輕重大小之懸絕自不能舍準而他適矣記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孝聖人之庸行也而天下之理不能過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王公夷狄之所不能逃則其理之極至而不可以復加故也準字元平又何過焉今元穆之爲人也志和而行方質美而氣充而元平則守己而不加於物嗜義而不昧於利其於命名之義既皆自得之矣吾不可以有加矣吾願二子自茲以往將有言也將有爲也必反而思

之曰果和敬乎果平直乎如是而後從事焉蓋不以其既得者爲能而必以其所未至者自勉則其成也庸可量乎

慶同寅張叔通尊翁八十有五文

禮之首篇謂人壽以百歲爲期中間每十歲一更其名每一更而各異其事然要其履歷之次惟三大節而已曰少曰壯曰老自十五以下爲之少五十以下爲之壯六十以上爲之老自少而壯而老謂之壽賦壽之原本乎天養壽之道存乎人二者缺其一而能致壽者鮮矣夫人之幼也思慮未開血氣未定而未能以有爲則養之之道存乎其親及其衰也思慮耄焉筋力憊焉而不

能以有爲則養之之道存乎其子其所以自致其養者惟壯而已譬諸草木方其萌而生甲而坼耏然一柔脆物也必厚其培植以封固之時其灌漑以愛養之則生意不息而日益以茂矣及其久也本根腐於內而枝葉瘁於外摧敗若不能以終日又必維相之使不爲風雨之所搖疏瀹之使不爲螻蟻之所蝕斯亦可以永歲矣若其肖翹盛美之日使非斧斤之所加牛羊之所牧則其他舉若無足慮者故存乎人者養之難存乎已者養之易人與物一而已矣若吾友張君叔通之所以養其尊翁與翁之所以自養者其知此道矣乎翁之少也遠矣吾不得而知之矣翁之壯也安常處順而不爲苟難

居易俟命而不求過分不爲淫蕩以傷其生不爲矯僞以賊其情自養之道如斯而已及其衰也使非叔通善以養之不幾於摧敗而不壽乎叔通方且節其服食時其寢處居常無事未嘗或去其側出入動靜惟恐有拂其意問所欲與而與之視所欲爲而爲之保惜愛護視翁自養之道蓋有加焉故自翁强壯以至今日循循然若與常人等而神完氣固自有大過人而不可及者本有賴於善養故也況叔通能自淬厲以無忝乃翁之教自壯取科第任劇邑擢侍御居官二十餘年而淸愼一節無少變用能克承恩命施及于翁亦豸冠繡服列銜憲職以侈其盛而樂于心則叔通善養之道又非常人之所及也翁之盛也宜哉自是而後叔通誠能益謹於禮益持其操則翁之壽豈特耋耄而已哉雖百年之遠蓋未艾也叔通其勉之翁姓張氏字某號某今年八十有五云

靈壽寺重建前後殿碑

靈壽寺舊名畏吾兒寺考之史傳畏吾兒國即唐之高昌國去中國萬有餘里前元時華夷無辨故其國人入居中國者相率立爲精舍以祀其宗國之神不忘本也其建置緣起無所於攷惟元季江浙行省左丞相達世帖睦爾以至正辛丑春仲即其故有前殿加修葺焉時元祚且訖錄矣既七年戊申我聖祖高皇帝統御宸極

詔知其僧人皆有室家瀆亂宗法於是下祠部逐其人更其額舉而陞之爲叢林之地合諸小寺凡七區名仍其舊額而聚居焉靈壽則其總也至于今垂一百五十餘禩歲月滋久棟宇傾頹像設摧落無以昭示有眾時則其香林房僧文政暨其嗣孫宗禮素有興廢舉墜之志乃相與差度諦視量其材之所宜要其工之所就既罄發其帑藏以爲之先又遍扣其所知以爲之助遂以正德壬申秋九月之吉肇建後殿閱三年乙亥秋八月訖工又以嘉靖乙酉春正月之吉繼爲前殿越明年丙戌春正月告成而後殿特爲重簷之制於是像設以嚴器具以飾而又華之以金碧塗之以丹漆繇之以貞珉

發之以堅璧計其費白銀爲兩後殿六百九十有奇前殿三百八十有奇皆出二僧之積衆所效助者特其間十之一二而已先是政既經始後殿甫一期即入滅禮乃嗣而成之前殿則禮之自所終始也政之爲人也修潔精練深契宗旨禮則敏悟超詣得其心印皆常歷主名山儀表羣衆爲一時所推重故於其宗法能知所取舍而成就卓立如此其偉信可謂有光於前有侈于後可以翊贊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二僧其賢矣哉余與二僧少相友老相契知之爲詳故爲之紀其顛末云耳

辭內弟唐賡之浼作文啟

右某猥蒙賜簡命作策論判語者覊惟區區本非超卓之資又無積累之素粗通章句偶忝科名歲月侵尋學問荒落譬諸農夫治草耨不以時始既憚受勤勞終必易致蕪穢徒知悔咎於既往不能憤勵於將來況今煩暑鬱蒸心神困頓流汗浹背凝脂滿眸視簡冊如仇讐舉筆劄如芒刺間嘗累日縈心竟無一句可口用致拒命非故辭勞今藩司三年取士之期正閣下終身發軔之地似玆大事可無少裨兼之婚姻之交重以斯文之好情同飢渴深慚譾綫之短才顏厚忸怩空羨椽杠之鉅筆低徊悔過踧踖不安幸垂海瀆之洪涵曲貰涓涘之微譴在自處固知非宜揆人情孰云無罪但其發自忠悃非欲巧於文姦抑且鬻僧一事書傳寡聞歷詢多士遍檢羣籍何年何代孰創孰因其法制既不可詳則是非當何所執雖欲走筆無以立辭若夫判語之條當究律文之義倘俟幾日之燕閒或効數條於左右伏祈閱過慿言即賜擲之廢篋無發雷霆之怒喚詈是加或口水火之災毀裂隨至區區無任悚慄之至

與邵提學憲副思抑書

別五年矣往歲蒙手書存問病中稽於裁答又蒙惠下年書知感知感間續得令子甚不凡四歲能背誦庸學足以繼書香矣可喜可喜又聞建議刪定羣書甚盛舉也何乃遂至中止近世才俊之士挾一長持一論便欲

自立門戶傾軋儒先大非一五之法又有淫洼之言淺易之辭長篇大什皆欲自鳴于時此正宋儒所謂更當燒毀一番者也但此任非公而明者不能了辦惟明則是非不謬惟公則好惡不偏又當集衆人之長方可成不刊之典幸卒申議而力成之無爲浮言所奪也予老矣尚當拭目以俟

與伯仲書

弟自去年二月拜違起程四月抵蜀九月改廣東參政今年三月到任自正德元年冬初進京二年過家赴蜀遇裁革而回三年又赴蜀四年又赴廣三數年間歷涉燕趙齊魯吳楚岷蜀交廣數萬里之程既險且遠水路

則洞庭鄱陽川江南海陸路則思播重夔高如登天峻如攢戟遠如望洋蓋天下之至險無不備嘗遍歷六十餘年祈寒暑雨不能張蓋坐乘衰憊日瑧眼昏頭白若與孿從燕會誠爲皤然一翁矣兒童將竊笑之艮可慨夫弟欲歸歸不得耳想我昆弟宴然家居榮辱不加利害不聞固足怡神保和康裕但恐爲酒所苦亦不免於斲喪耳弟歷任副使年深因不能阿附權貴僅轉一級本非美陞但自揣才力尙不能稱又何怨之有況衰老日侵不堪供職直宜避處山林以免尸素之罪行當圖之耳方今朝廷法度嚴明臣民畏敬我家子姪素多酗酒妄爲恐非美事直當改弦易轍重尋我祖宗純厚之風庶可保族宜家幸相與我戒飭之千萬弟守官守法兢兢業業一事不敢妄爲一錢不敢苟取不幸爲福建舊事罰米五百石皆出劉瑾之意此不附權貴之驗也在蜀居官半載俸錢不敷其用不免家中賣田幫貼誠出不得已也幸爲我圖之

西軒效唐集錄卷之十二

西軒效唐集錄補遺

七言近體律詩

過臨平山

一聲山鳥催人起幾處佳賓作隊行直上山頭瞻北闕更於天際問滄瀛雲拖宿雨孤峯暝柳挾輕烟兩岸清欲共坡仙吹玉笛還從陸羽問安平

右詩一首見仁和縣志

泗水菴和邵端峯

絶頂淸祈遠物華一塵飛不到袈裟松高百丈穿雲出竹壓祥關帶月斜野鶴有時開教子老梅無語自開花相逢莫問人間事紗帽籠頭且喫茶

右詩一首見武林梵志

西軒效唐集錄十二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丁養浩撰養浩字師孟別號西軒仁和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是集詩八卷文四卷其名效唐者蓋取法唐人之意然殊不類唐音也